

开封历代方志整理丛书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 编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738-0704-5



定价：480.00 元

开封历代方志整理丛书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 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编.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2. 12

ISBN 978-7-5738-0704-5

I. ①顺… II. ①开… III. ①开封—地方志—注释—清
代 IV. ①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58148 号

SHUNZHI KAIFENG FU ZHI JIAOZHU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责任编辑 王小方 谢晓敏

责任校对 梁郁

美术编辑 古青凤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6 层
邮编:450016 电话:0371-65788693)

发行单位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张 46.25

字数 88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版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开封历代方志整理丛书编纂人员

总 编 审 刘 震
副总编审 王亚文 郁正国 史凤丽 毛志娟 沈遂双 王学春
牛建强
主 编 郁正国
执行主编 史凤丽 李辉辉
编 辑 常小清 朱 青 梅馨宁
编务人员 梁正元 胡江华 李 欣 马宪锋 钮晓红 翟婷婷
李蔚立 张海丽 张 楠 张双林 郭 寒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编纂人员

原 著 [清] 钱纶 修 盛朝组 纂
校 注 王学春 杨 宏 王梓楠 于 博 张秋晨 杨 悦
特邀编审 王 平
封底篆刻 曾 广

校注说明

一

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开封，既有作为一国都城的辉煌，也有作为一府之治的繁荣。一般认为其正式得名始于郑庄王之弟“公叔段之开拓封疆”，战国时为魏国都城，名大梁。东魏置梁州，北周为汴州，唐朝复置汴州。公元907年，朱温建梁朝（史称后梁）定都开封，晋、汉、周朝（史称后晋、后汉、后周）都定都于此。北宋时为京城，开封府领17县。金朝短暂定都，为南京。元改南京路，后为汴梁路。明清两代均为开封府，民国二年（1913）废。

我国历来有编史修志的传统，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事在当前，功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李克强总理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自春秋战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河南编修的地方志书在2000种左右，有资料可考者942种，现存可见者596种^[1]。开封府修志可远溯至宋代，据文献记载有《（开封府）旧图经》^[2]《开封府图经》《畿内诸县图经》^[3]几种，惜已失传。元代的河南方志均佚，明代有《开封府志》的记载，如辑录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中即有：“开封府并属县志，十册、七册、八册。”曾有嘉靖《开封府志》24卷本的记载，然《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无著录。从史料上看，明、清二朝共修《开封府志》四至五种，其中现存仅有万历志、顺治志、康熙志三种。

顺治《开封府志》是清初所修志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顺治开封府志三十五卷，〔清〕钱纶修，盛朝组纂，清顺治十六年（1659）刊本，存北京图书馆。”《河南地方志提要》著录为：“顺治开封府志三十五卷，清顺治十六年（1659）刊本，钱纶修，盛朝组、冯樾纂。残卷三卷，存北京图

[1] 申畅：《〈河南方志研究〉序言》，《河南方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2] 《太平寰宇记》一，清光绪金陵书局刻本。《大明一统志》二十六，清《四库全书》本。

[3] 《河南佚方志目录》，《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顺治开封府志三十五卷，清钱纶、盛朝组等纂修，清顺治刻本，存北京图书馆。”其著录几乎一致，只是《河南地方志提要》的著录更全面，而且，还注明中国大陆仅有残本三卷藏于国家图书馆，较为可信。国家图书馆存残本一册，为卷二十九，其内容有：艺文一、卷三十，艺文二、卷三十一，艺文三，共三卷。《河南地方志提要》评价道：“……知此书并未发动各属县组班纂修，只是在府城就地取材，纂修姓氏标有‘增修’二字，说明此次不是新修，而是就万历旧志增订而成。此似与清朝初定百废待举的局面有关。”不过，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应该有顺治全本保存。

纂修顺治《开封府志》的纂者主要有：钱纶，字瞻麓，北直隶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人，拔贡。顺治十年（1653）出任开封府知府，奉河南巡抚贾汉复修志檄文而修是志。具体执笔的人物有两位：一为盛朝组，字荆筐，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为江南松江府金山卫儒学生员；一为冯樾，字个臣，江南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为浙江嘉兴府儒学生员。府志增修编纂的工作由此二位操刀。修志总裁为贾汉复，字胶侯，号静庵，满洲籍山西曲沃人，顺治十四年（1657）到河南任巡抚，注重文事，尤崇教育，在河南最早设局纂修《河南通志》，聘请进士沈荃领衔，这是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在陕西，又组织宿儒重修《陕西通志》。在西安还补刻《孟子》石经。多处修办书院，培育人才。巡抚河南时，在开封恢复重建河南贡院，便利乡试，为国选才。

尽管顺治《开封府志》可能有足本存世，然开封市各藏书单位甚至省内藏书机构均未见著录和收藏，实为稀见本。

二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指出：“要深入开展旧志整理工作。具备条件的地方应编辑出版历代方志集成，分类整理旧志资料，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的交流合作，开展旧志点校、提要、考录、辑佚等工作。”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结合开封实际，《开封市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进一步明确：“深入开展历代方志与历史文献整理。加强市、县区地方史志工作机构合作，整理开封地域范围内历代府志、县志，集中20余部，出版《开封历代方志集成》。”2017年8月，随着

《万历开封府志校注》的正式出版，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启动了“开封历代方志整理丛书”的整理校注工作。2018年3月《康熙开封府志点校》、2019年7月《顺治祥符县志校注》等陆续整理出版，《顺治开封府志校注》的整理工作也列为该丛书序列。

顺治《开封府志》有多家著录为残本，例如北京图书馆存一册、湖南图书馆存二册、辽宁省图书馆存残卷，等等。经过开封市地方史志研究室多方寻找，发现山东省民间收藏家手里有一部顺治《开封府志》，经过鉴定和比对，确定是一部内容比较齐全的足本，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遂于2019年5月影印了这套府志，作为校注所依据的底本。与此同时，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影印的《河南历代方志集成》也在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有缩印版的顺治《开封府志》，作为校注的参校本。参与此次校注工作的有河南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王学春，河南大学图书馆文献学博士杨宏，郑州市为民中学语文教师王梓楠等，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博、张秋晨、杨悦等承担了部分文字录入及校对工作。

校勘整理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简化横排，标点断句。为便于今人阅读，传播古代文明，在古籍整理时对府志原文采用简化横排处理，根据国家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将繁体字简化，对于异体字、冷僻字、罕用字等，也进行了规范处理。同时，依据国家颁布的标点符号标准，对原文进行了逐段逐句的标点断句。

（二）尊重原文，校勘注解。采用现代行文方式，不受古文抬头、空格等限制。但对古人习惯的格式、字词用法尽量照顾，不做改动。对于明显的错字，则予以标识，同时，在校勘记中提供校改依据并加以说明。校注为脚注。鉴于古代纪年方法相对稳定，标注公元纪年虽便于读者，然照顾原文意群不便打断；又志书纪年处繁多，也不宜放在校勘记中徒增字数，故不再标注公元纪年。

（三）区分缺失，标明增补。原刻遗落多字或明显脱页之处，采用“☐”样式，并在校勘记中做出说明。原刻字迹模糊之处，难以辨别，但可以判定脱字的，则直接用“□”标识，每缺一处补“□”一个，不做解释、不出校记。原文中缺字，需要增补者，则用“[]”标识，并在校记中说明。

（四）原刻双行小字，改为宋体小字号。古籍原刻中常见的双行小字，直接改为单行，但为有所区别，则标识为宋体字并比正文小一字号。

校勘整理工作的具体分工情况为：王学春负责卷首及第1—10卷、16卷，杨宏负责第25—35卷，王梓楠负责第17—24卷，于博负责第11—15卷，张秋

晨、杨悦负责部分文字的校对工作，最后由王学春统审全稿。在古籍整理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原著存在明显的时代特征，《顺治开封府志校注》的整理工作，也难免在立场、观点和内容取舍等方面带有时代烙印。读者在阅读利用之时，应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理解吸收古代文明智慧。

顺治《开封府志》底本漫漶模糊处间或不少，加之校订整理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批评意见。恳请热忱志书的行家里手，提出宝贵意见，容来日完善修订，以期达到古籍整理工作利于当今、泽被后世之功效。

目 录

- | | |
|-----------------|-------------|
| 校注说明 · 〇〇一 | 卷之十一 · 一一七 |
| 沈荃开封府志序 · 〇〇一 | 田赋 |
| 钱纶开封府重修志序 · 〇〇二 | 卷之十二 · 一五二 |
| 修志姓氏 · 〇〇四 | 物产 |
| 开封府志凡例 · 〇〇六 | 卷之十三 · 一五六 |
| 卷之一 · 〇〇一 | 职官 |
| 图考 | 卷之十四 · 一八三 |
| 卷之二 · 〇一九 | 公署 |
| 建置沿革 有表 | 卷之十五 · 一九三 |
| 卷之三 · 〇四〇 | 学校 贡院 书院附 |
| 星野 祥异兵变附 | 卷之十六 · 二一〇 |
| 卷之四 · 〇五五 | 选举 |
| 疆域 形势附 | 卷之十七 · 三四七 |
| 卷之五 · 〇六〇 | 祠祀 |
| 山川 关津桥梁 风俗附 | 卷之十八 · 三八五 |
| 卷之六 · 〇七六 | 陵墓 |
| 帝王 后妃附 | 卷之十九 · 三九五 |
| 卷之七 · 〇八二 | 古迹 |
| 封建 | 卷之二十 · 四二四 |
| 卷之八 · 〇八七 | 寺观 |
| 城池 | 卷之二十一 · 四四四 |
| 卷之九 · 〇九九 | 名宦上 |
| 河防 | 卷之二十二 · 四五七 |
| 卷之十 · 一一二 | 名宦下 |
| 户口 | |

卷之二十三 · 四六九

人物一

卷之二十四 · 四八九

人物二

卷之二十五 · 五〇六

人物三

卷之二十六 · 五二三

人物四

卷之二十七 · 五五六

游寓

卷之二十八 · 五六二

仙释 方伎附

卷之二十九 · 五七一

艺文一

卷之三十 · 五九二

艺文二

卷之三十一 · 六二八

艺文三

卷之三十二 · 六四八

艺文四

卷之三十三 · 六七〇

艺文五

卷之三十四 · 六九〇

艺文六

古今名家书目附

卷之三十五 · 七一九

辩疑 备遗附

沈荃开封府志序^[1]

豫省以开封为领袖，是故豫省通志端以开封府志为领袖。开封都于梁，京于宋，藩于明。风物韶丽，人文裔美，斯其时，匪他郡所能比肩。及夫运际陆危，河沦兵燹，亦较之他郡为独剧，天乎人欤？吾安得严如包、宽如欧阳、清恕如范者，而与之详盛衰之故也。岁庚子，予奉大中丞贾公命仇校通志，成时天雄钱君守开封，即以郡志请予，辞之；固请，予以授盛子荆筐，盛子亦辞。予勉之曰：通志之役，子力居多，已解全牛矣。此郡却卻攸系当自有奏刀砉然者，既而，冯子个臣襄之公余就订，自中秋迄阳至二子乃卒業焉。稽古务详，考今必核，是可以领袖诸州邑矣。钱君因问序于予，予于是重有慨焉。夫志诚难在文献，无征之日尤难，难于志古者，虑挂一而漏万。敌国战争之迹、忠臣猛将发奋胜败之由、帝王子孙宫嫔乱离之实，以及名山古贤人讳名之例，弗戾于时矣，安知弗戾于昔也。难于志今者，虞扞日而徇耳。池而丘者，城而大浸者，宫室台榭桥梁而黄沙白草者，死于盗、死于兵、死于河，忠烈义节之兰萎玉碎而湮没不闻者，甲以为征信矣，而乙犹以为传疑也。昔宋文宪与危学士共修《元史》，求元遗事不得，危袖果饵以啖老兵，得语辄书之，其难如此夫。是故文归诸史，质归诸野，谋归诸众，断归诸独，务斟酌于详略之间，而不诡于疑信之实，使读是志者，如睹远形，如听远音，别有悠然会心之处。尝其一齑以见全牛，而慨焉有兴复之思者，是可与谭天人盛衰之故矣。序豫省府志第一。

顺治庚子腊月之望，赐进士及第、中宪大夫、分巡大梁道按察司副使 沈荃撰

[1] 为便于区分，标题为整理者自拟。

钱纶开封府重修志序

夫郡志何昉乎？自班固志地里始，盖原本于《禹贡》敷土、《周礼》职方之意，而囊括苞举，俾后世著述家不出户而知天下，曰天、曰地、曰人、曰物，咸于是称伐山焉。迨明魏俊民、桂文襄辈宏演其绪，乃作《一统志》。又详于政治驳醇、风俗奢俭之故，于以奠民生而辅治道。则经济之士，且得溯循其初，卒以便其张弛因革，救散补偏。故志也者，不徒经之裔，史之翼，而实治理之权衡也。朝廷采诸草野，彤史搜诸稗官，是故州邑之志统于郡，各郡之志统于省，各省之志统于京师。即郡自为志，其于诸州邑离合异同之际，人畸其学，地殊其材，虽识断或有不侔，而要之于辅治则一也。开封久矣无志，大中丞贾公下教于纶曰：“志实不同，有贍于文者，有贍于治者，尤有贍于道者。开封咽喉九州，阡域华夏，其涛光日气，磅礴宇内，岂唯是中州省会，为八郡之首？试与子升宓羲氏之坛，则画卦为理数之首；登史皇氏之台，则造字为文章之首。而且宣尼振铎，响于封人；子舆荣车，尘于梁惠；二程夫子，躬衍道脉，又述业许昌。然则绍明圣学，而湛乎道德仁义，当必有复出于它志者，诘独文与治云乎哉？”纶悚然谢不敏，敢不承宪命。因思居恒时，每读诸史百家之书，辄神游大梁。地当水陆之会，人居儒侠之间。虎牢之戍，晋郑焉依；广武之军，楚汉相拒。高矣步兵之啸，壮哉博浪之雄；朱衣袖中血雄数斗，青陵台畔鸟自孤飞。况夫龙门登李，德星聚陈；受神芝于具茨，集凤凰于临颖。无不艳心往哲，辑志前修。白杨古庙，眷黄熊之功；绿字残碑，赧青莲之句。则不觉慨然兴怀。思拜岳氏之祠，远吊徐君之墓，御冷风而拍列子之肩，过夷门而访侯嬴之里也。而兹且亲履其境矣，若不能举其籍，论其世，称述其人，综览之谓何？即使陆沉兵毁，文献无征，而远稽近逮，河山不改。淹雅之朝英，犹及今而可擷；圣贤之履迹，亘千秋其不芜也。而所惭者，学非韩贾，治逊包欧；陈州之卧理为谁，中牟之三异莫继。而仅侈夫崔嵬浩渺，倘恍幽譙之观，以广文人渊轶之致载。论夫厄塞夷险，谣俗淳浇之具，使吏兹一土者，厝注知所宜，控驭知所急，以之下宁民干，上巩皇图。以号称全书，曰文曰治则未矣，亦何以续孔孟之绝业，而仰副中丞公之明教哉。纶益悚然谢不敏，而终不敢怠，厥事爰集更老董师儒，上自黄虞，以迄于今，顺治己亥止。

傍摭广询，得之所属州邑者，什之五；得之考订见闻者，亦什而五。为卷廿八，为目四十有五，殫冗抽暇，穷日继膏，五阅月而草创卒业，其于文且愧不瞻，何况于治，又何况于道？或以之稗堪斯志则可。若夫正其纰谬，补其缺略，润色其僿陋，犹望之后之君子云尔。

顺治己亥岁嘉平立春日，知开封府事，天雄钱纶谨撰

开封府为纂修志书以备典要事，蒙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信牌，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差巡抚河南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贾宪牌前事：

照得各府州县之有志也，其所记载，不越提封四境之中，而实能备国史所未尽，犹大宗之有小宗焉，犹江河之支流山岳之嶙阜焉，不可废也。中州夙称文献名邦，高贤辈出，其与典故载籍必所素重。昨据该司呈送通省府州县志书仅四十六种，其余各属咸称，兵火之后，荡然无遗。就其中新经纂刻者，止汝州、永宁数处。此外，皆系胜国旧编，而于近今之事俱付阙如，及今不图，恐世远言湮，老成凋谢，后来难欲从事，势必更难。拟合通行，急为修纂。为此牌仰本司官吏，文到即便转行各府州县。凡无志者，速宜网罗旧章，博求稗乘，敦礼耆英，开局裒辑。其有旧志而未载近今之事者，或因虽经翻刻而因陋就简不谙史裁者，亦须多方采集，更延名硕订正，务使缺略，咸辑今昔备载，修成先录清稿，呈送本部院披览，谅此不朽之垂，人人自有同心也。毋得迟违。等因到司，蒙此拟合就行，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备蒙宪牌内事理，即察该府无志者，速宜网罗旧章、博求稗乘、敦礼耆英、开局裒辑。其有旧志而未载近今之事者，或有虽经翻刻而因陋就简不谙史裁者，亦须多方采集，更延名硕订正，务使缺略，咸辑今昔备载。修成先录清，稿具文径送本部院，并送本司披览，谅此不朽之垂，人人自有同心也。慎毋迟违，速速须至牌者。

右牌仰开封府 准此
顺治十五年 月 日

修志姓氏

总裁

巡抚河南提督军务兼理河道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 贾汉复 胶侯。满洲籍，山西曲沃人。

巡抚河南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彭有义 思宜。辽东人。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 刘源濬 导九。直隶滑县人，丙午科。

提调

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徐化成 文侯。昌平籍，满洲人，丁亥。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桑芸 笈云。山西榆社人，庚辰。

按察使司按察使

分守大梁道左参政 王来用 行予。辽东人，贡士。

分巡大梁道副使纂修通志 沈荃 位庵。江南青浦人，壬辰。

分巡睢陈道副使 曹申吉 锡余。山东安丘人，乙未。

管通省粮储道副使左参政 马元 子贞。辽东籍真定人，贡士。

提督通省学政右参议兼佥事 朱廷瑞 增成。江南歙县人，丁亥。

管通省河道水利兵备佥事 盛治 霖襄。江南江都人，己丑。

管通省清军屯田盐法驿传兵备佥事 陈士本 颢仙。江南武进人，贡士。

原任开封府知府加一级今升两浙盐运使 席式 竺来。陕西咸宁人，己丑。

纂修

开封府知府 钱纶 瞻麓。北直元城人，拔贡。

校梓

清军同知 韩齐范 云五。陕西保安人，禀生。

南河同知 崔维雅 锡庵。北直人，丙戌。

北河同知 王鑽 公远。北直深泽籍涑水人。
 管粮通判 张俊哲 乐庵。陕西凉州卫人，贡士。
 理刑推官 于纪龙 见用。四川营山人，举人。

增纂

江南松江府金山卫儒学生员 盛朝组 荆筐。江南华亭人。
 浙江嘉兴府学生员 冯樾 个臣。江南娄县人。

评论

原任工部尚书 刘昌 瀛洲。祥符人，乙丑。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 袁瞻如 圣衣。祥符人，丙戌。
 府学教授 陈如珣 石室。永城人，恩贡。

订正

府学训导 成新命 挺玉。永城人，贡士。
 府学训导 张铎 汝州人，岁贡。
 祥符儒学教谕 韩璞 识荆。武安人，壬午。

采辑

祥符县举人 张壮行
 祥符县贡生 贾国华
 祥符县贡生 李□□
 杞县贡生 秦维垣
 祥符县禀生 马士隲
 封丘县生员 张枫陞
 祥符县生员 宋存仁
 祥符县生员 常安国

督梓礼房吏 郑栋、张琛

开封府志凡例

一、汴城自古名都，兹为省会重地，所辖州县三十有四，幅员既广，记载宜繁。第考先儒作史之意，贵在简核，志犹史也，夸张浮蔓之词盖无取焉。故分类二十六，分卷三十五。

二、诸志帝王俱列名宦之前，似矣。夫帝王参天地者也，况中州多经纶草昧之圣，即在开封亦自不乏，兹特列于星野、山川后，以封建继之，下此而城池、户口、田赋之属次第举焉，昭其序也。

三、河患开郡居多，故自河防之外，凡疏议论辩有裨河工者，悉载之，以备采择。

四、城池、学校、公署详其始建修缮年代、姓名，务使古今兴革展卷了然。

五、祠祀不载文庙，以有学校也。所以别于群祀也。

六、山川、城池、学校、祠祀、陵墓、古迹、寺观之下，碑记、诗铭分别载入，既正体裁，亦便观览。

七、职官、选举，自汉迄今广搜博访，条列牖陈用光仕版。

八、名宦、人物，较广于通志者，咸以群乘所录，洽诸乡评，必采全瑜，间由节取，毋或滥也。景仰前徽，敢云求备。

九、道德勋业文章，为古今三不朽，人物所由重也。故忠烈、孝义、隐逸、烈女，总以人物该之，至游寓、仙释，一自远方一超凡界，似不容混。

十、艺文之人有三：品望卓绝者，曰存人；标举名胜者，曰存地；人与地可弗论，而言足脍炙者，曰存文。然存其文未尝不论其地，亦未尝不论其人也。若疏议，若书启，若碑记，必有裨地方者则存；若表笈，若颂述，若传说箴铭，必有系地方者则存。至诗赋之见题味者，已分入各门，惟赠言即事之什，乃入艺文。其中贤士大夫伤时弊、恤民隐，发为风骚者，悉录无遗。好古君子弗与风云月露之章同类并观，可与读斯志也。

十一、宇内高贤大良，撰著充栋，苟无与开郡者，自难旁及，其或应载而偶遗，实见闻之陋，非敢谬有弃取。

十二、兵燹之后，文献无征，且两月间皇皇告竣，深恐鄙舛贻讥，然详搜各乘，参考群书，幸不失之荒诬，期有当于义例观者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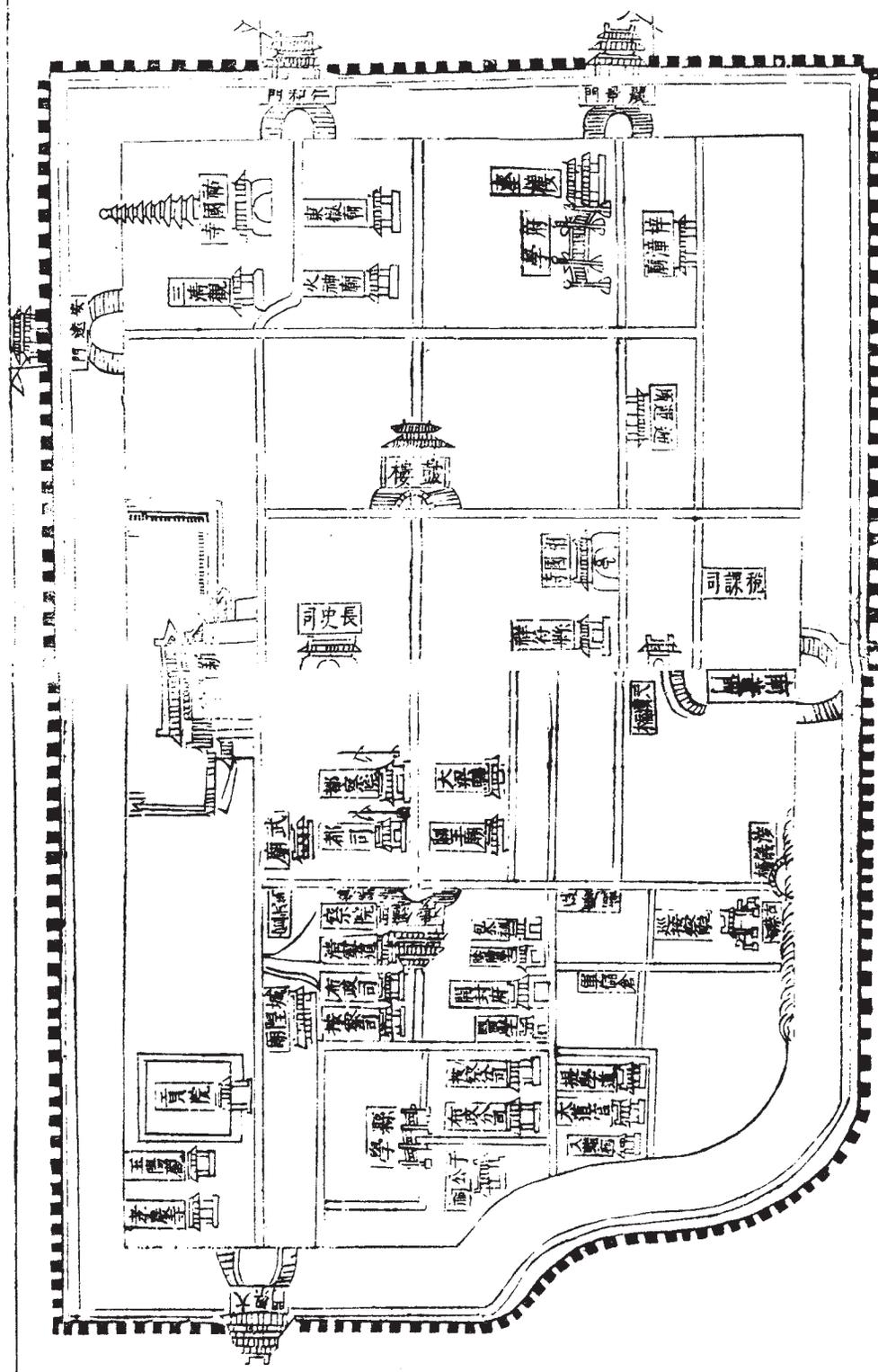
卷之一

知开封府事元城 钱纶纂修

图 考

古昔赐履分茅司徒氏掌之方域，盖定于清宁甫判之候也。至若两河非四维中央腹心重地乎？开封古称岩险甲天下，高城深池，屹然金汤，所统三十四州邑，星罗绣错，居然有上游之盛焉。不出堂阶而壮丽气象，如指诸掌者，则图之所载，为至明也。作图考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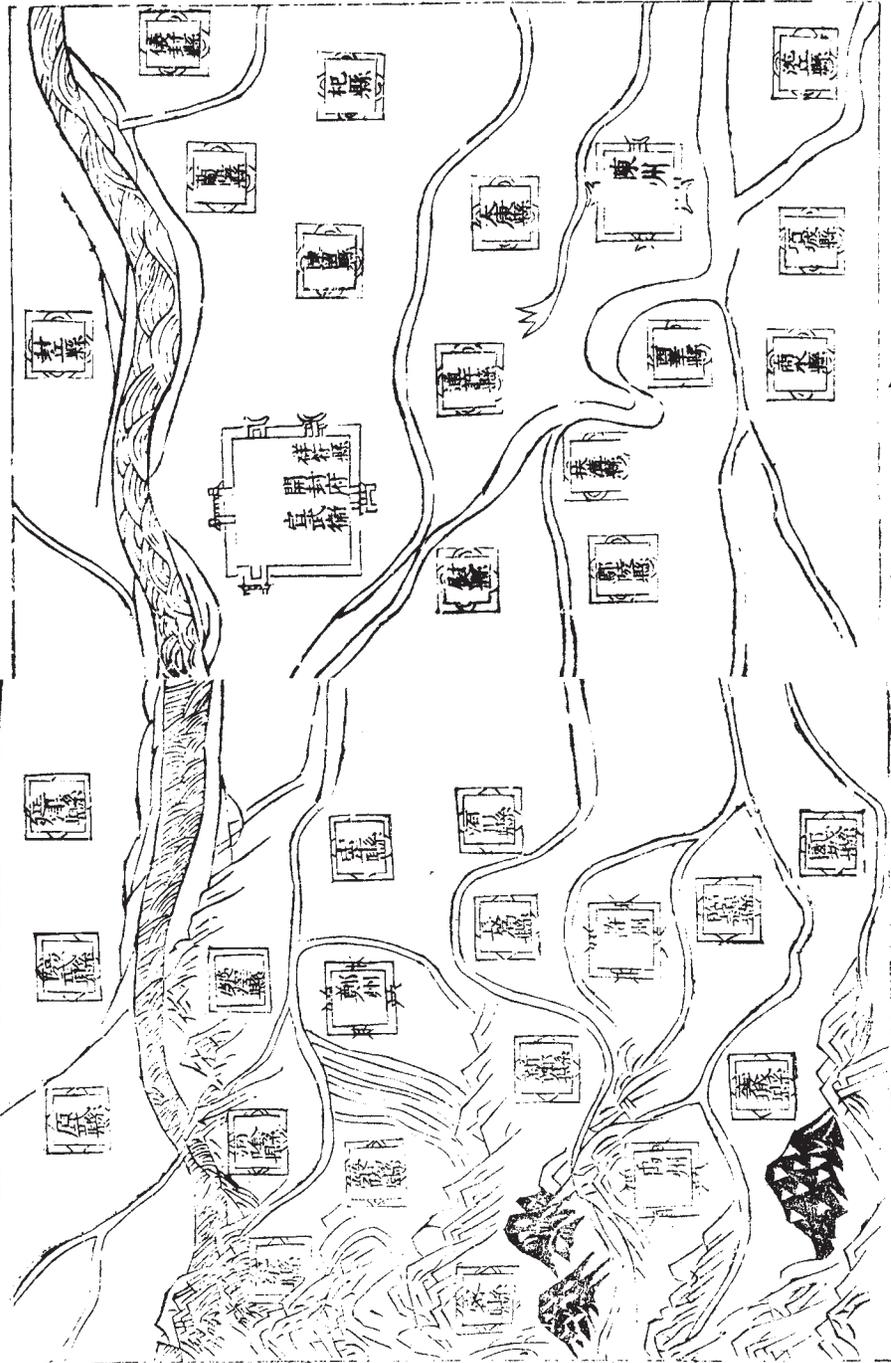
开封府城之图



开封境城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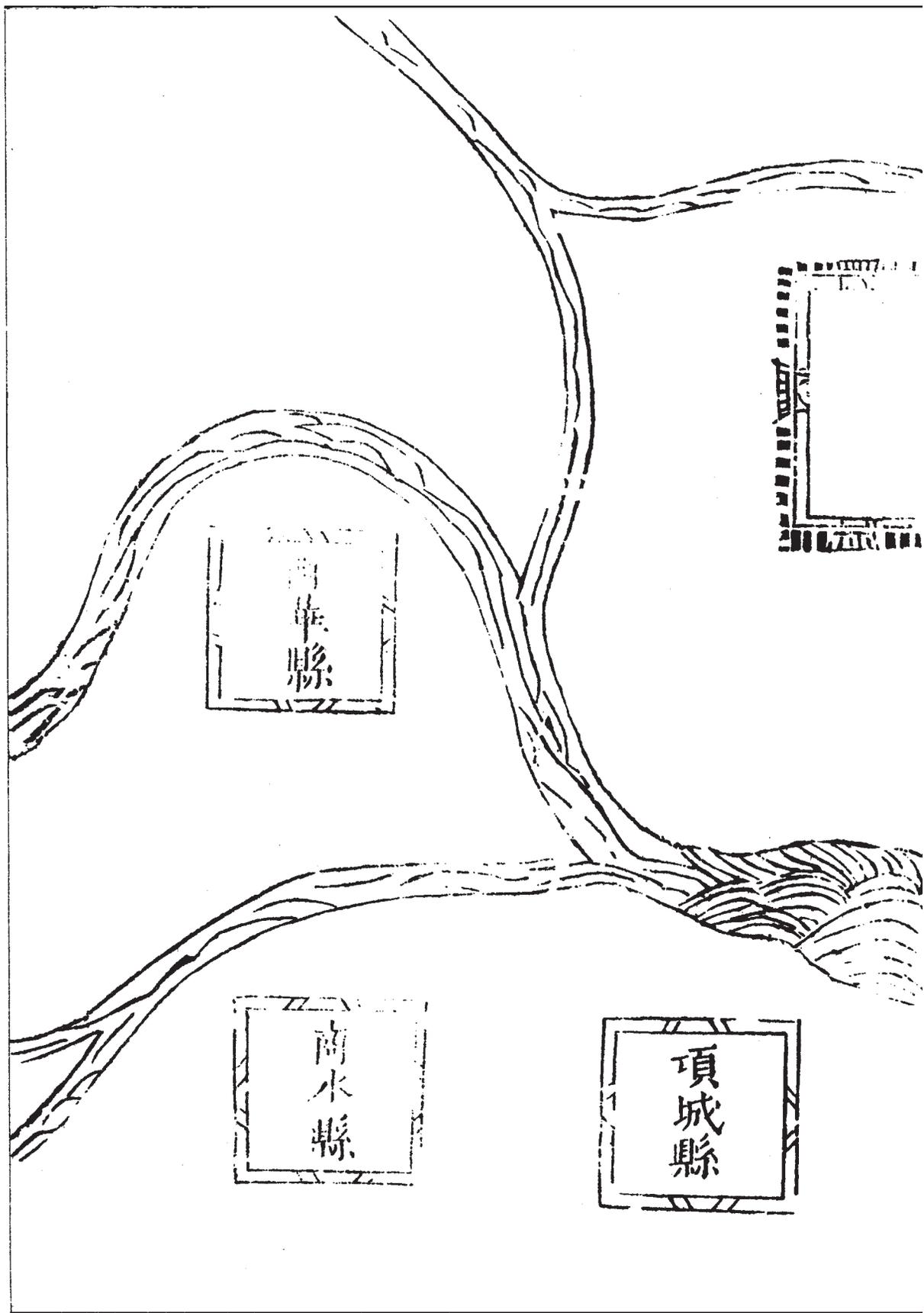
东至歸德府雅州界二百三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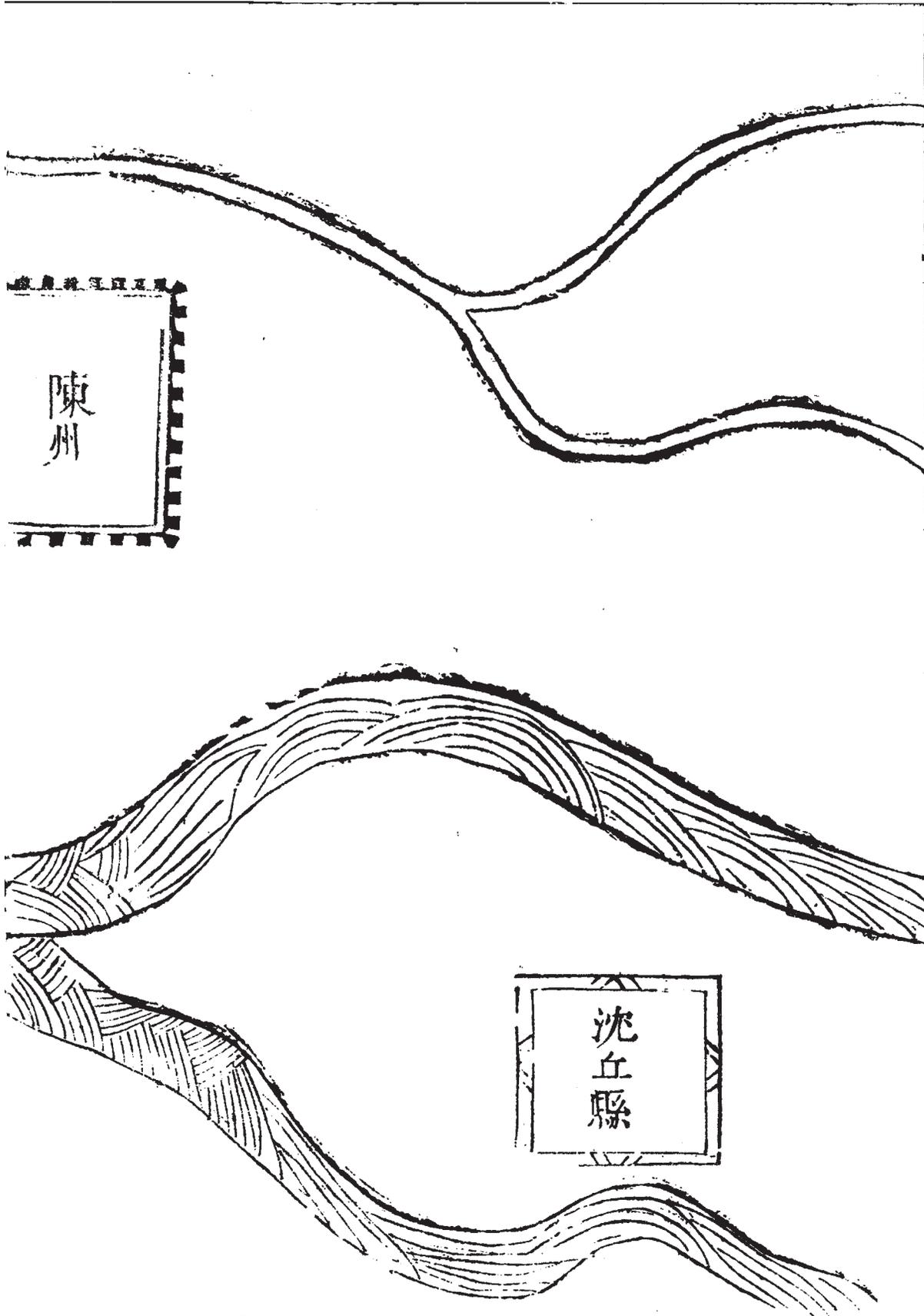
北至衛輝府汲縣界一百三十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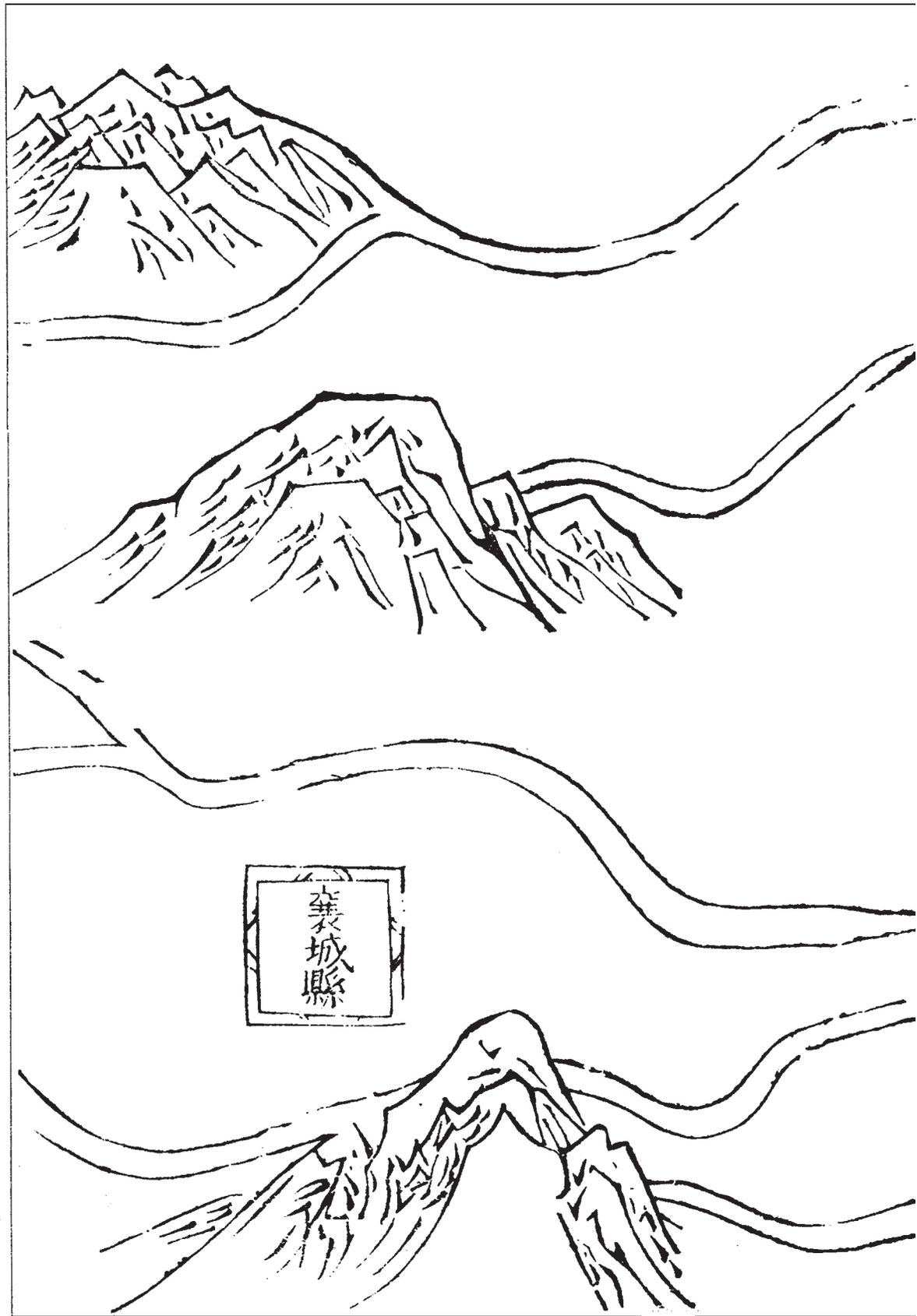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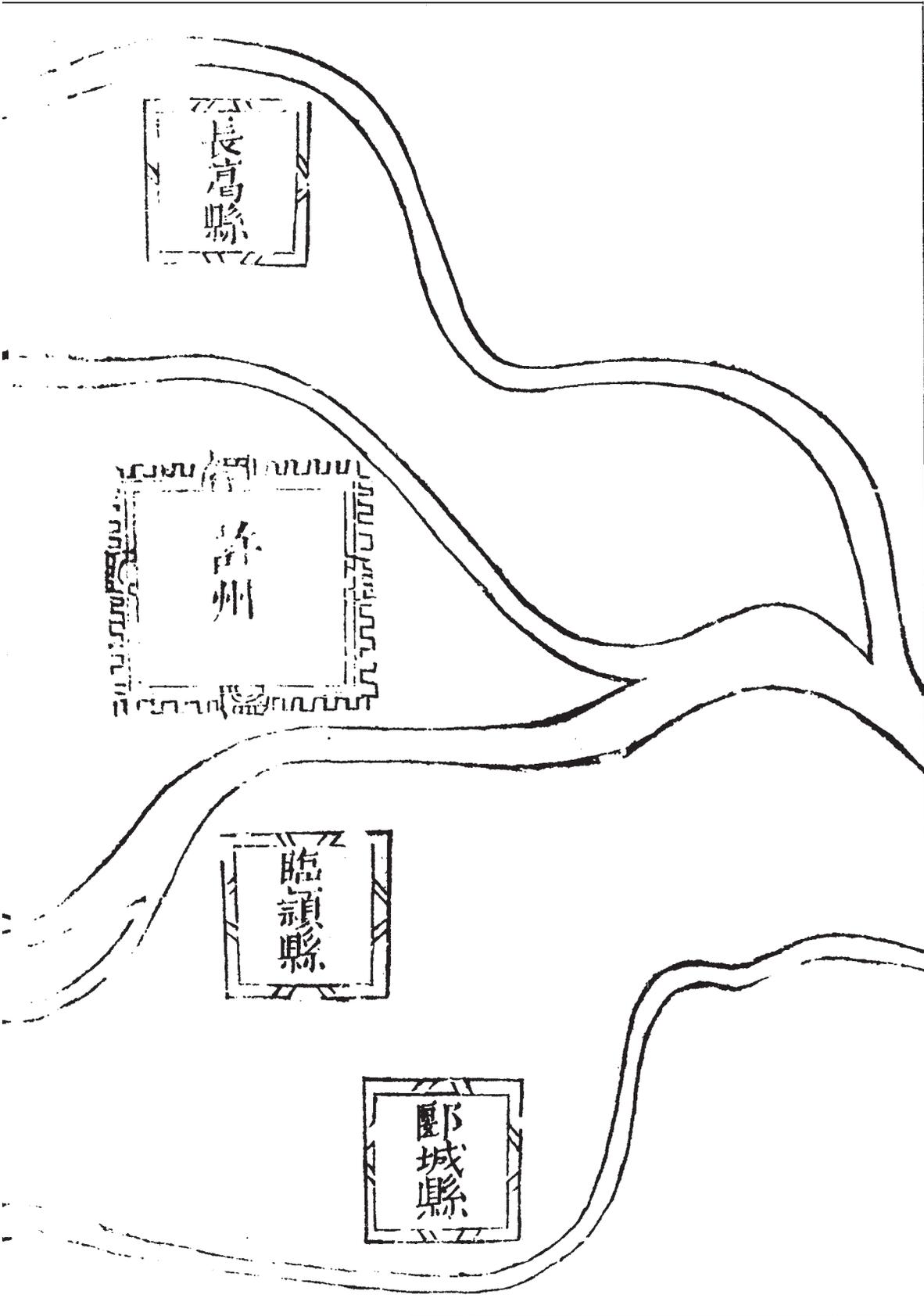
南至蔡州界一百八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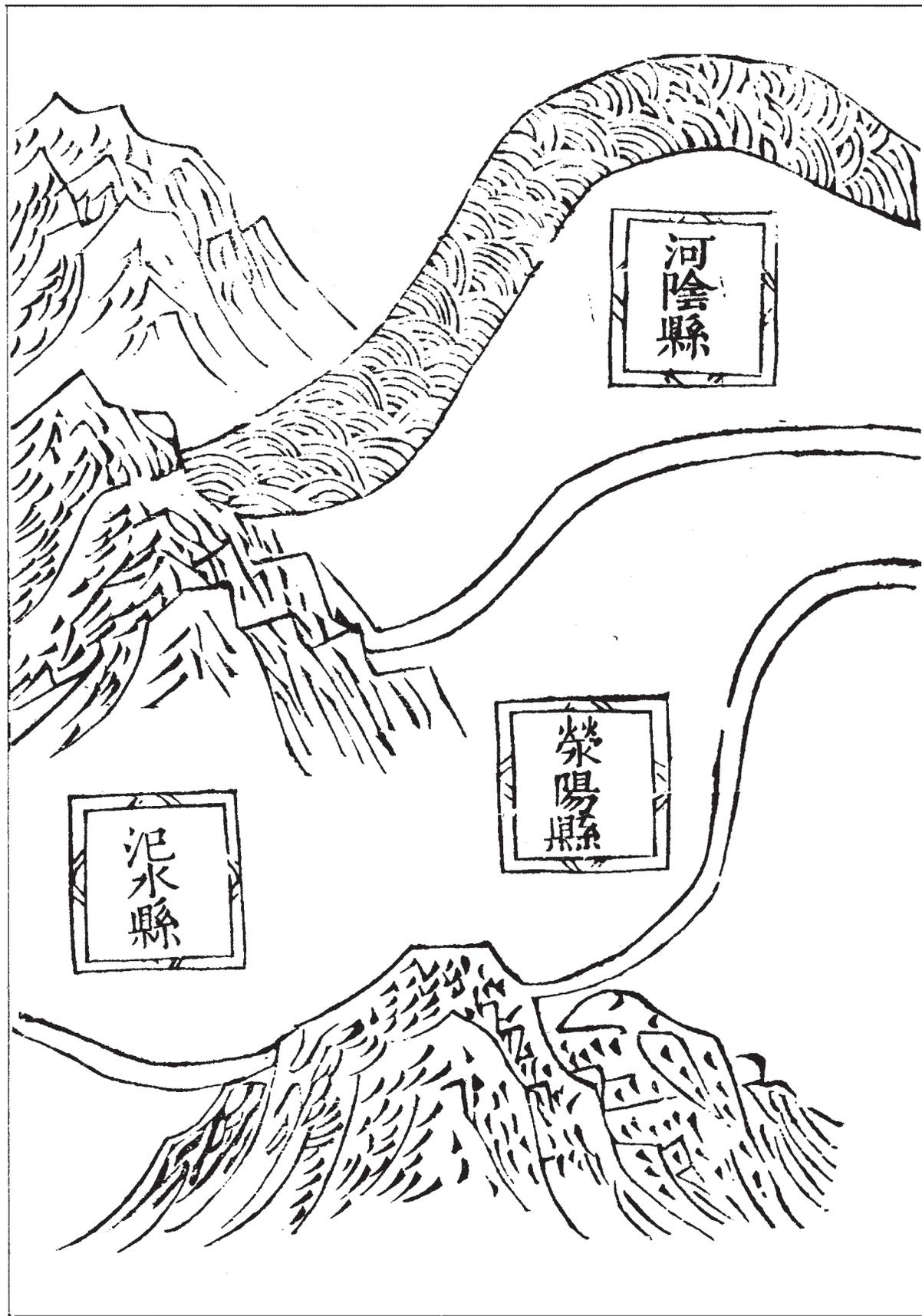
西至河南府鞏縣界三百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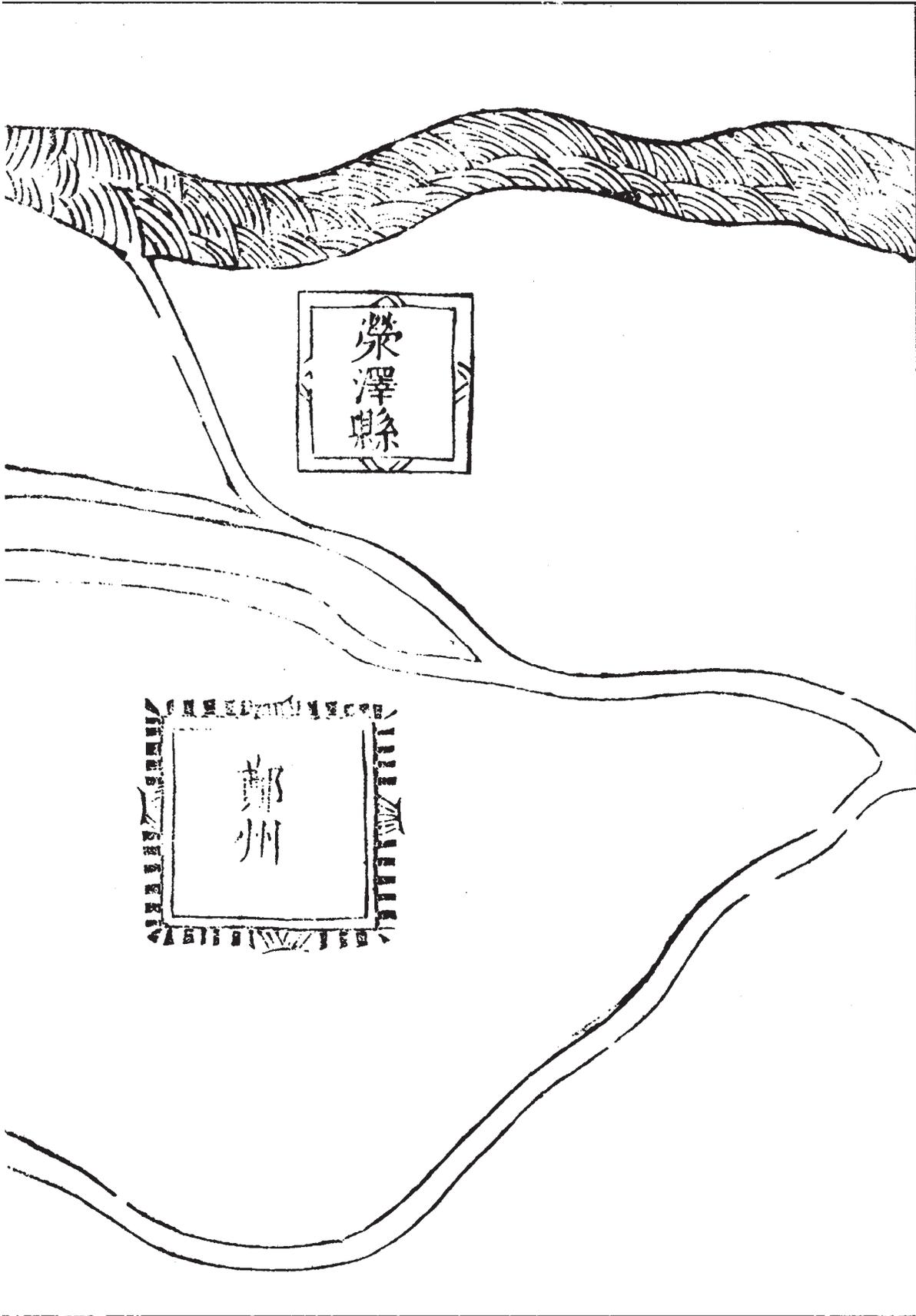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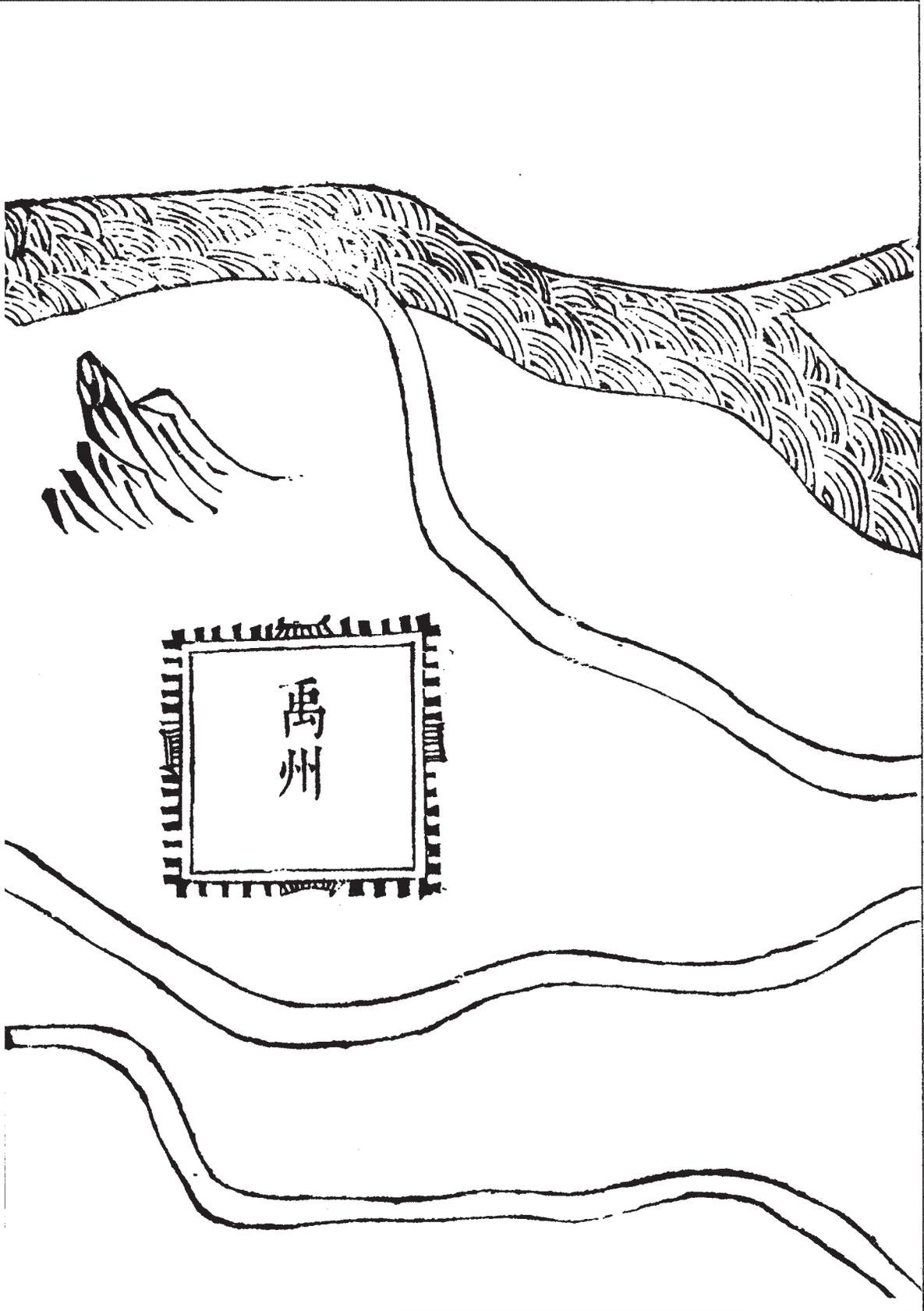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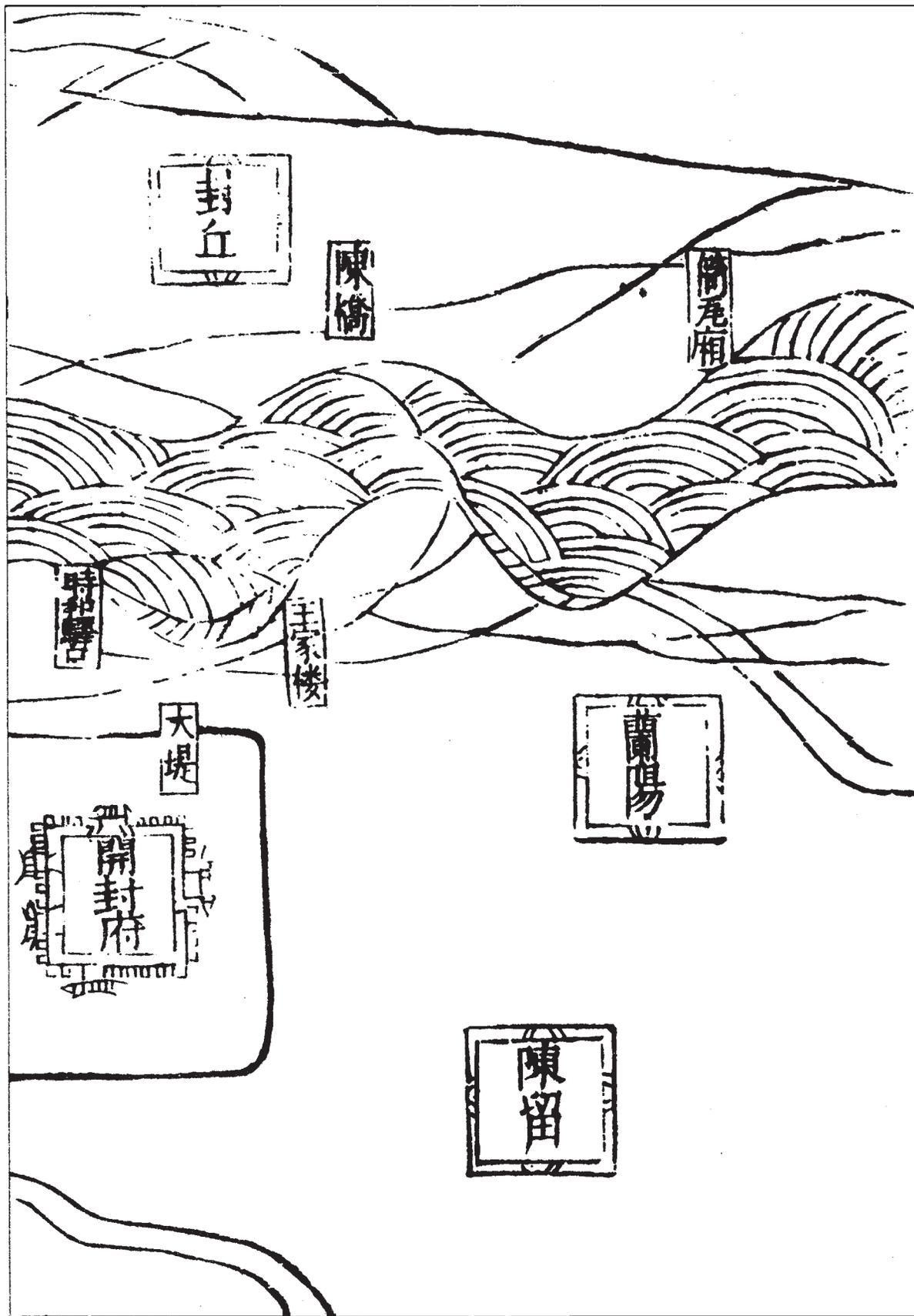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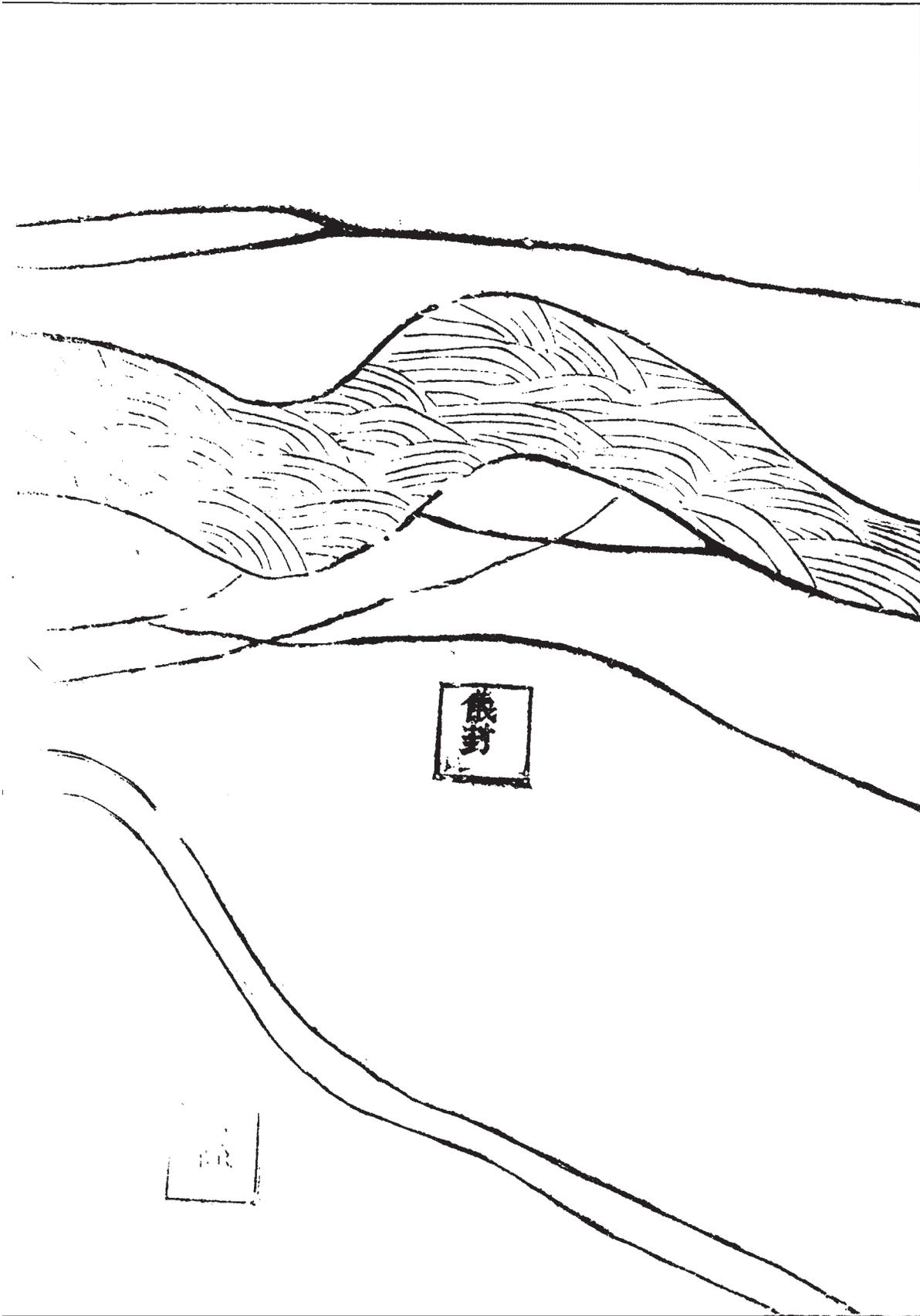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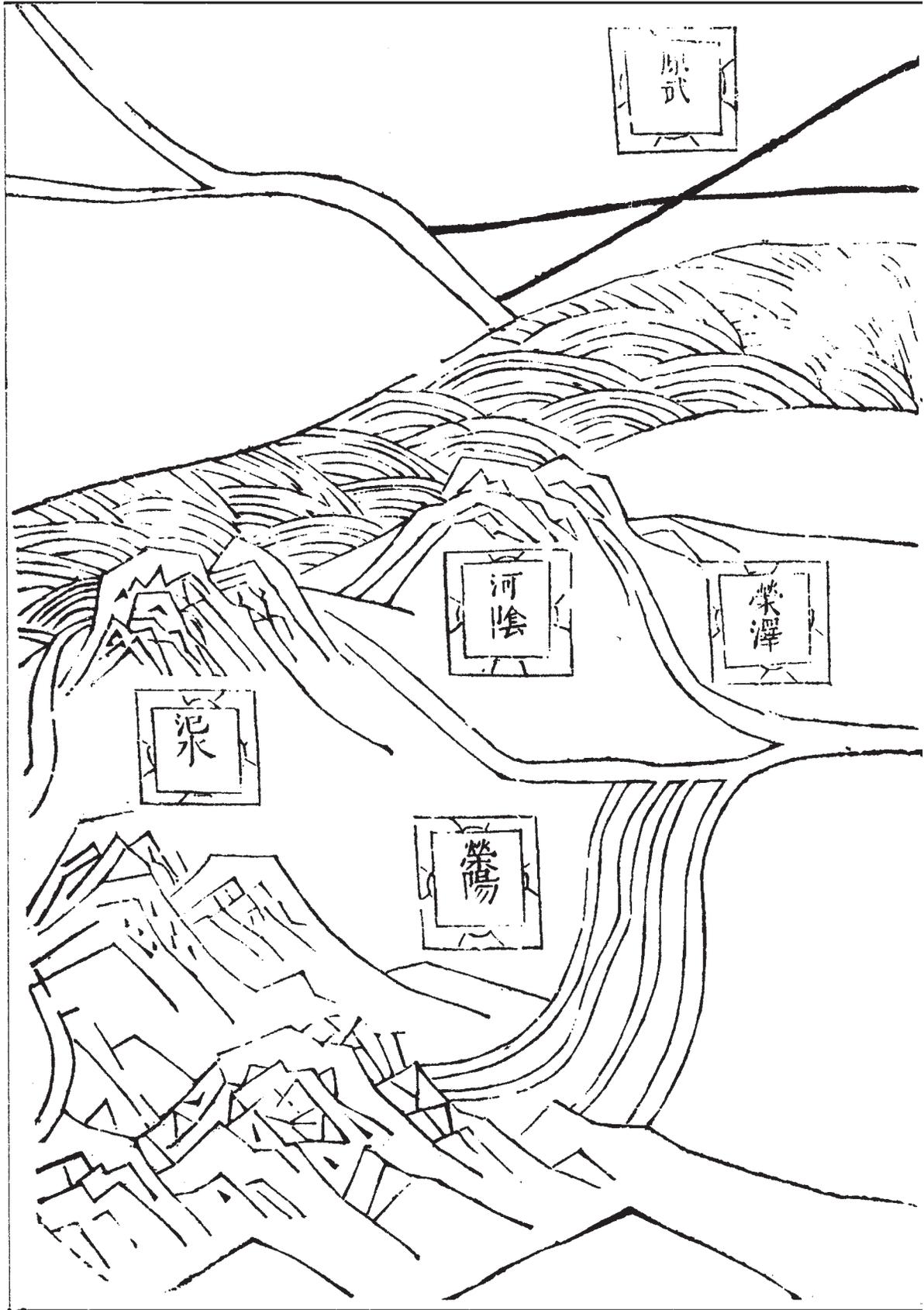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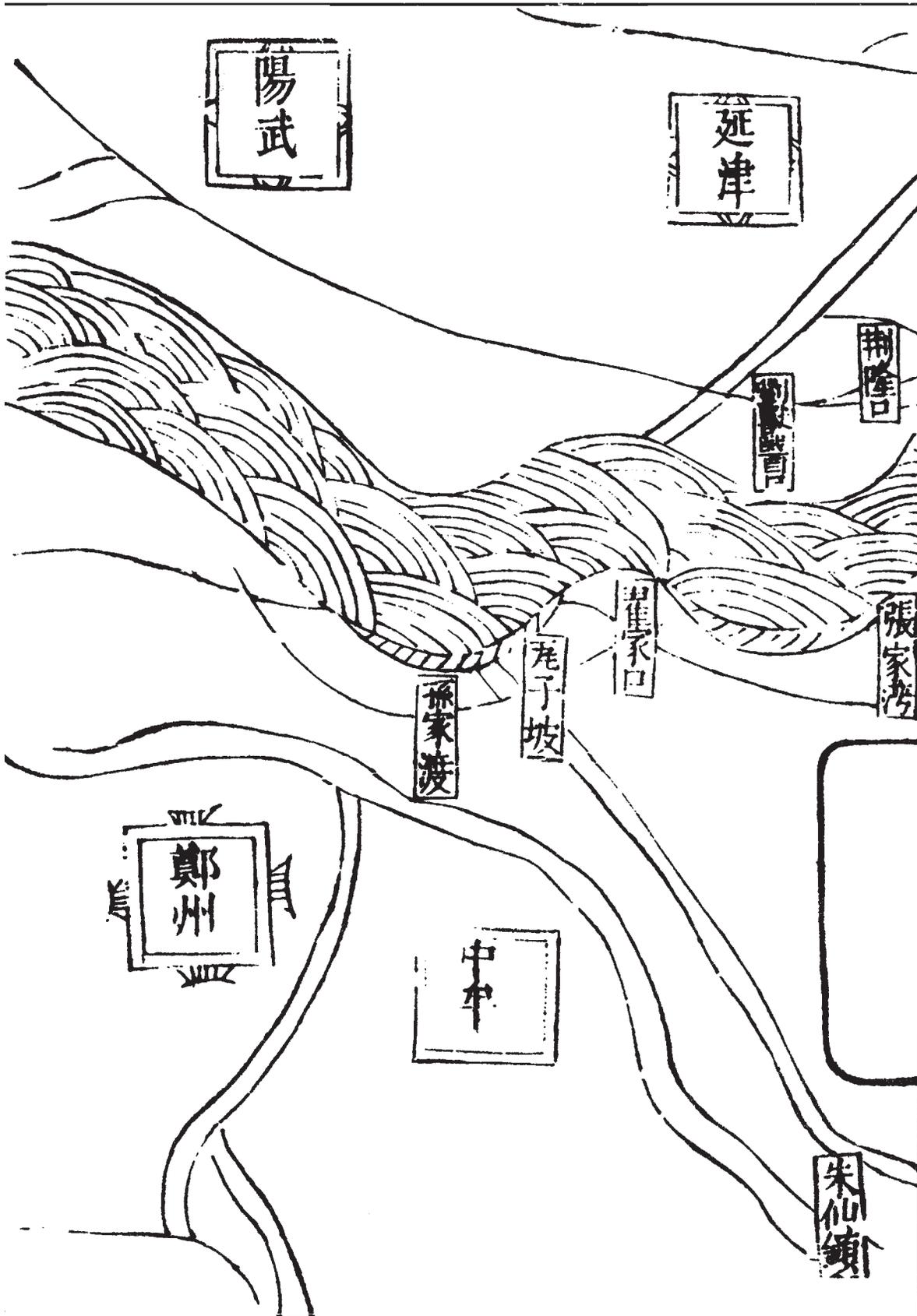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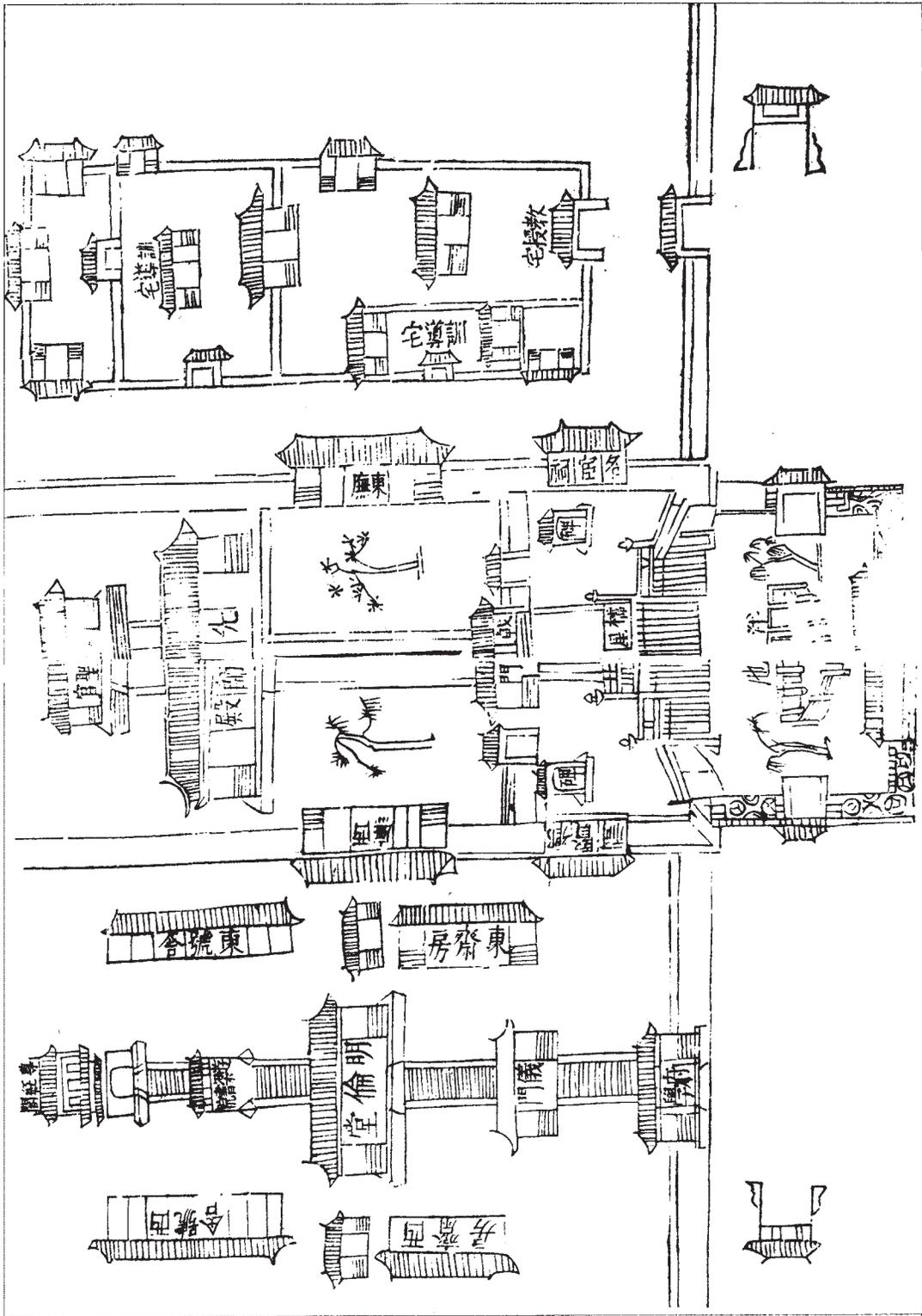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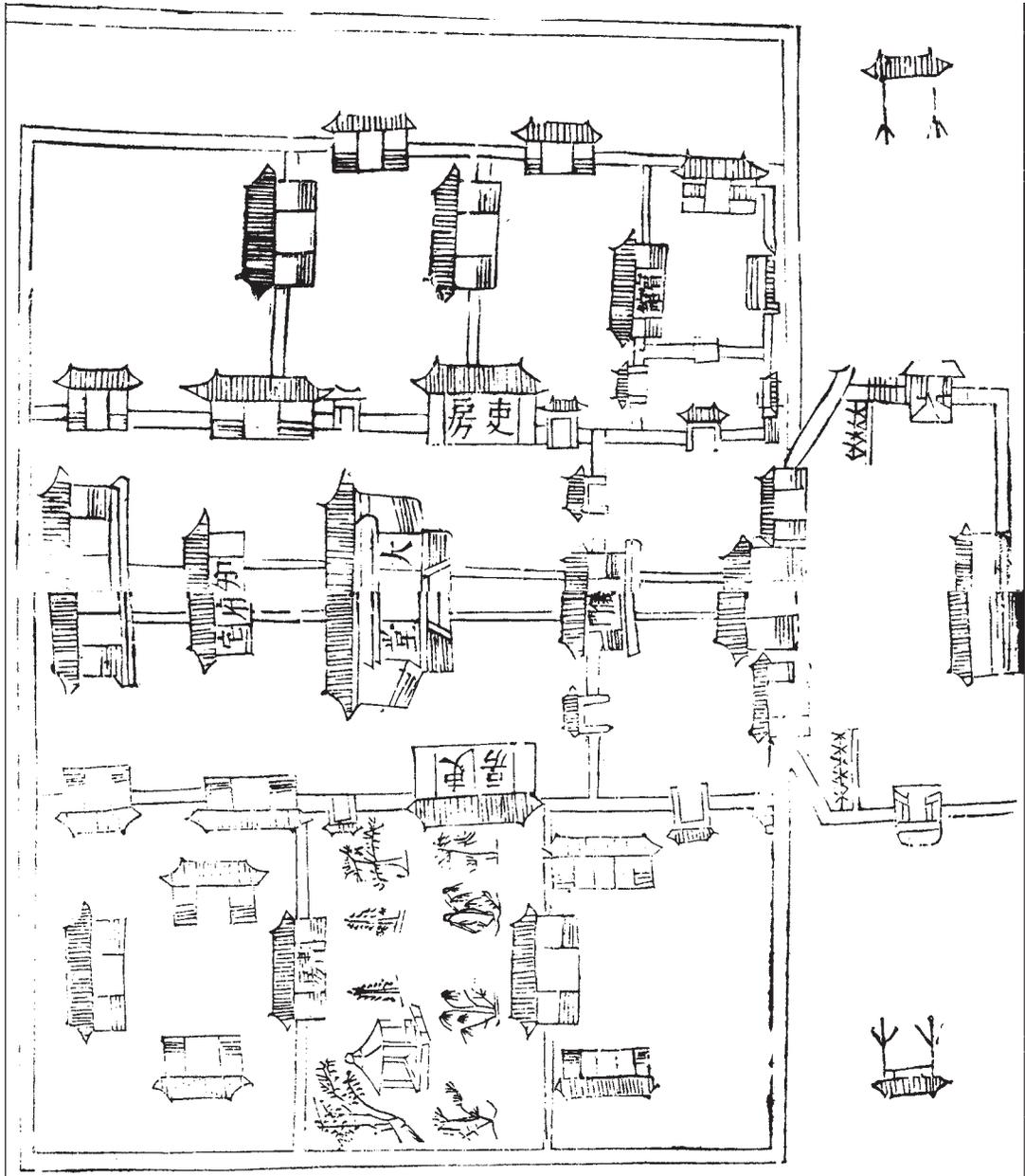




府学之图



府治之圖



大梁夙称都会，其壮丽固蔑以加矣。沧桑之变，官厅荡然无余。大中丞驻节雍丘，而藩臬两司随之，其余监司悉星散于安陵各色，惟守梁道则在省城也。数年以来，省城渐有起色，而贡院亦经始于废藩地，按图而稽，当不复作《黍离》之叹云。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一 终

卷之二

建置沿革_{有表}

古分天下为九州，中为千八百国。秦废封建置郡县，虽变古制，要亦有大小相维，轻重相制之意焉。开封数为前代帝王建都地，谈形势者，多归之世代绵邈名号不一，或为国，或为郡，或为军，或为路，乌容淆也。至州邑所隶各殊，亦因其时耳。於戏，作神京之矩屏，奠中土之奥区，纲纪不在兹乎？余故表而列之。作《建置沿革志》。

开封府沿革

《禹贡》：兖、豫二州之域。春秋时，郑、陈、许、东虢、祭、杞、郕、顿、胡、项、彝诸国分治其境。战国魏惠王都之，号曰“大梁”。秦取其地，为三川郡之东北境，颍川郡之北境。汉承秦后，置陈留郡，而以兖州刺史纠察之。东汉仍旧。魏晋改郡为国。刘宋废国，复为郡。后魏置梁州。东魏析陈留、开封二郡。北齐复以开封并入陈留郡。后周改梁州曰汴州，以城临汴水故名。隋初罢郡，以州统县；大业初，废州以其地并入荥阳、颍川等郡。唐武德初，置汴州；天宝初，复为陈留郡；乾元初，又改为汴州。五代梁都于此，号为东都，置开封府。唐复为汴州及宣武军。晋汉周皆为东京开封府。宋因之。金以此为汴京，贞元初，又改为南京；宣宗南迁，复都焉，置开封府。元初改为南京路，寻又改为汴梁路总管府。明洪武元年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属河南布政使司，领州六、县三十六；弘治十二年增置沈丘县；嘉靖二十四年，升归德州为府，割睢州及宁陵等七县以属之。皇清因之，领州四、县三十。

开封府沿革表

	总部	郡直隶州附	州县
唐虞	兗、豫		
三代			
春秋	郑、陈、许、东 虢、祭、杞、偃、 顿、胡、项、彝		
战国	魏、韩	大梁	
秦		三川郡东北境	陈留、尉氏、酸枣、管、平阴
		颍川郡北境	阳翟、潞强、阳夏
汉	兗州部	陈留郡	浚仪、陈留、雍丘、尉氏、封丘、 平丘、酸枣、东昏
		淮阳国	阳夏、扶沟、陈
	司隶部	河南郡	开封、中牟、阳武、原武、新郑、 密、荥阳、平阴、成皋
	豫州部	颍川郡	新汲、鄢陵、许、临颖、襄城、 郟、长社、阳翟
		汝南郡	潞强、西华、长平、项、平舆
	东汉	兗州部	陈留郡
司隶部		河南尹	开封、中牟、阳武、原武、新郑、 密、荥阳、平阴、成皋
豫州部		颍川郡	许、新汲、鄢陵、临颖、长社、襄 城、郟、阳翟、
		汝南郡	潞强、项、西华、平舆
		陈国	阳夏、陈、长平
三国魏	兗州部	陈留国	浚仪、陈留、雍丘、尉氏、封丘、 酸枣
	司隶部	河南郡	开封、阳武、中牟、荥阳、成皋
	豫州部	颍川郡	许昌、临颖

续表 1

	总部	郡直隶州附	州县
晋	兖州部	陈留国	浚仪、雍丘、封丘、酸枣、尉氏
	司州部	河南尹	阳翟、河阴、成皋
		荥阳郡	开封、中牟、密、阳武、荥阳
	豫州部	颍川郡	鄢陵、新汲、长平、许昌、临颖、郾、长社
		襄城郡	襄城
		汝南郡	平舆
		梁国	阳夏、陈、项
南北朝宋	兖州部	陈留郡	浚仪、雍丘、封丘
	司州部	河南郡	河阴
		荥阳郡	开封、中牟、新郑、密、荥阳、成皋
	豫州部	陈郡	西华、长平、项
		颍川郡	临颖
		汝南郡	平舆
	南兖州部	秦郡	尉氏
	南豫州部	南汝阴郡	阳夏
		南梁郡	新汲、陈
	雍州部	南阳郡	许昌
后魏	梁州部	陈留郡	开封、浚仪、封丘、小黄、尉氏
		阳夏郡	阳夏、雍丘
	郑州部	颍川郡	扶沟
		襄城郡	襄城
	司州部	东郡	酸枣
		汝阳郡	潏强
	谯州部	汴郡	颍川
	颍州部	北陈留、颍川二郡	许昌
		东恒农郡	荥阳、阳武

续表2

	总部	郡直隶州附	州县
东魏	北扬州部	陈留郡	浚仪、雍丘
		陈郡	陈、长平、西华
		丹阳郡	秣陵
	梁州部	开封郡	开封、尉氏
	北豫州部	荥阳郡	密、京、卷、荥阳、成皋
		广武郡	原武、阳武、中牟
	郑州部	许昌郡	许昌、扶沟、鄢陵、新汲
		阳翟郡	阳翟
	豫州部	颍川郡	长社
	广州部	襄城郡	襄城
	洛州部	河阴郡	河阴
合州部	北陈郡	阳夏	
北齐	北扬州部	陈留郡	浚仪、雍丘、南燕
		信州	秣陵、西华
		许昌郡	许昌
	北豫州部	成皋郡	荥阳
		临颍郡	临颍
后周 ^[1]	汴州部	陈留郡	浚仪
	豫州部	许州	长社
		郑州	密、成皋
	北扬州部	陈州	秣陵
隋	豫州部	荥阳郡	开封、浚仪、圃田、原陵、阳武、酸枣、新郑、管城、荥阳、荥泽、汜水
		梁郡	陈留、雍丘
		襄城郡	阳翟
		颍川郡	尉氏、鄢陵、扶沟、颍川、临颍、襄城、郟城、长葛、许昌
	淮阳郡	太康、宛丘、西华、澠水、项城、沈	
兖州部	东郡	封丘	

[1] 此处应为北周。

续表3

	总部	郡直隶州附	州县
唐	河南道	汴州陈留郡	开封、浚仪、雍丘、陈留、尉氏、封丘
		河南府河南郡	密
		郑州荥阳郡	中牟、阳武、原武、新郑、荥阳、荥泽
		许州颍川郡	鄆陵、扶沟、长社、临颍、郟城、长葛、阳翟、许昌
		陈州淮阳郡	太康、澠水、西华、项城
		汝州临汝郡	襄城
		滑州灵昌郡	酸枣
		颍州汝阴郡	沈丘
	河北道	孟州	河阴、汜水
宋	京畿	开封府	开封、祥符、陈留、雍丘、咸平、太康、尉氏、鄆陵、扶沟、中牟、阳武、封丘、延津、东明、咸平 ^[1]
	京西北路	河南府	密
		颍昌府	临颍、郟城、长社、长葛、阳翟
		郑州奉宁军	原武、新郑、管城、荥阳、荥泽
	京西北路	孟州	河阴、汜水
		淮宁府	沈丘、商水、西华、项城
		汝州	襄城
顺昌府		沈丘	
金	南京路	开封府	开封、祥符、陈留、杞、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沟、中牟、阳武、封丘、延津
		许州昌武军	长社、临颍、襄城、郟城、长葛
		钧州	阳翟、新郑
		陈州	宛丘、商水、西华、项城
		郑州	原武、管城、荥阳、密、荥泽、河阴、汜水
		曹州	兰阳、仪封
		颍州	沈丘

[1] 此处重复，应删除。

续表4

	总部	郡直隶州附	州县
元	河南江北道	汴梁路总管府	开封、祥符、陈留、杞、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荥泽
		郑州	管城、荥阳、河阴、汜水
		许州	长社、临颍、襄城、鄆城、长葛
		陈州	宛丘、商水、西华、项城
		钧州	阳翟、新郑、密
		睢州	仪封
		颍州	沈丘
明	河南布政使司	开封府	祥符、陈留、杞、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仪封、新郑、陈州、商水、西华、项城、沈丘、许州、临颍、襄城、鄆城、长葛、禹州、密、郑州、荥阳、荥泽、河阴、汜水
皇清	河南布政使司	开封府	祥符、陈留、杞、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仪封、新郑、陈州、商水、西华、项城、沈丘、许州、临颍、襄城、鄆城、长葛、禹州、密、郑州、荥阳、荥泽、河阴、汜水

开封府属州县沿革

祥符县附郭

汉，高帝初置开封县，属河南郡。武帝元狩元年又析置浚仪县，属陈留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以陈留郡改国，县属如故。

晋，以开封属荥阳郡，浚仪属陈留国。

南北朝，刘宋仍旧。后魏二县俱属陈留郡。东魏置开封郡，以开封县属焉。北齐后周省，开封县俱以浚仪属陈留郡。

隋，复置开封与浚仪，并属荥阳郡。

唐，二县属汴州陈留郡。

五代，俱属开封府。

宋，大中祥符二年始改浚仪为祥符，县属如故。

金，因之。

元，属汴梁路。

明，复以开封县省入，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四十八里。

陈留县

上古，有莘城。

周，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

秦，始置陈留县，属三川郡。

汉，置陈留郡治此。

东汉，因之。

三国魏，属陈留国。

晋、南北朝，俱废。

隋，开皇六年复置，又析置新里县，大业初省新里入焉，属梁郡。

唐，属汴州陈留郡。

五代、宋、金，俱属开封府。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里。

杞县

上古，鬻国，黄帝之后。

周，武王封禹后为杞国。

汉，置雍丘县，属陈留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晋，俱属陈留国。

南北朝，刘宋元嘉八年改属陈留郡，后魏属阳夏郡，北齐仍还故属。

隋，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杞州，大业初州废，以县属梁郡。

唐，武德四年复置杞州，贞观初州废，县属汴州陈留郡。

五代，晋始改为杞县，汉周复为雍丘。

宋，因之。

金，正隆间仍改杞县。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三十里。

通许县

宋，建隆初置通许镇，属陈留郡；咸平五年置咸平县，属开封府。

金，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咸平府重，始改曰通许县。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二里。

太康县

夏，太康所筑之城。

秦，置阳夏县，属颍川郡。

汉，属淮阳国。

东汉，属陈国。

晋，属梁国。

南北朝，刘宋属南汝阴郡，后魏置阳夏郡，以县属焉。东魏属北陈郡。

隋，开皇七年始更名太康县，属淮阳郡。

唐，因之。

五代，属开封府。

宋、金，仍旧。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八里。

尉氏县

周，春秋郑大夫尉氏之邑。

秦，始置尉氏县，属三川郡。

汉，属陈留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晋，俱属陈留国。

南北朝，刘宋元嘉八年，以平丘县省入属秦郡。东魏属开封郡，北齐废。

隋，开皇六年复置，属颍川郡。

唐，武德四年改置洧州。贞观元年州废，复置县属汴州陈留郡。

宋、金，俱属开封府。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里。

洧川县

周，春秋郑之曲洧。

汉，神爵三年置新汲县于洧城，属颍川郡。

东汉、晋，俱因之。

南北朝，刘宋属南梁郡，东魏属许昌郡。

隋，开皇十六年升为洧州，大业初州废。

唐，武德四年复置洧州，贞观初复废。

宋，改置宋楼镇，属尉氏县。

金，兴定二年废镇，始改为洧川县。以临洧水为名，属开封府。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七里。

鄢陵县

周，春秋郑邑，郑伯克段于鄢即此。战国谓之安陵。

汉，始置鄢陵县，属颍川郡。

东汉、晋，因之。

南北朝，东魏属许昌郡，北齐省入许昌县。

隋，开皇七年复置鄢陵县，属颍川郡。

唐、五代，俱属开封府。

宋、金，仍旧。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六里。

扶沟县

汉，始置扶沟县，属淮阳国。以小扶亭有洧水之沟因名。

东汉，属陈留郡。

晋，省入新汲县，属颍川郡。

南北朝，后魏复置，东魏置许昌郡治此。

隋，属颍川郡。

唐，武德四年改置北陈州，寻废，州县属如故。

五代，梁，属开封府。

宋、金，俱仍旧。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里。

中牟县

周，春秋郑邑。

汉，始置中牟县，属河南郡。

东汉、三国魏，俱因之。

晋，属荥阳郡。

南北朝，刘宋因之。东魏置广武郡治此。

隋，开皇初郡废，改中牟曰内牟，改内牟曰圃田，属荥阳郡。

唐，武德三年复改为中牟，并置牟州。四年州废，以县属郑州荥阳郡。

五代，梁属开封府，唐晋复属郑州。

宋、金，俱属开封府。

元，属汴梁路。

明，复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六里。

阳武县

秦，为博浪沙地。

汉，始置阳武县，属河南郡。

东汉、三国魏，俱因之。

晋，属荥阳郡。

南北朝，东魏属广武郡，北齐省。

隋，复置，仍属荥阳郡。

唐，属郑州荥阳郡。

五代，梁属开封府，唐属汴州宣武军，晋属开封府，汉、周因之。

宋、金，仍旧。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八里。

原武县

汉，始置原武县，属河南郡。

东汉，属河南尹。

晋，省。

南北朝，东魏孝昌中复置，改属广武郡，北齐省。

隋，复置，后改县曰原陵，属荥阳郡。

唐，初复名曰原武，属郑州荥阳郡。

宋，初省入阳武，后复置。

金，属郑州。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四里。

封丘县

上古，为封父国。

汉，始置封丘县属陈留郡，寻析置平丘县。

东汉，因之。

三国魏，属陈留国。

晋，省平丘县入焉。

南北朝，刘宋属陈留郡，后魏省入酸枣县，寻复置，北齐废。

隋，开皇十六年复置，属东郡。

唐，属汴州陈留郡。

五代，俱属开封府。

宋、金，仍旧。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六里。

延津县

周，春秋郑之裒延，战国为韩所都。

秦，置酸枣县。

汉，属陈留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晋，俱属陈留国。

南北朝，后魏并入小黄县，寻复置属东郡，北齐并入南燕县。

隋，开皇初复置酸枣县，属滑州。大业初改属荥阳郡。

唐，复属滑州。

五代，梁属开封府，唐属滑州，晋复属开封府，汉周因之。

宋，始改曰延津县。

金，贞祐三年升为延州，寻废州复置县。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八里，今存六里。

兰阳县

秦，为东明镇地。

汉，置东昏县属陈留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俱废。

宋，乾德元年复置，改县曰东明，属开封府。

金，析东明六乡为县，取其首乡曰兰阳以为名，属曹州。

元，属汴梁路。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九里。

仪封县

周，春秋卫邑，封人请见夫子即此。

汉，为东昏县地。

南北朝、隋、唐、宋，俱废。

金，复置，始改曰仪封县，属曹州。

元，属睢州。

明，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五里。

新郑县

上古，有熊国。

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郟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

秦，属颍川郡地。

汉，始置新郑县，属河南郡。

东汉，因之。

晋，省。

南北朝，刘宋复置，属荥阳郡，后魏省。

隋，开皇十六年复置，属豫州荥阳郡。

唐，属郑州荥阳郡。

宋，属郑州。

金、元，俱属钧州。

明，初属钧州，后改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三里。

陈州

上古，庖牺氏所都。

周，封舜后于此为陈国。

秦，为颍川郡地。

汉，始置陈县，属淮阳国。

东汉，属陈国。

晋，属梁国。

南北朝，刘宋属南梁郡，东魏改置陈郡，北齐改曰信州，后周改曰陈州。

隋，开皇初废陈州，改置宛丘县，属淮阳郡。

唐，复为陈州。

五代，晋为镇安军，汉废，周复置。

宋，初为陈州，宣和元年升为淮宁府。

金、元，俱为陈州，并治宛丘县。

明，省宛丘入焉，以州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四十五里，领县四。

商水县

秦，置澉疆县，属颍川郡。

汉，改曰滎强县，属汝南郡。

东汉，因之。

南北朝，后魏改属汝阳郡，北齐废。

隋，开皇十六年复改曰澉水县，属淮阳郡。

唐，建中二年置澉州，兴元二年州废，以县属陈州淮阳郡。

宋，建隆间避宣祖讳，始改曰商水县。

金、元，俱属陈州。

明，属陈州。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二里。

西华县

汉，始置西华、长平二县，属汝南郡。

东汉，长平改属陈国，西华属如故。

晋，永康元年省西华入长平，属颍川郡。

南北朝，刘宋复置西华并属陈郡。东魏因之，北齐省长平入焉。

隋，开皇十八年改曰鸿沟县。大业初复改西华，属淮阳郡。

唐，武德元年更名箕城。景云元年复曰西华，属陈州淮阳郡。

宋，属怀宁府。

金、元、明，俱属陈州。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二里。

项城县

周，春秋项子国。

汉，置项县，属汝南郡。

东汉，因之。

晋，属梁国。

南北朝，刘宋属陈郡，东魏改置秣陵县，属于丹阳郡。北齐属信州，后周属陈州。

隋，开皇初始改秣陵为项城，属淮阳郡。

唐，属陈州淮阳郡。

宋，属淮宁府。

金，属陈州。

元，至元二年省入商水县，寻复置。

明，属陈州。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五里。

沈丘县

周，春秋为沈子国。

汉，置平兴县，属汝南郡。

东汉、晋、南北朝，刘宋俱因之。

隋，开皇间以项城县析置沈州。

唐，武德初州废，始置沈丘县，属颍州汝阴郡。

宋，属顺昌府。

金、元，俱属颍州。

明，初省，弘治十二年复置属陈州。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三里。

许州

周，为许国。

汉，始置许县属颍川郡。

东汉，因之。

三国魏，黄初二年改曰许昌县。

晋，因之。

南北朝，刘宋属南阳郡，后魏属北陈留、颍川二郡。东魏属许昌郡，北齐因之。后周置许州，改县曰长社。

隋，开皇初复改属颍川郡。

唐，武德四年置许州，十七年更置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许州，以长社县属焉。

五代，梁至许州匡国军，唐改许州忠武军。

宋，元丰三年升许州为颍昌府。

金，为许州昌武军。

元，为许州。

明，以长社县省入，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四十八里，领县四。

临颖县

汉，始置临颖县，属颍川郡。以在颍水之上故名。

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刘宋俱因之。北齐改属临颖郡。

隋，仍属颍川郡。

唐，属许州颍川郡。

宋，属颍昌府。

金，属许州昌武军。

元，属许州。

明，属仍旧。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八里。

襄城县

周，春秋为郑杞地。

汉，始置襄城县，属颍川郡。

东汉，因之。

晋、南北朝，后魏、东魏俱属襄城郡。

隋，属颍川郡。

唐，武德元年置汝州，贞观元年州废，以县属许州。天宝七载复，属汝州临汝郡。

五代、宋，俱因之。

金，属昌武军。

元，属许州。

明，属仍旧。

皇清因之，编户三十二里。

鄆城县

周，本鄆子国。

汉，置鄆县属颍川郡。

东汉、晋，俱因之。

隋，开皇初始改县曰鄆城，仍属颍川郡。

唐，贞观元年属蔡州，寻改属许州颍川郡。

宋，属颍昌府。

金，属昌武军。

元，属许州。

明，属仍旧。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二里。

长葛县

周，春秋郑邑，宋人伐郑、取长葛即此。

汉，置长社县，以社中树暴长故名，属颍川郡。

东汉、晋、南北朝，东魏后周俱因之。

隋，开皇六年始改长社县为长葛县，属如故。

唐，复析置长社县，属许州颍川郡。

宋，二县并属颍昌府。

金，属昌武军。

元，属许州。

明，省长社入许州，以长葛属焉。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二里。

禹州

夏，帝启飨诸侯于钧台，即此。

周，春秋郑之栎邑，战国为韩国。

秦，置阳翟县，属颍川郡。

汉，因之。

晋，属河南尹。

南北朝，东魏置阳翟郡，以县属焉。

隋，开皇初废阳翟郡，县属襄城郡。

唐，初属嵩州，贞观元年改属许州颍川郡。

宋，属颍昌府。

金，大定二十四年始置钧州，以阳翟属之。

元，仍旧。

明，省阳翟县入焉，万历元年改禹州。

皇清因之，编户六十四里，领县一。

密县

周，本密国，亦郟国地。

汉，始置密县，属河南郡。

东汉，因之。

晋，属荥阳郡。

南北朝，刘宋、东魏俱因之。后周改属郑州。

隋，省。

唐，武德四年复置属郑州，寻改属河南郡。

宋，属河南府。

金，属郑州。

元，属钧州。

明，属禹州。

皇清因之，编户二十三里。

郑州

周，管叔鲜封于此，后为郑国。

秦，置管县属三川郡。

汉、东汉、三国魏、晋，俱省入中牟县。

南北朝，后魏为东恒农郡，东魏置广武郡，后周置荥州，寻改为郑州。

隋，开皇十六年置管州，大业初复曰郑州，治管城县。又改州为荥阳郡。

唐，武德四年于武牢置郑州。天宝初改荥阳郡。乾元初复为郑州。

宋，熙宁五年废州，以管城属开封府。元丰八年复置州，升奉宁军，治县如故。

金、元，俱为郑州。

明，以管城省入，属开封府。

皇清因之，编户三十三里，领县四。

荥阳县

周，东虢国，春秋为郑京城。

秦，置敖仓于此。

汉，始置荥阳县，属河南郡。

东汉，属河南尹。

三国魏，复属河南郡。

晋，置荥阳郡，以县属焉。

南北朝，刘宋、东魏皆因之。后魏属东恒农郡，北齐改郡曰成皋。

隋，开皇初废成皋，仍以县属荥阳郡。

唐，天授二年析置武泰县，属洛州。神龙初复省入荥阳县，属郑州荥阳郡。

宋，属奉宁军。

金、元，俱属郑州。

明，属郑州。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里。

荥泽县

周，本泽名，春秋为卫侯及翟人战于荥泽即此。

秦，三川郡，后移治于此。

汉、三国魏、晋，俱为荥阳县地。

隋，开皇四年置广武县。仁寿元年始改为荥泽县，属荥阳郡。

唐，因之。

宋，熙宁五年废为镇，入管城。元祐元年复为县。

金，属郑州。

元，属汴梁路。

明，属郑州。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里。

河阴县

秦，置平阴县，属三川郡。

汉，属河南郡。

东汉，属河南尹。

晋，始改平阴曰河阴，以在滨河山下故名，属河南尹。

南北朝，刘宋因之，东魏置河阴郡治此。

隋，省。

唐，开元初复置，属河南郡，会昌三年改属孟州。

宋，因之。

金、元，俱属郑州。

明，属仍旧。

皇清因之，编户七里。

汜水县

周，东虢国地，春秋时为郑岩邑，又名虎牢。

秦，为三川郡地。

汉，置之成皋县，属河南郡。

东汉，改县曰成泽。

三国，魏复名成皋。

晋，因之。

南北朝，刘宋、东魏俱属荥阳郡，后周改属郑州。

隋，开皇十八年始改县曰汜水，属荥阳郡。

唐，武德四年复改成皋县，贞观元年省。垂拱四年改曰唐武县，会昌三年仍为汜

水，属孟州。

宋，熙宁七年省入河阴，元丰初复置。

金、元，俱属郑州。

明，属仍旧。

皇清因之，编户一十里。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 终

顺治开封府志校注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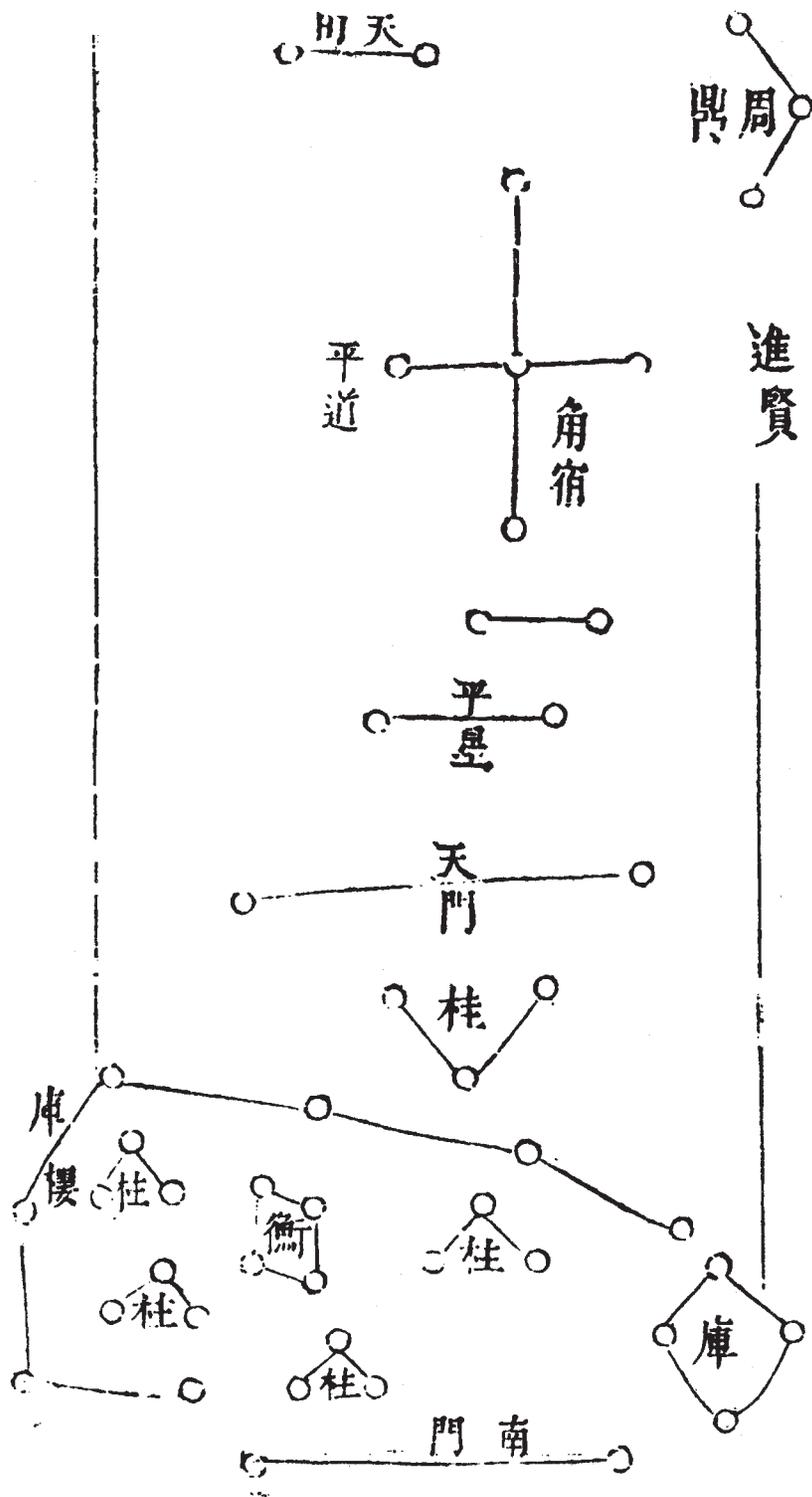
〇三九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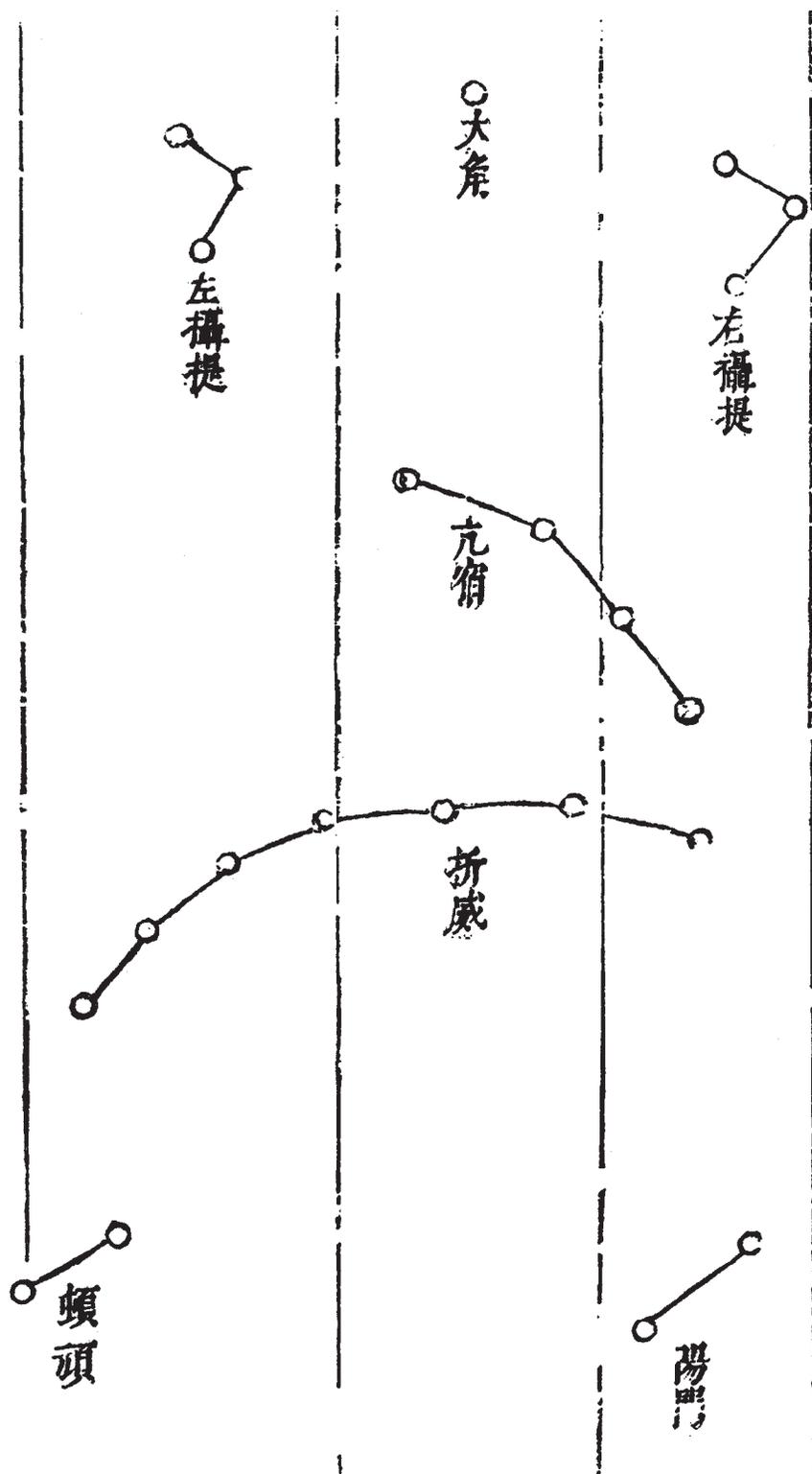
星野祥异兵变附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地以画九州，至班孟坚仰推星列，具有州国官宫之象，谓其本在地，而上应于天，天文、地理一耳。然言者代异人殊，旁稽折衷，讵无可据。用是各州县旧境图复参《禹贡》《天官》等书，量其远近，酌其分野，绘为角、亢、氐、房、心之图于左，并列错陈以备观省。噫，是图也，图其形也。若安攘修救则存乎其人矣。宋景有至德之言，三荧惑即三徙其舍，非积德之明证与。作《星野志》。

角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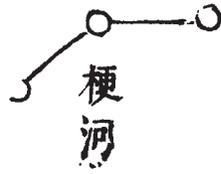
亢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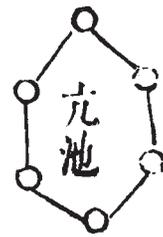
大火氏宿之圖

東

〇招提



〇天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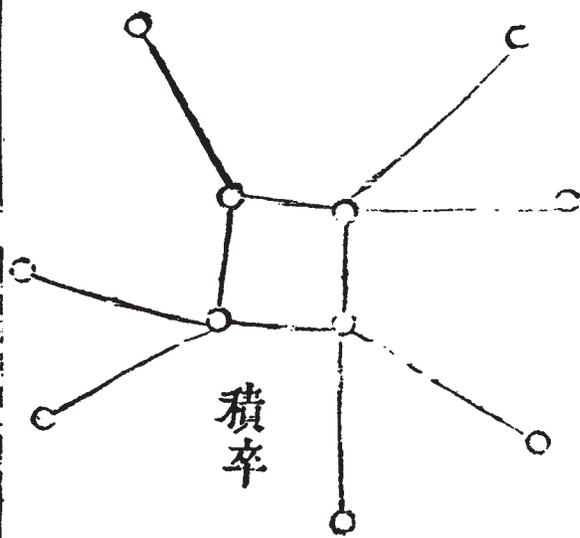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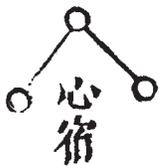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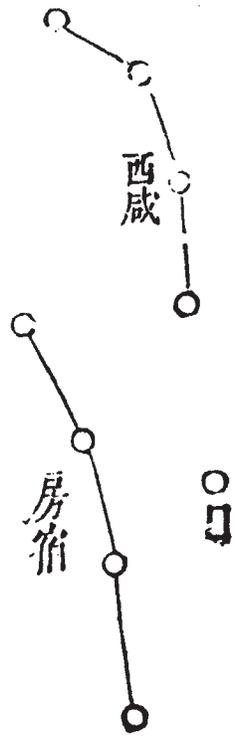
〇天輦



〇騎車將軍

車騎

房心之圖



西

大梁主星分野

房四星六度，汴梁当五度，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亦曰辅下第四星主上将、次为次将、又次为次相，上星为上相。又曰南二星为君位，北二星为夫人位。分为四表：中间为天衢之大道，曰天阙，黄道之所经也；南间曰阳环，为太阳道；北间曰阴环，为太阴道。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和平；由阴道则为水、为兵；由阳道则为旱、为丧。又曰房，为天府，主开闭蓄藏之所。亦曰天厩，主车驾，又为天驷，为王良。南星曰左骖，次左服，又次右服，次右骖。房星明则王者明，两骖大则兵起，星离则民饥，移徙则国人离散。明末壬午，汴城未乱，占验家早有言及此者。

考星垣开封系角、亢，而氐、房、心掺入焉。《天官书》曰：“角、亢、氐、房、心，东宫苍龙。”《文耀钩》曰：“东宫苍帝，其精为龙。”司马班氏咸谓：“开封属兖州。”兖州角亢，寿星之次也。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氐又为天根，入房五度入心一度。盖天象的历盘搏，犹野土吞吐，纠棼弗可执一论也。寿星一也，费氏以为起轸七度，陈氏以为起轸十二度，则辽绝远矣。惟唐僧一行本于李淳风之说为是。《天文志》曰：角亢，寿星也。初轸十度，余八十七秒十四，少中角八度，终氐二度。自成皋至雍丘、平舆至酸枣，皆豫州之分，属大火，氐初氐二度，余千四百一十九秒，太中房二度，终尾六度。又曰：初氐一度，外末尾三度。然涉寿星，当洛邑众山之东，与亳土相接为亢分。又南涉淮气连鹑尾，成周之东阳为角分。角亢于分在郑，于辰在辰；房心于分在宋，于辰在卯。在干戊己，中州河济。一曰戊魏己韩。在支卯郑己卫。

盖自昔言天道者，往往互异高辛之前，重黎、唐虞、羲和迨三代，而昆吾巫咸，递衍其说。周则有保口氏司天，以辨星土察妖祥，十二列侯七国维踵，并言二十八舍十二州斗柄之事。然言者凌杂，米盐国异，窟穴家占物怪，唯唐皋、甘石数家略为近理。盖天人之际，精相荡而类相推，一人可以参三才，一郡积而成天下，而内史以千里之墟上合星垣，为疑何也？间尝稽舆地图，并诸星家及先辈刘伯温清心类天文，而参定之。自汉兴，开封属兖州迄今矣。先是概属韩地，为角、亢、氐之分野，赵、魏、韩魏斯、赵籍、韩虔。实三分晋地。郑之分野与韩同分，故又曰：郑分氐东南，接少昊之墟，西接陈郑，尽古宋葛商亳之地。故又曰：宋公卫成公十余世为韩魏所侵，得其旁邑据为已有。故又以开封与长垣其属卫分。盖星列有常，

而輿图代变，又悉惑于诸说之纷纷也。史曰：角衡中宫，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左角李，右脚将，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其提格。亢为疏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天王布政之宫也。正意曰角星为天关，其间天门，其内天庭，黄道所经，七曜所行，南为太阳道，北为太阴道，盖天之三门。其星明则天下太平，贤人在位，不然反是。南隐曰：《元命苞》云亢为庙廷，宋均以为疏外也，庙朝也，听证之所也，其占明大则辅臣忠天下宁，不然反是。氐为露寝，亦听政之所居，占明大则臣下奉。度房心之间有客星出，及疎折皆地动之祥也。《汉·天文志》曰：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宫，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其伏见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阙食，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虫蜺，迅雷风妖，怪云变气，皆阴阳之精。动于此则见于彼，犹影之先行，响之应声，君子睹之而寤，伤身正思，虑端趋向，尽己职，康民岩，回天象于己形，转福履于旦夕者，亦自然之符也。

《东汉·天文志》注《星经》曰：镇星主嵩山，豫州本府。荧惑主霍山，扬州光州、荆州信州。又曰：玉衡第七里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丙午为汝南。

《晋·天文志》：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属豫州本府。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属扬州光州。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于辰在己，口之分野，属荆州信州。

陈卓、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星次分野：房心，宋豫州、汝南，入房二度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九江，入斗一度，光州。翼轸，楚荆州、南阳，入翼六度。信阳、江夏，入翼十二度光州亦属江夏郡。

《唐·天文志》：角亢，寿星也。初轸十度，终氐一度，自原武、管城至封丘、陈留，尽陈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阳、申息、江黄、道柏、沈蓼、房弦诸国，皆豫州之分宜，属鹑火，氐涉寿星。

明朝清类天文分野书：角亢在辰，自轸十度至氐一度属郑豫州。

按《书经》：尧仲春星昏中，明万历时则井昏中；尧仲春夏火昏中，万历时则角昏中。乃知宿日易而地有常，则房心为豫分，惟周汉以前为然，至唐以属角亢氐昭然矣。明初去今未远，故宜以刘基也野为定。

亢一度西平、遂平，二度确山，三度光山，四度息县、新蔡，五度固始、商城、光州。

《一统志》：豫州之域开封府，为祥符，为陈留，为通许，为扶沟，为鄢陵，为洧川，为太康，为尉氏，为中牟，为兰阳，为原武，为阳武，为封丘，为延津，为许州，为长葛，为郟城，为临颖，为襄城，为陈州，为西华，为商水，为项城，为沈丘。汝宁府为汝阳，为上蔡，为新蔡，为西平，为遂平，为真阳，为确山，为光州，为光山，为息县，为固始，为商城，为信阳，为罗山。南阳府为桐柏。

《河南志》：自原武、封丘，尽陈蔡汝南，逾淮源，至弋阳，故申息、江黄、道柏、沈赖、蓼房诸国，皆豫州，分属鹑火。

祥异

上古

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又得白龟于蔡水。

夏

仲康间，辰弗集于房。

周

襄王二十七年春，无水，郑饥。

景王二十二年十月，郑灾。是年龙斗于国门外洧渊。

显王四十七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

汉

惠帝五年夏，大旱；冬十月，木华枣实。

文帝十二年十二月，河决酸枣。

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生背上。

武帝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元鼎二年二月，大雪平地深五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地震。神爵元年，颍川鹞数集。建初八年，颍川有凤凰、麒麟、甘露、嘉谷之瑞。

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陨石梁国六。

哀帝建平元年九月，陈留雷，有石陨地四。

安帝元初二年，颍川、襄城临水化为血。元光三年，颍川麒麟、白鹿、白虎二见阳翟。

恒帝延熹九年夏四月，河水清。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中平元年夏，陈留、阳武等县异草生，其茎糜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鸪雀、龙蛇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

献帝建安四年六月，寒风如冬。

魏

黄初七年春正月，许昌城门崩。青龙五年五月，荧惑犯房。

晋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大水。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

愍帝大兴三年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于房。

穆帝义熙十一年五月，彗星出天市扫帝座在心房北。

南北朝

齐后主天统四年七月，孛星见于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

后周建德六年八月，郑州获九尾狐。阳武有兽三，壮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赤与黑者斗，久之黄者自旁触之，黑者死，黄赤俱入于河。大象元年，有黑龙斗汴州水侧，黑龙死；六月，阳武鲤鱼乘空而斗，良久乃落。

隋

文帝开皇十八年，河决。

炀帝大业四年，彗星扫文昌至房而灭。

唐

太宗贞观十年十一月，宛丘凤凰集。

玄宗开元元年，蝗食稼声如风雨。十四年，大水毁民庐舍，或巢或舟以居。宝应二年九月甲午，河清。

文宗太和元年，陈州、许州野蚕生桑乡民收以纍丝织绢。开成十一年九月乙未，有彗星见于房，长三尺。

昭宗大顺二年七月癸丑，夜，相国寺火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数尺，火益甚，延

及民居，三日不灭。天祐元年九月，汴人进白兔。

五代

唐长兴二年四月，汴州火。

周显德二年，汜水生紫芝数茎。广顺三年，大水。六年六月，汴京天地晦冥。

宋

太祖建隆三年，相国寺火燔舍百区。春夏大旱；十一月壬申，岁星荧惑合于房。乾德二年，地震，陈州火。三年，开封河溢。五年，地震，陈州火，许州开元观老君像自动。七年，陈州献紫芝四十九茎。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凿汴金明池，有龟出殆万余数。六年，汴京后苑产嘉谷一茎七穗。九年，汴西民献白鼠二。雍熙二年，汴京旱。三年八月，汴京大霖雨。端拱二年，汴京暴风起东北。尘沙曠日，人不相辨。三年，汴京雨土。淳化元年六月，大雨雹。二年正月丙戌，荧惑犯房第一星；春，大旱、蝗；冬，无冰。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花开。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戊寅，汴之西北有雷电。二年，汴京旱。五年，阳武野蚕成茧；六月，太康献黑兔；秋八月，龙图阁瑞木生或有文成字者，或有如北斗星，或有如蛇形者。景德元年春正月，汴京地震。大中祥符二年，有黑龟甚众，沿汴水而下。三年夏，汴京旱，竹有华；六月，尉氏蝗蝻生。四年六月，郑州索水溢。高四尺许，飘茱阳民舍四十二家。五年正月，汴京雨木冰。六年夏五月，得小龙二。真宗迎奉圣祖至谷熟，于圣母舟中幢节，上得小龙二，如茅山池中物，蓄于禁中。已而忽失一，守者求之不获。是夜闻雷声，有光如火照净阁，翌日失者复至，即遣使远送茅山池。秋九月，产芝五十本；七月戊辰，大风；十月，地震。

仁宗天圣七年六月丁未，玉清昭应宫火。明道元年秋八月，修文德殿成，壬戌夜火。宝元二年十一月，地震。庆历元年十一月甲午，汴京雨药。三年十一月，上清宫火。四年六月，大旱，蝗。六年五月甲申，汴京地震。至和元年春正月，疫。五年五月，汴京地震。

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漂坏军民庐舍牛马不可胜纪，令开西华门以泄，宫中水奔激，东殿侍班屋皆摧。四年十二月壬子，夜，睦亲宫火。

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开化坊醴泉出；自七月至十一月，地震者六。数刻不止，有声如雷，民舍摧拆，压死者甚众。三年十月，雨木冰。七年，咸平县鸛鸽食

蝗；九月壬子，汴京三司火。自巳至戌，焚屋千八十楹。九年正月，雨木冰。元丰八年五月，汴京地震。

哲宗元祐六年十二月，开封府火。绍圣元年，京畿、陈州水害稼。四年闰二月癸卯，汴京雨雹。自辰至申；七月甲子，禁中火。汴京地震。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丙申，汴京雨雹。崇宁四年正月，襄城李梨木连理。大观元年，获双首龟于黄河。人皆骇异，帝命弃于金明池。二年七月，玉芝产禁中。三年夏至，北郊有黑气，长数丈绕祭所。五年，密州芝兰弥漫山谷。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数十叶，层磊高丈余，五色咸备。禁中芭蕉连理。七年夏二月，鱼落汴京殿上；九月，掖庭大火自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凡焚五千余间。宣和元年夏，汴京茶肆龙见；五月，汴京大雨。水高十余丈。六年正月，汴京连日地震。宫殿门皆有声。有男子孕而生子。七年，有妇忽生髭髯。长六七寸，疏秀甚美，帝诏为女道士。七年，甘露降。有鸮鸣于郊宫端诚殿。

钦宗靖康元年二月丙子夜，汴京火。

高宗建炎元年，汴京大饥。绍兴初，陈州民蓄鸡忽人言。近鸡祸也，后为伪齐所据。七年五月，汴京有龙撼宣德门。灭“宣德”二字，刘豫亟命葺之。君龙象也，宣德帝居也，非豫所宜，潜龙撼灭亡之兆，是岁伪齐亡。汴京无云而雷。八年五月，太康大雷雨冰龟数十里。小大皆龟形，俱列卦爻。

孝宗淳熙六年，河决入汴。

金

天兴元年三月，汴京大疫。贞元三年六月，汴京火。金主阴，有南侵之意，乃谋迁汴，遣完颜长宁为南京留守，经略之宫室尽焚，金主怒，杖杀长宁。

元

大德元年，河决杞县蒲口。至大二年七月，河决封丘。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秋七月，河决阳武。元统二年春正月庚寅，汴梁雨血。著衣皆赤。至正三年秋七月，大水。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皆成花草，如彩画三日方解。十七年，汴京居民每夜二更闻文庙后蔡河湾水底牛鸣。至四更方息。二十一年，黄河清凡七日。

明

洪武二年正月丙深夜，太阴犯房，荧惑入斗。五年六月，蝗。八年正月，

河决开封城。九年正月庚午夜，太阴犯房宿。二十年，河溢。冲汴，由安远门入，淹没官私廨宇甚众。

永乐二年八月，钧州神后山产驹虞。周王获献于朝。十六年十月，扶沟产灵芝三茎。

宣德七年，郑州有妇一乳三子。诏给粟帛。

天顺五年，黄河溢。决开封府城，由安远门入，淹没官廨民庐甚众，上命工部侍郎薛远塞之。七年八月，延津产嘉谷。一茎二穗，二十余亩。

成化九年，通许桃李冬花。十四年，河决汴。二十年，大饥。

弘治六年正月，大星陨，光芒烛地。其年冬大雪深丈余。十一年，斗粟十钱。十二年，白豕见。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雷电网雪。十年，洧川秀麦生。二岐者百余本。十三年五月，秀麦生。有二岐、三岐至五岐者百余本。十七年春，大饥。三十二年春，大饥。

隆庆二年秋七月，大雨三日。汴城中用水车撤水出城。

万历十六年，大疫。道殍相接。十八年庚寅，大风，霾。自西北来，昼晦如夜。二十三年，开封府学文庙火。四十四年六月，蝗。食谷黍殆尽，生蝻甚多，官以谷易之，捕者堆积如山，是岁民有菜色。

崇祯八年，黄河冰结如石。十三年庚辰，大旱，大蝗。秋禾尽伤，草皆枯死，人相食，饿死者过半，逃亡者无算。是冬土贼蜂起，闯贼开河南府围汴。

国朝

十一年秋，省城北门外大风雨。车辆石碓等随风飘起，离庄四五里。十三年三月初五日，黑风自西北至，昼如夜。十六年正月，大雨雪。府学冰结花有鸟兽草木状。新郑生白鹊。十七年四月，新郑又生白鹊二雏。

兵变

战国

秦决河灌大梁，三月梁亡。

宋

徽钦时，金斡里不粘罕两次围汴。后宋用郭京天兵计，开东门战，京遁，

门遂不守，城陷，徽钦二帝及后妃王孙俱掳北去。

金

末，元攻汴用人油炮，声可震天。元兵稍退，金主南遁，崔立降元，妃后亦被元掳去。

明

崇祯九年正月，流贼自东北来，经朱仙镇，杀戮甚惨。十年八月，流寇至城东沙坞冈，将官李春桂战死。十四年春，流寇攻汴七日解去。冬，流寇围汴，百道攻城，城中死守，杀伤相积，二十余日解去。十五年五月，流寇百万围汴，几六月。城中粮尽，复乏外援，饿死者枕藉，人相食。后贼决河灌城，水由安远门入，平地三丈余，官舍民居一空，淹死者百万，家千百中间存一二。

陈留，崇祯十四年冬，流寇陷城杀戮无算。

杞县，崇祯八年正月，流寇围城，知县申佳印御之，居民被杀甚多。十五年四月，流寇至杞，官民先遁去，草寇趁机入城，焚掠一空。

通许，崇祯十四年冬，流寇陷城。

太康，崇祯十五年春，流寇围城，城中死守，攻二日城陷，杀戮官民残苦异常，几无孑遗。

尉氏，崇祯十四年冬，流寇陷城，杀戮焚毁殆尽。

洧川，正德七年，河北盗赵燧等寇，围洧城不克，掠其乡落而去，焚杀过半。崇祯十四年冬，闯寇陷城，杀戮焚毁一空。

鄢陵，崇祯十四年，闯寇陷城。

扶沟，正德七年，霸州寇赵疯子、齐彦名等劫掠自南，号称十万。沈丘、西华俱残破，薄扶城攻围三日。夜时县令王廷华预修城，整设机械，至期百方守御，赖以保全。嘉靖三十二年，柘城寇师尚诏谋逆，夜袭归德，屠鹿邑、太康，以牛酒犒师求免。薄扶沟众五千余，蠹气甚恶，邑令股栗欲亡去，何孝廉岑强挽之，为画策捍御设伏，歼二贼首，贼宵遁，邑得保全。崇祯十四年辛巳春，土贼徐完盘踞西北乡，志图城邑，谋泄遂烧南关，副将李建功剿平之。冬十月十一日夜，千斤贼刘胤袭邑，城破之。腊月闯贼连陷郡邑，盘踞鄢陵，发一旅薄扶城，同知杨琛署篆于士民，期以死守，贼蜂拥甚锐，孤城莫援遂陷，越三日贼乃去。

中牟，崇祯十五年春，流寇陷城。

阳武，崇祯十三年九月，土贼张叛子等聚众肆掠于县之南，围城七日夜，总兵陈永

福破贼解围。

原武，崇祯十七年八月，土贼冯娄二姓诸大寇内外迎合，破城抢掠一空。

封丘，崇祯十三年冬，小袁营贼围城两次，焚毁东南二关。

兰阳，崇祯十四年冬，流寇破城。

仪封，崇祯十四年，流寇破城，绅士百姓皆渡河逃。

新郑，崇祯十四年，流寇破城。

陈州，崇祯十五年春，流寇围城，苦攻三日城陷，杀戮惨苦，几无噍类。

西华，正德七年，刘七、赵疯子流入中原，寇西华城陷。嘉靖三十二年，柘城贼师尚诏掠西华，杀掳男妇无算。崇祯十五年，流寇攻西华一昼夜城陷。冬，捕役金高据北柳城，杀人如麻。

商水，正德六年，刘六、刘七攻打商水城陷。崇祯十四年冬，流寇攻商水三昼夜城陷，杀死男女数万，尸骸枕藉。

项城，崇祯十四年春，流寇千余乘夜逾城，知县率众擒杀，贼遁城全；九月，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

许州，崇祯十一年冬，左良玉招收降逆混十万等，鼓噪城内，举火杀人，仓库尽劫。十四年冬，闯贼攻城，数日城陷，老稚无存，屠杀极惨。十六年，土贼破城，杀戮更甚流寇。

临颍，崇祯七年，舞阳土贼杨四拥众万余掠县，知县率众御之，贼乃退。十四年冬，左兵破城，屠戮男女十万余。

襄城，崇祯十四年冬，闯贼寇襄城，城陷。十五年春，闯贼围督师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

鄆城，嘉靖三十二年，官军败师尚诏贼于白陵岗。崇祯十三年夏，刘洪起，号刘口子，纠杨四余党作乱。十四年，左帅兵马入城搜掠。十五年春正月，闯贼破城。

长葛，正德九年，齐彦名为乱，将及长葛，县丞王廷玺祷于武安王庙，贼至见赤面长髯人巡城，惧而退去。崇祯十四年冬，流寇陷城。

禹州，崇祯十四年，闯贼寇城，良民被杀以万数。十六年，土贼武口入城，杀人为粮，折屋充薪，凡宴会脍炙，无不以人为之烹割，一如猪羊肉式，城中白骨成堵，为亘古未有之变。

密县，崇祯十四年，闯寇攻密，城陷。

郑州，崇祯十五年，流寇破城。

荥阳，崇祯十五年夏，闯贼破城。十七年，闯贼入境，遍攻村寨，城社荡然，土寇蜂起，士民仅存千百之一。

荥泽，崇祯九年秋，流寇焚杀境内。十五年夏，闯贼破城，官民避居河北。十七

年，土兵立营，彼此拥劫，人不聊生。

河阴，崇祯十五年，流寇破城。

汜水，崇祯八年，流寇破汜。十六年，流寇破摩天寨。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 终

卷之四

疆域形势附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天下土地之图，以周知广轮之数。而职之氏又有耑司焉。开封在《禹贡》兗、豫之域，古称东京，五代及宋咸定鼎于兹，而金亦迁都其地。东连亳都，西抵河洛，南接天中，北通朝歌。延袤数百里，历历如丹。而浊河横贯其中，滔滔汨汨，一息千里，何殊天堑。魏武侯所谓“美哉山河之固”，良不诬矣。然而，岩险难恃，保障维人，《书》曰：“申画疆圻，慎固封守。”此非司锁钥者之责乎。作《疆域志》。

开封府

东一百三十五里至归德府之睢州界，西三百六十里至河南府之巩县界，南四百八十里至汝宁府之上蔡县界，北一百三十里至卫辉府之汲县界。由府治北一千五百八十里，达于京师。东西广四百九十五里，南北袤六百一十里。

祥符附邑也。

东至陈留县界三十五里，西至中牟县界三十五里，南至尉氏县界六十五里，北至封丘县界四十里。府东五十里为〔陈留〕^[1]。

陈留，东至杞县界三十里，西至祥符县界十五里，南至通许县界四十里，北至兰阳县界三十里。东一百里为〔杞县〕。

杞县，东至睢州界三十里，西至陈留县界三十里，南至太康县界七十里，北至兰阳县界五十里。东南九十里为〔通许〕。

通许，东至杞县界三十里，西至尉氏县界三十里，南至扶沟县界四十里，北至陈留县界二十里。东南二百一十里为〔太康〕。

太康，东至柘城县界四十五里，西至扶沟县界六十五里，南至陈州界五十里，北至杞县界四十五里。府南二百为〔扶沟〕。

[1] 原文承后省，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今为补之。以下同。

扶沟，东至太康县界三十五里，西至鄢陵县界二十五里，南至西华县界四十里，北至通许县界五十里。南一百六十里为〔鄢陵〕。

鄢陵，东至扶沟县界一十里，西至许州界三十五里，南至西华县界八十里，北至尉氏县界三十里。南九十里为〔尉氏〕。

尉氏，东至通许县界二十五里，西至中牟县界五十里，南至洧川县界二十里，北至祥符县界三十里。南一百五十里为〔洧川〕。

洧川，东至尉氏县界三十里，西至新郑县界二十里，南至许州界二十里，北至中牟县界六十里。府西七十里为〔中牟〕。

中牟，东至祥符县界三十里，西至郑州界三十五里，南至洧川县界六十里，北至阳武县界五十里。西南九十里为〔阳武〕。

阳武，东至封丘县界三十里，西至原武县界二十里，南至中牟县界三十里，北至新乡县界三十里。西北一百二十里为〔原武〕。

原武，东至阳武县界二十里，西至武陟县界二十里，南至郑州界二十里，北至新郑县界三十里。西北九十里为〔延津〕。

延津，东至封丘县界五十里，西至新乡县界三十五里，南至阳武县界五里，北至胙城县界三十里。府北五十里为〔封丘〕。

封丘，东至兰阳县界四十五里，西至延津县界三十五里，南至祥符县界三十里，北至直隶滑县界三十里。东北九十里为〔兰阳〕。

兰阳，东至仪封县界十五里，西至陈留县界二十里，南至杞县界六十里，北至直隶长垣县界五十里。东北一百二十里为〔仪封〕。

仪封，东至考城县界三十五里，西至兰阳县界一十五里，南至杞县界一十里，北至直隶长垣县界三十里。西北一百五十里为〔新郑〕。

新郑，东至洧川县界四十里，西至密县界四十里，南至禹州界三十里，北指郑州界五十里。府东南三百里为〔陈州〕。

陈州，东至鹿邑县界五十里，西至西华县界六十里，南至项城县界六十里，北至太康县界四十里。州之东南九十里为〔项城〕。

项城，东至江南太和县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商水县界七十里。南至新蔡县界八十里，北至鹿邑县界一百里。西九十里为〔商水〕。

商水，东至陈州界二十里，西至鄆城县界八十里，南至上蔡县界三十里，北至西华县界四十里。西北九十里为〔西华〕。

西华，东至陈州界三十里，西至临颍县界一百里，南至商水县界三十里，北至扶沟县界三十里。西南一百一十里为〔沈丘〕。

沈丘，东至江南太和县界五十里，西至项城县界四十里，南至颍州界一十八里，北至陈州界五十里。府西南二百二十里为〔许州〕。

许州，东至鄢陵县界五十五里，西至禹州界四十五里，南至舞阳县界九十里，北至洧川县界三十五里。州之南六十里为〔临颍〕。

临颍，东至西华县界三十五里，西至襄城县界四十五里，南至鄢城县界二十五里，北至许州界三十里。南一百二十里为〔鄢城〕。

鄢城，东至商水县界四十五里，西至襄城县界五十里，南至西平县界三十五里，北至临颍县界三十五里。西南九十里为〔襄城〕。

襄城，东至鄢城县界四十五里，西至郟县界二十五里，南至叶县界二十五里，北至禹州界四十里。北五十里为〔长葛〕。

长葛，东至洧川县界二十里，西至禹州界四十里，南至许州界二十里，北至新郑县界二十里。府西南二百八十里为〔禹州〕。

禹州，东至许州界三十里，西至登封县界六十里，南至襄城县界四十里，北至新郑县界四十五里。州之西北一百二十里为〔密县〕。

密县，东至新郑县界四十里，西至登封县界四十里，南至郟县界八十里，北至荥阳县界三十里。府西一百四十里为〔郑州〕。

郑州，东至中牟县界三十五里，西至荥阳县界一十八里，南至新郑县界三十五里，北至荥泽县界三十五里。州之西八十里为〔荥阳〕。

荥阳，东至郑州界五十里，西至汜水县界一十里，南至密县界五十里，北至河阴县界二十五里。北四十里为〔荥泽〕。

荥泽，东至原武县界一十五里，西至河阴县界二十里，南至郑州界五里，北至武陟县界三十里。至北五十里为〔河阴〕。

河阴，东至荥阳县界一十五里，西至汜水县界二十里，南至荥阳县界五里，北至武陟县界一十五里。西一百一十里为〔汜水〕。

汜水，东至荥阳限界三十里，西至巩县界一十五里，南至登封县界五十里。北至温县界一十五里。

形势

开封府

天下要冲，酈生说：汉高祖云陈留天下要冲。水陆都会，《唐·李勉传》：汴州水陆一都会。冈阜缭转，龙盘虎伏，李清臣《都汴记》。分疆十同，提封万井，宋周邦

彦《汴都赋》。处四达之会，《宋史》。八方所辏，为天下枢，张洎封事。

祥符县附郭

陈留县，东临睢水，西控平丘。

杞县，南萦铁里之河，西倚高阳之址。

通许县，冈势盘旋，河流控带。

太康县，东阻长白，西据华阳。

尉氏县，康沟南绕，营盘西踞。

洧川县，东控蓬池，西据大隗。

鄢陵县，南襟溟水，北拥彪冈。

扶沟县，前恃两岐之阜，后萦双洎之流。

中牟县，宝峰镇其南，金线绕其北。

阳武县，黄河萦流，鸿沟控阻。

原武县，黑洋盘礴，黄河汇流。

封丘县，黑山亘其北，黄河经其南；左引东昏之墟，右扼博浪之阜。

延津县，南襟大河，北负卫水；大梁之咽喉，中州之要地。

兰阳县，北依澶匡金堤之固，南控陈杞阳夏之区。

仪封县，贾河之故迹限其北，商丘之扼要襟其南。

新郑县，西连大隗，北引颍波。

陈州，铭山独耸，颍汝交流。

商水县，东踞顿山，西环谷水。

西华县，远挹莲陂之秀，近接颍水之流。

项城县，走马沟环抱于北，输羊港经流于南。

沈丘县，前临汝水，后枕平夷。

许州，颍河环其右，溟水经其左。

临颖县，研冈北踞，渚水西萦。

襄城县，令武紫云列于西南，汝、颍、浍渚经于东北。

郾城县，东恃召陵，西环襄水。

长葛县，陁山接马陵之峻，洎水出鸡坞之原。

禹州，少嵩连其西，颍水绕其北。

密县，倚青屏石楼之山，环玉寨石梁之水。

郑州，西临京水，南列梅山。

荥阳县，群峰对峙，诸水交萦。

荥泽县，西通汴水，东控姚堤。

河阴县，黄河天堑经其北，覆釜地险拥其南。

汜水县，东望塔山，西通崤函。

疆域形势其可恃乎？曰：何不可恃也。其不可尽恃乎？曰：何可尽恃也。昔宋艺祖尝言：无事都汴，有事须都洛阳。而汉娄敬又言：洛阳非用武地，宜都关中，汉信都关中矣。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其能一世二世至万世哉？呜呼，秦川自古帝王都，壮之软抑悲之也。有识者可以深长思矣。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四 终

卷之五

山川 关津桥梁 风俗附

古言表里河山非谓险可恃也。大梁当兗豫之区，其地平坦旷衍，而西则千峰竞秀，难更仆数矣。至水则所在多，有黄河复襟带于北，诚泱泱乎大风也哉。若夫设关隘通道路，王政所先，又乌可以无纪。作《山川志》。

夷山，在府城安远门内，亦名夷门山。乃侯嬴监守之处。唐胡鲁诗：“六龙冉冉骤朝昏，魏国贤才杳不存，惟有侯嬴在时月，夜来犹自照夷门。”

长白山，在太康县东北一里。

五凤山，在尉氏县南，圣井之北。

牛脾山，在洧川县西南十里，即郑庄公筑隧见母之处。

土山，在中牟县南三十里。

牟山，在中牟县北五里。上建牟山庙，县之得名以此。

黑洋山，在原武县北二十里。连原武县界，黄河经其下。

黑山，在封丘县北三里，即曹操断袁术粮道处。

酸枣山，在延津县西南十五里。

白云山，在兰阳县西十五里。土山无石，每旦有云气上腾，故名。山下有张良洞，洞幽且长，莫知所抵，世传为子房辟谷处也。

张城山，在白云山东南，周围三里。

具茨山，在新郑县西南四十里，一名大隗山，《山海经》谓之大隗山。又《水经注》：皇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黄盖童子，即是山也。溟水出其阿而流为陂，俗谓之玉女池。今其山有轩辕避暑洞，又其巔有风谷，下有白龙湫，每遇旱致祷辄应。明阮汉闻诗：“兹山盘郑郊，络绎连嵩门。西南开黛色，暖暖迎朝暾。幽岩隐洞壑，阳嶂资陵园。宜濛翠微表，洒落灩泉喷。云端攒秀岬，林际窥仙源。上古有真人，身晦道弥尊。肇来轩后驾，虚心求至言。鼎成御飞龙，遭回升阆崑。往蝶信可稽，遗虚无复存。惟有桑榆日，向夕照秋原。”

陘山，在新郑县西南三十里，与具茨山并峙。《史记》“魏襄王六年败楚师于陘山”，即此。山上有郑祭仲冢，冢西有子产墓，累石为方坟，坟东有庙，并东北向郑城。杜

元凯谓不忘本故也。庙旧有一枯柏，其尘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列秀青青，望之可爱。

自然山，在新郑县西二十五里，下有轩辕饮马泉。

抱犊山，在新郑县北三十里。上有驻节台，相传宋陈尧佐所筑也。

西铭山，在陈州西北五里。

宜山，在西华县南三十里。

顿山，在项城县北五十里，即古顿子城。

首山，在襄城县南五里，古传皇帝炼药处。史称天下名山有八，首山其一也。明贾咏诗：“路出名邦渺树烟，首山横带马蹄前。身经七圣皆迷地，圣入诸峰众妙天。静里高寒真可爱，故人凋谢不堪怜。等闲又负登临兴，笑指云林一粲然。”云间记南阳诗：“晓骑冲寒发，漳河入望来。晨光开浩渺，微月隐楼台。水落鸕鷀近，秋深木叶催。绮罗如在目，回首不胜哀。”

令武山，在襄城县西南五里，令武将军祠在焉。

紫云山，在襄城县西。明马文升诗：“崒嵒孤峰上插空，宛然削出玉芙蓉。四时云气春偏盛，酿作甘霖济岁丰。”

龟山，在襄城县西南十五里。上有二井，遇旱祷雨辄应。

高阳山，在襄城县西南，姜店北。

仙翁山，在襄城县西南十八里，即葛仙翁成道之处。

禹山，在禹州北门外，颍水之南。下有禹庙，今废。

三峰山，在禹州西南二十里。副使沈荃诗：“秋色三峰丽，扬鞭指翠屏。晴峦迷近远，锦树杂丹青。笳吹林间发，霜砧野外听。凭高聊放眼，仿佛对山灵。谡谡山风起，萧萧木叶干。词人挥玉椀，侯骑簇金鞍。谷暝疎钟动，天空过雁寒。高吟犹未倦，微月上林端。”

荆山，在禹州西北五十里。《洛阳记》：齐武帝采玉于此。

三磴山，在禹州西五十里。其山高低若三磴，上下俱有龙潭。

神后山，即大溜山，在禹州西六十里。

大礮山，在禹州北二十里。

殿山，在禹州西北六十里。

黄山，在禹州东四十里。

马鞍山，在禹州东北六十里。

栢尖山，在禹州西北六十里。

大龟山，在禹州西北五十里。

太白山，在禹州东北四十里。

太仙山，在禹州西北五十里，轩辕修炼于此。

玲珑山，一名鞞山，在禹州西六十里。石有孔如口凿然。

孝山，在禹州东北五十里。下有黄香墓，故以孝名。

凤翅山，在禹州西三十里。

大龙山，在禹州西北六十里，有刘智远墓。

六盘山，在禹州北十里。

乾鸣山，在禹州西六十里。

雪山，在禹州西北六十五里。

杏山，在禹州北二十里。

书堂山，在禹州西北四十八里，石门寺南。

明山，在禹州北五十里，有周定王墓。

夹龙山，在禹州西四十里。

石楼山，在密县东北十三里。其山高峻重叠，状若楼然。

青屏山，在密县北八里。

开阳山，在密县西北二十里，冬雪降即消。

承云山，在密县东北十八里。山巅有石穴，天将雨则云雾先出。

龙岩山，在密县西北二十五里。起伏连延，其势如龙。

火门山，在密县南三十里。有洞豁然向离，故名。

横山，有二，一大一小，俱在密县西三十余里，东西相对。

凤凰山，在密县西四十里。世传此山尝有凤凰集其上，故名。

香峪山，在密县西北五十里。其山多产药卉，故号曰“香峪”。

大方山，在密县西北五十里。

兰岩山，在密县西北，接汜水县西南境。《唐诗鼓吹》注：昔有密人兰公夫妇死于此，化为双鹤飞去。至今岩下有石成对，形如双鹤。

云珑山，在密县北三十里，一名侵云山。

梅山，在郑州西南三十里，春秋楚蒍子冯率师侵费滑还师即此。

嵩渚山，在荥阳县东南二十五里，一名小陞山。其西又有万山。

灵源山，在荥阳县西。其山生灵芝、石菌、石髓、紫菊，往往人闻山上有长啸之声。

大周山，在荥阳县南三十五里。

三皇山、广武山，俱在河阳县北十二里。二山相连，其上有东、西广武二城，即楚汉屯兵相拒处。其麓东跨荥泽，南跨汜水，连亘五十里。其傍有小山名金山。宋刘景文诗：“楚汉兵相接，乾坤昼亦冥。虎争千里震，龙战四郊腥。故垒从谁问，严祠自昔灵。”

北风吹败木，落叶任飘零。”副使沈荃诗：“晴秋振履层峰上，壁垒风云万里开。山合崑函挣北向，河连汾沁却东来。寒沙白碛埋遗镞，衰草青磷长废台。帝业伯图俱泯没，阮公千载有余哀。”

敖山，在河阴县西二十里。秦时敖氏筑仓于上，因以名山。汉酈食其劝高祖据敖仓之粟，又因敖山筑甬道，下汴水即此。知县范为宪诗：“穿林短笛策归牛，西望夕阳在涧幽。野老有怀思炙背，渔翁罢钓欲回舟。苍烟灭没青山色，曲磴迷离古洞头。极目平郊移咫尺，黄河秋水更东流。”

九曲山，在汜水县西二里。其山自下而上有干沟相间，顶上有吕布城。

三山，在汜水县南，山有三峰。

伏龟山，在汜水县西北二里。冈脊穹然如龟，故名。

方山，有二：一在禹州西六十里，其势方平；一在汜水县南四十里，汜水出焉。

紫金山，在汜水县南五十里。西与白玉岭相对，上有伏羲庙、女娲祠。宋程颢诗：“仙掌远相招，紫纒度石桥。暝云生涧底，寒雨下山腰。树色千层乱，天形一罅遥。吏纷难久驻，回首羨渔樵。”

塔山，在汜水县东南。其山峩峩如浮图，雪霁则灿烂若玉柱然。

望牛冈，在府城西南十三里。

凤城冈，在府城西南十里许，世传金章宗时有凤集于此。

潘冈，在陈留县东北四十里。宋潘美尝居此，因名。

鸞鸞冈，在通许县东南四十五里，昔传有彩色鸟集于上。

三亭冈，在尉氏县南三十七里。昔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夜与范雎言“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即此冈之南也。

赤坂冈，在洧川县东南二十里。蟠据三百余步，势亦峻突，其土赤色如赭，每日出远望隐隐有光。

彭祖冈，在鄢陵县北，世传彭祖葬此。

三晋冈，在扶沟县西北，春秋时三晋大夫帅师于此。

雕陵冈，在扶沟县北，有郑庄公祠。弘治间，得志石云：“前有雕陵嵒嶼，后背大川烟霞。”

马陵冈，在中牟县西南。绵亘五十余里，有孙子、庞涓庙存焉。唐胡曾诗：“坠叶萧萧九月天，驱兵独过马陵前。路傍古木虫书字，记得将军破敌年。”

淳于冈，在封丘县东十八里。

黄陵冈，在仪封县北五十里，接山东曹县界。三国魏武立虚冢于此。

召陵冈，在鄢陵县东三十五里，傍有召陵城。

伯牛冈，在汜水县东北三十里，上有伯牛庙。

灵岩洞，在密县东四十里。相传黄帝访风后于此，得八阵图，拜风后为将。

织锦洞，在密县西北五十里，相传神女织锦于此。

牛口峪，在河阴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唐太宗擒窦建德之处。唐张说诗：“夏氏阶隋乱，自言河朔雄。王师进谷水，兵气临山东。前扫成皋阵，却下洛阳宫。义合帝图起，威加大字同。轩台百年外，虞典一巡中。战罢思王业，倚马赋神功。”

黄河，在府城西北十五里，详见河防志。明薛瑄赋：“吾观黄河之浑浑兮，乃元气之萃蒸。浚洪源千西极兮，注天派于沧瀛。贯后土之庞博兮，沓玄沟之晶明。过积石而左转兮，龙门呀而峻倾。薄大华而东骛兮，撼底柱之峥嵘。入大陆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经两海而纪众流兮，擅净沉之濯灵。览颓波而怀明德兮，又何莫非蚩氏之所经营。登昆仑而俯视兮，固仿佛其初迹。驭高风而骋望兮，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浊兮，始清澈而湜湜。羌澹滟而徐趋兮，势沄沄而自得。触险石以阨暴兮，诧雷轰而毂击。天宇扩其沆漭兮，渺上下之玄黄。雾雨霏霏而滃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风荡拂而涣散兮，天机组织其文章。颓森浩而汹涌兮，百怪垂涎而簸扬。腥云浊浪以荡汨兮，恍惚颠倒乎舟航。灵曜升而赫昭兮，乘正色于中央。望舒在御而下临兮，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冻释。山泽沮洳以上气兮，增混濔之洋溢。鱼龙乘涛以变化兮，杳莫测其所极。祝融载节以南届兮，雷雨奋达以霏霏。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来会。木轮困而漂拔兮，蔽云日而淘汰。狂澜汹而啮岸兮，块土焉塞夫冲溃。霜戒严而木脱兮，少昊执矩以司秋。洲渚缅邈而石出兮，始杀湍而安流。霰雪纷其四集兮，颞頞乘坎以奋神。大块噫气而历軋兮，流澌下而龙鳞。层水横绝而山委兮，河伯驱石以梁津。羌险夷而明晦兮，变朝暮与四时。飈风起而冲目兮，滢怪骇其难推。睹圆方之一气兮，恒来往而密移。昔尼父之欢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顾川流之有本兮，与终古以为期。启龙图而玩六一兮，悟主宰之所为。喟余心之未纯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词言以自明兮，庶昼夜之靡亏。”

唐罗隐诗：“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宋欧阳修诗：“河水激箭险，谁言一苇游。坚冰驰马渡，伏浪卷沙流。树落新摧岸，湍惊忽改洲。凿龙时退鲤，涨潦不分牛。万里通槎汉，千帆下漕舟。怨歌令罢筑，故道失难求。滩急风逾响，川寒雾不收。讵能穷禹迹，空欲问张侯。”

邵雍诗：“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明高启诗：“黄河水西来，一折一千里。四折东流归渤海，浑涛浊浪深无底。旧传一清三千年，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之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圣人在上圣复生，千龄万代常太平。”

何景明诗：“夙征肇延津，明晨临大河。洪源下积石，抵柱屹嵯峨。渺渺梁宋区，污漫纵经过。自非陵与岸，于安障其波。扬帆赴中流，四顾莽无涯。崇云徂广泽，迅风夕吹沙。积阴不可测，鱼龙偃相加。前无千尺梁，一苇胡足夸。人生寡恒居，奚异波上槎。岂

无舟楫志，漂泊当奈何。”

副使沈荃诗：“长空雁影度寒波，淮海青山八望多。挂席乘流天际去，西风落日渡黄河。”

员外王铨诗：“奔走缘何事，汤汤万古流。西从天柱落，东至海门收。高下争原野，浮沉控帝州。偶观逝者意，叹汝几时休。”

云间盛朝组诗：“极目三门险，愁闻《瓠子歌》。洪飏霾日月，浊浪鼓鼉鼉。浸水青山小，凌空白马多。自憐为客久，漂泊任风波。”

登封傅而师诗：“德水吹名象，黄流积混元。视侯淮让贵，元吉海称尊。纳纳兼天永，冥冥挟地奔。权舆倾月窟，头角破龙门。风雨百灵出，云雷两岸屯。高低春日月，南北割乾坤。聚族蛟虺孕，蟠泥星斗翻。转涡疑有轴，动静岂无根。文德龟书涌，神功橇楫存。大江来远使，博望讨真源。顷者皇图漏，歛将陆野吞。桃花姿簸荡，瓠子没朝昏。不有鱼乘舸，徒闻竹下园。任公应罢钓，苍水竟无言。贱子沾河润，还山即主恩。常驱上坟犊，未化北溟鲲。临壑劳慙虑，民鱼结梦魂。生平羞燕雀，今欲察鸡豚。帆远浑衔树，沙明略辨村。临渊聊鼓枻，宗慙志难论。”

汴河，自荜阳达府城西至中牟县。唐李益诗：“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宋黄庶诗：“汴都莪莪在平地，宋恃其德为金汤。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孙生怠荒。万艘北来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甲兵百万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人心爱惜此流水，不啻布帛与稻粱。汉唐关中数百年，木牛可以腐太仓。舟楫利今百千古，奈何益见府库疮。天心正欲医造化，人间岂无针石良。穴窟但去钱谷蠹，此水何必求桑羊。”唐皮日休铭：“夫垂后以德者，当时逸而后时美；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后时逸于己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当时劳于己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劳不可去。故其利害生于贤愚之主，自古然耶。则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日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普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国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献纤诚，是为汴河铭：惟河淤淤，循禹之轨。厥有暴隋，凿通淮泗。昼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贯地。龙舟未故，江都已弑。陈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则害，在唐则利。呜呼圣王，守此而已。”

伯俞河，在府城西三十里，韩孝子伯俞居此。

巴河，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东入宁陵县界。明杨一清诗：“一带巴河纵复斜，孤帆疑是泛星槎。东吴万里云涛外，过尽春山直到家。”

铁里河，在杞县西南三十五里。

清河，在太康县南。

双泊河，在洧川县南，即溱洧二水合流处。明杜孟乾碑记：乾尝履郑之遗墟，顾瞻溱洧，浩然兴叹曰：“代易时移，二水攸同。名双泊者，尚无恙乎？”粤之明兴，双泊由孟

亭逶迤而南，东入于小黄河，鲜及汜滥。乃正德壬申，地道弗贞，于下变盈流谦，自洧川粟家口决，而孟亭之故道湮淤矣。于是，南绪既滞，汇于鄢，溢于我扶之里村、曹台，若晋冈、龙窝坡漫衍支离，一望无际，禾黍之场鱼鳖矣，民用阻饥。越十五年，是为嘉靖丁亥，鄢扶之父老，始相率诣阙门陈状，而扶父老又相率诣抚院陈之。爰有今河，大抵就坡之最洼者，导之入扶，由老鹤嘴稍北经东晋冈转折南下，东逾古城达于史家湖。而董斯役者，典史陈君谿也。讫于庚寅底定，民乃粒食，无何，古城东复淹淤，自古城反折而北，东入于河。夏秋之交，霖潦暴集，下逆上遏，奔溃四出，而向之为患益甚焉。呜呼，到今垂三十年余，中间来仕者，非无才贤英隽之士，率以琐细未遑，或委之兵饷疫疠簿书，而漫不加之意者又屡屡也。嘉靖己未冬，林公来尹我扶，下车首询民瘼之重且大者，金曰：“瘼莫大于水，水莫大于逆行，能易之者，惠莫加焉。”公辄欲奋举，明年会巨寇，又明年辛酉，乃力请于上者三，始获命焉。欣然集扶之士若民，谕之曰：“是役也，其所关上下者不细，能用吾命者乃克举。”金曰：“罔不惟命允若。”曰：“民之瘠肥不一，惟罔优复乃克举。”金曰：“俞。”乃谳日率士民躬诣水次，沿故渠上下者久之曰：“引而南固也。”厥工大且难，岁聿暮矣。盖东之之易庸力乎。遂相度绵延千三百步有奇，阔三十步，深十之二，计亩输徒，徒二千，丁里分督，总各遴其尤，什伍相比，大小相维，役事方殷。颂者谓三才协吉云者。盖时维仲冬，风日恒燥，使雪霰交零，坚冰裂地，子来之民，将安所施，是谓得天。故渠沃壤，因卑就湿，使崇冈大阜，凸凹蹇嶮，畚鍤如云，将奚措之，是谓得地。朝令夕集，不戒以孚，使豪者贿蠲，猾者潜匿，时盈时缩，追呼者罢矣，是谓得人。我公且布恩昭义，惩惰奖勤，时时出督省之，甫匝月而告成。沛然东逝，襟带环绕，足以御患蓄固风气，壮一邑之伟观矣。金议伐石为碑，树之双泊之浒以纪其绩。杜子曰：“嗟夫，扶非汴南之剧邑哉。莅兹土者往往莺迁凤举，非无才贤英隽如公也。而竟弗屑于斯役者，所识之不同耳。使公复委之兵饷疫疠簿书因循如故也，民何赖焉？”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我公导逆为顺，易危为安，非禹之徒与？公讳明卿号三湘，荆州府籍浮梁人。副使沈荃诗：“双泊澄波静，秋清月复明。乘槎应有客，不待海潮生。”

马蹄河，在兰阳县北五里，一名清河。明杨一清诗：“春浓官柳飏东风，隔岸歌声欵乃中。欲向沧浪同濯足，谁清谁浊问溪翁。”

穀河，源出商水县西召陵冈，流经项城县入淮。

清流河，源出许州东秋湖，流经鄢陵、西华二县界入淮。

石梁河，源出密县山谷中，流至朝华寺前，汇为黑白二龙潭，其深莫测。东流经临颖县北境，合蔡河达于淮，又名五汲河。

乾勒河，又名土卢河，在襄城县北二十里。

玛瑙河，源出襄城县东朱胡潭，流经临颖、郾城入乾勒河。

洄曲河，在郾城县东南三十里。盖澧河自县东漯湾渡北流合沙河，其东南流者，又名洄曲。唐吴元济屯兵之所。史谓“蔡之精兵皆在洄曲，李愬破之”，即其地也。

玉寨河，在密县东北五十里，南流四十里入洧河。

贾峪河，在荥阳县东南四十里。源出贾谷山，流经县东入索水。

五通河，在荥阳县西南五里。其源出土沟，流经县北入索水。

瞻然河，源出河阴县西南二十里，流经县北五里。广武山麓逶迤东流，经荥泽达于河。

睢水，在陈留县东北四十里，又名堤河。合小黄河东流，经杞、睢、宁陵达于徐。

阿谷水，在陈留。孔子南游至阿谷，使子贡乞饮于女子处。

汜水，在汜水县西一里。源出巩县玉仙山北，流经古崤关，东入黄河。谓之汜水者，取水决复入之义。史谓“汉高祖即位于汜水之阳”，是也。

澗水，在鄆城县，有二：一在县南一里，一在县北一里。

郑水，源出郑州城东二十五里。东北至中牟县，溉田千余顷，其水下入于汴。

京水，源出高渚山，经郑州西南十五里东流入郑水。唐祖咏诗：“前路入郑郊，尚经百余里。马烦时欲歇，客归程未已。落日桑柏阴，遥林烟火起。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

索水，源出荥阳县南五十里小垭山，北流入京水。邑令范为宪诗：“荡摇万象入空明，掩映洄澜见底清。渡口却惊鸡犬异，武陵只少桃花生。棹歌一曲传渔艇，游咏几人对酒兵。塞断青山流不去，满轮皓月静无声。”

须水，源出荥阳县南三十里万山东，流经县北境，合索水达于河。

颍水，源出登封县颍谷东，经郑州至襄城县为渚河，又东经临颍县西，合沙河入淮。郡人李嘘云诗：“颍水西从乾地来，东流转折绕城隈。三翻浪接银河迥，一派光浮金气回。清泻石矶寒漱玉，声连霄汉怒喷雷。令人千载思神禹，嗟我惭无济世材。”

澗水，源出大隗山，名鲁固河，一名清流河。东南经长葛县西，又东至临颍县入颍水。

溱水，源出密县，一名浚水。东北至新郑，与洧水合。

洧水，源出密县，东至新郑县，与溱水合。明孙原贞诗：“二水并东注，映带城南北。往来行路人，病涉今犹昔。缅怀秉舆济，存心惠为德。古道谁复然，川流日不息。”

竹川，在汜水县南一十五里。有竹丛生，其西即旧太溪泉也。明孙原贞赋：“维厚地之博载兮，合动植而无遗。懿君子之观象兮，乃比物而取之。托孤根于深培兮，摇清影于涟漪。彼棱棱之气节兮，岂污浊之涅缁。将驱车苍梧之野兮，导重华以遨游。恨英皇之泪班班兮，曾不可以少留。抑扬舲沅渝之阴兮，吹律管而宣气。慨伶伦之不复作兮，思^[1]黄钟之莫制。拾稚筍以供鱼食兮，裁箬冠以临流。微风倏其四起兮，觉寒威之萧飏。恍韶籥之迭奏兮，协鸣凤于岐周。接太液之晴波兮，班鹈鹭于螭头。高标屹乎层霄兮，膏泽敷

[1] 思，古同惧。

乎九有。摩吾腹之空洞兮，贮渭川之千亩。”

会冈湖，在扶沟县东北。

东湖，一名秋湖，在许州东二十五里。

西湖，有二：一在鄢陵县城西南二里，一在许州城西南九里。宋邹浩诗：“绿荷香满草阡阡，流水萦回万里田。鸟阵云盘接楚地，岚屏锦帐对嵩天。歌声缥缈疑杭月，曲唱幽夷傍许烟。熏得游人真醉处，汴州景色自长年。”宋苏轼诗：“西湖小雨晴，滟滟春渠长。来从古城角，夜半传新响。使君欲秦游，浚沿役千掌。纷纭具畚鍤，闹若蚁运壤。夭桃美春色，生意寒犹快。惟有落残梅，标格若矜爽。游人盆已集，攀榭三且两。醉客卧道傍，扶起尚偃仰。池台信弘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抢。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云间冯越诗：“上巳萧条兴不孤，扁舟残日渡西湖。梨花两岸莺啼落，携酒寻碑忆大苏。”

南湖，在商水县南，广四里。

北池湖，在商水县城北十五里。聚穀、济、枣、子、双沟五河之水，方四十里，东流入陈州境，达于淮。

黄渡湖，在仪封县北堽阳乡，周围六十里。

回湖，有二，俱在郑州城东三十里。东西相连，自祭城以入中牟县，迤迳达于河。

柳湖，有二：一在陈州城北，一在新郑县西北三里。

金明池，在府城西，郑门外西北，周回九里余。周世宗显德四年，欲〔伐〕南唐始凿，内习水战。宋太平兴国七年，太宗尝幸其池，阅习水战。徽宗政和中，于池内建殿宇。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临水殿；北去百余步，有仙桥，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如飞虹之状，桥尽处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台，上有横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楼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横街牙道柳径，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后毁于金兵。宋王安国诗：“霓旌远远拂楼船，满地春风锦绣筵。三岛路深浮阆苑，九霄觞满奏《钧天》。仗归金阙浮云外，人望瑶台落日边。最引平生江海趣，波澜一段草如烟。”宋王立之诗：“游丝随絮若行人，酒肆歌楼驻画轮。风管遏回云冉冉，龙舟冲破浪粼粼。日斜黄伞归驰道，风约青帘认别津。朝野欢娱真有象，壶中要看四时春。”

龙女池，在鄢陵县南。

白龟池，在陈州城内东北。相传伏羲于蔡水得白龟，遂以名池。

东门池，在陈州城内东北隅。《诗·国风》“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即此。

凤凰池，在禹州治东北。

黑龙潭，在密县西香峪山。元至正间县人祷雨于此，有黑潭见，故名。

青水潭，在延津县西十里，广二十亩。

五子潭，在太康县西北五十里。

椹涧，在许州西南三十里。世传蔡顺遇赤眉于此，今其傍曰“顺孝保”。

青龙泉，在洧川县西北，流经东南二十里入双泊河。曲阜李玉诗：“谁凿云根沁冷冰，琮琤悠雅接天声。平滩滴沥弦鸣急，曲岸潺湲玉漱轻。日逐松风惊墅梦，夜随渔鼓过孤城。年光流尽无人识，我傍长千欲濯缨。”

禁沟泉，在禹州西一里。其水甚甘，战国时韩王禁人取即此。

马跑泉，在禹州城东北四十里。世传汉光武驻兵于此，马跑地得泉。

灵泉，有二：一在禹州北，灵泉里平地湧出南流入颍；一在荥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流合须水。

暖泉，在禹州城东司马里。流经长葛县界，合固店河涌泉，在禹州玲珑山谷，东流入颍水。

甘露泉，在密县龙岩寺东，水味甘美。

滴沥泉，在密县天仙庙前，石涧水出滴沥如雨，昼夜不息。李芝兰诗：“玉女临妆倾浴盆，潜通地脉润灵根。虎跑仙径泉翻泄，龙下天门珠乱喷。晴川无云常自雨，炎天有暑不知烦。坐来一吸清凉沁，涤尽尘嚣羨异源。” 邑令李鹏鸣诗：“拳崖悬泉骊龙守，堂掷珠光不见口。碎滂碧泓谁敢拈，盘阴幻溜银口朽。忽若漏屋补炼石，几年曾试女娲否。太液仙人摘晓星，倒看青天小如斗。上有黄帝千尺松，种松卜此施大手。流霜独活玄冰鸣，收雨雨师收不走。声声滴沥复声声，年年滴沥岩壑清。”

神井，在杞县西北，每遇旱于此取水祷雨辄应。

龙井，在尉氏县南岳寨保。

漆井，在鄢陵县西七里，汉陈寔祠前。

琉璃井，在仪封县西五里。

灵井，有二：一在许州城西三十里，其色玄而气温，积雨不溢，久旱不涸；一在郑州东三里，卫公祠后。

圣水井，在禹州义让里。

湫水井，在禹州北。灵泉井二井源泉相通，虽大旱不涸，涝亦不溢。

灵仙井，在荥阳县南二十五里灵仙寺前，元有□□见于此。

长□沟，源出长葛县界。流经□□县西南，汇为大陂，东□□入沟河。

鸿沟，在河阴县东，即楚汉分界处。北接广武山与荥泽相连。唐韩愈诗：“龙疲虎困□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许浑诗：“相持未定各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 宋吕蒙正诗：“沟中流水已成尘，沟畔荒凉起暮云。大抵关河须一统，可能天地更平分。烟横绿野山空在，树倚高原日渐曛。方凭征鞍思往事，数声风笛马前闻。” 明康海诗：“秦家鹿走荡烟尘，并逐中原烈战云。汉鼎绵长早已足，鸿沟咫尺许谁分。山衔颓垒埋幽径，树卷残云载晚曛。千古英魂招未得，只留野老寄风闻。”

五梁沟，在陈州西南一十五里，沟有五桥故名。

陈沱沟，在陈州城北一十里，相传为陈公子佗所开。

三山陂，在府城西北五里。明李梦阳诗：“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后代思。湖色春光净满眼，古城风暮几人悲。”

仆射陂，在郑州城东南四里。后魏孝文帝以此陂赐仆射李冲，后人因名。唐玄宗更名广仁池。

圃田泽，在中牟县西北七里。《周·职方》“豫州藪曰圃田”即此。其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高者可耕洼者成汇。今为泽者八，若东泽西泽之类，为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类，其实一圃田泽耳。

关津桥梁

临蔡关，在府城东南。周显德中，浚闸河入蔡河，命水军驾战舰沿颍入淮以伐南唐，置关于此。今废，土人仍呼其地为关头。

通津关，在府城东北扫头。周显德初，疏汴水入五丈河，以通齐鲁舟楫，置关于此。今废。

香台关，在延津县北沙门镇。

常社关，在西华县西南六十里。

南顿关，在项城县北五十里。

界首关，在沈丘县东五十里。

古嵒关，在汜水县西二里，本周穆王养虎之地。汉为成阜，隋为虎牢，唐为武牢，明更曰古嵒。唐贾至碑铭：天地定位，山川据其极；王侯设险，虎牢拥其要。镇之以五岳维嵩崱焉，迫之以四溟洪河突焉，宜其咽口九州，阃域中口夏，替经纶之攻拒却揜，抢之凌暴口口，金火代变山河分裂，胁从力争，议散约结。时则口祖守之以临山东，坐清三齐，疆楚踟蹰而不进，口民失驭，中原版荡，封豕荐食，龙战玄黄。时则太宗据之以拒河朔，克擒丑夏伪郑祖，缚而请命于口。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闰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统长久汉氏昭于前载。我唐光于兹日，其创业之王，勘定功业咸在斯地。意者，天开险固，为霸王之器乎；圣作功业，知宵冥之意乎。不然河玄期时事影响之若此也。又闻诸《郑志》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而汉唐绍兴得非山灵河神，正直是辅，乃知不独特险而颠沛者，在于凉德欤。天宝七载至，自宋都西经洛阳歇鞍，登兹怀古，钦望鉴山河之壮丽，想威灵而咫尺，慨然有怀，敢献颂曰：“邈矣维嵩，峻极于天。磅礴崔嵬，北临洪川。岳渎会险，蹙坼封泉。实开虎牢，作固伊瀍。维兹虎牢，天设巨防。攻在坤下，拒在离傍。昏恃以灭，圣凭而王。峥嵘豁呀，孟门相向。伊昔汉祖，勘秦统周。勅敌相及，此焉淹留。终夷海表，遂复鸿沟。乘衅而东，奄有九州。隋氏败绩，黎人艰阻。帝命太宗，陈师鞠旅。铁骑传传，云旗容与。擒夏克郑，在此一举。日月永清，昆虫得所。岁在戊子，西经登兹。神祇肃然，悯亡栖其。虢叔返道，复隍憎师。项氏烹

苛，莫能守之。险易同途，成败异时。德不在鼎，王孙布词。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顺获，古今同期。申鉴勒铭，庶警将来。”唐张祐诗：“行人候晓久徘徊，不待鸡鸣未得开。堪羨寒溪自无事，潺潺一夜宿关来。”宋司马光诗：“天险限西东，谁知造化功。路邀三晋会，势压两河雄。余雪沾枯草，惊飍卷断蓬。徒观争战处，今古索然空。”

白墓子冈渡，在府城东南十五里。

赤仓渡，在府城东南三十里。

清河口渡，在府城南三十里。

八角渡，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于家店渡，在府城西北三十五里。

刘兽医口渡，在府城西北三十五里。

翟家口渡，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

张家湾渡，在府城西北十五里。

时和驿渡，在府城北十里。

王家楼渡，在府城东北三十里。

台寨口渡，在太康县东北三十里。

马家渡，在原武县南十里。

颍阴渡，有二：一在陈州东南，一在项城县西北。

蔡河渡，在陈州南。

颍岐渡，在陈州西南。

柳林渡，在□州西北。

小窑渡，在西华县西。

颍河渡，在项城县南。

槐坊店渡，在沈丘县北五十里。

纸店渡，在沈丘县东北四十里。

留河渡，在襄城县南。

鲁渡，在襄城县西。

高桥渡，在襄城县北。

螺湾渡，在郾城县东。

褚河渡，在禹州东二十里。

任店渡，在荥泽县西北十五里。

方家口渡，在河阴县北。

天汉桥，在府治东南一里许。唐名州桥，宋改为天汉桥。宋王安石诗：“州桥踏月

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浚仪桥，在府治东南。

相国寺桥，在府治东南。

龙津桥，在府治东南蔡河上，又名新桥。

雷家桥，在府治南，龙津桥西。

宣化桥，在府治前。

板桥，在府治西南。

马军衙桥，一名兴国寺桥，在府治西南。

金梁桥，在府城，大梁门外。

云骥桥，在府城丽景门外迤南。元汤鼎诗：“桥头车马闹喧喧，桥下帆樯见画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楼台近水柳如烟。地连秦晋通三市，路入濠淮接九天。独倚阑杆望宫阙，翠微高映五云边。”

安家桥、新仓桥，俱在府城南朱仙镇。

通济桥，有五：一在通许县西，一在鄢陵县南，一在兰阳县南，一在密县东南，一在荥泽县东。

安济桥，在太康县南门外。

谷阳桥，在太康县西三十里。

崔桥，在太康县西北。

迎恩桥，在太康县北门外。

双泊桥，在洧川县南门外。

惠民桥，在鄢陵县北二十里。

平政桥，在扶沟县东三里。

孟亭桥，在扶沟县西北二十五里。

通汴桥，在扶沟县北一里。

吕家潭桥，在扶沟县东北二十里。

韩庄桥，在中牟县东三十五里。

白沙桥，在中牟县西三十里。

龙木桥，在兰阳县北二十里。

谷河桥，在商水县西北。

项水桥，在项城县城内。

南顿桥，在项城县南。

溷水桥，在许州西七里。

榘涧桥，在许州西三十里。

石固桥，在许州西北五十里。明邹奇记：有义举焉，其费千金，其役千人，使一人之为之可乎？曰有其资而为义，无不可矣。然有其资而不能为者，曰其心不好义也。有其资矣，其心好义，口人有不能为者，曰其识不足，不知义之所在也。然则千金之费，千夫之役，可以一人为之，而常难乎其人也。许州西北有镇曰“石固”，聚居贸易既繁且丰，不啻一大县。然西通密县诸山，山出泉流为河，经其地而东，春夏之交，水势冲漫不可渡，秋冬亦病涉焉。有议为石梁者，计其费曰必千金，计其役曰非千夫不可，皆相顾变色莫敢先倡。义官吴芳见而心动焉，曰：“此义举也，吾一人足以为之矣。”乃召匠氏伐石于山，采木于林，铸铁于冶，度为梁一，高若干，长若干，阔若干。凡费白金千两，日役若干夫，积若干日，为夫若干，一不烦他人，人或助之，辄谢不受。经始于成化丁酉之春，讫工于弘治己酉之秋。完固壮伟，四方之人车而载者，马而驱者，徒而负且携者，皆若坦途焉。知水之无害，而不知梁之为利也。所谓千金之费，千夫之役，芳一人为之，不亦难哉？芳有其资而心且好义，二者于芳皆不为难，独其识足以知世俗所尚浮屠、老子无益之施，不若斯梁之能济人，又足以知斯梁之济也。大非区区小惠比者，义之所在知而必举，不疑不沮，竟底于成，斯其为难乎？始芳为是。适予来领郡，召而奖之，至是以成事告予，又加奖焉。民之知芳者，请为记梁之兴，造以彰芳之义举于不朽。予尝至石固，登崇冈而四望，西则韩，东则许，北则郑之故墟也。昔者子产乘舆济人之地，依然如故，而世变益远，遗风旧俗无一？可问者芳也。有其资而心且好义，犹若被子产之化，而其识又偶有以补其所不足。吾于是益叹，夫斯人之难，而所谓千金之费，千夫之役，一人而为之者，益不足言也。使其当子产之时，始必有以旌芳而处之矣。予为政六年无惠于民，甚愧，子产顾何以处芳哉！聊以是旌芳焉。

小商桥，在临颖县南二十五里。

大石桥，在临颖县北三十里。

五级桥，在临颖县东北。

沙沟桥，在临颖县东北。

惠政桥，在襄城县南门外。

高桥，在襄城县西。

颍桥，在襄城县北。

清颍桥，在禹州北门外。云间盛朝组诗：“清流东泄绕钧城，怒浪三翻激石鸣。何必匡庐看瀑布，且来桥上听涛声。”

南关桥，在新郑县南门外溱洧河上。子产以乘舆济人，即此处。

鲁固桥，在新郑县西二十里。

溱洧桥，在密县南二十里。

迎春桥，在郑州东门外。

和义桥，在郑州西门外。

政通桥，在郑州北二里。明陈音记略：郑州北二里许有河，西汇密水而东注于汴，实为陆道之冲。先是架木为桥，飘荡腐挠，殆无虚岁，民甚病之。成化壬辰，郑守洪侯宽来，规为石桥，以图永济。又不忍遽劳其民，越五载，丙申岁大稔，乃峙糗粮、庀工役、諏时日。撤桥之故址，悉甃以石，旁砌石栏，为水门者三，上下四周巩固磐密，虽汹涛巨浸不能啮而毁也。其规制皆侯所区画，而费费不取于民。经始于是年七月，至十一月而落成焉。自是，四方宾旅及郑之民庶，车轮马迹于其上，若履康衢。咸相与歌曰：“噫，我侯兮廉平，政通民和兮桥乃成，功垂千载兮大惠难名。”父老采舆论名其桥曰“政通”。且走京师征予为之记。予未尝至郑，不知兹桥与溱洧相距几许。溱洧乘輿之济，孟子讥其不知为政，而在于徒杠輿梁之成。然则侯其知为政者欤，且不欲劳民于未信之先，而役之于政通之后，施为有方，缓急有序，盖学圣贤之道，有蕴籍于中者欤。夫以佚道使民，犹不轻用民力，如此况肯为陂池台榭以供玩好者哉，凡登斯桥者尚永念之。

广济桥，在郑州北门外。明林厚铭：“奉宁之邦，南北周行。郑河之水，其流泱泱。桥曰广济，实居坤方。岁月之久，湍激啮淙。善崩其岸，复圯其防。否极而泰，废兴理常。累甃代柱，甃石为梁。弗庸造舟，撤彼徒杠。车輿任载，若履康庄。民无病涉，予心乃康。相厥成功，緇流之民。勒铭沧洄，永示忽忘。”

须水桥，在荥阳县东四十里。

京水桥，在荥阳县东五十里。

济桥，在荥阳县东门外，唐尉迟公建。

虹桥，在汜水县西北一里。石玠有“雨后炼光横巨岸，月明龙影侵寒波”之句，即此。

风俗

梁魏之墟，人多俊髦，好儒雅，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汉·地理志》。季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左传》。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杜氏通典》。魏俗刚强。《玉海》。地为四战，其俗右武，人具五都，其气习豪。唐刘禹锡《汴州刺史厅壁记》。重礼义，勤耕织。《宋·地理志》。俗尊年齿，学尚经术。《寰宇记》。物产富饶，习俗侈靡。《方輿胜览》。好祭祀，用史巫。《汉·地理志》。旧俗刚毅，里多壮士。任侠尚气，闻义则畏。甲第星罗。并宋杨侃《皇畿赋》。比屋农桑。唐诗。士以节义自重，而羞于谒民；以敦睦为良，而耻告讐。平原修野，故其人坦易；洪涛巨河，故其人浩溥。并《祥符县志》。

论曰：《易》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而太师采风司市纳价，典至重

也。开封为五方中，得天地清淑之气为最。所辖三十四州邑，在春秋为郑、卫、宋之地，其风已见于季札之观乐矣。俗尚大约相同，昔人又详哉言之，而其间亦有各异者。省会习尚奢丽，其信陵招客延士之故乎？而虚左谦光何寥寥也。雍丘诸邑彬彬多士，其得力木铎之教不少矣。宛丘一带，或能改昔日互乡之旧焉？而安陵旧地，溱洧洪波犹有缩高之义，众母之遗耶。至阳翟、颍川，夏人尚忠之俗，许由高尚之风，倘亦不尽泯没也。而蒙阳、成阜昔为楚汉争战地，强勇之气当有存者。若夫博浪黄河豪侠负气，其子房椎击之习，而晋口争雄之智欤。抑予闻之等一丰镐之地也，而周人涵濡之，则俗淳庞；秦人驱策之，则俗鸷悍。盖移风易俗，上之人实有责焉。古不云乎，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又曰：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况此太行耸峙，河水萦绕，地灵人杰，何难一变至道哉。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五 终

卷之六

帝王_{后妃附}

《麟经》：鲁国史耳，记十有二公可也，而并及十三王何欤？开封幅员延袤数百里，居五方之中，诸如宛丘、阳夏以及汴梁。盖自庖牺以后，定鼎建都而号称神州赤县者，亦比比是矣。迄今陵谷变迁，而一统函夏，万国朝宗之象如在目前也。至王位椒房流芳彤管，溯其钟灵降瑞之地，容泯灭欤？作《帝王志》。

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书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为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以木德王，都于陈。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皇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之。而诸侯尊皇帝为天子，代神农氏，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未尝宁居。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以兵师为管卫，以云纪官。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曰“黄帝”。生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都于轩辕之丘，在位百年。按《一统志》：轩辕近在开封府新郑县。

夏

帝启，禹之子。克遵父业，殄诸侯于钧台。时有扈氏不服启，召六师以征之。大战于甘作《甘誓》，而有扈氏遂灭。在位九年。按《括地志》：钧台即今禹州。

太康，启之子。荒逸弗恤国事，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弗获，归国遂都阳夏。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僂于洛汭，作歌以怨之。在位二十九年。按《括地志》：阳夏即今太康县。

商

仲丁，太戊子。既立，亳都有河决之害，乃自亳迁于敖。在位十有三年。按《括地志》：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即敖地也。

周

襄王，名郑，惠王子，母早死。后母曰惠后，生子叔带，有宠于惠王，欲立而不克。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知之欲诛带，带奔齐。后翟人奉带入周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汜，翟人因立带为王。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襄王而诛叔带，奉襄王归。周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晋复召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春秋讳》而书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在位三十二年。按《地理志》：汜在许州襄城县一里，今属开封府。河阳、践土俱郑地名。

东汉

世祖光武皇帝，姓刘名秀，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孙，南顿令钦之子。初钦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卜者王长占之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及长，会王莽篡位，天凤末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以图讖说光武。初不敢当，然念天下方乱，王莽败亡已兆，遂与定谋，市兵弩，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于时海内之士翕然响应，乃徇昆阳、定陵、鄢，皆下之。是岁九月，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时，又有邯郸卜者王郎称成帝子，百姓多信之，遂立为天子。光武复率诸将邓禹等，进攻邯郸破之。既平，诸将固请光武即皇帝位于鄢南，定都洛阳。光武恢廓大度，才明勇略，重儒术，表行义，兴学校，东汉之俗于斯为美焉。在位三十三年，寿六十一。按《一统志》：南顿属汝南郡，今入商水县。

后梁

太祖，姓朱氏名温，后更名晃，宋州砀山人。初从黄巢为乱，既降唐。称帝，都于汴。在位七年，为子友珪所弑，寿六十一。

末帝，名友贞，太祖第三子。初封为均王，及太祖遇弑，乃起义讨贼，遂诛友珪，即位于汴。未几后唐伐之，乃自弑而后梁亡。在位十一年，寿三十六。

后唐

庄宗，本姓朱邪，名存勳，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氏，父克用。初封晋王，存勳既袭父爵，遂灭梁称帝，国号后唐，都于汴。在位三年，寿四十二。

明宗，名嗣源，本胡人，晋王克用养子。及庄宗被弑，为邺判卒拥立，每夕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虽自不知书，而其所为暗合古训。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在位八年，寿六十七。

闵帝，名从厚，明宗第五子。初封宋王，明宗崩，帝嗣位。五月，潞王兵入汴，废之，寻复弑。寿二十一。

后晋

高祖，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明帝之婿。初与废帝有隙，以北京留守借契丹兵入洛，遂灭唐即位，国号后晋，都于汴。乃割幽蓟十六州与契丹。在位七年，寿五十七。

出帝，名重贵，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齐王，高祖无嗣，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年，为契丹执之以归，而后晋亡。

后汉

高祖，姓刘名鼐，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仕后晋，以功封北平王，及出帝被虏，乃继位于晋阳，迁都于汴，国号后汉。在位二年，寿五十四。

隐帝，名承祐，高祖第二子。初封周王，嗣位三年被弑，寿二十，后汉亡。

后周

太祖，姓郭氏名威，邢州尧山人。仕后汉为枢密副使，以邺都留守拥兵入汴，隐帝遇害，遂即位，国号后周。在位三年，寿五十三。

世宗，姓柴氏名荣，邢州龙冈人，太祖后兄守礼之子。太祖无嗣，养以为子，后因嗣位。取秦陇平淮右，考制度延儒硕，尝见元祜均出图，慨然有志于复古。在位六年，寿三十九。

恭帝，名宗训，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年七岁嗣位，半年禅于宋，而后周亡。

宋

太祖，姓赵，名匡胤。其先涿郡人。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容貌雄伟，器度豁如，性孝友节俭。仕周为殿前都检点，以功进归德节度使。建隆元年遂受禅，国号宋，都于汴。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民休息，迄于治平。在位十七年，寿五十。

太宗，名匡义，赐改光义，复改光胤，太祖母弟。沉谋英断，好学重儒。数从太祖征伐有功，封为晋王。后太祖承母后之意，以国让弟。及崩，帝遂即位。好文守成，统一天下。在位二十二年，寿五十九。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初封寿王，后立为皇太子。继守承平之业，又得李沆、寇准为相，内外无事，四海又安。在位二十五年，寿五十五。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初封昇王，后册为皇太子。嗣位以来，用贤图治，天下晏然。恭俭之心、仁恕之德终始如一。在位四十二年，寿五十四。

英宗，名曙，仁宗从兄允让第十三子。初封巨鹿郡公，以睿哲之资膺继统之命，临政必问故事与古治所宜，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在位四年，寿三十六。

神宗，名頊，英宗长子。初封颍王，后立为皇太子。英宗崩遂即位，励精求治，将大有为。熙丰间用王安石而议行新法，用兵西北，卒无成功。在位十八年，寿三十八。

哲宗，名煦，神宗第十一子^[1]。初封为端王^[2]，哲宗崩无嗣，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禅位于太子。靖康二年金陷中原，遂北狩。至绍兴五年殁于五国城，寿五十四。

钦宗，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徽宗遂禅位。又二年，金人陷中原，帝亦北狩。后十四年殁于五国城，寿六十一。按宋自太祖至钦宗，皆都汴，高宗以后都杭。

后妃

汉

安帝皇后阎氏，名姬，荥阳人。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为贵人，二年立为后。安帝宫人李氏生皇子保，后妬之，鸩杀李氏，潜皇子保，废之为济阴王，立北乡侯懿为帝，尊后为皇太后。后懿卒，保为顺帝，迁后于离宫，以忧卒。

蜀汉

先主穆皇后吴氏，陈留人。从兄吴台入蜀，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乃纳后为夫人，寻立为后。及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合葬惠陵。

晋

明帝明穆皇后庾氏，名文君，鄱陵人，军谿祭酒埃之女。明帝为太子时，聘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成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1] 应为神宗第六子。

[2] 端王，徽宗曾为端王，从字里行间可知，后边的文字都是涉及徽宗的内容。此条目可能是误刻。

康帝康献皇后褚氏，名蒜子，阳翟人，侍中卫将军哀之女。少以名家人为琅琊王妃，康帝即位，立为皇后。穆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废帝孝皇后庾氏，名道怜，鄢陵人，冰之女。初为东海王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葬敬平陵。

恭帝恭思皇后褚氏，名灵媛，阳翟人，爽之女。初为琅琊王妃。元熙元年立为皇后，及帝禅位，降为零陵王妃，祔葬冲平陵。

南宋

文帝元皇后袁氏，名齐媛，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湛之女。少适文帝，生子邵。元嘉十七年崩。

顺帝皇后谢氏，名梵境，阳夏人，车骑功曹飏之女。顺帝立，册为皇后，及帝禅位，降为汝阳王妃。

南齐

东昏[皇]后褚氏，名令璩，阳翟人，太常澄之女。初东昏为太子时，纳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东昏废，降为庶人。

宋

太祖

孝惠皇后贺氏，开封人，景思之女。性温□□顺，动以礼法。初宣祖为太□聘焉，后太祖为节度使，封会稽郡夫人。显德五年崩，建隆三年追册为皇后。

太宗

懿德皇后符氏，宛丘人，魏王彦乡女。周显德中，归太宗。及太宗为晋王，封越国夫人。开宝八年薨，葬安陵。后太宗即位，追册为皇后。

仁宗

昭节贵妃苗氏，开封人，继宗女。初时仁宗拜昭容德妃，后英宗即位，念妃有拥佑功，进贵妃。元祐六年薨。

昭淑贵妃周氏，开封人。初张贵妃育以为女，稍长遂得侍仁宗。仁宗崩，妃每日蔬食屏处，徽宗立，加贵妃，年九十三薨。

神宗

钦成皇后朱氏，开封人。熙宁初入宫，为神宗侍御，进婕妤，生哲宗，哲宗即位尊为皇太妃。崇宁元年薨，追册为皇后，葬永裕陵。

钦慈皇后陈氏，开封人。初入宫为神宗侍御，生徽宗，进美人，未几薨。建中靖

国初，追册为皇后，陪葬永裕陵。

徽宗

显恭皇后王氏，开封人，刺史藻之女。初归徽宗于端邸，封顺国夫人，及徽宗即位，册为皇后。生钦宗。大观二年崩，葬裕陵之次。

显肃皇后郑氏，开封人，直省官绅之女。侍徽宗于端邸，累进贵妃，政和元年册为皇后。及钦宗受禅，尊为太上皇后，从徽宗北狩。

显仁皇后韦氏，开封人。初入宫为侍御，累迁婉容，生高宗，从徽宗北狩。及高宗即位，遥尊为政和皇后。绍兴十二年北归，年八十崩。

钦宗

仁怀皇后朱氏，祥符人，节度使伯材女。初为太子妃，钦宗即位立为皇后，从帝北狩。庆元三年遥上尊号，附于太庙。

高宗

宪节皇后邢氏，祥符人，朝请郎涣之女。初归高宗于康邸，封嘉国夫人，及高宗即位，立为皇后。

贤妃潘氏，开封人，永寿女。初高宗在藩邸纳之，及即位生元懿太子，进位贤妃。绍兴十八年薨。

贵妃张氏，祥符人，累封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再进贵妃。绍兴元年薨。

孝宗

成穆皇后郭氏，祥符人，奉直大夫直卿之孙女。初孝宗纳之，封咸宁郡夫人，绍兴二十六年薨。后孝宗即位，追册为皇后，谥恭怀，寻改成穆。

明

熹宗皇后张氏，祥符人，太康伯国纪之女。

卷之七

封建

兴朝封建，全豫皆无之，不止开封一郡，似可无纪。虽然，封建古制也，秦废之而祚亦不永。自汉迄明历代相因，其亲亲贤贤崇德报功之意，可按籍而稽，何可无纪也？作《封建志》。

古先封国

管，姬姓，侯爵，文王第三子，武王同母弟，叔鲜所封之国也。相纣子武庚治殷遗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摄政，管叔疑其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奉王命讨而诛之。今郑州外城即管叔故地也。

桧，妘姓，高辛火正祝融之后。武王封之为桧子，居溱、洧之间。夷厉之时，桧公怠于政事而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幽王时，为恒公所灭。今新郑县东北，有古桧城即其地也。

春秋战国

杞，姒姓，公爵。夏禹之后，成汤放桀，其后稍绝。武王克商，求夏后氏苗裔，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禹祀，后为楚灭之。今杞县是也。

陈，妘姓，侯爵。出自商均之后，夏后之世，或失或续。武王克商乃复求舜后，时裔孙阍父为周陶正，能利器用。王赖之，遂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满，而封诸陈。使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其地在太旻之墟，后为楚灭之。今陈州是也。

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与虢叔为王，乡士勋在王室，文王友爱二弟，谓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农陕县东南之虢城，今陕州灵宝县有虢州城。周室东迁，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犹为天子相，谓之西虢，后为晋灭之。其地今汜水县是也。

郑，姬姓，伯爵。出自周厉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郑，在西都，今华州城北有古郑城。二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王室多难，友寄帑于虢、郟之间，因取二国地为司徒，二岁死犬戎难，是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东都，亦为司徒，卒得虢郟鄆蔽補丹依畎历莘拾邑地，前莘后河而食采于溱洧，在济西、洛

东、河南、颍北四水间，乃徙其封施旧号于新邑，谓之新郑，即古郟国。后为韩哀侯灭之，今新郑县是也。

顿，偃姓，子爵，封始未详。后附于陈而南徙，又谓之南顿。至鲁定公时，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楚遂灭之。今郟城南有顿故城，即其地也。

胡，姬姓，子爵，封始未详。昭公时有胡子髡者，从楚师与吴战，吴光曰：“胡、沈二君幼而狂，乃先犯之。”果师溃而胡子死，其地即颍川也。

祭，姬姓，伯爵。周公第五子，封于祭，世为周卿士。至穆王时，有谋父者，谏征犬戎，作祈招之诗。至桓王时，祭公为三公，以师传之尊下，逆王后于纪，春秋讥之。今郑东北十五里有祭城即其地也。

项，子爵，或云姬姓，封始未详。其国在陈州东南九十里，即今项城县是也。

西汉

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同母弟。初封淮阳王，及怀王薨乃徙王睢阳，改封为梁王，以罪废。

睢阳宪王钦，宣帝子。元康三年封，立三十六年薨。传至缙。王莽时绝。睢阳今陈州是也。

管共侯罢，齐悼惠王子。文帝时封，传荣奴，坐反诛，国除。

开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马从击，燕定代封邑二千户。传至睢，坐酎金免。

中牟共侯单父圣，以卒从起沛入汉，击英布有功。又帝微时有急，给以一马，帝多赖之，封邑二千三百户。传至舜，坐酎金免。

博阳节侯周聚，以卒从起丰入汉，击项籍于成皋有功封。传至逖，坐罪免。

鄢陵庄侯朱濞，以卒从起丰入汉，击项籍及燕王臧荼功，封邑二千七百户。传庆无后。

襄城侯桀龙，以匈奴相国降，封邑四百户。传病已，坐诅咒诛。

都城敬侯金安上，以发觉故大将军霍光子禹谋反事，封邑七百七十七户。传至扬，王莽败绝。按《輿地考》都城属颍川郡。

平丘侯王迁，以光禄大夫与大将军定策功，封邑一千二百五十三户。坐□^[1]免。平丘今封丘县，有平丘社是也。

东汉

陈敬王羨，明帝子。初封广平王，改封西平，分汝南八县为国。及肃宗崩，遗诏徙

[1] 字体漫漶，疑为“臧”。

封为陈王，食淮阳郡。其年就国，立三十七年薨。传至庞，为袁术所杀。

梁节王畅，明帝子。初封汝南王，建初二年徙封为梁王，以陈留之郟、宁陵，济之单父已氏、成武凡陆县益梁国。传至弥，魏受禅，降为崇德侯。

淮阳顷王昞，明帝子。初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封为淮阳王，以汶之新安、西华益淮阳国。传至嵩，遭黄巾贼，弃国走。

滎强侯阴传，光烈皇后之侄，永平初封。滎强，今商水县是也。

许侯马光，援之子。初为黄门侍郎，建初四年封邑六千户。后坐窦宪奴诬告，自杀，寻事白，封子郎为合乡侯。

西华侯邓闾，禹之孙，和熹皇后之弟。元初时，封邑万户，后崩，坐中黄门所谗杀之。

魏

陈思王植，文帝之弟。初封平原侯，徙封临淄侯，增邑至万户。及帝即位，坐罪贬爵，为安乡侯。三年改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增户五百。太和五年徙封浚仪，六年以陈四县封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朝欲求别见，谈论时政，终不能得，乃怅然绝望，常汲汲无欢，竟发疾薨。子志嗣，徙封济北王。

陈留恭王峻，文帝之弟。初封襄邑侯，黄初三年进爵为陈留王，薨。子澳嗣，增邑四千七百度。

晋

梁孝王彤，宣帝子。武帝即位，封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后与赵王伦共废。贾后为太宰，增邑二万户，传至珍之，为刘裕所害。

大梁元侯卢钦，少袭父毓爵□^[1]侯。武帝即位，更封大梁侯。子浮嗣。

南北朝

邵陵携王纶，梁武帝子，天监十三年封。侯景反，以纶为征讨大都督，讨之不克，奔汝南，魏兵攻杀之。子坚汝南侯，确正阶侯，并为景所害。按《輿地考》：邵陵属颍川郡。

邵陵王兢，后主子，祯明初封。

西华文宣子刘穆之，以军吏平桓玄功封。

陈留桓王虔，昭成帝子，道孝时以战功封。没于阵，传至建，降爵为公。

[1] 字体漫漶，疑为“亭”。

荥阳公闾大肥，以征伐功封。

襄城公卢鲁元，以战功封，卒，增王，传至弥娥。

淮阳王尉元，献文时封，子诩嗣。

淮阳公皮豹，太武时始封，子承宗嗣。

陈郡公李叔仁，以战功积封。

襄城景王清，北齐神武子。天宝初封，子宝严嗣。

颍川王仁俭，武成帝子。齐亡，与后主俱死于长安。

陈惑王纯，后周文时以翊戴功封。

许昌公陈欣，以战功封，子万敌嗣。

繁昌公辛昂，以军功封。按《輿地考》：繁昌县属襄城郡。

唐

淮阳壮王道玄，高祖兄子。武德初封，后将兵讨刘黑闥战死之。传道明，坐罪免。

襄邑王神符，淮南王神通之弟。武德初封，子七人并封郡王，后降为公。

郑惠王元懿，高祖子。武德四年封，传至希言。

密贞王元晓，高祖子。贞观五年封，传至徹。

许王素节，高宗子。永徽初封，后为武后所杀，传至益。

许昌王侗，玄宗子，景云元年封。

陈王珪，玄宗子，开元二十一年封。

杞王倓，肃宗子，至德二年封。

密王稠、宋王结，俱顺宗子，贞元四年封。

汜王郇，宪宗子，长庆初封。

梁王休复、陈王成美，俱敬宗子，开成二年封。成美后为仇士良所杀。

魏王侑，懿宗子，成通三年封。

五代

密王友伦，梁太祖兄存之子，受禅后封。

魏王继岌，唐庄宗子，同光二年封。将兵伐蜀取之，师回至渭南，闻庄宗败，师徒溃散，自经死。

许王从益，明宗子，长兴四年封。晋天福初，改封郇国公。开运三年复封为许王，后为汉高祖所害。

宋

密王元偓，太宗子，端拱初封。

陈王佖，神宗子。初封大宁郡王，徽宗即位，改封陈王。

荥阳王伯圭，秀安僖王子偁之子，孝宗时封。

魏惠献王愷，孝宗子。初封庆王，继封魏王。乾道七年薨，子柄嗣。

明

周定王，太祖高帝第五子，成祖同母弟。洪武三年封于吴，十四年徙封周之国开封府。洪熙元年薨。子宪王嗣，薨，无子。弟简王以祥符王绍封，薨。子靖王嗣，无子。弟懿王以通许王绍封，薨。子惠王嗣，薨。子悼王未受封而薨。子恭王嗣，薨。子康王未受封而薨。子庄王嗣，历传。崇禎末，河水没城，无考。

徽庄王，英宗第五子。成化十三年封，十七年之国禹州，弘治十八年薨。子简王嗣，薨。子恭王嗣，薨。子载瑜嗣，以罪废为庶人，国除。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七 终

卷之八

城池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设险守固，则城池所自昉乎。开封旧有内外二城，金元之际，兵戈蹂躏，外城毁而内城岿然独存。所属州邑广狭各异，自明季修筑，虽弹丸黑子，巍然雄峙矣。闯寇肆虐，四州沦陷，属县自河北四邑外，率皆攻没。汴省三被围，至壬午坐困五阅月，后决河水灌城，东京人物尽付东流，而雉堞丘墟感慨系之，今其存者仅什之三四耳。国朝定鼎以来，各州邑已渐次葺治，而省会修复尚有待也。虽时绌不可以举赢，有其需之，胡可缓焉。作《城池志》。

开封府城，祥符县附郭，即省城也。唐德宗建中二年节度使李勉创建。旧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东门二：北曰望春，南曰丽景；南门三：中曰朱雀，东曰保康，西曰崇明；西门二：南曰宜秋，北曰昌阖；北门三：中曰景龙，东曰安远，西曰天波。新城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南门三：中曰南薰，东曰宣化，西曰安上；东门二：南曰朝阳，北曰含辉；西门二：南曰顺天，北曰金辉；北门四：中曰通天，东曰长景，次东曰永泰，西曰安肃。汴河上水门南曰大通，北曰宣泽；汴河下水门南曰上善，北曰通津。惠民河上曰普济，下曰广利。广济河上曰咸丰，下曰善利，上南曰永顺。其后于金辉门南置开远门，其濠曰旧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置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惟南薰、新郑、宋丘正门皆洞直两重以通御路。金元以后，多湮塞。旧有门十三：南曰南薰、陈州、戴楼；东曰新宋、扬州、新曹；西曰新郑、万胜、固子；北曰陈桥、封丘、新酸枣卫。卫州。今道路所通者，惟新曹、陈州、扬州、南薰、固子、封丘七门耳。今省城即宋之旧里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广二丈一尺，池深一丈，阔五丈。明洪武初重筑，内外甃以砖门五：东曰丽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曰安远，东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上各建楼，其西旧名望京，角楼四，敌台八十四，警铺八十三。嘉靖四年，太监吕宪重修。万历

二十八年增建敌楼，至崇祯十五年闯贼攻围五阅月不克，乃决黄河灌城，遂荡为泥沙矣。一时罹祸者凡百万家，诚古今未有之奇厄。今之成聚成市者，不过冲涛北渡一二之苗裔也。缮城固圉，俟其完力，其亦重念此民哉。

附考：天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欲曲而宛如蚓出焉。赵中令鸞工奏图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图，纡曲纵邪，旁注云：“依此修筑故城，当时遗迹也。”时人咸罔测。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无曩时之坚朴矣。靖康粘罕干离不扬鞭城下，有德色曰：“是易攻下。”令置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艺祖沉机至是始验。明李梦阳碑记：河南省城者，宋之内京城也。是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饬。神宗时，则更筑新城于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历元，外城毁而内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于汴驻焉，但遣将北伐，于是升汴为京，设卫十有六守焉。是故是城也缮之，视他城坚整皆砖也，然又重砖，而城根砖若石，入之地又数尺。天顺辛巳河灌城，乃独北门陷。而是城也，自降而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调其十五卫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国。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门，虽大势巍壮，而中损蚀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监吕公来镇兹土，登城蹶楼俯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叹曰：谚有之曰“些小不补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费犹省也。夫门者城之喉，楼者门之冕也，城修宜自门始。于是集三司长暨庶尹群吏议城事，已又谋之抚按之臣，乃僉罔协于厥迪。于是吕公则毅然任曰：天子敕宪之来也，若曰城池军马，汝饬汝核。今之举固费省而功倍者，乃僉罔协于厥迪。僉曰：动大众者占之人，举大事者审乎时。事莫大于城，城非大动众不集，今兵饷疫厉，我民未和，记有之日，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时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为。吕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费劳，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门及西关土城，若门计费万金耳。今无碍帑金若千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旧京也，游食者夥，饷则归之，益兵城之役，诚计日佣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则不动众，而大事集矣。僉曰：窃又闻之，事无巨细，人存则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屡矣。然上侵而下渔，费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难。吕公曰：嗟，利弊由人耳。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予尝奉命修京之东门矣，人无玩心，工无耗财。是城也，举度不中厥惟予咎。于是巡抚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军御史喻公暨三司长稔知吕公贤，又计帑金得十之六七。会又有东寇，闭城而门之枢朽铁页烂脱，于是僉议始同，而城之役兴矣。是役也，始于东门，程能计日，经费节力，奖勤黜惰，勾稽有薄，大持小维，工佣称事，执信布义，听其自来。凡城之材砺锻砖堊，木石樵炭，胶角颜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劳，一门既一门继，五门既土城若门继，行之有序，匪棘匪纒，革之仍之，各适厥中。于是撒朽剝蚀，植颓筑虚，凸凹完鬻，浚浅疏塞。远而望之，楼櫓翠赫粉堞，焕如坚者屹屹，深者郁郁，直者嶒嶒，横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榴铁枢，虹梁卧冲，隍堑萦输。盖一夫当关，万夫莫前者也。登而览之，嵩行失险，大河夺色；俯而视之，司府填委，仓库充实，旌柴甲冑，周庐是严。足以域民威暴，壮气助武，然计之则费省，要之则功倍，斯何也？所谓事无巨细，人存则

行者也。巡抚王公、巡按俞公、清军戴公之来，颇亦异同于斯城，及见吕公贤，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吕公则愈心于城事，时时出督劳之，曰：嗟，尔官尔工尔佣，毋欺毋玩毋自阱尔躬。是故一门城则尽徙其余，于他门即拳石、块砾、寸铁、尺木、敝杵、坏畚无妄弃者。汴之为水也，出城则甘，于是吕公周览而叹曰：嗟，设卒有寇至，小门扃大门钥，乘障之士瞭障之子手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祷于卜门，穿一井乃五井皆甘。是时布政左使刘公、右使宋公实经厥费，按察使张公、都指挥徐公赞画为力，乃金议伐石为碑，树之南薰门月城亭焉，以纪实诏来且张城大修之本也。城门故各有庙，是役也，亦各新之，而严其祀。或问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则云固国不以山蹊之，险何也。李子曰：斯恶夫专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为治也。内外交伤，本末具修，顺时豫防，设险为固，人民虽和，守战是忧，故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捍也，障内而严外者也。虽然，《诗》有之矣“纠纠武夫，公侯于城”；又曰“宗子维城”，故不天则悖，不地则害，不人则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谓“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为治者，本末外内，交伤而其修可也。明陈所蕴碑记：河南行省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国地，其城即宋内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遥。盖艺祖仍周旧，无所恢拓。神宗朝始更而大之为四十里，则今外土城，云外城。久倾圯仅存故址，内城以砖石故独完好。万雉云连，屹屹言言，望若列嶂，壮都会也。惟是敌楼阙如，所从来久。吏于兹土者，后先得代去置不问，未有议及创建者。岁万历己亥，临川鲁公以大中丞节镇抚两河，建牙其地。一日偕藩臬诸大夫行城，四顾而叹曰：“城以卫国，楼以翼城，匪直为观美也。缓急世所时有，敌垒在郊，惟是守望，为兢兢受兵登陴之士，势不能不践更餐番休蓐食，于是焉在且也。昼堪终日暴雨，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风雨不时至，能任其漂摇淋漓乎？矢石之弹射，将坦腹而受不一趋避乎？不待敌人攻我，我业已坐而自困矣。即舍城千里，何为？是当亟议早图者，顾安所得金钱，为营度费于时。”方伯姚大夫进曰：“明公为一方计，深远不佞，敢仰承不腆，莞库所积奇羨，若而金计，足充聚材鸠工用，旦夕俟命，毋徒为中奄摄取，以归尾闾。”中丞乃大喜过望，谋于部使者东明崔公，崔公良以为然，即日命官董事，不逾月告成矣。嗟乎，大梁地四冲，东接齐鲁，南走芒砀、淮泗，西邻秦晋，北抵韩赵。南界蕲黄、襄郢，地势平衍，无重冈复岭为界限，四方有变，祸未有不中于梁者，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方今天下，虽陆贽水粟，无敢寻旷林之戈，弄潢池之兵，窥左足而先发者，庶几可辛无事，顾自采金榷税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而思动愤，而思逞斯，亦厝火积薪之日也。一旦祸变勃发，骇而图之其能及乎？齐侯伐鲁围城，季孙、叔孙帅师成城，春秋书之以志讥经国者不能先时修备，敌人临境而后议版筑，呜乎晚矣。兹楼之建，所谓未雨而彻；桑土未济，而怀衣衲者也。始事于某年月日迄工于某年月日，起雨景门直抵仁和门而止。凡若干楹，费罔官损，役靡农妨，睥睨相接，罍罍相望，榱桷相仍，丹堊相耀，如翼如堂，斯棘斯革。楼既成，大夫相与落之，登楼四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间；大河汤汤，仅如衣带，城之大观于是乎备矣。事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斯台斯楼，城若增而崇，若埤而厚。固先事伐群不逞之谋，而预寝其匪茹窥伺之。志异日者，父老子弟樱城自守时，计必追颂中丞方伯，永赖不朽，功当亦必以不佞之

言，为匪诬矣。

陈留县城，隋大业十年建，明天顺二年知县郑璋增筑。周围七里三十步，高一丈八尺，广一丈四尺，池深一丈三尺，阔一丈五尺。成化十二年，知县吴鼎增修。崇祯乙亥，知县左懋泰高峻之。

杞县城，始建未详，相传周武王封东娄公于此。明洪武三年，知县曹以崇修筑。周围九里有奇，高一丈五尺，广一丈，池深一丈，阔二丈。弘治、正德、嘉靖间，知县曹敏、武衢、王应、蔡时雍相继修葺。崇祯乙亥，知县申佳胤大筑砖城。尚书孟绍虞碑记：汴以东百里，杞为壮县，地阔物众，甲于诸邑，而俗尚虚，侈民无盖藏枵然也。正德、嘉靖间，历寇警者三，再掠村镇，一至西门均未攻城大创。邑之城旧垒土也，岁久雨潦不无倾颓。百年来所历贤令，罔不思甃而墉之。顾贤者自好，欲无受劳民伤财名；否者大役难成，恐中废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迈谋与众为政耳。万历壬子，丽水王公得环排众议为之起东门，甃甃百丈，以钦取去弗竟也。天启戊辰，莱阳宋公九青亟商之，阅往牒费且巨万，日时诎举盈无，乃重为小民厉盖为其易，乃量城之圯者，属邑大姓计亩而委之浚濠，亦复如是高深，改观而单莪之氓，不与闻法称善也。而是时寇哄于秦，蔓延至于河北、奉天。黎公视事，复稍稍葺其隄，而鳩吾士民，缮武备甚悉，比入计则平干，孔嘉申公先视篆士，若民颇习其训，乃请于当事而委重焉。时寇已汀于河洛，而怡堂者，恬不为备，公署篆时画守条格已就，至是益严饬而实备尚缺。乙亥正月，贼骑突至，倏忽遍满五关，且于城垣低薄濠水浅狭处标识之，意欲凭陵直上。公徒步五城，一日夜凡七周，拇脱于指不知也。视守堞缺，即以随身徒胥补至。只身冒矢石弗顾，分俸五百金悬五门，激募勇敢者杀贼，于时多有奋不顾身者，五城击杀斩获甚夥。而北门之氛甚恶，公以全力注之，尽出衙舍火药器械，督武士袁文明多方捍御者久之。而又檄五城缙勇士击贼，贼乃夺气去。无何，贼攻睢阳甚急，复欲假道于杞，人心惶惶，而会有官兵袭杀弗果。至公曰：“众心成城，再鼓将衰，是累土者可恃乎？”盖亦固吾圉子大夫，其首事无让。予曰：《固也》。聚族而谋，不无以时诎为讳者。予曰：“蝮螫指断臂弗顾，讳言诎耶。有家者，若分其半以成□而半，以供饘粥，不犹愈于倾囊遗盗，且以□仅供一炬也，况未必半也。”众唯唯，余曰：“幸甚。”乃与公□□属大姓，如宋公法，而不以为是者十九。且邻封兹役俱征之里甲，众繁不易举乎，议不可。乃括邑之户籍地亩而总其，凡分为三等：千亩以上者为上户，百亩至千亩者次之，十亩至百亩者又次之。上户亩输甃八垓，役银五厘；中户减甃八之二，银减五之一；下户亩输甃四，银概免等。又分为五隶五城，乡绅诸孝廉泊青衿，各以里宅之近者，诣厥门受事，即输其地亩之直，以乡户之三等者，足成之甃；银钱收支各城总理便宜分委，而吏胥总不与闻。城周围一千四百丈有奇，除东门旧砖城九十丈，每门任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门有楼，俱鼎新之。四隅有櫓，新仍半焉。堞计三千六百有奇，其辽阔宽衍，所量增堡屋数处。小西门原无瓮城，今创增之。各门协助甃甃有差。议既定，犹恐乡居细民分畛域见，乃与侯各为榜文共谕之，无不唯唯。于是甃垓云集，金钱磨至，五城受事收支者，传餐弗给也。侯乃捐俸若干金，鼎新东城门楼一座，修城若干丈。以为众先，冲炎冒暑，省试劝督，月无虚日，日无旷时，敲扑无烦，子来趋

事。经始于三月中旬至季夏，而五城次第报竣。侯复于城濠外因势利导浚重堑焉，费不烦而隘益倍。次年正月，寇复自东来，远掠乡村，不复窥杞城矣。役竣，侯以虞首自命，镌石纪之。予惟天下事举之，莫善于豫，而其次莫妙于因，为高者因丘陵，为下者因川泽，而成功者因人心，杞城之当修也。宁俟今日，乃上惮于首事之难，而天下苦于百事之扰，缓之徂怡堂之安，而急之虑，有于思之谤，未有其因也。当寇来时，郊关内外多割剥刳削之惨，城头观者，虑无不啮指出血，恨不为铁室以御因其愤也。覆土之阬^[1]也，跛羊可牧，寇来悉力以扞^[2]而幸其退，□然有复隍之虑，而亟亟然有此幸，不可再徼之，恐因其惧也。其君子图百世之利，而其小人亦有塞瑾之思，谋之其藏，则具是依因其一也。春暮人饥兴□^[3]可以哺饿，且介马日驰于道，烽烟夜联于□，履遗弗取，冠挂弗顷，其及图之乎。因其时也，因□者而侯复以清勤督视，宜其济也。盖尝观一邑□天下焉。数年间，寇薄都城，至再坠城损将，先后□辙，宁无愤且惧者，一旦时者，沿边诸当事有能，因而用之可以慎固封圻，而销未萌之患。宁至貽圣明忧侯之固一隅也，可以当大事矣。公名佳胤，直隶永年人，辛未进士。各城受事者尚有小记，兹不具载。虞既约略记其事，爰系之辞曰：“于惟杞国，仲明苗裔。梁宋之交，俗侈而敞。历稽往牒，屡诇于寇。雉堞匪岩，累土是覆。日久弗戒，城复于隍。百年之计，筑舍道旁。申侯莅止，逢此多难。庀政勤民，御侮戡乱。寇至无时，与民共守。代壤以陶，可以经久。谋不厌众，断在于独。众咸听命，辐辏于毂。公曰勿亟，庶民子来。百堵交作，实实枚枚。譬如鬼运，钱若地湧。工坚而速，费钜而省。爰增厥郭，载浚其壑。金汤之险，申侯所作。地惟罔阨，何事忧天。式遏寇虐，妇子嘻然。明试以功，殿邦者大。百里贤臣，声闻帝座。伐石勒勋，与石不磷。勿俾城壤，敢告后人。”明刘理顺碑记：《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为卫大矣。一国之险在山川，一邑之险在城池，故城郭沟池以为固，《记》且以小康侈之。杞在汴东，为门户邑，而城仅因垒于土，加以岁久侵剥，即惟其涂暨岌乎。虞复隍，将民卫之，谓何粤稽。正德、嘉靖间，常三中寇，第以不攻幸全，非实有所恃。以无恐者令莅于兹，时亦持包璧之议，无如费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惧掣矣。夫御侮者在无瑕捍患者，贵先事积薪厝火，蚩众之所狙绸户未阴，明哲之所图，今日何日以策杞之当璧与否，此不待智者而后辨。自寇扰秦晋，披猖楚豫、庐凤间无宁岁。豫属冲地所在，当讲城守。乙亥之王正贼遂窥杞之五关，意轻我城为进攻状，人情危之。先是浚源申侯来署篆，已料寇氛之必及。为区画，城守者殆十之八九，杞德侯甚比改令杞，而寇果至。侯既夙备，应以暇整为分布守御，诸具甚设身冒矢石，察乘隙者疏密约缉之，昼夜凡七匝，不知甲之脱于指也。又悬金募敢死士縋击贼，多所斩获。贼悉锐逼北门，势甚厉，侯督武士袁文明辈多方力却之，贼始去。当是时，以卑薄之土垒，俾高阳氏故墟不荐食于蛇豕吻者，实拜侯之赐，犹未也，寇仅得退耳。一日未讎能必终不复至，往民狎于安，则难与虑危；

[1] 阬，古同“陀”，山坡。

[2] 扞，古同“悍”，强悍。

[3] 此处不清晰，疑为“作”。

今民惕于危，则可与计，安盍思所以坚吾墉乎？于是为言大宗伯孟公，公曰：“侯为杞远谋，杞安敢不自为谋，又安敢不以侯之谋杞者，明诏于杞之人？”遂合绅士父老而倡言曰：“兹役也，凭城者什之一，凭众心者什之九，什九之坚难为尝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则坚者亦瑕，委土宁堪以长保。夫人之善居财者，在用财以自卫，卫之莫如固。吾圉今且无论，急县官还顾而各急其身家，于是曙甃城之为谋远，皆愿为侯命是听。”而后乃议输视邻封已成事，里甲均输。父老金称便议，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诸王孙军屯不与，及境外之乡绅听余悉索：为三等厥田，千亩以上上之亩捐八甃、役银五厘；百亩至千亩次之，减甃八之二、减银五之一；自十亩至百亩又次之，亩止捐甃四、免助役；十亩以下全免输。绅士各以里宅之近厥门者门焉，受若事输若直，而乡户禀侯谕亦各以三等输。如城事闻所司，咸可其议趋观成，而后乃鳩工庶民子来，百堵皆兴。城周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丽水得环王公所甃。东门甃城九十丈，第加葺焉，余皆新甃，计每门城工三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门有楼，俱鼎新之，其属侯捐俸斤锲，以首新之者为东门楼，及修筑东南半壁，而各门甃锲之协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者半其旧，多而今约者。堞三千六百有奇，盖减旧之半，其旧无而今创者量。增堡屋数处，及小西门瓮城甃城。斯减而后，乃有事于濠。濠浚自莱阳宋公九清，侯复因势浚重甃，而益倍其险。经始于三月中旬至季夏而全毕，高墉言言，深池渊渊矣。明年正月，寇复至，侦杞城新有备，第掠邻境去。先儒有言，经世安民之道，除其忧而后同其乐。杞之人，昔称善忧，惟是甃城之役，二百年来议存乎，筑舍见狎乎，处堂因循，而若有符者旨哉。宗伯之言四因也，人情非愤弗策，非惧弗迫，非一弗齐，非时弗宜，大抵然矣。虽然非天替贤，侯即有可，因之机谁克肩其巨，图其难者，牛僧孺之营鄂也。岁省民修筑表茅之赋，高骈新成都之堞，保障一时，盖皆易土以甃，若种世衡城青涧，以控浏澧城雒水以属羌，更得御侮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杞也，政治化醇，清风愷德，四民业傅舞之。惟兹役也，举有土之缺遗，垂无疆之熙备，其伟业宁让诸贤，方美于襄，而颂伊濯矣。城成而宗伯公为之记，公实身亲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属予以石言，夫亦即公所记，质言之已矣。于都哉，我侯之泽，惟金汤是奭，永俾我后人靡有斲。侯名嘉胤，直隶之永年人，崇祯辛未名进士。诸绅士之属，有助者氏名列诸其后。

通许县城，唐始建，明洪武五年知县江允和增筑。周九里三十步，高一丈八尺，广一丈三尺，池深八尺，阔二丈。嘉靖七年，知县胡节重修。崇祯乙亥，知县余尚春再修。

太康县城，始建未详，明成化间知县王珣增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七尺，广二丈二尺，池深二丈，阔倍之。正德六年，知县郭思敬修筑。嘉靖元年，知县侯泰重修。崇祯八年，知县李皋始包砖城。皇清顺治初年，知县田六善重修。

尉氏县城，汉始建，明宣德六年知县李琦增筑。周七里，高二丈八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成化十九年知县刘绍、正德六年知县郭镗相继修葺。崇祯间，知县游建勋增砖敌台，知县陈可绩全建砖城，孙接武署事重修。

洧川县城，旧在县南十里即唐废州基址也。明洪武初年，知县俞廷芳以水患迁筑

于此。周围九里许，高二丈四尺，池深一丈，阔五丈。正德九年，知县张恭修。嘉靖间，知县张纶重修。万历四十年，知县李尚志、崇祯间知县周家俊相继重修。明陈端纪略：洧川汴之属邑，当许、郑、鄢、尉之冲。地要民稠旧有城，但土垣而圯，楼櫓而疏，不足以捍外而卫内也。正德甲戌，古曹张侯来尹兹邑。下车之初，深以为歉时则废务鞅掌弗遐。越三年，政举民和，遂上厥事于都宪李公、方伯王公、宪长陈公，咸闻而是之。于是峙乃楨干，理乃畚鍤，以培欲坚，以筑欲峻。增陴浚隍加于旧者三之五，以是岁季夏始事，至孟冬而迄工。嗟乎，侯之是举也，费虽大而官无所扰，役虽烦而民不告劳。孔子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归之君子，今侯即其人矣。

鄢陵县城，始建未详，明景泰元年知县康健修筑。周围六里九十步，高二丈二尺，广一丈二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正德间，知县龙章、嘉靖初知县尹尚贤、史文彬、张祥相继修筑。皇清顺治十五年，知县经起鹏重修。明李梦阳碑记：正德十三年夏四月，鄢陵县城成。城周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广一丈，堑广三丈，深二丈二。城四门各楼门各有郭，周庐十，敌台十一。城四角各楼楼櫓修修，长堞迢迢，翼翼濯濯，下壑上削。昼侦宵逻，铃柝是节，伺察有伯，薄吏乃钩，外奸潜夺，内犬靡聒。是役也，始于十二年正月，逾年而告成，费盖巨万缗，徒数万。人云畚杵如云，登登四闻；搏劳均力，人人欢悦。缩溢伸乏，咸有纪经。厥知县章为之云是。故费罔官损役匪农妨，睹者叹曷，聆者颂能，监之者嘉，核之者褒。初知县章至县也，行城履隍，垣鬻池凸，污秽黄蒿，径蹊交交，以问左右，左右对曰：“是城也，残焉，故矣。前中原盗起，控弦擐甲者，盖数十万焉。渡河转战先驱略鄢，鄢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疮痍未还也。”爇于今犹烈，知县章于是俯而思仰而叹曰：“嗟乎，无城无县，无县无民，予诚不能苟一日而食。”乃于是集部吏，召父老，延乡士夫议城事。佥曰：“是役也，众。”知县章曰：“吾能。”众曰：“费。”曰：“吾能费。”曰：“费，而众上之人，必以为利己。”曰：“诚己也。”彼即以为弗己，忸也；诚弗己也，即以为己，吾何忧？”曰：“彼谓民劳。”曰：“诚佚之即以为劳之可。”且章闻之，计小者害大道，谋者寡成。故乡校毁桥靡裘，消孔圣贤且尔况其下乎，始盗之入也。鄢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恨曰：“设城坚，吾奚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长吏又恨曰：“设城坚，吾鄢奚以荼及平地也。”上之人谓城劳也，疑己利也。诸议者又谓费也，众也，斯所谓厝薪而忧火者也。夫渴而后井，井岂渴及哉。不城吾诚不能一日食鄢。及城事兴，果有谤知县章于监者，监者核焉，获颠末，乃于是罪谤者，而嘉知县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章何则大者举，则细者可推矣。”夫政莫大于动众，功莫大于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众而成者也。是故《书》称勤墉，《易》戒复隍，城漕、城谢、城韩、城朔，诗人咏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议城筑必书，虽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己力任其大民，以之域众而弗扰，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鄢，郑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忧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异也，是故君子之动众域民也。”公而后功，正而后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龙氏汉川人，以举人前署德兴县学谕，有捍贼功，擢今官云，鄢致仕。尚书刘公书抵李子曰：“凡令鲜克令龙也，克令而又城吾鄢，夫

春秋城必书，愿子书焉。”而鄢学谕田君祐及乡士者，若夫有成赞趣书，于是作《鄢陵县城记》。

扶沟县城，西汉时建，明正统间知县韩琚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九尺，广二丈，池深二丈，阔五丈二尺。景泰成化间，知县陈纪、胡宣、李增相继修葺。隆庆六年，知县黄芬玉作砖城。万历间，知县金良范、丁可取先后再修。

中牟县城，旧在县东二里许。曹操始筑，明天顺五年知县董敏改建。周围六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广二丈，池深一丈，阔一丈二尺。成化十八年知县戴玉重修。崇祯七年，知县俞士鸿包砖城。皇清顺治二年，知县刘应泰重修。

阳武县城，西汉始建，明正统十四年知县冯祥增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七尺，广一丈五尺，池深一丈一尺，阔一丈四尺。天顺五年，知县王佐修葺。嘉靖二十七年知县蔡朴重修。崇祯十二年知县杜时阶包砖城。

原武县城，始建未详。明洪武四年县丞江忠修筑，后圯于河。正统间，知县谢宁复建。周围四里九十八步，高二丈三尺，广一丈一尺，池深七尺，阔一丈五尺。嘉靖十一年，知县杨顺重修。

封丘县城，西汉时建。元至正间沦于水。明成化元年，知县王辅重修。周围五里七十步，高一丈七尺，广一丈四尺，池深九尺，阔一丈三尺。正德、嘉靖间，知县张守愚、蔡完相继修葺。万历三十六年，知县赵浩重修。皇清顺治九年没于水。

延津县城，元大德间因徙县治始建，明洪武元年修筑。周围七里三十步，高二丈，广一丈二尺，池深五尺，阔一丈二尺。成化、弘治、正德间，知县吴钊、梁文盛、韩贯相继增修。万历乙亥年始包砖城。明冯□^[1]碑记：夫王公设险必城郭以为固，而平原受敌之地，尤亟焉。故春秋于城邑必书，盖其慎也。顾桑土未豫，不备不虞，则疑于纾事以病民，备而不能无扰，扰而不能无怨。又疑于广心以病民，当事之所以倨而蒿目，倨而掣肘者数，如此益之。彖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则上者所以□^[2]下，而损者所以为益也。然而上有亲民之分，而势难展者，郡县是也；上有亲民之心，而势易隔者，抚按监司是也。即见有敝，刷一朝利关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谁为暂而谁为黔，惰窳相袭，旦暮异释，负以去，一旦有缓急周章错愕，与其民偕毙耳。是故成大事者，与民乐成，而不与民虑，始有能持破的之见。决盈庭之议，画必然之策，兴必不得已之役，中丞直指使以民事先之而监司敬应，监司先之而郡县敬应，为百姓计久远，其又能禁庚桑之祝，以志无疆之说耶。廩延当梁卫之冲，无天险为限，中原有事，则必争之地也。正德时，贼再至，无敢雁行顿刃，是受敌于寇也。黄河经其南，诸流交汇时有泛滥。嘉靖中，漂民居无算，惨于流徙，是受敌于水也。往者衰土为城，土恶易溃，苦于岁葺。尝议以甃易之，难其费遂成道谋。万历己亥岁，中丞鲁公、直指使者崔公巡方诣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

[1] 版刻不清晰，疑为“奇”。

[2] 版刻不清晰，疑为“茆”。

备盗出入与非常不利，御寇捍蓄而督民与守，是明以民委敌也。”即与司道定计，属郡守刘公、郡倅孔君，邑令刘君辈经纪其事，而括帑余数千以资费。时直指袁公相继至，亦以贖缓九百佐之，司道而下各有差。阅岁告成事，雉堞如云，楼橹胪列，屹然称保障矣。父老谓诸公为德于延甚厚，相与建祠而尸祝焉。冢宰李公，延人也，属余一言纪之。余谓是役也，诸公之为延谋周也。以岁月而为千百世计，延人之善自谋也；以千百世计，而忘其岁月之瘁也。盖力关民四肢，而财关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其帑为建不拔，而民惟版干畚筑之，是务及瓜而成不愆于素。上实无伤其心，民宁敢自爱其力。佚使之民忘其劳矣，忘劳之民生其共矣。城成而民与偕安，祠与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岂异哉？《诗》曰：“以似以续，续古之人。”^[1]后之莅兹土者，登其祠思其始。庶几哉，垒土以鳩延邑，而复峙糗粮、严斥堠、课章程、修陴垣、恤蓄渗、备旱溢，俾延之民无有淫心，舍力以事其上，使向之与延为敌者，皆顿于坚城之下。则是祠也，即广其俎豆，光于前烈可也。

兰阳县城，宋建隆三年始建，明洪武元年知县胡忠修筑。周围五里，高二丈七尺，广一丈五尺，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五尺。成化、弘治、正德间，知县王政、徐楚、陈桂相继修葺。崇祯八年，知县张弘道包砖城；十五年，知县来仪重修。

仪封县城，始建未详，明洪武元年知县于敬祖增筑。周围八里六十步，高二丈，广一丈四尺，池深七尺，阔八尺。正德六年，知县李溱重修。崇祯八年，知县王九鼎又筑。

新郑县城，郑武公始建，明宣德元年知县朱珮修筑。周围五里，高一丈五尺，广半之，池深七尺，阔倍之。成化四年，知县匡铎易土以砖。崇祯十六年，知县田世甲补修。

陈州城，春秋时建，即古宛丘也。明洪武元年重修，设陈州卫守之。周围七里三十步，高三丈，广半之，池深一丈五尺，阔二丈有奇。门四：东曰明化，南曰孝义，西曰平信，北曰永安。景泰间，指挥陈纪重修。皇清顺治三年，知州赵炜又修。

商水县城，西汉始建，明洪武四年县丞孙玄仁修筑。周围四里有奇，高一丈九尺，广五尺，池深八尺，阔二丈。成化三年，知县罗惟重修。崇祯九年间，知县王化行易以砖。皇清顺治三年，知县原英煌重修。

西华县城，相传为箕子所居城也，明成化八年知县卢璿修筑。周围五里有奇，高二丈五尺，广一丈五尺，池深三丈，阔如之。正德七年，知县王尧臣重修。隆庆二年，知县张光孝筑以砖。

项城县城，旧在县西北，即项籍所筑也。明宣德三年知县王辅改建。周围七里有奇，高一丈五尺，广一丈七尺，池深一丈二尺，阔一丈三尺。景泰间知县胡连、万历年知县贾明远、王钦浩先后重修。皇清顺治十三年，知县郑羽侯重修。

沈丘县城，明弘治十一年置县始建。周围三里，高二丈二尺，广一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阔如之。正德间知县孙诚、万历甲申知县张良式重修。崇祯乙卯年，知县李自修

[1] 出自先秦佚名诗人之《良耜》。

增筑。

许州城，汉献帝始建，明正统末知州刘绥增筑。周围九里一百三十九步，高三丈二尺，广一丈一尺，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三尺。门四：东曰阳和、南曰来薰、西曰威武、北曰迎恩。弘治间，知州邵宝修筑。万历丁酉年，知州范锡砌砖。皇清顺治十四年，知州汪潜重修。

临颍县城，隋大业四年始建，明洪武三年知县王复重筑。周围五里二百四十六步，高二丈，广如之，池深五尺，阔二丈。正德十年，知县曹忠重修。万历年，知县孙锡、韩珊、杨尔中、陈灿先后再修；四十八年知县张福臻莅任，始创为砖城。明苏继欧碑记：临颍，汉之旧县也。隋迁今城，四壁第覆土，迄我明无以易砖者。予同籍张公来治颍水，行城周视，扼腕甚虞，土城匪固，霖淋易溃，补葺岁费不貲计可，四三葺已当砖城费矣，慨然思以砖之。已而政成民和，具便宜上请报可。爰度工鸠材，逾期而告竣事。城凡周二千二十一步，高三寻尺有咫，基广四丈八尺。承砖以石，石之袭不如法，砖之火候未到者，置不用也。涂隙以灰，上灌以灰浆，期固且久。埤高五尺，门各建重楼，四角楼如之，而其二为文昌、武曲阁，阁之基皆包以砖，内砌砖为水道二十，外为敌台二十有五，台上置铺以便守者。堑深二丈，门五倍，环注以颍水，堑中土即覆堑外为堤，堤植以柳遍焉。缙绅士民群数百来谏，予曰：“侯福我颍，城砖矣。”侯意不欲劳民力，凡赋羨俸赢赎缓，寸寸是积，首出金四百给陶人而责之。砖贸灰于禹，伐石于襄平，给之价焉。而后榜通衢劝输以示必成，于是物情大孚，输砖输力者争先，人既虑劝输难继也。更立官陶，积薪召匠董之型且煨，其用心亦云苦矣。至诸奖勤恤惰，拊循指示，则尤心与目俱到，一毫未周食寝梦息有□^[1]焉。不克宁者，侯之不劳民而卒能得民心者，以图厥成，若此惟公其纪之。予曰：“侯之得民心者，此已乎？”金曰：“比年频旱，耕夫皇皇忧无食。”侯曰：“颍水、石梁河，可引而灌也。”则躬自履原隰度土，宜以教稻谷，筑堤以防水，设水闸以时蓄泄，造水车、水斗以汲河流。至污下如断入湖沙坑坡诸地，一经淫雨终年成浸者，又挖坎道以泄之。水去地出，凡成膏腴数千顷。而又清户籍销其空名，录丁壮俾无漏版，给牛种以垦荒，剔衙蠹以弭奸，讲乡约以移俗，赈饥寒恤嫠寡，汰冗役省房号，禁牙侩之需索，革地方之科敛，除解户斗级之积累，符文稽则驿递苏，博斗严则争讼息，操练勤保甲，则防守预其间。纤悉委曲蔽百厘之利，百举之靡，不刳精铄虑曲，布其苦心，即明作之吏所不能为者。侯实能之苦，夫士习窳惰，则新学宫督英俊，以时其考课，别奖赏出制艺为程，四境童蒙，又选教读以训之政教。若是，是得心之由，而创城之基也，是不可碑乎？予曰：“都哉，公能用其民矣。民之用力，用公之心也，利民大仁也，作士大化也，变化调停大智也。区画得宜，大才也；捐俸缮修，大廉也；直以为己仕，大勇也；公以实心置人腹，人以实心为公用，大信也。一创城而数善备焉，公所以能城也，底大功也。由汉以来垂二千年之邑而砖之，可谓万年不朽之伐，前无古人矣，公其与天壤共永乎。”是役也，始于万历庚申之二月，落成于天启辛酉之三月。公名福臻，莱之高密人，癸丑进

[1] 刻版不清晰，疑为“仄”。

士。纪纲之者，尉吴良年，休宁人。董其役者，则义民滕知性数十辈也。予既次第为记，因赞之：昔者先王，慎固封疆。崇墉设险，悍我民康。于维张公，令此一方。土垣怨瑕，势或弗张。说以先民，厥材孔良。易土而甃，蔚壮金汤。屹屹其域，汭汭其隍。亿万斯年，勒功不忘。

襄城县城，相传周楚灵王始建，明成化十八年知县郭文增筑，周围六里一十九步，高二丈，广一丈二尺，阔一丈五尺。嘉靖二十九年主簿樊叙重修，万历间，知县王承始砌以石。

鄆城县城，相传古鄆子国也，明成化十八年知县臧杅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广一丈，池深九尺，阔二丈。嘉靖二年，知县乔迁重修。崇祯十一年，知县李振声始造为砖城。

长葛县城，春秋时建，明正统十三年知县黎骅修筑，周围六里一百五十步，高二丈五尺，广一丈，阔倍之。嘉靖三十二年，知县李节重修。崇祯十三年，知县张焞始砌以砖。皇清顺治三年，知县高凤翔重修。

禹州城，西汉始建，明正统十三年增筑，设千户所守之。周围九里有奇，高二丈二尺，广一丈，池深一丈，阔五丈。门四：东曰含春，南曰朝阳，西曰怀远，北曰拱宸。正德四年，知州李邦彦重修。万历四十五年，巡道曹尔禎开渠引水注壕。

密县城，西汉始建，明洪武三年知县马万金增筑。周围九里，高二丈五尺，广二丈，池深七尺，阔一丈。嘉靖三十二年，知县张金重修。万历三十七年，知县王崇雅易以砖。崇祯十二年，知县曹化中又修。皇清顺治六年，知县李芝兰重修。

郑州城，唐武德四年置管州始建，明宣德八年知州林厚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广半之，池深一丈，阔倍之。门五：东曰寅宾，南曰阜民，西曰西成，北曰拱宸，东南曰迎恩。成化、正德间，知州洪宽、萧渊、刘仲和相继增修。崇祯十二年，知州鲁世任创砌砖城。皇清顺治初，知州张肇昇、王登联重修。

荥阳县城，后魏始建，明洪武二年知县钟泰修筑。周围三里，高二丈，广半之，池深一丈，阔如之。天顺三年，知县朱宾修筑。隆庆二年，知县刘子庸重修。万历间，知县董勤、邹思亮先后又修。皇清顺治二年，知县郭琦重修。

荥泽县城，始建未详，明成化十五年知县曹铭以水患徙筑今所。周围四里三百步，高三丈，广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阔二丈。正德六年，县丞杨铭重修。万历四十三年，知县晋承忠重修。崇祯六年，知县申大志外建重城。皇清顺治十二年，知县段补圣重修。

河阴县城，旧城圯于河水，明洪武三年知县刘茂徙筑今所。周围四里六百壹十步，高一丈七尺，广六尺，池深八尺，阔一丈。景泰、正德间，知县傅礼、李穆修浚。嘉靖三十一年，知县吴承恩重修。万历三十三年知县王阔、天启七年知县田景源、崇祯壬午知县王尧宪先后重修。

汜水县城，西汉始建，明景泰元年知县刘泰增筑。周围七里，高二丈三尺，广一

丈，池深一丈，阔如之。成化十八年，知县王铭修葺。嘉靖六年，知县刘钊修。万历中，知县张统重修。崇祯八年，知县刘邦道修为砖城。崇祯十六年，知县周腾蛟因寇乱移县治于西北，皇清顺治二年，知县高永光仍复故城。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八 终

卷之九

河 防

黄河上应星宿，自塞外九折而入中国，然在秦晋无大溃决也。自入豫后而其势横矣。盖河流至豫所灌者，不止百川，兼以土疏不固，故汪洋澎湃，时出而啮田亩，圯城邑，怀襄之变即在神禹，后亦时有之。而开封一郡，西自汜、滎，东至兰、仪，较他郡为甚，前代无论，迨国朝而溃决者，且三四告矣。设官董役，岁输金料民计且累万，财尽力诘以与水争，然则阳侯之患，何时已耶。夫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善为川者导之使行；防河者以我治河，导河者以河治河，难易之势不较然哉。作《河防志》。

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至于华阴始入河南地，自成皋始入开封地。

汉

文帝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是岁东郡大兴，卒塞之。

成帝绥和二年，诏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诏贾让上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里土地，必遣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行；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返而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向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陋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环，百余里间，河再西而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底柱、破碣石，坠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

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所残无数，如此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敝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门但用上水，令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尝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则填淤加肥，禾麦更为秔稻，转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可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明帝永平十有三年夏四月，诏修汴渠堤。初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浸，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曾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帝问水形便，景陈利害，应对敏捷，帝甚善之。乃赐《山海》《渠书》《禹贡图》及以钱帛，发卒数十万，诏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有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开涧，防遏冲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复溃漏之患。明年渠成，帝亲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显名，王吴及诸从事者，皆增秩一等。

顺帝阳嘉二年，诏自汴河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堰成，刻石记之。记曰：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海，疏达河川，通荒庶土。云大河冲塞，侵啮金堤，以竹笼石葺苇土而为遏。坏溃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为障。功业既就，徭役用息，诏书许海立功，府乡规基经始，诏策加命，迁在沂州。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令纘茂前绪，称遂体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伾，回流北岸，其势郁幪涛怒，湍急激疾，一有决溢，弥原漫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感，昔崇鯨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劳。于是乃跋涉躬亲，经之营之，比率百姓，共之于山，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侧，以扞鸿波，庆赐说以劝之。川无滞越，水上通演，役未逾年，工程有异，斯乃元勋之嘉谟、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书》录其功；后稷躬稼，《诗》列于雅。夫不憚劳谦之勤，夙兴厥职，充国惠民，弗得湮没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记功，垂示于后。

唐

玄宗十有四年，河决魏州。

五代

汉

乾祐三年夏六月，河决郑州。补阙卢振上言：臣伏见汴河堤，两岸堤堰不牢，每年溃决正当农时，劳民役众。以臣愚见，沿汴水访河故道陂泽处，置立斗门，水涨溢时以

分其势，即涝岁无漂没之患，旱则获浇灌之饶，庶几编甿差免劳役。

周

太祖广顺二年十有二月，河决郑州。时周主以决河为患，王濬请自行视，遂塞之。

世宗显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初导河自开封历陈留，其广五丈，故名。又白沟河，即武后载初元年引汴水入白河者也。唐末湮塞，至世宗始疏浚，以通齐鲁之舟楫矣。

宋

太祖

乾德三年秋，大霖雨，河决阳武及孟州。诏发州兵治之。

太宗

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诏发沿河诸州丁夫塞之，视堤岸之缺，亟缮治之，民被水灾者，悉蠲其租。

神宗

十年夏五月，河决荥泽。诏判都水监俞允往治之；八月，又决郑州、荥泽。元丰元年，河决郑州，武原；夏四月丙寅，决口始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甲戌，新堤成。

五年秋八月，河决郑州、原武。

哲宗

元符三年春三月，中书舍人张商英献治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障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水门口泄徒骇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耳。

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春，诏修苏村西堤。初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颺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抵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稍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凌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常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于淀塘

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以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

秋八月，修阳武副堤。

大观元年春二月，诏于阳武上埽开修直河。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工十万七千有奇，用夫三千五百有奇，凡一月毕。从之。

三年秋八月，诏沈纯诚开兔源渠。兔源在广武埽对岸，开者欲分减埽下涨水也。

宣和元年冬十有二月，兔源渠成。

元

世祖

至元二十有三年，河决河南郡县，凡十有五处。役民二十余万塞之。

二十有五年，汴梁路阳武县诸处河决，凡二十有二所，命宣慰司督夫修治。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决杞县蒲口。先是河决汴梁，发丁夫三万塞之，至是蒲口复决，乃命河北、河南廉访使尚文相度形势为久利之策。文言：长河万里西来，其势端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自古治河，处得其方，则用力少而患迟；事失其宜，则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论也。今陈留抵睢，东西百有余里：南岸旧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计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约八九尺，堤安得不坏，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决千有余步，迅速东行，得水旧渚，行二百里至归德横阳之下复合正流，或强湮遏，上决下溃，功不可成。揆今之计，河西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滥；归德、徐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从之。会河朔郡县、山东宪部争言：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塞之便。复从之。明年，蒲口复决。塞河之役无岁无之。是后水北入复合故道，竟如文言。

按大学士丘濬曰：河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盖以河自星宿海发源，东入中国，逾万里凡九折焉。合华彝之水，千流万派以趋于海，其源之来也远矣，其水之积也众矣。夫以万川而归于一壑，所来之路孔多，所收之门束隘，而欲其不泛滥难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为冲决，而移徙不常也哉。汉唐以来，贾让诸人言治河者，多随时制宜之策，在当时虽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时去今未远，地势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虽非百世经久之长计，然亦一时救弊之良方也。今河南藩宪每年循行，并河郡县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筑长垣以御泛滥，或开淤塞以通束隘；从民所便，或迁村落以避冲溃，或给退滩以偿所失。如此，虽不能使并河州郡百年无害，而被害

居民亦可暂时苏息矣。

武宗

至大二年秋七月，河决归德，又决封丘。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湮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后访求修治之方，而众议纷纭，互陈利害。当事者疑惑不决，必须上请朝省，比至议定，其害滋大，所谓不预已然之弊。大抵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缓，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流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卤，又失导求之方，崩溃决溢可翘足而待。近岁亳、颍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远虑，失于规画，使坡濞悉为陆地。东至杞县三叉口，播河为三，分杀其势，盖亦有年。往岁归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下流既不通畅，自然上溢为灾。由是观之，是自夺分泄之利，故其上下决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势趋下，有复钜野、梁山之意。盖河性迁徙无常，苟不为远计预防，不出数年，曹、濮、济、郟、蒙害必矣。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为今之计，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监，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任，量存员数颇为巡视，谨其防护。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较之河已决溢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乌可同日而语哉。

仁宗

延祐六年春二月，修治汴梁护城堤。先是河北河南道廉访副使言：近年河决杞县小黄村口，滔滔南流，莫能御遏。陈颍濒河膏腴之地浸没，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远无数里，倘值霖雨水溢，仓卒何以防御？方今农隙，宜为讲究，使水归故道，达于江淮，不惟陈颍之民不遂其生，窃恐将来浸灌汴城，其害匪轻。于是大司农司下都水监，移文汴梁分监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兴工，至三月九日工毕，总计，北至槐疙瘩两旧堤，南至窑务堤，通长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创修护城堤两道，长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广十六步，上广四步，高一丈六尺。为一工堤，东二十步外取土，内河沟七处，深浅高下阔狭不一，计工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风雨妨，工三十日。其内流水河沟，南北阔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内修堤，底阔二十四步，上广八步，高一丈五尺，积二十万尺。取土稍远，四十尺为一工，计三万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桩二，计四十，各长一丈二尺，径四寸；每步杂草千束，计二十二万；每步签桩四，计八十，各长八尺，径三寸。

七年秋七月，河决滎泽。遣平章站马赤亲修筑。

泰定帝

泰定一年夏五月，河溢汴梁乐利堤。诏发丁夫六万四千人筑之。

顺帝

至正十有一年夏四月，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冬十有一月，诸堤埽成，河

复故道。至正四年夏五月，天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尺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皆罹水患，朝廷忧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脱脱既复为丞相，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乃命积群臣廷中议，而言人人殊，惟都漕运使贾鲁言必当治。先是鲁尝为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循行被水郡邑，俱得修捍成策；后又为都水使者，奉旨诣河上相视，验状为图，以定二策进献：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至是复以二策对，脱脱韪其后策。议定，乃荐鲁于帝，大称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堤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大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帝遣贵臣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其宣力诸臣迁赏有差。赐丞相脱脱世袭答剌罕之号，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文，以旌劳绩。玄既为河平之碑，又自以为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乃从鲁访问方略，及询过客，质吏牒，作《至正河防记》，欲使后世罹河患者按而治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酈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仰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迂，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雍卑不滞。虑夫雍生溃，滞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溢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減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白，水隳突则以杀其怒。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拦头、马头等埽。其为埽台及推卷牵制蕤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继、用绳之法。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濠也。此外不能悉书，因其功用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法以竹络实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苇绵腰索经寸许者纵铺，广可一二十步，长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纆，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余尺者，衡铺之。相间复以竹苇麻苧大率，长百尺者为管心索，就系绵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千束多至万余，匀布厚铺于绵腰索之上，纆而纳之。丁夫数千以足踏实，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号于众，众声力举，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长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余。又用大索，或互为腰索，转致河滨，选健丁操管心索，顺埽台立踏，或挂之台中铁猫大槩之上，以渐缒之下水。埽后掘地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筑之以土，其土复以土牛杂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后随宜。修垒为埽台，务使牵制上下，缜密坚壮，互为犄角，埽不动摇。日力不足，夜以继之，积累既毕，复施前法，卷埽以压先下之埽，量水浅深，制埽厚薄，垒之多至四埽而止。两埽之间置竹络，高二丈或三丈，围四丈五尺，实以小石土牛。既满，系以竹纆，其两旁并埽密下大桩，就以竹络上大竹腹索系于桩上，东西两埽及其中竹络之

土，以草土等物筑为埽台，约长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长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杂厕其余管心索之间。候埽入水之后，其余管心索如前猫挂，随以管心长索远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铁猫或大桩曳而系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诸物通修成堤。又以龙尾尺埽密挂于护堤，大桩分析水势。其堤长二百七十步，北广四十二步，中广五十五步，南广四十二步，自颠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广不等，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长十里四十一步。筑岸上土堤，西北起东西故堤，东南至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颠广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杂土，多寡厚薄随宜修垒，及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埽如前两堤法。唯修埽台必用白栏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堤一，长百余步，直抵龙口。稍北拦头三埽并行，埽大堤广，与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间以竹络成一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广百一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广八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尺。并创筑缕水横堤一，东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东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长二里四十步，亦颠广四步，趾三之高丈有四尺。修黄陵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内创岸土堤，东北起新补白茅故堤，西南至旧河口，高广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盖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犹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益以秋涨，水多故河十之有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回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迟，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绳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绳，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绳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槩上，每绳或碶一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复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覆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筐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复以木撑^[1]拄，使帘不偃合。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追□为号，鼓鸣□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船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稍，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埽置桩，系缆四埽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此岸才四五十步，势泊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埽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难。薄龙口，喧豕猛疾，势撼埽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栗，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械捷出，遣官吏工徒十万余人，日加奖谕，辞旨恳至，众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

[1] 撑，古同“支”，支撑。

绝流，故道复通。又于堤前通卷拦头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系前埽，硿^[1]后拦头埽之后，后埽管心大索亦系小索，硿前拦头埽之前后。先羈縻以锢其势，又于所交索上及两埽之间，压以小石、白阑、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势措置。埽堤之后，自南岸复修一堤，抵已闭之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农家场圃之具曰“辘轴者”。穴石立木如比栉，蕝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辘轴，以横木贯其后。又穴石，以径二寸余，麻索贯之，系横木上，密挂龙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广百二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广八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堤埽一道，长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埽三道，通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三十步。稍冈至砀山县增倍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筑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其用物，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稍六十六万六千，带稍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蒿桔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麻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十船，绳索大小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蔑以斤计者千有五万，硿石三千块，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楷、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木竹绳索等匠，佣贖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道，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明

洪武

七年，河决开封堤。诏参政安然塞之。

十有四年，河溢原武、祥符、中牟。守臣以闻上曰：此天灾也。今欲塞之恐劳民力，惟防护旧堤，勿重困吾民也。

十有五年，河决荥阳、阳武。

十有六年秋八月戊辰，河决开封东月堤。自陈桥至陈留溃流数十里。是月复决杞县入巴河，命户部遣官督所司塞之。

[1] 硿，古同“缙”。拴上重物往下沉。

二十年，河决开封城。自安远门入，淹没官民廨宇甚。

二十有四年，河决原武之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项城，经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三十年秋八月，河溢开封。时城三面皆受水，将浸及军储仓巨盈库，诏令荥阳高阜处筑仓库以待之。

永乐

元年，馈运自陈州颍岐口北输于京。时户部尚书郁新奏言：近因淮河至黄河淤浅，以致馈运不通，请自淮安用轻舟运至沙河及陈州颍岐口，仍以大舟载入黄河，复陆运卫河，以转输北京。上曰：“可。”

四年，诏修阳武、中牟及汴河北堤。

八年，河南守臣请修汴梁坏城。往河决汴梁坏城二百余丈，至是修筑。上谕工部臣曰：“汴梁迫黄河，不免冲决之患，此国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缓。且闻黄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视之。”

九年三月壬午，命侍郎张信浚黄河故道。先因河水累岁为患，修筑堤防民用困弊，至是河决坏民田庐益甚。事闻，遣信来视。信至询访故老，得祥符鱼王口至中湾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则水势可杀，遂绘图以进。诏发河南民丁十万，命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瓚，率运木夫同侍郎金纯相度治之。仍遣国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户部侍郎古朴以太牢祭河南境内山川。时工部尚书宋礼督工开会通河，遂命礼兼董之。初朝议开会通河及浚河南黄河，命户部凡开浚民丁皆给米钞，及蠲户内是年租税。于是河南、山东之人闻风而自愿效力者甚众，因谕户部臣曰：“开河效力之人赏蠲之惠，一如编役民。”由是益戴之。

秋八月庚戌，新港成，河复故道。是年六月丁未，敕尚书宋礼曰：“曩命卿等，浚黄河故道及筑塞河港以纾民患，今久未见成绩，而河水泛滥日加，为民患苦。卿等其协心并力，无懈夙夜，脱民垫溺，用副朕委任之意。”七月己酉浚河工告竣，凡役民丁十一万四百有奇。自是河循故道，与会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八月庚戌礼等还京，皇太子遣人劳视，自是无水灾者三十余年矣。

正统

十有三年，河决荥泽。东过开封城之西南，又东南经陈留入涡口，又经蒙城至怀远东北，而达于淮焉。是时，开封府城在河之北矣，时汴水出荥阳大周山，合京、索、须、郑四水，东南至中牟而入于汴河。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继塞之，弗绩。又六年，徐有贞治之，决口乃塞。

天顺

五年秋七月，河决开封城，命工部侍郎薛远塞之。

六年春二月，作石闸成。吕原有记，其略曰：维开封城周回二十里，外则缭以堤。当宋时，近于城者惟汴、蔡诸水，而黄河流经城之东北，以达于海。至元时，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正统戊辰，亦尝分决张秋口东北入海，其后复东北入淮如故。筑堤护城，其来盖已久矣。夫土疏固易迁徙，而流杂泥沙又易淤淀，以故水载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顺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逾防，土城遂决。越六日，风激浪拥，突北门以入，平地水深丈余。王府及官卫、儒簧、庐井、市灑无虑，数万区尽浸没摧圮。力能结筏者，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闻，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琼台薛君远往拯治之，玺书授以事宜。君星驰至汴，敷宣帝德，绥援众戚，即移粟以赈其饥。躬率三司官僚，按视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缓急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征集丁夫，预调塞治之物于所属，委开封府知府鱼侃、通判蔡保等管领应役。先令右布政使丰庆、副使项聰于决口上流，督夫下桩、卷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余丈，浹旬堤就，决口绝流，而水趋故道。又令副使张諫、参议王铉于土城东，起独峦冈讫猫儿冈，督夫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东注。而城中积水日渐耗减。又命参议史敏、佾事高逵于土城东南曰扬州门，浚旧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冈直抵陈留，渠长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泄城中积水，使下流达于黄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官廨亦渐可居。而军民荡折流离者，接踵复业；野田堪义者，俱播菽麦矣。顾城池最低洼者，积水莫能尽出；则令参议萧俨、李浩，佾事王绍督夫车戽，参议何升又导而分之，阅月，水尽干涸。初环城五门俱有潦水，河决后水益溺漫无津畔，往来者必藉舟楫，一遇风涛莫或敢济，由是米薪之价涌贵数倍。则又令项聰等筑道路于大梁、仁和等三门，以通车马，内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补城垣缺处，及创筑各门月堤，军民有贫馁者给以粟麦，凡八千余石。有屋居飘荡无存者，给以榱橑共五万三千余株。事将竣，因念积水全赖开渠浚导，议即扬州门置闸以限内外，倘后内水有积，启而泄之；或外水欲入，闭而塞之，庶为永久之利。适巡按御史梁君觀、董君廷圭至，议用克协，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辉等，于郑之贾峪山采石炼灰，劝客舟如期输至，就令景辉及开封府推官刘筠董役，未几闸成。盖首事于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辍工，凡用丁夫三万八千四百有奇，桩木三万一百七十有奇，芟稍以束计者二十二万七千有奇，鞬囤以件计者三千二百有奇，麻以斤计者九千七百八十有奇，而闸用石八百余片，砖二万余块，灰三万余斤。是役也，诸公开诚劝谕，人心咸悦，故劳虽久而无怨，费虽巨而易完也。及薛君已还，阖城士庶咸谓其仰体朝廷之心，既拯民于昏垫，又防患于未然，其德宏、其虑远，宜有述以告来者。而崇明训导祥符艾俊为书，以求予记。嗟夫，中原水患，惟河为甚。而禹之治河也，务多其委，以分其势，故当大伾而下析为二渠，大陆而下播为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难，如能先事为备访求遗渎以为委，则亦不至临事而失措矣。穿渠置闸，盖知从事于委者，然委弗多，而泛溢所当虞也。用记夫施工次第，并赘以是说云。

成化

十有四年春，黄河决祥符县杏花营。

秋七月，河决延津西冢村。泛溢七十余里，又明年徙之县南。

弘治

二年，命侍郎白昂导河由寿达淮。

六年夏，河决黄陵冈。遣都御史刘大夏、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治之。功成命大学士刘健作记，勒石河上。记曰：弘治二年，河徙汴城东北，过沁水溢流为二：一自祥符千家店经兰阳、归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黄陵冈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势损南北运河。天子忧之，尝命官往治于海，由是运道湔涸，漕舟阻绝。天子益以为忧，复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大夏、太监臣李兴、平江伯臣陈锐治之。命下，三臣乃同心协力，以祇奉明诏，遂自张秋决口视溃决之源，以西至河南广武山湔涸之迹，以北至临清卫河地势。事宜既悉，然以时当夏半，水势方盛，又漕舟鳞壅口南，因相与议曰：治河之道，通漕为急。乃于决口西岸凿月河三里许，属之旧河以通漕舟。舟既通又相与议曰：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以杀其势。遂凿荥阳孙家渡口河道七十余里，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以达淮，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粮进口出。徐州运河支流既分，水势渐杀。于是乃议筑塞诸口，其自黄陵冈已上，凡地属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官分统。臣大夏往来总督之，博采群议，昼夜计划，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初河南诸口之塞，惟黄陵冈屡合而屡决为最难，故既塞之后特筑堤三重以护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筑长堤，荆隆口之东西各计二百余里，黄陵冈之东西各三百余里直抵徐州。俾河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计五万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计一千二百万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计一万二百有奇，铁生熟以斤计一万九百有奇，麻以斤计三十二万有奇。其兴功以弘治甲寅十月而毕，以次年二月会张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毕。臣兴等遂合具功完始末以闻。天子嘉之，特易张秋镇名为安平，赐臣兴禄米岁二十四石；加臣锐太保兼太子太傅，禄米岁二百石；进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诸方面官属进秩增俸有差。乃从臣兴等请于塞口各赐额立庙以祀水神。安平镇曰“显惠”，黄陵冈曰“昭应”。已而又命翰林院儒臣，各以功完之迹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黄陵冈：臣惟前代于河之决而塞之，若汉瓠子、宋澶濮曹济之间，皆积久而后成功，或至临塞躬劳万乘。今黄陵冈诸口溃决已历数年，且其势洪阔奔放，若不可为而筑塞之功，顾未盈二时，此固诸臣协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圣天子至德格天，水灵效职，及宸断之明，委任之专，岂能成功。若是速哉，臣职文字睹其惠政，诚不可以无纪，乃谨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系之以诗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龙门底柱，犹未为害。太行既北，平坏是趋。奔放溃决，遂无宁区。粤稽前代，筑修屡起。瓠子宣房，实肇其始。皇明启运，亦屡有闻。安平黄陵，奏决纷纭。坏我民庐，损我运道。帝心忧之，成功欲蚤。乃命宪臣，乃弘庙谟。谆谆戒谕，兽效勤劬。功不且上，复遣近侍。继以勅臣，俾同往治。三臣协力，兼采群谋。昼夜焦劳，罔或暂休。既分别支，以杀其势。遂遏洪流，永坚其闭。水由故道，河患斯平。运渠无损，舟楫通行。工毕来闻，帝心嘉悦。加禄与官，恩典昭赫。惟兹大役，不日告成。咸招之由，天子圣明。天子圣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万灵咸附。殊方异域，靡不来王。以漕以贡，亿世无疆。

七年，都御史徐恪上修河疏。其略曰：去岁孙家渡口及贾鲁旧河，使之南注以杀水势，功虽成矣。不意夏秋水盛，而滎泽之流遂淤，且水势趋北似难挽回，蹙陵水发，而贾鲁之河亦壅。今不亟力为之以续前修，则不惟隳黄陵冈之功，实以速张秋之患耳。然黄陵冈口既塞，河必南决，而阳武以至考城俱当下冲，城郭人民必为垫溺。若止保全运河，不及地方生灵，恐非朝廷以仁治天下之本意也。今南北两岸堤防决口皆当修筑，夫匠粮料之费动以万计。近岁河南洧罹灾伤，人民失业，虽安闲休养尚不聊生，若加之科差，必难堪命。请假九江、淮扬等处钞关折银及荆州、芜湖等处抽分钞银各数万两，以备修河之需，庶水患可除，而国计生民两无所损矣。疏上，不报。

正德

八年，侍郎赵璜疏分水、须水二河。先是崔岩功弗就，河遂冲决益甚。至是璜乃于滎泽东濬分水河，郑州西凿须水河，疏亳州河渠，至是水势渐杀不为害。

嘉靖

五年，都御史盛应期疏赵皮寨河，弗就。应期，吴江人，以荐起为都御史总理河道。时工部郎中柯维熊与之偕，维熊言于应期曰：“上厉精中兴，明公起自闲废，宜大有树立以答休命。”应期曰：“诺。”乃谋疏赵冢寨支河，绵亘数百里，以济运道。是时，赵皮寨为上流，其地视河高数尺，而其土又皆沙也，随疏随淤，久之功弗成。应期忧之，日夜止宿，水次复益，夫数万治之益弗就，百姓怨咨，于是应期坐论免归。

七年，学士霍韬上治河流。其略曰：臣前过徐州，闻议者欲引河，自兰阳注于宿迁，以为可杀河势，庶徐、沛不致泛溢，运道不致沙淤也。夫水溢徐、沛，犹有吕梁二洪为之束，捍东北诸山为之防垣，水势所及尚有底极。若引河自兰阳注宿迁，则归德诸处河溢奔溃，将数郡一壑，其患不止于徐、沛二州县而已也。莫若自河阴、原武、孟津、怀庆之间，择地形便导河入卫河。冬春水平，则漕舟由江入海溯流至于河阴，顺流至于卫河，沿流至于天津。夏秋水迅，则仍由徐、沛以达天津，庶可以获运舟兼济之便矣。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遣工部侍郎吴鹏来视赵皮寨、孙家渡二支河。初河决曹县，都御史詹翰欲杀水势，乃上疏请开赵皮寨之支河，计役夫八万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请开孙家渡之支河，计役夫六万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东，抚按藩臬臣皆议之。

三十八年，决判官村，都御史韦焕塞之。

万历

五年秋八月，决刘兽医口。

十五年夏秋，淫雨，灋、洛、沁水泛涨，决刘兽医口，铜瓦厢、荆隆口，淮黄合流。上以河臣权分，乃使工谏常居敬视事，疏塞之。

二十九年，决槐疙疸。

四十四年，决狼城岗。

崇祯

九年，决黑冈，巡按御史杨绳武治之，旬月而竣。十五年，决黄金坝，省城沦没，上发帑金五十万，命工部侍郎周堪赈募夫塞之，八阅月，河由故道。十六年九月，河决涡河。

国朝

顺治九年，决朱源寨，全河北徙。上命总河杨方兴督工，凿支河以分之，越肆载底绩。开封之土亦渐垦矣，开封之民亦渐辑矣，然尚有嗷嗷咨怨者，则黄河之为害也。黄河之患非治河者之立法失其平，而治河者之行法弊于偏也。请得而历陈之明立法甚平也，河夫柳束派之条鞭内，不论县邑之远近，止论地亩之多寡，按地派银，征贮开、归二府，凡遇修工募夫买柳咸于是资焉。故曰明立法甚平也。

国朝立法亦未尝不平也，地荒丁寡少进而变通焉，名曰招募，实派里甲，有大工协之邻省，中土^[1]协之邻府，小工协之邻县之例。故曰国朝立法亦未尝不平也。独是顺治十四年回龙一工，原引中工之例，后竟偏累一邑，每夫止坐地一顷有奇，小民二载骨肉填此壑矣。十五年清河魁星两工，又复偏累，是非治河者之立法失其平，而治河者之行法弊于偏也。夫驱耕鉴之众而当薪筑之，劳苦一邑之民而御通省之患，冷风凄雨忍饥耽寒，已有不可旦夕之虞，又值河工游棍，大筐包揽，较力弗前，农夫不得已而雇募，不惜鬻子女以偿，盖畏其登门如虎狼耳。夫治河本以为民，而卒使民至此极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幸前按李^[2]具疏哀请，今按李严示禁约，抚院贾、总河朱，力剔其弊，巡梁道沈，条议洞见，民隐汇酌施行既少甦矣。今而后倘治河者不兴无益之工，不累近河之邑，能复明条鞭之法，善也。即遵我朝大中小三工之例，亦未尝不善也，慎勿使后之人又曰：“非治河者之立法失其平，而治河者之行法蔽于偏也。”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九 终

[1] 依据上下文，此处疑为工字之误。

[2] 按李，原刻缺少名讳，按为按察使简称。

卷之十

户 口

古者民数献于天子，天子拜而受之，即尼山氏亦恒于负版者，昭其重云，凡以民为邦本之义也。开封户口，自汉唐已极殷庶，明嘉靖间户至一十九万六千，口至一百七十四万余。兵燹以后，闾井丘墟烟火几绝。兴朝生聚十余年，流鸿中泽之集，盖已林林可观。庶而富，富而教，非司牧者其谁责乎？作《户口志》。

开封府属三十四州县

原额人丁共六十五万三千五百六十四丁八分六厘三毫三丝。又中牟、郑州除足额外，共新增人丁三千三百一十八丁。除逃亡人丁三十九万五千四百八十七丁一厘三丝，旧管活丁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丁七分七厘二毫。开除老故丁四千一百二十六丁，新收丁三万九千二百八十四丁，新旧活丁二十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丁八分五厘三毫一丝。

祥符县

原额人丁共九万一千六百四十四丁，逃亡人丁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五丁，旧管活丁共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丁。顺治十四年编审人丁，开除故绝人丁无，新收人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八丁，新旧见在活丁上中下三等分为九则，共丁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丁。

陈留县

原额人丁共一万三千七百一十四丁，逃亡故绝人丁共一万一千六十一丁，旧管活丁共二千五十四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共二十一丁，新收人丁共六百二十丁，新旧活丁共二千六百五十三丁。

杞县

原额人丁四万三千六百四十四丁，逃亡人丁三万一千四十九丁，旧管活丁九千一百九十九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一千一十六丁，新旧活丁共一万二百一十五丁。

通许县

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二丁，除亡逃人丁四千二百八十六丁，旧管活丁六千七百五十九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绝丁二十一丁，新收活丁三百二十八丁，新旧见在活丁七千六十六丁。

太康县

原额人丁二万六千一百六十七丁，八分六厘三毫三丝；内除逃亡人丁一万二千二百一丁，一厘二丝；见在人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丁，八分五厘三毫一丝。

尉氏县

原额人丁一万九百八十七丁，除逃亡人丁三千六百九十六丁，旧管活丁共六千八十二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二百六十五丁，新收活丁共一千四百七十四丁，内分新旧活丁共七千二百九十一丁。

洧川县

原额人丁一万六千五百零二丁，逃亡故绝人丁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丁，旧管人丁三千八百八十九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二百零二丁，新收人丁四百一十八丁，新旧见存活丁四千一百五丁。

鄢陵县

原额人丁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丁，逃亡人丁二千四百五十七丁，旧管人丁一万一千五百三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绝丁一千六百六十丁，新收人丁二千四百一十丁，新旧见在活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三丁。

扶沟县

原额人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九丁，逃亡人丁一万二千八百十五丁，旧管活丁七千一百四十六。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无，新收人丁二千二百三十八丁，新旧见在活丁九千三百八十四丁。

中牟县

原额人丁于万历年间申允派人地内，丁地一条鞭派征，不显人丁则例。后顺治三年内编审，过见在活丁七千三百六十丁；十二年又编审，过新增添人丁一千三百五十一丁，旧管人丁八千七百一十一丁；十四年，奉文开除老故丁四百六十丁，新收人丁一千二百八丁，新旧见在共活丁九千四百五十九丁。

阳武县

原额人丁共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三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丁，旧管七则活丁共八千七百二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丁九丁，新收人

丁四百七十四丁，实在新旧活丁九千一百九十三丁。

原武县

原额人丁共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八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七丁，旧管活丁四千六百三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六百六十三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五千一百一丁。

封丘县

原额人丁二万二千八百六十三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五丁，旧管活丁七千一百八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三百三十丁，新旧见在活丁七千五百一十八丁。

延津县

原额人丁一万一千四百三丁，除逃亡人丁八千七百丁，旧管活丁二千三百四十六丁。顺治十四年编审人丁，开除老故一百六丁，新收人丁四百六十三丁，新旧见在活丁二千七百三丁。

兰阳县

原额人丁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九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丁，旧管活丁六千八百二十四丁。顺治十四年编审人丁，开除老故人丁八十五丁，新收人丁三百六丁，新旧见在活丁七千四十五丁。

仪封县

原额人丁一万二千七十六丁，除逃亡人丁二千七百五丁，旧管活丁九千二百二十一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一百五十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九千三百七十一丁。

新郑县

原额人丁共四千五百四十七丁，除逃亡人丁三千四百七十八丁，旧管人丁九百二十九丁。顺治十四年编审人丁，新收人丁一百四十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一千六十九丁。

陈州

原额人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三丁，除逃亡人丁一万八千一百九丁，旧管活丁二千七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五丁，新收人丁一千一百四十一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三千二百一十四丁。

西华县

原额人丁共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丁，除逃亡人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丁，旧管人丁共四千三百四十一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三十六丁，新收人丁七百三十六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五千四十一丁。

商水县

原额人丁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丁，除逃亡人丁一万四千八百四丁，旧管活丁共四千六百二十六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二百四十八丁，新收人丁四百六十八丁，新旧见在活丁共四千八百四十六丁。

项城县

原额人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一丁，除逃亡人丁九千四十九丁，旧管活人丁共二千七百九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无，新收人丁六百四十四丁，新旧活丁共三千四百四十二丁。

沈丘县

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丁，除逃亡人丁五千四十一丁，旧管人丁四千四百二十六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一百二十丁，新收人丁二千二百四十七丁，新旧活丁共六千五百五十三丁。

许州

原额人丁一万二千四十一丁，内除逃亡人丁二千一百六十二丁，旧管活人丁八千七百六十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无，新收三则人丁一千一百一十九丁，新旧活丁共九千八百七十九丁。

临颖县

原额九则人丁三万八千九百一十四丁，各丁则例不等，除逃亡人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丁，旧管人丁共一万六千三百三十三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三十六丁，新收人丁三百十二丁，新旧活丁共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丁。

襄城县

原额人丁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六丁，除逃亡人丁九千四百四十二丁，旧管活丁五千二百二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二百零九丁，新收人丁一千六百九十五丁，新旧活丁共六千七百一十四丁。

郾城县

原额人丁一万九千三百六十四丁，除逃亡人丁五千三百一丁，旧管活人丁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三百四十二丁，新旧活人丁共一万四千六十三丁。

长葛县

原额人丁一万七百二十三丁，除逃亡人丁七千一百一十二丁，旧管人丁一千六百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二千一十丁，新旧活丁共三千六百一十丁。

禹州

原额人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七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九千九百二十六丁，旧管活丁五千八百三十九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九百二丁，新旧活丁共六千七百四十一丁。

密县

原额人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丁，除逃亡人丁九千七百四丁，旧管活丁三千四百三十三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三百二十三丁，新旧活丁共三千七百五十六丁。

郑州

新收人丁一千八百二十八丁，旧管活丁二千一十七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九丁，新收人丁七百六十三丁，新旧活丁共二千七百七十一丁。

荥阳县

原额人丁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丁，除逃人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三丁，旧管活丁三千一百九十丁。顺治十四年编审，开除老故人丁四百一十七丁，原额人丁一千五百五十二丁，新旧共丁四千五百八十一丁。

荥泽县

原额人丁四千三百六十丁，除逃人丁一千二百八十五丁，旧管活丁二千七百二十二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三百五十三丁，新旧见在活丁共三千七十五丁。

河阴县

原额人丁七千五百五十七丁，除逃亡人丁三千七百五十八丁，旧管活人丁三千七百三十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六十一丁，新旧活丁三千七百九十九丁。

汜水县

原额人丁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丁，除逃亡人丁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九丁，旧管活丁二千八百八丁。顺治十四年编审，新收人丁二百七十四丁，新旧活丁三千三十丁。

昔勾践之图吴也，国中生男者与若而物，生女者与若而物，亦欲生息之繁，以为富国强兵之本也。开封百姓素称蕃衍，遭闯逆蹂躏、土寇吞噬，几靡孑遗，今之嬉游而含哺者，皆锋镝刀几之余也。洒润布膏，以为朝廷广德意，伊谁责欤！

卷之十一

田 赋

则壤成赋，由《禹贡》昉也。三代而下，汉之文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号为近古，而唐租庸调亦称良法焉。中州沧桑之变，白茅黄苇，一望萧条。数年来，当事诸君子，加意劝垦，刈棘锄莱，渐就开辟。嗟乎！“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咏夷中诗者，辄慨然兴叹焉。宁为保障，无为茧丝，如阳城之抚字心劳乎！民之幸也，亦国之福也。作《田赋志》。

开封府属三十四州县

原额地共三十万七千六十二顷二亩八分八厘四丝二忽。内除拨入籽粒学田，并堤压庙占沙碱不堪耕种等项，共豁除地八千七百八十八顷九十五亩九分七厘二毫。

共折实地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三顷六亩九分八毫四丝二忽。

旧原额银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五两二钱六分四厘七毫一丝九忽九微五纤七沙七尘一埃三漠。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五两七钱六分二厘一毫七丝五忽七微八纤。

贰项共原额银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一两二分六厘八毫九丝五忽七微三纤七沙七尘一埃三漠。

加闰月银二万三千九百五两九钱五分七毫四丝二忽五微六纤。

连闰共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六两九钱七分七厘六毫三丝八忽二微九纤七沙七尘一埃三漠。

外仪封县优免八百五十九两四分。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十六万七千一百二十五顷八十五亩五厘五毫六丝五忽。

有主荒地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九顷二亩六分二厘九毫二丝五忽。

无主荒地三万五千六百六顷六十三亩四分二厘六毫四丝。

共除荒银六十八顷三千八百一十三两六钱四厘五毫九丝九微九纤九沙四尘四埃四渺七漠一灰。

旧熟地九万七千八百四十三顷一十六亩七厘三毫一丝。内除奉旨拨给殉难忠臣，原任左中允刘理顺免派祭田地七十亩，又除封丘县水淹地一千九百四十四顷九十一亩九分七厘。

实在旧熟地九万五千八百九十七顷五十四亩一分三毫一丝。

十四年，开垦地三千三百四十七顷七十二亩六分四厘。

十五年，自首地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七顷八亩六分九毫六丝七忽。

封丘县十四年冬季并十五年春夏秋三季，共垦过水淹地一百七十四顷八十六亩五分。

新旧共熟地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七顷二十一亩八分五厘二毫七丝七忽。照依赋役则例各征银不等，共派银五十七万一千四百六十三两三钱七分三厘四丝七忽二微九纤八沙二尘六埃五沙五漠九灰。其本色、阔布、黄丹、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八两九钱五分九厘五毫二丝四忽五微。

实征地银五十五万一千八百四两四钱一分三厘五毫二丝二忽七微九纤八沙二尘六埃五渺五漠七灰。

祥符县

原额地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八顷二十四亩一分三厘二毫六丝七忽。

原额银十万三千九十五两四钱七分九厘六毫五丝九忽七纤。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二万五千八百八十二两四钱一分七厘一毫九丝四忽三纤。

二项并明季地亩外，优免共原额银十二万八千九百七十七两八钱九分六厘八毫五丝三忽一微。遇闰加额银一千九百五十三两三钱八分二丝。连闰共原额银十三万九百三十一两二钱七分六厘八毫七丝三忽一微。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好沙共地一万三百一十顷二十八亩三分八厘四丝七忽。

应免荒连闰共银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两四钱九分一厘四毫六丝九忽二微四纤。

荒芜有主地无。

荒芜无主好地九千二百一十九顷八十一亩四分八厘四毫三丝三忽。

除荒连闰银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七两三钱二分六厘二忽一微八纤。

荒芜无主沙地一千九十顷四十六亩八分九厘六毫一丝四忽。

除荒连闰银二千七百三十三两一钱六分五厘四毫六丝七忽六纤。

旧成熟好沙共地一万四百零九顷六十九亩一分五厘二毫二丝。

十四年春夏秋冬四季，开垦好地六百七十六顷五十三亩。

十五年，自首好地七千三百六十一顷七十三亩陆分。

新旧见在熟好沙地一万八千四百四十七顷九十五亩七分五厘二毫二丝。

以上熟地连闰共派银八万一千九百八十两七钱八分五厘四毫三忽八微六纤。其本色漕米、阔布、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四百六十七两六钱。

实征地连闰银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三两一钱八分五厘四毫三忽八微六纤。丁地二顷，每亩加增九厘，连闰除优免外，共实征银八万三千六百九十二两七钱二分五厘四毫三忽八微六纤。

陈留县

原额地七千七百七十三顷七十二亩六分七厘八毫。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

原额银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三两五钱四分四厘五毫八丝四忽二微八纤六尘二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该银六千九百九十六两三钱五分四厘一毫二忽。

二项共银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九两八钱九分八厘六毫八丝六忽二微八纤六尘二埃八渺。遇闰加银八百二十四两三钱三分三厘九毫七丝。

连闰共额银四万五千六十四两二钱三分二厘六毫五丝六忽二微八纤六尘二埃八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五千四百六十三顷一十八亩一分三厘八毫。共除荒银三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九钱八分三厘七毫七丝二忽八微五纤四沙三尘八埃八渺。

内分有主荒地一千二百四十三顷九十五亩七分四厘。除荒银九千三百六十一两三钱三分一丝七忽九纤四沙三尘八埃八渺。

无主荒地四千二百一十九顷二十二亩三分九厘八毫。

除荒银二万七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五分三厘七毫五丝五忽七微六纤。

旧行粮熟地一千四百九十七顷八十三亩六分六厘。

十四年春夏秋冬四季，开垦过轻则地一百一十七顷一十七亩。

十五年，自首轻则熟地六百九十五顷五十三亩八分八厘。

新旧行粮共熟地二千三百一十顷五十四亩五分四厘。

内分全粮地一千四十九顷七十七亩六分八厘。遵照赋役，每亩派银五分一厘五毫五丝六忽三微。每亩加闰月银七毫二丝四微六纤。连闰共派银五千四百八十七两八钱九分二厘九毫八丝二忽七微一纤六沙八尘。

轻则地一千二百六十顷七十六亩八分六厘。

顺治八年八月，内蒙布政使口具文，巡抚部院吴详允批准，轻则地每二亩折算全粮地一亩，遵照赋役每亩轻则派二分六毫二丝二忽五微二纤，每亩加闰银二毫八丝八忽一微八纤四沙。连闰共派银二千六百三十六两三钱五分五厘九毫七微九沙四尘四埃。

以上全轻二地连闰，共派银八千一百二十四两二钱四分八厘八毫八丝三忽四微二纤六沙二尘四埃。其本色漕米、阔布、黄丹、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买纳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三百一十三两。

实征地银七千八百一十一两二钱四分八厘八毫八丝三忽四微二纤六沙二尘四埃。

丁地二顷并加赠九厘，除优免外共实征银七千八百六十三两六钱六分八厘八毫八丝二忽四微二纤六沙二尘四埃。

杞县

原额地二万九百五十七顷三亩二分五厘五毫七丝。

原额银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五两六钱一厘六毫二丝四忽一微六纤九沙六埃。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原额银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一两七钱七分九厘三毫一忽三微。

二项共原额银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七两三钱八分九毫二丝五忽四微六纤九沙六埃。

遇闰加额银一千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九毫六丝。

连闰共原额银九万五千一百一十六两九钱五分六厘八毫八丝五忽四微六纤九沙六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有主无主共荒地一万六百八十七顷五十二亩一分三厘五毫七丝。

除荒银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两二钱六分一厘六毫二丝五忽四微六纤九沙六埃。

新旧共熟地一万二百六十九顷三十一亩一分二厘。

实征地银三万八百五十八两八钱九分五厘二毫六丝。

通许县

原额地八千三百九十六顷二十九亩六分。

原额银二万五千八百一十四两七钱六分九厘九毫四丝二忽一微八纤三尘一埃二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九厘，共银七千五百五十六两六钱四分六厘四毫。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三千三百七十一两四钱三分六厘三毫四丝二忽一微八纤三尘一埃二渺。遇闰加银九百五十二两八钱四厘四毫二丝。连闰共原额银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两二钱四分七毫六丝二忽一微八纤三尘一埃二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地无，无主荒地三千四百九十七顷八十亩八分一厘。

连闰除荒银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八两三钱五分一厘九毫八丝四忽一微八纤三尘一埃二渺。

旧行粮熟地三千一百八十八顷九十六亩六分九厘。

十四年春夏秋冬四季，共开垦无主荒地一百五顷五亩八分。

十五年，自首共地一千六百四顷四十六亩三分。

新旧共行粮熟地四千八百九十八顷四十八亩七分九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银四分九毫七丝七忽一微二沙九尘九渺四漠。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四丝九忽九微五纤五沙八尘八埃七渺五漠。连闰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四分二厘一毫二丝七忽五纤八沙七尘九埃六渺九漠。

熟地连闰共派银二万六百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八忽。其本色漕米、黄册、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二百九十六两。

实征地银二万三百三十九两八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八忽。

太康县

原额中地八千七百二十二顷六十二亩一分一厘。

原额银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一两五钱七分七厘八毫八丝九忽七微六纤四沙九尘五埃九渺三漠。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银七千八百五十两三钱五分八厘九毫九丝。

二项共原额银四万一千三百八十一两九钱三分六厘八毫七丝九忽七微一纤四沙九尘五埃九渺三漠。遇闰加额银一千一百三十两七钱三分八厘二毫三丝四忽六微。

连闰共原额银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五两六钱七分五厘一毫一丝四忽三微六纤四沙九尘五埃九渺三漠。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地无，荒芜无主地四千六十七顷三分四厘。

除荒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两七分五厘四毫七丝四忽二微九纤二沙四尘二埃一渺九漠。

旧熟地三千一百七顷九十二亩四分。

十四年春夏秋三季，开垦过地七十九顷三十五亩三分七厘。

十五年，自首地一千四百六十八顷三十四亩。

见在新旧共熟地四千六百五十五顷六十一亩七分七厘。每亩该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六分三厘七毫七丝六忽四微五纤五沙三尘七埃三渺三漠。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七毫四丝一忽三微八纤五尘九渺三漠。连闰每亩共派银六分五厘五毫一丝七忽八微三纤五沙八尘八埃二渺六漠。

连闰共成熟地银三万五百二两五钱九分九厘六毫四丝七纤二沙五尘三埃七渺四漠。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八百七十两三钱八分一厘四毫。

连闰共实征熟地银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二两二钱一分八厘二毫四丝七纤二沙五尘三埃七渺四漠。

尉氏县

原额五色共地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顷五十八亩三厘。

内分上地七百一十九顷二十九亩二分，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等项银四分五厘六毫一丝二忽五微。

原额银三千二百八十两八钱七分六毫三丝五忽。

中地九千一百六十七顷六十六亩二分，每亩派征并加增九厘等项银二分九厘九毫五丝一忽二微。

原额银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八两二钱四分七厘八毫九忽四微四纤。

下地二千三十五顷一十四亩七分，每亩派征并加增九厘等项银一分六厘八毫五丝七忽四微。

原额银三千四百三十两七钱二分八厘七毫三忽七微八纤。

黄岗地二百九十八顷八十三亩八分三厘，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等项银一分三厘七毫一丝九忽八微。

原额银四百一十两九毫九丝三忽一微五纤八沙八埃。

荒岗地三百四十六顷六十四亩一分，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等项银九厘七毫八丝五忽七微四纤。

原额银三百三十九两二钱一分三厘八毫六丝九忽九微三纤四沙。

共原额银二万三千六百八两二钱三分九厘七毫四丝一忽三微一纤二沙八埃。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原额银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两八钱二分二厘二毫七丝。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九两六分二厘一丝一忽三微一纤二沙八埃。

加闰月银五百七十二两九钱八分二厘八毫六丝。连闰共银三万五千四百九十二两四分四厘八毫七丝一忽三微一纤二沙八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八千六百四十八顷一十亩八分三厘五毫。

连闰共除荒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二两二分二厘四毫七丝二忽二微六纤二沙八埃。

无主荒上地四百一十六顷八十五亩二分。

除荒银一千八百七两八钱五分二厘五毫三丝八忽七渺八尘四埃。

无主荒中地五千八百一十三顷八十七亩四分三厘。

除荒银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八两七钱六分六厘二毫八丝四微七纤八沙九尘五埃。

无主荒下地一千七百七十一顷九十亩二分七厘五毫。

除荒银三千二十一两九分四厘一毫八丝八忽七微六纤七沙五埃。

无主荒岗地二百九十八顷八十三亩八分三厘。

除荒银四百一十三两五钱八分七厘五丝二忽七微五纤八沙八埃。

无主荒黄岗地三百四十六顷六十四亩一分。

除荒银三百四十两七钱二分二厘四毫一丝二忽二微五纤一沙六埃。

旧行粮熟地二千七百二十顷九十四亩九分三厘。

十四年，季报中地一百三十顷八十四亩九分九厘。

十五年，自首三色地一千六十七顷六十七亩二分七厘五毫。

上地七顷二十七亩。

中地九百六十六顷一十五亩八分五厘。

下地九十四顷二十四亩四分二厘五毫。

新旧行粮三色熟地三千九百一十九顷四十七亩一分九厘五毫。

内分熟上地三百二顷四十四亩。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银四分九厘八毫九丝五忽七微一纤四沙八尘。每亩加闰月银八毫六丝四忽二微八纤五沙二尘。

连闰每亩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五分七毫六丝。

该派银一千五百三十五两一钱八分五厘四毫四丝。

熟中地三千三百五十三顷七十八亩七分七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银三分一毫三丝一忽一微二纤，每亩加闰月银五毫八忽八微八纤。

连闰每亩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三分六毫四丝。

该派银一万二百七十六两五厘五毫一丝二忽八微。

熟下地二百六十三顷二十四亩四分二厘五毫。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银一分六厘八毫五丝七忽四微，每亩加闰月银一毫九丝二忽六微。

连闰每亩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一分七厘五丝。

该派银四百四十八两八钱三分一厘四毫四丝六忽二微五纤。

以上三色熟地，连闰共派银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两二分二厘三毫九丝九忽五纤。

其本色临漕二米、阔布、黄丹、牛角、盔甲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二百六两六钱。

实征三色地银一万二千五十三两四钱二分二厘三毫九丝九忽五纤。

丁地二项并加增九厘，除优免外，连闰共实征银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八两一钱三分二厘三毫九丝九忽五纤。

洧川县

原额五等地七千六百四十三顷一亩九分八厘七毫，共折一色行粮好地五千三百四十五顷六十六亩三分八厘。

原额银二万一千九百九十三两三钱九分四厘一毫一丝七忽四微四纤三沙四尘六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四千八百一十一两九分七厘四毫二丝。

一项共原额银二万六千八百四两四钱九分一厘五毫三丝七忽四微四纤三沙四尘六埃八渺。加闰月银六百五两七钱六分七厘三毫。连闰共原额银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两二钱五分八厘八毫三丝七忽四微四纤三沙四尘六埃八渺。

一等好地四千一百六十顷七十四亩八分二厘八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毫四丝二忽四微九纤四沙一尘，共该银二万八百六十三两二分九厘六毫八忽一微四纤八沙五尘一埃五渺。

二等堪种地九百九十二顷八十八亩三分九毫，每三亩折堪地二亩，共折好地六百六十一顷九十二亩二分六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毫四丝二忽四微九纤四沙一尘，共该银三千三百一十九两四分二厘二毫九丝六忽八微二纤九尘八埃五渺。

三等薄地一千九百六顷九十三亩五分六厘，每四亩折好地一亩，共折好地

四百七十六顷七十三亩三分九厘。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毫四丝二忽四微九纤四沙一尘，共该银二千三百九十两四钱六分二厘六毫七丝六忽八微二沙九埃九渺。

四等水地一百一十四顷二十四亩六分一厘，每五亩折好地一亩，共折好地二十二顷八十四亩九分二厘二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毫四丝二忽四微九纤四沙一尘，共该银一百一十四两五钱七分一厘六毫八丝七忽九微二纤九尘六埃。

五等不堪种地四百六十八顷二十亩六分八厘，每二十亩折好地一亩，共折好地二十三顷四十一亩三厘四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毫四丝二忽四微九纤四沙一尘，共派银一百一十七两三钱八分五厘二毫六丝七忽七微五纤九尘九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有主无主共荒地三千七百二顷五十一亩三分六厘。连闰共除荒银一万八千三百三两三钱一分九厘一毫一丝四忽一微八纤三沙四尘六埃八渺。

荒芜有主一等好地六百一十顷九十亩三分七厘。连闰共除荒银三千一十九两九钱九分二厘九毫七丝一忽九微四纤三沙。

荒芜无主一等好地一千九百六顷六十九亩四分三厘八毫。连闰共除银九千四百二十五两七钱一分四厘一毫一丝四忽二微二纤。

荒芜无主二等堪种地九百九十二顷八十八亩三分九厘，共折一等好地六百六十一顷九十二亩二分六毫。连闰共除荒银三千二百七十二两二钱一厘四毫四丝三忽八微二纤。

荒芜无主三等薄地一千九百六顷九十三亩五分六厘，共折一等好地四百七十六顷七十三亩三分九厘。连闰共除荒银二千三百五十六两七钱二分六厘六毫五丝三忽二微七纤。

荒芜无主四等水地一百一十四顷二十四亩六分一厘，共折一等好地二十二顷八十四亩九分二厘二毫。连闰共除荒银一百一十二两九钱五分四厘七毫六丝四忽九微。

荒芜无主五等不堪种地四百六十八顷二十亩六分八厘，共折一等好地二十三顷四十一亩三厘四毫。连闰共除荒银一百一十五两七钱二分九厘一毫六丝六忽三纤四尘六埃八渺。

旧行粮熟地一千二百七十三顷一十七亩二厘。

十四年四季，共开垦过有主无主地五顷五十六亩四分。

十五年，自首地三百六十四顷四十一亩六分。

新旧行粮熟地一千六百四十三顷一十五亩二厘。照依赋役熟地则例，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五分四厘二毫七丝一忽四微九纤七沙四埃四渺六漠。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五丝二忽一微六纤二沙四尘八埃。连闰每亩派银五分五厘四毫二丝三忽六微五纤九沙五尘二埃四渺六漠。

连闰共派银九千一百六两九钱三分九厘七毫二丝三忽二微六纤。其本色阔布、黄丹、临德二仓正改兑米及狐狸皮、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举贡、生员、吏承优免粮石银六十一两三钱。

实征熟地连闰银八千八百四十五两六钱三分九厘七毫二丝三忽二微六纤。

丁地二项并加增九厘，连闰除优免外，共实征银九千四百四十八两六钱四分二厘七毫二丝三忽二微六纤。

鄢陵县

原额上中下三则共地一万一千顷四十亩五分二厘六毫三丝五忽。

原额银二万四千六百五十六两七钱二厘七毫一丝一忽八微七纤五沙二尘。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额银九千九百两三钱六分四厘七毫三丝七忽一微五纤。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两六分七厘四毫四丝九忽二纤五沙二尘。

遇闰加额银四百六十两一钱八分六厘五毫三丝六忽。

原额连闰共银三万五千一十七两二钱五分三厘九毫八丝五忽二纤五沙二尘。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二亩八分一厘四毫三丝五忽，共除荒银一万五千一十一两八钱一分二厘五毫四丝五忽二纤五沙二尘。

荒芜有主上地二千四十顷一十四亩九毫三丝五忽。

除荒银七千三百二十七两六钱五厘九毫三丝二忽二纤五沙二尘。

荒芜有主中地一千九百三十顷六十二亩四分八厘三毫五丝五忽。

除荒银五千六百八十二两二钱三分六厘四毫二丝。

荒芜有主下地二百六十八顷五十亩二分八厘六毫四丝五忽。

除荒银六百八十二两八钱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二忽。

荒芜无主上地二十八顷九十一亩，除荒银一百三两八钱三分六厘四毫二丝三忽。

荒芜无主中地无。

荒芜无主下地四百七十七顷八十五亩三厘五毫，除荒银一千二百一十五两二钱七分四厘三毫八忽。

旧行粮共熟地四千八百二十八顷九十八亩七分一厘二毫。

十四年春夏秋冬四季，开垦有主上地二十八顷九十二亩。

无主上地八顷九十九亩。

有主中地十六顷三十二亩八分。

有主下地八顷七亩二分。

十五年，自首地有主上地三百一十顷三亩。

有主中地五百六十一顷八十四亩。

有主下地四百九十九顷二十一亩。

新旧行粮共熟地六千二百五十四顷三十七亩七分一厘二毫。

内分上熟地五千一百五十二顷六十三亩五分一厘二毫。照依赋役则例，上地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三分二厘五毫二丝六忽二微四纤二沙五埃六渺一漠。闰月每亩派银四毫七忽一微二纤四沙三尘一埃四渺八漠。每亩连闰共派银三分二厘九毫三丝三忽三微六纤六沙三尘七埃九漠，共派银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两三钱六分二厘一丝八忽。

中熟地五百九十二顷四十五亩。照依赋役则例，中地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二分八厘九毫九丝九忽。闰月每亩派银四毫七忽一微二纤四沙三尘一埃四渺八漠。每亩连闰派银二分九厘四毫六忽一微二纤四沙三尘一埃四渺八漠，共派银一千七百四十二两一钱六分五厘八毫三丝五忽。

下熟地五百九顷二十九亩二分。照依赋役则例，下地每亩派银四毫七忽一微二纤四沙三尘一埃四渺八漠。每亩连闰派二分五厘四毫六忽一微二纤四沙三尘一埃四渺八漠，共派银一千二百九十三两九钱一分三厘五毫八丝七忽。

上、中、下三则地连闰共银二万五两四钱四分一厘四毫四丝。其本色漕米、黄丹、连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监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七百一十二两一钱。

实征地银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三两三钱四分一厘四毫四丝。

丁地二项并加增九厘，除优外连闰实征银二万六百五十七两八钱四分一厘四毫四丝。

扶沟县

原额一则中地三千七百六十七顷一十亩七分八厘四毫。

原额银一万六千二百一十八两四钱七分四厘八毫七丝一忽九微九纤一沙四尘七埃二渺。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该银三千二百九十两三钱九分七厘五丝六忽。

二项共银一万九千六百八两八钱七分一厘九毫二丝七忽九微九纤一沙四尘七埃二渺。

遇闰加额银四百一十一两八分一厘一毫九丝。连闰共额银二万一十九两九钱五分三厘一毫一丝七忽九微九纤一沙四尘七埃二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二千五百二十八顷一十四亩九分七厘七丝，共除荒银一万两千六百五十五两二钱六毫六丝三忽二微五纤一沙五尘六埃三渺五漠。

荒芜有主荒地二千四十一顷七十八亩五分四厘七丝。

除荒银一万七十二两六钱九厘八毫四丝一忽六微四沙六尘三埃四渺五漠。

荒芜无主荒地四百八十六顷三十六亩四分三厘。

除荒银二千五百八十二两五钱九分八毫二丝一忽六微四纤六沙九尘二埃九渺。

旧熟地八百七十七顷四十七亩一厘三毫三丝。

十四年四季，开垦过有主无主荒地一百一十三顷九十七亩三分。

十五年，自首地二百四十七顷五十一亩五分。

新旧共熟地一千二百三十八顷九十五亩八分一厘三毫三丝。每亩遵照赋役，派正供杂办银五分八厘二毫八丝六忽六微三纤一沙二埃。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五丝六忽四微七纤八沙九尘四埃九渺三漠。连闰每亩派银五分九厘四毫四丝三忽一微九沙九尘六埃九渺三漠。

共派银七千三百六十四两七钱五分二厘四毫五丝四忽七微三纤九沙九尘八渺五漠。其本色临德二仓漕米、牛角、黄丹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优免杂办银四百六两一钱二分，实征地银六千九百五十八两六钱三分二厘四毫五丝四忽七微三纤九沙九尘八渺五漠。

丁地二项连闰并加增九厘，除优免外，实征银七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一分二厘四毫五丝四忽七微三纤九沙九尘八渺五漠。

中牟县

原额地一万六百三十七顷三十四亩四分。

原额银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六分七厘七毫六忽七微八纤七沙六尘八埃。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银九千五百七十三两六钱九厘六毫。

二项共原额银四万二千六百九十七两四钱七分七厘三毫六忽七微八纤七沙六尘八埃。加闰月银七百二十四两五钱三分一厘三毫四丝三忽。

二项连闰共原额银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两八厘六毫四丝九忽七微八纤七沙六尘八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四千一百六十三顷七十一亩五分六厘。连闰除荒银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四两四钱一分三厘八毫二忽六微七纤七沙六尘八埃。

荒芜有主地无。

旧管行粮熟地五千三百五十七顷九十七亩三分四厘。

十四年春夏秋三季，开垦地二十九顷六十亩。

十五年，自首地一千八十六顷五亩五分。

新旧成熟共地六千四百七十三顷六十二亩八分四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共银四分七毫二丝七忽六微二沙。每亩加闰月银六毫八丝二忽八微六纤八尘六埃六渺七漠。连闰每亩共派银四分一厘四毫一丝四微六纤二沙八尘六埃六渺七漠。

连闰共派银二万六千八百七两五钱九分四厘八毫四丝七忽一微一纤。其本色漕米、阔布、黄丹连狐皮、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进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三十一两五钱。

连闰实征地银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六两九分四厘八毫四丝七忽一微一纤。

丁地二项，并每亩加增九厘，连闰除优免外，实征银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两六钱九分四厘八毫四丝七忽一微一纤。

阳武县

原额地九千三百一十二顷六十六亩四分一厘。内除堤压埽占地四十一亩五分，又除拨入潞府地四十六亩一分。

实在原额地九千三百一十一顷七十八亩八分一厘。内好地次礮平沙极礮坑沙不等，旧额折实一等地八千五百四十九顷一十六亩五分二厘五毫。

内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原额银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九两一钱七分三厘二毫四丝四忽五微三纤一沙二尘四埃。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银七千六百九十四两二钱四分八厘七毫二丝五忽。

二项共银四万四百五十三两四钱二分一厘九毫六丝九忽五微三纤一沙二尘四埃。

遇闰加额银八百六十九两四钱六毫六丝。

连闰共原额银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二两八钱二分二厘六毫二丝九忽五微三纤一沙二尘四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地无。

荒芜无主地一千四百九十二顷九十亩八厘。

除荒连闰共银五千三百五十两九钱八厘一毫七丝一忽五微一线八沙四埃二渺。

旧熟地六千八百八十一顷一十四亩一分五厘五毫。

十四年，季报地四顷九十六亩四分八厘。

十五年，自首地一百七十顷一十五亩八分四厘。

新旧行粮共熟地七千五十六顷二十六亩四分四厘五毫。遵奉抚院批详，内除豁徐府籽粒地原额四百一十七顷四十五亩六厘。内沙碾不等折实在地四百一十四顷三十八亩二分。除另半征籽粒，每亩派杂粮二升四合外，每亩派银三分一厘八毫五丝五忽二线八尘二埃。

共派银一千三百二十两一分四厘七毫二丝三忽七微四线三沙三尘二埃四渺。

民地六千六百四十一顷八十八亩二分四厘五毫。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五分一厘八丝六忽二微六线六沙。每亩派闰月银一厘八丝五忽五微三线九沙二尘。连闰每亩派银五分二厘一毫七丝一忽八微二沙二尘。

连闰共派银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一两八钱九分九厘七毫三丝四忽二微六线九沙八尘七埃四渺。

以上熟地、籽粒民地，二项连闰共派银三万五千九百七十一两九钱一分四厘四毫五丝八忽一线三沙一尘九埃八渺。

其本色漕米、阔布、黄丹、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派征。本色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九百四十八两四钱。

实征地银三万五千二十三两五钱一分四厘四毫五丝八忽一纤三沙一尘九埃八渺。

原武县

原额地四千五十一顷九十三亩四分二厘二毫。内除奉文拨给瑞府籽粒地十四顷一十二亩。又奉文豁除大王庙地十五亩九分。

实在地四千三十七顷六十五亩五分二厘二毫。

原额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两四钱八分七厘一毫九丝三微三线四沙四尘八埃。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银三千六百三十三两八钱八分九厘六毫九

丝八忽。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二百七十四两三钱七分六厘八毫八丝八忽三微三线四沙四尘八埃。加闰月银四百八十九两二钱六分二厘二毫。

连闰共原额银二万七百六十三两六钱三分九厘八丝八忽三微三线四沙四尘八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荒地一千二百三十六顷六十二亩二分九厘七毫。连闰共除荒银六千一百二十二两五钱二分三厘五毫一丝八忽二微一线四沙四尘八埃。

旧行粮熟地二千一百二十二顷二十亩六分二厘五毫。

十四年春夏秋三季，开垦地六十五顷二十六亩二分。

十五年，自首地六百一十三顷五十六亩四分。

新旧共行粮熟地二千八百一顷三亩二分二厘五毫。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五分一厘一毫四丝一忽一微八纤七沙二尘一埃八渺一漠。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二丝九忽二微四纤一沙一尘九埃三渺一漠。每亩连闰共派银五分二厘二毫七丝四微二纤八沙四尘一埃一渺二漠。

连闰共派银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两一钱一分五厘五毫七丝一微二纤。其本色临漕二米、阔布、黄丹、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地银四百四十三两八钱。

实征地粮银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两三钱一分五厘五毫七丝一微二纤。

封丘县

原额地一万五百顷四十四亩七分七厘，折定上地八千九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一厘。

内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原额银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六微四纤七沙一尘三埃六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七千二百八十九两八钱三分八厘九毫九丝。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三两三钱八分一毫七丝一忽六微四纤七沙一尘三埃六渺。加闰月银八百四十二两四厘六毫六丝。

连闰共原额银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五两三钱八分四厘八毫三丝一忽六微四纤七沙一尘三埃六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有主无主共荒地三千八百四十七顷八十二亩四分七厘。

连闰共除荒银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四两二钱四分五厘七毫五丝三微三纤四沙

三尘七埃七渺九漠一灰。

有主荒地一千六百一十顷二十一亩六分二厘。

除荒银一万八百一十五两一钱一分五厘五毫九丝一微二纤一沙一尘二埃四渺五漠。

无主荒地二千二百三十七顷六十亩八分五厘。

除荒银一万五千二十九两九分一毫六丝二微一纤三沙二尘五埃三渺四漠一灰。

成熟并水淹共地四千一百三十三顷八十二亩三分四厘。内除水淹三千三十一顷九十九亩九分五厘。

因顺治七年黄河〔冲〕决堤口，城地田土尽被淹没，随申请两院具题奉旨停征，俟开垦成熟计亩入册申报，照例起科。除十三年春报季至十四年秋季止，共垦过水淹地九百一十二顷二十一亩四分八厘。又于十四年冬季起至十五年秋季止，垦过水荒地一百七十四顷八十六亩五分。又十五年自首垦过水荒地六百八十四顷四十一亩九分二厘八毫。

实在未垦水荒地一千二百六十顷五十亩四厘二毫。

旧熟地二千一十四顷三亩八分七厘。

十四年春夏秋冬，垦过荒地一百一十八顷一十七亩三分。

十四年冬季并十五年春季秋冬季，共垦过水荒地一百七十四顷八十六亩五分。

十五年，自首垦过水荒地六百八十四顷四十一亩九分二厘八毫。

新旧成熟共地二千九百九十一顷四十九亩五分九厘八毫。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四分四厘一丝九忽三纤九尘二埃二渺六漠六灰。每亩派闰月银八毫四丝五忽二微七纤五沙。每亩连闰派银四分四厘八毫六丝四忽三微五沙九尘二埃二渺六漠六灰。

连闰共派银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一两一钱三分九厘八丝一忽三微一纤二沙七尘五埃八渺九灰。其本色正兑漕米并临德二仓米及黄丹、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六百二十九两四钱四分一厘三毫八丝六忽。

实在地银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一两六钱九分七厘六毫九丝五忽三微一纤二沙七尘五埃八沙九灰。

延津县

原额地三千九十顷五十六亩七分，内分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原额银九千五百五两七钱七分四厘一毫二丝一微七纤五沙六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银二千七百八十一两五钱一分三毫。二项共原额银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两二钱八分四厘四毫二丝一微七纤五沙六埃八渺。加闰月银四百二十一两一钱六分九厘九丝一微七纤五沙六埃八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地无。荒芜无主地二千一百七十六顷五十六亩六厘。连闰共除荒银八千二十两一钱九分四厘二丝六忽四微六纤九沙四尘六埃八渺。

旧熟地七百二十顷九亩六分。

十四年春夏秋冬，开垦成熟地二十顷六十亩。

十五年，自首地一百七十三顷三十一亩四厘。

新旧成熟共地九百一十四顷六分四厘。遵照赋役则例，每亩派银四分九厘七毫六丝二忽四纤。每亩派闰月银一厘五毫三丝一忽四微一纤九沙九尘一埃一渺二漠。连闰每亩该银五分一厘二毫九丝三忽四微五纤九沙九尘一埃一渺二漠。连闰共派银四千六百八十八两二钱五分五厘六丝三忽七微五沙六尘。其本色阔布、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四百六十两六钱。

实征地银四千二百二十七两六钱五分五厘六丝三忽七微五沙六尘。

兰阳县

原额地七千三百九十九顷五十六亩六分六厘。内除福瑞二府地三十三顷另造外。

实在原额地七千三百六十六顷五十六亩六分六厘。

原额银二万四千三百三十二两四钱三厘三毫七丝四忽一微一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六千六百二十九两九钱九厘九毫四丝。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九百六十二两三钱一分三厘三毫一丝四忽一微一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遇闰加额银八百五十五两二钱六分一厘一毫六丝。

连闰共原额银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七两五钱七分四厘四毫七丝四忽一微一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内分中下河灾并堤压地。

中地系堤内地，原额四千八百五十九顷一十一亩一分五厘四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四分八厘六毫五丝二忽八纤八尘五埃六渺四漠。

该银二万三千六百四十两五钱八分八厘七毫五丝三忽五微七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下地系堤外地，原额一千五百三十顷三十亩九分八厘六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四分四厘六毫五丝二忽八纤八尘五埃六渺四漠。

该银六千八百三十三两一钱五分一厘九毫六丝五微四纤。

河灾堤压地，原额九百七十七顷一十四亩五分二厘。每亩额派银五厘。共派银四百八十八两五钱七分二厘六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四千七十三顷三十一亩四分三厘。

连闰除荒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一两九银九分三厘五毫六丝四忽一微一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有主荒芜中地无。

无主荒芜中地二千四百一十七顷三十九亩六分二厘四毫。

除荒银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五两五钱六分九厘七毫八丝三忽五微七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无主荒芜中寄庄地二百五十六顷六十六亩六分四厘。

除荒银一千四百二十四两六钱九分四毫六丝。

无主荒芜下地四百二十二顷一十亩六分四厘六毫。

除荒银二千九十三两一钱六分七毫二丝五微四纤。

无主荒芜下寄庄地无。

河灾堤压地九百七十七顷一十四亩五分二厘。

共除荒银四百八十八两五钱七分二厘六毫。

旧行粮熟地二千八百九顷七十七亩五分五厘。

十四年夏秋，劝垦中地六顷四十四亩。

十五年，自首中地四百七十七顷三亩六分八厘。

新旧行粮熟地三千二百九十三顷二十五亩二分三厘。内分四项地，各派银则例不一。

中地系堤内正管地二千四十二顷四十二亩一分九厘。每亩遵照赋役，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四分五厘六毫九丝六毫八微一纤二沙三尘。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七埃五渺六漠。每亩连闰共派银四分六厘八毫七丝六忽五微五纤一沙九尘七埃五渺六漠。

该银九千五百七十四两一钱六分九厘六毫三丝。

中地系堤内寄庄地一百四十二顷六十二亩七分。每亩遵照赋役，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五分六厘。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七埃五渺六漠。每亩连闰月共派银五分七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

七埃五渺六漠。

该银八百一十五两五钱三分七厘四毫七丝。

下地系堤外正管地一千七十四顷九十三亩二分四厘。每亩遵照赋役，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四分一厘六毫九丝六忽八微一纤二沙三尘。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七埃五渺六漠。每亩连闰共派银四分二厘八毫七丝六忽五微五纤一沙九尘七埃五渺六漠。该银四千六百八两九钱三分九厘四毫九丝。

下地系堤外寄庄地三十三顷二十七亩一分。每亩遵照赋役，并加增九厘，派银正供杂办银五分二厘。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七埃五渺六漠。每亩连闰共派银五分三厘一毫七丝九忽七微三纤九沙六尘七埃五渺六漠。该银一百七十六两九钱三分四厘三毫二丝。

以上熟地共派银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五钱八分九毫一丝。其本色漕米、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七百二十两。

实征地银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五两五钱八分九毫一丝。

仪封县

原额地五千二百四十七顷二十八亩九分九厘七毫。内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

原额银一万五千五百七十八两四钱四分五厘七毫五丝五微三纤一沙。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四千七百二十二两五钱六分九毫七丝三忽。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三百一两六厘七毫二丝三忽五微三纤一沙。

加闰月银六百六两四钱五分八厘六毫三丝。

连闰共原额银二万九百七两四钱六分五厘三毫五丝三忽五微三纤一沙。

外优免银八百五十九两四分。

上地三千三百一十八顷七十九亩九分九厘三毫。每亩连闰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共银五分九厘八毫六丝三忽七微一纤二尘三埃四渺三漠。

共派银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七两五钱六分七厘七毫三丝三忽五微三纤一沙。

中地六百二十三顷一十二亩八分四厘。每亩派正供杂办银二分，共派银一千二百四十六两二钱五分六厘八毫。

下地一千三百五顷三十六亩一分六厘四毫。每亩派正供杂办银五厘，共派银六百五十二两六钱八分八毫二丝。

以上上中下地，共派二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两五钱五厘三毫五丝三忽五微三

纤一沙。内除乡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八百五十九两四分。

实征地银二万九百七两四钱六分五厘三毫五丝三忽五微三纤一沙。

新郑县

原额堪颇平走四色共地九千四百四顷二十八亩九厘。共折堪地六千二百五十顷八十九亩九分七厘。

原额银二万三千五十九两一钱二厘八毫七丝四忽五微二纤四尘六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共银五千六百二十五两八钱九厘七毫三丝。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四两九钱一分二厘六毫四忽五微二纤四尘六埃八渺。

加闰额银五百三十五两一钱二分二厘八毫。

连闰共原额银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两三分五厘四毫四忽五微二纤四尘六埃八渺。内分一等堪地、二等颇地、三等平沙地、四等走沙地。

自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折一色堪地五千五十九顷六十八亩三分七厘。

连闰除荒银二万三千九十七两七分七毫一丝九忽八微二纤五沙七埃八渺六漠。

荒芜有主地三十九顷七十七亩八分。

除荒银一百八十一两五钱八分三厘五毫四丝四微四纤三沙七埃八渺六漠。

荒芜无主地五千一十九顷九十亩五分七厘。除荒银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五两四钱八分七厘一毫七丝九忽三微八纤二沙。

荒芜三等有主平沙地五十二顷一十二亩三分。该折堪地十五顷四十二亩一分。除荒银七十两三钱九分五厘六毫九丝四微六纤。

荒芜四等有主走沙地一百六十四顷六十五亩三分三厘。该折堪二十四顷三十五亩七分。除荒银一百一十一两一钱八分七厘八毫四丝九忽九微八纤三沙七埃八渺六漠。

旧管行粮，共熟地八百三十四顷三十六亩。

十四年春冬二季，垦过地五顷五十四亩。

十五年，自首地三百五十一顷三十一亩六分。

新旧共折一色行粮成熟地一千一百九十一顷二十一亩六分。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照赋役则例，派银五分五毫二丝七忽九微四纤三沙二尘。每亩加闰月银八毫七丝三忽一纤七沙五尘三埃八渺四漠。连闰共每亩派银五分一厘四毫九微六纤七尘三埃八渺四漠。

连闰共派银六千一百二十二两九钱六分四厘六毫八丝四忽六微九纤五沙三

尘八埃九渺四漠。其本色漕米、阔布、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四十七两。

实征连闰地银五千六百七十五两九钱六分四厘六毫八丝四忽六微九纤五沙三尘八埃九渺四漠。

陈州

原额地一万九百五十顷七十九亩五厘一毫七丝。

原额银三万三千一百四十二两二钱八分八厘二毫四丝九忽七微四纤九沙七尘三埃五渺。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银九千八百五十五两七钱一分一厘四毫六丝五忽三微。

二项共原额银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七两九钱九分九厘七毫一丝五忽四纤九沙七尘三埃五渺。

闰月原额银八百二十一两二钱四分八厘三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荒芜地八千七百九十一顷九十六亩六分四厘六毫七丝。

连闰共除荒银三万三千四百九十六两九钱二分八厘四毫五丝六忽八微八纤七渺二尘三埃五渺。

旧管行粮熟地一千五百七十一顷二十八亩八分八厘五毫。

十四年四季，共垦过地七十七顷二十四亩四分。

十五年，自首地五百一十顷二十九亩一分二厘。

新旧共成熟地二千一百五十八顷八十二亩四分五毫。

以上熟地共派银一万三百二十二两三钱一分九厘五毫五丝八忽一微六纤二沙五尘。其本色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三百三十五两八钱七厘七毫三丝八忽五微。

实征连闰并加增九厘，共银九千九百八十六两五钱一分一厘八毫一丝九忽六微六纤二沙五尘。

西华县

原额地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七顷一十六亩九分六厘一毫。

原额银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一钱六分五厘一毫六丝六忽四微六纤二沙二尘八渺。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银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两四钱五分二厘六毫四丝九忽。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四千二百六十六两六钱一分七厘八毫一丝五忽四微六纤二沙二埃八渺。

闰月原额银六百四十五两三钱七分八厘五丝。

顺治三年正月，内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共地八千七百五十四顷六十一亩四分九厘八毫。

连闰共除荒银二万二千八百八十八两八钱九分六厘七毫四丝四忽一微五纤二沙一尘七埃三渺八漠。

旧管行粮熟地三千六百九十六顷八十四亩一分六厘三毫。

十四年四季，共垦过地十三顷六十二亩一分。

十五年，自首地一百七十二顷九亩二分。

新旧共行粮熟地三千八百八十二顷五十五亩四分六厘三毫。

以上熟地共派银一万二千二十三两九分九厘一毫二丝一忽三微九沙八尘五埃四渺二漠。其本色漕米、水胶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八百二十八两四钱五分。

实征连闰并加增九厘，共银一万一千一百九十四两六钱四分九厘一毫二丝一忽三微九沙八尘五埃四渺二漠。

商水县

原额地八千五十一顷七十八亩四分九厘二毫。

内分正管实在地六千九百二十三顷九亩九厘二毫。

寄庄地一千一百二十八顷六十九亩四分。

共原额银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两六钱八分四厘九毫三丝九微二纤六尘二埃四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七千二百四十六两六钱六厘四毫二丝八忽。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两二钱九分一厘三毫五丝八忽九微二纤六尘二埃四渺。

闰月原额银三百三十八两一钱二分六厘五毫二忽五微。

通共连闰原额银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三两四钱一分七厘八毫六丝一忽四微二纤六尘二埃四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地五千九百三十二顷四十七亩九分八厘。

除荒银一万六千二十八两九钱九分九毫四丝五忽七微八纤九沙三尘五埃四渺。

有主荒地二千二百九十顷六十九亩八分三厘九毫。

除荒银六千一百四十五两二钱二分七厘一丝一毫八微五纤二沙一尘四埃。
无主荒地三千六百四十一顷七十八亩一分四厘一毫。

除荒银九千八百八十三两七钱六分三厘八毫三丝四忽九微三纤七沙二尘一埃四渺。

旧行粮熟地一千六百七十八顷六十二亩一分。

十四年四季垦地一百四十六顷六十五亩五分。

十五年，自首地二百九十四顷二亩九分一厘二毫。

新旧共行粮地二千一百一十九顷三十亩五分一厘二毫。

内分正管实在地二千八顷三十亩一分六厘二毫。遵照赋役，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每亩派银二分九厘一毫二丝八忽四微九纤三沙一尘三埃。每亩加闰月银四毫一丝九忽九微九纤四沙九尘八埃七渺八漠。

连闰每亩派银二分九厘五毫四丝八忽四微八纤八沙一尘一埃七渺八漠。

共派银五千九百三十四两二钱二分七厘六毫五丝五忽五微五纤二沙八尘四埃九渺。

寄庄地一百一十一顷三分五厘，每亩比实在地加银二厘。照赋役则例，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三分一厘一毫二丝八忽四微九纤三沙一尘三埃。

加闰月银，每亩派银四毫一丝九忽九微九纤四沙九尘八埃七渺八漠。

连闰每亩该银三分一厘五毫四丝八忽四微八纤八沙一尘一埃七渺八漠。

共派银三百五十两一钱九分九厘二毫六丝七纤八沙四尘二埃一渺。

以上共派地银六千二百八十四两四钱二分六厘九毫一丝五忽六微三纤一沙二尘七埃。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七十五两二钱。

实在地银五千八百九两二钱二分六厘九毫一丝五忽六微三纤一沙二尘七埃。

项城县

原额地九千七百三十五顷九十五亩三分二厘，内除福瑞府并学田共地一百一十八顷八十七亩四分。

另册外止原额地九千六百一十七顷七亩九分二厘。

原额银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五两八钱二分四厘一忽一微六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银八千六百五十五两三钱七分一厘二毫八丝。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两一钱九分五厘二毫八丝一忽一微六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遇闰加额银三百八十五两九钱二分七毫。

二项连闰月共原额银二万六千二百七两一钱一分五厘九毫八丝一忽一微六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六千七百七十二顷八十八亩二分三厘六毫。

除荒银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两四分六厘二毫一丝五忽一微六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有主荒地无。

无主荒地六千七百七十二顷八十八亩二分三厘六毫。

除银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两四分六厘二毫一丝五忽一微六纤一沙二尘四埃八渺。

旧管熟地二千二百一十八顷六十一亩八厘四毫。

十四年，开垦地一百三十八顷一十九亩四分。

十五年，自首地四百八十七顷三十九亩二分。

新旧共行粮熟地二千八百四十四顷一十九亩六分八厘四毫。遵照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加增九厘，银二分八厘八毫二丝一忽五微三纤五沙六尘五埃九渺八漠。每亩加闰月银三毫九丝九忽六微一纤二沙六尘四埃。每亩连闰共派银二分九厘二毫二丝一忽一微四纤八沙二尘九埃九渺八漠。

共银八千三百一十一两六分九厘七毫六丝六忽。其本色漕米、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1]免粮七百五十二石四升，每石折银八钱，共折银六百一两六钱三分二厘。

实征地银七千七百九两四钱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六忽。

沈丘县

原额地六千三百九十六顷四十三亩五分三厘。

原额银九千三百七十二两二钱五分八厘七毫二丝七忽四微六纤四尘六埃八渺。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银五千七百五十六两七钱九分一厘七毫七丝。

二项共银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两五分四毫九丝七忽四微六纤四尘六埃八渺。

遇闰加额银三百八十三两一钱一分三厘三毫一丝六忽四微六纤。

以上通共原额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二两一钱六分三厘八毫一丝三忽九微二

[1] 应为“吏承”。

纤四尘六埃八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四千二百二十九顷七十二亩六分一厘七毫。

共除荒银九千九百九两八钱九分九毫三丝三忽九微二纤四尘六埃八渺。

荒芜有主地一千六百七十三顷九十九亩五分二厘七毫。

除荒银三千九百二十三两二分九厘六毫一丝四忽五微七纤九沙四尘六埃八渺。

荒芜无主地二千五百五十五顷七十三亩九厘。

除荒银五千九百八十七两八钱六分一厘三毫一丝九忽三微四纤一渺。

旧管行粮地一千七百二十八顷九十九亩二厘三毫。

十四年，开垦地一百五十八顷四十四亩九分三厘。

十五年，自首地二百七十九顷二十六亩九分六厘。

新旧共成熟地二千一百六十六顷七十亩九分一厘三毫。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二分五厘七丝七忽九微。

遇闰每亩加银五毫一忽三微一纤九沙六尘六埃八渺二漠。通共每亩该派银二分五厘五毫七丝九忽二微一纤九沙六尘六埃八渺二漠。

熟地共派银五千五百四十二两二钱七分二厘八毫八丝。其办纳本色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五百二十两。

实征地银五千二十二两二钱七分二厘八毫八丝。

许州

原额地一万五千三十九顷九十七亩九分九厘一毫。内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

原额银四万九千三百四十八两五钱六分二厘八毫五丝四忽一微九沙九尘。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五两九钱八分一厘九毫一丝九忽。

二项共原额银六万二千八百八十四两五钱四分四厘七毫七丝三忽一微九沙九尘。

闰月原额银一千一百一十四两八钱七分五厘三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共地八千五百零八顷四十四亩八分四厘四毫。

连闰共除荒银三万四千八百八十四两四钱六分八毫三丝三忽一微九沙九尘。

荒芜有主地无。

旧管行粮熟地六千一百一十二顷八亩七分四厘七毫。

十四年，开垦过四季有主无主共地一百一十一顷一十二亩。

十五年，自首地三百八顷三十二亩四分。

新旧共成熟地六千五百三十一顷五十三亩一分四厘七毫。地亩原无分晰等则例，起科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派银四分三厘八毫三丝二忽四微九沙三尘一埃五渺八漠。每亩加闰月银七毫四丝三忽五微九纤七沙六尘八埃九渺三漠。连闰每亩派银四分四厘五毫七丝六忽七沙五渺一漠。

以上熟地连闰共派征银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四两九钱五分九厘二毫四丝。其本色漕米、阔布、水胶、牛角等项银两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监生员、吏承优免杂办地银一千二百五十一两六钱四分。

实征连闰并加增九厘，共银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三两三钱一分九厘二毫四丝。

临颖县

原额地一万六百九十三顷八十九亩三分，内除官地七顷九十四亩四分。

原额实在地一万六百八十五顷九十四亩九分。

原额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两一钱七厘二毫七丝四忽八微三纤一沙八尘七埃二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九千六百一十七两三钱五分四厘一毫。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五两四钱六分一厘三毫七丝四忽八微三纤一沙八尘七埃二渺。加闰月银四百四两二钱二分八厘五毫三丝。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共地六千六百六顷三亩六分五厘。

有主荒地无。

除荒银一万九千二百五十二两四钱六厘四毫五丝九忽八微三纤一沙八尘七埃二渺。

旧管行粮熟地三千九百一顷一十九亩一分五厘。

十四年，开垦地四顷九十八亩三分。

十五年，自首地一百七十三顷七十三亩八分。

新旧共成熟地四千七十九顷九十一亩二分五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二分五厘九毫七忽二微五纤四沙二尘七埃四渺。每亩加

闰月银三毫八丝五忽六微七纤九尘九埃一渺七漠。每亩连闰共派银二分六厘二毫九丝二忽九微二纤五沙二尘六埃五渺七漠。连闰共派银一万七百二十七两二钱八分三厘四毫四丝五忽。其本色漕米、行粮并临德二仓米石、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吏承优免本身粮六百四十七石，折免杂办银五百一十七两六钱。

实征地银一万二百九两六钱八分三厘四毫四丝五忽。

襄城县

原额地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顷五亩七分六厘。

原额银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七两四钱九分六厘三毫一丝六忽六微五纤六尘九埃六渺。

又万历年间，加增九厘，银一万一千五十五两六钱五分一厘八毫四丝。

二项原额银四万八千四十三两一钱四分八厘一毫五丝六忽六微五纤六尘九埃六渺。闰月原额银一千三十九两九钱八分二厘六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有主无主荒地八千七百六十顷六十九亩六分六厘。

有主荒地三百八十七顷九十一亩二分八厘二毫。

无主荒地八千三百七十二顷七十八亩三分七厘八毫。

连闰共除荒银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两七钱二分五厘六毫八丝二忽五微五纤六尘九埃六渺。

旧管熟地二千七百九十顷七十亩七分一厘。

十四年四季，共开垦地一百五十二顷三十亩二分七厘。

十五年，自首地五百八十顷三十五亩一分二厘。

新旧共成熟地三千五百二十三顷三十六亩一分。遵照赋役则例，每亩杂办并加增九厘，银四分二厘二毫二丝六忽三微五纤一沙四尘二埃三渺。每亩派闰月银八毫七丝一纤三沙三尘一埃九渺七漠。遵照赋役连闰，每亩共派银四分三厘九丝六忽三微六纤四沙七尘三埃二渺七漠。

连闰共派地银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四两四钱五厘七丝四忽一微。其本色漕米、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五十两。

实征地银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四两四钱五厘七丝四忽一微。

郾城县

原额平地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顷六十三亩一分三厘二毫。

原额银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两九钱四分八厘八毫八丝二忽八微五纤五沙三尘

六埃。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八两九钱六分八厘一毫八丝八忽。

二项共银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九两九钱一分七厘七丝八微五纤五沙三尘六埃。

遇闰加额银五百三十四两一钱七分六厘五毫四丝。

连闰共原额银三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两九分三厘六毫一丝八微五纤五沙三尘六埃。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七千二百二十一顷一十七亩六分四毫二丝。

内分有主荒地六千五百五十九顷六十八亩一分六厘一毫二丝。

连闰除荒银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八两二钱一分五厘二毫五丝八忽八微五纤五沙三尘六埃。

无主荒地六百六十一顷四十九亩四分四厘三毫。

连闰除荒银一千七百七十二两九钱二分七厘五毫二忽。

有主无主连闰共除荒银一万九千二百一十一两一钱五分二厘七毫六丝八微五纤五沙三尘六埃。

旧行粮熟地五千五百七十九顷二亩九分一厘一毫。

十四年春夏秋三季，共开垦地七十七顷三十一亩二分。

十五年，自首地二百九十九顷一十一亩四分一厘六毫八丝。

新旧共派行粮熟地五千九百五十五顷四十五亩五分二厘七毫八丝。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三分一厘五丝二忽三微一沙一尘三埃九渺。又每亩加闰月银四毫一丝九忽五微八纤四沙六尘三埃四漠。连闰每亩派银三分一厘四毫七丝一忽八微八纤五沙七尘六埃九渺四漠。

连闰共征银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两九钱四分八毫五丝。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一千一百七十六两二分七厘。

实征银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两九钱一分三厘八毫五丝。

长葛县

原额堪、礮、稍、山四等共地七千二百七十三顷九十九亩六分三厘。

原额银二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两七钱三分四厘五毫三丝九忽七微一纤五尘。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原额银六千五百四十六两五钱九分六厘六毫七丝。

二项共原额银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九两三钱三分一厘二毫九忽七微一纤

五尘。

原额闰月银六百三十八两四钱五分二丝。

连闰共原额银三万六千八百六十七两七钱八分一厘二毫二丝九忽七微一纤五尘。

一等堪地六千八百三十顷五亩一分三厘六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五分一厘一毫六丝四忽八纤三沙三尘四渺二漠。

共派银三万四千九百四十五两三钱三分一厘六毫七丝五忽五微五尘。

二等瘠薄地一百五十四顷二分三厘。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二分五厘五毫八丝二忽四纤一沙六尘五埃二渺一漠。共派银三百九十三两九钱六分九厘三毫二丝五忽三微一纤一沙九尘。

三等稍荒并堤占地二百四十三顷五十二亩八分九厘四毫。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三分四厘一毫九忽三微八纤八沙八尘六埃九渺五漠。共派银八百三十四两六钱六分二厘三毫四丝八忽五微六纤六沙七尘。

四等山地四十六顷四十一亩三分七厘。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银一分二厘七毫九丝一忽二纤八尘二埃六渺一漠，共派银五十九两三钱六分七厘八毫六丝三微三纤一沙四尘。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共地五千一百二十五顷五十七亩六分二厘。

连闰共除荒银二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六毫八丝七忽九微一纤五尘。

内分荒芜有主一等堪地三百八十一顷九十九亩二厘。

连闰除荒银一千九百七两八钱五分二厘一毫二丝。

荒芜有主四等山地三十五顷四十一亩三分七厘。连闰除荒银四十四两二钱一分八厘四毫八丝四忽。

荒芜无主一等堪地四千五百四十二顷四十七亩四厘六毫。连闰除荒银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两四钱一分五厘三毫五丝四忽。

荒芜无主二等瘠薄地三十八顷二分三厘。连闰除荒银九十四两九钱一厘三毫六丝九微一纤五尘。

荒芜无主三等稍荒并堤占地一百二十七顷六十九亩五分九厘四毫。连闰除荒银四百二十五两一钱八分五厘三毫六丝九忽。

旧管成熟地一千四百四十八顷七十五亩一厘。

十四年四季，共垦过地九十顷三十五亩。

十五年，自首地六百九顷三十二亩。

新旧成熟四色共地二千一百四十八顷四十二亩一厘。

内分一等堪地一千九百五顷五十八亩七分一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五分六厘七毫三丝六忽三微九纤四沙五尘。每亩闰月银九毫二丝五忽五微四纤六沙六尘一埃一渺三漠。连闰每亩派银五分七厘六毫六丝一忽九微四纤一沙一尘一埃一渺三漠。连闰共派银一万九百八十七两九钱八分五厘一毫一丝四忽。

二等瘠薄地一百一十六顷。照依赋役则例，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二分五厘五毫八丝二忽四纤一沙六尘五埃二渺一漠。每亩闰月银四毫六丝二忽七微七纤三沙三尘五渺六漠。连闰每亩共派银二分六厘四丝四忽八微一纤四沙九尘五埃七渺七漠。连闰共派银三百二两一钱一分九厘八毫五丝三忽九微。

三等稍荒并堤占地一百一十五顷八十三亩三分。照依赋役则例，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三分四厘一毫九忽三微八纤八尘六埃九渺五漠。每亩闰月银六毫一丝七忽三纤一沙七埃四渺。连闰每亩共派银三分四厘七毫二丝六忽四微一纤九沙九尘四埃三渺五漠。连闰共派银四百二两二钱四分六厘五毫四丝一微。

四等山地一十顷。照依赋役则例，每亩额征并加增九厘，派正供杂办银一分四厘一毫八丝四忽九纤八沙六尘二埃五渺。每亩闰月银二毫三丝一忽三微八纤六沙六尘五埃二渺八漠。连闰每亩共派银一分四厘四毫一丝五忽四微八纤五沙二尘七埃七渺八漠。连闰共派银十五两八钱五分七厘三丝三忽八微。

以上四色熟地，连闰共派银一万一千七百八两二钱八厘五毫四丝一忽八微。其本色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并无另征银两，置买起解。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五百二十一两二钱。

实征地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七两八厘五毫四丝一忽八微。

禹州

原额平岗山三色共地一万三千四百一十顷。

原额银五万一百一两八钱四分九毫七丝六忽八微九纤五沙。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一万二千六十九两。

二项共原额银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两八钱四分九毫七丝六忽八微九纤五沙。

连闰加额银一千九十二两四钱五分五厘七毫四丝。

连闰共原额银六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两二钱九分六厘七毫一丝六忽八微九纤五沙。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一万一千

一百五十三顷四十四亩五分六厘九毫。

连闰共除荒银五万二千一百四十四两六分八厘五毫三丝五忽三纤五沙。

旧行粮熟地一千二百八十九顷三亩二分三厘一毫。

十四年，开垦地一百七顷九十七亩。

十五年，自首地八百五十八顷八十五亩二分。

新旧行粮共熟地二千二百五十六顷五十五亩四分三厘一毫。每亩并加增九厘银。照赋役则例，派正供杂办银四分八厘四毫三丝九忽一微六纤六沙七尘九埃七渺。又闰月每亩派银八毫三丝六忽八纤五沙。

连闰每亩派银四分九厘二毫七丝五忽二微五纤一沙七尘九埃七渺。

熟地共派银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两二钱二分八厘一毫八丝一忽八微六纤。其本色漕米并临德仓米、涧布、胶铅、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生员并吏共优免杂办银五百一十三两九钱。

除免外连闰实征地银一万六百五两三钱二分八厘一毫八丝一忽八微六纤。

密县

原额地一千五百六十八顷一十二亩三分六厘二毫。内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

原额银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八钱五分八毫四丝四忽八微七纤。

又万历年间，加增九厘银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三钱一分一厘二毫五丝八忽。

二项共该银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两一钱六分二厘一毫二忽八微七纤。遇闰加额银三百六十三两五钱九分七厘五毫。

原额连闰共银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九厘六毫二忽八微七纤。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六百二十顷四十六亩四分九厘二毫四丝。应免荒连闰银八千七百八十六两三钱七分二厘四毫一丝六忽八微七纤。

旧管行粮熟地七百六十九顷八十八亩二分六厘九毫六丝。

十四年，共开垦有主无主中上地一百一十二顷六十七亩四分七厘，内有中地一十六顷一十二亩四分五厘。照依赋役则例，每二亩五折上地一亩，该折上地六顷四十四亩九分八厘。内有上地九十六顷五十五亩二厘。

二项共折一色上地一百零三顷。

十五年，自首上地七十四顷七十七亩六分。

新旧共行粮熟地九百四十七顷六十五亩八分六厘九毫六丝。照依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厘银一钱七厘六毫一丝七忽七微六纤六沙。每亩

加闰月银一厘八毫七丝七忽二微一纤六沙。每亩连闰共派银一钱九厘四毫九丝四忽九微八纤二沙。

连闰共派银一万三百七十六两三钱八分七厘一毫八丝六忽。其本色漕米、阔布、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举贡、监生员、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八十二两三钱。

连闰实征地银九千八百九十四两八分七厘一毫八丝六忽。

郑州

原额地五千三百八十八顷三十八亩五分。

原额银三万八千二百四十四两七钱三分□^[1]厘五丝二忽二纤。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银四千八百四十九两五钱四分厘五毫。

又奉文加举人坊牌银一两九分八厘一毫一丝。

三项共该银四万三千九十五两三钱七分五厘六毫六丝二忽二纤。

加闰银一千六两三钱六分九厘四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有主无主地共二千九百二十三顷六十亩九分六厘五毫。

连闰共除荒银二万二千二十二两九钱九分六厘五毫七忽二纤。

有主荒地二千八百五十一顷三十六亩五分六厘五毫。连闰除荒银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两二钱九分七毫五忽五微四纤。

无主荒地七十二顷二十四亩四分。连闰除荒银七百一两七钱五厘六毫五丝一忽四微八纤。

旧管行粮熟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顷三十四亩二分五厘五毫。

十四年春夏秋冬四季，共劝垦荒地一百三十八顷三十九亩。

十五年，自首地一千一百八顷四亩二分八厘。

新旧共地二千四百六十四顷七十七亩五分三厘五毫。遵照赋役，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九^[2]，银八分七厘五毫八丝七忽五微三纤二沙八埃一渺三漠。

闰月每亩派银一厘九毫八丝九忽五微九纤三沙八埃八渺一漠。每亩连闰共派银八分九厘五毫七丝七忽一微二纤五沙一尘六埃九渺四漠。

连闰共派银二万二千七十八两七钱四分九厘五忽。其漕米、阔布、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乡绅、吏承优免银七百九十一两八钱。

[1] 此处原刻空白，疑缺漏。

[2] 按上下文推测，此处疑缺漏“厘”字。

实征地银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两九钱四分九厘五忽。

丁地二项并每亩加增九厘，除优免外，连闰共实征银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四两三钱一分九厘五忽。

荥阳县

原额地四千五百八十六顷二十八亩三分五厘八毫。

原额银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一两六钱三分七厘五毫六丝八忽九微一纤。

又万历年间，加增九厘，共派银四千一百二十七两六钱三分五厘二毫二丝七忽。

二项共原额银二万三千五百九两二钱九分二厘七毫九丝九微一纤。

遇闰加额银六百四十九两四钱五分二厘四毫八丝。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有主荒地二千一百六十八顷六十五亩四分六厘四毫。除荒银一万三十五两八钱七分五厘七毫二忽四微二纤七沙二尘。

旧管成熟地一千四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七厘。

十四年，垦过地一百二十三亩。

十五年，自首地八百三十四顷五十一亩二厘四毫。

新旧通共行粮熟地二千四百一十七顷六十二亩八分九厘四毫。每亩照依赋役，派正供杂办银五分六厘九毫八忽四微三纤一沙五尘一埃六渺八漠。每亩加闰月银一厘五毫七忽七微六纤八沙。每亩连闰并加增九厘，共派银五分八厘四毫一丝六忽二微。

以上熟地，共派银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两八钱六分九厘五毫六丝八忽四微八纤二沙八尘。其本色漕米、牛角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三百五十五两三钱二分。

实征地银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七两五钱四分九厘五毫六丝八忽四微八纤二沙八尘。

丁地二项，除优免外，连闰并加增九厘，实征银一万四千二两九钱二分九厘五毫六丝八忽四微八纤二沙八尘。

荥泽县

原额地二千五百九十五顷九十八亩二分八厘。内应征正供杂办，起存本折。

原额银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两三分四厘一毫六丝三忽六纤四尘六埃八渺。旧设不敷，又添新制银一百八十八两六钱八分四厘。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共银二千三百三十六两三钱八分四厘五毫

二丝。

三项共银一万四千四十七两一钱二厘六毫八丝三忽六纤四尘六埃八渺。

遇闰加额银三百六十一两六钱六分二厘一毫。

三项连闰共银一万四千四百八两七钱六分四厘七毫八丝三忽六纤四尘六埃八渺。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荒芜无主地共一千一百三十六顷八十二亩九分八厘。

共除荒连闰银六千二百三十八两九钱六分五厘四丝六微四纤五沙二尘五埃八渺。

旧管成熟共地一千三十四顷六十七亩四分二厘。

十四年春夏秋三季，劝民垦过地二十九顷一亩。

十五年，自首地三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八分八厘。

新旧共行粮熟地一千四百五十九顷一十五亩三分。

连闰共派银八千一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九厘七毫四丝二忽四微一纤五沙二尘一埃。其本色漕临米、黑铅、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四百九十五两六钱。

实征银七千六百七十四两一钱九分九厘七毫四丝二忽四微一纤五沙二尘一埃。

河阴县

原额地一千六百四十二顷二亩九分七厘。

原额银八千九十五两九钱七分九厘八毫七丝四忽五微六纤三尘一埃二渺。又添旧额不敷经费银一百两九钱五分五厘二丝。

又万历年间，加增每亩九厘银一千四百七十七两八钱二分六厘七毫三丝。

三项共银九千六百七十四两七钱六分一厘六毫二丝四忽五微六纤三尘一埃二渺。

遇闰加银二百一十六两一钱三分九厘三毫。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见今行粮熟地一千五十九顷六十九亩五分七毫八丝七忽。照赋役并加增九厘，每亩派银连闰六分二厘四毫六丝七微六纤。

以上熟地连闰共派银六千六百一十八两九钱三分五厘九毫九丝八忽。其本色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二百一十三两。

实征地亩银六千四百五两九钱三分五厘九毫九丝八忽。

汜水县

原额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顷九十亩六分九厘。

原额银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五两一钱六毫二丝六忽一微。

又万历年间，每亩加增九厘银二千一百五十九两九钱一分六厘二毫一丝。

二项共银一万四千四十五两一分六厘八毫三丝六忽一微。

遇闰加额银三百六十二两五分三厘七毫五丝。

顺治三年正月，内巡按宁具题奉旨，免荒征熟。

旧成熟地九百七十二顷一十三亩六分。

十四年，开垦地一百一顷五亩。

十五年，自首地四百五十二顷二十三亩四分一厘六毫。

新旧共熟地一千五百二十五顷四十二亩一厘六毫。遵照赋役则例，每亩派正供杂办并加增连闰银六分七厘一毫二忽六微五纤三沙三尘六埃一渺。

以上熟地连闰共派银一万二百三十五两九钱七分四厘二丝二忽六微四纤。其本色漕[米]、牛角等项俱系一条鞭派征银两，置买起解并无另征。本色内除绅衿、吏承优免杂办银三百一十两八钱。

实征地银九千九百二十五两一钱七分四厘二忽六微四纤。

损下益上曰损，损上益下曰益，此陆宣公以告唐德宗也。竭泽焚林，昔人戒之。开民当兵火之余逃亡流离，不胜琐尾之悲，侥幸旋里，其所存者皮骨而已矣。劳来还定，如周宣王当年，生我无浚我以生，则催科皆抚字也，是所深望也。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一 终

卷之十二

物 产

《传》曰：先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言物各有所生之地也。开郡得天地中和之气，为多物产丰阜，草木禽鱼，可荐祖考，可燕嘉宾，可疗疾疢。至于五谷常产，似非珍异，而食为民天，尤明君所弃珠玉，而独宝之者。余故考而列焉，作《物产志》。

粳，稻属，八府皆有之。出郑州者佳，其粒如霜，即《诗》所谓稌也。又一种曰粳，比于秈差小，其种甚早，今人号粳为早稻，秈为晚稻云。

薯蓣，出祥符，一名诸薯。唐人呼为山药，盖避代宗讳蓣故也。《异苑》曰：薯蓣可食，土人谓之土薯，河内亦有之。

薏苡仁，许颍田野多种之，土人采食焉。汉马援载还，而人疑为珠者即此。

梨，出郑州，有二种：一曰香水梨，一曰鹅梨。大如瓶，落地则碎，土人以布囊承之。其味甘脆，食之可以解烦渴。

茺菁，即蔓菁也，州县皆有之。似菘而小有台，一名封，一名须。《尔雅》曰：“须，蕘菁是也。”今俗谓之台菜。陈楚之间谓之葦，赵魏之间谓之大芥。《图经》云：其根冬收可以备饥岁。

芙蕖，出陈许陂泽间。《尔雅》曰：“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蕖，其本蒂，其花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古今注》曰：“一名水芝，一名水花。”又曰：“芙蓉，即荷花也。”《楚辞》所谓“搴芙蓉兮木末”是已。

萱草，即谖草也，州县皆有之。其草可以忘忧。《诗》所谓“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是也。一名丹棘，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风土记》云：妊妇佩其花，可以育男。

蓝，州县皆有之。《尔雅》曰：“葳，马蓝，染草也。”即今大叶冬蓝，为淀者是。《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民无刈蓝以染。”郑氏云：“为伤长气故也。”后汉赵岐尝就医偃师，道经陈留，见居人皆以种蓝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慨其遗本植末，遂作赋以伤之。即此也。

红花，出扶沟、鄢陵。渍膏可以染丝帛，他属如西平等县亦有之。

蓂，出密县大隗山。《山海经》曰：“蓂草状如蓍而毛，青花白实，服之不夭，可以已腹病。”

玉簪花，出祥符，一名鹤秋。开白花，状类簪，故名。

远志，出祥符。俗传产于尧门者佳。《尔雅》云：“萋绕、蕨菟。”郭璞云：“即今远志也。”似麻黄，赤华叶锐而黄，其上谓之小草。《广雅》又谓之萋菟。

羊蹄根，出陈留陂泽中，一名蓄生。《诗》云“言采其蓄”即此。

麻黄，出中牟县龙脊山。

杏仁，出陈州。

威灵仙，出尉氏。

葶苈，出扶沟。《尔雅》谓之葶，实叶俱类芥。一名狗芥，一名丁历，一名大适。陶隐居云：“今近道多有之，子细黄至苦。”是也。

榆，出颍川。《尔雅》谓之蘊莖。又曰榆，白粉。汉成帝河平二年，旱伤麦，民食榆皮，故魏应据与庞恭惠书，亦以植榆为利民之术云。《博物志》曰：“食粉榆，则眠不欲觉。”

紫荆，出郑州。《广志》有二种：一曰楚，即《诗》所谓“束楚”也；一曰壮荆，赤茎大实是也。昔伍举将入郑，与声子遇诸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又《孝子传》曰：“古有兄弟，意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株，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欣聚，况我而殊哉，还为雍和。’”即此也。

鹅，有二种：一曰鸕鹚，一曰驾鹅。卞子曰：“鹅，性顽而傲，盖鹅峨首似傲，故名曰鹅。”今鸕鹚多出陈、邓，而驾鹅则中牟之陂泽间有之。

鲤、魴，出黄河。《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魴”之鲤是也。鲤，一名鱣鲤，即今之赫鲤也。《神农书》曰：“鲤，最为鱼之主，今人以盘水养之，虽困鳞不反白，盖健鱼也。”魴，一名魴比，即今之青鳊也。《郊居赋》曰：“赤鲤青魴，细鳞缩项，鱼之美者二鱼。”洛水、伊水亦有之。

獾，州县田阜之间多有之。《淮南子》曰：“獾，为曲穴，阴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智也。”

全蝎，出陈留。

班猫，出商水。

铁，出禹州。《禹贡》璆铁、银镂同贡，以其可以备器用也。在汝南州县所产尤多，旧俱有冶，今废。

弓，各府皆有之。出陈州者，坚劲可用。

磁器，出禹州神后山。

谷类

麦、黍、稷、菽、粱、芝麻、蜀秫、荞麦、黄豆、黑豆、绿豆、扁豆、豌豆、豇豆、刀豆。

菜属

冬瓜^[1]、黄瓜、菜瓜、丝瓜、莴笋、芋头、孢子、葫芦、茄子、白菜、芹菜、芫荽、莚苳、茼蒿、菠菜、葱、韭、笋、蘑菇、萝卜、芥菜、黄芽菜。

果属

苹果、沙果、花红、核桃、文官、葡萄、莲房、柿、藕、榴、枣、桃、杏、梅、李、瓜。

花属

牡丹、芍药、荷花、鸡冠、金盏、木槿、蔷薇、石竹、海棠、马兰、月季、菊、葵、腊梅、凤仙、紫茉莉、紫丁香、千叶榴。

木属

松、柏、杨、柳、椿、槐、榆、桧、楮、桑、柘、桐、楸、楝、棠。

草属

蓼、藻、苹、蒲、苇、荻、茅、蒿、莎、蓬、稗、马鞭、蒺藜。

药属

麻黄、甘菊、枸杞、桑白、地黄、五加、香附、菟丝、蛇床、艾叶、防风、苍术、黄芪、柴胡、前胡、黄芩、桔梗、半夏、蒲黄、麦冬、柏仁、瓜蒌、楮实、葛根、益母、楝根、车前、茜根、苦参、百合、杜仲、连翘、黄精、南星、菖蒲、石斛、茱萸、天冬、紫苏、旋复、荆芥、地丁、牵牛、瞿麦、薄荷、水蓊、草麻、括萎、茵陈、蝉退、商陆、茺蔚、芡实、白藓、玄参、樗白、苦参、地榆、漏芦、青黛、射干、牛蒡子、何首乌、青木香、金银花、地骨皮、萝卜子、天花粉、黄蜀葵、王不留、夏枯草、威灵仙、酸枣仁、天仙子、刘寄奴。

鳞属

鲫、鲇、鲢。

[1] 疑为冬瓜。

介属

蟹、虾。

羽属

雉、鸡、鸭、鸽、鹑、鸠、鹊、鸛、燕、莺、雀、鸦、鸱、鹭、雁、啄木、杜宇、布谷。

毛属

牛、马、骡、驴、羊、豕、狼、犬、兔、猫、鼠、狐、貉。

虫属

蚕、蜂、蝉、蝇、蚊、萤、蚓、蝎、蚁、蛤蟆、羌螂、螽斯、蝙蝠、蝎虎、螳螂、蜻蜓、蝴蝶、蟋蟀。

货属

丝、绵、缣、紬、布、苧、麻、蜡、靛。

以上，三十四州县大略俱同。

群羊坟首，三星在罍，志时政之敝也。而麦秀两穗，桑无附枝，则以彰良牧之美迹焉。然则物产登记厥有系哉！是以古者有道之世，昆虫草木，各得其所，而后世乃有乐，子无知者，载咏诗篇，亦可以恻然动念矣。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二 终

卷之十三

职 官

古者建官分职，不同厥制。两汉之时，中州分隶五部，开封则属兖、豫二州刺史，陈留、淮阳、河南、颍川、汝南其分郡也。自后代有因革，然历览纪乘，固班班可考矣。夫设官之意，总以为民，而其与民亲者，则有司为最，郡守、州牧、邑令而下，若丞、若卒、若簿、若尉、若司教、若散员，各有攸责，百尔君子其无忘靖恭尔位之义乎？作《职官志》。

西汉

高帝

周苛，沛人，三年以御史大夫守荥阳。

申屠嘉，梁人，淮阳太守，后至丞相。

文帝

吴公，上蔡人，失其名，河南太守。

贾谊，洛阳人，梁王傅。

周亚夫，沛人，河南太守。

武帝

灌夫，颍阴人，淮阳太守。

王温舒，阳陵人，河南太守。

郑当时，陈人，汝南太守。

司马安，河南人，淮阳太守。

汲黯，濮阳人，淮阳太守。

义纵，河东人，河南太守。

田广明，郑人，淮阳太守。

田云中，广明兄，代淮阳太守。

昭帝

赵广汉，涿州蠡吾人，颍川太守。

韩延寿，燕人，颍川太守。

宣帝

黄霸，阳夏人，颍川太守。

严延年，下邳人，河南太守。

魏相，定陶人，两为河南太守。

元帝

韦玄成，邹人，河南太守。

成帝

薛宣，郟人，陈留太守至丞相。

萧咸，兰阳人，淮阳太守。

秦袭，茂陵人，颍川太守，失其世。

王嘉，平陵人，河南太守至丞相。

孙宠，汝南太守。

毋将隆，兰陵人，冀州牧，颍川太守。

哀帝

王崇，琅邪人。建平中，河南太守。

韩崇，汝南太守。

何并，扶风人，颍川太守。

平帝

萧由，咸之子，陈留太守。

东汉

光武

寇恂，行大将军事，守颍川汝南。

丁鸿，建武河南太守，至司隶校尉。

欧阳歙，乐安人。建武中，河南尹，守汝南。

王梁，渔阳人。建武五年，河南尹。

邓晨，宛人。建武时，汝南太守。

郭伋，茂陵人。建武九年，为颍川太守。

张伋，建武中，为河南尹。

玉况，京兆人，陈留太守，迁大司徒。

郭庚，建武中，为河南尹。

欧阳祉，歙子，河南尹，失年附。

范迁，建武末，河南尹；永平中，迁司徒。

明帝

任延，宛人。永平年，守河南，又守颍川。

郭贺，宛人。永平四年，为河南尹。

药菘，河南太守。

薛昭，永平时，为河南尹。

章帝

马严，茂陵人。建初二年，陈留太守。

秦彭，茂陵人。建初七年，颍川太守。

张敏，建初中，颍川太守。

召驯，寿春人，陈留太守，又为河南尹。

王调，章和二年，河南尹。

和帝

张酺，细阳人，魏郡太守，又为河南尹。

蔡嵩，永和初，河南尹。

窦环，以阳夏侯迁颍川太守。

鲁丕，永元三年，陈留太守。

应顺，汝南南顿人，河南尹。

周荣，舒人，颍川太守。

顾奉，永元末，颍川太守。

李法，南郑人。元兴元年，汝南太守。

黄昌，陈相，迁河南、颍川二守，失年附。

安帝

周畅，安城人。永初元年，河南尹。

王龚，延光二年，汝南太守。

邓豹，新野人。建光元年，河南尹。

朱宠，建光元年，颍川太守。

顺帝

王堂，广汉人。永康中，汝南太守。

宋登，长安人，颍川太守。

胡广，华容人，汝南太守。

李侏，汝南太守。

梁冀，安定人。永和元年，河南尹。

梁不疑，冀弟。永和六年，代冀为河南尹。

杨秉，守汝南。延熹三年，为河南尹。

蔡玄，汝南太守。

桓帝

冯緄，宕渠人，延熹中，河南尹。

房植，清河人，河南尹。

梁胤，冀之子，永兴元年，河南尹。

边韶，陈相。

刘祐，延熹中，河南尹，司隶校尉。

孔畴，陈相。

李皓，下邳人，汝南太守。

李膺，襄城人，河南尹，迁司隶校尉。

韦毅，延熹八年，陈留太守。

宗资，南阳人，汝南太守。

邓万世，南阳人，以夏阳侯为河南尹。

尹勋，巩人，汝南太守。

朱野，穆之子。河南尹，失年附。

杜密，阳城人，河南尹。

左敏，平阴人，颍川太守。

羊陟，太山人，冀州刺史，为河南尹。

灵帝

桥玄，睢阳人，河南尹，三年太尉。

巴肃，颍川太守。

段颍，建宁三年，河南尹，又司隶校尉。

何进，宛人，颍川太守，又为河南尹。

杨彪，光和中，颍川太守。

徐灌，光和中，河南尹。

赵谦，中平间，守汝南，后为司隶校尉。

李燮，南郑人，河南尹。

何苗，进之弟。中平间，代进为河南尹。

王允，中平中，豫州刺史，末为河南尹。

骆俊，陈相。

尹相，中平末，河南尹。

阴修，颍川太守，失年附。

杨奇，汝南太守。

刘翊，汝南太守。献帝时，为陈留太守。

朱俊，会稽人。中平末，河南尹至太尉。

献帝

李旻，颍川太守。

张邈，初平初，陈留太守。

盖勋，初平初，为颍川太守。

李祥，建安时，淮阳太守。

胡硕，陈留太守。

枣祗，颍川人。建安末，陈留太守。

三国

魏

司马岐，河内温人。明帝时，陈留相。

刘靖，沛人。黄初中，河南尹。

李胜，广汉人。明帝时，河南尹。

刘邵，邯郸人。明帝时，陈留太守。

傅嘏，泥阳人。正始中，河南尹。

晋

武帝

乐广，涪阳人。泰始中，河南尹。

元帝

祖逖，范阳人，以镇西将军镇雍丘。

明帝

祖约，逖之弟，豫州刺史镇雍丘。

南北朝

元魏

张代，上谷人，太武帝时为守。

韦崇，杜陵人。孝文帝时，颍川太守。

北齐

郎基，中山人，郑州刺史。

唐

中宗

李道广，京兆万年人。武后时，为刺史。

李邕，江都人，陈州刺史。

玄宗

倪若水，恒州人。开元初，为刺史。

崔无波，博陵人。天宝中，郑州荥阳太守。

齐澣，定州义丰人。开元中，为刺史。

薛愿，汾阴人。天宝中，颍川太守。

德宗

刘昌裔，阳典人，陈州刺史。

五代

后晋

桑维翰，开运二年，以宰相为开封尹。

后周

晋王荣，广顺三年，开封尹。

王朴，显德初，谏议大夫，知开封。

宋

太祖

吕余庆，幽州人。建隆元年，知开封。

吴廷祚，太原人，枢密使，判开封。

程羽，保州人。开宝间，给事中，知开封。

太宗

齐王廷美，帝弟，开封尹。

宋琪，蓟人，开封尹。

李穆，阳武人，知开封。

真宗

梁颢，郟人。景德初，翰林学士，知开封。

毕士安，知开封。

慎从吉，信安人。祥符初，给事中，知开封。

李淑，知许州，迁知开封。

周起，邹平人。祥符二年，知开封。

祖无择，祥符四年，龙图阁学士，知郑州。

张咏，枢密直学士，知陈州。

薛奎，绛人，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吕夷简，权知开封，后以宰相判陈许州。

程琳，博野人，给事中，权知开封。

仁宗

陈尧佐，阆中人，知开封，又宰相判郑州。

陈尧咨，尧佐弟，继知开封。

晏殊，天圣中，以宰相知许州。

钱明逸，京兆人，知开封。

吕公绰，夷简子，知开封。

吕公弼，公绰弟，知开封。

吕公孺，公弼弟，知开封。

范仲淹，景祐二年，权知开封。

郑戩，宝元初，龙图直学士，权知开封。

魏瓘，婺源人，知开封。

吴育，庆历六年，以执政知许州。

宋祁，雍丘人，以翰林学士知郑州。

陈执中，皇祐元年，以执政知陈州。

蔡襄，兴化人，龙图直学士，知开封。

宋庠，皇祐三年，以枢密判郑州。

文彦博，皇祐三年，以宰相知许州。

曾公亮，至和元年，端明殿学士，知郑州。

梁适，至和初，参知政事，知郑州。

张方平，南京人，知开封，后判陈州。

冯京，江夏人，知开封。

王素，大名人，枢密学士，知开封。

狄青，嘉祐元年，以使相判陈州。

包拯，合肥人。嘉祐二年，知开封。

欧阳修，嘉祐初，学士，知开封，又知应天。

吴奎，北海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

吕溱，扬州人，龙图直学士，知开封。

英宗

沈遘，钱塘人。治平初，知开封。

张升，韩城人，以使相判许州。

钱勰，龙图阁待制，知开封。

范镇，治平三年，以翰林学士知陈州。

神宗

滕甫，东陈人，知开封。

郑獬，熙宁元年，翰林学士，权知开封。

刘庠，彭城人。熙宁三年，知开封。

韩维，熙宁四年，翰林学士，知开封。

吕惠卿，熙宁八年，以执政出知陈州。

韩绛，维弟。熙宁八年，以宰相判许州。

王安礼，熙宁八年，翰林学士，知开封。

司马光，端明学士，知许州。

王存，丹阳人。元丰中，以学士知开封。

哲宗

蔡确，元祐元年，以宰相知陈州。

蔡京，元祐元年，知开封。

吕大防，蓝田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

王岩叟，清平人，枢密都承旨，知开封。

范百禄，成都人，龙图学士，知开封。

安焘，绍圣二年，以执政知开封。

谢景温，富阳人，宝文阁直学士，知开封。

向子湮，临江人。元符间，知开封。

徽宗

王襄，南阳人。崇宁中，权知开封。

时彦，开封人。崇宁初，开封尹。

李孝寿，政和元年，开封尹。

林摅，福州人，开封尹。

霍端友，武进人，礼部侍郎，知陈州。

钦宗

聂昌，靖康元年，开封尹。

何卓，靖康初，以执政为开封尹。

高宗

宗泽，义乌人。建炎元年，知开封。

金

粘葛奴申，天德初，倅开封。

元

世祖

袁裕，洛阳人，开封府判。

明

知府

洪武

王博，应天人，初年任，见名宦。

赵新，浙江人，初年任。

乐晖，滁州人。

任毅，山西人，末年任。

永乐

林浚，浙江人。

许进，山西人。

宣德

万信，昌黎人。

正统

黄璿，四川人，九年任。

舒瞳，浙江人，末年任。

天顺

鱼侃，常熟人，初年任。

周斌，昌黎人，七年任。

成化

孙瑜，邢台人，六年任。

金文，浙江人，十三年任。

虞钟，浙江人，十五年任。

张岫，山西人，十七年任。

卫英，山西人，二十三年任。

弘治

马龙，山东人，九年任。

王瓚，陕西人，十四年任。

陈澍，高邮人，十六年任。

正德

张宪，山西蔚州人，二年任。

郭桂，陕西人，三年任。

郭经，卢龙人，三年任。

李昉，枣强人，五年任。

顾璘，土元人，五年任。

贺锐，山西人，八年任。

姚文渊，山西人，十一年任。

张键，山西人，十三年任。

嘉靖

翟鹏，山东人，元年任。

沈光大，浙江人，二年任。

李献可，固城人，四年任。

刘漳，黄冈人，七年任。

顾铎，山东人，十年任。

白珩，南宫人，十二年任。

贾应春，真定人，十七年任。

李朝纲，陕西人，十九年任。

白濬，广西人，二十二年任。

刘廷臣，山西人，二十六年任。

王抚民，真定人，二十九年任。

翁时器，浙江人，三十四年任。

周爻，四川人，三十七年任。

刘鲁生，山东人，四十年任。

王崇徐，江西人，四十年任。

王期古，山西人，四十年任。

隆庆

张梦鲤，山东人，元年任。

洪圻，山西人，五年任。

曹当勉，湖广人，六年任。

万历

张问明，山西人，三年任。

薛纶，山西人，四年任。

孟学易，陕西人，八年任。

黄垣，江西人，十一年任。

宋伯华，山东人，十二年任。

王见宾，山东人，十三年任。

陈廉，元城人，十八年任。

刘如宠，湖广人，二十二年任。

刘以焕，陕西人，二十六年任。

宋荐，广平人，二十八年任。

冯盛明，涿州人，三十一年任。

刘兆文，山东人，三十四年任。

叶秉敬，浙江人，三十六年任，见名宦。

王之都，山东人，三十八年任。

孟习孔，广东人，四十年任，见名宦。

王之臣，山西人，四十三年任。

王城，湖广人，四十七年任。

天启

方道通，歙县人。

胡继先，四川人。

瞿士达，武进人，四年任，见名宦。

张时俊，山东人，七年任。

崇祯

袁楷，陕西人，三年任，见名宦。

王运昌，苏州人。

唐绍尧，湖广人。

薛家，江南人。

苏壮，山东人。

吴士讲，庐州人。

李岩，山东人。

同知

永乐

张宏，直隶人。

寇义，平山人。

正统

张亨，通州人。

王烟，山西人。

景泰

赵伟，山西人。

贺祥，河间人。

张赞，山东人。

天顺

陈恕，滦州人。

成化

万经，江西人。

张俊，博野人。

弘治

刘继宗，易州人，元年任。

谢景星，邯郸人，十年任。

郭经，庐龙人，十八年任。

正德

艾英，三年任。

韩震，大同人，六年任。

戴旦，江西人，九年任。

韩守愚，陕西人，十年任。

张进言，山西人，十五年任。

韩士贤，山西人，十六年任。

嘉靖

赵华，元年任。

桑仙

阎棋，山东人，五年任。

潘国臣，大兴人，七年任。

王景明，山东人。

王宇，湖广人。

张怀邦，山西人。

王诏，山东人，十七年任。

刘继先，永清人，十八年任。

杨煦，江西人，十九年任。

于坤，湖广人，二十年任。

孙璧，山西人，二十二年任。

张完，安肃人，二十三年任。

郭春震，山西人。

何尚德，山西人，二十五年任。

萧鸣邦，江西人，二十八年任。

张应吉，山东人，二十八年任。

何镗，浙江人，三十二年任。

李克善，山东人，三十二年任。

黄国奎，江西人，三十六年任。

孟賚汝，常熟人，四十一年任。

石玺，滁州人，四十二年任。

陆以卿，无锡人，四十四年任。

甄敬，山西人，四十四年任。

萧九峰，直隶人，四十五年任。

隆庆

李学诗，山东人，二年任。

巫璋广，德州人，二年任。

张崇谦，山西人，四年任。

贺爵，赣榆人，五年任。

贺选，陕西人，六年任。

万历

岳汴，陕西人，四年任。

周晋，山东人，五年任。

石朝选，陕西人，九年任。

庄希益，广东人，十二年任。

杨沂，四川人，十二年任。

张炳忠，常熟人，十三年任。

秦动，临淮人，十四年任。

杨士奇，陕西人，十七年任。

胡乔岱，江西人，十九年任。

林曜，大名府人，二十年任。

桑自省，山东人，二十二年任。

刘新民，山东人，二十五年任。

钱景醇，无锡人，二十六年任。

张凤翼，陕西人，二十七年任。

张法雨，栢乡人，二十九年任。

王紫相，成安人，三十年任。

鲁伯淑，湖广人，三十一年任。

钟应麟，四川人，三十二年任。

鲁惟诚，四川人，二十二年任。

刘源，四川人，三十四年任。

朱继汤，江西人，三十四年任。

王祈祯，山东人，三十四年任。

边道，魏县人，三十五年任。

马致道，任丘人，三十七年任。

袁懋贞，直隶人，三十八年任。

李化春，山东人，四十一年任。

杨光启，东明人，四十二年任。

徐可大，密云人，四十四年任。

万邦棨，江都人，四十四年任。

李恒茂，四十八年任。

胡大年，四十八年任。

天启

刘跃龙

文运衡

崇祯

乔有年

颜日愉

桑开第

通判

景泰

邹亮，山西人。

蔡宝，浙江人。

阎鳌，真定府人。

李森，保定人。

成化

侯云，陕西人。

傅裕，太安州人。

裴缙绅

梁宇，清苑人。

郝杰，南宫人。

高铉，山西人。

魏杰，东山人。

张镗，山东人，十二年任。

林凤岐，浙江人，十三年任。

弘治

苏玺，山东人，三年任。

施明，蠡县人，六年任。

徐钟，完县人，八年任。

陆深，浙江人，九年任。

刘全，陕西人，十年任。

任敏政，陕西人，十一年任。

何莹，吴桥人，十三年任。

何洪

贾瑶，陕西人，十一年任。

柳芳，山西人，十一年任。

文美，湖广人，十六年任。

李钺，山西人，十八年任。

杨时正，四川人，十八年任。

正德

景佐，山西人，三年任。

张凤，山西人，四年任。

姜世英，陕西人，五年任。

王汇，顺天人，六年任。

赵从龙，山西人，六年任。

谢璋，任丘人，六年任。

张皞，广宁人，十七年任。

吴洪，陕西人，九年任。

郝金，山西人，十年任。

李朴，山西人，十年任。

刘钦，陕西人，十一年任。

刘芳，陕西人，十二年任。

赵华，临淮人，十二年任。

刘中信，文安人，十三年任。

陈良知，山西人，十五年任。

孙育，浙江人，十五年任。

嘉靖

齐景芳，房山人，元年任。

张锦，山西人，二年任。

李楨，山西人，二年任。

胡铸，山西人，三年任。

许世昌，陕西人，六年任。

赵钲，山西人，六年任。

王朱，河间人，八年任。

郭维，河间人，八年任。

邢永良，山西人，十一年任。

彭希曾，山东人，十四年任。

郭廷桂，云南人，十四年任。

黄桂芳，福建人，十六年任。

漆廷资，湖广人，十六年任。

董公善，湖广人，十九年任。

陈宝，山东人，二十年任。

范汝敬，山西人，二十二年任。

都祈，广平人，二十二年任。

杨贤，山东人，二十年任。

刘永，任丘人，二十七年任。

路达，建德人，二十二年任。

张舜臣，山西人，二十七年任。

姜仲贤，湖广人，二十七年任。

刘源澄，山东人，二十八年任。

刘绍

张仁，湖广人，二十九年任。

李瀛，四川人，二十九年任。

李钧，山西人，二十九年任。

胡昂，陕西人，三十二年任。

胡明书，湖广人，三十二年任。

刘克文，真定人，三十二年任。

王绶，丹徒人，三十二年任。

杜桂，陕西人，三十二年任。

张问政，曲州人，三十五年任。

颜守贤，直隶举人，三十七年任。

潘滋，涿州人，三十八年任。

蒋山，直隶人，三十八年任。

钱贞，浙江人，四十年任。

田佐，凤阳县人，四十一年任。

潘儁，赵州人，四十三年任。

苏腾，赵州人，四十三年任。

赵云程，通州人，四十四年任。

吴凤瑞，湖广人，四十四年任。

隆庆

卢凤采，湖广人，元年任。

金石，湖广人，二年任。

贾一之，直隶人，二年任。

张朝卿，山西人，五年任。

杨惟乔，四川人，六年任。

牛宗颜，山西人，六年任。

万历

赵铉，太和人，元年任。

杨璧，上元人，三年任。

毛四苏，山东人，二年任。

王珣，山西人，二年任。

张文炳，滦州人，二年任。

段继明，英山人，三年任。

张辅世，涿州人，八年任。

潘景辉，涿州人，八年任。

李尧臣，山西人，八年任。

赵有功，鸡泽人，八年任。

牛惇，山西人，十年任。

张崇雅，大名人，十三年任。

姚介，旌德人，十六年任。

璵德策，江西人，十六年任。

冯本立，陕西人，十七年任。

王邦基，湖广人，十八年任。

张士度，陕西人，十八年任。

路蛟，山西人，十九年任。

郭灏，江宁人，二十二年任。

左之宣，山东人，二十三年任。

张云高，山西人，三十六年任。

孔相颜，湖广人，二十五年任。

李凤滋，广东人，二十八年任。

王右文，陕西人，二十九年任。

党贯三，陕西人，三十一年任。

宋兆祥，山东人，三十二年任。

朱勤邯，三十二年任。

鲍孟英，三十五年任。

潘志立，江西人，三十六年任。

王有春，涿州人，三十八年任。

萧应祯，静海人，四十年任。

萧藉，陕西人，四十一年任。

夏思会，清河人，四十二年任。

张弘道，武进人，四十四年任。

霍震寓，清苑人，四十四年任。

李一沆，徐州人，四十六年任。

缪思启，上元县人，四十六年任。

泰昌

贾名杰，真定人，元年任。

天启

敖祐

何懋功

孟绍孔

崇祯

张德政

王煊

贺天成

苏茂杓

彭

孟

推官

李铉，保定人。

李端，保定人。

陈福

天顺

刘琦，江西人，二年任。

杨英，玉天人。

成化

刘俊，深州人，二年任。

刘希昂，湖广人，元年任。

张本，宣城人，二年任。

张锐，山西人，元年任。

弘治

张玉，浙江人，四年任。

吕仿，陕西人，七年任。

李锡，东安人，十七年任。

正德

徐鉴，金坛人，三年任。

陆杰，□□人，四年任。

黄加宾，山东人，九年任。

张希尹，山东人，十三年任。

王修德，清苑人，十六年任。

嘉靖

马永寿，青县人，三年任。

杨经，陕西人，六年任。

张瓘，山西人，九年任。

牛兆祥，陕西人，十二年任。

闵煦，任丘人，十三年任。

刘廷诰，浙江人，十三年任。

宋治，临淮人，二十年任。

汪一中

杨应元，陕西人。

姚世熙，贵州人，三十年任。

郑廷扬，固安人，三十年任。

甄沛，山西人，三十八年任。

孙以仁，山东人，四十年任。

许守谦，直隶人，四十四年任。

隆庆

王来召，成安人，二年任。

侯世卿，武强人，三年任。

王君宾，山东人，六年任。

万历

李一中，建德人，五年任。

董元学

魏濬

田加丘

何高之

万一奇

沈光祚

虞正谱

王好善

王弘祖

冯曹喜

范复粹

唐晖

成勇

张瑶

卫祯固

关永杰

陈朱明

黄澍

国朝

知府

阎尧年，隆平人，见名宦，顺治二年任。

萧芳，满洲人，顺治四年任。

周荃，苏州人，顺治五年任。

丁时升，辽东人，顺治七年任。

杨惠心，北直人，顺治九年任。

朱之瑶，江西人，顺治十年任。

席式，陕西人，进士，顺治十四年任。

钱纶，北直大名府人，顺治十六年任。

同知

臧楫，北直人，顺治二年任。

张宪捷，辽东人，顺治四年任。

尚衍

胡凤阁，北直人，顺治八年任。

白方熙，山西人，顺治十一年任。

赵汝斌，山西人，顺治十二年任。

张尔翻，山西人，顺治十二年任。

柯仲实，江南人，顺治十三年任。

韩齐范，辽东人，顺治十四年任。

王矿，北直人，顺治十六年任。

通判

任煜，辽东人，顺治二年任。

马夔龙，□□人，顺治四年任。

董元燮，□□人，顺治六年任。

李如璧，□□人，顺治十一年任。

侯幼铉，□□人，顺治十三年任。

张俊哲，陕西人，顺治十六年任。

推官

张性，山东人。

孟珙

侯于廷

吴崇熹

穆贞胤

余国柱

刘望龄

于纪龙

经历司，经历一人，知事，裁。

照磨所，照磨一人，检校，裁。

儒学，教授一人，训导二人。

司狱司，司狱一人。

税课司，大使一人。

常平仓，大使，裁。

大梁驿，驿丞，裁。

阴阳学，正术一人。

医学，正科一人。

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各一人。

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各一人。

汉光武之姊为其子求郎。帝曰：“郎官上应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况进而上者乎！”是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尊官厚禄，徒荣宠之已耶！抑亦有所责也。今即世远人湮，而其宦绩表表者，父老犹能道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景行在望，后之君子庶几是则是效乎！至教职守，令湮没莫传，可胜惜哉！

开封府所属州县官职

祥符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时和递运所，大使一人，裁。

陈留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裁。莘城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杞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雍丘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通许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太康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尉氏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三人，裁。尉氏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

道会司，道会一人。

洧川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洧川马驿，驿丞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鄢陵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扶沟县，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中牟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圃田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原武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阳武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封丘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延津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裁。廩延马驿，驿丞一人，裁。廩延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香台巡检司，巡检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兰阳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仪封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新郑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裁。永新马驿，驿丞一人，裁。新郑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陈州，知州、判官一人，吏目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典科一人。僧正司，僧正一人。道正司，道正一人。

商水县，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

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西华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裁。常社巡检司，巡检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项城县，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南顿巡检司，巡检一人。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沈丘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界首巡检司，巡检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许州，知州一人，同知、判官各一人，吏目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许州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典术一人。医学，典科一人。僧正司，僧正一人。道正司，道正一人。

临颖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临颖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襄城县，知县一人，县丞、主簿各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新城马驿，驿丞一人，裁。襄城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郾城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一人。郾城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长葛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禹州，知州一人，判官一人，吏目一人。儒学，学正一人，训导一人。税课司，大使一人，裁。清颖马驿，驿丞一人，裁。禹州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阴阳学，典术一人。医学，典科一人。僧正司，僧正一人。道正司，道正一人。

密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郑州，知州一人，同知一人，判官一人，吏目一人。儒学，学正一人，训导一人。管城马驿，驿丞一人，裁。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阴阳学，典术一人。医学，典

科一人。僧正司，僧正一人。道正司，道正一人。

荥阳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索亭马驿，驿丞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河阴县，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荥泽县，知县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广武马驿，驿丞一人，裁。递运所，大使一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汜水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裁。阴阳学，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

奉裁各官，遵照顺治十七年正月内部文注明，仍存旧志，以备稽考。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三 终

卷之十四

公署

建官而设之署，所以严上下之防、正居驭之体也。开封为省会重地，抚巡、藩臬、监司、镇将萃而列焉，蔚乎盛矣。年来散处州邑几符星纪，今亟议修缮，而复其旧，将见同寅协恭用昭古训，岂徒壮都会之观已哉！其隶州邑者，或创或因，规模具在。作《公署志》。

巡抚都察院，在府治都司东，今驻节杞县。

巡按御史察院，在府治布政司东，今移新府署东。

清军御史察院，在布政司东，今废。

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按察司东，今驻节杞县。

经历司、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巨盈库，旧俱在本司内，今移置。

织染局，在钟楼南。

分守大梁道，在本司大门外西，今移新府署东。

督粮道，在布政司东，今淤，移彰德府。

河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在布政司西，今驻节杞县。

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俱在本司内，今移杞县。

分巡大梁道，在本司大门外东，今移禹州。

清军道，在按察司西，今并驿盐道。

提学道，在按察司西南，今驻节鄢陵县。

管河道，在清军道西，今在守道北，就仁和王府旧址改建。

屯田兼驿传道，在管河道西，今驻节仪封县。

河南都指挥使司，在布政司东，今废。

经历司、断事所、司狱司，俱在本司内，今废。

府署，在城内西南。明洪武元年建，今移五府街东。

厅署、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俱在府治内。

税课司、军储仓，俱在府治东南，今改为长平仓，在猪市西。

大梁马驿，在府治东北，今移新府前。

阴阳学，在府治东。

医学，在府治西，今移新府东。

祥符县

县署，原在府治东南。明洪武元年建，成化、万历年重修，今移土街北。

时河递运所，在县治东。

陈留县

察院，在县治东北，今废。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三年建，今移民舍。

莘城马驿，在县治南。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北。

杞县

察院，在县治西南。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俱在县治东。

府馆，在布政分司后。

县属，在城内西北。明洪武三年建，成化、万历年相继重修。

雍丘马驿，在县治东北，今县治内。

税课司，在县治东。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通许县

察院，在县治东。

分司，在奎楼西。

府馆，在儒学西。

县署，在城内东街。明洪武三年建，崇祯九年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北。

太康县

察院，在县治东。

布政司、按察司，俱在县治东，今毁。

府馆，在县治北，今毁。

县署，在城内西南。明洪武三年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南。

尉氏县

察院，在县治东。

分司，在县治西，今毁。

府馆，在县治东南，今毁。

县署，在城内西北。明洪武二年建，成化、嘉靖间增修。皇清顺治三年，知县卫绍芳重修。

尉氏马驿，在县治东。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南。

洧川县

察院、分司、府馆，俱毁。

县署，在城内正东。明洪武三年建。皇清顺治九年，知县知县鱼飞汉重修。

洧川马驿，在县治西。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鄢陵县

布政分司，在县治正东。

按察分司，在县治东南。

府馆，在县治西。

县署，在城内西北。明洪武二年建，崇祯末兵毁。皇清顺治四年，知县吕九围重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扶沟县

都察院，在东街旧布政分司，后改。

察院，在都察院西。旧按察分司，后改。

府馆，在县治东。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三年建，后增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中牟县

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俱在县治东，今毁。

县署，在城内正东。明洪武元年建。

圃田马驿，在县治东。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原武县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馆，俱在东街。

县署，在城内西街。明洪武三年建，隆庆元年、万历九年修。皇清顺治十五年，知县宁弘舒重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前。

阳武县

布政司、按察司，俱县治东，今废。

府馆，在县治东北，今废。

管河厅署，在黑圪塔，今废。

县署，在城内正东。明洪武元年建，景泰、嘉靖、万历年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北。

封丘县

布政司，一名府馆。按察司，俱在县治西南，河决冲毁。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元年建，弘治八年、万历二年、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皇清顺治九年河决悉毁，十四年知县余缙复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延津县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馆，俱圯。

县署，在城内西北。明洪武三年建。

廩延马驿，在县治东南。

廩延递运所，在县治北。

香台巡检司，在县北沙门镇。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兰阳县

藩司行署，在北街迤东，今毁。

宪臬行署，在北街迤西。

府厅河署，在预备仓西。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元年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仪封县

察院，在中街。

布政司，在察院右。

按察司、管河署，在小宋堽阳集。

府馆，在县治西北。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三年建，隆庆元年修。皇清顺治十五年，知县崔维雅重修。

阴阳学，在县治东。

医学，在县治西。

新郑县

察院，在县署东。

府馆，在县署后。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元年建，隆庆四年、崇祯十六年修。皇清顺治六年，知县杨奇烈重修。

永新马驿、新郑递运所，俱在县治西。

阴阳学，在县治东北。

医学，在县治东。

陈州

察院，在州治西。

公馆，在州治西南。

州署，在城内东北。明洪武元年建，成化八年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州治北。

商水县

察院，在东门内街北。

布政司行署，在察院之左。

县署，在城内东北。明洪武四年建，成化间重修，兵毁。今就儒学改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南。

西华县

宪署、府馆，俱仍旧址。

县署，在城内西北。明洪武三年建，成化七年、万历二十七年重修。

常社巡检司，在县西南六十里。

阴阳学，在县治东。

医学，在县治西。

项城县

察院、布政分司，在县治东。

府馆，在布政分司西，今圯。

县署，在城内正东。明永乐十四年建，万历二十三年修。皇清顺治十二年，知县郑羽侯重修。

南顿巡检司，在县北五十里。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沈丘县

察院，在县治东。

公馆，在县北槐坊店。

县署，在城内西北。明弘治十一年建，正德八年修。皇清顺治三年，知县王继祚重修。

界首巡检司，在县东五十里。

阴阳学，在县治西。

医学，未设。

许州

东察院，在州治东。

南察院，在州治南。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馆，俱在州西。

州署，在城内正北。明洪武初建。皇清顺治四年，知州韩得文修。

许州马驿，在州治西南。

阴阳学，在州治东。

医学，在州治东南。

临颖县

察院，在县治西北。

布政分司，在县治西南。

按察分司，在县治东。

府馆，在县治西。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三年建，正统九年、万历十二年重修。

临颖马驿，在县治西。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襄城县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馆，俱在县治左，今圯。

县署，在城内正东。明洪武初建。皇清顺治十四年，知县王褒重修。

新城马驿、襄城递运所，俱在县治北。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北。

郾城县

布政司，在县治东，今改建常平仓。

府馆，在县治南。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初建立。皇清顺治十二年，知县荆其惇重修。

郾城马驿，在县治西北。

阴阳学，在县治西。

医学，在县治东。

长葛县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俱在县治东。

府馆，在县治西，俱毁。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元年建，成化十五年修。皇清顺治七年署县州判詹世烈、十三年知县徐升重修。

阴阳学，在县治东。

医学，在县治西南。

禹州

察院，在州治南。

分巡大梁道，旧在西北隅，今移明宗颍云住宅。

州署，在城内东北。明洪武元年建，今移明宗怀庆王府。

税课司，在州治西。

清颖马驿，在州治东。

禹州递运所，在州治北。

阴阳学，在州治西。

医学，在州治东。

密县

察院，在县治西，今废。

布政分司，在县治东南，今改察院。

按察分司，在县西南，今改县署。

县署，在城内正北。明洪武三年建，崇祯八年修。皇清顺治三年，知县崔养重移置按察分司；五年李芝兰、十三年李鹏鸣重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郑州

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俱在州治东，今废。

州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初建。皇清顺治十五年，知州刘永清修。

管城马驿，在州治西南。

郑州递运所，在城南。

阴阳学、医学，俱在州治东。

荥阳县

布政司、按察司，俱在县治东。

皇华亭，在县治西。

府馆，在皇华亭西。

县署，在城内正北。明洪武二年建，万历二十年修。皇清顺治五年知县周维新、九年知县倪斌重修。

索亭马驿，在县治西。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

河阴县

布政分司、按察分司，俱在县治东，今废。

县署，在城内东北。明洪武元年建。皇清顺治八年，知县孟世勋重修。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荥泽县

察院，今移人龙书院。

皇华亭，今废。

府馆，在县治东。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元年建。旧治不存，今就东西二司之基改建。

广武马驿，在县治西。

荥泽递运所，在县治北。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东。

汜水县

察院，在城内北街。

布政分司，在县治北。

按察分司，在县治西。

府馆，在南门内，今废。

县署，在城内正中。明洪武十一年建。

阴阳学、医学，俱在县治西北。

宣武卫，在省城内西北。明洪武六年建，今废。

陈州卫，在城内正西。明洪武元年建，今废。

禹州守御千户所，在州城内西北，今废。

署以公名者，昭无私也。人惟见为私第，故偃息可戏渝、可肥橐，可为语之曰：此公署也。偃息群伺之，戏渝群訾之，肥橐又起而群分之，顾名思义，而敬朝廷、畏民严之心，于焉生矣。虽然利不百，曰因循前人；害不荆，曰将待来者。以公署为私第，不可以公署为传舍，独可与汴，当摧残凋瘵之侯，莅兹土者，偃息、戏渝其所自亡，即欲浚民膏以肥其橐，而民本无膏，橐何从肥也。特是兴利除害最为亟亟，敢以此为有位者告。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四 终

卷之十五

学校贡院 书院附

余读史至汉章帝尊桓荣行养老礼，王太子胄子皆入学听讲，一时文治聿隆，庠序之设，所系重矣。开郡名贤，蔚起芹藻作育之功居多。二十余年来，学宫鞠为茂草，迹亦次第修举，渐复旧观，其盛而衰，衰而复盛，斯亦人才消长之关也。作《学校志》。

开封府儒学，旧在府治东南隅。元以宋国子监故址，建为汴梁路学。明洪武三年，改为开封府儒学。三十三年夏圯于水，永乐五年徙于丽景门西北，即今所也。内建大成殿，殿之前列两庑、神库、戟门、泮池、棂星门；东列庖舍、牲房、名贤祠、射圃；西列明伦堂四斋，尊经阁、廩庾、会饌堂；后列官廨，分置号舍于左右。天顺五年庙学又圯于水，知府舒瞳修葺。成化十六年，知府张岫增置斋宿所及兴贤、毓秀二坊。嘉靖十年，建启圣祠于文庙东，又建敬一亭于文庙北。明末，闯寇决河灌城，士民殆无噍类，而学宫亦遂沦于泥沙中。惟大成殿岿然独存，无何又毁。皇清顺治九年，朱公之瑶来守，毅然以学宫为己任，卜基于城之东北，守梁管河二道及各属捐俸助之。鼎建大成殿七楹，东西庑各七楹，戟门三楹，棂星门三楹，及泮池、启圣祠三楹。名宦乡贤在戟门外，东西各三楹。东西竖牌楼二，即修学牌。西建儒学，大门、仪门各二楹，明伦堂五楹，东库西厨各三楹，东西斋房各五楹。后建尊经阁、东西耳房各九楹，游梁坊一座。社学在各州县，皆同。

明于谦碑记：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万古而不息；夫子之道，历万世而不敝。删述六经，昭揭宇宙，日月之照临也；教化之泽，洽于人心，雨露之沾被也。所谓生民以来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国家列圣相承，咸用此道，内而京畿，外而郡邑，皆建立学庙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资化源而崇教本也。开封为中州甲郡，故有学庙岁久隳圯，仪观弗称。前郡守黄公瑾有志作新，成功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车之初，即以兴斯文为己任，遂极力为之。方牧诸公咸捐俸资，以助经费。于是增庠而为崇，辟隘而为广，饰陋而为华。自礼殿、讲堂以及诸生肄业

会食之所，莫不毕备，規制宏丽，视昔有加。郡博士黄宗谓：“此不可以无纪。”因率诸生来请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诸士子生际盛时，沐浴清化，又有贤方牧郡守以作兴之庙学之新，文化之新也。仪观之盛，士风之盛也。关系岂偶然耶！为师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弦诵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则涵养本源，砥砺素行，学必造根抵，而弗专事乎。言语文字之末，异时出而致用，得志则力行其道，时与志违，则求无愧于名节，无愧于天地鬼神而后已。若然，则无负于圣人在天之灵，无负于朝廷作养之化，而亦无负于天矣。其于郡守作兴之意，岂不重有光耶。侯名瞳，字仲曦，浙江姚江人，以进士起家，拜黄门郎被荐出守是邦。是举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巡抚亢得时碑记：昔人以中州盛衰卜天下治乱，岂非诸儒辈出人文秀上为风气攸归耶。清兴，中原底定，怀柔百神而文庙丽。开封者湮塞不治，鞠为茂草，牛羊散牧其侧，释奠靡从，绅衿失所皈依，父老为之垂涕。余抚豫，下车对之低徊，会开封守安福朱君谋之，率所属共襄其事，悉欣然从之。因各蠲俸，辟高敞地，市材估值，不数月告成。中为大成殿，后为启圣祠，前为名宦、乡贤祠；又东为射圃，西为明伦堂，堂后为尊经阁，傍列四斋官署，前为泮池、门庑、庖舍，以次渐备。瞻摩顶礼之，余揖诸生而询曰：“此举再后不治，可乎？”曰：“再后不治，则梁木几颓，攀援无地。”又询曰：“前此不治，何居？”曰：“前此不治，缘拓构无资，泰山徒仰起衰济弱将，于是乎，在公读中秘棫朴，尤廛速举盛典，斯道不褻芜矣。”余曰：“不然，圣人会人物于一心，万象异流而其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易世而全神道丽中天。显幽毕照，不系庙之治不治也；而人心有寄，衣冠有归。”于是息乱而酿治者，所裨非轻，乃余为经始，而和者风应，亦以见人心同注，劳则思治之候也。大思乐之颂，不后秘宫。兹者，城郭未缮，官署未饰，而亟为此举急先务也。昔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并昭千古；而辟杨墨以正人心者，后儒推原谓功不在禹下。汴罹水患，防捍多方，尚无成绩，未能洒沈澹灾，而两役并兴非亟其欲也。恐伦彝攸斲，滋害甚于洪水耳。抑孔子殷人也，而有在兹之叹。惟开封东望微子故墟，西迹文王演易，纘祖承文于此地，倍为留连。今焕然新之，车服礼器不更深景仰之思乎！余乐为之记。工始于十一年之四月，成于十二年之八月。是役也，始终经营者开封府知府朱之瑶，协赞者同知胡凤阁、白方熙、张尔翻、刘愈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吴崇熹，助役者祥符县知县孙如林等；董匠者府学教授杨四端，训导杜启禧、王观生。例得并书谨记。

知府朱之瑶碑记：古者建国必立之学，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后世之郡邑，古五等国也。豫于建侯称中土焉，开封为历代帝都，前朝以迄圣代于环豫称省会焉。泮宫非其所素有欤，当不佞之瑶衔去命出守此邦，求所谓释菜祭先师之堂，而无复存，俯就邑学告成焉。盖曩者寇氛水患，此邦视域中祸尤烈。稽于往籍，开封府学，因元汴梁路学也，元因宋国子监也，处郡治东南隅，再徙雨景门西北，其規制宏壮方策侈之，乃一旦与风沙鱼鳖之生民销沉不返。吾侪幸际圣作之朝，学古右文加意，菁莪乐育之治，职在师帅，顾得因循陋略，弗克推广德意，以崇起黉舍，聚处生徒而教且海之。其如居中原列郡之弁冕，何矧自岁壬午迄，兹以贡士之院，则徙而河北；以典学之司，则徙而属邑。不闻

启荆棘来持橐而校，含毫之隼，逾一星纪矣。此邦造字之台，颡皇攸宅，浚仪之吏，铎圣攸逢，实为万世之教。儒术之祖，岂当之瑶躬承其地而敢弗耀于光明耶。乃要领有三：曰院贡举，曰署衡文，曰建郡学。虽然二者有待，待河工之议息，城垣之议修，然后微有余力，获还诸大吏所都居，与盛典所有事，惟建学则其首重矣。于是上启乎大中丞亢公，洎藩臬、守巡、监司各公，而偏咨^[1]乎邦人。捐助有差，瑶也倾橐以赴，因以倡诸僚属，咸起而和焉。爰就河台方公所，相吉壤经营，是始坐坎向离昭文明也。殿东堂西就形胜也，匠石奏能时日合吉。居亡何，而大成有殿，殿后为启圣祠；明伦有堂，堂后为尊经阁。下为游梁书院，南则棊星之门，距半壁之池，可十武。乡贤、名宦二祠，在戟门前左右。号舍在尊经阁堂左右，库厨、庖湢靡弗具各斋，官廨在殿旁，射圃在殿迤东，次第告成，一遵盛时之制。功垂竣，会学使者有八郡抡贡之试，不佞瑶亟具屐往迎，遂辱惠临。会大中丞亦时至，两公皆玉堂瀛彦，瑶敬为邦人士，额手庆曰：“一纪而后文明之脉，焕然聿兴也。”嗣是典学有崇署，比士有广院，春秋释奠于斯宫，各复其始用无愧。夫中土省会之号，敬再为邦人士，额手祝曰：“学既具矣，藏修游息有其区矣。”务有以黼藻休隆风规，朝野远无惭受业之先贤，上克承作人之圣主，庶几暗忽悉消于逝，水光明重揭于中天，其惟而邦人士勉乎哉！臻而上焉，以期乎复性卫道，宗游梁亚圣之学，而配观河神禹之功业。有大中丞亢公之记，言俨提耳，而训尔士矣。工涓于甲午年四月某日，讫于乙未年八月某日。不佞应掌故生徒之求，泚笔而序，述梗概者如此。遥大中丞而下，姓字籍里，捐禄之目，逮及僚属，同心此邦，裾衿者旧，欣助名氏，详勒碣后，志不忘焉。

祥符县儒学，原在旧县治西北。明洪武五年知县胡聂创建，后敝于水。永乐四年知县王春重建，天顺六年布政章绘、按察使宋钦、副使王齐，弘治二年知县段鉴，相继修葺，至崇祯壬午，复没于水。皇清顺治十一年，知县孙如林改建新县治西。

明刘昌碑记：祥符即古浚仪县，国朝省开封县入之，其学宫创始无考。河南左布政使庐陵李公祜记是学云：宋置都于此，既设国子监，则县无缘更置学。今学，即云老寺故址也。洪武五年，知县胡聂创始，規制粗备，既而于水。永乐四年，知县王春始修复之。宣德十年，教谕沈辘求得钟楼余材，因大为理饰，又辟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焕然，士民耸观。暨天顺五年，盖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继，比河决郡城，遂荡析无遗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学，既至，则有司已作礼殿讲堂，而廊庑斋舍渐以就绪，而未甚宏伟。予乃谋于二三，寅恭克协，惟同今按察副使安成王公齐首，为之作饌堂。于是庖湢、库庾悉还旧列。左布政四明章公绘复即左右故道，表以兴贤育才。而教谕陈楨等，且率士民之好义者作二门，其在礼殿之前者曰“棊星门”，在讲堂之侧者曰“礼门”。又表其出入所必由，曰“义路”。棊星之南，地广二百步，尝为汴渠所经，渠虽湮而积水如故，人颇病涉，而王公为作石梁于上。稍南临通衢又作飞楼，适观兵商洛不果。今按察副使关中宋公钦甫莅任，即诣学周览咨询，曰：“我不可不任厥功。”曾未几时，竟登于成，所谓巍乎焕然，士民耸观者，益有加于昔。诸生相率请予记。夫求道必以学，学必有师，孔子万世之师也。人所

[1] 偏咨，别本为“通启”。

以灵承向慕者，宜无所不用其心，况学宫乎？况浚仪为中州之首邑乎？孔子过仪，仪封人云：“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晋地道记》曰：仪封人见孔子，即此浚仪。盖在当时，其邑人已知灵承向慕如此。况我列圣继作，尊崇孔子，检详学制，诸生之所耳濡而目击者；又生长中州风俗素厚之地，惟勤于诵习而务端其本。诚如诸生之灵承向慕，而持之坚焉，则于道也，不几矣乎。皆应曰：“诺。”遂书以授之俾刻为记。

明章焕记：余陟禹迹，按舆图知豫为九州之中，祥符又为豫州之中。祥符虽一邑，藩省置焉，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余受命开府于兹八郡，吏民咸来受成布宪，发令悉从祥符始。祥符者，本中州风化所起也。初余与督学大夫定义明道术、育英才，欲以风厉中州。大夫数言学宫敝陋，规制不称，不足以设教。遂与藩臬及郡大夫往观之，出入堂户、陟降、庙庭、正路，榛芜栋折榱倾，无以昭法象、奉神灵，低回叹息者久之。时方财用绌民力竭，不欲烦有司，乃躬为调度。其事以二月之吉，即工凡四旬而工毕。辨方正位，备物尚象，首庙庑，次堂斋，左为启圣之祠，右为敬一之亭。阿阁三重，崇效天也；凿泮及泉，卑法地也；双亭璧合，二曜拱也；周庐珠连，列宿躔也。神宫严闭，法宇靚深，肃然知圣道之尊炳焉。睹圣训之昭明旷兮，若发矇瞶焉。若披云万象昭回五色成文，高与嵩岳并峻，深与洪河同润，中州之士咸忻忻以为改观矣。落成之日，余与诸大夫告成于庙，反设爵于明伦之堂，而享之宾筵。既设礼器，具举揖让，旋辟咸中规矩，圜桥门而观者以万数。余使人鸣铎者三，告诸生曰：“小子听之，是仪封人，所见于夫子者也。夫祥符古浚仪之境也。夫子庙祀于斯，二三子覩其形容久矣。道之不明，意者铎音之不扬乎？吾为子振之。”又进祥符令告之曰：“昔者，夫子为中都宰，而路不拾遗，器不雕伪，男女别途，四方之诸侯则之。中州宰亦犹是也。夫子之道，具载方策，吾为子举之。”有间，揖诸大夫曰：“昔者孔子作《春秋》尊中国，中国帝王所自立诗、书、礼、乐之区也。今祥符，中国之中，而礼让未行，教化未成，诗书之泽斩焉无闻。庙见夫子，厥有愧心，诸大夫何以助之。夫祥符非独令治也，其学非独二三子也，余与诸大夫有帅先之责焉。道不立，则士不与学宫传舍也，官师弃髦也，俎豆虚位也，钟鼓琴瑟虚器也，其何有于二三子。夫教不行于祥符，何以令八郡，况八州乎？勉之，毋令四方之诸侯失其准也。”诸大夫离席起曰：“然。”以示祥符令，令以诏诸生。诸生趋进，拾级以升，曰：“唯唯。敬先生之命矣，今而后知祥符之学也。”

陈留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始建未详，元季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顾执中增建，十三年知县王镛，以地湫隘，徙建街北。天顺、弘治、正德间知县郑璋、张逵、傅桂，嘉靖三十三年知县朱文相继修葺。皇清顺治七年守道辛炳翰、八年知县杨士烜重建。

明王廷相学田碑记：学有田，非古也，虽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闾党乡遂皆设学，聚田亩之子弟教之，故有教典之颁，术业之辨，校劝之科，而无廩庾之养，何以故？斯皆食于井田者也，无俟于养者也。后世井地隳废，民寡常产，士始有无业而学者矣。无业，则生不给，生不给则功不专，功不专则学不成。由是给廩置田之政，所由兴也。无沮、溺芟耨之苦，而收知类强立之功，谓非君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张君禄以才进士，出宰陈留，视篆之初，行视学宫，释菜先圣校业生徒，见其弦诵课文，肄业恒竟日灭晷，非哺食不得

卒事。喟然曰：“此有司之责也。”金将图之，乃取羸羨市城南田二百亩，岁收其租，以为师徒讲学之费充足乎，廩饩之余裨赞乎，礼乐之业君子斯文，可谓盛心矣乎！教谕张君佑泊，其僚友请言以纪诸石，浚川子曰：“嗟乎！加志于庠校者，格世之郭廓也；弘美于风教者，隆化之轨辙也。”且夫狱有片言之折，道无遗物之拾，野息《萑苇》之剽，泽蔑《鸿雁》之歌，政之及于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泽究也。君子曰：“沱流裸枝，非本始之术也。较之蠲筐蝉缕之感，鹊巢驹虞之化，振风教而养敦俗者，不啻径庭矣。”君之宰是邦也，其政简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精审，故奸不乘隙；其用节俭，故民不告病。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德流泽矣，方且汲汲焉。修学崇文，置田养儒，惟恐先王礼乐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之陋途。嗟乎！非鸿士之远猷，大贤之玄造，何以与此。君子斯文，可谓盛心矣乎！使堂序之上，寡执经操翰之迹；庭阶之下，为茂草荒烟之鞠。则儒为素餐，而学徒为虚靡矣。宁不有负于君也哉！君之为是田也，立二则俾学司守之：一曰耕会录，纪其田之顷亩区至，使可以远及纪代耕者，及学租之分准之齐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纪岁租，所入之数，使可以辩其所出；一曰会学录，必师徒讲业会食而后取，必学政公用之费而后取，宾客之宴勿需此，私设之会勿假此，师虽尊勿专此。嗟乎！君之政，可谓详且悉矣。不然，则田为养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杞县儒学，在县治西，始建未详。明洪武三年，知县章俊重修；嘉靖八年知县段续、十一年知县王应、二十三年知县蔡时雍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六年，吴守采重建讲堂。

通许县儒学，在县治东北，宋咸平间建。洪武三年，县丞范世英重建；永乐初知县李本中、嘉靖二十一年知县陈正修葺。皇清顺治十年，知县贾待旌重修。

太康县儒学，在县治百东北，始建于汉，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王辰重建；成化间知县王珣增修，嘉靖二十五年署县事通判路逵重修。

明吴宽碑记：国之所以立者，天子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谓公卿大夫、百执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为之，皆贤才论定而官之者也。夫贤才之生，有用之时，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养之之地。自今日观之，征聘不出于上，荐举不行于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场屋；下之为人所用者，亦由于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养之于学校；下之欲为人所取者，亦由于是而已矣。则学校者，固场屋之地也。尝考之古人设为此者，或以之养老，而寓其礼于俎豆之陈；或以之习射，而寓其礼于弓矢之发；或以之受献馘，而寓其礼于军旅之讲所。谓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术，一皆寓于此。当是时，取人之法，虽以纳言而登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术；虽以六艺而宾兴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养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时之序，其温燠凉寒，不能不为之变者，顾其遗制，如受成献馘。虽不复举，而养老有酒，习射有圃，犹未至于尽亡。特所以取士者，势不能与古一辙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兴学校、变风俗，如尧舜三代之时，诏复宪臣提学，仍赐之玺书，以重其行。乃于八年之春，临轩策士倦倦焉。犹以学校虽兴，而风俗浮靡，为虑宪臣之钦，若于下者，固

不遑宁处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兴起者矣。按察副使临海陈公，尝以监察御史提学南方，一时风教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学政往莅河南。公移昔尝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学宫，临诸生示之，躬行俾自畏慕间，取朱子小学书及冠祭之礼之大者，令诵习之，他条约不琐琐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数之不备者，曰：“此有司之失职也。”则颇督责之。开封之所属之县有太康，太康有学，在县治之北隅。其兴创岁月，县有志可考。宣德以来为河水所圯，且其制卑陋弗称。县令崔寿尝修宣圣殿及两庑，他未暇以为。成化六年，古曹王珣以进士来知县事，首以修复为己任，曰：“此固吾之职也。”乃集士民谕以相助，众欢然从之。乃^[1]计财用拓基址，凡门堂、斋庐悉易其旧，殿庑之故修者，则更设贤圣像及祭器具中，以其余材建敷教堂困馆，为宪臣考业之所。缭以周垣，树以棹楔，焕为一方伟观。工始于八年六月，毕于明年之三月。会王侯更治他县，去而易水田峻来代临视，惟谨于是学之师生不忘侯之功，使来请文以为记。夫学校养士之地也，设为之者非虚器，而修饰之者非美观，诚欲士之来游于斯者，进修于斯，讲习于斯，以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资也。故士譬若谷粟，然有谷粟，而无仓廩储之，固腐烂而不可食，然仓廩既完，而所储者或稗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甃之费，斧斤版筑之劳，宪臣之所督责，县令之所奔趋者，不在乎所养之地，而在乎所养之人也。而今而后，凡游于斯者，仰焉而视，俯焉而思。升其堂者，则思游心于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者，则思置身于平直真实之地。以倡风俗，以成贤才，以为国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尉氏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天历初县令张荣祖建，后毁于兵。明洪武三年县丞林清重建，十五年知县黎季枢修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间知县刘绍、刘钺、赵琚、鲁嘉浩，相继增修。皇清顺治四年，知县卫绍芳、十五年知县高桂重修。

洧川县儒学，在县治东南，金正大间建。明洪武三年知县俞廷芳重建，弘治间知县杜驯修葺，嘉靖二十六年知县陈秉忠，崇祯二年知县沈惟耀重修。皇清顺治六年知县王秉彝、十年知县鱼飞汉重修。

鄢陵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宣武将军焦成建，后为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江玉重建，永乐间训导王贤，正统、成化、弘治、嘉靖间知县焦玆、陈理、王时中、冯宵、张祥起、孔昭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六年，知县孙丕承重修。

明高拱碑记：嘉靖戊申秋九月，鄢博王君浩等介于中玄子曰：盖闻鲁泮匪僖公不作，蜀校匪文翁不兴。惟鄢学既久敝，奉禋弗虔，弦诵罔托，将有青衿之刺，乃赵侯锐意修复，不日就工。制既美完教乃可振，惟师若生，实感僖公之功，沐文翁之化，兹衅币告成，丽牲有石愿有言，以迪多士，以志赵侯之德弗忘。中玄子曰：俞赵侯之修也。奚若？曰：有因而饬者，有因而拓者，有增而备者，有更而置者。曰殿、曰庑、曰亭、曰堂、曰斋、曰廨舍。扶倾易腐，章采焕施，贯则仍旧，此因而饬者也。曰大门隘，则益以如干武；曰号舍寡，则益以如干楹；曰庖厨、庖溷弗全，则益以如干所。此因而拓者也。曰泮池，曰殿前后翼门六，惟肇兴此增而备者也。曰启圣祠，移之左；曰名宦乡贤祠，移之

[1] 乃，别本为“遂”。

右。相厥阴阳，审厥向背，惟厥宜此，更而置者也。中玄子曰：都惟学亦若时，乃即可以谗多士。夫道，根诸性传诸圣，弗求诸性者，沴也；弗准于圣者，戾也。是故登厥殿庑，瞻厥几筵，授受若聆，揖逊如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绪，咸在于兹，士于此思圣，则圣可师矣；升厥堂则宽以容，入厥室则宏以受；众寡少长，咸囿我闾。士以此思仁，则仁可宅矣；修逵分辟，如砥如矢，出入惟时，罔不咸遂，士以此思义，则义可由矣；崇卑有等，大小有量，远近有度，后先有序，士以此思礼，则礼可秩矣；重户洞如视则远，列牖罔蔽明则彻，士以此思智，则智可达矣。是故原诸心觉验诸事行，励之以师友俾勿坏，犹夫因而饬者也；成化始于致曲，保远肇于充端，罔忽于微，罔画于大，犹夫因而拓者也；在知新畜由，多识古今名物，网罗而会通，犹夫增而备者也；聘县病学申韩杂治，时儒不免焉，辞而辟之，惟正是归，犹夫更而置者也。呜呼，凡克懋兹，以弘乃性，以准于圣人，则德可崇，业可广，用罔弗利，斯可为善学也。已若乃掇遗文，以口耳猎近似以眩名实，惟闻誉可射罔及厥躬，惟爵禄可饵罔揣厥本，则犹作室者基之弗固，惟厥墉栋之弗坚，惟厥绘颓无日矣。乃国家亦奚利于斯，嗟尔多士之修，亦视诸赵侯之修而已矣。赵名孔昭，邢台县人，厥为治，摧强枉而植良弱，急绥牧而后催科，民用康阜，俗亦丕变，乃兹举尤为知务，其所谓强教悦安民之父母者哉。

扶沟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延祐三年县尹赵琼建，寻毁于兵。明洪武三年知县张遵道重建，景泰、天顺间知县陈纪、康昭，相继修葺。皇清顺治七年知县杨在陞，十二年知县王佐、训导张一麟重建。

中牟县儒学，在县治东。始建未详，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张永泰重建，天顺、成化间知县董敏、戴玉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二年，知县李敷治重修。

明张元佐碑记：往流寇四讧，吾梁藉磁为藩会。守者阙，诏移牟令白也。李侯当往轘旌所指，余曾赠以言。先是侯宰牟，顾瞻学宫，见堙涂落壁，懼将压焉。仍旧复以新，厥有成绩，侯兹虽往，榱桷可仰，其敢忘诸牟之缙绅博士弟子，若而人载以文记。请夫孔子以书垂训，颜、曾、孔、孟绍而传焉。昭代用为制艺取士，不逾登斯庙也。圣贤无忝，但《易》《诗》《书》《春秋》《礼》，人各治之，独《学》《庸》《论》《孟》合趋一辙，岂非五经之精微，实于四子之书。源流始合治之者，贵本圣贤之心，传行为功业，未有以不根之言，敢为无忌惮者也。先辈大家率为搜精竭髓以来，合于旨脉而天下翕然，影附其有好奇犯科，则心摈焉。故文章升而气运不降，自一二聪明之士，厌常喜新，谬视规矩为拘，腠理为腐，程朱之学不明于天下，而孔子之心隐矣。故佛老之词，入经子之说兴，彼识解浅薄者，又拾履食苴，囊尘扇垢，习为非佛非老，伪经伪子，于是文事乃大坏。嗟乎！文王不作，豪杰犹兴，明悬格物，穷理之鹄，学者舍而自废焉。夫谁职其咎！今天下言文者，不曰江右，即曰三吴。彼其人功力所循，师友是掇，良有以开风气之先，遂足以执牛祭酒。迩来性亦渐岐，习亦几杂，忧时者有复古之思，亦滋戚矣。吾中州淳朴之气未衰，或有于圣贤旨脉求其至当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独至于牟而疑之。倘其辟异端之义而弗居，斩曲学之文而弗述，将孔子未丧之灵，必有悠然乐兹土者。何必牟山不为曲阜、清

水不为洙泗哉！而李侯学较之志，其庶几有合矣乎。

阳武县儒学，在县治西南。始建无考，元至正末兵毁。明洪武二十三年，知县朱谦重建，后圯于水。正统、成化、弘治间；知县冯祥、陈永宗、王佐嗣、董景源、张茂相继修葺；嘉靖二十六年，知县蔡朴增修。皇清顺治九年，知县姜光胤重修。

原武县儒学，在县治东。元至元间建，后为兵坏。明洪武四年县丞江忠重建，成化、弘治、正德间知县谢宁、张恺、王经相继修葺，嘉靖三十二年知县黄元吉、崇祯十一年知县褚应于重修。皇清顺治六年间知县萧鉴、十年知县蒋尔琇、十四年知县宁弘玉重修。

封丘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唐武德间建。明洪武五年，县丞张宗海复建；成化间知县计瑀、嘉靖三十三年知县文大才、万历九年知县郝国章相继重修。皇清顺治九年河决冲毁，十五年知县余缙重建。

延津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元泰定四年建，后毁于兵。明洪武三年县丞宁通徙建今所，永乐间教谕黄永诚等增修，弘治、嘉靖间知县梁文盛、黄饬相继修葺，万历四十年本县序班李崇文增修。皇清顺治三年大梁道李呈祥、六年知县马永元重修。

明李戴尊经阁记：廩延故中州文献地，其学宫文风，自昔称盛。万历改元后，甲第稍乏，堪舆家谓后无主山，宜起一楼阁应之。拟在明伦堂后，顾其地旧为讲堂，广文借以为居，不可易矣。一夕偶遭回禄，尽成灰烬。僉曰：“天有意斯文哉！火，文明之象也，除旧而更新之，其此时乎？”遂议起讲堂为尊经阁，上贮典籍，下祀文昌，以其神主文事也。易文昌祠地为学宫宅。一时县学捐俸倡首，而缙绅士民争输资助工，予弟堵同焦子思忠、申子如坝三孝廉任其事，未就绪而赴南官。因请太原二守周公评独任之，邑侯楚南郑公和乾殫力拮据，以补不足。丁酉，畿南刘公元会命役督成之。气象弘丽，规模显敞，视昔焕然改观，诸师生请予观其盛，因命为记。予自归制以来，见督学公造士者再矣，次第入簧序者几六十人，应试者二十四人，盖彬彬盛矣。自是奏牍公车策名天府者，可预卜其鳞次也，得非山灵应耶。昔人有言地灵人杰，重在地也。又有曰人杰地灵，重在人也。人非地不钟，地非人不显，二者交相待而交相应也。吾延学宫一新，高阁鼎建，即郊关楼榭，凡关一邑风气者，靡不整饬，所为地灵计，亦云备矣。一时多士，仪度雍雍，文章郁郁，诂非人杰，予何言哉。予惟国家重庠序，盖储真才以辅世，非徒以文物美观也。而士子受朝廷作养，亦欲幼学壮行，建名世业，非徒以虚名猎贵显也。不观南山之阿乎，万木丛生，森森蔽日，人望之以为尽材矣。匠氏操斧斤而是斫是度，曾无当栋梁榱桷之用者，奚取于繁茂为，不其为山灵羞乎！吾延蕞尔之区，往时典籍不备，师生口夕，所教学者制举艺耳。其不能广闻见而拓胸襟，无怪也。今建此阁，购四方百家言而贮之，诸士子日登览其上，更相参考，则圣贤心印一目了然，不烦客作借书，而内圣外王之矩矱可寻矣。虽然圣贤之言，圣贤之心也，吾人之心与圣贤之心一也。不求吾心之圣贤，而徒事口耳目役，役于糟粕，将枝叶盛而本根拨；纵技擅雕龙文成月露，亦不过炫美一时，而岂圣天子作养真材意耶。吾党诸俊杰得两河之间气，已具上达之资矣。其尚求诸吾心以立作圣之

基，参诸经史以为养心之助。则居而明道，可以窥圣贤之堂奥；出而用世，可以作朝廷之栋梁。泽究寰宇名勒旂常，使人目之，曰：此中州所作养士也，此枣岭所产之真材也。”将地灵田之愈显，而是阁千万年益增重矣。因为之颂，颂曰：巍巍高阁，遵彼圣经。宫墙堂奥，环列翠屏。灿灿七曲，为章于天。翊我文明，仰止先贤。穷经伊何，曰博曰约。升堂入室，岂曰糟粕。希贤伊何，曰文曰行。如见美墙，由贤而圣。誉髦斯士，应彼文星。落笔生彩，吐词为经。科第勋名，今古为烈。于万斯年，地灵人杰。

兰阳县儒学，在县治东。明洪武三年，知县胡忠创建。成化、弘治间知县李杰、王政，县丞高琯、高义相继修葺，嘉靖十八年知县刘岩重修。

仪封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南，始建未详。明洪武二十二年，知县于敬祖徙建今所，天顺、成化、弘治间知县冯纶、胡澄、张凤骞、张法，嘉靖二十八年知县葛之奇，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廷宣相继增葺。皇清顺治三年，知县安国珍重修。

新郑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始建无考，宋绍定初毁于兵。明洪武三年县丞俞吉重建，十八年知县辛时敏修，成化十八年知县黄肃增修，明末毁尽。皇清顺治十年知县杨奇烈，十二年知县张光岳，十四年知冯嗣、京署教谕李一榴先后重建。

陈州儒学，在州治东南。宋熙宁八年知州陈相创建，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州徐恭猷重建，永乐、景泰、成化、弘治间知州曹铎、唐铨、万宣、戴昕、倪浩、白思义，嘉靖二年知州叶淳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五年，睢陈巡道于朋举、知州王弘仁重修。

明费宏碑记：陈之学，在弘治中，知州白思义尝葺之，迨今逾二十年。向之所葺者，复就于颓坏矣。嘉靖初，桐庐叶侯淳奉命来领州事，庙谒之始，周回瞻顾，仰而叹曰：“政莫先于兴学，兹可缓乎。”于是庀工从事，先礼殿讲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两庑、三斋，次内外诸垣，次神库、神庖，次习射之圃，次学官之廨，次诸生会食之所、藏修之舍，次名宦、乡贤之祠，皆更新而撤其故。故尊经无阁，乃复创而为之，视其基则隘者拓而弘矣，视其位则卑者增而崇矣，视其材则腐者易而固矣，视其規制则昔焉未备者而今盖罔缺矣。其费多出经画，而取诸淫祠之毁者十一；其力率以钱募，而借于农隙者不能十二三。其日月则始于是年季夏之初，而成于季秋之终也。予弟宁司训于陈，以书述侯意，欲求予记。予惟陈庖牺氏故都也，其则图画卦以为万世斯文之鼻祖，实于是乎。在阁之所尊，惟《易》乃六经之源，非学者所当先治者乎。叶侯之于是学，伤坏，取诸蛊；去故，取诸革；图新，取诸鼎；易挠为隆，取诸大过；可谓善于体易者矣。虽然亦岂徒饰美观，以逭吏责而已邪？盖其教于是者，必如蒙之养正，以收正圣之功；学于是者，必充之讲习，以求丽泽之益。由是出而用世者，必如泰之拔茅连茹，以汇征而皆为君子之朋；倾否亨屯，观人文以贲饰天下，乃侯所以兴学待士之本意也。予以陈为古圣作易之地，故因学之成，而辄及之陈士，其勗哉。

商水县儒学，在县治东。宋大观二年建，元季毁于兵燹。明洪武四年县丞孙玄仁重建，成化六年知县罗楫修葺。皇清顺治六年，知县吴道观重修。

西华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大德中主簿杨恭建，后为兵毁。明洪武三年主簿李兴

旺重建，永乐、景泰、成化间知县胡文郁、王在明、罗肤，嘉靖三十二年署县学正向光启相继修葺。皇清顺治七年，知县武超凡重修。

项城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南，始建未详。明洪武三年知县张敬祖重修，三十一年圯于水，知县彭仲恭徙建今所。正统间知县张显、刘课相继修葺，天顺三年知县王辅增修，崇祯十四年修葺。

沈丘县儒学，在县治西南。明洪武十一年，置县始建。嘉靖七年，知县李宗元增修。

许州儒学，在县治东南。始建未详，元季兵毁。明洪武三年，判官孙敏重建。天顺六年知州崔献修葺，成化二十二年邵宝重修。皇清顺治十三年，知州汪潜重修。

明吴宽碑记：许在河南，距河甚远，垫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实。旧有溟水西湖之胜，其余波汇城四周，犹多鱼鳖、莲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为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许天下称大州焉。成化癸卯以来，陕洛大侵，延及数郡，许之人慄慄然，甚危。适无锡邵君国贤，以名进士来知州事，极力抚之，而济以同知州事长洲施君焕伯之贤，民始有生意，而州竟无事，犹昔日之许也。逾年，田既屡熟，农商交庆，于是子弟之请入学者益众。邵君谓学可以兴矣，且谓诸生朝揖于堂，受业而退，必有肄习之舍，盖终日之所居而不可离者也。顾其舍，在堂之左，为东西厢。向規制狭隘，人迹冗杂，且岁久颓圯，殆不可居。乃谓功宜自此始，视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购而拓之。凡建屋八联，联为四间，步道相通，户皆南向。既而门堂斋庐以及庙庑渐次修饰，复得故材，建尊经阁。自是，其学完美，巨丽始于州称。盖邵君规画之谋，而亦施君济而成之。学正某等以二君兴学之功当记也，使来请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处，然尔非人所以处乎士也。曾子曰：“箴豆之事，则有司存。”箴豆，礼器之小者，犹存乎有司，况学校乎？今夫许之为州既大，其簿书实烦其赋役狱讼实重，他人方汲汲为务，而何暇以学校为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数年来，凡所谓簿书，亦无不清，赋役狱讼，亦无不平，岂其才固自优裕耶？盖吾闻二君属时平康，公暇辄以文事相娱，诸生旦暮从而讲业，蔼然风教之行，儒者为政，异于流俗，乃如此顾其意，望于诸生者未已也。盖又以士读书止于科第之计，故其学多拘滞不通，乃复置群经诸史若干卷，以资观览，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于乡镇并建社学，礼聘师儒而劝谕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业其中，遇州学生徒之缺选以充之，其于牧守之道，可谓至矣。因并载之，俾许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兴于成化丙午，毕于弘治己酉。明年九月上日记。

临颖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始建未详，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王复重建，正统间知县曹忠修葺，嘉靖二十二年知县孙镐重修。

襄城县儒学，在县治西北。唐贞观二年建，金元屡毁于兵。明洪武三年县丞张敬重建，正统、景泰间知县罗复、刘靖相继修葺，万历十三年知县王承统、十七年知县陈震增修。

郾城县儒学，在县治东。始建未详，明洪武三年重建，天顺、成化间知县李春、臧

龠，嘉靖二年乔迁、十年杨伯谦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三年知县荆其惇，十六年知县傅鸿邻、教谕张鹏翼重修。

明刘理顺碑记：阅运会而常新者，夫子之道在天；阅运会而更新者，夫子之道在人。天心之常昭，即人心之不已，此何心默而成之心也，此何人神而明之人也。惟其神而明之，则无在不可以见道，亦无在不可以见夫子。于是乎触之草茅诵读在，触之民社展措在，触之衣冠、礼乐、宫室、俎豆而无不在。矧其神游数仞之内，梦想美富之容景仰乎！太山梁木之巍峨，其有废而不举，敝而不新者乎！明乎此，而郾再修之学宫可纪也，李公再新学宫之心更可纪也。何也？道所在也。夫郾之学宫，重建于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三年，至天顺朝而始大其基，道未坠地，代有补葺。自神皇帝戊子以后，飘摇荡析，新者日就故矣，何以不新，待其人也。于今上御极之甲戌，公以名进士来守是邑，谒拜之余，顾瞻兴叹，修废之责，已心任之矣。时寇氛孔棘民之寄命水火者，方望公以解倒悬，朝夕诘戎，未遑文事。越二年，而寇乃克，平民之病者苏，仆者起，公计其力可以及也。而公费苦无所出，谋权宜者金谓：“可以议捐助。”公慨然曰：“吾有薄俸在，何烦他人。”遂出其所仅有者，卜吉鸠工，先正殿，次两庑，又次戟门、棂星门，而明伦堂，时习、日新二斋以及墙垣，皆髹彩丹堊，焕然夺目。而一钱不以烦公积，一力不以妨农时，举数十年人所惮而不敢为之任，一朝从容指顾而成之，公之功岂小补哉。公之天资劲直，才谓明达，宰郾未及期而诸所兴革，如振文教、修城池、严武备、练丁壮，检约帅属、肃清吏役、禁绝火耗、清理仓库、优恤驿递，种种善政，悉用自新之道。嘉与郾之人，更化而善治焉。则整饬学宫，固其新政之一端也。然公之心，不止新一学宫而已也，以为学之鼎峙新矣而士不新，其德业可乎？青青衿佩，昕斯夕斯，入斯门也，履斯庙也，当必憬然悟勃，然兴知旧者之当革，而新者之是图，一往奔诣由经明行修之旨，而型其志。古乐正之规，理宁泽无夸，珪璧其音者，蕙蘅其品；神宁藏无竞，渊岳其蕴者，冰雪其心；才宁瞻无诡，鸾龙其采者，钟鼎其猷；体宁卓无靡，云汉其英者，风雷其政。以之而名世新德也，以之而用世新业也。庶不负圣天子作新人材之至意，而可同符于圣道常新矣，此固公之深心于新学宫而寄之者也。公讳振声，字华麟，陕西延安之米脂人。

长葛县儒学，在县治东北。元泰定十五年建，后毁于兵。明洪武三年主簿李允重建，永乐、正统、景泰、成化间知县杨海、黎骅、任励，县丞陈璟、教谕陈缘，嘉靖二十五年知县刘遇春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一年重修。

禹州儒学，旧在州治东北。金贞元间太守颜守信建，后因兵毁。元至元间，州尹王显祖徙建州治西南，寻复为兵燹所之废。明洪武三年重建，永乐、正统间学正朱钰，知州刘英、徐明善，弘治七年知州董杰，天启元年知州莫天麟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六年，巡道沈荃、知州孟希舜重修。

密县儒学，在县治东。元至正间主簿马元良建，后因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县冯万金重建，成化间知县温厚、正德间知县李朝阳相继修葺。皇清顺治三年知县崔养重、六年知县李芝兰增修。

郑州儒学，在州治东。汉永平间建，元季兵毁。明洪武三年知州张奋重建，正统、天顺、成化、正德间知州林厚、余靖、洪宽、刘仲和，嘉靖十一年知州稍腾汉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六年知州王联登、十五年知州刘永清重修。

明刘定之碑记：余奉使至郑，诣其学宫，进拜礼殿，退坐讲堂，与其官寮师生踟蹰周览，至于终朝，见其室稍敞矣。其地卤，故其墙壁下润，势有将压者；泮池、阶级之甃，有缺而未补者。其州余君悯然，若以为己任而末言也。明日造余言，曰：“靖之至此州也。”始逾年，以民政之殷也，朝勉夕惕，未之有暇。而于修学，固不敢而为缓，其材甃之需、程役之督已订于二属，或有定论，将揆日以图之矣。幸君子之至于斯也，敢请记余嘉君之知所务也，为之记曰：为治者之于人才，必聚而教之，又追崇古之圣贤，可以为其师者使祀之。盖以为不聚则散，而独学必至于怠，荒无所祀，则希仰之心驰焉，此士之常情。昔伊尹独耕于亩，亩而谓诵诗、读书以乐其道。颜渊独居于陋巷，而不违仁，未尝与其辈众处，有莘东鲁之泮宫也。然人不能生而皆伊、颜，欲使其学为伊、颜，则当庠序以聚之矣。舜常若见尧于美墙，孔子时复见周公于梦寐，其希仰之笃，不待设像设位以警心目也。士之慕圣贤，岂皆若舜孔哉！欲使其学舜、孔之笃于希仰，则当庙庠以祀其所师者矣。人才之成，所以未有舍圣贤庙庠之祀、废师生庠序之聚，而能有成者也。乃若郑之为地，自古及今人才所出，而所以成之可不尽其道乎！何也？周之东迁依郑，非郑，则王迹愈替矣；晋之主夏盟也，汲汲于得郑，非郑，则霸图弗振矣。颍考叔之事母可谓孝。子产之事君可谓忠。夫王霸上所干之大运也，忠孝下所守之大闲也。郑之前哲有与存焉。洎于后世史不乏书；而至我朝有都宪著节者，有翰苑发闻者，有魁名显仕者，其他内外敷历未易，悉数谓郑有人才，不其然乎！今余君思所以尽其成之之道，而修学是务，将见英俊继起，而民以之化，俗以之美，收功效于当时，而垂声光于后世也。可必矣。岂不善哉！乃遂记之，使落成而刻焉。

荥阳县儒学，在县治东北，金承安间建。明洪武三年知县钟泰重建，永乐、正统间知县沈复、陈渠、王凯、张通，景泰三年知县米宾、成化五年知县沈通、嘉靖间知县高世儒、万历四十二年知县石廷举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四年，知县孟登云重修。

荥泽县儒学，旧在县治东。隋大业三年始建，元季兵毁。明成化十五年知县戴纪徙建今所，后圯于水，知县曹铭重建，崇祯二年知县庞杰增修。

河阴县儒学，在县治南。元至正间敞于水。明洪武三年知县刘茂重建，弘治九年知县杨源、正德七年知县蔡春、嘉靖九年知县杨应辰相继修葺。皇清顺治十年，知县范为宪增修。

明朱睦㮮碑记：夫庠序之设，昉于有虞氏，三代因之，后世则之。明兴，稽古定制，尤以学校为重。故自京师至于海隅，皆庙学，择可师者主之，复敕守令提调宪臣督责，其养贤求治之意至矣。维兹河阴，乃开封属邑，去畿辅孔迩，王化之地也。庙学始自洪武三年，知县刘茂建于县治之南，历岁滋久，圯废弗治，神栖靡宁，士业无所，凡趋而观者，靡不太息焉。乃嘉靖二十七年六月，许州判官周君来署县事，庙谒礼成，退观廊庑，慨焉

兴怀，以修复为己任。于是日积公羨，出市朽石、瓴甃、丹漆、黝垩之属，既合既盈，谄日兴事，工善吏能，细大偕作，甫逾十旬，厥工告成。由门而垣、而屏、而梁、而泮、而阶、而殿、而庑、而庑、而堂、而斋、而廡，皆焕然新矣。君子谓：是役也，民不称劳，官不帑费，竭虔有官，肄业有地。周君以其暇，复集生徒，考德较艺，惩劝有差。故士竞自奋，风教大行，弦诵之声，达于里巷，视昔实殊，是为伟绩也已。训导薛君献、张君希孟睹兹盛美不欲泯没，乃令两生过大梁请余碑焉。陆樾曰：“余读《汉书》，见文翁兴学教士，化行巴蜀，未尝不为掩卷兴叹，何也？盖施政在识其本，宣教莫先于学，悖风育才务斯为急。”周君是举，具其美矣。乃宣述录其事播之声诗，庶几悦豫士心，而垂示无穷也。周君名于德，字汝新，直隶合肥人，乃赠顺天府丞忠愍公玺之孙也。其视篆未几，课农桑、表节义、恤茆独均乎？赋役咸有成绩，别自有著词曰：“于赫皇祖，肇造区夏；备明彝章，光于上下。百九十年，泽被菁莪；遐陬僻壤，以弦以歌。穆穆学宫，在城之阳；施教作人，实维其乡。岁序既迁，栋宇其颠；神不顾飨，士离而叹。周君至止，循省阶阼；载度载思，誓自经理。乃召匠氏，乃集群黎；询谋佥同，曰复曰治。民之趋役，自晨及夕；作者倡先，新庙翼翼。戟门隆隆，泮水溶溶；周垣斋庑，备饰且崇。萃集学徒，来居来处；荐讲有仪，陟降有叙。揖逊雍容，政成化行；髦隽郁兴，翊我文明。抑抑周君，育才树绩；小子述之，刻于兹石。敬告后贤，绍续休美；亿万斯年，不蹇不毁。”嘉靖三十八年岁次己未仲秋。

汜水县儒学，在县治西。元至大间以水患徙建于县治东，寻毁于兵。明洪武三年，知县杨镛重建，后水患平。知县王复乃复徙建于故址，景泰、天顺、成化间知县刘恭、马征、张海、王铭相继修葺。

贡院 书院

贡院，在省城西北隅，明天顺壬午徙建于此，即旧藩司巨盈库地也，明末尽没于水。时大河以南，巨盗充斥，不暇修葺，乃扩共城之百泉书院，以为取士之地。兴朝因之，顺治十六年，巡按李粹然会同巡抚部院贾汉复具题，仍归开封府治西北，因周藩废址重建。守梁道王来用、知府钱纶及知县刘朝宗董其成焉。

明刘健碑记：河南贡院，旧在汴城之浚仪街，即元平章竺贞故宅。狭隘不足以容众，宣德甲寅乃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差宽，然势复卑下。天顺壬午河溢入城，遂为水所泯。是岁秋，乡试届期，再择大梁街藩司之故巨盈库地，徙之今院址是已。然徙建之初，事出草创，惟文衡、至公二堂，因库之旧屋为之，粗备其制，余具未备。监临提调等官至，寓于至公堂之耳房，内帘门之侧室；而受卷等所及士子号舍，皆以席为之。因循至今，殆四十年矣。弘治丁巳冬，河南布政使周公季麟、王公询，按察使李公镜，以明年戊午大比，欲加修葺，乃谋诸寮采诸公言，于巡抚副都御史陈公道、巡按监察御史李公翰、清军御史刘公伟议合，于是诣其地相度兴工，以丁巳十二月始事，明年四月遂告讫。院址故迫隘，前后增拓以丈计，凡五十有奇。改文衡堂于最后，更其扁曰“五星”。聚奎堂之两旁及左右

各为文衡寓居，其前、左右为内收掌试卷所，又前为总门，扁曰“内帘”。严扃锁之。而穴墙为转轮，以通试卷。外执事至此，非有公言不敢辄启焉。内帘门之外，左为监临公寓，右为提调监试公寓，其前为堂，曰“洗心”，盖监临等官退而稽会公务之所。而供给及收卷、誊录、弥封、对读五所，皆列之左右。又前乃为至公堂，堂前之隙地为文场，其号舍旧用席，今以板易之，为楹一千八百有奇。文场之中为层楼，曰“明远”。其前二门之外，为搜检、巡绰官寓所。又前乃贡院总门，前为三坊，扁其中曰“贡院”，左曰“沧海腾蛟”，右曰“丹山起凤”，以表识焉。自文衡堂至此，凡为屋以楹计二百四十有奇，井然皆中程度，而深严壮丽加于旧规矣。是役也，财取诸公帑之羨余，力取诸在官之征役，数十年之废坠，一朝而举，而民不知扰。盖又有足嘉者，故特摭其实为书之，俾吾邦之后人于诸公用心之大有考焉。

曹金碑记：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宾贤，令郡国都会辟大比文士之馆，曰贡院。务在登隽喆、敷治理至重也。河南省贡院，洪武初即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德间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卑下。天顺壬午水隘，城荡为沮洳。会征士期逼，所司卜亢爽徙今址，制出草创。弘治戊午，台使李公瀚决策增修，庶几苟美矣。迄今八十二年所岁事粉饰，徒夸外耳，内实浸敝，其士舍板屋，一当传烛，赫焰熏天，癸未京闱之灾可骇也。嘉靖甲子，监临颜公鲸惻然念之，令有司渐易以砖。期数年襄事，有司动称时拙，因循十且六年易才十之二。四年丙子，今藩司伯郑公以臬长至，适监试事，每叹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奈何轻数千人以尝试于不测哉！”今年己卯公已迁左使，实在事乃谋诸右使张公曰：“院以贡名，要在吁俊策勋。”王家视官舍直蓬庐耳，今有于官舍一弗当辄举中人之产，不少吝，第令吾审时务节约提调之谓，何会待御苏公慎重文事，按节他未遑即诣院周览指画，且有成议，以闻于中丞周公，沂然亟允所请。于是程功度能，卜日兴事，鸠良材坚甍，以振起其颓坏，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庑台榭门庀垣墉之旧，悉与更始其砖舍二千八百有四，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来会御史，坐门屏檐溜下，不能容，今增深广七筵，拓以重轩，俨然一堂焉。往检视士诸司府，率当衢结庐以居，创置二厅署于院门两旁，左曰“司厅”，右曰“府厅”，皆门二重，庭三楹，东西廂六楹。至是内外巍乎，焕然一新大观矣。经始于春正月，七阅月而卒工，财用出公帑二千金，民无所预。郡太守薛君嘉成事来属余记诸石，曰：斯于闕宫，厥事迹颂旧矣。乃兹贡院，因仍将再厉为甲子而大备于今日，当事者甚盛意也。义当有述以诏来者，余谢无能为役，而又抚今怀昔，不能已于言。夫人精神智虑，畅于安舒而缩于矜持，何者？势固然也。始余为诸生两试于此，同事每相戒勿烛，即不第末耳。夫以校士之场，而使人竞竞，然图苟且毕事，如朝廷简士何？今而后士之操铅槩业其中者，相与鬯意，研精道于懔懔，何其幸哉！抑余有所感，而愿窃有所规焉。《易》神农作市，致天下之货，交易各得其所；史称珠玉传集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宝。惟此文院大会全河之髦，士人抒所蕴珠玑，琳琅璀璨错陈，固一都市也。使士而由是登天府为大宝，上下无负，各得其所，以称于天下，后世曰自郑公院之修也，得士为宝，则其功孰大焉。其或诡连城而售燕石，以惑当事缙巾，重袭端冕以发，将为周人笑之，如文院虚车何顷者？余闻诸星家者云：“岁星，当梁宋之分。”而考之权氏，祯应有曰：“端

人哲士，连茹播职，今院之成，适逢其会，不谓发于人，格于天哉！”是役也，周公名鉴，平凉人。苏公名民望，长垣人。郑公名云莹，闽县人。张公名天驭，深州人。薛守名纶，天成人。俱进士。董役二郡丞开封薛君选，卫辉李君恩宠，俱洋县人。举人倡议协谋，于法得书，而郑公之莅河藩也，三易官箴，端表轨物，明照秋毫，创利剔蠹，百废具兴，此其概云。

大梁书院，旧在省城南薰门内，蔡河北岸，名丽泽书院。明提学副使刘昌建，成化己亥因改建巡抚治所，都御史李衍徙建于丽景门外东南，距城二里许繁台之东，都御史丘兆麟重修，今废。

明李梦阳碑记：大梁书院田成，或问：“书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赵宋之肇也，睢阳、石鼓、岳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达乎养。何也？聚人之所必庙，其所师庙必有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养则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财。《易》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田者，财以之生，养以之成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闻之先王，天地非养无以物圣人，非养无以民士，非养无以成身，故养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气推荡，风霆流形，消息往来，各足其精，天地之养也。则明因利，嘉谷时成，制恒备好，寿康安平，圣人之养也。审今酌古，仁纬义经，厚积广施，胜坚德明，士之自养也。是故先王之待[士]与民异，田则代耕，何也？不如是无以专志而业精也，故士群之庠序，别其冠衣，程其馈廩，端其术业，凡以异民也。后世则又选胜而区稔，拔其良聚焉。于是有积书之院，祭养之田，又以异士而考成也。”曰：“窃闻之，孔子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敢问士易聚而难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尝蹶大梁之台，造院谒祠登堂陟阁矣，丛篁茂林、长廊委翳、鸟鸣狸走。”问曰：“士奚不聚也？”曰：“无田。”曰：“祭乎？”曰：“祭，有司办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问之曰：“无倡之尔？”故曰：“聚非其聚也。”曰：“知难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以一歉而弃穡。故宁田而难聚，聚而难成，而不可使天下无养士之称于乎？识斯义者，可与成亶亶言变通与。”《诗》曰：“视民不佻^[1]，君子是则是效，兹之谓也。”是田也，都御史内江李公、监察御史吉水毛公实倡之，而提学副使历城边公赞之，后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监察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数君子而其势，愈兴久而弥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夫！

知德书院，在陈州城南一里，绝粮祠后。明嘉靖七年，巡按御史谭纘建。

紫云书院，在襄城县西紫云山，邑人户部尚书李敏建，明成化十七年请赐今额。

明刘昌碑记：天地辟而圣人出，圣人者，代天地而有为者也。其言《易》《诗》《书》《春秋》《礼》《乐》，其道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法政刑。然而圣人不世出，而世之人志将有为，使学非圣人之言非正学，教非圣人之道非善教，治非圣人之德化非盛治，必资之而无不尽，则推之而无不准，其明效大验，有不

[1] 佻，古同“桃”，轻薄，轻佻。

可诬也。唐虞远矣，三代相继，禹汤、文武以圣人而位乎上，伊尹、周公、孔子以圣人而处乎下。故当是时，道德光华教被万类，薄海内外治称盛极。史更汉唐，其君多号有为。若董仲舒、韩愈亦皆有圣人之志，而不能茂于其实，以成其业，而遂至衰微；宋朱徽公熹，始以圣人之学，追寻河南程氏两夫子之绪，以修明《易》《书》《诗》《春秋》之训，讲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义，以弼成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俗，而期以措乎政刑，以收正学善教之功，而不能尽用，无怪乎治之不盛也。自后百年之久，而鲁斋许文正公衡，起河内，相元世祖，今又百余年；而河东薛文清公瑄，起鄱陵，相我英宗皇帝。凡儒者慨然于千载之后，欲身遇三代之时，得以正学善教，昌被庶类，以乐谈盛治者，至是乃有以慰于心而及于身。夫身，岂我之所私有哉？圣贤之事之所寄也。非学无以成教，非教无以广治，矧欲仰师伊尹、周公、孔子以及程氏，又考求朱徽公正学善教之功，期如鲁斋、河东之有遇而或旷乎！无宁居理，固有未安者，此浙江按察使襄城李公，紫云书院所以作欤。李公博学能文，而重之以其道，饬之以其德，又慎持法，思以辅治而成功者，卓然已有称于人，其居父御史府君忧也，读礼紫云山中，而学徒云集箠笈至不能容。李公曰：自程氏两夫子起，倡道学数百年，相承至鲁斋河东，两公皆出河南，古今岂不相及。学之未正，教之未善循，至乎治之未盛，厥则有由然矣。”吾辱生于两夫子之乡，得私淑鲁斋与河东。公之教且遭逢圣明之治，以与群弟子修明《易》《书》《诗》《春秋》之训，讲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义，用弼成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俗，期以措乎？政刑之说亦独何幸。朱徽公作白鹿书院，而天下仰之，今河南所在有书院，而惟伊川鲁斋为盛，则吾之复为此举要，亦不为无助于时，既而书来征予记其成。予提学于此邦，闻李公实尝采荐佩符流行且久矣，而不能有所振起，自李公书院之作，学徒彬彬，弦诵洋洋，峨冠衰衣，加盛于学校。予方窃负愧，其何敢以为记。然惟河南学道之传，程氏起之，而鲁斋、河东相继之，李氏复欲以正学善教，仰裨朝廷盛治。盖此邦风土气尚之素厚，培养积习，必益有大振于其后者，夫使知自李公以始，则又乌得而辞为记。公名敏，字公勉。景泰甲戌进士，由监察御史进按察使。而书院岁月之经纪，山川之明丽，与夫材费之数，供亿之储，李公别自有序，故兹不复赘云。

汝南书院，在襄城北。

明邑令谭性教记：余令襄之三年，既于城北创书院一区。闻汝之内，旧有书院，撤其材为署久矣。寻之无复遗璧，惟老柏数株，苍郁相向。顾其地埭塉，从下视之若冈阜然。首山黛色，翠阁眉际，汝流湛湛近襟裾袖间；曙堞映波，夕帆聚渚，桥上游人往来如镜中行，宛然一画图也。乃捐俸庀材，諏吉鸠工，辛生成才，复割瘦田亩有奇益之地，更宏邃中辟讲堂三楹。堂之后为护厦、为静室，翼堂而成者为耳房，其前为东西斋、为二门、为大门。门房斋室亦各三楹。四周为垣，垣之与河邻者，下筑石堤。仍与诸公约无吝料无缩期。扉无碍，山墙无蔽。水堤无薄，薄不足以口涨也；堂无卑，卑不足以挹青也。经始于戊午三月，落成于五月。垆壘甫新，地秀耀发，士之弦诵其中者，觉须眉含灵笑语增韵，滩声起于砚席，岚光霏于楮管。凡山水之胜为斯堂之所有者，无一不为诸士有也。于邑人士，亦有少助也哉。或曰：子大夫之心，则勤矣。群居聚谐耽胜忘业于义，亦无当焉。且

门以外，固征车络绎道也，安知后之人，不复取而署之也。余曰：噫嘻！喧寂以心不以境替，兴在人亦在数。此地之不为邮馆客邸也，后贤之任也；不为糟社诙场也，诸士之责也。余尽余心而已矣。虽然人之好士，谁不知我磨砺以需多士，岂有爱焉。客之言亦足以讽，因并书之。为书院记。

莲塘书院，在延津东北。

明李戴记：邑庠东北隅，一塘方广盈亩，所从来远矣。昔舅氏仁山高公植莲其中，环以桃柳，杂以蔬卉，匾其门曰“寻乐处”。因题心田会所以莲塘书院。每文会暇，群少长十余辈息焉游焉，觞于斯，咏于斯，饭且茹于斯，春风沂水之乐，不啻过也。未几成进士者二人，予幸厕焉。恩而选暨岁登荐者四，吾延每奇斯会，必归之地灵，诚一时胜概也。予辈宦游分袂，舅氏且无禄矣，潦水崩漏，汗菜其中，花木荡然，鞠为蕪荒。予每过家，恻焉动情，盖即昔人之渭阳也。因请得其地而复之，浚塘酌水，仍植以莲，诛柳为亭，列柏为垣，左贮图书以应东壁。虽草创未完，已浸浸然还旧观矣。因邀二三旧友，共落成焉。诸友相与周览，且喜且悲，而向予言曰：“此地荒芜将二三十年矣。公不忘发身之所，毅然新之，使我辈当年不加淬厉，徒为慢游，安能为此地重使此地不得，公版筑巨费，其谁任之？亦无由为吾辈重，是以知人因地杰，地因人灵，盖交相为重也。仁山公有灵，亦必含笑九原矣。”予复叹曰：“予之复塘，即予舅氏仁山公之心也。安得后生英俊敬业乐群，亦如吾辈之在当时，则此地将益重藉令燕僻废学，恣嬉游以羞山灵，岂予复修意哉！”因重为申之〔曰：〕梁公之门，桃李成蹊；辟疆之园，丹药披离。孰与吾塘，清且涟漪；植之芙蕖，以方上池。华辞妖艳，根谢泥缁；外直中通，香远盖微。岂曰微物，无非至理；真乐在人，玩物丧己。浚彼心源，常如止水；尚慎旃哉，无愧君子。

儒林书院，在禹州城南二十里。元州人杨可道建，后废。明嘉靖七年，知州刘魁复建于州东北隅。今废，其址犹存。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五 终

卷之十六

选举

古来乡举里选，无所谓科目也。汉重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诸科，大梁固不乏人。自隋置进士，而荥阳郑氏独盛于唐，诸邑魁名复盛于宋。明初犹科目与荐辟并行也，正统以后专重科目，然而矩公硕辅往往间出，至举贡武途其成大名显当世者，方彪炳天壤，焜耀古今，何可缺焉。作《选举志》。

荐辟

汉

元帝

彭宣，阳夏人，举博士，大司空。

光武

侯霸，密人，举明经，尚书令，爵关内侯。

虞延，东昏人。建武初细阳令，晋太尉。

刘昆，东昏人。建武中举孝廉，光禄勋。

董宣，杞人。

张兴，鄢陵人，举孝廉，太子少傅。

楼望，雍丘人。建武中官中郎将。

明帝

郑众，浚仪人。永平中举明经，大司农。

刘轶，昆之子。永平中太子中庶子。

章帝

蔡郎，杞人，琅琊王傅。

和帝

汝郁，陈人，官至鲁相。

殇帝

李充，陈留人，左中郎将。

安帝

郭镇，扶沟人。延光中官廷尉。

荀淑，颍阴人，郎陵侯相。

顺帝

窦章，杞人，校书郎。

钟皓，长社人，九辟不就。

陈寔，长社人，太丘长。

蔡玄，南顿人，弘农太守。

李膺，襄城人，举孝廉，官司隶校尉。

蔡携，杞人，新蔡长。

成瑨，陈人，举孝廉，南阳太守。

蔡衍，南顿人，举孝廉，官议郎。

杨伦，东昏人，常山王傅。

荀昱，颍阴人，大将军府从事中郎。

桓帝

陈翔，召陵人，举孝廉，御史中丞。

范丹，杞人，莱芜令。

爰延，杞人，举贤良方正。

边韶，浚仪人，扬州刺史。

刘陶，颍阴人，举孝廉，官谏议大夫。

郭禧，扶沟人，太尉。

韩韶，长社人，辟司徒府后为嬴长。

荀爽，淑之子，举至孝，官至司空。

灵帝

蔡邕，圉人。建宁三年，辟官至中郎将。

刘翊，南顿人，举孝廉，陈留太守。

颖容，长平人，举孝廉，不就。

边让，浚仪人，九江太守。

张迁，中牟人，汤阴令。

赵咨，中牟人，官东海相。

陈纪，实之子，仕至大鸿胪。

陈湛，寔次子，辟不就官。

郑泰，开封人，举孝廉，侍御史。

献帝

荀悦，淑之孙，黄门侍郎。

荀彧，淑之孙，侍中丞相参军。

路粹，陈留人，秘书令。

荀攸，彧从子，尚书令。

袁涣，扶乐人，举茂才，官谏议大夫。

阮瑀，尉氏人，曹操辟为军谋祭酒。

钟繇，长社人，举孝廉。

三国

魏

何夔，阳夏人，辟为掾官，乐安太守。

辛毗，阳翟人，官至卫尉。

高柔，圉人，封安国侯。

苏林，陈留人。黄初中散骑常侍。

钟会，长社人，繇少子，司徒。

晋

武帝

何曾，阳夏人，官至太宰。

荀颀，彧之子，仕魏晋为太子太傅。

庾峻，鄢陵人，仕魏晋至侍中。

庾纯，峻之弟，仕至少府。

棗据，长社人，冀州刺史。

庾勇，纯之子，官至国子祭酒。

阮种，尉氏人，举贤良，官至平原相。

潘岳，中牟人，官至散骑侍郎。

惠帝

谢鯤，阳夏人，豫章太守。

元帝

钟雅，长社人，侍中。

荀邃，爽之孙，仕至尚书。

荀闾，邃之弟，侍中尚书。

袁环，阳夏人，镇南将军。

庾亮，峻族孙，豫州刺史。

袁耽，环从弟，历阳太守。

明帝

庾怿，亮之弟，豫州刺史。

庾冰，亮之弟，秘书郎，仕至宰相。

庾翼，亮之弟，荆州刺史。

庾闾，鄱陵人，应郗鉴辟，零陵太守。

康帝

殷浩，长平人。建元中征至中军将军。

江惇，雍丘人，征不就。

穆帝

江道，雍丘人，征不就。

简文

韩伯，长社人，侍中。

袁湛，阳夏人，尚书右仆射。

南北朝

刘宋

庾登之，亮玄孙，豫章太守。

荀伯子，颍阴人，东阳太守。

殷景仁，长平人。文帝时扬州刺史。

阮长之，尉氏人。元帝时临海太守。

庾沙弥，鄱陵人，举纯孝，长城令。

殷孝祖，长平人。明帝时冠军将军。

殷均，长平人，九岁以孝闻，国子祭酒。

齐梁

钟嵘，长社人，仕齐梁，官记室参军。

庾道愨，鄢陵人，官仆射。

梁

庾仲容，登之从孙，安成王中记室。

殷不害，西华人，十七以孝举为廷尉平。

袁君正，阳夏人，豫章内史。

郑绍叔，开封人，司州刺史。

殷钧，长平人。武帝时国子祭酒。

袁峻，阳夏人，员外散骑侍郎。

荀朗，颍阳人，合州刺史。

元魏

袁式，阳夏人。延和中从事中郎。

李崇，项人。孝文时侍中尚书令。

袁翻，项人。宣武时度支尚书。

袁曜，翻之弟，车骑将军。

袁飏，曜之弟，冠军府司马。

袁升，飏之弟，尚书郎。

袁聿修，阳夏人。天统中信州刺史。

袁宝首，聿修弟，司徒记室。

北齐

王贞，陈留人，举秀才。

隋

炀帝

庾季才，新郑人。

唐

太宗

殷践猷，西华人，举文儒异等，中书学士。

高宗

王宁，扶沟人。

刘仁轨，尉氏人，相武后。

崔知温，鄢陵人，中书令。

姚崇，宛人，相玄宗。

格辅元，浚仪人，举明经，相武后。

中宗

王求礼，长社人，卫王府参军。

睿宗

殷寅，践猷子，举宏词科。

玄宗

吴竞，浚仪人，谏议大夫。

郑虔，荥阳人。天宝初著作郎。

德宗

殷亮，践猷孙，举明经。

殷侑，陈人。贞元末举五经，刑部尚书。

五代

后周

梁周翰，管城人，仕宋至工部侍中。

宋

太祖

沈伦，太康人，位宰相。

袁逢吉，鄢陵人。开宝中擢三传鸿胪卿。

太宗

上官正，开封人，举三传，平州防御使。

罗斌，鄢陵人，东上阁门使。

王显，开封人，使相。

真宗

陈越，尉氏人。咸平中举贤良，右中言。

张耆，开封人，官至太子太师。

仁宗

李昌，状元常宁父。嘉祐初司户参军。

赵滋，开封人，嘉州团练使。

江休复，陈留人，刑部郎中。

神宗

韩维，陈留人，以宰相荐官至执政。

徽宗

胡閔休，开封人。靖康初知兵科成忠郎。

元

世宗

许衡，郾城人。中统元年集贤大学士。

冯梦弼，扶沟人，工部尚书。

刘好礼，祥符人，户部尚书。

张思义，扶沟人，左司郎中。

李九成，扶沟人，宣府尹。

李维质，扶沟人，太常礼仪院判。

成宗

陈端，郾城人，四川行省左丞。

田滋，开封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

赵居信，许人，翰林学士。

韩元善，太康人，中书左丞。

梅仲贤，郾城人，举人材河中府知府。

明

洪武

世家宝，襄城人，刑部尚书。

泽义，陈人，国初壬寅，以人材官同知。

王僎，祥符人，元年举儒士官修撰。

李延中，祥符人，元年以人材官布政。

张薰，祥符人，元年举儒士官长史。

李讷，通许人，元年举贤良官知府。

庞复，通许人，元年举贤良官知县。

韩铄，通许人，元年举贤良仕至布政。

马守中，阳武人，元年举秀才金都御史。

陆贵，祥符人，三年以人材官府同知。

翟聚，祥符人，举孝廉官行人。

兰景芳，祥符人，三年举明经官员外郎。

王钝，太康人，三年举秀才仕至尚书。

张勉，太康人，三年举秀才官御史。

宋伯义，西华人，三年举才行官参政。

刘恭，仪封人，三年举儒士官知府。

李叔元，钧人，三年举儒士官修撰。

李青，钧人，三年举仕至知州。

张纯，阳武人，三年以人材官知府。

郭曾，太康人，四年举官治书侍御史。

赵辅，祥符人，五年以人材官主事。

李斌，祥符人，五年举儒士官给事中。

归迪，祥符人，五年以人材官府同知。

殷和，封丘人，六年举秀才官行人。

谢升，封丘人，六年举明经官知县。

哈新民，长葛人，六年举儒士官御史。

李实，仪封人，六年以人材官府尹。

李英，封丘人，九年举行笃官知府。

朱存中，延津人，九年以人材官知县。

辛晏公，陈留人，以人材官金事。

商英，陈留人，举才能官侍郎。

韩铎，太康人，举儒士官侍郎。

郭在丰，太康人，举孝廉官寺丞。

凌汉，原武人，以人材官至都御史。

韩钝，太康人，举儒士官知县。

边升，荥泽人，以元举人选用官侍郎。

吴孔彰，临颖人，举儒士官僉事。

李立，延津人，举孝廉官知府。

唐昊，长葛人，举秀才官员外郎。

李志道，长葛人，举儒士官御史。

鲁迪，襄城人，十一年举明经官清纪。

邵成，钧人，十三年以人材官知县。

王轨，钧人，十三年以人材官知府。

王彦中，兰阳人，十三年以人材官知府。

贺彦达，兰阳人，十三年以人材官知县。

王守中，兰阳人，十三年以人材官知县。

徐暹，杞人，十四年举明经官至布政。

杨通，钧人，十四年举孝友官行人。

曹思齐，钧人，十四年举人材官行人。

王镐，太康人，十五年举儒士试僉事。

赵思中，祥符人，十五年举贤良官行人。

薛旭，祥符人，十五年以人材官寺丞。

程德，祥符人，十五年举贤良官兵马。

顾澄，太康人，十五年举贤良官通判。

任益，项城人，十五年举贤良官知县。

牛纶，项城人，十五年举贤良知县。

刘逵，项城人，以人材仕至刑部尚书。

李岩，祥符人，十五年举孝行官知县。

范济，祥符人，十五年举儒士官知府。

李焕，祥符人，十五年举儒士官御史。

李恒，祥符人，十五年举儒士官御史。

包美，钧人，十七年以人材官主事。

李隆，钧人，十七年举贤良官郎中。

樊冈，钧人，十七年以人材官御史。

刘哲，密人，十七年举天文钦天监正。

李让，钧人，十七年以人材官府同知。

郑居贞，祥符人，十八年举明经官参政。
 朱浩，西华人，十八年举贤良官郎中。
 张敬，西华人，十八年举秀才官知府。
 王信，临颖人，十八年举人材官知府。
 边珪，钧人，十八年举人材官知县。
 梁从道，阳武人，十九年以人材官知府。
 史质，杞人，二十年举明经官知府。
 付廷瑞，尉氏人，二十年举孝廉官知府。
 胡守信，兰阳人，二十年以人材官知县。
 孙友锡，陈人，二十年以人材官盐运使。
 岳仲明，祥符人，举孝廉，三召弗起。
 兰植，祥符人，举明经官员外郎。
 宋文，祥符人，举孝行官至副使。
 陈大初，陈留人，举孝廉官少卿。
 桂昌，陈留人，举孝行官御史。
 赵𧈧，祥符人，授主事仕至尚书。
 文宗顺，陈留人，以人材官推官。
 朱子和，陈留人，以人材官知县。
 李大本，通许人，举明经官知县。
 邢庸，通许人，举明经官主事。
 张英，太康人，举儒士官知县。
 王制礼，太康人，举秀才官御史。
 胡九成，通许人，举明经官知州。
 霍贞，通许人，举明经官主事。
 刘仲礼，通许人，以人材官知府。
 刘质，阳武人，举贤人君子官推官。
 胡庸，通许人，举明经官知县。
 贾斌，通许人，举明经官知县。
 张易，鄢陵人，举儒士仕至侍郎。
 郭子实，鄢陵人，举贤良官知县。
 吕谦，鄢陵人，举人材官知府。

- 郭泰，通许人，以人材官知府。
- 高实，通许人，举人材官主事。
- 夏荣，鄢陵人，举孝廉官知县。
- 段铭，中牟人，举秀才官主事。
- 高仲德，阳武人，举孝廉官盐运副使。
- 刘本，中牟人，举儒士官行人。
- 张恪，阳武人，举秀才官知县。
- 王显，阳武人，举秀才官知县。
- 冯仪，阳夏人，以人材官知县。
- 韩毅，通许人，举书法官知府。
- 李溥，封丘人，举儒士官通政。
- 谢直方，商水人，举贤良官参政。
- 王忠孝，鄢城人，举明经官御史。
- 蒋忠，商水人，举孝廉官知县。
- 张仁，鄢城人，以人材官知府。
- 谷秉，临颖人，举贤良官知府。
- 彭懿，长葛人，举明经官员外郎。
- 赵克明，长葛人，以人材官佾事。
- 田友颜，鄢城人，举秀才官府同知。
- 楚敬，荥阳人，以人材官知县。
- 丁全，鄢城人，以人材官知县。
- 聂子实，河阴人，举人材官参政。
- 岳岫，密人，二十一年以人材官布政。
- 黄通理，密人，二十一年以人材官知府。
- 王谷宾，鄢城人，二十一年官御史。
- 陈颀，陈留人，二十二年明经官同知。
- 雷伯威，中牟人，二十二年儒士官知府。
- 刘巨源，中牟人，二十二年明经官知县。
- 孙宗鲁，新郑人，二十二年孝廉官知府。
- 董子奇，新郑人，二十二年明敏官知府。
- 刘伊，尉氏人，二十二年孝悌官知府。

卢士达，鄱陵人，二十三年孝廉官御史。
 秦科，兰阳人，二十五年人才官知县。
 高仲德，阳武人，二十五年孝廉官运使。
 冯义，阳武人，二十五年人材官知县。
 马士能，西华人，二十七年人材官知县。
 张惟善，阳武人，二十七年老人官知府。
 吴奉先，陈人，二十八年举人材官寺丞。
 马雄，阳武人，二十八年人材官御史。
 张节，太康人，举孝廉官府同知。
 张源，太康人，举茂才官通判。
 李鹏举，原武人，以人材官知府。
 吴思让，陈留人，举才能官知府。
 张翔，扶沟人，以人材官知县。
 郭惟一，扶沟人，以人材官知县。
 董与，扶沟人，以人材官通判。
 李观，原武人，举秀才官金事。
 彭守信，封丘人，举秀才官知县。
 刘祥，封丘人，举秀才官知县。
 刘英，封丘人，举贤良官府同知。
 张春，许人，以人材官都御史。
 文友祯，许人，举儒士官府同知。
 刘彦深，鄆城人，以人材官知府。
 郭斌，鄆城人，以人材官御史。
 哈民安，新民子，举儒士官给事中。
 辛志善，长葛人，以人材官知县。
 朱固，荥阳人，以人材官知县。
 张士辉，河阴人，举儒士官主事。
 师通，钧人，三十年以人材官知县。
 王克明，西华人，三十年以人材官知县。
 高永发，杞人，三十年以人材官知州。
 刘醇，祥符人，举儒士官长史。

赵瑄，祥符人，以□□□官知□。

古端，襄城人，监生官御史。

永乐

田畹，祥符人，三年以人材官知县。

蔡染，祥符人，三年以人材官御史。

刘世英，封丘人，六年以人材官知州。

纪从德，封丘人，六年以人材官知县。

孙礼，封丘人，六年以人材官知府。

卫敬，封丘人，十一年举人材官通判。

石郁，封丘人，十三年举兵马指挥。

李通，钧人，举明经官知县。

张执中，钧人，以人材官知州。

宣德

王良，兰阳人，五年举贤良官知县。

李洪，封丘人，举兵马指挥。

正统

司成，钧人，以人材官知州。

赵愚，祥符人，举贤良官知县。

进士

唐

高宗

郑益，荥阳人。上元二年状元。

夏侯嵩，汜水人。上元二年第，饶州司马。

刘宪，尉氏人，太子詹事。

中宗

李日知，汜水人。嗣圣时待中，刑部尚书。

娄师德，原武人。则天中第，位至宰相。

韦思谦，武阳人。垂拱初官太中大夫。

肃宗

郑元和，荥阳人，京兆尹。

韦承庆，思谦子，秘书员外少监。

韦嗣立，承庆弟，黄门侍郎。

代宗

郑纲，郑人，相德宗。

郑云逵，荥阳人。大历初登第，京兆尹。

郑余庆，荥阳人。大历中登第，位宰相。

郑权，荥阳人，华州刺史。

郑邻，荥阳人附。

德宗

郑昉，荥阳人。建中元年登第。

郑儋，荥阳人。建中元年第，工部尚书。

郑利用，荥阳人。贞元元年第，御史中丞。

韦弘景，汜水人。贞元中第，礼部侍郎。

郑全济，荥阳人。贞元三年状元。

郑穆，荥阳人，邻之子附。

宪宗

郑肃，荥阳人。元和三年登第，给事中。

郑解，荥阳人。元和十一年状元。

郑还古，荥阳人。元和中第，国子博士。

郑畋，穆之孙。元和中正义大夫。

文宗

郑言，荥阳人。会昌二年状元。

武宗

徐商，新郑人。

宣宗

刘墀，尉氏人。大中初学士，工部尚书。

懿宗

郑弘业，荥阳人。咸通八年状元。

郑昌符，荥阳人。咸通十二年登第。

孔纬，荥阳人，状元，封鲁国公附。

郑延休，荥阳人。

郑肇，荥阳人，相僖宗。

僖宗

郑中贻，荥阳人。光启四年状元。

五代

周

刘熙古，尉氏人，仕宋为参知政事。

宋

太祖

张去华，襄邑人。建隆中第，工部侍郎。

刘蒙叟，尉氏人。乾德四年状元，太常卿。

郭贄，浚仪人。乾德中第，参知政事。

宋准，杞人。开宝三年第，金部郎中。

刘凝，祥符人，陕西都转运使。

太宗

和蒙，祥符人。太平二年第，右正言。

高南金，杞人。雍熙二年登第。

刘师道，仪封人。雍熙二年登第。

赵贺，封丘人。淳化中及第，给事中。

程坦，禹州人。淳化三年第，太子太师。

高鼎，南金子。淳化中登第。

张逸，荥阳人，官至枢密使。

刘宗弼，蒙叟子，及第。

刘宗海，宗弼弟，及第。

崔立，鄢陵人，工部侍郎。

真宗

崔偓佺，封丘人。咸平初第，国学直讲。

崔颐正，偓佺兄。咸平中第，国学直讲。

姚藹，商水人。大中祥符元年状元。

程戡，坦之子。天禧状元，端明殿学士。

张师德，去华子，状元，太子中允。

王博文，汜水人。天禧中第，同知枢密院。

田况，禹人，及第，太子太傅。

李及，新郑人。

孙晔，商水人，状元，著作佐郎。

韩综，雍丘人，刑部员外郎。

鞠咏，祥符人，天章阁待制。

郑向，陈留人，龙图阁直学士。

仁宗

王拱辰，通许人。天圣初状元，检校太师。

韩绛，综之弟，中书平章事，封唐国公。

姚仲孙，商水人，龙图阁学士。

宋庠，杞人。天圣二年状元，位至宰相。

宋祁，庠弟。天圣二年及第，翰林学士。

王田，博文子。天圣中第，枢密副使。

王畴，博文子。天圣中第，枢密副使。

杨仲元，管城人，光禄卿。

郭稹，祥符人，龙图阁直学士。

李兑，临颖人，工部尚书。

李先，兑从弟，秘阁监。

吕景初，酸枣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

张洞，祥符人，工部郎中。

郭楨，祥符人。景祐中第，龙图直学士。

郑雍，襄邑人，资政殿学士。

桑慥，杞人。

宋充国，庠之子，知太常礼院。

鱼周询，杞人，知永兴军。

掌禹锡，郾城人，工部侍郎。

孙甫，禹人，佑司谏知邓州。

马从先，祥符人，工部侍郎。

栾源，封丘人，虞部员外郎。

栾沂，源弟，殿中丞。

英宗

张岫，荥阳人。治平中第。

李南公，郑州人，龙图阁学士。

盛陶，郑州人，龙图阁待制。

张嵎，岫之弟，与兄同登。

孙路，祥符人，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

神宗

邢恕，原武人，御史中丞。

路昌衡，祥符人，知成都府。

谢文瓘，陈人，集贤殿修撰。

罗拯，祥符人，江淮发运使。

李师德，中牟人。元丰中登第，员外郎。

黄寔，陈人，宝文阁待制，知瀛州。

王岐，畴之子，工部尚书。

安涛，开封人，观文殿学士。

孙永，长社人，资政殿学士。

张近，开封人，检校司徒。

孙固，管城人，知枢密院事。

哲宗

李常宁，延津人。元祐中状元，节度判官。

时彦，阳武人，状元，吏部尚书。

郑居中，开封人。政和中知枢密院。

崔鸚，禹人，右正言。

徽宗

张克戩，开封人，知汾州。

张克公，禹人，大观中第。

张晋卿，新郑人。大观中第。

高贵，祥符人，知高邮。

曹组，禹人。宣和中第，睿思殿应制。

曹勋，组之子，赐第，太尉仪同三司。

向子韶，开封人，京东转运使。

孝宗

何中立，西华人。淳熙七年状元，官学士。

郑文宝，襄城人，转运使附。

卫沧，襄城人，仕县令附。

金

世宗

杨伯元，尉氏人。大定三年第，节度使。

边元忠，杞人。大定中第。

张毅，临颖人。大定末年第，安抚使。

章宗

李元英，临颖人。太和中第，主簿。

哀宗

徐世隆，西华人。正大初第，集贤学士。

李珍，襄城人，评事。

李彝，襄城人，郎中。

郝九龄，陈人，宛平令。

元

成宗

李瑶，仪封人，珍之弟。

王道衡，禹人。至大中以明经擢第。

常坚，封丘人，探花，官翰林院编修。

潘英益，扶沟人，律科。

古奉宁，襄城人，兵部尚书，封楚国公。

仁宗

李端，郑人。皇庆中南行省员外。

祁君璧，兰阳人。延祐元年第，监察御史。

李武毅，兰阳人。延祐四年第，监察御史。

亓君祥，兰阳人。延祐七年第，承事郎。

英宗

赵璉，禹州人。至治元年中书省参议。

泰定

赵瑞卿，通许人，解州安邑丞。

吴贤祖，仪封人。

古从善，襄城人，官至学士。

顺帝

张楨，祥符人。元统初官监察御史。

潘炎，扶沟人，襄城令。

王泰，原武人。

聂道元，杞人。

楚均昂，杞人。明洪武初兗州判官。

李唐臣，杞人。

霍时雨，杞人。明封御史。

郑思齐，封丘人。户部主事，任明为知府。

明

洪武

辛亥科吴伯宗榜

孙卓，滎泽人，县丞。

王玉，封丘人，仕至御史。

吕宗，尉氏人，翰林。

乙丑科丁显榜

魏安仁，祥符人，仕至知府。

解敏，阳武人，仕至都御史。

邢矩，阳武人，知县。

郑宗祖，封丘人，仕至布政。

马通，祥符人，仕至御史。

戊辰科任亨泰榜

吴谦，许州人，仕至按察使。

辛未科许观榜

杨安仁，商水人。

吕演，延津人，主事。

甲戌科张信榜

张輶，兰阳人，知县。

芮翀，郾城人，仕至御史。

魏珪，中牟人，仕至行人。

黄缓，封丘人，仕至尚书。

丁丑科韩克忠榜

李弼，祥符人。

张寿，商水人，仕至参政。

罗瑛，临颖人，知县。

庚辰科胡靖榜

韩楨，项城人，知县。

刘纲，禹州人，仕至知州。

顾佐，太康人，仕至左都御史。

马骧，郾城人，仕至佥事。

张著，阳武人，仕至大理寺卿。

永乐

甲申科曾棨榜

周楫，杞县人，仕至员外郎。

张忠，太康人，仕至通判。

楚鉴，杞县人，长史。

张谨，祥符人，教授。

刁鹏，祥符人，仕至知府。

牛肆，项城人，仕至参议。

孙确，通许人，仕至知府。

赵登，祥符人，仕至知府。

李本，延津人，仕至知府。

丙戌科林环榜

魏智，祥符人，仕至给事中。

刘靖，祥符人，仕至御史。

韩春，原武人，仕至给事中。

王沦，太康人，仕至侍郎。

黄理，禹州人，未仕。

姚璠，鄆城人，仕至御史。

乙未科陈循榜

邵旻，兰阳人，仕至侍郎。

张谦，祥符人，学正。

时永，许州人，仕至庶吉士。

彭翔，项城人，仕至御史。

王镛，长葛人，仕至主事。

戊戌科李骐榜

陈纪，郑州人，仕至检讨。

高举，祥符人，仕至给事中。

张辅，祥符人，仕至知府。

杨復，许州人，仕至庶吉士。

张瓚，祥符人，仕至知府。

杨盛，延津人，仕至参政。

李杰，陈留人，仕至佾事。

辛丑科曾鹤龄榜

薛瑄，鄆陵人，仕至侍郎，谥文清。

杨鼎，扶沟人，仕至布政。

万硕，杞县人，仕至御史。

张鉴，仪封人，仕至佾事。

李学，祥符人，仕至知府。

刘谦，祥符人，仕至知府。

王都，祥符人，仕至御史。

韩肃，祥符人，州判。

甲辰科邢宽榜

王恂，祥符人，仕至员外郎。

宣德

丁未科马愉榜

刘玘，鄆城人，仕至运使。

邢恭，郑州人，仕至编修。

李搠，仪封人，仕至知府。

张允中，阳武人，仕至参政。

赵全，祥符人，仕至参议。

郝绘，洧川人，仕至御史。

庚戌科林震榜

李彬，祥符人，仕至佥事。

时纪，通许人，仕至御史。

张睿，鄢陵人，仕至尚书。

张哲，项城人，仕至御史。

齐整，祥符人，仕至少卿。

癸丑科曹鼐榜

李询，项城人，仕至佥事。

杨铎，原武人，仕至参议。

祝暹，祥符人，仕至都御史。

卢钦，祥符人，仕至参政。

马嵩，陈州人，仕至佥事。

杨昱，许州人，隳佥事。

正统

丙辰科周旋榜

王澍，兰阳人，仕至知府。

李春，郑州人，仕至知府。

史仪，仪封人，仕至参议。

己未科施盘榜

李凤，祥符人，仕至主事。

王宇，祥符人，仕至大理卿。

陈瓚，阳武人，知县。

贾恪，通许人，仕至参议。

壬戌科刘俨榜

娄良，通许人，仕至都御史。

郑宁，祥符人，仕至都御史。

钟成，原武人，仕至郎中。

陈铨，汜水人，仕至知府。

邵进，新郑人，仕至苑马寺卿。

乙丑科商辂榜

田臻，襄城人，仕至参议。

王瓌，襄城人，仕至郎中。

戊辰科彭时榜

郭安，襄城人，仕至主事。

景泰

辛未科柯潜榜

蔡升，祥符人，仕至员外郎。

丁信，祥符人，仕至主事。

严宪，扶沟人，仕至副使。

岳璿，祥符人，仕至参议。

辛访，襄城人，仕至副使。

马文升，禹州人，仕至尚书，谥端肃。

和维，祥符人，仕至佥事。

甲戌科孙贤榜

孙贤，杞县人，仕至太常卿，谥襄敏。

吕益，祥符人，仕至佥事。

李敏，襄城人，仕至尚书，谥恭靖。

胡福，仪封人，仕至给事中。

王豫，祥符人，仕至参议。

蒋瑄，禹州人，仕至参议。

于琇，通许人，仕至知府。

徐绅，杞县人，仕至知府。

李屿，祥符人，仕至运使。

天顺

丁丑科黎淳榜

刘盘，新郑人，仕至知府。

刘俊，新郑人，知县。

崔仪，荥阳人，仕至布政。

常宁，襄城人，仕至少卿。

顾镜，太康人，推官。

李迪，扶沟人，知县。

白凤，仪封人，仕至苑马寺卿。

庚辰科王一夔榜

阎恕，荥阳人，仕至苑马寺卿。

王濬，商水人，仕至御使。

王坝，许州人，仕至知府。

李雄，许州人，仕至知府。

张赉，祥符人，仕至知府。

甲申科彭教榜

申安，祥符人，仕至佾事。

杜懋，鄢陵人，庶吉士。

傅允，仪封人，仕至参政。

毛志，阳武人，仕至给事中。

袁江，祥符人，仕至参政。

成化

丙戌科罗伦榜

高菘，襄城人，仕至都御史。

尚敬，临颖人，仕至佾事。

王继，祥符人，仕至尚书。

袁端，兰阳人，仕至副使。

蔺澄，阳武人，仕至御史。

徐霖，襄城人，仕至检讨。

黄杰，洧川人，仕至侍郎。

乙丑科张升榜

黄麟，密县人，仕至参议。

张淮，襄城人，仕至都御史。

李景繁，仪封人，仕至参政。

杨谧，仪封人，仕至侍郎。

陈忠，许州人，仕至佾事。

王锦，襄城人，仕至副使。

毛泰，兰阳人，仕至知府。

姜宣，兰阳人，仕至佾事。

壬辰科吴宽榜

翟通，仪封人，仕至参政。

刘宇，禹州人，仕至大学士。

冯广，郑州人，知县。

罗赞，扶沟人，仕至御史。

丘璐，兰阳人，仕至参政。

乙未科谢迁榜

和暉，河阴人，未仕卒。

刘鹏，祥符人，仕至主事。

杨璘，祥符人，仕至佾事。

田耕，仪封人，知县。

田禔，祥符人，仕至御史。

魏璋，鄢陵人，仕至大理寺丞。

唐昭，祥符人，仕至长史。

刘璟，鄢陵人，仕至尚书。

车明理，长葛人，仕至参议。

戊戌科鲁彦榜

刘忠，陈留人，仕至大学士，谥文肃。

孙春，尉氏人，仕至府尹。

贾定，通许人，仕至佾事。

王鲸，祥符人，仕至同知。

吕璋，许州人，仕至副使。

康厚，祥符人，仕至知府。

王相，商水人，仕至佾事。

杜忠，河阴人，仕至都御史。

杜明，祥符人，仕至通判。

辛丑科王华榜

马龙，阳武人，仕至按察使。

李澄，西华人，仕至副使。

常新，襄城人，仕至御史。

刘道立，杞县人，仕至佥事。

李振纲，封丘人，仕至御史。

赵进，鄆城人，仕至佥事。

李浚，祥符人，仕至给事中。

郭绪，太康人，仕至参政。

耿瑛，杞县人，仕至员外郎。

甲辰科李旻榜

马辂，陈留人，仕至参政。

纪经纶，兰阳人，仕至知府。

张贤，祥符人，仕至知府。

张遇，项城人，仕至侍郎。

楚荆瑞，荥阳人，知县。

李希哲，郑州人，知县。

张弼，鄆陵人，仕至司正。

丁未科费宏榜

王纬，祥符人，仕至参政。

蔡铎，祥符人，推官。

朱智，荥阳人，仕至佥事。

任鉴，临颖人，仕至都御史。

郭廷珪，仪封人，仕至知府。

任继祖，项城人，仕至员外郎。

弘治

庚戌科钱福榜

徐木，杞县人，仕至郎中。

刘鉴，兰阳人，仕至参议。

杜宏，临颖人，仕至御史。

杨璲，原武人，仕至参政。

癸丑科毛澄榜

高达，扶沟人，知县。

史载德，新郑人，仕至御史。

徐永，禹州人，仕至参议。

王良臣，陈州人，仕至布政。

李梦阳，扶沟人，仕至提学副使。

王汝清，中牟人，仕至主事。

丙辰科朱希周榜

李源，祥符人，仕至参政。

李钺，祥符人，仕至尚书，谥恭简。

贾咏，临颖人，仕至大学士，谥文靖。

安仁，太康人，知县。

曹来旬，郑州人，仕至知府。

魏讷，鄢陵人，仕至都御史。

己未科伦文叙榜

刘湜，太康人，仕至主事。

罗玘，扶沟人，仕至副使。

潘铎，新郑人，仕至布政。

刘志道，陈留人，仕至太仆少卿。

壬戌科康海榜

梁锦，临颖人，仕至郎中。

王金，临颖人，仕至按察使。

蔡铨，祥符人，仕至行人。

王廷相，仪封人，仕至尚书。

王銮，襄城人，仕至御史。

乙丑科顾鼎臣榜

李茂元，祥符人，仕至副使。

陈溥，鄢陵人，仕至参议。

雷启东，仪封人，仕至主事。

田汝籽，祥符人，仕至副使。

师存智，太康人，仕至御史。

正德

戊辰科吕柟榜

刘仁，禹州人，仕至编修。

刘大谟，仪封人，仕至都御史。

许廷弼，兰阳人，仕至郎中。

杨士魁，兰阳人，仕至长史。

李志学，通许人，仕至知府。

杜昌，祥符人，仕至御史。

孙绶，郑州人，仕至都督府经历。

王光，阳武人，仕至副使。

张文魁，兰阳人，仕至都御史。

辛未科杨慎榜

张原明，仪封人，仕至布政。

刘校，鄆城人，仕至主事。

郭维潘，仪封人，仕至侍读学士。

任洛，禹州人，仕至侍郎。

张汉卿，仪封人，仕至给事中。

甲戌科唐皋榜

谷高，祥符人，仕至副使。

党以平，禹州人，仕至都御史。

李濂，祥符人，仕至佾事。

赵永亨，杞县人，仕至佾事。

王迥，尉氏人，知州。

李纬，禹州人，仕至参议。

许济时，杞县人，仕至太仆寺丞。

郭凤翔，祥符人，仕至副使。

赵继英，祥符人，知县。

丁丑科舒芬榜

高尚贤，新郑人，仕至光禄寺少卿。

张鯤，禹州人，仕至布政。

何岩，扶沟人，仕至知府。

李惠，祥符人，仕至行人。

马纪，禹州人，仕至参政。

刘刱，鄆陵人，仕至尚书。

王胤贤，中牟人，仕至佾事。

陈万言，汜水人，仕至郎中。

曹嘉，扶沟人，仕至布政。

李士允，祥符人，仕至苑马寺卿。

姚汝皋，襄城人，仕至参议。

赵光，临颖人，仕至佾事。

己丑科罗洪先榜

杨本仁，杞县人，仕至布政。

卢辅，许州人，仕至员外郎。

李绅，祥符人，仕至苑马少卿。

壬辰科林大钦榜

陈乙，杞县人，仕至佾事。

魏廷萱，许州人，仕至副使。

陈俎，封丘人，仕至副使。

许槎，兰阳人，仕至佾事。

鲁大吉，陈州人，仕至主事。

魏尚纯，禹州仪卫司人，仕至副使。

李乘云，禹州人，仕至参政。

周卿，延津人，仕至郎中。

沈弘彝，陈州人，仕至员外郎。

冉崇礼，中牟人，仕至参议。

徐守义，杞县人，仕至布政。

乙未科韩应龙榜

彭大有，陈州人，仕至参议。

李蓁，祥符人，仕至参政。

谷宇龄，祥符人，仕至通判。

陈东光，禹州人，检讨，仕至知府。

赵弘，荥阳人，仕至御史。

陈棐，鄢陵人，仕至副使。

李登云，禹州人，仕至尚书。

高捷，新郑人，仕至右都御史。

李璧，杞县人，仕至员外郎。

戊戌科茅瓚榜

魏尚纶，禹州人，仕至尚书。

李希程，兰阳人，知县。

李凌云，禹州人，仕至副使。

孟淮，祥符人，仕至巡抚。

辛丑科沈坤榜

高拱，新郑人，仕至大学士，谥文襄。

林一凤，祥符人，修撰，复姓邢。

王继洛，郑州人，仕至佾事。

黄缙，密县人，仕至主事。

徐自得，杞县人，仕至给事中。

王嘉孝，禹州人，仕至郎中。

郭斗，封丘人，仕至布政。

甲辰科秦鸣雷榜

谢孟金，陈州卫人，仕至副使。

马锡，尉氏人，仕至给事中。

刘时进，中牟人，仕至御史。

刘自强，扶沟人，仕至刑部尚书。

张谟，祥符人，仕至知府。

徐洛，许州人，仕至知府。

牛珠，通许人，仕至同知。

都文魁，祥符人，仕至同知。

李华鲁，祥符人，教授。

丁未科李春芳榜

曹金，祥符人，仕至佾事。

宋守志，延津人，仕至郎中。

梁佐，兰阳人，仕至参政。

张渊，陈州人，仕至员外郎。

郭中，祥符人，仕至同知。

张子厚，河阴人，仕至尚书。

徐衍祚，禹州人，仕至按察使。

庚戌科唐汝楫榜

周诏，延津人，仕至主事。

郝守业，禹州人，仕至知府。

陆东，祥符人，知县。

马斯臧，禹州人，仕至御史。

孙荣仁，郑州人，仕至吏部主事。

刘光远，杞县人，仕至少卿。

癸丑科陈谨榜

李应元，祥符人，知县。

董世彦，禹州人，仕至总督。

卢嘉庆，祥符人。

丙辰科诸大绶榜

卢煌，郑州人，仕至佥事。

辛自修，襄城人，仕至工部尚书。

杨旂，延津人，仕至参政。

李承选，延津人，仕至太仆寺少卿。

李际春，杞县人，仕至通政司。

邢守廷，临颖人。

孟洙，祥符人，仕至知府。

己未科丁士美榜

卢修可，许州人，知县。

魏泮，许州人，知县。

黄鹤，杞县人，仕至按察使。

刘南金，祥符人，仕至员外。

贾选，祥符人，仕至主事。

牛若愚，祥符人，仕至佥事。

李承选，延津人，仕至知府。

壬戌科徐时行榜

周咏，延津人，仕至兵部侍郎。

蔚元康，祥符人，仕至太仆寺卿。

刘淳，陈州人，仕至郎中。

乙丑科范应期榜

- 姚继可，襄城人，仕至工部尚书。
 崔廷试，陈留人，仕至御史。
 刘继德，封丘人，仕至左通政。
 张邦佐，陈留人。
 杜化中，扶沟人，仕至御史。
 焦子春，登封人，仕至太仆寺少卿。
 刘自存，扶沟人，仕至佾事。
 侯于赵，杞县人，仕至副都御史。
 郭廷梧，新郑人，仕至巡抚。
 梁策，鄢陵人，仕至按察使。
 李贵和，祥符人，仕至副使。
 朱光宇，祥符人，仕至御史。
 王用章，祥符人，仕至员外。
 张孟男，祥符人，仕至宫保尚书。

隆庆

戊辰科罗万化榜

- 郝维乔，扶沟人，仕至右布政。
 刘致中，延津人，仕至参议。
 李戴，延津人，仕至吏部尚书，赠太保。
 高世雨，原武人，仕至太仆寺卿。
 阎邦宁，原武人，仕至副使。
 牛可麟，祥符人，仕至知府。
 张一桂，祥符人，仕至侍郎。
 杨时宁，祥符人，仕至宫保尚书。
 周于德，祥符人，仕至布政。
 王中逵，祥符人，知县。
 杨节，祥符人，仕至太仆寺少卿。
 安九域，禹州人，仕至御史。

辛未科张元忭榜

- 田乐义，兰阳人，仕至参政。

王汝濂，汜水人，仕至副使。

王敬民，西华人，仕至金都。

申思科，洧川人，仕至大理寺评事。

徐鸣鹤，杞县人，仕至御史。

由礼门，杞县人，仕至副使。

冉梦松，中牟人。

万历

甲戌科孙继皋榜

边有猷，封丘人，仕至太仆寺卿。

胡希舜，原武人，仕至参政。

冯露，襄城人，仕至布政。

马翰如，陈留人。

何倬，杞县人，仕至尚宝寺卿。

范守己，洧川人，仕至参政。

何允升，杞县人，仕至兵部员外。

杨四知，祥符人，仕至太仆寺卿。

杨时馨，祥符人，仕至副使。

卓世彦，祥符人，知县。

陈济，祥符人，仕至主事。

褚顺，祥符人，仕至御史。

陈九成，杞县人，知县。

陈朴，陈州人，仕至副使。

丁丑科沈懋学榜

侯应征，杞县人，仕至参政。

王珽，太康人，仕至巡抚。

王朝贤，太康人，仕至都御史。

高尚忠，祥符人，仕至都御史。

郭显忠，太康人，仕至布政。

田一麟，祥符人，仕至副使。

沈时叙，祥符人，仕至御史。

和震，祥符人，仕至参议。

连格，禹州人，仕至少卿。

张养志，陈州人，仕至都御史。

李文郁，禹州人，仕至参政。

庚辰科张懋修榜

王九德，祥符人，仕至知府。

徐元，杞县人，仕至巡抚。

刘昶，杞县人，仕至布政。

陈经济，禹州人，仕至佥事。

癸未科朱国祚榜

刘鹿鸣，祥符人，仕至通判。

刘不溢，祥符人，知县。

李茂春，杞县人，仕至副使。

马愨，禹州人，仕至户部主事。

何出光，扶沟人，仕至御史。

连标，禹州人，仕至巡抚。

李用中，杞县人，仕至佥事。

周九皋，杞县人，推官。

杨凤，杞县人，仕至太仆寺少卿。

常心，郑州人，推官。

季道统，陈州人，仕至右中允。

刘芳誉，陈留人，仕至知府。

丙戌科唐文献榜

何出图，扶沟人，仕至兵部员外。

耿争光，杞县人，仕至知府。

陈所职，禹州人，仕至参政。

卢传元，扶沟人，仕至按察使。

艾维新，兰阳人，仕至参议。

许廷光，河阴人，仕至御史。

己丑科焦竑榜

郭维宁，祥符人，仕至郎中。

孔贞一，杞县人，仕至大理右寺丞。

秦尚明，太康人，仕至参政。

王修行，陈州人，仕至郎中。

王述古，禹州人，仕至按察使。

壬辰科翁正春榜

张同德，祥符人，仕至给事中。

孙敦化，陈留人，仕至右参政。

李来命，杞县人，仕至主事。

周六书，延津人，仕至郎中。

李希召，兰阳人，仕至郎中。

张宁，襄城人，仕至副使。

宋一韩，陈州人，仕至都给事中。

乙未科朱之蕃榜

王惟俭，祥符人，仕至工部左侍郎。

徐正学，杞县人，仕至知府。

高维坦，陈留人。

胡嘉栋，西华人，仕至金事。

金励，西华人，仕至副使。

徐斗牛，许州人，仕至主事。

董九贡，禹州人，仕至参政。

戊戌科赵秉忠榜

王正志，祥符人，仕至尚宝司少卿。

王省身，西华人，仕至郎中。

徐顺明，杞县人，仕至参政。

刘应奇，中牟人，仕至员外。

梁克从，鄢陵人，仕至太常寺少卿。

陈岱，鄢城人，知县。

靳于中，尉氏人，仕至尚书。

王廷谏，项城人，知县。

张凤彩，仪封人，仕至给事中。

辛丑科张以诚榜

高节，祥符人，仕至给事中。

王霖，祥符人，仕至御史。

刘泽深，扶沟人，仕至尚书。

张笃敬，扶沟人，仕至给事中。

甲辰科杨守勤榜

张金榜，太康人，仕至主事。

王所梦，西华人，仕至主事。

张修德，太康人，仕至太仆寺少卿。

苏进，祥符人，仕至光禄寺少卿。

卫道，项城人，仕至两淮运使。

陈胤丛，祥符人，仕至大理寺少卿。

赵彦复，杞县人，仕至副使。

丁未科黄士俊榜

罗文英，杞县人，仕至巡按。

周光燮，杞县人，仕至右布政。

杜之焕，太康人，仕至参政。

庚戌科韩敬榜

王顺行，通许人，仕至巡抚。

于之大，陈州人，仕至知府。

马斯和，项城人，仕至郎中。

孙织绵，许州人，仕至参政。

胡嘉桂，西华人，知县。

癸丑科周延儒榜

申廷撰，延津人，仕至御史。

都任，祥符人，仕至按察使。

堵天颜，阳武人，仕至参政。

李行志，项城人，仕至副使。

王则古，禹州人，仕至参议。

侯应琛，杞县人，仕至知府。

孟绍康，杞县人，仕至郎中。

苏继欧，许州人，仕至吏部员外。

张四明，延津人，仕至主事。

杞县人，仕至礼部尚书。

马如周，祥符人，知县。

王允成，杞县人。

丙辰科钱士升榜

孙如兰，陈留人，仕至知府。

李维世，太康人，仕至御史。

刘之凤，中牟人，仕至尚书。

冯师孔，原武人，仕至都御史。

边之靖，封丘人，仕至员外。

魏尚贤，郑州人，仕至通政。

阎煖，项城人，仕至知府。

丁君明，长葛人，吏部观政。

谢颜教，鄆城人，仕至主事。

徐贞，陈州人，知县。

己未科庄际昌榜

陈九成，祥符人，知县。

王名世，祥符人，推官。

刘诏，杞县人，仕至兵部侍郎。

许可征，尉氏人，仕至都御史。

鲁省信，太康人，大理寺观政。

梁廷栋，鄆陵人，仕至兵部尚书。

梁廷翰，鄆陵人，仕至副使。

常自裕，鄆陵人，仕至户部右侍郎。

郑二阳，鄆陵人，仕至都御史。

张善政，西华人，仕至御史。

苏守范，鄆陵人，知县。

杨镇原，陈州人，仕至副使。

天启

壬戌科文镇孟榜

潘士秀，杞县人，知县。

屈可伸，延津人，仕至侍读。

禹好善，汜水人，仕至巡按。

刘调羹，禹州人，仕至巡按。

董学益，禹州人，大理寺观政。

崔源之，陈州人，仕至巡抚。

乙丑科余煌榜

张元佐，祥符人，仕至侍郎。

刘昌，祥符人，刑部尚书，加太傅。

周光夏，杞县人，仕至副使。

田首凤，中牟人，仕至主事。

秦毓秀，新郑人，推官。

弓省矩，郑州人，仕至吏部主事。

崇祯

戊辰科刘若宰榜

张文光，祥符人，仕至副使。

柳似杞，祥符人，推官。

郭文灿，祥符人，仕至员外。

王国宾，陈留人，仕至金都御史。

韩法愈，鄢陵人，仕至御史。

周六一，延津人，仕至佾事。

梁云构，兰阳人，仕至户部侍郎。

毛文炳，郑州人，仕至布政司参议。

祁家栋，陈州人。

余爵，禹州人，仕至员外。

辛未科陈于泰榜

王士俊，祥符人，仕至主事。

曹焯，祥符人，仕至知府。

江禹绪，杞县人，仕至兵部侍郎。

马呈德，杞县人，仕至知府。

李云鸿，通许人，仕至佾事。

张天机，兰阳人，仕至参议。

王斥，兰阳人，知县。

王鼎镇，西华人，仕至巡按。

井济，襄城人，仕至参议。

甲戌科刘理顺榜

刘理顺，杞县人，仕至左中允。

李豫，项城人，仕至参议。

田辟，项城人，中书。

王敷极，兰阳人，推官。

张质，商水人，知县。

万世显，陈州卫人，主事。

赵明远，原武人，仕至员外。

唐顺征，知府人，知县。

邢国玺，长葛人，仕至佾事。

冯贞吉，太康人，仕至吏部郎中。

郑封，祥符人，仕至御史。

梁羽明，兰阳人，见仕少卿。

丁丑科刘同升榜

马孔健，陈留人，仕至御史。

武僬，兰阳人，主事。

张弘志，项城人，仕至知府。

庚辰科魏藻德榜

朱在柳，祥符人，博士。

朱朝壘，祥符人，行人。

周亮工，祥符人，仕至户部侍郎。

孟明辅，祥符人，仕至兵部尚书。

卢世扬，扶沟人，仕至佾事。

赵翀，郑州人，知县。

季之骏，陈州卫人，仕至户部员外。

癸未科杨廷鉴榜

何胤光，杞县人，翰林院庶吉士。

赵频，项城人，翰林院庶吉士。

冯玮，杞县人，礼部观政。

傅廷献，襄城人，知县。

吴中奇，西华人，知县。

国朝

顺治

丙戌科傅以渐榜

赵映乘，祥符人，按察司副使。

王紫绶，祥符人，右中允。

王再兴，祥符人，行人。

李善感，祥符人，知县。

袁檐如，祥符人，翰林院庶吉士。

马颀，杞县人，推官。

潘朝佑，杞县人，知县。

袁天秩，杞县人，知县。

马其昌，杞县人，知县。

赵方晋，杞县人，知县。

卢铸，阳武人，御史。

赵宾，阳武人，刑部主事。

张慎为，阳武人，知县。

李岱阳，封丘人，知县。

史载，兰阳人，知府。

陈衷一，兰阳人，知府。

侯良翰，兰阳人，见任刑部员外。

韩范，兰阳人，兵科给事中。

程佺，兰阳人，知县。

曹叶卜，兰阳人，见任布政司参议。

曹之锦，仪封人，知县。

孟学孔，郑州人，推官。

刘芳誉，郑州人，工部主事。

史编，荥阳人，知县。

禹昌际，汜水人，推官。

李瑄，荥阳人，知县。

宗良弼，荥泽人，知县。

贾壮，襄城人，见任按察司副使。

李贲，郾城人，工部主事。

李溥，郾城人，户部员外。

黄朝荐，长葛人，知县。

丁亥科吕宫榜

薛陈伟，祥符人，按察司副使。

王章炳，通许人，推官。

王辅运，太康人，见任副使。

郝翀翰，阳武人，推官。

李纯质，郑州人，知县。

赵来鸣，禹州人，知县。

己丑科刘子壮榜

李光祚，祥符人，见任提学副使。

刘嗣美，陈留人，御史。

丁敬，杞县人，见任户部员外。

周世昌，延津人，知县。

尚金章，仪封人，见任提学金事。

张光祖，新郑人，见任兵部员外。

陈一太，郑州人，知县。

壬辰科邹忠倚榜

王廷璧，祥符人，见任提学副使。

刘之宗，陈留人，知县。

郑四端，陈留人，知县。

王震生，杞县人，见任户部主事。

李煊，延津人，见任户部主事。

王汇，仪封人，知县。

李鼎玉，沈丘人，御史。

束存敬，项城人，推官。

耿应张，襄城人，吏部主事。

田起龙，襄城人，见任知县。

乙未科史大成榜

耿佐明，杞县人，知县。

张见龙，太康人，推官。

梁熙，鄢陵人，见任御史。

万泰，封丘人，见任国子监丞。

苋孕秀，封丘人，教授。

孙胤光，兰阳人，见任知县。

张凤翮，西华人，见任知县。

唐时亨，沈丘人。

侯抒愤，襄城人，教授。

宋逢泰，临颖人，见任礼部主事。

周道新，鄢城人，教授。

戊戌科孙承恩榜

侯礼随，杞县人。

郭昌，太康人。

张叙，兰阳人。

王遵训，西华人，见任庶吉士。

王养晦，沈丘人。

鲁铸，祥符人。

以下未殿试：

刘惊涛，祥符人。

张其毓，中牟人。

都甫，延津人。

张吁美，荥泽人。

己亥科徐元文榜

侯朴，祥符人。

王法，杞县人。

王赞，杞县人。

高显，杞县人。

罗继谟，杞县籍。

耿念劬，杞县人。

刘佑，鄢陵人。

张文旦，仪封人。

赵文炳，仪封人。

毛九瑞，郑州人。

刘思专，郑州人。

李门人，郑州人。

张抱，郑州人。

罗博，郑州人。

刘祖向，沈丘人。

孙馥，沈丘人。

宁浩，开封人。

刘壮国，开封人。

李锦，延津人。

以下未殿试：

马鯤，仪封人。

张圻隆，西华人。

韩淑文，项城人。

举人

明

祥符县

各州邑志中，有不载科分者，无从稽考，故即分县录之。

魏安仁，洪武甲子。

萧义

马通

刘贵

丁铎，丁卯。鸿胪寺丞。

张黻

赵翀，尚书。

王政

杨珪

杨昱，庚午。

陈颢

王铎

程顺，御史。

王敏

郭睿，癸酉。

张柔

梁聚

周存

刘焕，学正。

许淳

高起，御史。

赵郁，学正。

魏以仁，学正。

刘琰，丙子。教授。

杨振

毛洗

邵忠

贾悦，教谕。

王瑾

祁准

吕让

王铨

赵恒

王瑄

张信，己卯。

赵昱，给事中。

张溶

王贤

张钦

孔善，教授。

傅麟

刁鹏，永乐癸未。

曹博，教授。

杨镓

戴兴

张谨

杨旭，教授。

赵登

李矩

张隆，乙酉。教授。

时忠，序班。

周顺，给事中。

邵观

程济，戊子。学正。

张安，知县。

康荣，纪善。

王麟

白宁

陈盟，辛卯。教授。

梁佐，教授。

高举

徐琼

李学

桑整

陈谏，知县。

谢礼

薛真，州判。

李泽

张谊，知县。

方昭，知县。

赵冕，甲午。解元，参政。

韩肃

史鉴，教授。

张辅，知县。

冯盛，教授。

刘谦

李瑜

耿晖，知县。

李灿，知县。

宋通，知县。

赵璘

贾万，郎中。

孟真，同知。

王绶，知县。

高远，知县。

李贯，知县。

韩安，教授。

贾能，教授。

李节，州判。

李极

金镛，知县。

葛泰，丁酉。教授。

陈敏，教授。

赵瑀，知县。

常习

李绅

储吉，教授。

贾奎，郎中。

汤铭，知县。

张瓚

李通，郎中。

宋澄，知县。

张瑛，通判。

王俊，教谕。

杨理，顺天中式。

赵钦，庚子。教谕。

赵顺

王玘

韩忠，教授。

周铭，教授。

胡甫，教授。

梁材

王郁

孟英，推官。

姜豫，御史。

刘良

傅谅

齐整

马驯

李璇，教谕。

郭坚

韩亨

王学，癸卯。解元，教授。

祝暹

许智

安磐，教谕。

刘伟

李彬

鲁善

亢举

王恂

王纲

赵全

陈彝

孟安，同知。

苏璟

丁涟

冯茂

刘安，副使。

田臻

王英，宣德丙午。

张严

柳本，教授。

张翥，己酉。教授。

张源，教授。

杨和，州判。

张斌，布政。

杜潜

沈耀，壬子。教授。

卢钦

王弁，乙卯。教授。

张维，御史。

朱禋，助教。

王宇，正统戊午。解元。

李瓚，教授。

李凤

郝敬，知州。

郑宁，辛酉。

耿亮，顺天中式。

王廷，甲子。解元。

吴嵩，教授。

张遂，运使。

李巽，长史。

孟璉

李蕃，丁卯。御史。

赵镛，教授。

李奎

蔡升

吕益

艾俊，长史。

杨頊，知县。

和维

白福，景泰庚午。知州。

王泽

耿珍

高升

李琦

马祯，教谕。

岳璿

孟璉，知县。

王豫

李恂，顺天中式。

李杰，癸酉。知县。

田禔

常俊，教授。

张遇

傅皓，丙子。知州。

李英，知州。

张俭

杜浩，知县。

张振

祝茂，通判。

宋宽，助教。

尹成，长史。

王正

康信，教谕。

申安，天顺己卯。

陈纪

潘贵，教授。

沈瑁

王继

王谓，通判。

陈纶，知州。

张羽，教谕。

唐昭，壬午。

杜明

袁江

赵淳，成化乙酉。教授。

朱绅，戊子。

张澄，知县。

李伟

刘凤

杨春

张璠，辛卯。学正。

王伟，知县。

王鲸

王访

王鹏，知府。

刘鹏

李荣，佾事。

常清，知县。

李潏

和璋

李海

万稷，知县。

康厚

蔡铎

杨璘

李源，丁酉。解元。

高尚礼

李敏德，教授。

李环

张贤

刘淮，庚子。知县。

林洪道

李镒，知县。

杨纯，知县。

卢琮，知县。

孙良，通判。

贾昶，知县。

白汝舟，知州。

王邦用，通判。

王谿，癸卯。

王冕，知州。

王伟

陈玺，知县。

杨润，知县。

蔡宇，丙午。知县。

戴俭，教授。

李志贤，知县。

林洪博，知县。

田耘，知州。

秦环，知县。

岳勉恕，弘治己酉。教授。

李宜泰，知州。

王希贤，教授。

史纓，壬子。断事。

田易

袁震，知县。

何维洪

李钺

李茂元，乙卯。

袁岱，知县。

和春，学正。

吴尚志，知州。

贾昌

杜昌，戊午。

李永璇，知县。

李雄

倪琰，知县。

邵鹏，知县。

蔡铨

田汝籽

赵文凤

姚谅，辛酉。

何玠

李泰，甲子。推官。

朱纬，知县。

谷高

孟邦直，知县。

赵继英，正德丁卯。

郭凤翔

李惠

李愈

赵文奎，知县。

杜遇霖，推官。

李士允，庚午。

蔡俸，同知。

苏汉，知县。

李恕

杜曷，通判。

郑越，知县。

李濂，癸酉。解元。

田滋，通判。

李绅

张荣，知县。

高凤鸣，员外。

谷远，知县。

王教

田汝棘

李廷玺，助教。

熊爵

苏清，己卯。解元，知府。

李宸

陈钧，教授。

郭凤仪

高叔嗣

李愚，长史。

李维祺，知县。

李承恩

白旆

李孔曦，通判。

王梦旭，嘉靖壬午。解元。

王琇

吕莹

谷宇龄，乙酉。解元。

杨东山，知县。

李世德，主事。

高仲嗣

胡琦，教谕。

牛杨，教谕。

王质，知县。

张文明，知州。

高荐

赵钥，戊子。知县。

杜学易，知州。

贾希颜，知县。

李华鲁

高璫

宋时俊，知县。

张守忠，知县。

李蓁

余棠，同知。

牛纲，知县。

王汭，知县。

郭厚，辛卯。

高承恩，州判。

杨振，同知。

李吾，知县。

陆柬，甲午。

张东铭

张四维

孟淮

李洛，长史。

方鲸，知县。

徐行，同知。

陈周，丁酉。

张恩，同知。

张翔

樊从周，通判。

袁永爵，佾事。

陈嘉言，知州。

林晓，知州。

郭中，庚子。

李潜

都文奎

曹金，癸卯。解元。

孟泽

孙东，知县。

王惠，知县。

张禔

贾选，丙午。

李希孔，知县。

杨枝，知县。

郭之屏

田维乐

杨桐

李维乔

舒维春，知县。

孟津

李应元

王凤翥

刘选，己酉。知县。

牛若愚

蔚元康

赵江

李春馨，通判。

刘滂，通判。

高等，知县。

贾实，员外。

段文清，壬子。通判。

王用予

孟洙

张珊，知县。

王三聘

卢嘉庆

司光祖，乙卯，知州。

张维勋，知县。

牛若虚，同知。

沈兆蕃

李渭，知州。

贾光文，同知。

周于德，戊午。

褚怪孙，通判。

尹来师，知县。

吴昌

桂承胤，员外。

陈汝立，同知。

耿鹏

王子顺，同知。

王允中，副使。

刘南金

张宗孔，通判。

张一桂，辛酉。

王用章

陈无斲

李履方

牛可麟

盛恩，知县。

李贵和

李克敬，太仆寺少卿。

张孟男

杨时宁

高言，甲子。知县。

朱光宇

刘不盈

陈大纲，通判。

孟兆龙

杨时誉，僉事。

熊上林，知州。

桑东阳，知州。

王中逵

杨节

林大节，教授。

吴三畏，知州。

都维新，知县。

高尚忠，隆庆丁卯。

李四维，知州。

何长春，知县。

康廷珍，知县。

陈济

姜师古

杜为楹，知县。

王浴，知县。

孙守业，僉事。

刘鹿鸣，庚午。

徐渭，知县。

史纪勋，知县。

王国弼，僉事。

王九德

司光乾，知州。

宋言，同知。

沈时叙

马河图，教谕。

张重恩，通判。

翟永宜，知县。

张问善，知县。

和震

刘均，万历癸酉。

艾田，知县。

杨四知

卓世彦

张枢

王上闻，知州。

刘不息，副使。

王前闻

马步云，知县。

孔学易，教谕。

褚顺

张以翔，同知。

李敷荣，通判。

李惟中，通判。

杨时馨

高第，丙子。知州。

刘不溢

田一凤，同知。

田一麟

王邦静，知州。

耿臣

张同德

闫鹤年，知县。

刘尚礼

张有德

李孺宁，知县。

楚维贤

张豫，同知。

雷泽

何献图，知府。

王应瑞，知县。

韦朝光

董三阳，壬午。教谕。

郭维宁

司世芳，教谕。

白若玉，知县。

吴登仕，同知。

席待聘

袁一俊，知县。

柳希惠，戊子。

宋明德，知州。

周自本

高斗，教谕。

张民表，辛卯。

王惟俭

陈九职，知县。

薛永宁

王之朝，甲午。

王正志

李冕，教谕。

陈文诏，知县。

李镜，丁酉。推官。

苏进

赵云衢

王霖

高节

陈有典

刘应奇

张如兰，评事。

李荣，庚子。

刘泽远，同知。

文炜

胡贞嘉，癸卯。

李芷，教谕。

王楫

杨尔功

曹治定

张召

王名世

孟绍祖，知州。

高迁，知州。

陈九成

马如周

陈胤丛

马斯臧，丙午。知县。

方重镇，教谕。

田毓华，己酉。知府。

张元佐

都任，壬子。

唐铉

闫思学，乙卯。知州。

王之玺，知县。

李楨，知县。

王耀，戊午。

朱民俊

李光圻，学正。
郭文灿
郑不倚，推官。
张士儻，天启辛酉。知县。
姬应鹏，推官。
刘昌
曹光复
常惺，知县。
朱朝誉
张壮行，甲子。
王士俊
郑封
王廷栋
朱在铎，通判。
张文光
孙瑜璇
王克生，丁卯。知县。
曹焯
孟觉，知县。
朱勤炯
李光座，崇祯庚午。
朱恭颯
冯士吉，癸酉。
陈四可
刘淮
孙攀桂
朱恕
李兆民，丙子。
张绍鼐
陈暹，推官。
朱振先

游允进

李廷璧

张养素，知县。

张献玺

杨铨，己卯。

孟明辅

周亮工

庄敬

陈谦，郎中。

李本滋

朱朝阳

朱朝壻

王紫绶，壬午。

张养蒙，见任教谕。

陈铤

史灿麟

李鸿，通判。

王再兴，行人。

朱郁文

陈珽，知县。

袁檐如

朱世荣

陈留县

李杰，洪武壬申。佾事。

王智，丙子科。

张谦，永乐癸未。学正。

杨珽，乙酉。

孔美

王童

范素，戊子。

文琰

乔忠，甲午。

高良，庚子。

高琛，癸卯。

张宾，知县。

王隆，宣德乙卯。教谕。

刘进

刘达，正统辛酉。博士。

王览，甲子。知县。

刘淮，景泰癸酉。同知。

杨遇春，成化戊子。知县。

刘忠，甲子。

马轺，丁酉。

尹信，弘治己酉教谕。

刘澜，知州。

刘志道，壬子。

陶俸，辛酉。户部郎中。

高福，甲子。知县。

胡福，教谕。

王辅臣，癸酉。知县。

邹介，丙子。知县。

高豫

马尧，嘉靖壬午。知县。

冯泰延，乙酉。

王康

李宋，戊子顺天治中。

孙弘化，丁酉。

李秉鲁

马时泰，丙午。太仆卿。

王廷弼，己酉。

刘欲仁，己酉。知州。

周文进，壬子。知州。

刘克孝，乙卯。知州。

崔廷试，戊午。

李邦佐，辛酉。

马翰如，隆庆丁卯。

高份，庚午。知县。

高一夔，万历癸酉。

刘芳誉，壬午。

戴云腾，知县。

孙敦化，乙酉。参政。

高维垣，辛卯。

孙万化

姚九官，癸卯。知县。

孙如兰，壬子。

马孔健，乙卯。

周鸣起，同知。

王国宾，天启辛酉。

马凌云

刘文焕

郑四端，崇祯己卯。

杞县

黄祺，洪武丁卯。御史。

楚铨，丁卯。都给事中。

杨干，洪武庚辰。员外。

杨珪，永乐癸未。教谕。

史湛

李让，戊子。光禄少卿。

巢安，辛卯。佾事。

赵忠，甲午。

高荣

张温，丁酉。知县。

崔宣

李芳

薛谦，应天府丞。

阎整

高昶，庚子。

郭振，癸卯。教谕。

李霖

柴望，光禄寺丞。

张徽

魏良

常懋，宣德丙午。知县。

鹿谦，己酉。

孔谔，乙卯。教授。

耿显，正统甲子。

万恢，丁卯。

傅安，庚午。

刘渊，太仆寺少卿。

徐绶，丙子。

边完，御史升副使。

薛芳，教谕。

李翀，教授。

马健，天顺壬午。

耿义，教谕。

袁禄，成化乙酉。知县。

李惟聪，副使。

王宽，知县。

耿珣，戊子。同知。

李琚，辛卯。

张仁

王廷章，甲午。

李愬

王廷瑞，庚子。

边寅，丙午。

陈进，弘治乙酉。

朱仙，乙卯。知县。

孙赞，知县。

丁愆，戊午。通判。

黄廷珍，知县。

张大威，辛酉。知县。

聂铅，甲子。知县。

刘时泰

刘时用，太仆寺少卿。

刘凤仪，知县。

王玘，庚子。通判。

何宽，通判。

王昱

孙怀纶，癸酉。

丁昌平，丙子。

吴杰，己卯。知县。

刘东，嘉靖。知县。

陈卜

陈情，戊子。

刘乔桂，通判。

王嘉言，甲午。

熊希豸

何思经

李履绳，庚子。知县。

林梓，癸卯。知州。

赵光迎，丙午。

李思选，己卯。

刘涝，己酉。通判。

赵晴，壬子。

陈嘉会，乙卯。解元。

刘倣

贾光大，知州。

阎立，同知。

宋克柔，戊午。

刘位

聂可允

刘仪，辛酉。知州。

李履方，通判。

林民壮，甲子。

舒景，丁卯。

李三畏，通判。

赵佑

李履正

刘升，庚午。

张凤习

李字，通判。

由义路

宋从益，万历癸酉。

袁仁泽

段允中，己卯。

李年耕

杜锦

马从龙

孙光祖，乙酉。

楚咸宾，戊子。

曹光彦，辛卯。

耿天寿

孟应鹤

秦梦熊，甲午。户部郎中。

尚三策，知县。

许明陞，丁酉。知府。

王孙昌，庚子。推官。

朱有孚

侯应瑜，知府。

孟绍伊，按察司副使。

彭革辉，丙子。知县。

刘炳文，运同。

侯应璘，己酉。

袁时芳，壬子。

李中立

田我稷，知县。

张志，戊午。

闫先行，天启丁卯。

柳如松

李来庇

马之驰，崇祯庚午。

刘圣箴

杨天驰

宋从心，癸酉。知府。

李日芳，通政司通使。

张瑚

秦景

丁盛际，丙子。

陈其猷

孟罔骝，己卯。

贾鸣珂

张元泰

耿炳，壬午。

通许县

周礼，洪武丙子。郎中。

杨莅，永乐壬午。学正。

卢猷，乙酉。兵部主事。

于升，甲午。
娄恪，丁酉。
王宁，知县。
庞伦，庚子。
石英
武贤，癸卯。
刘洗
郭孚
董恭，正统丁卯。
杨宣，庚午。教授。
夏昂，知县。
马麟，通判。
崔珽，癸酉。知县。
李钦，助教。
娄恕，天顺乙卯。知县。
刘汉，成化戊子。
沈理，知州。
刘淳，甲午。知县。
时中，丁酉。
韩玉，庚子。知县。
游汝昌，癸卯。知县。
韩进，丙午。署正。
时相，学正。
张文渊，弘治己酉。知县。
韩暹，己酉。通判。
贾希周，戊午。
张希宗，知县。
张瑶，甲子。知州。
刘崇儒，正德丙子。同知。
史臣，己卯。
李轩，壬午。知县。

刘贞一，嘉靖乙酉。知县。

张镛，隆庆庚午。

安尚礼，同知。

李云程，万历庚子。知县。

刘祖生，壬子。推官。

刘世芳，戊午。知县。

胡成鸿，己卯。

太康县

孙裔，知州。

闫纲

彭程

郭济，知府。

耿昭，知县。

朱晟

张纪，通判。

祝茂

孔昭，王府教授。

丁宣，卫经历。

陈敏

张洗

张英，知县。

王藻

王演，知县。

邵永

田润

刘庆，肃府长史。

赵懿

孔纓，王府教授。

安康，知州。

王煦，运同。

陈伟，知县。

骆奎

高鉴，知州。

萧纶，知县。

王节，知县。

李辅，知县。

袁英，同知。

孟珣，知县。

晋崑，知县。

杨琯

万贝，知县。

顾霖，知县。

冯迪

王庠

顾云，教授。

韦春，学正。

张凤翼

张鯤

贾敞

孔铨，户部司务。

张之渠

祝永顺，知县。

何维，知府。

安九思

师宗鲁，知县。

张智望，知州。

许言诗，同知。

张辂甫

姬自修，知县。

王汝训，知县。

梁云梯，知县。

刘养念，知县。

席待聘

张崇德

朱有光，推官。

郭承运，知县。

石自祐

郭世忠，知州。

张诏

轩之载

张其唯，知州。

李克让，运同。

郑其心，通判。

郭清

王瑞麟，知州。

葛附松

郭明兴，推官。

袁九章，教谕。

孙瑜璇

郭琰

魏祚永

郭宏图

轩维新

程鷗化

孙献策

鲁士毅

孔尚达，同知。

高燕鎬，教谕。

耿炳

尉氏县

王纪，洪武丁卯。吏科。

孙立，癸酉。参议。

高静，御史。

王焕，永乐癸未。学正。

孔矩，辛卯。

袁洁，甲午。知县。

齐让，丁酉。

秦雍，庚子。知县。

时敏

周鉴，癸卯。

田盛，教谕。

梅兴，知县。

孙贞，运判。

仝俊，正统甲子。知县。

孙春，成化乙酉。

张凤仪，庚子。

王选，正德丁卯。

黄廷玺，庚午。知县。

王迥，癸酉。

明九功，丙子。

左国玘

傅宗鲁，己卯。推官。

王锡爵，乙酉。推官。

马锡，甲午。

王庇

马载道，丁酉户部。员外。

翟施

徐四知

侯之宣，万历己卯。

靳于中，辛卯。

王东岱，庚子。同知。

王心密，癸未。

许可征，己酉。

石如瓚，天启丁卯。

李会，崇祯癸酉。

洪道通，知县。

高九皋，己卯。

洧川县

李节，洪武丁卯。员外。

李恕，建文己卯。

李冲，吏科。给事中。

王文，教谕。

刘进，永乐戊子。

封泽民，辛卯。

陈策，甲午。

鲁嵩，知县。

史载，丁酉。通判。

师懋，同知。

孙成，庚子。

刘汇，兵马指挥。

秦安，佾事。

朱中，癸卯。

张祐，宣德丙午。

刘锦，知县。

楚鉴，乙卯。

郝哲，景泰庚午。

刘焕，教授。

李英，成化丙午。教谕。

赵威，弘治己酉。

傅仰贤，正德癸酉。

傅朴，嘉靖庚子。通判。

师如霆，万历己卯。

王乐舜

师如山

师捷

杨文杰，天启丁卯。

陈彬，崇祯丙子。

鄢陵县

郑俊，永乐癸未。主事。

张谦，戊子。知州。

胥员，丁酉。

孙智，知州。

赵庸

班子超，学正。

薛瑄，庚子。解元。

郑得贞，知县。

卜庆，学正。

吕智，癸卯。

赵绅

牛良，运同。

柳铭，同知。

张睿，宣德己酉。

陈鼎，壬子。教谕。

王廉，正统丁卯。学正。

程鹤，景泰庚午。同知。

杜懋，天顺乙卯。

胡潭，成化乙酉。教谕。

张献，戊子。理问。

魏璋

牛缓，辛卯。运同。

孙杰，知州。

孙价

刘璟，甲午。

张弼

张瑜，丁酉。

李缓，庚子。知县。

刘珮，癸卯。学正。

王瑄，知县。

魏讷，弘治己酉。

夏璿，乙卯。

陈溥，甲子。

刘切，正德庚午。

胡东鲁，癸酉。参议。

张时兴，嘉靖壬午。知州。

陈棐，辛卯。

王玘，丁酉。知县。

轩尚朱，壬子。知县。

郑逢乾

梁策，乙卯。

王鹤年，辛酉。知县。

丁琏，附。

王来征，隆庆丁卯。知县。

陈煜，庚午。

王鹤龄，知州。

梁克从，万历丁酉。

梁廷翰，癸卯。

王会篇，知县。

苏起雒，运同。

苏守范

常自裕，丙午。

刘贲卿，俱丙午。知府。

郑二阳，己酉。

梁克顺，御史。

梁廷栋，戊午。

韩景愈

苏炳彝，天启甲子。

韩法愈，丁卯。

张鹤翼，崇祯庚午。

韩绍愈，癸酉。

扶沟县

吴夏，洪武癸酉。教授。

焦永固，癸酉。御史。

赵贯，永乐癸未。

苏温，乙酉。

杨鼎，辛卯。

罗俊，庚子通判。

王纶，庚子。

黄谦，癸卯。

焦璟，宣德己酉。知县。

张峇，乙卯。教谕。

严宪，正统丁卯。

张凯，景泰庚午。同知。

张翊，天顺己卯。知县。

刘振，□□。知县。

罗赞

刘综，成化丁酉。知县。

聂珂，庚子。通判。

严兰，知州。

范学，癸卯。

罗玘，丙午。解元。

高达

李全，知县。

刘思恭，弘治甲子。

何岩，正德丁卯。

曹嘉，庚午。

罗珲，癸酉。

李木，丙子。

杜绍，丙子。

王宝，嘉靖，壬午。

赵锈，壬午。

李枝，壬午。

刘柬，戊子。同知。

刘自强，辛卯。

陈周，丁酉。

刘第，庚子。

何岑，通判。

穆铎，己酉。

关绅

刘自养，壬子。

杜化中，戊午。

刘自存，甲子。

郝维乔

李四维，隆庆丁卯。知州。

何出图

杜津，万历癸酉。知县。

李如松，丙子。

马负图，己卯。知县。

何出光，壬午。

卢传元，壬午。

张笃敬，甲午。

李冕，教谕。

刘泽深，庚子。

卢荣春，癸卯。知县。

何稽武，丙午。

赵玄曜，乙卯。

周鸣凤，天启辛酉。

王真卿，兵部主事。

杜俊章，辛酉。知县。

刘恩泽，崇祯庚午。

卢世扬，癸酉。

常攀桂，壬午。

中牟县

阎骥，洪武丁卯。刑科。

魏珪，庚午。

潘扩

刘杰，知县。

朱仪，癸酉。同知。

王克己，礼部。郎中。

王盛，丙子。知县。

种善

张忠

慕志远

张参，戊子。知县。

耿立，同知。

董淳，辛卯。

朱芾，甲子。知县。

吕贡

赵贤，丁酉。知县。

刘义，庚子。

安中，顺天中式。

刘恭，癸卯。

武修，知州。

刘洪，知县。

孟庄，宣德丙午。

王翰，壬子。知县。

张楫，乙卯。国子学正。

张祐，正统辛酉。教谕。

李儒，景泰庚午。知县。

张翼，丙子。

郑纪，成化甲午知县。

冉鼎，丙午。知县。

王汝清，己酉。

袁永年，教谕。

张翰，壬子。通判。

张启，甲子。知县。

李坤，知县。

王胤贤，正德丙子。

王胤明，嘉靖壬午。

张木，知县。

冉崇儒，乙酉。运判。

冉崇礼，戊子。

刘时进，庚子。

林桂，丙午。知县。

朱大纪，知县。

毛志忠，辛酉。通判。

张孟男

冉梦松，甲子。

毛墀，壬午。同知。

丘东里

张民表，辛卯。

刘之风，庚子。

冉儒能，己酉。知州。

孙文熠，壬子。

田守凤，乙卯。

周公辅，崇祯庚午。

阳武县

蒋冕，洪武甲子。知县。

段懋，丁卯。断事。

辛骥

张郁，丙子。

夏永，永乐戊子。

靳庸，辛卯。断事。

刘瑶，永乐甲午。

黄钦，丁酉。

杨信，庚子。教谕。

张復，癸卯。知县。

张谨

田澍，宣德壬子。教谕。

王铎，景泰癸酉。同知。

萧盛，成化戊子。

王庆，辛卯。

单教，癸卯。运判。

王宝，丙午。知县。

吴英，弘治己酉。知县。

张道，乙卯。教谕。

藺珮，辛酉。知县。

吴景晨，嘉靖戊子。通判。

李邦臣，癸卯。知县。

王用中，万历庚子。

索克镇

原武县

韩春，永乐乙酉。

徐敏

孔夔

阎珏，知州。

刘衡

赵玓，教授。

苏斐

吴亨

赵懋

杨铎，宣德壬子。

薛瑄，教授。

宣铭

钟成，正统辛酉。

马驯，长史。

胡珍，俱正统时中。

陈良，教谕。

赵愨，教谕，俱景泰。

娄玆，天顺时中。教谕。

杨璲，成化丁酉。

胡显

杨瓚

王洪，俱成化中时。

桑蓁，弘治中。

袁泽，知县。

高自修，同知。

李金，知县。俱正德。

阎邦宁，嘉靖甲子。解元。

胡希舜，甲子。

高世雨，隆庆丁卯。

马骥，知县。

冯师孔，万历乙卯。

师教隆，推官。

赵明远，戊午。

封丘县

吕鹏南，永乐乙酉。知州。

张震，乙酉。知府。

曹贯，戊子。

李节，甲午。知县。

彭宁

刘谦，丁酉。教谕。

宋秉彝，庚子。

孙显，癸卯。

高亮，宣德丙午。序班。

方显，乙酉。教授。

石龄，壬子。

谢宁，丁卯。教授。

黄绂，正统戊午。

李伟，辛酉。

晁铨，辛酉。知府。

黄鉴，丁卯。教授。

周和，景泰庚子。教谕。

刘振，丙午。孔目。

韩谨，天顺己卯。教授。

贾宣，知州。

吴雄，成化戊子。知县。

刘珩，戊子。推官。

郑哲，辛卯。

姬能

高璘，甲午。

刘廷瓚，甲午。德州长史。

李振纲，庚子。

方德懋，癸卯。御史。

黄彬，丙午。工部司务。

韩鏐，正德庚午。同知。

王洧，癸酉。

王懋，弘治壬子。

刘继德，嘉靖。

陈俎，戊子。

张冲霄，丙午。知县。

刘桂芳，己酉。知县。

王佐才，己酉。知县。

郭斗

边有猷，隆庆庚午。

卢时茂，万历戊子。知县。

郭维屏，知府。

张镛，万历辛卯。知县。

薛永宁，辛卯。知县。

边之靖，癸卯。

李嵩阳，庚午。右参议。

万化，壬午。参议。

延津县

周升，洪武己卯。知县。

李本，永乐壬午。

鲍存礼，辛卯。御史。

党铭，丁酉。

刘仪，丁酉。

杨盛，辛卯。

朱瑄

王宣

李安，知县。

陈常

希颜，癸卯。知县。

关聪，宣德壬子。

李俊，正统辛酉。知县。

吕文，甲子。知州。

刘湘，成化庚子。知县。

宋响，丙午。

周璠，弘治己酉。通判。

宋奎，戊午。

申弘，甲子。知县。

周卿，正德己卯。

张琰，嘉靖壬午。主事。

周密，辛卯。通判。

宋守志，丁酉。

周诏，辛卯。

杨旂，壬子。

杨谥

周宠，乙卯。通判。

周咏，戊午。

李承选

姚时邻，知县。

李戴，辛酉。

刘致中，甲子。

黄存义，万历丙子。

李阶，己卯。知州。

焦思忠，同知。

周六书，乙酉。

申如埏，乙酉。通判。

李继祖，甲午。同知。

申廷撰，己酉。

屈可伸，甲午。

张四明，壬子。

杨应旌，知州。

耿国瑞，乙卯。知县。

李孟男，戊午。

杨林栋，通判。

周六一，天启辛酉。

耿宗纯，学正。

关亮采，崇祯癸酉。

宋昌胤，壬午。

兰阳县

楚温，洪武科断事。

杨全

张辘，庚午。

孙敏

张蛟，教谕。

刘琰，己卯。

常宜善，教谕。

士明善，永乐癸未。

牛麟，永乐乙酉。府丞。

左忠

岳政，戊子。

邵旻，辛卯。

张志善，序班。

张孚，甲午。

李琦

孙修，丁酉。

郭原，按察司副使。

丘升

贺宗源

张蟠

邢端，庚子。

郑良，癸卯。

牛瑾，潘府纪善。

丘陵，己酉。解元，布政。

毛伦，宣德壬子。教谕。

王澍，乙卯。顺天中式。

董琮，正统丁卯。

郭钝，景泰庚午。审理。

王琚，顺天中式。

毛存诚，癸酉。御史。

宋兰，丙子。

石璘，通判。

程濬，天顺己卯。长史。

李愚，知州。

姜宣

袁端

毛泰，壬午。

丘璐，成化乙酉。

郭醇，戊子。教谕。

常遵，甲午。知县。

常经，知县。

丘珙，丁酉。知县。

贾通，知县。

段绅，知州。

朱洽，知县。

刘鉴，庚子。

纪经纶

卢锴，知县。

许廷弼，弘治己酉。

丘曙，知县。

武钺，知州。

赵珣，教谕。

袁冲

李铉，辛酉。知州。

武信，知州。

王璿，甲子。知县。

杨士魁

燕洧

郭凤，正德丁卯。知州。

张志道，同知。

张文魁

袁咨，通判。

黄永锡，庚子。通判。

管宗彦，知州。

燕国宝，丙子。

黄世龍，己卯。知县。

武重光

毛珣，嘉靖戊子。知县。

李希程

许槩，辛卯。

梁佐，丁酉。云南中式。

徐濂，壬子。苑马寺卿。

李懋光，辛酉。知县。

李希尹，知县。

田乐义，甲子。

李希召，隆庆丁卯。解元。

常自新，知县。

艾维新，万历壬午。

萧元焘，知县。

惠栋，知县。

李一桂，己酉。

梁治麟，壬子。

王敷极

傅凤翼，戊子。

王泽允，辛酉。更名岸登。

王承惠，天启甲子。知县。

梁羽明，天启丁卯。

陈衷一

武备

常曰泰

张天机，崇祯庚午。

侯良翰

史载笔，更名载。

王建极

汪宇，丙子。

韩范

程佺，己卯。

卜汝弼，壬午。改曹叶卜。

仪封县

赵澜，洪武庚申。

李博，庚午。

刘宪

王瑾，永乐辛卯。知县。

张振，甲午。

王文，知县。

杜裕，教谕。

尚忠

张鉴，丁酉。

冯善

李聪

潘刚，庚子。

陈经，长史。

徐恭，开成。苑园长。

侯庆

季宗，癸卯。

赵孜

史仪，宣德壬子。

韩仪，教谕。

高谦，乙卯。学正。

刘学，正统戊午。

陈清，丁卯。

胡福，景泰庚午。

张升

翟通，丙子。

张祐

白凤

傅允

左辅，天顺己卯。教谕。

杨俭，知县。

张瑛，壬午。知县。

赵杰，教谕。

戴经，成化乙酉。通判。

杨谧

李诚，戊子。教谕。

吴贤，运同。

田耕，辛卯。

岳思忠，甲午。同知。

安庠，庚子。知县。

李宗仁，知县。

郭廷珪

史举，癸卯。兵马指挥。

尚鸾，知县。

赵希魁，同知。

贾廷辅，顺天中式。

侯俸，丙午。知州。

杨润，工部司务。

张原明，弘治乙卯。

李应辰

王廷相

李东熙，戊午。解元。

郭维藩

刘大谟

李应祯，运判。

侯锡

冯泽，辛酉。知县。

张大威，知县。

雷启东，甲子。

张汉卿，正德丁卯。

杨魁，知县。

李世臣，庚午。知州。

毕伸，癸酉。户部主事。

王教，丙子。

马国贡，知县。

徐道存，乙卯。知县。

戴玉，嘉靖壬午。知县。

左翼，乙酉。长史。

温伯仁，甲午。知县。

扈廷相，丁酉。

谢梦显，庚子。知州。

赵秉中，通判。

杨仲经，癸卯。知州。

张卤

张尚恒，戊午。

戴一松，万历己卯。同知。

张凤彩，丁酉。

郭世华，天启辛酉。

马从龍，甲子。

曲昌，崇祯丙子。

王仁普，壬午。

新郑县

焦润，洪武丁卯。户科。

张骥，庚午。学正。

侯麟，癸酉。教授。

鲁智，癸酉。

田继贤，永乐癸未。

郭荣，甲午。教授。

牛兴，甲午。知县。

许忠，庚子。

邵温，庚子。

褚茂，癸卯。

端中，宣德丙午。
邵进，正统辛酉。
刘槃，丁卯。
徐经，景泰庚午。知县。
张拱，癸酉。知县。
靳艺
史崑，天顺己卯。同知。
周道，己卯。苑马少卿。
高瑑，成化乙酉。
郭缓，丁酉。知县。
史载德，癸卯。
符章，丙午。知县。
高魁，丙午。工部郎中。
杨同，弘治己酉。知县。
周棠，正德丁卯。知县。
周栾，丁卯。知县。
高尚贤，庚午。解元。
杨自勤，癸酉。通判。
高拱，嘉靖戊子。
杨自効，知县。
高捷，甲午。
高才，己酉。督府经历。
阎邦克，隆庆丁卯。知县。
毛节，庚午。
宋惟俊，万历癸酉。
范藻，癸酉。
蔡士廉，甲午。知县。
王良臣，甲午。同知。
王敕，丙午。知州。
刘绍芳，己酉。知县。
秦毓秀，戊午。

刘承源，天启辛酉。

秦毓庆，崇祯癸酉。

万上，己卯。

刘伟，壬午。

陈州

刘英，洪武庚午。教授。

孟镛，庚午。御史。

王仪，癸酉。知县。

阎升，永乐甲午。知县。

张英，甲午。知府。

于奎，丁酉。副使。

颜豫，丁酉。户部郎中。

朱濂，癸卯。

卢慎，知县。

吕璘，僉事。

马嵩，宣德壬午。

刘鉴，正统甲子。知县。

李岷，景泰癸卯。僉都。

吴增，癸酉。知县。

刘瑛，丙子。通判。

刘清，天顺己卯。知县。

胡骥，成化戊子。

马昂，甲午。知县。

李伦，庚子。通判。

王良臣，丁酉。

刘祯时，癸卯。知县。

刘一清，知县。

严玘，丙午。知州。

徐汪，弘治己酉。同知。

张维，壬子。教授。

彭岱，正德庚午。

王舜民，癸酉。知县。

李尚年，丙子。

鲁大吉

朱凤，己卯。

沈弘彝，嘉靖己酉。

司继祖，知州。

彭大有，辛卯。

何学礼，丁酉。知县。

韩尚义

谢孟金，癸卯。

刘芳闻

吴恩义，知县。

卢尚志，知州。

张廷槐，丙午。知县。

张渊

白梅，知县。

刘淳，辛酉。

纪朝宗，壬子。解元。

陈朴，甲子。

鲁一侗，隆庆庚午。知县。

胡萃，万历癸酉。知县。

魏体乾，知县。

张养志

谢善教，丙子。

崔应夏，知县。

张正学，乙卯。

季道统，壬午。

宋一韩，己酉。

王修行，戊子。

崔应期，甲午。

赵时雍

董都，丁酉。通判。

刘思温，庚子。

俞致中

吴一阳，丙午。

朱之祯

齐自新，己酉。

于之大

谢用光，壬子。

杨镇原，乙卯。

吴道泰

齐国佐

胡定，戊午。

季之骏

王寿爵

黄钦诏，天启辛酉。

张体仁，甲子。

赵舒日

祁嘉栋

罗迪都，丁卯。

万世显，崇祯癸酉。

张瑱

郑廷弼，丙子。

刘相机，己卯。

罗广韵

许尔玄

西华县

杨谦，洪武丁卯。

刘让，永乐科。

赵宁，癸未。同知。

田籽，乙酉。教谕。

贾肃，同知。

张升，天顺己卯。同知。

常瑄，壬午。

李澄，成化丁酉。

王璉，通判。

周朱，弘治中式。知县。

马鲂，辛酉。通判。

韩涇阳，甲子。通判。

牛相，教谕。

王介

王澜，正德庚午。

宋科，嘉靖辛卯。

王字民，庚午。

张良魁，甲午。

王敬民，隆庆中式。

田养盛，万历中式。

张善教

胡嘉栋

金励，辛卯。

王省身，甲午。

王所梦，庚子。

胡嘉标，癸卯。

张善政

张善继

朱之祯，丙午。

胡嘉桂，己酉。

姚德溥，知县。

王驭世

何完初，壬子。

尹自养，知县。

金阙颺，乙卯。知州。

张含光

冯鸣鹤，天启辛酉。

孙述宗，甲子。

马呈瑞

王鼎镇，崇祯庚午。

理鬯和，壬午。推官。

吴中奇，壬午。

商水县

王溢，通政司参议。

萧淮，知县。

王荣，知县。

王怀兗，知州。

王怀忍，知县。

柴士元，按察司知事。

胥聪，同知。

王吉，知县。

康镛，州同。

王徹，知县。

单启

高古，知县。

刘沛然

隋大经，知州。

王问道

王风淳，知县。

项城县

李守岳，洪武庚午。

张均，甲子。同知。

张焘

韩楨，己卯。

庾肱，永乐癸未。

赵精，乙酉。学正。

冯瑾，戊子。同知。

彭翔，辛卯。

王礼，卫经历。

李询，甲午。

钟铭

张哲

刘镛，丁酉。御史。

李鼎，宣德壬午。教授。

贾宾，乙卯。王府教授。

牛谅，正统甲子。同知。

黄端，丁卯。

杨惠，景泰庚午。

李用，戊子。教谕。

黄璠，天顺己卯。知县。

袁俊，壬午。太仆少卿。

丁璘，成化乙酉。教谕。

李文，戊午。

任继祖

张日升，丁酉。

张遇，庚子。

任昂，弘治乙卯。知县。

娄志德

阎廷梓，隆庆丁卯。知州。

马文焯，万历甲午。知县。

王廷栋，丁酉。

卫道，癸卯。

李行志，己酉。

阎炤，知州。

马斯和，己酉。顺大中式。

阎煖，壬子。

阎坦，戊午。

韩士荣

东存敬

陈丹陛，辛酉。

张弘志，甲子。

黄从贵，知县。

刘泽寰

田辟，崇祯丁卯。

赵颖

沈丘县

卢元恺，正德庚午。长史。

王洧，癸酉。知县。

谢弼，嘉靖辛卯。知县。

张四术，隆庆辛卯。知县。

李如霖，天启辛酉。知县。

许州

吴谦，洪武甲子。解元。

张辅，卫知事。

郭升，丁卯。知县。

杨斌，丙子。学正。

周诩，己卯。同知。

张季，永乐癸未。教谕。

王琰，学正。

刘俊，戊子。

王楫，辛卯。

陈逵

陈恭

时永

杨复

赵瑞，甲午。

李衷

姜熊

杨昱，失年。

王佐，通判。

孙安

王坝，景泰庚午。

王安

陈兴，癸酉。知县。

李雄，丙子。

刘温，教谕。

屈泰，天顺壬午。

陈忠

吕璋，成化戊子。

郑源，甲午。知县。

刘用章，丁酉。教谕。

丁顺，癸卯。

刘瑄，丙午。

阎魁，弘治己酉。

王翊，乙卯。同知。

李潺，辛酉。

陈江，正德庚午。知州。

卫钰，知县。

卢辅，嘉靖壬午。

李檟，乙酉。

丁时政，知州。

魏廷萱，辛卯。

魏廷芹，甲午。知县。

卢际可，丁酉。知县。

徐洛，庚午。

魏卯，丙午。

李维勤，己酉。

陈枫

卢修可，壬子。

王进朝，乙卯。知县。

魏澧，辛酉。

吴永裕，隆庆庚午。御史。

卢懋德，知县。

王以旌，万历己卯。知县。

谷乐民，壬午。知县。

徐斗牛，戊子。

王家栋，戊子。知县。

张思恭，甲午。同知。

王鼎臣，庚子。知县。

曾克慎

苏继欧，癸卯。

孙濬，丙午。

孙织锦，己酉。

甄伟璧，知州。

卢昆兴，天启丁卯。

卢六艺，崇祯丙子。布政。

临颍县

朱岩，洪武丁卯。

严节

罗瑛，丙子。

耿俊

李智

郭魁，永乐戊子。

孟愉，辛卯。教谕。

尚文，知县。

郑勛，淮府审理。

程翔

吴旻，甲午。教谕。

赵礼，丁酉。

杨辉，庚子。

李埜

张中，知县。

耿益亨

刘俊，宣德丙午。助教。

黄正，己酉。

耿谦亨，正统戊午。

王祯，景泰庚午。

尚敬，丙子。

张文，教授。

邢曙

杨盛，天顺己卯。

刘盈，成化己酉。推官。

高腾，辛卯。知县。

孙誉，丁酉。

任鉴，癸卯。

梁锦，丙午。

赵珍

贾咏，弘治己酉。解元。

王润

杜宏

谷钟仁，知县。

崔文，壬子。解元。

解理，知县。

赵景鸾

王金，辛酉。

邢城，正德丁卯。

贾兰，通判。

谷钟英，知县。

王景明，庚午。

耿希显，知县。

梁沂，知县。

杜桐，癸酉。

谷钟麟，知县。

贾汝淮

贾繁

高士，通判。

杜柟，丙子。

赵光

尼江

王守训，己酉。

谷雍，嘉靖戊子。

贾晓，知州。

谷嵩，丁酉。同知。

贾淮，知县。

邢守庭，癸卯。

张士特，万历己卯。知县。

刘斯原，癸酉。

尚来宣，壬午。

谷邵颜，甲午。知县。

姚德溥，己酉。知县。

谷之东

崔攀龙，崇祯癸酉。知县。

襄城县

王艺，参议。

李恒，洪武丁卯。

方准，庚午。教谕。

张谷，建文己卯。教谕。

许廓，己卯。兵部尚书。

杨献，永乐癸未。

盛遴，己酉。户部郎中。

黄琰，辛卯。

王振，甲午。

吴通

张颢

盛瑄，知县。

辛昇^[1]，丁酉。教谕。

翟善，庚子。佾事。

田春

傅彬

鲁昭

刘源

曹玠，教谕。

孙杰，癸卯。教谕。

李纹，教谕。

司正

魏敬

张璉，知县。

时泰，宣德丙午。

井源，己酉。教谕。

李约，壬子。教谕。

蔚智，乙卯。

崔岩

吴振，正德戊午。教谕。

王瓌，甲子。

苏斌，教谕。

李敏

田臻

郭安，丁卯。解元。

辛访

王杲

翟绍，景泰庚午。教谕。

盛征，知县。

[1] 昇，同“鼎”。

郭伦

常宁

盛海，癸酉。教谕。

盛懋，丙子。同知。

李厚，教授。

颜福，教授。

徐霖，天顺壬午。

高崧，成化乙酉。

张淮

崔恩

王锦

盛璫，戊子。知县。

蔚泽，长史。

盛奎，甲午。

李珉，丁酉。知县。

杜纯

常新

崔溱

田墀，庚子。御史佥事。

李定，知县。

戴浩，癸卯。通判。

冯瑄

王銮

樊越，知县。

盛鹏，丙午。太仆少卿。

鲁信，知县。

高瓌，弘治己酉。通判。

吴九成，教授。

高璿，壬子。教谕。

孙麒

方镗，戊子。知县。

乔仪，辛酉。教谕。

刘进学，正德丁卯。知县。

姚汝霖，丙子。

姚汝皋

王继祖，知州。

李玠，嘉靖壬午。

王纳言

井震，乙酉。知府。

姚汝籽，戊子。知府。

姚汝稷，辛卯。知县。

王纳谟，甲午。

杨冀龙，丁酉。知县。

辛自修，己酉。

高伟，壬子。同知。

高镫

姚烛，乙卯。运判。

辛自明，知县。

李继荣，知县。

高三益，长史。

周程，戊午。知县。

李廷试，辛酉。

井汲

姚继可，甲子。

冯露

张宁，万历乙酉。

井济，戊午。

张永祺，天启辛酉。

傅廷献，甲子。

崔璞，丁卯。主事。

万廷蕙，崇祯庚午。

张赞，壬午。

鄆城县

芮翀，洪武癸酉。

刘顺，丙子，解元，礼科。

阎敏中，己卯。

马骧

姚潘，永乐乙酉。

张勛，提举。

王亨，戊子。

韩敬，辛卯。

张揖

张礼

王忠，甲午。

甘源

黄璲

贾玉，卫经历。

叶宗本，教谕。

宋彬，乙酉。兵马指挥。

沈翔，庚子。

刘玘，宣德丙午。

沈瑀，景泰庚午。知县。

李仁，癸酉。教授。

柴山，成化乙酉。推官。

孟璇，戊子。

赵进，丁酉。

李凤，同知。

黄得成，癸卯。知县。

刘较，正德庚午。

杨旦

徐固，癸酉。

赵应式，知州。

谢朝阳，丙子。知县。

彭存诚，己卯。知县。

陈玘，嘉靖壬午。

陈可

陶汝弼，庚子。

谢三诏，万历己卯。同知。

艾益善

陈岱，乙酉。

谢颜教，庚子。

谢思教，己酉。

杨益智，戊午。

李发愚，天启辛酉。

张经略，甲子。

春开荣，丁卯。

李豫，天启辛酉。

张经猷，兵马指挥。

周道新，丙子。

李贲

高翀

王梦桂

长葛县

高友常，洪武丁卯。主事。

孙祯，丙子。知县。

王瑁，永乐乙酉。提举。

张友常，戊子。通判。

王镛

吕通，辛卯。

柴望，光禄寺丞。

刘溥，丁酉。

王琰

怀敬，庚子。

张晟，癸卯。学正。

罗贵，正统己酉。

张纶，天顺己卯。教谕。

车明理，甲午。

张昂，正统丁卯。

车庞，癸酉。知县。

邓凤，嘉靖戊子。知县。

宋惟馨，壬子。知县。

张苾臣，壬子。知县。

袁作相，万历戊子。知县。

曹诗，丁酉。

丁君明，癸卯。

李春英，丙子。知府。

赵佳凤，天启丁卯。

孟良屏

黄朝荐，崇祯癸酉。

邢国玺

李青芝，丙子。

孙麟种，壬午。

禹州

刘郁

郜迪，洪武甲子。知府。

郝恒，应天中式，员外。

李忠，丁卯。

李顺

马骥，丙子。

朱宣

萧升，己卯。教谕。

祝铭，己卯。参政。

刘纲，己卯。

王侃，永乐癸未。

陈懋，教谕。

韩直，学正。

滕远，教谕。

刘质，教谕。

王善，通判。

郭顺，教授。

黄理，乙酉。

樊俊，卫经历。

田耕

李性，戊子。知府。

边宁，文渊阁纂修。

马彦，通判。

刘哲，督府经历。

袁亨，辛卯。

李运，甲午。

安然，丁酉。

萧暹，庚子。

刘宗源，癸卯。知州。

李端，癸卯。

刘溥，正统戊午。通判。

蒋瑄，甲子。

古统

马文升，丁卯。

赵源，景泰庚午。知府。

张福

张庆，同知。

连祥，天顺己卯。知县。

王定，壬午。知县。

古绅，知县。

刘宇，成化乙酉。

刘震，辛卯。知县。

尚信，知县。

张时懋，丁酉。通判。

王璋，知州。

徐士彬，庚子。知县。

边溥，癸卯。知县。

徐永，丙午。

刘儒，弘治己酉。知县。

王时雍，壬子。知县。

刘仁，戊午。

李兰，山东乡试。

李升，辛酉。长史。

安廉，教谕。

徐暘

刘坚，知县。

李纬

董弼，甲子。知县。

马希仁，通判。

李谟，正德丁卯。知县。

马希龙

任洛，庚午。

党以平

张仁

王尚志，知县。

马纪

李璿，癸酉。通判。

周谧，知县。

薛汲，丙子。

张鯤

朱重光，己卯。知县。

王卿，教谕。

谢泳，嘉靖壬午。知县。

杨得仁，知县。

杨亨，戊子。

范守平

郭学书，太仆寺少卿。

魏尚纶，辛卯。

彭震

魏尚纯

王用贤，知县。

李乘云

李凌云，甲午。

尹乐尧，知州。

尹乐舜，光禄寺少卿。

李登云

陈尧光

宋时，知县。

史策，丁酉。知县。

赵佩，知县。

刘希仁，知县。

冯九韶，知州。

马斯臧，庚子。

杨谐，教谕。

刘服膺，知县。

徐衍祚

赵守义，知县。

王嘉孝

孙观，癸卯。知县。

郭从义，知县。

李嘉禄，通判。

任应龙，丙午。知县。

董世彦

李芬

刘赓，通判。

宋国用，通判。

马斯徂，己酉。通判。

李用宾，知州。

苗自硕，知县。

郝守业

宋国祚，知县。

倪佳僕，壬子。

王尚才，乙卯。通判。

安九域，辛酉。

连格，甲子。

赵崇德，隆庆丁卯。通判。

陈东阳，庚午。

连得志，知州。

陈经济，万历癸卯。

李文郁，丙子。

陈所职

马慤

董九贡，己卯。

程一才，通判。

李苾，知县。

连标，壬午。

董九叙，知县。

彭文彦，乙酉。学正。

张任重，通判。

苗有秋，知县。

杨蕙，戊子。知县。

王述古

陈洪猷，知县。

李公辅，甲午。

连加职

席良贵，知县。

李熺，丁酉。教谕。

安允元

赵日宣，庚子。知州。

文炜，知州。

张升一，癸卯。知县。

王则吉，丙子。

谢懋赏，己酉。知县。

顾尧臣，壬子。

刘调羹

连得民，乙卯。

董学益，天启辛酉。

陈笃睦

李从绳，知县。

项营，甲子。

余爵

苗时望，丁卯。

陈尔闻，庚子。

戴宗召，癸酉。

赵来鸣

党鸣鹤

密县

张纯，洪武丁卯。学正。

方举，永乐乙酉。同知。

董聪，甲午。知县。

张全，丁酉。御史。

张骐，庚子。同知。

孟颀，景泰庚午。

楚恺，教谕。

楚麟，天顺。

刘楫，成化甲午。知县。

欧阳周，弘治己酉。

阎周民，嘉靖戊子。知州。

黄缙，嘉靖。

郭逵，万历癸酉。同知。

文炜，庚子。知州。

王慎行，天启辛酉。

冯昌期

马体健，丁卯。

韩继文，崇祯丙子。

陈锜，壬午。

郑州

扈哲，洪武甲子。

翟良，知县。

吕威

王彰，丁卯。右都御史。

陈本，丙子。

许麟，己卯。

王暹，己酉。

陈纪，永乐辛卯。

邢恭

道中，都司经历。

周廉，副使。

岳山，卫经历。

王衡，甲午。知县。

张燧，丁酉。卫经历。

曹约

傅铨，庚子。同知。

马振，癸卯。

弓苾，宣德丙午。

李春，乙卯。解元。

张瑛，教谕。

黄福，戊子。教谕。

冯本，正统辛酉。

黄锦，丁卯。知县。

王瑑，景泰庚午。

段清，知县。

黄庆，天顺壬午。知县。

张政，成化乙酉。

冯广

刘镗，知县。

白文晟，戊子。知县。

李希哲，甲子。

连纹，丁酉。知县。

马文辉，庚子。推官。

曹宗琰，丙午。参政。

杨怀，弘治乙酉。知县。

孙绶

傅民极，知县。

段玘，壬子。泾府纪善。

连世祿，乙卯。知县。

曹来旬

苏澍，戊子。通判。

袁文光，知县。

李廷俊，辛酉。户部员外。

常景春，甲子。知县。

曹来聘，正德丁酉。

王汝衡，知县。

连登，庚午。知县。

马应元

刘万，癸酉。知州。

曹来宾，嘉靖壬午。知县。

常涑，壬午。通判。

孙渐，乙酉。

王继洛，甲午。

卢煌，庚子。

孙荣仁，丙午。

张永礼，壬子。知县。

于世恩，甲子。知县。

李金相

胡自化，隆庆丁卯。知县。

刘若时，丁卯。知州。

黄通理，隆庆丁卯。

赵完璧，庚午。知县。

王聘用，万历癸酉。推官。

周官，丙子。知县。

常心，己卯。

任自省，乙酉。

阎同宾，辛卯。

卢琚，甲午。知州。

刘得寿，丁酉。知州。

魏尚贤，庚子。

阴化阳，户部郎中。

赵耀，丙午。

弓省矩，天启甲子。

毛文炳，丁卯。

王化世，教谕。

刘芳誉，崇祯己卯。

李芬，壬午。

荜阳县

岳麟，洪武癸酉。御史。

刘俊，永乐癸酉。教谕。

路儒，乙酉。兵马指挥。

马骏

王贯，戊子。

杨琮，丁酉。卫经历。

戴升

阴陞，知县。

崔献，知县。

茹公用

冯潜，庚子。泰府典宝。

郭復，癸卯。教谕。

鲁敏

马骥，教谕。

陈璫，知县。

赵箕

费永年，宣德己酉。教谕。

吉庆，参政。

宁铎，壬子。教谕。

米有年，正统辛酉。教谕。

田轸，甲子。知县。

阴瑁，景泰庚午。知县。

楚纶，教谕。

宁醇，癸卯。教谕。

阴玺，知县。

崔仪

阎恕，天顺己卯。

阴豫，教谕。

马政，壬午。知县。

宁汝愚，通判。

马辂，知县。

茹艺，成化戊子。

王广，州判。

兰琛，辛卯。知县。

楚荆瑞，丁酉。

阴缙，知州。

阴纓，庚子。解元。

崔继学，弘治己酉。通判。

张恂，壬子。长史。

苏民，正德庚午。员外。

楚儒，癸酉。

赵弘，嘉靖己酉。

王真儒，甲午。知县。

李灿，万历丁酉。知府。

马德懋，丙午。知县。

张绍载，知县。

李宗泌，壬子。

张凤毛，崇祯庚午。

杨朝柱，己卯。

史编

荥泽县

许彬，洪武丁卯。

许敏

马健，庚午。

刘泰，癸酉。

马骏，永乐甲午。

孙俨，丁酉。右参议。

常庸

干骥，癸卯。知县。

冯钦，正统丁卯。知县。

殷宏

胡复，景泰庚午。知县。

于琛，教谕。

冯郁，天顺壬午。教谕。

孙濂，成化戊子。

冯本诚，辛卯。同知。

马显，丁酉。

朱智，癸卯。

冯敏，壬子。

马豸，嘉靖壬午。知县。

孙良心，甲午。知州。

黄文选

邵连伟，万历丙午。知州。

岳发祥，崇祯庚午。

宗良弼，壬午。

河阴县

毛整，同知。

张增，知州。

张日可

张洁，知县。

李荣任，推官。

张日翼，同知。

李应春，礼部主事。

谈国宦，户部主事。

王讲，己卯。俱失年。

汜水县

仝雱，永乐乙酉。布政。

卫仪，甲午。

刘楫，顺天中式。知县。

郑颜，丁酉。

赵仲德

李沉生，癸卯。

陈铨，宣德乙卯。

陈钝，正统甲子。教授。

石磐，景泰癸酉。

秦海，教谕。

戚逊，天顺壬午。

曹鉴

张盛，成化乙酉。

张绍，戊子知县。

吕韶，辛酉。推官。

禹凯，庚子。教谕。

李思明，弘治甲子。知县。

陈璟，正德丁卯。知县。

陈万言，庚午。

郑交

宋官，通判。

郑雍，嘉靖己酉。知县。

赵应元，戊子。知县。

宋宸，癸卯。教谕。

王汝浹，山西中式。

赵之韩，乙酉。知州。

禹好善，万历壬子。

孙份，天启丁卯。知县。

张予怀，崇祯癸酉。

国朝

顺治乙酉科

夏雨甸，杞县。

孙珙，杞县。

徐荣，杞县。

潘朝冕，杞县。

彭羽廷，杞县。任教谕。

李瑄，荥泽。

禹昌际，汜水。

孟学孔，郑州。

田启龙，襄城。

贾壮，襄城。

李溥，郟城。

毛如玠，襄城。

贾攀鳞，汜水。

杨润生，杞县。

李善感，祥符。

郭起凤，中牟。

赵映乘，祥符。

曹之锦，仪封。

堵之磐，阳武。

李岱阳，封丘。

王玠，祥符。

丙戌科

李缙陞，荥泽。

李焯，延津。

李经国，河阴。

董秀莲，郑州。

沈士秀，荥泽。

李纯质，郑州。

棖孕秀，封丘。

王嗣定，仪封，任知州。

毛斌然，郑州。

张经邦，鄆城。

金鸣珂，通许。

李登鳌，兰阳，任推官。

马呈彩，杞县。

孙胤光，兰阳。

刘之宗，陈留。

高显，杞县。

梁熙，鄆陵。

鲁大昌，杞县。

李凤彩，陈留。

禹昌胤，汜水。

杨可生，阳武，易名春泰。

刘嗣美，陈留。

王永，鄆城。

冯熙世，鄆城。

张光祖，新郑。

张凤翮，西华。

胡毓英，鄆陵。

较于亲，中牟。

戊子科

徐永昌，仪封。

周世昌，延津。

孟罔驢，杞县。

王鼎基，西华。

王廷璧，祥符。

王琨，荥泽。

贾还朴，洧川。

吴服越，祥符。

白藻，祥符。

张尔韬，阳武。

孟光显，延津。

张文灿，仪封。

刘佐，鄆陵。

何际美，扶沟。

崔登云，太康。

刘灏，陈州。

王善谏，太康。

梁廷扬，鄆陵。

魏法尧，郑州。

罗芝征，扶沟。

方策，祥符。

杜长春，封丘。

杨士蕴，禹州。

张凤翼，西华。

常锡胤，鄢陵。以下京闈。

杨鹤年，原武。

万泰，封丘。

尚金章，仪封。

侯抒愤，襄城。

陈一太，郑州。

张抱，郑州。

辛卯科

张悌，祥符。

周令树，延津。

耿应张，襄城。

王璲，滎泽，任教谕。

王廷献，商水。

马充，阳武。

朱琦，陈留。

卢铸，兰阳。

彭启明，中牟。

赵珙，沈丘。

王汇，仪封。

谢檠，鄆城。

陈鼎，祥符，任教谕。

赵平格，祥符。

侯殿邦，仪封。

宋逢泰，临颖。

郭俊，鄆城。

阎泽长，密县。

赵文炳，仪封。

梁梦泰，鄢陵。

侯元棐，杞县。

张正志，荥阳。

黄复旦，陈留。

王永昌，尉氏。

弓省枢，郑州。

耿念劬，杞县。以下京闱。

李序礼，延津。

郑蕃，鄢陵。

路可陞，长葛。

甲午科

孔胤禔，杞县。

游省民，阳武。

王可授，郑州。

张叙，兰阳籍扬州人。

徐瓌，杞县。

常江，鄢陵。

徐永嗣，杞县。

王遵训，西华。

魏阙庞，许州。

张文旦，仪封。

柴荐盥，封丘。

王启明，项城。

赵暉，荥阳。

李锦，延津。

马骥，仪封人，登进士。

赵士毅，禹州。

张其毓，中牟。

何润，陈州。

张联璧，扶沟。

阎闾淳，杞县。

都甫，延津。

韩生阳，陈留。

丁酉科

李士昭，密县。

韩淑文，项城。

史永桧，洧川。

彭翼宸，兰阳。

罗博，郑州。

刘思专，郑州。

赵腾辉，项城。

毛九瑞，郑州。

宋逢盛，临颖。

孟桓，延津。

刘承誉，尉氏。

张吁美，荥泽。

王云明，西华。

杜之昂，扶沟。

张圻隆，西华。

常翼胤，鄢陵。

王士奇，郑州。

万维贤，封丘。

阎腾凤，洧川。

毛穉，阳武。

王仁深，仪封。

李门入，郑州。

杜志信，鄢陵。

辛永和，陈州。

常铨禧，鄢陵。

庚子科

王鸣球，鄢陵，解元。

胡其严，西华。

赵曜，荥阳。

张雯，襄城。

黄明豫，尉氏。

张鯤表，开封。

李皓，陈州。

李玟，杞县。

张诏，荥阳。

孟永显，杞县。

贡生

明

洪武

王观，祥符人，知府。

刘忠，祥符人，御史。

吴献，祥符人，佾事。

郑亨，祥符人，同知。

高升，祥符人，知府。

张腾，祥符人，同知。

桂白云，陈留人，御史。

赵崇，陈留人，主事。

刘匀，陈留人，主事。

石均，陈留人，御史。

王立，陈留人，同知。

李世昌，杞县人，知府。

宋真，杞县人，主事。

牛通，杞县人，主事。

戴礼，通许人，主事。

时泰，通许人，布政。

慈协，通许人，主事。

王杰，太康人，郎中。

李昱，太康人，主事。

韩瑀，太康人，主事。

王进，太康人，御史。
潘琰，尉氏人，佾事。
张志，尉氏人，副都。
鲁得，洧川人，都御史。
卢睿，洧川人，知州。
孙玉，洧川人，知府。
杨立，洧川人，员外。
郑迂，洧川人，知州。
于潜，鄢陵人，府尹。
程敏，鄢陵人，参政。
刘原弼，扶沟人，主事。
张矩，扶沟人，佾事。
谢杲，扶沟人，同知。
薛珍，中牟人，御史。
邵毅，中牟人，御史。
卢让，中牟人，苑马丞。
侯度，阳武人，御史。
刘准，阳武人，副使。
刘铎，阳武人，佾事。
窦奇，阳武人，郎中。
杨敬，封丘人，御史。
裴宣，延津人，给事中。
张敬，延津人，御史。
吕珪，延津人，御史。
张斌，延津人，主事。
曹曾，兰阳人，府尹。
居敬，兰阳人，主事。
张黼，仪封人，给事中。
曹肃，仪封人，给事中。
李翼，仪封人，御史。
杜广，仪封人，行人。

李隅，仪封人，府尹。
陈萃，仪封人，知府。
赵海，仪封人，知府。
刘继宗，新郑人，少卿。
高节，新郑人，御史。
王尚贤，新郑人，佾事。
鲁希曾，新郑人，给事中。
王沂，陈州人，给事中。
古朴，陈州人，尚书。
田本，陈州人，御史。
尹醇，西华人，右参政。
宁温，西华人，佾事。
何旭，西华人，同知。
唐琚，项城人，同知。
白日新，项城人，员外。
王矩，项城人，御史。
尹选，项城人，知州。
王鲁，许州人，郎中。
米亨，许州人，主事。
李仝，许州人，盐运使。
高著，许州人，御史。
彭龄，许州人，给事中。
李凯，临颖人，给事中。
刘礼，临颖人，左布政。
鲁沂，襄城人，苑马丞。
辛泰，襄城人，郎中。
徐泰，襄城人，御史。
李颖，襄城人，副使。
罗宿，郾城人，知州。
马驯，长葛人，御史。
魏清，禹州人，御史。

杨端，禹州人，参政。

杨达，禹州人，知州。

郝恒，禹州人，员外。

郭定，禹州人，员外。

杨辉，禹州人，郎中。

赵珩，禹州人，员外。

王洪，密县人，参政。

张文礼，密县人，员外。

贾纲，密县人，郎中。

田嘉，郑州人，佾事。

刘徽，郑州人，佾都。

张翼，郑州人，参议。

胡敬，郑州人，给事中。

孙翥，郑州人，给事中。

张宝，郑州人，员外。

杨玘，荥阳人，员外。

马畚，荥阳人，太仆丞。

刘璧，荥阳人，御史。

刘凤，荥泽人，给事中。

赵立，荥泽人，御史。

侯籥，汜水人，右参政。

魏昭，汜水人，主事。

张拱，汜水人，主事。

毛豫，河阴人，主事。

董俊，河阴人，知州。

杜如松，河阴人，知州。

杜守质，河阴人，知州。河阴四人年代无考，附此。

永乐

刘福礼，祥符人，给事中。

卢智，祥符人，同知。

李衡，杞县人，郎中。

王俊，通许人，知州。
张昶，太康人，御史。
毛节，太康人，主事。
明善，尉氏人，长史。
胡升，尉氏人，主事。
刘伯蕴，鄢陵人，给事中。
楚斌，洧川人，参政。
李因，扶沟人，主事。
袁康，中牟人，太仆丞。
曹枢，中牟人，御史。
赵文，阳武人，御史。
李训，阳武人，郎中。
王焕，阳武人，同知。
焦泽，阳武人，同知。
杨用，阳武人，御史。
张惠，阳武人，给事中。
晁渊，封丘人，主事。
何祯，封丘人，知州。
宋安，封丘人，知州。
卫璿，延津人，鸿胪丞。
王胤，延津人，太仆丞。
郑春，兰阳人，主事。
王端，兰阳人，同知。
牛渚，兰阳人，给事中。
荆璞，兰阳人，参议。
岳安，兰阳人，给事中。
李敏，仪封人，都御史。
张骥，新郑人，知府。
张谔，陈州人，主事。
张约，项城人，御史。
陈颐，许州人，知府。

程达，临颖人，御史。

马庸，临颖人，苑马正。

郎节，襄城人，御史。

乔贲，襄城人，郎中。

顾本，襄城人，给事中。

崔锡，襄城人，御史。

王泽，鄆城人，同知。

张盛，长葛人，知州。

武能，郑州人，知州。

陈霖，郑州人，知州。

王昌，荥阳人，御史。

李东生，河阴人，知州附。

毛云耀，河阴人，知州附。

宣德

孙俊，鄆陵人，给事中。

黄渊，洧川人，赠侍郎。

李显，扶沟人，知州。

颜哲，扶沟人，主事。

严恭，扶沟人，封郎中。

刘溶，兰阳人，运同。

华能，兰阳人，知府。

魏聪，禹州人，同知。

刘凤，郑州人，知州。

正统

王裕，祥符人，同知。

赵贤，祥符人，同知。

刘彰，通许人，参议。

时杰，通许人，知州。

丁明，项城人，知州。

夏昂，鄆陵人，同知。

武桓，中牟人，知州。

王瓚，兰阳人，同知。

宋徽，郑州人，知州。

张麟，郑州人，知州。

景泰

李恒，仪封人，同知。

李胤嘉，沈丘人，赠少卿。

卢文鸿，沈丘人，知州附。

天顺

萧轶，兰阳人，知州。

成化

王辂，新郑人，知州。

裴经，西华人，同知。

嘉靖

李应魁，祥符人，同知。

师夙，洧川人，知州。

刘自修，扶沟人，知州。

边实，封丘人，参政。

张立，仪封人，赠佥都。

鲁大用，陈州人，知州。

普仲节，沈丘人，知州。

王承芳，临颖人，知府。

辛继先，襄城人，赠侍郎。

王恒，西华人，长史。

郭维兴，太康人，同知附。

万历

马体元，祥符人，知州。

聂维贤，杞县人，同知。

范檟，通许人，长史。

阎垣，项城人，知州。

郑友谅，鄢陵人，知州。

路尚论，扶沟人，同知。

张尊美，扶沟人，知州。

薛向阳，原武人，同知。

师多识，原武人，同知。

张上泽，封丘人，知州。

刘永脉，延津人，同知。

李若素，兰阳人，同知。

杜儒，西华人，光禄丞。

天启

许敏儒，扶沟人，知州。

朱家瑞，兰阳人，同知。

伊先得，中牟人，盐运使。

刘泽远，襄城人，运同。

郑茂林，新郑人，知州。

吕慎修，长葛人，同知。

崇祯

刘如昆，陈留人，长史。

郭大本，通许人，同知。

凌霄，鄢陵人，知州。

边嘉兴，延津人，知府。

王人豪，鄢城人，知州。

刘元娄，鄢城人，同知。

陈经济，鄢城人，同知。

张鸿勋，郑州人，知州。

赵耀奎，郑州人，同知。

恩选岁荐，不能悉载。然有位致通显勋名表表者，又何可略也。今搜采各乘，内自七品以上，外自五品以上皆备录之。其在本朝，则以已登仕版者列于右云。

顺治

王公佐，祥符人，知县。

孟元，祥符人，知府。

闵派鲁，通许人，知县。

李吉，杞县人，知县。

阎闾春，杞县人，知县。

刘濬泗，通许人，知县。

杨逵，太康人，赠佾事。

魏观颺，太康人，同知。

石大晶，太康人，知县。

师宗尧，太康人，知县。

廉介，扶沟人，同知。

王治世，扶沟人，知县。

高鼎臣，原武人，通判。

边筭胜，封丘人，知县。

赵光普，封丘人，知县。

刁之裔，延津人，知县。

王朝相，仪封人，知县。

刘楨，新郑人，通判。

王若视，陈州人，知县。

杨作楫，陈州人，知县。

李脱凡，陈州人，知县。

李振奇，商水人，知县。

雷鸣鲁，商水人，知县。

阎万钟，项城人，知县。

张硕抱，项城人，知县。

石璧，项城人，知县。

吴向辰，许州人，通判。

王应泰，临颖人，知县。

潘文彩，临颖人，知县。

冯笃培，襄城人，知县。

郭及斗，郾城人，通判。

张愆，郾城人，知县。

弓省穀，郑州人，知县。

毛文灿，郑州人，知县。

李粹质，郑州人，知县。

李道纯，荥泽人，知县。

郑道明，荥泽人，知县。

王缵曾，河阴人，通判。

武进士 嘉靖以前无考

明

嘉靖

李本，杞县人，丙戌锦衣卫镇抚。

田世威，祥符人，乙未总兵。

孙易，祥符人，庚戌都督。

白淳，祥符人，庚戌守备。

王世勋，祥符人，壬戌守备。

樊云龙，祥符人，乙丑指挥使。

武勋，鄢陵人，守备，失年。

隆庆

王应爵，祥符人，辛未都司。

王国柱，祥符人，辛未都司。

丁汝谦，祥符人，辛未守备。

万历

李在，陈州人，癸未守备。

房宜润，陈州人，己巳守备。

刘可畏，西华人，己丑。

夏勋，祥符人，壬辰守备。

梁胤，祥符人，壬辰千户。

何邦震，陈州人，壬辰镇抚。

王灿，西华人，己未。

崇祯

边谋胜，杞县人，丁丑守备。

刘煜，仪封人，丁丑守备。

王继枢，西华人，丁丑。

苗奇，祥符人，庚辰。

王安世，西华人，庚辰。

国朝

顺治

郭巩固，杞县人，丙戌守备。

张洪范，仪封人，己丑守备。

钱腾云，陈州人，己丑都指挥。

顾之麟，密县人，己丑。

梁虎臣，杞县人，壬辰守备。

杜彪，杞县人，壬辰守备。

田嵩，杞县人，壬辰守备。

李明昉，西华人，壬辰。

于洙，西华人，壬辰。

胡靖宸，西华人，壬辰。

钱万选，陈州人，乙未守备。

万嘉式，许州人，乙未守备。

张六谨，尉氏人，戊戌。

朱英秀，新郑人，戊戌。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六 终

卷之十七

祠 祀

盖闻古王重祠而敬祭礼，诸侯祭境内山川。故实柴禋燎，狸沈鬻辜，用气用声，各有厥典。开封虽无岳渎之祀，而郡厉之属，岁时修举，不可废也。功德均应庙食祈报，亦岂虚文。《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则惟骏奔俎豆者，为能思此义矣。作《祠祀志》。

府治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旧在南熏门外，上戊日祭。明末河水没。

郡厉坛，在大梁门外西北，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祭。岁久倾圮，坛壝尚存。明万历三十七年，知县王鹤龄鼎修殿宇。明末河水没。

城隍庙，在旧县治西北。明洪武二年封为承天鉴国显圣王，宣德辛亥修，嘉靖二十五年、万历三十六年重修。明末河水淤，今重修。

八蜡庙，在府治西南，二月十四日、八月十四日祭。

祥符县

城隍庙，旧在城南百亩冈。明万历十九年，知县王鹤龄移于府城隍庙之西。明末河水没，今重修。

旗纛庙，在都司内。河水没。

三官庙，在府城西关二里许。明宣德间建，正统间汜于水，成化八年修葺。明末没于水。

玄帝庙，有二：一在安远门内，一在西关迎恩门内。明末河水没。

东岳庙，在县治东北仁和门南，祀泰山神。明末水没，今重修。

武安王庙，有四：一在安远门内，一在大梁驿西，一在丽景门内，一在安远门内。今名鸿影庵。

三皇庙，在县治东北隅艮岳废址之上。河水没。

明李梦阳诗：“爰从开辟无三圣，蠢尔生民岂至今。寂寞庙中谁下马，迟回天地独沾襟。紫阶药蔓还春色，摇日丛菁已暮阴。怅望龙髯心更苦，白云偏繫鼎湖心。”

金龙四大王庙，有二：一在开封府南汴河岸，一在大梁门外。河水没。

火神庙，旧在城鼓楼东，祀祝融。河水没，今创建在仁和门内。

禹王庙，在县治东南，二月初九日、九月初九日祭。河水没。

明李梦阳碑记：李子游于禹庙之台，览长河之防，孤城古宫，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北尽碣石，九派湮淤，云草浩浩，于是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欢，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导川为陆，易施为宁，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庐，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谓万世永赖者也。然问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庐者弗知，宁者弗知，陆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圣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号呼而祈恤。于是，智者则指其所从来，而庙者兴矣。河，盟津东也，蹙广肆悍，势犹建筑。堤堰一决，数郡鱼鳖。于是昏垫之民匍匐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桩户草门，输筑困苦，则又各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谓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而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则近，近则浅，浅则疑，如秦穆赐食善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闻有庙桓文者也。故曰：“予观禹庙，而知王霸之功也。”或问：“汤文不庙。”李子曰：“圣人各有其至，尧仁、舜孝、禹功、汤义，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学是也。夫功者，切乎蓄者也。大梁以蓄故，是故独庙禹。”是时监察御史澶州王子会按河南，登台四顾，乃亦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征也。吾少也览，尝蹶州城，眺沧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历三河，揽淮泗，极洪流而尽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庐邪，能甌者宁邪，川者陆邪？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征也。所谓微禹，吾其鱼者邪？所谓美哉，勤而不德者邪？”于是飭所司，葺其庙，属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则为迎送神辞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辞曰：“天门兮显辟，赫赤赤兮云吐。窃黄屋兮陆离，灵总总兮上下。恙若来兮倏不见，不见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构四海兮怒波。”右迎神。

“絙弦兮镗鼓，神不来兮谁怒。执河伯兮显戮，饰阳侯兮清路。灵电霭兮来至，风冷冷兮堂户。舞我兮我醕，尸既饱兮颜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右降神。

“风九河兮涛暮，云噎噎兮昏雨。王驾凤兮骖文，鱼龙翼翼兮两旗。怅佳期兮难屡，心有爰兮易离。爰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归来兮庇我民。”右送神。

武庙，在都司内。诸名将次列，霜降日祭。河水没。

岳忠武王庙，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祭，在城南朱仙镇。

明张同德诗：“荒林残垒旧屯营，铁骑烟销咽水声。九蜡传来真误国，黄龙未至已休

兵。枕戈空叹十年力，投帻谁怜万里城。汉上夷民零落尽，闲田草色唤愁生。”

明何孟春碑记：宋岳鄂侯武穆王庙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汤阴，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镇。在鄂者，王开国地，王冤白时已建。在杭者，王墓在焉。在汤阴者，王父母之邦，其庙皆著祀典。而朱仙镇者，王之功于是，为极王之忠愤所不能忘者也。王当靖康建炎之难，应宣抚募，屡擒剧贼。转武阶隶留守司，所向战必克。以言事夺官，归诸招讨使。时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战功者，以为古良将不能过；听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乡之战，侯兆川、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见忌于都统。胙城之战，黑龙潭、汜水关、竹芦渡、南熏门及清河、铁路步、六合、乌江皆有功，而谋复行于留守。然王自一军，独制虏酋兀术不得犯杭长入；而宋得复建康，则皆广德之战，宜兴镇、江东清亭、牛头山、新城、静安之功也。呜呼，王用统制借补州刺阶大夫，四年间，崛起戎阵，厥功已如此。绍兴以来，王始承制命，秉节钺游升，使帅专征诸路，控扼数州，叛将归降，逆贼奔溃。江西岭表水陆继平，使内之蛇豕外不得合，外之犬羊内无与应，固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复仇报国，奏移屯镇，每图大举；而奸相擅权，力主和议，时临机至，辄加沮抑。辛酉，虏人败盟，高宗于王所谓“夷狄不可信，相臣谋国，不杀所谓虏，名以地归实寄之者”，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诸路招讨之命。王分遣诸将，在处奏功，相继大军既北，与兀术遇，大败之。于郾城、于临颖、于颍昌而进，至是镇距汴四十余里。与兀术对垒，又大破之，当时中兴之机举集目中天。时人事强弱已见，而班师之诏前后踵趋，使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盖秦桧之计也。呜呼，王之功于是为极，而王之忠愤亦于是为甚。王一回轡，河南州县复为金有。明年虏犯庐濠，王至则遁去。和议既决，而王归遂死于权奸之手矣。呜呼，高宗尝命王中兴之事，一以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唾手燕云之功，于招讨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绍兴来十二年间，朝廷无日不闻其捷，士民无处不赖其救，征诸史册，难复事数而地计而。春独谓是镇为极者，以此王之踪迹周旋两河南北凡几。而独是镇有庙，与其开国地其墓其乡比者，春所谓王之忠愤所不能忘者也。呜呼，王庙在宋惟愕国朝杭、汤阴用守臣议并置，而是镇成化间居民知义者共为之，藩臬官交奖助之，其制简隘。今天子正德纪元之四年己巳，河南镇守因行县有感，乃拓而新焉。而庙貌宏伟，香火虔严，开封道纪司择道士一人司焚祝焉。顾岁时祭物，供诸居民，弗典弗虔，焚祝衣食，无所于寄。又四年壬申，布政司右布政使杨公子器至，为买旁镇腴田七十亩，出帖给庙。春适至，为量费制祭备用，凿井作亭庙前，俾庙神有礼享祀，有业守民，知义者交慰焉。乙亥春，当去，汴民石杲等联告请记，春谢不及为。明年道士杨继时，又走京师以请。呜呼，忠义之在人心，亘古今达天下，岂有既哉。今太行、两河之人，皆应王之忠义豪杰也。昔者挽车牵牛载糗粮馈义军、顶盆焚香侯王之人，今日拜庙之民也。呜呼，是孰强使然哉，忠义之在人心，不可得而泯也。谒是庙者，忠义之心其油然而生矣乎。春于是重有感焉，庙之地界田亩，俱列石阴，以示来者。是为记。

梓潼庙，在府治东南隅，即宋太学中之桂香祠也。明嘉靖三十二年，周府奉国将军安河重修。

明曹忭碑记：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也。帝君何祠乎？余闻之，上古皇帝时，命南北二

正典司天地，群后秉常。生斯际者，善善恶恶，福祸无爽，何其明也。大道既隐，淳气日漓，人同魍魉，心如泉镜，善恶淆乱，福祸舛忒。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盖有忧焉，因以伤夫，世之不古也。于是，不得已归诸天道，曰：天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又不得已归诸神教。曰：鬼神，福善祸淫。夫圣人岂不知天道，远而顾又语神哉。言天示人以理，所必有言神示人以机，所必致报应之说，彰如也。文昌帝君者，其世代履历，真图秘录得而纪之，余所弗论。尝观所著《实经》一篇，及近传冲一贞君嗣禄奇谈，大都多规戒世训、导劝愚俗、忠孝阴德等语。至于有祈辄应，无祷不灵，吉凶之报，捷于影响，意其神必传所谓聪明正直而神者也。嗟乎，若帝君者，其亦不幸不生于皇帝上古之世，善恶福祸，昭明之际，无所用其报应之说；而生于衰乱溷浊之世，得神其说，以愚天下，而贪天之工^[1]以为己力也。世传帝君张姓，即《诗》所谓张仲孝友。则其神，必聪明正直，直道而行，不阿福不妄祸，凭依在德，人是以不听于人而听于神也。祠而祀之，殆以是乎。或谓帝君主典三才策籍，受元始道君之传，领上帝玄册丹书。云策理元佐，而职尤专仕进嗣续。左右二仙官，特主文场贵录，上应乾曜，中极紫微六星在魁斗之前。文士进取，神必先兆，以此历代祀之，多于文庙建祠焉。今祠在郡城东南隅，即宋太学桂香祠旧址。国朝永乐五年，改徙学宫祠留旧处，初学宫亦建神祠。皇上登极之十年，正先师祀典，祠改祀启圣，于是旧梓潼祠岁浸就圯。周府奉国将军昆仑君，谋于家祠。西亭子谓是古迹，且关文教，遂捐禄若干，鸠材庀工，为殿者三，门者一，轮奂赫然一新。始于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迄于是年十一月告成。以西亭子与余游，雅以文相剸切，命之记，乃为记之如左。

皮场公庙，有二：一在府城东北隅；一在洧川县朱曲镇。郑子皮有惠政，民立庙祀之。

樊将军庙，有三：祀汉樊哙，一在府城仁和门外，一在鄆城县，一在郑州。

宋欧阳修记：郑之盗，有入樊侯庙，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风雹，近郑麦苗皆死，人咸骇曰：“侯怒而为之也。”愚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佐沛公正皇帝，位为列侯，邑食舞阳，剖符传封，与汉长久，《礼》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非欤。舞阳距郑既不远，又汉、楚常苦战荥阳、京、索间，以侯平生提戈斩级所立功处，故庙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驂乘沛公，事危鸿门，振目一顾，使羽失气。其勇力足以过人者，故后世言雄武称樊将军，宜其聪明正直，有遗灵矣。然当盗之持刃腹中，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哉？而反貽怒于无罪之民，以骋其睚眦，何哉？岂生能万人敌，而死不能庇一躬耶？岂其灵不神于御盗，而反神于平民以骇其耳目耶？风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罚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滥用之耶？盖闻阴阳之气，怒则薄而为风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结而为雹。方今岁且久旱，伏阴不兴，壮阳刚燥，疑有不和而凝结者，岂其适会民之自灾也耶？不然，则暗鸣叱咤，使风驰霆击，则侯之威灵暴矣。

三圣庙，在宣平坊，河水没。

[1] 工，疑为“功”。

李卫公庙，在府城南闹店保，祀唐将李靖。

尉迟公祠，在府城南二十里许，祀唐将军尉迟敬德。

三贤祠，在县治东南吹台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适。河水没。

明毛伯温记：三贤祠者，祠高、李、杜三贤于吹台之上也。按《唐史》：高适、李白、杜甫天宝中聚梁宋间，共饮吹台之上。酒酣击歌俯仰今古，旁若无人。而杜诗亦云：“忆与高李攀，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是时白甫皆以谗嫉去国，年各四十余，而适则封丘尉耳。三人者，固盖世之豪，顾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台悲啸，望芒砀数鸥鹭。呜呼伤哉，白《梁园歌》^[1]、适《古大梁行》，岂以其时诗欤。诗李杜尚矣。适诗慷慨悲壮，为盛唐诸人冠。而杜子亦时时推适，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盖飘然不群之外，推者适一人耳。适五十治诗，故叙年李杜上，其诗颀颀二子，故并贤之，而并祠之。吹台故有禹宫，宫之后有空室，而栖非其鬼，伯温业撤其鬼，而祠三贤矣。今年秋偕蜀张子、关西袁子、李子谒焉。登台四望，旷原孤城，目凉云断，风飘飘起黄芦末摇轩楹。予与三子者，洒然惊回思三贤，又怆然惊曰：“适显矣，白、甫乃如斯已耶。”伤哉伤哉。

名贤祠，在县治西宣化桥。祀宋开封尹范仲淹、钱若水、寇准、陈恕、吕夷简、吕余庆、王岩叟、张方平、杜衍、冯京、欧阳修；明王博、万信、韩英、孙珍。河水没。

十贤祠，在旧县治东，大梁书院内。丁次日祭周惇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朱熹、吕祖谦、张栻、许衡。明万历十一年改于府学东文昌阁。河水没，庄家有记。

包孝肃公祠，在县治西，祀宋开封尹包拯。明成化九年建，河水没，今复建于新府治前。

明胡濙记：开封府故有包孝肃公祠，盖祀其知开封时功也。前后公知是府者多名人，奚独祀公？盖公其尤也。公所历诸官皆有绩，奚独祀公知府功？盖开封京师，其功可以该诸绩也。惟公之在开封府，刚毅不阿，贵戚宦臣为之敛手。犹若居御史谏议之论斥，而且开门听讼，吏不敢欺。即广其知天长时，断割牛舌讼之明也。劾毁势家，惠民河园榭即推；其转运河北时，请以牧马地赋民之惠也。自奉俭约，无异布衣，诫子孙不得犯赃罪。即充其知端州时，归，不持一砚之操也。与夫知瀛州而请罢回易，在三司而置场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则皆繇京府以达诸外郡者也。然则公敷历中外之绩举，于是乎该矣。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并其亲老不赴调，亲没庐墓之行，谥曰孝肃。盖实法所宜祀者，此开封所由以祀公也。而当时知是府者，前公如陈文惠、康肃兄弟，继尹薛简肃威严如之；后公如欧阳文忠、吕正献济以宽简，然皆为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则莫与公者，此开封所以独祀公也。祠在府治厅事北，创始未详，岁月历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

[1] 李白诗应为《梁园吟》。

事岁修不废，祠则屡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孙侯瑜以址隘，于将殮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功未就绪，而孙侯卒。今知府张侯岫至，亟缮完之。中为屋三间，左右翼两厢各三间，前竖门楼，周缭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垩髹漆，焕然一新。张侯手署其扁，曰“包孝肃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礼。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为仪。且哀公遗事，奏议载椁以广传焉。其尤知慕公者哉，金谓斯举不可无记，以告将来，张侯屡以为请。予因述开封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独在开封也。

宗公祠，在县治西北。祀宋东京留守宗泽。河水没。

李公祠，在县治北。祀宋相李纲，谥忠定。河水没。

游梁祠，县治西南。祀亚圣孟子，以公孙万章等配享，春秋丁祭。

明方大美记：观风之命，揽辔中原，顾瞻嵩河之遗，首莅大梁，喟然叹曰：“此孟軻氏远应惠王币聘之邦也。”庶几哉，仁义之风，犹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详观也。乃先之卫睹淇水，而兴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勤学诗人所为赋淇奥也。今之人，其有以学问相切磨者乎，而胡未之闻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为之更飭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溯灋澗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禾黍之嗟久矣。千载而下，有程伯淳兄弟者崛起，以续孟氏之传，开道南之绪，而今将安归也。无已于二先生祠加飭焉，庶其有兴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莪朴之遗教固在，何誉髦之寥寥也。之蔡而忆蔡仲之命，曰：迈迹诚在我哉，于谢良佐见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夫及之陈之宋，则曰：羲皇画卦之迹遐哉，邈矣，后之言易者，何纷纷也。载考孔子绝粮伐木故处，今俨然庙貌在焉。岂不树斯文之帜哉？顾谁过而问之，至是而巡历所及车辙遍乎。中原之境矣，乃还而税驾于大梁焉。以语于藩臬诸大夫曰：“世降道微，圣贤不作，撲散淳浇久矣。向予观于四境，犹会省也，今观于会省，亦犹四境也。夷门豪侠遗韵尚存，而仁义之风益渺矣。如何挽而昭揭之？”诸大夫起而应曰：“观风设教唯先生识，端轨齐物唯先生能，仆辈第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风俗之表，倡在士人；士人之兴，起在教化。语云：立的以示之标，射者期焉；设炉以鼓之铸，顽者化焉。树标莫如崇贤，善铸莫如敬业。孟氏仁义之学，士人之标的也。倘惠徼圣贤之灵，群子弟而讲习之铸冶之中，其有顽金乎，为之奈何？”金曰：“游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规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学舍未备，可创而构也。祠修则崇贤有仪，馆备则敬业有所；崇贤以示之标，敬业以鼓之铸，不亦可乎！”予曰：“善哉。”乃捐资三百余金，檄有司鸠工而葺之。中为殿大楹，祀孟夫子其上，以万章公孙丑诸弟子配。前为门题曰“仁义之门”。又前为门曰“游梁祠”。仍其旧也。殿之北建讲堂六楹，扁曰“性善”。其东西各列号舍十八间，以处诸生。亦既备矣，然供仪之费，无从出也。于是诸大夫各捐贖羨买地若干顷，坐落祥符之某乡，岁收租银若干，贮之理问所，支給听之守道，循环报之本院，著为令甲。至若督率必简师儒，教育务得英士，学术一尊孔孟，诸大夫均有师帅之寄，不得倖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会，教化之任在官司，学问之宗在圣贤。性善仁义之说固孟氏，所以愿学孔子，而继伏羲、周文之统者也。士患舍此弗学耳。诚学焉，如卫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倦；如两程子之先识仁，

以诚敬存之。殫上蔡切问近思之力，究康节内圣外王之学。济济彬彬入表率乎，乡里出以楨干乎？邦家俾后之观风者曰：“中原古圣神名区，今犹昔也，倚欤休哉。”予于诸大夫今日作人之举，不有荣施哉，是所望于诸来学者。爰书之，为此祠记。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赞真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宪长蔡君逢时，大参徐君即登、朱君思明，宪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宪金延君论泊，开封府太守冯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朱勤；而知事薛国俊效奔走也。例得并书云。

英国三公祠，在县治北，祀都指挥同知张玉，以靖难封荣国公，谥忠显。后昭皇嗣位，加封河间王，改谥忠武，配享文庙。长子辅以安南功进英国公，封定兴王，谥忠烈。子懋袭封英国公，追封宁阳恭靖王。河水没。

徐国公祠，在南薰门外吹台之西，祀明功臣中山宁武王徐达，以常遇春、沐英、刘基、冯胜、汤和、胡大海、邓愈、李文忠配享。河水没。

宋国公冯胜祠，在新昌坊，河水没。

许忠节公祠，在县治西南薰门外，祀明副使许逵以宸濠变死难，赠礼部尚书，谥忠节。嘉靖间建，河水没。

明李濂碑记：正德己卯之夏，宁庶人宸濠肆逆，维时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姚孙公燧暨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许公逵，抗义不屈，死之。嘉靖初，诏旌死事臣燧赠礼部尚书，赐谥忠烈；逵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赠礼部尚书，赐谥忠节。各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遣官祭葬，并立嗣于南昌。又各祠于余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后，浙江守臣又立孙祠于杭城都会之地，以风其乡之人。癸丑春三月，巡抚河南都御史蒲折谢公存儒、巡按御史东牟蒲公之浩谓：“杭既有孙祠，而许祠未建于汴，二公死事实同，表扬之典不宜有异。”乃咨诸藩臬二司暨学宪臣，金以为然。于是檄开封知府王君抚民，择基于省城南关亢爽之地，创建忠节公祠。鸠工市材，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庑楹亦如之，前设重门，缭以周垣，而龕几瓶炉之类，罔弗为之备。且属余纪其事于两牲之石。未几，二公以迁代去。嗣后，都御史衡水杨公宜、莆田邹公守愚，相继以巡抚至，御史孝义霍公冀以巡按至，复趣成之而祠乃完。终其事者，知府翁君时器、同知何君镗也。余惟忠义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风劝之典，弗以域异事。故南昌之祠，公死节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乡，又公应试赴官往来地也。抑体魄虽归葬固[始]，而魂气之无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恋于斯地耶？顾汴人有弗能尽知公死事之由者，余摭其概而书之。公讳逵，字汝登，世为汝宁固始人。幼负敏质、风骨秀异，为诸生治《毛诗》有名。丁卯举河南乡试，明年戊辰登进士第。己巳，授山东乐陵知县，有惠政及民。辛未，剧贼刘七、齐彦名起畿甸，转掠而东，攻焚郡邑杀长史。公有御寇之功，贼不敢近乐陵。台臣荐其才，超拜山东按察司佾事、兵备武定州。公出奇制胜，屡挫贼锋，斩获无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当是时，濠招纳姚源华林诸贼，纵劫江上，攘其货以厚赂权倖，将图僭逆。公言诸当事者，曰：“宁藩馈遗贵近皆取给群寇，今莫若剪寇则财困，财困则贿息，贿息则交解，交解则其恶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后难图也。”当事者难之，其策竟不能用。再

逾年，濠益横，台谏交论其久蓄异志，行迹已露，不可不问其罪。诏遣亲重臣往论，且令之悛，濠惶。乃直六月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抚孙公以下，咸具币入贺，因大飨之。明日诸官往谢，濠颺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孙曰：“请出旨以示。”濠素忌公威名，又特问曰：“许副使如何？”公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不能杀汝耶？”公曰：“汝能杀我，朝廷还能杀汝，特先后间耳。”濠令人执公暨孙公以出，公顾孙公曰：“我畴昔之言，正谓有今日耳。”遂并遇害于惠民门，公时年三十六。秋七月，提督军务御史余姚王公守仁克复省城，擒濠于鄱阳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缟素哭奠公，如丧父母。呜呼，向使公剪寇之策行，则濠之财用拙矣。弗腆厥贿，结纳寢疏，内构靡通，外谋斯寝，其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售，谓之何哉？忆昔乙亥之岁，余观政户部，适公以佾事满三载，上计京师，数会公于同乡燕饯之席，则见公气貌端雅，简重寡言，论者皆予公为大受之器，其后果以精忠大节表树于时，岿然为国朝名臣，可谓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者矣。公三子：长曰珺，受荫官锦衣；次曰疏、曰珮，俱美才子。孙蕃且贤，天祐善人如此哉。余既述其事，而复丝之，以《迎送神辞》二章，俾歌于飨祀之日以侑公。辞曰：“旭日出兮扶桑，俨旌旆兮飞扬；抚长剑兮绣裳，窈环佩兮璆锵；神之来兮兹惟故乡。陈惠肴兮桂浆，丰豆俎兮中堂；絃瑶琴兮吹参差，巫缓舞兮视进辞；怀佳人兮我心悲，云黯澹兮飘寒飈；灵剌剌兮光陆离，聊弭节兮慰我思。”右迎神。“神去兮何之，天门兮逶迤；驳赤虬兮导玄螭，云辔举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奈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无二日兮不知其他，正气塞兮八极，蹈白刃兮靡惑；国维奠兮臣准植，懍如生兮以直；神所至兮敷德，惠我民兮登黍稷。”右送神。

褒忠祠，在南薰门，二月二十六日祭大司马邓州铁铉、少司马荣泽边升、少司寇祥符王良、驸马武陟李坚卫、镇抚中牟杨本。河水没。

明衷贞吉记：河洛中天地，而聚光岳之英，忠臣烈士，奕世弥赫，表表史册间，往建忠烈祠矣。而革除诸死事者，未及义有所待也。岁壬申，圣天子御极下诏褒录诸臣，令各祠其土，甚盛典也。海内诸祠奉益虔。岁甲戌藩，左闽小江吴公至，搜核得死事者五，大司马邓州铁公、少司马荣泽边公、少司寇祥符王公、驸马武陟李公、卫镇抚中牟杨公，乃请于抚台大恒吴公、巡台两河刘公，下不佞行诸郡议，已得其应祀状。遂卜胜地于南薰门外、许忠节祠右，檄开封曹守会材鸠工，创建祠宇。工始于秋七月，迄冬十二月而落成，轮奂翼如。蠲吉。二台率所属吏士，奉主洁牲醴荐。仰瞻庙貌，凛凛然有生气，环而观者若堵。吴小江公暨右辖鲍公、宪副田公等揖而进，曰：“是不可以无记。愿巨笔记之，以垂不朽。”二台遂授简于不佞，余喟然曰：“五公之忠肝义胆，载在国史，其精爽固与日月争光也，诸公亦知圣皇所以褒录之意乎？”夫鞠躬尽瘁，贞臣之所以报主也；显忠遂良，明主之所砺世也。故录遗忠，而后天下之。竭诚尽慎者劝，怀利事君者愧；有位者勉修其职，无位者兢修其所；天常人纪所以维持，不遂者恃有此耳。昔文皇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又曰：“练子宁若在，吾当用之。”盖褒之也。昭皇曰：“方孝儒皆忠臣也，遂肆大青。”又谓曰：“忠臣宜有传，不书则何以示劝。”大哉王言，其褒忠义，以风来世，何后先一揆，与我圣天子英敏天纵，动率旧章，明诏一颁，海内士君子咸楼楼焉。务倾赤心

以共厥职，而中州为股肱地，孚戴最先，感发之机，翕如也。吾意是祠之建也，使后之官斯土者，瞻之而肃然敬，惕然思，奋然起，则必摅诚布悃，大法小廉而卓乎！以忠谟先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吏也。”使后之生斯土者，瞻之而肃然敬，惕然思，奋然起，则必砥节砺行，顽廉懦立而卓乎！以高谊重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士也。”则是祠之所振兴，而裨益世风，岂浅鲜哉。是则圣皇褒录意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勗后之官兹土与生兹土者诸公，辄然曰：“是可以垂不朽矣。”遂书此，以志岁月云。

庇民祠，祀侍郎于谦，二月十六、八月十六日祭在县治西。河水没。

明李梦阳记：开封城马军衙桥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倾保泰之功，居无何而死。于是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赚。”而公前巡抚河南时，实廨马军衙桥西。而梁父老于是闻公死，则咸涕泣，日相率潜诣公故廨为位，哭奠焉。会纯皇帝立诏，白少保谦冤，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梁父老则把香曳节，蹑履若少壮，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门塞户矣。会又敬皇帝立，诏少保兼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立祠，岁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乃于是，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数百千人诣阙门，伏诉少保谦。前兵部侍郎时巡抚功云愿梁立祠如杭祠，不报，而梁父老归伏腊忌，岁仍聚哭公于私祠，今年三十年余矣。正德十年，监察御史巡按张君、清军许君并谒公祠下，见其门屋三间仅存，堂欹漏欲颓矣。鸽雀扰扰拱栋，鼠走鸱啸，周垣尽圯，羊猪外来，于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歔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载衔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倾者世，保大者食，泽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1]故易腐，扶欹、植颓、起圯，新而绘垩，而级而隅而荣而序，备矣。曰：谒者奚止也，则重而堂；器奚贮也，则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严严，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梦阳曰：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盖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有亡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或见鲍庄事辄曰：“夫葵犹能卫其足，然独不思勇士不忘丧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将军蠹、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两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难言乎，难言乎。岂所谓计免者非忠，贪盛者违智欤。而贼酋拥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于是公宣曰：“岂不闻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欤。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怒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予也。于乎伤乎伤乎。虽然宗泽、岳飞非下于人者，艰难百战，卒愠恤。而死若公者死可矣。公巡抚诸所业载传状，乃今不复述第，述其始终若是，亦大者云。祠修于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张君名淮南，虞县人。许君名完，丹徒县人。事祠事者，开封知府贺君锐也。系之诗

[1] 撤，疑为“撤”。

曰：“于铄旋运，曷平不陂，康屯倾否，哲者斯利。于维哲英，鉴精含贞，匪时曷征，匪猷曷兴。靡疑靡惊，厥伐用成，厥育是轻，委躬于诚。蛇何盘社，龙何在野，乾极虺（虺），日月易舍。蠢儿乃贼，乃燹国邑，之乱之江，陵庙岌岌。公丁其时，矢身以殉，山仡排议，不懋不震。金曰和宜，公曰有战，四方之事，譬丝游办。帝界弗疑，公泣视师，义激六军，如虎如黑。惟直斯壮，人心干城，肃肃我垒，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场载清，载清载宁，皇归于京。古曰荷难，今谓曰痴，忠古奚嘉，今胡嫉而。何谗非名，何毁非功，孰谗靡和，孰毁弗同。彼巧彼荏，厥肤斯厉，古则曰直，今曲自为。於乎少保，时晦时昭，古谁无死，死有荣褒。峩峩庙祠，栋隆崇基，神之游之，旆旆其旗。白马朱衣，有风凄其，歎其有光，若往若来。即而罔见，跂望涟洏，兹邦寄居，氓寔尔思。”

六烈女祠，在大梁门外，河水没。

明吴道直记：豫洛当天地之中，风气毓灵，山河韬秘。粤自伏羲，肇生姬周，定鼎以来，丰壤奥区，雄视海内。逮我明兴二百余年，密迩京辅，圣化沾濡其间，忠烈之士，不二心之臣，摩踵接肩，后先相望，亘乎其可称矣。至于壶闾婉淑之侣，闺围簪笄之流，守义秉节，视死如归，实有恩重移天，哀声没地，崒然不可夺尔。世远人亡，显杨^[1]未举，遂使义骨烬若寒灰，劲节斯湮靡草。余尝吊古悲幽，辄歔歔流涕也。维时抚台健斋栗公、巡台方湖杨公茂承上命建节兹土。二公皆晋人，同寅协恭，欢若平生，以故期岁之间，政化清夷，境内大治。复相与谋曰：“王化托于闺门，风教系乎激劝。不揣其本而齐其未，欲风移俗易也，难矣。”爰命宪学杨君俊民谄取遗秀，摭采往懿，溯考三代而下，拔其死节之尤者：未嫁殉夫，如周卫侯女等十五人；骂贼就戮，如息夫人等九十五人；含悴捐生，如荀采等百有六人。云蒸雾翳，照映图籍。曷异发荆山之璞，价重连城；剖照乘之珠，光曜千里。复檄开封洪守忻暨委祥符丞郭道欽，拓地创祠，诂德行撰，良辰洁牲醴，庙貌巍峨，观者如堵。为人父者必将曰：如是而后无愆于归之义。为人妇者必将曰：“如是而后无愧从一之节。”观感兴起，殆不知其几千万人。余尝谓：妇之从夫，犹臣之事君，分虽不侔，其义一也；妇之誓节，犹臣之协忠，迹虽有殊，其心同也。每见经生、儒士诵法先王，口谈仁义，覩其谣咏，非不捐躯济难，效烈士成仁也。比觀其時，固僥倖苟免，百计避危，宁复有节义奋发，冒风波于险涂哉。而烈如诸女，生长帷幃未涉书史，卒能有光。姆训无忝，所生顾非由于性成乎。嗟乎，一日孰短，百年孰长，烈女之贤操，固如此然。旌节以厚人伦，褒往以劝来世。微二公，吾谁与归。遂不辞芜陋，纂辑休美，俟他日撰国史者得见两河之地，节义独盛，人知褒彰节义，自二公始焉。李梦阳传儒生刘得举来言六烈女事，李子闻之曰：於乎死生之际，难矣。彼粉黛笄纬之人，乃顾若是邪？子盖伤焉。于是，作六烈女传。陈氏者，陈杰女也。年十八聘杨瑄，居无何，瑄卒。女痛哭，将死之，父母不许；欲往哭瑄，又不许。女则窃剪发，属媒氏往置其夫怀。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绮金字与男家号定婚帖。于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发怀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饰，素笄缟衣。居无几，父母谋改聘，女缢而死，天顺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后五十

[1] 杨，疑为“扬”。

三年为正德甲戌，瑄有侄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陈氏骨合焉。二骨朽矣，发订婚帖独鲜完。刘生曰：“葬之三年，而岐谷丫瓜产于墓。”李子曰：“世人盖多言青陵台事，予窃疑焉。连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谷丫瓜观之，能不信耶？”张氏者，李杰妻也。年十八归杰，逾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诀曰：“我死汝必更嫁，善待后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愿更也。”杰死，张氏谓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宽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狭之勿大。”匠从其父母，狭其棺。张氏哭，毁其狭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经而死。高氏者，高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从之，然家人防之严。则向主前焚香，窃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谓之曰：“汝今十九年，奈何轻死？”高氏曰：“嗟，母谓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缢死。刘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媪妇有矢志，乃引妇登楼同寝。妇哭之达旦，不辍声。已，给其祖姑曰：“我饥渴甚。”祖姑信之，下楼取水。时妇以手巾二幅，接缢于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孙林妻也。林病贫无以疗，王氏卖衣办汤药，夜吁天祈身代之。林死，则匍匐哭不绝声，水浆不入口者二日，乃潜诣后园，棘树自经死。张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锐尝刲股疗母病，母死庐墓三年，于是称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铺，而夜杀其邻铺客，盗其财。于是，逮孝子狱。无何，孝子死。出其尸，墙为之崩。张氏之死也，或劝之矣，则忿哭曰：“我与田锐夫妇二十年矣，彼既为孝子，我独不为节妇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门西人也。六十年间，烈者六焉，足为之兴矣。闻风者，激耶，抑地之灵使然耶？李子曰：予于六女，而重伤时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信然哉。

信陵君祠，在县治北，河水没。

明李维禎记：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今志称夷山，亦名夷门山，在府城安远门内，则北门矣。独称信陵君墓，在城东扬州门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门间，莫得其处。夫侯生非信陵何以声施后世，乃今俱没没也。更读志，则济源之轵镇有聂政庙，汝宁之西城有荆轲庙，两人皆以侠血食，而信陵顾缺焉。汉高帝英主也，其过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与信陵，诂无谓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无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实在东北门间，度生时车骑所尝经涉，乃为之祠。祠与寺通，俾僧领祠事，无烦有司。庶几不以费废饩羊。又虞夫后之人不察，猥以为荆轲、聂政之侠同类，而共訾之也。稍摭其行事而识所以创祠之意，曰：信陵君，盖战国之才臣也，以客掩也。盖魏之忠臣也，以侠掩也。请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强楚，继贼楚，棘门之诛，孽自己作。孟尝，既相齐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国兵以破齐，死其君于莒，身得无为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乱贼之党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计冯亭以挑秦祸，几丧赵国之半。赖信陵而得比于人数，因人成事，宁独十九人取讥哉。信陵虽多客，实无籍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郸之围，秦目无赵矣。信陵窃符以有魏师，而其人皆畏秦孝也。又纵其父兄若独子归者二万人。卒以偏师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目无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国之师，而其人又皆败衄之遗也。国异兵，兵异师，骤而合之，大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逐北至函谷关，而不敢出。举数十万不相习之众，一旦得其力为己死，此非客之能

也。其劝魏无亲秦，料秦必灭六国，乃休壹壹万言，审天下之大势，深切著明可谓绝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用其计，纠合楚赵以助韩，则韩不至失上党，赵不至败长平，六国何遽折而入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赵而魏重，以五国为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还魏而秦用间罢将，而魏轻身没，而魏随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毁废而不恚。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侠掩也。然则何以窃符，符不窃则魏师不出，魏师不出则赵必亡，赵亡则魏从其后身。数请王，宾客辩士说王，万端而不听也。将坐视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则赵全之后，何以不即归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赵阴事始矣。早归而逢其怒，必以矫令诛，即无诛而秦间早行，信陵必不将，谁可以当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无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无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后任专，任专而后得。毕其长是忠之术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闻，魏赏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独与客留赵。自言罪过以负于魏，至令赵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负魏也。非声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则何以饮醇酒近妇人，而死操上将军之印，诸侯将皆属，何有于魏，取卧内之兵符如探囊，何有于王，而终生北面不失臣节，卒无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污也。信陵而愚人也则可，信陵而非愚人，岂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间行，而魏将代魏之必入秦，以日计耳。不欲生为秦虏，有诟而逃，是忠之隐也。太史公传其完赵时有自功之色，客进说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立自责，似昔然所容者，斯可谅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设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与毛、薛两公，充君不可忘之义，并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产也。祠成，而中丞吴公闻之，谓之举也于祭法合，以酬金来助，则刑牲酹酒，偕邑令萧重望奉祠入祀，而为骚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门兮为阼。思公子兮日晚，云车驾兮旃建。纷从骑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阗如号兮军声，敌王忾兮秦嬴。完邯郸兮金城，封函谷兮无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万岁兮传觞。功不赏兮中流谤，瞻王庭兮无良。哀莫兮国将亡，国亡兮身胥靡。为秦俘兮孰与魏公，子忧生兮曷以乐死。饮酒兮御女，畴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处，虽五国兮非吾与。作新宫兮故土，坎坎兮击鼓。蹲蹲兮缀舞，魂归来兮栩栩。”

历代忠臣祠，在安远门外，水没。

钟公祠，祀巡抚文陆鍾公，在府治西。河水没。

古圣贤祠，在府治崇法寺西，合祀古昔圣贤。皇清巡抚部院贾汉复捐俸创建。

皇清贾汉复碑记：合祀圣贤，礼与贵贱不同牢，前晚不并叙，恩讎不共域，反是三者，为渎、为乱、为戾。渎则弗敬焉，乱则弗齐焉，戾则弗和焉。弗敬弗齐弗和，神其馨，诸圣贤合祀梵宫，礼与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者，教之本也，祭义为察协人事之极乎。神故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祝史荐而辞不愧，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今启释教，而附礼教焉。教失其本矣。释之教先正毁之，等于淫

祀，瞻梵座，仓哉矣哉。割一席以奉质奉孰方，其远之，而谓来之人事之不顺。乌乎，察神其馨诸二之不馨，合祀于礼也何有？呜呼，余乌知礼哉，余乌知礼哉。方舆画五土而地中奠之，载坤含功，其生敦衍，皇王开天河洛，道启卜京，历都弼尹麟，濯而光绎之，此三古以迄，未有若兹之盛也。过夷门之道，帝丘贤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苾。壬午九月，厥灾水入国，胥沦洳陷，迩岁民舍登登荒，绳趾而骈营之，不复识已余用。恍然吊吹台，将访游梁书院之遗迹。征八郡文献而俎豆之，余志也。民力未息，未敢康工，夙夜犹咨，余乃其去。悼臣子之多恤，骚骚鼎鼎，聿靡适也，欷然曷已。夫余志之弗终之终，余晦之，余乃辜哉。故作寺者，邦人之志，而合祀诸圣贤，旅奉弗终于晦，乃余之志，亦合诸邦人之志也。兹礼则余乌知哉。余亦闻诸礼者，夏官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六功，诏太常祭于大蒸。《周书》新邑之祀咸秩无文，夫大蒸合祀也。无文主乎敬，不病乎简也。汉制祭功臣于庭，与士庶为列，尊君而卑功，魏高堂隆非之。议升堂，余与君同牢，贵贱取诸骨。夫配食者，可因君之牢以骨差为俎其异代，而无君臣之义者，奚见不可同堂以其牢为俎耶。茂日陈五祀之品功，社稷百世不废，四叙从乎。贵非其类咎由伊尹、吕尚，功当代不祀异代矣。不祀异代而歌德拜风，异代犹祀焉。不替君子论其德，不论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孟春与山川并祷焉，是数者可以合祀矣。昔武侯亡，所在求各庙议未朝合，百姓祀于道，陌识者不非之。神之凭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宫奚不可奉也。君子之教，从乎德不从乎地，知者为德礼，愚者为觉忤，瞻化而得，亦存乎君子小人而已矣。爰是祠成，肇三皇次禹功天地者，教之始乎，匪渎也。按唐制，历帝王肇迹无祠宇者，诏郡置庙享之，取将相可称者配次。孟氏子游梁，倡仁义也。次周程十贤，阐道性也。三书院其可作乎？文王世子之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则祭于瞽宗，惟作师哉，若者祀中堂。余读《礼》曰：法施于民，则祀哉。昭首逢比历代诸忠，次信陵公子，次岳忠武，次宗忠简，次铁司马诸褒忠，次于忠肃庇民，次许忠节，次陈、桥、范、汪、王诸忠贤，若者仁之至义之尽也。考周志，勇则害之不登于明堂，共用谓之勇，君子教善嘉宽哉，若者左楹。余读《礼》曰：以死勤事则祀哉，能捍大患则祀哉。穆首皮场公、次樊将军、次李卫公、次尉迟、次包孝肃公、范文正诸名公，次李忠定、次徐中山、冯宋国诸勋，配次张英国三王、次王徐秦诸名抚。《史记》有言：勋哉、功哉，伐哉、阅哉。五经异义在其位，故祭报哉。东昌之役，失吾良臂。辛巳三月僧祀哭以文，河间固歿于王事也。铁司马不共域，焉勇而无义，以周志殿哉。若者右楹。余读《礼》曰：以劳定国则祀哉，能御大灾则祀哉。猗欤，翼翼匪乱，匪戾顺之，至孝之本乎？呜呼，宋政和元年，诏开封府毁祠，不在祀典者，千二十区，存者无考，兹十余区耳。乃与河俱没，廿载仅合祀梵宫，礼固如此耶。思颀靡容吕尚矣，赐须柴牢，诸徒半宋、卫、陈、蔡之郊，竹书多秩，富辰、萑弘、延祖、嵇仲日月于昭，曾无过而问焉。孟博嗣祖终鞫冤之，子琰、安石长源彦国，固轰然烺然。遥情夙照，山川阔瑟，乃不获一椽之庇，登梁祀而俎豆之，岂合祀亦有幸不幸耶。其湮没者，又乌可胜也。余之志，固能终耶，矧合祀梵宫非礼也。维岳降灵，维河允翕，宫墙载启，敬俟知礼，于君子云。

广生祠，在府城崇法寺西。皇清顺治十六年建，即巡抚部院贾公汉复生祠。

皇清王廷璧碑记：今天子绥定八区，又安兆姓，诸如郊祀、宾雍、诘戎、制赋钜务，靡不宵旰，廛宸衷，维时揆揣，弼辅内外，抚馭者，皆竭忠尽智，以亮天工骏骏乎。追成康而绍唐虞，治效彰彰如睹矣。岁丁酉豫抚缺，上轸念中州重地，疆屠民鱼辟鞠维艰，十五年治书不上，岂治兆人乃艰哉。爰咨在廷诸大臣以抚豫务得人，惟王公卿佐悉心体访众议。金曰：“无如少司空贾。”天子都哉，乃敕曰：“可。”其先公营奉先殿，大工慎鸠庀，既丽巨瞻，又寓节樽，实悦天颜，葵眷弥笃矣。是时，遂荷宠命，大纾中土之忧。公肃受钦哉，匹马将介。豫之隶士、大小僚属，无不各涤乃志；豫之绅士、耆庶举手加额，曰：“我公来矣。”公至之日，乃集文武属、诸监司、各郡吏及绅士耆庶，询曩之。域内积大利害孰为缓急，而次第兴除之，岁余治成。晋公大司马。三年，将以艰去环，国之众拥呼弥日，咸曰：“愿留公以抚我。”璧与诸绅士知义不可留，民乃曰：“问我有众于今三年，犹有重斂烦刑，如向之鸡犬不宁者乎？”曰：“否。”犹有城狐社鼠凭陵肆厉者乎？曰：“否。”犹有邮符骚扰，疲于奔命者乎？曰：“否。”犹有河患荒工，滥科愒忤者乎？曰：“否。”犹有僨师骄卒，黜虐乡庐者乎？犹有尘牍幽闭圜盆莫雪者乎？曰：“否。”师法廉以表百职，苞苴不横也。实菟练而糗秣以时，庚癸不呼也。躬节俭不以二价，历厥贾阨阨乎，而货流如归，百堵受缠也。又涤圣域壁发琴瑟之音，编镌车书风佐辚轩之採，圜桥听而雍伴乐，国史存而文献征也。礼涂馆辑纾惟度星轺无愆罔遗使者，羞《皇华》弗晔于供亿也。不茹不吐恠^[1]豪翎不敢飞鱼入疆，闾左无慝亡之诛罹累俘，以祸吾族也。探赤白于淮徐，纠部月累，哱咤彭颯沟调^[2]之惟密，长河可洗，而海鹤逝也。他如揭竿聚米，荡我稼穡，蛊我士女，今则不然。关捩驰严，暴骑突标，五衢为梗，今则不然。晬披棘惴，腥惨殄和，盗牧艰农，今则不然。璧乃与诸绅士以诘有众，曰：“是何从而致此，非我公能民乎？”民曰：“允。若是请以歌公。”璧曰：“公之德，自当与天壤同寿；公之功，自当与竹帛同垂。以我蠓蚋，奚足为公歌？”民曰：“必永以歌。”冀以图公貌，使八郡之人，得以春秋瞻拜不衰，曰：“宜鸠工。”子来祠不日以成，璧乃拜手颺言曰：“公笃孝似陈元方，忠莅似司马君，实经略似范文正，节镇似羊叔子，崇学似韩昌黎，省狱似欧阳观，恤士似谢仁祖，愷切敷奏似陆贽安，恤流移似富弼，厘剔关节似包孝肃，综理图籍似萧鄴侯，裕用垦荒似赵营平，严戢兵戎似郭汾阳，治盗安农似龚渤海，泽及鸟兽似杨弘农，至于诗酒啸咏则裴绿野、谢东山也。”于是大小寮属及诸绅士耆庶，举首加额，曰：“是可以祠我公矣。”卜祠于广生池畔者何？盖广我公好生欲并生哉之义也。次公之一年，善留郑公之三至，可待请以一圭宫惠抑春波，当棠菱孳孳，俾后世贾男贾女群拜宇下者，咸识为我清曲沃胶侯公讳汉复之祠也。夫昔景伯一片石，涌金如泉，当引为我公世祝之。

陈留县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在西门外。

[1] 恠，“恠”伪字。心动貌。或休。

[2] 沟，古通“酌”，挹取。调，探听。

邑历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庙，在西关外。

玉皇庙，在北门内。

玄帝庙，在北门内。

三官庙，在西门内。

泰山庙，在北关。

火帝庙，在馆驿内。

三皇庙，在县治后街。

三义庙，在县治后街。

大王庙，在西关外。

元圣祠，在县后街。

杞县

社稷坛，在西关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门外。

邑历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东。

八蜡祠，在东关。

五岳庙，在高阳。

东岳庙，在东门外。

玉皇庙，在县北。

火神庙，在县治西北。

关王庙，在名重冈。

禹庙，在县治东。

伊尹庙，在空桑里。

冉子庙，在县东北，祀冉伯牛。

孟姜女庙，在县西滩保，明弘治五年建。

明陈卜诗：“君不见，蒙恬兆筑防秋城，征夫十行久不返。又不见，秦法杀人如草菅，骨肉并筑威怯懒。范郎十月去不归，孟女酸心寒未衣。殷勤捣练手裁缝，将向边庭慰渴饥。边庭历尽踪迹没，见说长城葬夫骨。发声一号血坟云，北风隐地鸣山谷。神惊鬼泣不忍闻，巨灵掀拽坚城覆。城覆土破白骨见，烈妇识骨如识面。此身若作山头石，谁负遗

骸葬乡县。孟女哭来不记春，至今曲调留哀怨。於戏东海何时平，安得边城罢征战。君不见，古庙年年十月初，寒衣浆水民歔歔。”

汉高祖庙，在王帐。

无名氏诗：龙飞霄汉定山河，六国三秦尽倒戈。庙下儿童来往处，至今犹唱《大风歌》。

张耳庙，在白兔冈。

陈平庙，在陈子冈。

酈生祠，在高阳。

董宣庙，在圉城内，明弘治九年建。

娄敬庙，在娄冈。

江淹庙，在江陵冈。

祖刺史庙，在县北。晋永嘉末，祖逖以豫州刺史镇雍丘，故立庙祀。

宋高宗庙，在康王坡。

烈女祠，在县西，祀史爱女。明嘉靖二十八年建。

明李梦阳诗并序：史烈女者，杞史氏之女也。未嫁而死，其夫是逾礼以守信，破经而成仁者也。李子曰：史氏女有激俗之功焉，然予闻其言矣。于是乎述：梨花如雪霜，鸳鸯不成双。我心明如镜，我心清似冰。镜明有尘时，水覆无收理。古昔华山畿，行人下马拜。春风两蛺蝶，绿草摇衣带。

通许县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治西北一里，西冈之左。

邑厉坛，在县北，凤岗之阳。

城隍庙，在奎楼东。

八蜡庙，在晏公庙西。

东岳庙，在东门外。

真武庙，在新城外。

火神庙，在东南隅。

关帝庙，在县南门外。

晏公庙，在新城内。

插花庙，在城北凤彩岗。

百里奚庙，在县三十里。

李左车庙，在县西。

严子陵庙，在严子村。

董孝子庙，在县治，祀汉孝子董永。

時公祠，在县治东，祀知县时植。

陪昌庙，在邑治西北。

太康县

社稷坛，在县西关迤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

邑厉坛，县北。

城隍庙，在县治南。

八蜡庙，在东关外。

景贤祠，在县南郭外，祀子禽子羔，以都御史顾佐配。

王公祠，在学宫后，祀奉训大夫王元佐、户部尚书王钝、户部侍郎王沦。

顾公祠，在县治，祀明邑令顾佐。

萧公祠，在县治，祀明郡丞萧鸣邦。

明郭显忠诗：“坐啸孤城杀气高，阵云缭绕逼青霄。驱驰百里纾筹策，指点三军壮羽旄。雉堞言言红日皎，貔貅娇娇碧天遥。村翁伏腊儿童喜，古柏风清奏九韶。”

韩烈士祠，祀韩巍。

明郭显忠传：烈士名巍，山西沁水人，贾于太康杨家庙。躯干壮大，多智，习兵挽三石弓，慨然慕马伏波。为人尝曰：“马革裹尸，真男子事。”每闻四方有警，辄扼腕，人皆壮之。嘉靖癸丑，贼陷鹿邑、归德，势甚猖獗。召诸少年曰：“吾料贼必奔太康，度太康无令，贼可袭而取也。杨家庙乃屏蔽于此，拒守勿令长驱，需救兵至，贼可歼。”或曰：“恐势不敌。”烈士曰：“彼众乌合，行无纪律且狃常胜可挠也，第从毋恐。”少年稍有从者。贼果奔太康，游兵至败去，先锋至又败去，贼自怒曰：“何物男子敢尔相厄？一夫何能为者？”拔营列阵而进，所从少年散去，遂登楼自固，贼围数重。楼中集有冶铁，投以击贼，死伤相继。三昼夜不胜，贼欲弃去，一黠者曰：“脱顿兵城下，是且集众撼我，则腹背受敌，盍火之？”乃与薪焚楼。烈士叹曰：“吾得死所矣。”自楼上飞身落平地，手刃数人，始被擒，大骂不屈，断舌遇害，极惨。是夜漏下三刻，萧公入城，平明贼众列濠外知有备，攻三昼夜，不克乃去。微烈士，萧郡丞未至，贼至矣，百万生灵为鱼肉。烈士之死，功在太康，岂浅鲜哉。万历戊子，隰川王以状闻，诏祠祀，授子子明、孙澧衣巾奉祀，复其家，人情大快。

又诗：“疾视狂以伏剑呼，轻身端不让荆轲。气吞狐鼠秋风冽，□□衣衫夜月孤。淡淡流云连上党，涓涓逝水绕蓬庐。裹尸马革寻常事，到此方知烈丈夫。”

尉氏县

社稷坛，在小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东郭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庙，在县治西北。

东岳庙，在县治东。

火神庙，在县治西。

文昌祠，在县治西。

高庙，在县治西。

蔡相公庙，在县南五十里。

双武庙，在县南十五里。

七贤庙，在县东四十里，即阮籍竹林旧址。

张相公祠，在县东二十里，祀唐张公瑾。

任安抚祠，在县西南柏冈保，祀唐安抚使任怀。

贞烈祠，在县北门外，祀烈妇尹氏李氏。

洧川县

社稷坛，旧在城中西北隅。明隆庆年间，移于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东南进贤门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祠，在南坛内。

东岳庙，在东门内。

二郎庙，在城东四十里。

燕王庙，在城东南十里。

颍考叔祠，在大隧山上。

宋苏轼诗：“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世人争曲直，苦语费摇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荒祠旁孤塚，古遂有残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贵其瞻。不解此微言，脱衣徒勇敢。”

王十明诗：“衣冠肉食漫纷纷，谁解杯羹感悟君。颍谷封人虽贱士，却能纯孝至今

闻。”

元王恽诗：“颍封遗庙抗高墉，窈窕丹青户牖空。治道得人无国疹，孝心锡类与天通。当年大隧融融乐，此日荒林凛凛风。总道茅焦贾余勇，从容难似片言功。”

李卫公祠，在县西北十里隐仙冈，宋熙宁中建。

白露庙，在县东二十五里。

杜将军庙，在杜将军墓前，或谓为杜预。

魏征庙，在墓前。

崔府君庙，在北门外，祀唐崔瑗。瑗有异政，累封灵惠齐圣广祐王。

杨将军祠，在县北二十里。

皮场公庙，在朱曲镇北冈上。按《西湖游览志》：神姓张讳森，相州阳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鞞，蒸涎生蝎，螫人辄死。神时为场库吏，素谨奉神农氏，祷，神杀蝎。镇民德之，卒乃立祠祀之。

鄢陵县

社稷坛，在县北二里。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一里。

邑厉坛，在县北一里。

城隍庙，在县治东。

八蜡祠，废。

东岳庙，在东门外。

济源庙，在县南。

灌口神祠，在长宁门外。

商高祖庙，在张桥。世传高宗扑蝗于此，民感之。故祀。

夫子庙，在县南十里。相传以为夫子厄陈蔡时曾居于此。

燕王庙，在古鄢城。

伍子胥庙，在西营北保。

文范先生祠，在县西八里漆井村。

甘上卿庙，在甘罗南保。

魏文帝庙，在甘罗南保。

皮场公庙，在荣乐门外，祀裴昌。

薛文清祠，在县东，祀明侍郎薛瑄。嘉庆十九年，礼科给事中陈斐奏建。

义女祠，在义女店东。

扶沟县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郊。

邑厉坛，在北郭。

城隍庙，在县治内。

八蜡庙，在东门内，享祭与社稷坛同日。

程明道祠，在县治。昔明道知扶沟，民感德化，故立庙祀焉。

明刘定之记：明道先生知扶沟县，于公署后筑亭游息。岁久圯坏，遗址仅存。今县令陈君纪有意新之，而未果。河南宪副尹公内则按临至是，闻而喜之，使勉成之。于是计工集材，创始于景泰四年十月初三日，落成于明年二月十五日。不为亭而为祠堂者，以先生过化之地，宜尊敬焉，而不可褻也。据图肖先生像，冠服如宋时之旧者，存其真也。尹公以书来征予记。按先生当神宗时仕于朝，王安石方得君变法，素知先生贤，欲援以为助；而先生初持使者节，继为监察御史，论列时政，数忤安石。由是屡贬黜得知扶沟。邑多盗，岁焚舟惊财。先生捕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辈，不复根治旧恶，分地以处之，令常挽舟为业，自是邑境无盗。内侍王中正以事巡历畿甸，所至供帐，竞务华侈，先生待之无所加，卒亦无他，此其见于伊川所作行状者也。余观神宗可谓有志之主，以复三代之治为务，然所用乃安石。当先生矩扶沟时，安石抱负筹策已悉施行矣。而畿甸近邑，寇盗之炽、宦侍之横若是，略莫能弭。逮先生从容处置，不拘常法，不待声色而咸得其当。使其得位而施之，功效讵可量耶？晦庵朱子云“龙德正中，厥施斯普”，盖谓是矣。而致堂胡氏惜汉武帝不以待公孙弘之位待董仲舒，古今一辙，可胜叹哉。凡世俗之訾讥儒者，率以为托诸空言，未知其见于行事，何若也。先生立言以明斯道，固学者所共传习；而其行事，实斯道之形见：在是邑尤为足证。而至是者，可不知所矜式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之君子尚尽心焉。

颍考叔祠，在南郭外。传闻明永乐中见梦于上，因敕有司立祠祀之。

保障二勋祠，在文庙西，祀前令王公廷华、孝廉何公岑。邑前朝两遭兵乱，赖二公保全，士民思之，建祠以祀。

中牟县

社稷坛，在县西。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一里。

邑厉坛，在县北一里。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祠，在县西一里。

东岳庙，在东门内。明初建，国朝顺治六年重修。

帝尧庙，在县西北四十里南梁里之台萧庄，顺治九年重修。

帝舜庙，在县西北二十里鲁村。

夫子回车庙，在县北三十里南岩较家庄。有石碣刻夫子回车辙处，肇不知何代。明万历年修，崇祯八年重修。

列子庙，在圃田乡，祀周列御寇。

鲁公庙，在三异坊，祀汉令鲁恭。

明于谦诗：“长民曾羨鲁公贤，民物熙然各遂天。境外遣蝗徒扰扰，桑间驯雉自翩翩。闾阎风俗犹前日，史传声华纪昔年。寄语郎官勤抚字，循良衣钵要人传。”

卢医庙，一在县治东，一在县北杨乔镇。

李靖庙，在县南六十里鼎泽。

烈妇祠，在县治西，祀明衡妻刘氏。今废。

阳武县

社稷坛，在县西北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门外。

邑厉坛，在县东南。

城隍庙，在县治东北。

八蜡祠，在县西。

玉皇庙，在西关。

东岳庙，在景熙门外。

昭济神庙，在县东南二十里。

张文侯祠，在县北。

时公祠，在县治西。明正德壬申建，祀都督时源。先流贼猖獗，源奉命追剿至此，与贼拒战大破之。民为之立祠。嘉靖间知县高尚礼重修，寻废，姜光胤重修。

胡公祠，与时公同祀。明嘉靖癸丑，时值河决，平地水深丈余，直冲县治。公悉力捍御三昼夜，不遑寝食，民免于垫，故为公立祠。今废。

原武县

社稷坛，在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门外。

邑厉坛，在北关外。

城隍庙，在东街。

八蜡祠，在西关外。

真武庙，在北门外。

武安庙，在北门外。

河渚庙，在县西二十里黑洋山。明成化四年建，弘治三年重修。

封丘县

社稷坛，在县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门外。

邑厉坛，在县北门外。

隍城庙，在东街。

八蜡祠，在县南门外。

河渚庙，在县西南二十里荆隆口。

陈平庙，在县西北吴村。

百里刺史祠，在县东五里庙冈。元大德十年建，祀汉徐州刺史百里嵩。

晋王祠，在县西南小斗门。旧名屯固村，祀晋王李克用。唐末朱温据汴河北，群盗纵横，民被俘掠最惨。王以晋阳兵屯留兹土，邑境独全，故民德之。

翟母祠，在县治内，其遗址尚存。前有井，邑人传淘井可得雨。明嘉靖间大旱，知县朱缙悬祷果大雨，建祠祀之。井经河患数次未堙，似亦有神异者。

秦公祠，在儒学西，祀户部尚书秦金。

明徐缙记：祭法能悍大患，则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于学之文，反则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诗，《泮水》^[1]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是也。前河南左参政、今户部尚书凤山秦公，哀兵鞠旅与刷贼馘，嘏殄之。封丘以奠，洛师在礼，封丘宜有庙祠而祀，宜在学宫左右。先是丘民感慕功德，创祠绘像，以奉蒸尝久矣。龚君来尹兹邑，复谋所以郭而大之，门庭堂寝百用具修。巡按御史许君补之，请缙文其事于碑，以示永久。武庙初，阉竖专恣，浊乱煽虐，流毒海内，群盗窃发。霸州人刘齐等，招集亡命，斩竿揭木，出入齐鲁间，有杨虎者为之爪牙，所过隳突残破城邑，贼杀长吏燔烧剝剔，流血成川，积尸为丘，两河南北，悉被蹂躏，不复能制，远近绎骚，撼摇畿辅，钲鼓之声震动数千里。已而长驱京洛，攻延津，逼封丘。公时左参藩司，率先捍御，群议汹汹，宜宵遁以避其锐。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当与之先死耳。”独策马登陴，急选车徒，锻矛矢，申画曹伍，训励勇敢，为抗守之具。则又移书台臣，陈说利害，要驻阉帅合谋戮力，相与昌锋镝撻矢石，击贼于铲脚之野。一鼓而歼其渠魁，复追至长垣，捷奏天子。由是贼徒骇散，奔伏他郡，

[1] 《泮水》，先秦佚名的诗。

势衰沮不复振，逾月而窜于狼山，卒以荡平。噫，祭法所谓能捍大患者，非公其孰人哉？当贼势方剧，郡县披靡，狐鼠进退莫敢支吾，至有迎降纳款者，遂使草莽逆竖横行六州，无辜之民备受惨毒。当宁旰食，张皇边戍，仅乃克之。向使典领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据盘错其间，式遏乱略，惩之于始，盖不待狼山而后息肩矣。公之功于是，为大庙食之典，与国咸休可也。乃纪之，以告来者。词曰：“武庙嗣服，昊天降疵；君侧弗靖，寺人蔽之。攘窃威福，浊乱纲纪；高下臆决，僭拟天子。淫刑峻罚，动触机罟；神祠瘵吁，阶祸贾怒。额额群究，啸聚绎骚；封豕貔貅，渊藪逋逃。隳突齐鲁，凭陵河华；吞噬咆哮，长驱中夏。死丘血渠，残破邑居；焚掠剥炙，荡为丘墟。畿甸震惊，宛洛威胁；窥我延津，得之词谍。显允司徒，参藩于梁；秉钺褰帷，覬其披猖。卓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我要领。我锻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死。群哗弗臧，神机潜握；遮留阍帅，相为犄角。虎臣桓桓，蛇矛如湍；执讯获丑，截脑裂肝。奔溃颠踣，鹿骇狼窜；大憝肃清，绥章有灿。乃慰乃止，梁有厚喜；家室讴吟，荷锄负耒。梁有城隍，惟公殿之；尔耕尔蚕，惟公宴之。以削以筑，爰卜斯室；于乐泮水，作庙翼翼。醴醕殽脯，坎坎击鼓；稽首拜舞，愿言多祐。考兹新宫，丹雘攸崇；史臣勒辞，以纪肤功。”

延津县

社稷坛，在县西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东南。

邑厉坛，在县东北。

城隍庙，在西街。

斗母庙，在南新庄。

济渎庙，谓邑北门外济水出焉，故建。

汤王庙，在沙庄村。

崔府君庙，在史良村西。

兰阳县

社稷坛，在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门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雩祀坛，在南郭门外。

城隍庙，在西门内北街。

八蜡庙，在西郭门外。

三教庙，在县治东南。

风伯祠，在县治北。

禹王庙，在铜瓦厢。明正德六年知县陈桂奉敕修，因河水塌岸至庙而止，以王之灵也。

仪封县

社稷坛，在适卫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崇儒门外。

邑厉坛，在适卫门外。

城隍庙，在南街北。

八蜡庙，在西郭外。

故王庙，在适卫门。相传为朱温兄全昱葬此，墓傍有祠祀之。后为积水淹没。

赤帝庙，在县治西。

昭应水神庙，在黄陵冈。

新郑县

社稷坛，在县城西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城东南。

邑厉坛，在县城东北。

城隍庙，在县治正中。

轩辕庙，在县西。

子产庙，在县治西北。

明高拱碑记：或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宋儒吴氏云：数其事而称之者，有未至也，然乎。曰，后儒成心未化，事务苛求，自大贤而下，皆不免焉。夫谓数事而称者，如以某事见其恭，以某事见其敬，以某事见其惠且义，是数事而称也。今曰行己恭是无往弗恭也，事上敬是无往弗敬也。养民惠使民义是无往弗惠且义也，立身事君，治民之理具矣。则何为数事而称。子云：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岂以数事而言，犹未尽者欤。且《大学》称文王亦止，曰：为君止仁，为臣止敬，为子止孝，为父止慈，交人止信，五者而已。岂亦谓数事而称者欤。曰：子产之才，不胜其德，其于圣贤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然曰圣贤之学以孔子为宗，孔子不云乎恭，则不侮事；君敬其事，惠则足以使人好义，莫敢不服。兹固圣门训旨。子产有焉，乌在其为概未闻也。或又问：乘舆济人何如？曰：此盖偶为之事，以大夫而爱人如此，以故百年之后，里巷犹有称焉。惠而不知为政，然乎。曰：子弟诲之，田畴植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闾井有伍。子产岂不知为政者，但偶逢徒涉，遂以乘舆济之；固非不务为政，日处水际，而专以乘舆济人也。

且即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时皆可为也。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平时深及膝而已，夏秋间雨，则山水泛涨，高千余仞，奔腾而下，不可以桥也。子产乘輿济人，时月无纪，岂其十一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哉？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乘大体，乃借此以立论，非真谓子产不知政也。曰：圣贤亦以乘輿济人否？曰：不为也，亦非必不为也，或亦偶然而已，焉则无不可者。譬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给人足，大杀不惧，上也；野有饿殍，开仓以赈，次也。若道遇饿殍，且死而簞食则亦饲之，岂谓吾自有赈恤之政。俟其自及，虽遇饿殍且死，虽有余食亦必不以救欤；又岂遂谓不务为政，日携簞食索饿殍于道，而救之欤？子产之事有类乎此，但无关于政，不可为常，故孟子借之立论耳。虽然此孟子事也。若孔子则论事必得其实，论人必当其情。借以立论者，则无矣。以上二事，后人未达圣贤，微旨过有讥评，遂滋千古之惑。予特为之明其意，刻石祠中，谗诸来者。

裴晋公祠，在县北四十里。唐丞相裴度平淮西时驻节于此，立祠祀之。

栾巴祠，在县北。

三贤祠，在县东北丁马保，祀郑子产、裴中立、王沂公。

宋韩琦赞并序：文正王公，葬郑州新郑之临洧乡，而与郑相子产、唐相裴度之冢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子融，乃绘三相之像，置于坟之僧院，而属余以辞。故为三贤赞云：“猗与国氏，惟郑卿臣。屈佐列国，道尊四邻。乡校勿毁，否吾可询。輿诵勿斥，悔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终感民。及其亡也，如丧所亲。昔吾夫子，事若大伦。曰古遗爱，畴云不仁。东里之旧，清风未泯。九原可作，吾从惠人。”（右子产）。“猗欤裴公，唐相之贤。忠义独出，诚贯于天。明哉章武，言行计然。誓平蔡贼，不与俱全。卒歼大憝，再清幅员。身系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谢，胡能比旃。晚留东都，放怀林泉。进退之节，公无少愆。使公而在，吾其执鞭。”（右裴公）。“猗与王公，佑我宋基。股肱两朝，言皋行夔。猷后称制，政由房帷。公时挺然，惟正是毗。窜奸进良，遂光重离。其重如山，乌可妄移。其平如衡，乌可妄欺。懿公恩者，终身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为。公今亡矣，吾安从之。”（右王公）

许鲁斋祠，在儒学内，祀元儒许衡。宜德年间建。

明薛瑄记：新郑县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阳缓，元鲁斋先生许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内，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实生先生于里中，金大安己巳岁也。县学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于碑。今碑存而祠废。士大夫之往来与凡民之向学者，或嗟叹以为缺典。江西邓麟训导邑庠，乃即夫子宫墙东隙地构屋三间，作先生像于中，以时致祀。既而求记于河南金宪刘公咸，公以推余。余忆往年过是邑，邓方谋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邓之志，可嘉哉。于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学，所以绍程、朱之正，传淑万世之心者，固不待新学小生之赘赞而独念。是邑，乃先生诞生之地，顾祠宇久废，人心缺然，无以宇敬。邓能因心兴事，作新斯宇，使凡进谒庭下者，如亲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补于天理民彝不浅矣。遂书其事，以告后之人，俾无替于承祀云。

陈州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邑厉坛，俱在城南一里许。

城隍庙，在预备仓西。

八蜡祠，在北美古粮城内。

太昊祠，在州西北三里陵上。

明商辂碑记：太昊伏羲氏陵，在陈州城蔡河之浒。我皇帝车驾幸汴过陈，亲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以为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庙貌未立，议者以为有司阙典。正统丙辰，知州毗陵张志道具以疏请，诏许可。遂率吏民鸠工创建，逾年殿堂门庑以次落成，像设巍然，笾豆整饰，卫以垣墉，树以名木，其制略备。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薰增建御碑亭、钟鼓楼，又别建三清观，命羽士主之，司其香火，其制寝广。然陈地卑湿，岁月滋久，栋宇颓圯，钟鼓朽败，器物残缺，嗣而葺之，实有赖于良有司焉。成化乙酉，临漳令云间戴昕以政绩超异，膺旌擢之典来，知州事三载，政通人和，乃谋诸僚佐谓：“伏羲为三皇之首，而陵庙居群祠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前人之建立若是，可使之日就于圯乎？”众曰：“诺。”惟命是从。于是各捐俸为倡，士之尚义者，兢以资来助。斧斤版筑，以次兴举。未几，百度维新，庙貌改观，过者称叹，瞻者起敬。僉谓是役也，人不见劳功倍前，规守之设施过人远矣。州民赵旻等状其实来求为记，谨按伏羲都宛丘，以木德王，观河图而八卦画，造书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礼，教佃鱼之利，九州由是而别，区域由是而定。所谓功揆天地，道合乾坤，不言而化，无为而成浩浩乎，无德而名焉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矧继天立极，开物成务之圣人乎；矧陈为太昊之墟，陵寝之所在乎。是以贤有司汲汲于庙貌之崇，祀事之严以祇承朝命，而图报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临漳，尝毁苍龙神庙矣，而于此乃崇敬之若是，何也？盖彼淫祀也，弗毁无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无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无他，在合乎义而已矣。若戴君者，其知所重哉。嗟乎，圣神之灵与造化相为始终，则陵之传与宇宙相为悠久。后之蒞州者，其尚留意于斯。是为记。

赵犨祠，在北门内。犨仕后唐为刺史，拒黄巢以全陈。宋熙宁间，建祠以祀。

孝肃公祠，在西门外。

晏公庙，在鼓楼南，祀宋知州晏殊。

岳武穆祠，在太昊陵内。

四贤祠，副使翟师雍，以汉汲公，宋范文正、包孝肃公、岳武穆王皆有功于陈，乃卜地州治之西，春秋祭焉。

西华县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俱在县西。

邑厉坛，在县北关。

城隍庙，在县治东北。

八蜡祠，在县东。

商高宗庙、商箕子庙，在县治内。

忠义祠，在县治后。明正德间流寇陷城，知县李景、教谕孔环、典史杨绍龙死之，奉诏建祠，春秋致祭。

商水县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外东南。

邑厉坛，在北关外。

城隍庙，在西街。

八蜡祠，在东关外。

三皇庙、伏羲神农黄帝祠，在城外东北。皇清顺治八年，知县吴道观重修。

关帝庙，在县治南街。

项城县

社稷坛，在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关外。

邑厉坛，在城北。

城隍庙，在县治北街。

八蜡祠，在县治西。

光武庙，在县西北。

贾令祠，在旧县城东。汉令贾逵以德化民，后人思之，立祠致祀。今圯。

杨烈妇祠，在旧县城西，今从建西关外。祀唐县令李侃妻。李希烈之乱，有保城功，邑人立庙祀之。

沈丘县

社稷坛，在县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门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东南隅。

八蜡祠，在县东北隅。

东岳庙，在城外西南。

关帝庙，在北关外迤西。

文昌阁，在南关外。

天仙阁，在东关外。

许州

社稷坛，在城西。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东。

邑厉坛，在城西。

城隍庙，在州治西南。

八蜡祠，在城北二里。

汉寿亭侯祠，在州学东，即相传壹宅分两院基也。

黄丞相祠，在州治东南。

明李东阳记：无锡邵国贤知许州，首考图志，谓许为颍川故郡，汉丞相黄公当所治地，求其祠谒之，无有也。因叹曰：“此史所谓生有荣号，没见奉祀者，奈何弗继？”欲图建之，而州寡隙地，间于州治之东南得尼寺焉。则又叹曰：“此不得而彼得之，何哉？”乃驱其徒若干人，辟地去秽，撒故宇构，为堂四楹，设主其中，岁春秋仲，则帅寮属师生往举祀事。于是，公之祠历数百年而复兴，国贤乃具书抵予曰：愿为贤记之，以告许人。施同知文显上京师又请焉。汉之初，高帝以宽仁除苛暴，逮文景为尤盛。武帝始用刑法，天下骚然。终昭帝之世，吏兢为严酷，民不堪命。当是时，公独以宽和为治，及事宣帝久不变。虽习律法察民隐，而务包容；虽严覈属吏，而成就全安，不摘细过。颍川之治，实朝廷所最，天下所视以为重者。夫不为世俗所诱，惟所见以为治，又怀其精智锐力，抑遏而不用，皆天下之所难。公于是贤乎人远矣。或者谓宣帝泽薄，故善归于吏，殆不尽然。盖帝虽不免尚法，往往最公治为第一，赐车封爵，以示宠异；而卒以相位授之，使天下为使者，皆公其人。帝之泽不若是止也，然则公之益于天下已多，而况其郡之人哉。史又称公自柄用损于治郡，凡以鹖雀为公累。予谓：自汉以来，论学者多以灾祥为理道。公在狱中受书夏侯胜，胜之论《洪范》固是学也，故谓公学之不纯，则有之。若谓其以伪先天下如张敞者，所谓不已过乎。然则论公之世者，法其治民可也。夫善之在天下，无古今迩远其归一致。使今吏于许者，皆慕公之遗，不敢后，则所谓孝子、悌弟、贞妇、顺孙者，今之民独非公之民哉。国贤以进士出守，文学政事卓可纪录，盖知所慕者也。踵焉，而非敢后者也。故为记于祠，俾来者有继云。

西乡侯祠，在州东古城内。汉将张飞封西乡侯当守此城，故立祠祀之。

蔡孝子庙，在城南。祀汉孝子蔡顺，每岁四月十五日祭，盖取椹熟时也。

七先生祠，在学内，祀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朱熹。

陈太丘祠，在州治东南。

临颖县

社稷坛，在县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

邑厉坛，在城北。

城隍庙，在县西。

八蜡祠，在山川坛之东。

马季长祠，在县东十里，祀汉马融。融尝流寓读书于此。

杨统制庙，在小商桥，祀宋岳武部将杨再兴。

襄城县

社稷坛，在县西北隅。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

邑厉坛，在县治北。

城隍庙、八蜡祠，俱在县南。

淮渚庙，在西门外。

东岳庙，在城东北隅。

三贤祠，在县北颖桥。祀颖考叔、李膺、范纯仁。

颖考叔祠，在县治西南。

元张思敬记：一言而格，君心之非；一善而藹，万世之誉。非忠孝之志迥出辞表，岂能使听之者感激，追悼喜愧交集者哉。寥寥宇宙间，能以纯孝锡类，其颖考叔之谓乎？公郑人也，按《春秋左氏传》，事庄公，为颖谷封人。初庄公有弟曰共叔段，多才好勇，而贪黩无厌。母姜氏爱之，与之谋将启而袭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乘克之，遂迁姜氏于城颍，誓以黄泉为期。考叔因赐食之暇曰：“小人有母，未尝君之羹，请遗之。”庄公寤，子母如初。於戏，贤矣哉！公以推己及人之诚，而亲其亲；忍使其君遗其亲，而弗亲也。庄公始恨于私憾，悔心既萌，破其疑疏其室，晰然而良性复，虽然人之虚灵，岂终晦耶？与夫讦而为直，戇而为忠，不逊而为勇，构怨钩祸，其于绳愆匡恶，果何益哉？故智者待其机而后动，君子伺其问而后言，以善诱之反诸正而已。上下之情，雍熙洞洽，功简而效，速伟乎哉，对扬休也。窃思道义之士，于笑谈顷足以致君民者，古不为不多；而考叔裔独昌嗣独永，又从而祠之，扶持天伦之功为重，而报之者亦丰且厚耶。士人名颖水之梁曰“颖桥”，据桥三百步有奇巨冢巍然，实公葬所也。旁有祠，址宛存。至大庚戌，曹南赵君汝翼，雅德君子也，由太常大乐署令出尹襄城，以化民为首，曰前贤余芳，焕耀经史，读者

莫不兴起，况历遗墟仰严祀于徘徊，叹美间其劝激，又将何如耶？遂因其故基建祠设像，俾往来之人，为臣者思慕其忠，为子者景慕其厥孝。既知行道，扬名之端，又表匡世事上之要。其于裨治道、厚民彝，兹祠其张本欤。时至大三年九月也。

鄆城县

社稷坛，在县西。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

邑厉坛，在城东北。

城隍庙，在县治西。

商高宗庙，在县北四十里。世传高宗捕蝗至此，遗庙存焉。

晋王庙，在县东四十里。

樊吟庙，在县南三里。

裴晋公祠，在县西北。

明邵宝碑记：鄆城西北五十里，有镇曰裴城。唐丞相晋国公讨淮西时，尝视师于此，后人因以公性命其城，又以命其镇，镇之中故有晋公祠，不知其所创始。盖民之私祀，祈丰禳疹，往往即焉。然非典也。吏罔攸司葺，不葺惟民，岁久且敝。比宝来守许，行县道祠下，慨然感之。乃劝其镇之民某稍为完修，建额于门，设主于堂，旧者以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请于巡抚都御史徐公暨藩、臬诸公，岁役一人，俾继守勿坏，且为定私祀期式主，以乡民耆老有行义者，而记其事于石。某按韩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师，十月丞相某入蔡。然则公驻兹地，仅两月耳，非有居守抚治之勤，而民之敬爱亦至于此，岂公求民，民有私于公哉。诚于国故在，在而感；仁于人故在，在而孚。其车服所临，节钺所指，当有不言而喻者矣。然方是时，献俘于朝，立石记功，卒为忌者所中，至有斫碑之举。抑不知碑可斫，而其感孚于人者，不可忘也。不然一戾止之间，而城曰裴镇，亦曰裴，且祀焉。至于今者，亦独何哉？由此观之，则是非之在民者公于在国，其在后世者公于在当时，此理之固然，无足怪也。宝独念公之在师，与贼垒相距，曾不数舍，而从容暇豫，若无事焉。一时诸从事，方且谈笑为乐至形之诗咏。则公素定之志，夙成之谋，优为之才，大受之量，皆于是乎见之。夫惟素也，故不可动；惟夙也，故不可扰；惟优也，故不可克；惟大也，故不可测。是其克成厥功，盖有不偶然者。故凡有志经世之士，莫不以公为望。呜呼，民怀其恩，士服其德，立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身其地者，如见其人焉。宝知是祠之不朽也，宝知是祠之不朽也。于是乎，记而复系之，以迎送神辞使歌于享。辞曰：“公将降兮兹城，驾风云兮扬灵，繁歌舞兮在庭，去千秋兮如有情，繄我俎兮旨我觥。”右迎神。“公奄去兮何乡，焱远驾兮八荒，伫城皋兮彷徨，裴之城兮召之棠，后千秋兮不忘。”右送神。

五老祠，在儒学内，祀金麻九畴、张谷、张从正、王子可、山堂老人。明成化间建。

忠诚祠，在县东一里。明嘉靖十九年，为尚宝司卿死谏忠臣刘公建。

长葛县

社稷坛，在县西北一里。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

邑厉坛，在县北。

城隍庙，在县治东。

八蜡祠，在县东苏村保。

中岳庙，有三：一在县西四十里，一在县北八里，一在城西关外。

河伯庙，在洧水之涯。明崇祯八年知县李在公大胜流寇于此，输俸建祠。

卓茂祠，在县东十五里。

张仙祠，在县东一里，旧为任子祠。

禹州

社稷坛，在城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南。

邑厉坛，在城北。

城隍庙，在州治西。

八蜡祠，在州南关。

夫子庙，在神后镇。

神后山神庙，在州神后山前，明永乐二年建。

明周世子碑记^[1]：古者诸侯祭封内山川，诚以名山大川，必有神祇主之。生祥致瑞，御灾捍患，其赫然。灵异者俱载夫祀典，祭飨有坛，奠谒有庙，神所依归，而人得瞻仰，礼不辍也。其或僻处遐远，名不登于图志，事不接于耳目，非以异自著，则人何由知之，而兴事神之礼哉？神后山在州之野，冈峦岩壑之瑰奇，林木泉石之幽邃，固不下于岳镇，而人迹罕到，世未有知者。永乐二年秋，有瑞兽出焉，白质而黑文，圆首而修尾，行则二虎随之。其性不食生物，不践生草。望之虽若悍猛，迫之则甚驯扰，即瑞应图所称驺虞是也。封人来启其状，父王卜日往观，至境设槛取之。越三日，雷雨大作，逮夜而云开天朗。兽乃徐步入槛中，竟生致之以归，导以鼓吹，卫以旗麾。民庶争先快睹，欢忻踊跃，知为太平之上瑞。遂驰奏于朝，躬亲入贡。伯父皇帝谦下自居，谓父里忠孝所致。御制金敕加锡礼以褒焉。内外群臣拜表称贺，而兹山之名，一旦播于天下矣。尝闻麒麟白泽，凤

[1] 即神垕山神庙瑞兽碑。

凰神雀之属，出则为祥瑞。今伯父皇帝在位，礼贤恤民，仁恩溥洽，风恬俗熙，遐方异域，重译来献，和气致祥，邹虞之出，固其宜矣。然而寰宇之广，不现于他境，而独于兹山，则神祇之灵，亦有以阴相之也。山在本国封内，未有祠庙，父王既归，因推本所自，实惟山川之灵，产兹瑞兽，以为国家之休祲，不可以不报。乃命工择地，建栋宇、设香火，妥神之灵礼也。庙成，谨撰迎送神曲歌以侑之。辞曰：“山靡靡兮水泠泠，神所宅兮山有灵。邹虞出兮贡彤庭，帝王之瑞兮协图与经。神有庙兮山之上，朝出游兮暮还止。俎有牲兮樽有醴，舞傞傞兮乐声起。雨不骤兮风不颠。牛羊在野兮禾黍在，田降福祉兮来绵绵。”

汤王庙，在州北门内。

遗爱祠，在城内东北，祀子产、黄霸、卓茂。

少姨庙，在州东南紫云里。

黄霸祠，在州治西五里。

卓令祠，在州治东五里，祀汉卓茂。

马端肃公祠，在州北门外，祀兵部尚书马文升。

密县

社稷坛，在县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南门外。

邑厉坛，在县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祠，在县南门外。

白龙王庙，在县南柏崖山。金大定元年建，明永乐间奉旨重修，以祷雨获应也。皇清顺治七年，知县李芝兰重修。

开阳真君庙，在县西北开阳山下，邑人祈晴有应。

禹王庙，在县云岩宫后，明永乐间奉敕修。

五虎庙，在县东五十里。三国时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破曹操于此，后人之为立庙。

索长官公祠，在县西北隅。索长官不知何许人，久遗名，今第称以官号。旧传虎入境，噬孀妇王氏子，妇诉。长官遣人执牒追之，惧不敢近，投牒径中。虎见牒衔踞庭下，如伏罪状。长官叱去，后衔一兽报妇，遂出境。县南三里湾子河即投牒处，人谓德政所感，祠焉。

明潘恩诗：“绝代循良迹，于今尚见之。人间歌旧德，山侧拥新祠。白日悬萝带，清风净竹枝。幽禽时一语，助我夜来思。”

云间盛朝组诗：“猛兽由来不可驯，惟公德化最称神。渡河犹觉寻常事，崔瑗应为第二人。”其二：“圣世顽民犹未驯，诚孚异类一何神？只今遥颂循良绩，俯仰千秋有几人。”

郑州

社稷坛，在西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门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州治东。

八蜡祠，在西门外。

郊禖庙，在城隍庙西。

裴昌庙，在州治西。

列子庙，在州东圃田乡，祀郑列御寇。

公孙大夫庙，在州城东，祀郑大夫公孙侨。

留侯祠，在州城南，新郑界。

明高拱碑记：龙之为物，能升降上下，兴云雾，泽下土，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豢龙氏者何？盖龙有欲，故可以所欲豢之；可豢，故亦可以屠也。虽然此凡龙耳，若神龙则不然。彼其心无所系，而变化莫可测。其所食，犹凡龙也，即豢龙氏之食，亦未尝不食也。然一食即去，既不知其为何人，而亦不记其为何处。夫若是孰得豢之，不可豢也，况可屠耶？汉兴，佐命之臣，三杰为最。而三杰中智莫如留侯，才莫如淮阴，乃淮阴竟以反诛。嗟乎，淮阴岂尝反哉？徒以其艳于功名之际，不能自脱，故有以坚高帝死之之心，而遂不能免也。今观夫分地稍迟，则失期不至。欲王齐，急则请。假王降为淮阴，则怏怏无聊，羞于哱等伍。信于功名何如者。帝固以为信之才若彼，而其功名之念又若此。使吾在，固有所以处之者；吾不在，则嗣子安能处之。处之而不当意，信其可但已乎。脱如分地，迟奚啻失期；脱如欲王，急奚啻请假；脱如有淮阴之谪，奚啻怏怏羞伍哱等。嫌衅一起，则嗣子者，必且为所鱼肉，而事去矣。天下其能如信，何故必有死信，而后吾乃可以死？此固高帝之心，不能时刻忘者也。而信亦岂无所以致之者欤。悲夫，以信才可以雄视千古，固亦龙也，而惜其艳于功名之际，不能自脱。则其为龙也，凡是故始为人所豢而卒，为人所屠也。若留侯者，虽则以身从汉，决策帐中，然或去或来，其超然不羁之意已久，孚于高帝之心，至其成功也。侯之则侯，食之邑则食，固亦汉廷诸功臣伍也。而曾未有一毫岸异离群之迹，乃无何，即引疾以去，谢迹人间。使天下之人，徒有咨嗟叹息，而竟莫识其意之所在，是可得而豢欤，抑可得而屠欤。然则侯亦神龙矣哉。或曰：侯不系情于汉，独奈何系情于韩，而必为报仇。嗟乎，忠孝丈夫之大致也。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君犹父也，有君父之仇而不以报，非夫也。是故，侯之志始终乎是焉。惟其志，专报主而无所系于功名之际，是故卒有以成志，而亦卒无以累其身。譬之神龙者，虽不可豢，固亦不

可犯也。而驱风鞭霆索天下，不义之人而击杀之，亦未尝不为也。诎祇谓不可豢而已哉，若是则可为留侯也已矣。世传侯为韩人，而自昭侯灭郑，遂徙都郑。越百四十有七年而后灭于秦，则侯正郑人也。而郑故无祠，予乃特易地一区建祠祀侯。盖不惟乡人之后进，寓景仰之意，而父母之邦，英爽时临或亦有所依焉。乃予则为迎送神辞，俾奏之以乐尸。辞曰：“摧嬴楚兮报韩，偕赤松兮弃人间。横四海兮神游，怀故都兮暂还。溱之水兮陞之山，桑麻蔚兮春草班。怅美人兮未来，徒怛郁兮心颜。”

李卫公庙，在凤凰台西。

荜阳县

社稷坛，在县治西。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东南。

邑厉坛，在县治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庙，在县治东南。

中岳庙，在县南二十五里，士人谓之岳岗。

济渎庙，在县北二十里。

洛河庙，在县东南四十里。

二龙庙，在县北十五里。

三义庙，在县东北十五里。

二仙祠，在城西，祷雨辄应。

明沈柿碑记：岁己丑冬十二月九日，余始履荜阳任。是日大雪，民额手喜曰：“雪随公来，丰年之兆也。”已而一春无雨，至三月异风大作，麦苗尽稿，民汹汹莫必其命。余亦攫然，惧曰：“将余之咎与。”于是除烦苛，剔弊蠹，与民更始，犹不雨。曰：“毋乃神之谴与。”于是遍礼邑内鬼神，晨夕百拜，凡三日，犹不雨。吏告余曰：“城西隅有二仙祠，祠下有池。往年旱，尝祷于祠，浚厥池即得雨。今废久，第往祈之，宜有应。”余曰：“嗟，何告我之晚也。”遂挹衣谒祠。下门堂庑不治，而二仙像俨然若新，庭前松柏，蔚有生气。群山峙前一水绕后，左峙城堞，右平畦畛，盖胜地也。仙灵其在兹乎，问吏所以。吏指道傍碑，碑剥落仅存字画，余扞读之，具二仙颠末甚详。盖天顺癸巳，先令沈公通所树石，距今百二十年所。而余适来尹荜，复来祷雨于斯，且沈与余为同宗，而贯趾俱隶南服，余读已默默心动。祠东下百武有池一区，坎而无水，然土气微润，盖二仙所指为圣水者也。诘旦，率邑人荷锸从之，凿不盈尺，泉涓涓流，双鲤跃出。噫，亦奇矣。四望云瀚然起，次日云密布，雨洒洒来。又次日大雨如注，彻三昼夜乃止；夏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也。后数日稍稍旱，又祷又雨。四境内旱，取池水祷之又辄雨。凡两月雨，凡六七应。禾乃既登，民又额手喜曰：“雨随公祷，仙之灵，而农之庆也。”共憾祠隘弗称二仙

居。余曰：“时拙奈何，虽然第在我，先是天王寺僧盗伐古柏数株，予责而遣之，货其木之值足襄厥事。”遂彻前门土楼易屋三楹，不捐官帑，不募民费，甫浹旬而轩然可观矣。邑中好义者，欢然来助若干金。中建厅事三，左建龙王殿三，右葺圣母殿三，东西构廊房各六，前左钟楼一，右鼓楼一，池上建亭一，树石坊一。余金买田若干亩，择谨慎黄冠二人供香火，贍以田之所入，以岁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两佳节举赛会。岁成，余有私愿欲祷者，四方来贍礼者、缙绅士夫、宴游者并不禁，禁诸会弗经饮无度者。工凡六月而告成。沈生曰：天道远，人道迩，斯不亦儒者之谈乎？乃仙祠祷而应，若影响抑又何说也。余读《列仙传》，仙非但有驻世术，而斡旋造化、普济群生，其功尤为昭灼。若二仙之事岂虚词借耶。儒者猥云天人远尔，其甚也，怠弃人道，矫诬天道，至其弗应。而曰天下不可知，则吾何敢知哉，则吾何敢知哉。又诗：“何年二仙子，卜筑西城隅。遗像丹青在，残碑岁月殊。庭阴疑带雨，树老欲栖乌。为问玄冥宰，神功应有无。”频年苦旱魃，田折禾焦枯。吁天嗟何及，苍赤空号呼。谁知榛莽间，上有双仙姝。蹶衣礼双仙，生气宛不殊。亦有圣水池，晶光掩神珠。云自百年前，曾此恭祷零。炎烁倏成霖，燥烈回膏腴。扞苔读残碑，载事良不诬。美哉先令公，讷知非我夫。我亦忧民者，宁辞身瘁劬。一拜骄阳退，再拜风霆驱。须臾沛霖树，一雨连朝脯。三祷辄三应，响答如鼓桴。悠悠上帝心，敢谓精诚孚。四野既沾足，憔悴亦以苏。烹羊纷赛会，伐鼓兢欢娱。嗟嗟悍独氓，宁复睹黄虞。睠兹昇平景，末路曾有无。援琴引清风，坐听歌康衢。

神州行祠，西门外。

荥泽县

社稷坛，在城西。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南。

邑厉坛，在城北。

城隍庙，在县治西北。

八蜡祠，在草场街。

三清庙，在县治西。

武安君庙，在县治西南。祀秦将白起。

纪将军庙，在古城西，宋祀汉纪信建。明正统三年追封荥泽侯，谥忠烈，命有司致祭。

明欧阳哲纪略：郑州荥泽县西，有荥阳旧城，汉纪信将军墓在焉。正统三年二月，诏封信荥泽侯，谥忠烈，建庙墓前，有司春秋致祭。盖从郑州儒学训导郭明郁之请，所以表忠义而励臣节也。惟兹荥阳、郑卫之间，实为楚汉之地。当时楚兵围高帝甚急，汉之谋臣武将非不多也，顾无策以出之者。侯独乘王车，诈为汉王出降。由是，帝得脱去。羽怒，烧杀之。夫以项羽之暴，所过诛戮无遗，侯固知诈必见杀也，乃就死而不畏，其殉主之心

亦何烈哉。向微侯，帝必势屈降楚，项羽当肆愤而甘心焉，则汉事去矣。虽萧何守关中，韩张为腹心，将何所及乎？帝既出，收兵复振，不二年，毙羽而成帝业。所以传炎汉四百年之社稷，皆侯之力也。其忠亦大矣。或谓帝既即位，爵赏封卹不逮于侯，又无一人为侯推明者，皆以为憾。以余考之，殆史氏之缺文耳。否则汉初剖封功臣，虽雍齿之讐，且不遗焉，而何靳于侯耶？夫爵赏之报，在当时者逸于史，而难稽追崇之典；在后世者，缘于情而可为。尝观唐卢藏用以为墓碑谓：县令孔奉先修治侯墓，以其事上请，而所司抑不以达，痛可慨与。历年数百莫有能表之者。宋周频为庙记，载真宗封侯为大尉，又为拓大。庙宇而随以圯，其制亦未备也。洪惟圣朝褒忠尚贤之意，无间今昔，凡忠臣烈士墓，则樵牧有禁，庙则祭祀有时，著于令典。然侯精诚伟烈，后千数百年而始显，岂不异哉。制下知州林厚奉命，惟谨躬诣墓所建庙。庙成，学正沈衡征文记之。余因述纪侯忠君之大节，朝廷褒崇之盛典，并以明史氏之缺遗，后之人其永览焉。

河阴县

社稷坛，在北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门外。

邑厉坛，在北门外。

城隍庙，在县东。

八蜡庙，在县北门外。

圣母庙，在官庄。祈雨随应。

插花庙，原在幞头城隅之车家庄，俗呼幞头戴花。于时甲第蝉联，人文炳蔚。明嘉靖初，迁插花庙于城北樊家庄，自是甲第杳然，识者惜之。

汜水县

社稷坛，在城北。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东郭外。

邑厉坛，在社稷坛东。

城隍庙，在县治西。

八蜡庙，在县治西。

三义庙，在虎牢南旋门北，祀汉昭烈、关壮穆、张桓侯三神。因战吕布于此，故立庙。明万历二十六年，邑令张统申请春秋致祭。

卢医庙，在上街南。纪略神之姓氏，已见方伎，以医活人，遍游天下。尝过邯郸，闻赵人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痺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在赵名扁鹊，扁鹊，神鸟也，能隔山见食。轩辕时，有医能

隔腹见人之疾，人号为扁鹊，故赵人又以是为号。扁鹊兄弟三人并医，魏文侯问孰为善，扁鹊曰：“长兄神视，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闾。臣诊人血脉，投人毒药，故名闻诸侯。过东虢，虢太子死。”扁鹊问于中庶子曰：“太子何病？”对曰：“太子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是以为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我渤海秦越人也，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能无诞之乎？吾闻古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桥引，案扞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肋，搦髓脑，揲荒瓜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能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婴之儿。”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却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应见其大表，不出千里，诀者至众。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以告虢君。虢君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反。”因嘘唏流涕悲不自止。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中经络，别下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闲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藏蹶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鹊乃使弟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验，故天下尽以扁鹊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后世称为卢医，缘渤海古卢国也。

东岳庙，有三：一在印山，创自隋大业元年，至宋时，邑令刘大夫重修，有壁记本庙。乡宦雒宗源重修，傍有砮碻神祠。一在大里村济渎庙之东。一在石嘴玉仙庙之东。

济渎庙，有二：一在大里村东岳庙之西。始建无考，元大德六年重修，明洪武四年士人靳大重修。傍有济池，盖茱渎也。一在给家屯。

昭武庙，在伏蛟山上。唐武宗敕建，祀周之穆王、惠王、襄王。汉之高祖昭烈，并明之高祖、太宗共七天子，其配享者晋悼公、文公等诸侯，孟献子、智武子等诸大夫共百二十人，皆有事于武牢者焉。宋太祖尝谒于北庙，祀以太牢。元也先贴水儿据虎牢毁之。故后人为憾，遗址尚在。

商相传贤庙，在传岩保孙村之南，乃当年版筑处。

晋文公庙，在小武村。春秋文公数有事于此，士人祠之。

屈子祠，在石嘴故讲台上。

金龙四大王庙，有五：一在蓼子峪，一在玉门渡，一在孤柏嘴，一在牛口峪。

洪山真人庙，在金谷堆涧中，相传真人密县处士也。元初混迹耕牧，自同愚夫为人佣工，以所得易豆饲牛。牛或不行，跪拜于前，不用鞭策，牛即解意力拽。后得道趺坐于此，瞑目而逝。汜人称为使牛郎，取其遗骨立庙焉。

昔颛顼命重黎^[1]分司人神，绝地天通，而狄梁公毁淫祠，至今黜之。夫淫祠者，诸不经之祀也。若其山川社稷，自当为民祈报。而古先圣贤德业名节，昭兹奕世者，固宜光俎豆奉烝尝焉。入庙知敬所从来远，第无矫举，以祭则几尔。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七 终

[1] 重黎，古代中国传说中人名，指颛顼高阳氏之后，为帝喾高辛氏火正。重与黎，为羲、和二氏之祖先。

卷之十八

陵 墓

名立者不朽，风高者滋永。是故守卫是设，樵苏禁严虽异世而加隆矣。汴为东京故地，累累高丘，皆昔之王侯卿相也。摇石马而悲凉飏，睇麒麟之炳衰草，九原难作，不亦较玉鱼银海而倍怆哉。作《陵墓志》。

古

太昊陵，在陈州西北三里。有司春秋致祭，三岁一遣使祭享。

御史李森先诗：“游历陈州道，来瞻太昊陵。神龟蔡水出，灵草卦台凭。帝运由兹始，文心逐日兴。倘能知一画，仓颉不须增。”

仓颉墓，在府城东北二十里。《禅通纪》：仓颉居阳武，而葬利乡。疑即此。

夏

太康陵，在太康县东南二里。按《书传》：太康居位十九年为羿所距，遂居阳夏。越二十九年而崩，葬此。

少康陵，在太康陵西。

商

高宗陵，在西华县北长平乡。有司春秋致祭，三岁一遣使祭享。

彭祖墓，在鄢陵县北。彭祖，商贤大夫。

周

平王陵，在太康县西金堆乡。

陈胡公墓，在陈州北。胡公，舜之后，周封于此。

春秋

程灵公墓，在西华县西三里。

陈怀公墓，在商水县西二十里。

颖考叔墓，在襄城县东北。考叔，封纯孝伯。

子产墓，在新郑县南陔山之巔。子产，郑大夫。

子羽墓，在通许县东三里岗。子羽，郑行人。

伯有墓，在陈留县南斗城。伯有，郑大夫。

徐君墓，在襄城县北一十七里，即季札使郑还挂剑之处。

佛肸墓，在中牟县南一里许。

詹台灭明墓，在陈留县北六十里。

高柴墓，在太康县西北四十里。

陈亢墓，在太康县北二十里。

韩凭妻息氏墓，在封丘县东北青陵社。宋大夫韩凭娶妻息氏，貌美，康王夺之。俄而凭自杀。息乃阴腐其衣，王与登台，遂自投台下，左右拦之，衣不中手。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而合葬乎。”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交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鸳鸯鸟，雌雄各一，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

冉伯牛墓，在杞东十二里。

战国

梁王冢，在府城西，即魏侯莹。

信陵君墓，在府城东杨州门南。信陵，魏公子无忌。

段干木墓，在府城西北二十里。干木，魏隐者。

张仪墓，在府城东北七十里。

范雎墓，在尉氏县北六十里。雎，秦相。

朱亥墓，在府城西南。

宋苏轼诗：“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来游故国，大冢称屠儿。平日轻公相，千金弃若遗。梁人不好事，名字寄当时。鲁史盗齐豹，求名谁复知。慎无怨世俗，犹不遭仲尼。”

聂政墓，在禹州西门外一里。一在济源县轵城里。

云间盛朝祖诗：“娱情开孟春，出寻造古墓。展墓临高崇，踟躕几延顾。长楸折崩

崖，蔓草莽回互。慨昔却赠金，孝养希孺慕。终焉伸然诺，气振郁云雾。鲁阳如可挥，星斗如可坠。斯人实千载，降名犹朝暮。流风固难民，吟眺壮心愫。”

汉

灵昭陵，在府城东北马尾墙。其地即春秋宋之黄乡，昔汉高祖兵败，母遂葬此。

萧何墓，在中牟县北圣水保。何，酈侯。

张良墓，在兰阳县西白云山。良，留侯。

唐卢思道诗：“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城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疏芜枕绝野，迢迢带斜峰。坟荒隧草没，碑碎石苔浓。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夕风吟高树，迟光落下春。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从。”

陈平墓，在阳武县东三十里。平，左丞相。

彭越墓，在太康县东南三十里。越，梁王。

周苛墓，在荥阳县西南。苛，御史大夫。

唐李观碑铭：“龙战未分，崩雷泄云。雷奔云泄，其下流血。荥阳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处死不改。沈沈积冤，千古奚言。纪公光烈，系史之阙。”

酈商墓，在杞县西二十八里。商，右丞相。

酈食其墓，在杞县西南二十六里。按：食其烹于齐，而有此墓，未详其故。

纪信墓，在荥阳县西孝义堡。信为将军，乘汉王车诳楚被焚而死葬此。

唐卢藏用碑铭：“雄雄纪公，自天作忠，应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诡倣党，奋威武兮。虎斗龙战，扶危制变，挫疆楚兮。定霸兴王，身焚业昌，得其所兮。云雷经纶，乃圣乃神，万物睹兮。千载一振，阐幽作训，为代矩兮。肇自三五，愚圣同死，苟无足而称焉，吾何以贵于前古兮。”

张耳墓，在府城北母氏堡。耳，汉封赵王。彰德府亦有墓。

李左车墓，在通许县西，左车，楚相。

张苍墓，在阳武县东北四里。苍，北平侯。

翟母墓，在封丘县治西保和坊。汉高帝厄于楚，馁甚，母尝馈食。及帝业成，母已逝，因封其墓。县之得名以此。

冯唐墓，在陈州东南四十里。唐，车骑都尉。

晁错墓，在许州东三里古城内。错，御史大夫。

汲黯墓，在陈州东北三十里。黯，淮阳太守。

韦贤墓，在尉氏县东二十里。贤，丞相。

常十冢，在密县西高村保。昔光武厄于王莽，匿其家。围急，季弟代死，献首解

围。后封崇圣公，兄弟十人俱葬此。

严光墓，在尉氏县东二十里。光，隐者。

隗嚣墓，在尉氏县南四十里。

邓禹墓，在太康县西北三十五里。禹，高密侯。济源县亦有墓。

岑彭墓，在尉氏县东二十里。彭，舞阴侯。

冯异墓，在太康县北三十里。异，昆阳侯。

巨无霸墓，在太康县东南二十里。

鲁恭墓，在中牟县北门外。恭，县令，有异政，人因葬此。

李膺墓，在襄城县蒋祠铺东。膺，司隶校尉。

陈寔墓，在郾城县西二十里。寔，太丘长。

汉蔡邕墓铭：“峩峩重岳，吐符降神。于皇先生，抱宝怀珍。如何穹昊，既丧斯文。微言圯绝，来者何闻。交交黄鸟，爰集于棘。命不可赎，哀何有极。”

百里嵩墓，在封丘县东五里。嵩，徐州刺史。

蔡邕墓，在尉氏县东北四十五里。邕，中郎。

唐温庭筠诗：“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比，任抛心力作词人。”

八龙墓，在许州北五里。荀爽兄弟八人世称八龙，俱葬此。

娄敬墓，在杞东北三十里。

三国

曹植墓，在陈州南三里。植，魏封陈思王。

梁庾肩吾诗：“公子独忧生，丘垄擅余名。采樵枯树尽，犁田荒遂平。宁追宴平乐，讵想谒承明？旦余来锡命，兼言事结成。飘飘河朔远，飏飏颶风鸣。雁与云俱阵，沙将蓬共惊。枯桑落古社，寒鸟归孤城。陇水哀葭^[1]曲，渔阳掺鼓声。离家来远客，安得不伤情。”

华佗墓，在项城县。佗，魏名医。

晋

阮籍墓，在尉氏县东南三十里。籍，步兵校尉。新安县亦有墓。

晋嵇康碑铭：“峩峩先生，天挺无欲。玄虚恬淡，混齐荣辱。荡涤秽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韬蕴光烛。鼓棹沧浪，弹冠乔岳。颐神太素，简迈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浊。翱翔区外，遗物世俗。隐处巨室，反贞归朴。汪汪渊源，迈迹图录。”

[1] 葭，初生的芦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P1990）作“茹”。

杜预墓，在尉氏县西南五十里。预，襄阳节度使。偃师县亦有墓。

毕卓墓，在府治北。卓，吏部郎。

宋刘敞诗词：“蓬蒿道旁冢，云是晋时贤。名声与陵谷，共尽一千年。”

陶母墓，在太康县东南文西社，世传陶侃母墓。

唐

刘文静墓，在尉氏县东南十五里。文静，民部尚书。

任环墓，在尉氏县西大坡之浒。环，陕州都督。

王百当墓，在封丘县西北二十里。睢州亦有墓。

魏征墓，在洧川县西三里。征，郑国公。

房玄龄墓，在襄城县西北房村。玄龄，丞相。

李靖墓，在府城南闹店保。靖，卫国公。

娄师德墓，在原武县北二十里。师德，纳言，谥贞。

裴度墓，在郑州南三十里。度，中书令，封晋国公。

刘禹锡墓，在荥阳县西檀山原。禹锡，礼部尚书。

孔戣墓，在荥泽县西。戣，兵部尚书。与弟戡俱葬此。

唐韩愈墓铭：“孔世册八五，见其孙白而长身，寡笑与言，其尚类也。莫之与伦德，则多有请考于文。”

宋泰墓，在洧川县北三里。泰，太子宾客。

贾崇俊墓，在临颖县东。崇俊，开国公。

郑曾墓，在河阴县东北。曾，光禄大夫。

五代

汉高祖陵，在禹州西南柳里。

隐帝陵，在禹州西玉桥里。

周太祖陵，在新郑县北三十里，史所谓嵩陵也。

世宗陵，在郑州南五十里。有司春秋致祭，三岁一遣使祭享。

恭帝陵，在嵩陵西一里许。

赵犨墓，在陈州东北永安乡。犨，唐州刺史。弟昶子珣附。

陆思铎墓，在陈州北。思铎，唐刺史。

孟昶墓，在通许县西北三十里。昶来降，至汴而亡，葬此。

九女冢，在中牟县东白沙保。世传五代之乱，赵氏九女逼于寇，义不受辱，连缢而

死，时人瘞之，因筑九冢。太康县亦有冢。

五女冢，[在]许州东三十里，五代时节女。

宋

吕蒙正墓，在新郑县北四十里。蒙正，丞相，谥文穆。

宋富弼碑铭：“天之生贤，而不世出。出不逢时，亡位而没。生而无成，不若无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隐而学，四方闻声。举以魁众，四方益惊。岁始逾七，遂为相臣。相我二宗，太皇粤真。三相必首，足令后人。善不有己，公于密陈。事苟拂志，众皆逡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论。帝怒斯震，公颜益温。居若柔弱，语焉不闻。及以议诤，骨鲠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二终孚。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职具举，万方以胥。成我太平，匪公曷图。公处厥位，天子是庸。才免疾去，天下以思。进则以道，勤劳饬之。退必以礼，燕乐适之。曰子芸芸，曰孙群群。厥有肖子，又绝其伦。天其意者，斯为报欤。文石于墓，无穷之所告欤。”

王旦墓，在府城东。旦，丞相，谥文正。

王曾墓，在新郑县东北三十里。曾，沂国公，谥文正。山东益都县亦有墓。

鲁宗道墓，在新郑县西北。宗道，参知政事，谥简肃。子有方祔。

晏殊墓，在禹州东南。殊，丞相，谥元献。

曾公亮墓，在新郑县东南。公亮，丞相，谥宪靖。

夏竦墓，在禹州西南安康里。竦，学士，谥文庄。

陈省华墓，在新郑县北三十里。省华，秦国公。子尧佐、尧叟、尧咨，孙希古、学古，曾孙知俭，玄孙珣皆葬此。

王德用墓，在郑州西南五十里。得用，枢密使，谥武恭。

蔡齐墓，在禹州西南保宁里。齐，参知政事，谥文忠。

韩亿墓，在徐州东北三十里。亿，尚书左丞，谥忠献。

欧阳修墓，在新郑县西二十里。修，观文殿学士，谥文忠。

宋苏轼碑铭：“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险而夷，保其初终。惟古君臣，终之实难。匪不用贤，有蘖其间。公奋自南，声被四方。允文且忠，有停其光。上实开之，下实机之。三起三僨，谁实使之。僨而复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岁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饮食。虞舜相授，不改旧臣。白发苍颜，翼然在廷。功成而归，惟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颍水之滨，甲第朱门。新郑之墟，茂木高林。野人指之，文忠之坟。忠臣不危，仁宗之恩。”

贾昌朝墓，在禹州西绫锦里。昌朝，仆射，封魏国公。

贾昌龄墓，在新郑县抱嶂山东南。

狄青墓，在陈州北柳湖滨。青，以枢密副使相判陈州，卒葬于此。

范镇墓，在襄城县北四十里。镇，蜀郡公，谥忠文。

宋苏轼墓铭：“凡人之生，莫累于名。人顾趋之，以累为荣。神人无名，欲知者稀。人顾忧之，以稀为悲。熙宁以来，孰擅兹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实在洛，公在颍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实既来，遁归于洛。繫而维之，莫之胜说。为天相君，为君牧民。道远年徂，卒殉以身。公独坚卧，三诏不起。遂解天刑，竟以乐死。世皆谓公，贵身贱名。孰知其功，圣人之清。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无丧无得。君实之用，出而时施。而被水火，宁除渴饥。公虽不用，亦相其形。如彼山川，出云向望。公虽蜀人，乃葬于汝。子孙不忘，尚告来者。”

程戡墓，在禹州西。戡，枢密直学士，谥康穆。

吴育墓，在新郑县崇义乡。育，吏部尚书，谥正肃。

宋欧阳修墓铭：“显允吴公，有家于闽。自我皇考，卜兹新原。厚环深泉，乐其宽闲。今公既没，公志之安。公昔少时，始来京师，挟其二季，名发声驰。乃赐之策，以承帝问。语惊天庭，有伟其论。乃登仕版，乃任大臣。出入险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从，后无不悔。公于临政，简以使人。人去而思，愈久弥新。帝曰廷臣，汝刚而直。来汝予用，断于不惑。公曰臣愚，召薪之忧。帝为咨嗟，公其少休。优以大邦，宠其秩禄。尚冀公来，公卒不复。史臣考德，作铭幽宅。”

吕公著墓，在新郑县西三十里。公著，赠太师，封左国公，谥正献。

郑居中墓，在新郑县西南。居中，领枢密院事，谥文正。

段少连墓，在陈州西。少连，龙图阁直学士。

呼延赞墓，在府城西南朱仙镇。咸宁初，赞掌护元德皇后园陵仪卫，还卒，葬于此。

李端懿墓，在府城东北南神冈。端懿，镇潼节度观察留后，乃驸马都尉赠尚书令、谥和文。遵勛之子。

宋欧阳修墓铭：“允矣和文，惟时显人。蔚有士誉，匪矜帝姻。赉其子孙，列爵启国。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骄于满盈。纷其利欲，改节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谨惟恭，其色不懈。闻善如贪，在得思戒。间亦宴见，忠言嘉猷。学而从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独不遐年。高旌臣节，以贲于泉。曷又赠之，金珰附蝉。宠渥荣名，惟有其实。刻石同藏，其固其密。”

葛景先墓，在府城西南八角保。景先，丹阳伯。

徐清叟墓，在禹州东北。清叟，太师，封徐国公。

徐徐庆墓，在尉氏县西三里。徐庆，馆职。

王代恕墓，在尉氏县北蒋城乡。代恕，句容县令。

金

完颜君用墓，在封丘县北西吴村。

麻九畴墓，在许州东。九畴，世称征君。

元

马光祖墓，在禹州东关。光祖，汝宁府判官。

李铎墓，在府城东南赤仓保。铎，南康路总管。

游显墓，在府城西南朱仙镇。显，江淮行省平章。

高兴墓，在府城东南史胡铺。兴，左丞，谥武定。

三公墓，在太康县西十里。三公：韩椿、韩克昌、韩元善。

三卿墓，在太康县西三里。三卿：尚书顾正中、左丞顾恕、御史顾文。

杨泽墓，在府城西南朱仙镇。泽，梁国公。

古奉宁墓，在襄城县西南十里。奉宁，兵部尚书，封楚国公。

霍继基墓，在郑州西十五里。继基，留守同知。

杨文卿墓，在荥泽县西北。文卿，都尉。

陈端墓，在原武县北三里。端，御史中丞。

卢天祥墓，在临颖县北巨陵店。天祥，提刑使。四子俱祔。

贾景山墓，在临颖县东南。景山，行省参政。

李仲和墓，在河阴县西高村保。仲和，建德路总管。

张珪墓，在中牟县南晶泽保。珪，礼部尚书。

高平章墓，在府城西南八角保。平章，封武宣王。

朱信墓，在中牟县西北南梁保。信，瑞州路同知。

明

周定王墓，在禹州西北十里明山。

宪王墓，在府城西南枣林庄。

简王墓，在荥阳县东南四十五里。

靖王墓，在荥阳县东北楚村。

懿王墓、惠王墓，俱在荥阳县东槐东宝。

悼王墓，在荥阳县东南四十五里。

恭王墓，在禹州北二十里槐山原。

康王墓、庄王墓，俱在荥阳县东槐东宝。

张玉墓，在府城南十里凤城冈。玉，河间忠武王。

明杨士奇碑铭：“文皇奉天，中兴邦国。桓桓忠武，奋起羽翼。帷幄密勿，长策深

画。上契渊衷，鱼水之得。义旗肇举，杖剑先驱。寇城九门，功其权舆。取藟遵化，如探穴雒。执其抗锋，摧朽拉枯。龙驭既南，大旆在前。连下雄郑，遄奋常山。长河无俭，铁城不坚。抚降歼逆，德威并宣。决志敌忾，遑恤厥躬。精诚贯日，劲气吐虹。聊城之麈，发怒上冲。先轸战旗，千载一忠。王劳在国，王绩在史。王嗣象贤，益閔以伟。带砺山河，廷有明誓。清庙陟配，逾千万祀。”

王钝墓，在太康县北十五里。钝，浙江布政。子沦，侍郎。祔。

明黄淮墓铭：“士之积学，为仕所资。学优才达，用无不宜。公之才猷，厥施斯溥。声光赫奕，耳闻目睹。剔历要途，垂四十年。小心敬慎，一德靡愆。达才之效，于斯为盛。惠泽敷遗，子孙之庆。子兮善承，作帝股肱。赠恤有典，贲及泉扃。我述铭诗，勒石墓道。观者兴起，是则是效。”

王观墓，在府城南。观，苏州知府。

世家宝墓，在襄城县东三里。家宝，刑部尚书。

王彰墓，在郑州西南。彰，右都御史。

明杨荣墓铭：“王出太原，世有闻人。继迁鹿邑，闾閻嶙峋。迨于高曾，家声益振。元季兵兴，避地汾晋。幸际圣明，桑梓是思。爰乐郑乡，古籍于兹。公承厥后，早悟而通。发迹场屋，游歌辟雍。列职内庭，实典封驳。优游禁近，荐膺显擢。既迁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实宁。公来自藩，乃二宗伯。继赞司徒，厥声籍籍。秉宪内台，风轨肃清。白发苍颜，翼然在廷。弗诡弗随，正色率下。从容庙堂，赞辅圣化。惟公克忠，廉谨自持。惟公克孝，祇奉母慈。荐沐国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无间幽显。公宜寿考，宠眷是承。云湖逝矣，辄而遗荣。公则无憾，世乃嗟惜。邦失重臣，人怀旧德。苍山峩峩，为公之坟。百世之下，尚征斯文。”

许廓墓，在襄城县西南龟山之阳。廓，兵部尚书。

赵𧈧墓，在府城南白墓冈。𧈧，礼部尚书。

郭济墓，在太康县东北。济，镇江府知府。

明王沦墓铭：“有学有文，有德有官。奋身科第，众鸟鹇鸾。两教士振，德化愈宣。鼓舞后进，踊跃争先。辅导亲王，朝夕启沃。再使蛮荒，远人率服。超迁太守，恩荣有加。黎庶咸安，有讼无哗。历职两考，龚黄卓鲁。民之戴之，有如父母。我铭墓道，以著嘉绩。子子孙孙，永久是式。”

黄绂墓，在长葛县北马陵冈。绂，左都御史。

马文生墓，在禹州北具茨山麓。文生，兵部尚书，谥端肃。

王继墓，在府城南凤城冈。继，兵部尚书。

孙贤墓，在杞县西南石村冈。贤，太常卿，谥襄敏。

顾佐墓，在太康县西南七里。佐，左都御史。

明胡澹墓铭：“国家之兴，文运昭明。羽仪至治，必资俊英。卓哉都宪，力践躬行。

靖共尔位，善不近名。式克有誉，不震不惊。战栗自持，以廉谨称。汲黯之直，赵忭之清。绳愆纠缪，豺狼敛形。民安物阜，天下和平。从容宥密，克副圣情。恪勤夙夜，催奸举能。朝廷倚毘，宠眷弥增。历事四圣，始终一诚。未及耆耄，艰疾遽膺。命医疹视，药物交并。圣恩轸念，欲驻遐龄。久而转剧，遂许归宁。赐敕褒嘉，云不忘卿。公自悬车，操履益贞。容庄行洁，尤重乡评。寿逾稀年，大梦不醒。讷达九重，震悼曷胜。既赐以祭，仍敕造茔。□实贤嗣，天宠是承。贲于松柏，耀于泉扃。式示而后，惟铭可征。”

王宇墓，在府城西郑门。宇，大理寺卿。

刘璟墓，在鄢陵县东龙岗北。璟，刑部尚书。

李源墓，在府城东扬州门。源，湖广右参议。

刘忠墓，在陈留县西门外。忠，大学士，谥文肃。

李钺墓，在府城西水门。钺，兵部尚书，谥公简。

李梦阳墓，在禹州西大阳山。梦阳，江西副使。

明崔铎墓铭：“伊天闭之，伊人嫉之。方碍正危，自古叹兹。隐约透蛇，于河之湄。大昌厥词，永式来思。”

王廷相墓，在仪封县东三里。廷相，兵部尚书。

明许讚墓铭：“大河封丘，水土会精。会于浚仪，王公诞生。早储翰院，气韵英宏。黄门清要，谏诤铮铮。衣绣持斧，三旬澄清。寺人煽谤，谪我南征。郡邑政著，蜀鲁化行。肃贞于臬，屏翰于藩。拊循底绩，川贵息喧。司马参赞，机务实繁。岿然其体，侃然其言。召掌宪台，孤鹗高骞。载饬京营，威武燉燉。储宫太保，弼翼恭温。维公之德，笃厚肫确。维公之节，刚明峻犖。有源之学，精邃浩邈。惊世之文，昌蔚滂渥。麟凤耀祥，甘霖解爆。巨舰济川，圭嶂载琢。德言事功，不朽有焯。三仕三已，坚守义命。虽拙我躬，自得我性。我性不亏，天锡之庆。一品崇阶，德仪辉映。地灵复还，公乃归正。浚豕千年，山高川泳。令名屹屹，恩光无竟。”

高拱墓，在新郑县北二里。敕葬大学士文襄公。

明郭正域碑铭：“可立惟公，可权惟公。立则执中，亦莫与同。权则难名，亦莫与容。宁惟莫容，亦莫与明。虽莫与明，以莫与京。我则平平，人则蒙蒙。如虎如龙，社稷之功。如沸如羹，人各有心。保我黎民，奠我疆场。以志公宗，以志公葬。”

高捷墓，在县北抱犊山。捷，右都御史。

贾咏墓，在临颖县西五里。咏，大学士，谥文简。

刘理顺墓，在杞县北十里。理顺，状元，左中允，谥忠烈。

卷之十九

古迹

读古人之书者，嘉言懿行，心焉慕之。至愿为执鞭而不可得，乃若访遗踪，过旧里、楼台、池馆，仿佛于当年耆老闻人称道其轶事。盖低徊留之去，云汴尽失其故矣。先民芳躅，或可一展卷而如睹乎？作《古迹志》。

汴故城，旧城周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周显德间所筑，宋艺祖初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蚘焉。耆老相传：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艺祖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以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也。时人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时，神宗屡欲改作，卒不敢，更第增障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櫓，虽甚漆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扑矣。靖康之变，敌人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艺祖沉几远睹，至是始验。

元傅与砺^[1]诗^[2]：“汴上荒城绕故宫，山头危石堕秋风。夷门市起闻嘶马，梁苑樵归见断鸿。斗草尚余残后碧，进花无复盛时红。欲登高处肠先断，满目闲愁赋未工。”

明李濂诗：“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图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谋。花石倾邦日，金缯啖敌秋。二龙去不返，故国黍离愁。”

梁王城，在府城西北二里，即梁惠王之故城。

唐高适诗：“古城苍莽饶荆棘，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五千里。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余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扶剑悲歌封秋草。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

明李梦阳诗：“登高与处卑，由来虑多端。登高尚寡棕，处卑焉能欢。以兹历荆榛，

[1] 傅若金（1303~1342），字与砺，一字汝砺，元代新喻官塘（今江西新余市）人。少贫，学徒编席，受业范梈之门，游食百家，发愤读书，刻苦自学。后以布衣至京师，数日之间，词章传诵。虞集、揭傒斯称赏，以异才荐于朝廷。

[2] 诗名《汴梁》。

褰衣蹶嶮岘。土壕带阴风，楼櫓危急湍。崖岸苦崩奔，葭苇何漫漫。周望鲜故物，俯察多忧欢。潜鱼葺其鳞，惊鸟无停翰。云浮诚不任，渊沉谅何难。终附岩穴栖，斯地非我安。”

何景明诗：“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日落独见长河流，尘起遥观大梁道。大梁自古号名区，富贵繁华代不殊。高楼歌舞三千户，夹道烟花十二衢。合沓轮蹄交紫陌，鸣钟暮入王侯宅。红妆不让掌中人，珠履皆为门下客。片言立赐万黄金，一笑还酬双白璧。带甲连营杀气寒，君王推毂将登坛。弯弧自信成功易，拔剑那知抱怨难。已见兵符连楚越，更闻飞檄救邯鄲。一朝运去同衰贱，意气雄豪似惊电。杨花飞入侯嬴馆，草色凄迷魏王殿。万骑千乘空云屯，绮构朱甍不复存。夜雨人归朱亥里，秋风客散信陵门。川原百代重回首，宋寝隋宫亦何有。游鹿时衔内苑花，行人尚折繁台柳。繁台下接古城西，春深桃李自成蹊。朝来忽见东风起，薄暮飞花满故堤。”

大理卿李昌祚诗：“大梁一战委泥沙，春色霜寒动暮笳。地满荆榛藏虎豹，天高波浪走龙蛇。王侯半逐清流水，城关新开白露花。极目不堪回首处，何时重睹旧繁华。”

博浪城，在府城北三十里。一名博浪沙，即张良令力士击始皇处。一云在阳武县东南三里。

唐胡鲁诗：“一击车中胆气高，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消。”

明李梦阳诗：“博浪沙中携椎走，鸿门帐前撞玉斗。谁谓张良貌如妇。赤帝子起鞭赤龙，臣也请归从赤松。赤松子，在何许？君不见，朝烹狗，暮缚虎。”

康王城，在府城北，宋高宗为康王时所筑。

明李梦阳赋：“陇侧桑以剖根兮，飏沙惨目而弥漫。势断属而连天兮，寒蓬卷而翩翻。览灵波之汪洋兮，惋九河之善崩。临决口思前往兮，寻北原之故营。壑湮没不可见兮，莽千里兮繁蒿。旋风四起，埃飞蔽日兮，雁失群之嘈嘈。怒壹郁余顾怀兮，夕驻马拜河之渚。想张韩之旆旆兮，望朱仙之雄垒。呜呼哀哉兮，山陵委弃，江介是都。登佞黜良兮，社稷丘墟。宫殿瓦砾兮，二圣为俘。嗟嗟，彼何密而兹何仇。愆执迷而弗悟兮，污疆而取忧。”

华亭徐尔镛诗：“旧邸空南渡，移官向北辕。人犹哀二帝，天已厌中原。古堞蒿莱没，荒林鸟雀喧。经行聊驻马，颍水暮潺湲。”

仓王城，在府城北时和保，古仓颉所筑。

小黄城，在府城北。汉置县属陈留郡，北齐废。

汴故宫，在府城内正北。本宋之大内，金人广之。明洪武十一年，即其故址建周王府，今改贡院。

元杨奂记^[1]：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长吏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以考，为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门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而

[1] 即《汴故宫记》。

其门三。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而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之东曰左掖门，门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门，门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庆门，而日精门、左升平门居其东，月华门、右升平门居其西。正殿曰大庆殿，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之后曰德仪殿，德仪之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曰萧墙，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东上合门，右曰西上合门，皆南向。东西二楼，钟鼓之所在。鼓在东，钟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门、仁安殿，东则内侍局，内侍之东曰近侍局，近侍之东曰严祗门，宫中则曰撒合门。少南曰东楼，即授除楼也，西曰西楼。仁安之次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楼，楼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楼，楼北少西曰玉清殿。纯和之次曰福殿，宁福之后曰苑门。由苑门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曰山庄，庄之西南曰翠微阁。苑门东曰仙韶院，院北曰涌翠峰，峰之洞曰大涤涌翠。东连长生殿，殿东曰涌金殿，涌金之东曰蓬莱殿。长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长生之南曰阅武殿，阅武南曰内藏库，由殿祗门东曰尚食局，尚食东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药院，御药北曰右藏库，右藏之东曰左藏[库]。宣徽东曰点检司，点检北曰秘书监，秘书北曰学士院，学士之北曰谏院，谏院之北曰武器署。点检之南曰仪鸾局，仪鸾之南曰尚辇局。宣徽之南曰拱卫司，拱卫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门，繁禧南曰安泰门。安泰西与左升龙门直，东则寿圣宫，两宫太后位，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宫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寿殿，燕寿殿垣后少西曰震肃卫司，东曰中卫尉司。仪鸾之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中卫尉司东曰祗肃门，祗肃门少南曰将军司。徽音、寿圣之东曰太后苑，苑之殿曰庆春。庆春与燕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对。东华门内正北尚厩局，尚厩局北曰临武殿。左掖门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宫苑司。宫苑司西北曰尚酝局、汤药局、侍仪司，少西曰符宝局、器物局，西则撒合门。喜瑞楼西曰三庙，正殿曰德昌，东曰文昭殿，西曰光兴殿，并南向。德昌之后，宣宗庙也。宫西门曰西华，与东华直。其北门曰安贞。二大石外，凡花石、台榭、池亭之细，并不录。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壁华丽之饰，则无有也。然后之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斯可矣。

龙德宫，在府城内西北隅。本宋徽宗潜邸，及即位广之，中有壶春堂。

延福宫，在府城安远门内，宋徽宗建。

太乙宫，有三：一在府城东苏村，一在府城西八角镇，一即五岳观旧址。

景灵宫，有二：在府城端礼街之东西，宋奉艺祖以下御容于内。

九成宫，宋崇宁初，方士魏汉津请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诏于中太乙宫之南为殿，奉储名曰“九成”。

玉清诏应宫，宋大中祥符初建，天圣中毁于火。

上清储祥宫，宋太宗至道元年，上清宫成。庆历三年火，其后复修。以宫之所在为子孙之祥，因赐名上清储祥宫。命苏轼撰碑文以记其事。

明谢江诗：“宝绘蓬壶阙，森开万壁中。石坛云冉冉，瑶泽草蒙蒙。独鹤依丹灶，双鸾下彩虹。迴闻钧乐奏，缥缈太微宫。”

升平楼，在府城，宋时大内需云殿东，旧名紫云，乃宫中观宴之所。明道初，改今名。

望京楼，即府西门楼。旧无名，后以唐令狐绹登楼诗，有“望京”字因名。

令狐诗：“夷门一镇五经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

遇仙楼，在府城南薰门内。金时有狂僧李菩萨者，尝就杨赵两家宿。一日大寒，杨与之酒，若愧无以报者，晨起持酒碗出，闻其啜酒声入，曰：“花开矣。”已而，牡丹果开两花，时正大四年十月也。人异其事，因以名楼。时赵秉文作《满庭芳》词纪之。

明月楼，在府城内州桥东。明洪武十五年，因其废址为税课司。

宝津楼，在府城郑门外琼花苑内。

状元楼，在府城新桥东北。

丰乐楼，在府城内，宋徽宗建，旧名樊楼。

宋刘子翬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会仙楼，在府城雷家桥北。

得胜楼，在府城得胜桥侧。

和乐楼，在府城，旧名庄楼。

庆丰楼，在府城西北隅。

莲花楼，在府城西郑门外。宋时士大夫于此饯别。

玉州楼，在府城内土市子街。

清风楼，在府城西南。

宴宾楼，在府城西金明池之右。

信陵馆，在府城，信陵君延士处。

元雷瑄诗：“闲过信陵馆，有怀信陵君。君去日已远，谁怜抱关人。轻携一壶酒，往酬公子坟。坟久渐已平，其木几为薪。泉扉锁长夜，千载不复晨。昔为贤后游，今为狐兔邻。豪贵竟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会归尽，但恐后无闻。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园春。”

同文馆，在府城大梁门外。宋时建，以待高丽使臣。

班荆馆，在府城封丘门外。宋时建，以待番使。

柳林馆，在府城东北南神岗。宋时都人游宴之所，后沦于水。

造字台，在府城北时和保，世传仓颉造字之所。

唐岑参诗：“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

灵台，在府城南二十里。战国魏侯嬴所筑，一名梁惠王台。

吹台，在府城东南三里许。按《九域志》，即繁台也。本师旷吹台，汉梁孝王增筑之，又名平台。

唐杜甫诗：“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歿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

明李梦阳诗：“废苑迢迢入草莱，百年怀古一登台。天留李杜诗篇在，地历金元战阵来。流水浸城隋柳尽，行宫为寺汴花开。《白头吟》望黄鹂暮，《瓠子歌》残无限衰。”

知府钱纶诗：“登繁台，繁台高，以廓东风一来回。韶景满原豁^[1]，琪林，花发彩。云新玉阶苔绣，苍烟屯侯贵，华筵沸弦莞。宫娥蹴鞠扬芳尘，宸游封此歌阳春。吁嗟乎，登繁台，只今莽莽飞黄埃。”

沙兀台，在府城东南郑店保，台上有郑安平庙。

迎秋台，在府城西堽子门外，后唐庄宗筑。宋都人九日于此登高。

晏台，在府城东北十里。宋时耕籍田于东郊，祀先农毕，享胙，宴百官于此。

拜郊台，在府城南十里。其东又有东拜郊台，并宋时筑。

百花台，在府城西堽子门外，宋徽宗筑。

奉天台，在布政司治后。明太祖幸汴时筑，为燔柴之所。

大梁亭，在府城大梁门外之西。

唐韦应物诗：“梁王昔爱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远集八方宾。车马乎明合，城郭满埃尘。逢君一相许，岂要平生亲。入仕三十载，如何独未伸。英雄久寂寂，台阁多故人。置酒发清弹，相与乐佳晨。孤亭得长望，白日下广津。富贵良可求，謁来西入秦。秋风旦夕起，安得客梁陈。”

信陵亭，在府城内相国寺前，魏公子无忌胜游之地。

新亭，在府城内，唐汴州刺史令狐楚建。

流杯亭，在府城内西北隅。

唐李商隐诗：“身属中军少得归，木兰花尽失春期。偷寻柳絮到城外，行过水西闻子规。”

驻蹕亭，在布政司圆堂后。明洪武初，车驾幸汴，诏建行宫。比去，留大旗以镇中原，后因为亭。

[1] 豁，古同“睿”。

明刘咸诗：“先帝当年幸汴都，六龙曾此驻銮舆。词臣径进云门乐，父老争呈地理图。想像镇旗成往事，伤心遗诏载嘉谟。恭寻圣迹登临处，哭断天涯望鼎湖。”

顾禄诗：“禁厥重重锁不开，当年曾驻六龙来。镇旗留在人瞻仰，高扬宫中百尺台。”

宋明堂，在府城内。宋政和七年建，范仲淹有赋。

资善堂，宋仁宗肄业所也，在府城元符观南，后徙御厨北。

继圣堂，在府治东，宋太宗习射之所。后宰相因真宗临幸，请以继圣名其堂。

拱奎堂，在府治内，宋钱藻尹开封时建。

清虚堂，在府城东南，宋王巩建。苏轼有记。

三圣堂，在府城大梁门百步许，即宋都亭西驿旧址。

三槐堂，在府城仁和门外。宋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其后祐子旦果为相，遂扁其堂曰“三槐”。世号为三槐王氏云。

宋苏轼铭：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因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传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南衙，宋包孝肃公听政处，即旧开封府是也。

艮岳，在府城东北隅，上有华阳宫。初宋徽宗采方士刘混康言，京城西北形势增高，当有多男之祥。遂命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山，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既成，更名艮岳。靖康时兵废。

宋僧祖秀记：政和初，天子命作寿山艮岳于禁城之东，隄诏阍人董其役。舟以载石，

輿以羣土，驱散军万人筑冈阜。高十余仞，增以太湖、灵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夺天造。石皆激怒抵触，若踞若啮，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熊万状，殫奇尽怪，辅以礧木癭藤，杂以黄杨青竹，交荫其上。又随其干旋石势斩石开径，凭险则设磴道，飞空则架栈阁，仍于绝项增高树以冠之。搜远方珍材，尽天下蠹工绝技，而经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凿池为溪涧，叠石为堤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凿，因其余土积而为山。山骨暴露，峰棱如削，飘然有云恣鹤态，曰“飞来峰”。高于雉堞，翻若长鲸，腰径百尺，植梅万本，曰“梅岭”。接其余冈，种丹杏鸭脚，曰“杏岫”。又增土垒石，间留隙穴，以栽黄杨，曰“黄杨”。谿筑修冈，以植丁香，积石其间，从而设险，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兰杂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未，增上为大陂，从东南侧柏枝干柔密揉之不断，叶叶为幢，盖鸾鹤蛟龙之状，动以万数，曰“龙栢坡”。二枚配神运峰异其居以压众石，作亭庇之，置于圜春堂者，曰“玉京”。独秀太平岩，置于萼绿华堂者，曰“庆云”。万态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敌于寿山、艮岳之岭。时大雪新霁，丘壑林塘宛若画本。祖秀周览累日，咨嗟惊愕，信天下之杰观，而天造有所未尽也。明年春，复游阳华宫^[1]，而民废之矣。

明李梦阳诗：“宋家行殿此山头，千载来人水一丘。到眼黄蒿无玉砌，伤心锦缆有渔舟。金缙社稷和戎日，花石君臣弃国秋。漫倚南云望南土，古今龙战是中州。”

濯龙峡，在艮岳下。

曲江池，在艮岳下。

凤池，在艮岳下。

雁池，在艮岳下。

平池，在艮岳下。

迷真池，在艮岳下。

芦池，在艮岳下。

白龙洪，在艮岳下。

百冈，在府城东三十里。有土堆百余，世传宋元嘉中檀道济与北魏战，粮尽将返，魏军袭之。道济于暮夜唱筹量沙给之，故积此堆也。

牟驼冈，在府城西北十五里，宋时牧马之地。

宋江休复诗：“牧马散近垆，阅视乘高秋。驼冈似沙苑，堆阜带川洲。坡陀故梁城，萦薄西南陬。连棚映林樾，星罗倚层丘。回风吹阵云，奔腾歛来俦。野性脱羈勒，饮龔遂所求。腹干颇肥张，郁怒何彪貅。群驱骤麋鹿，逸势凌蛟虬。军戎选轻健，和銮御□柔。毛物有千名，众美归骅骝。梁王愁思台，佛刹居上头。謁来一凭眺，遗墟莽悠悠。信陵骨已朽，岩穴谁见收。当时英雄辈，事逐东波流。置酒临风轩，聊以纾烦忧。”

[1] 阳华宫，疑为华阳宫之误。

霍赤岗，在府城东北二十里。辽主耶律德光灭晋，尝屯兵于此。

芳林园，在府城西北堠子门内。宋太宗居晋邸，时太祖赐其地为园。及即位，因号潜龙园。内有池沼。淳化三年，帝幸其池谓近臣曰：“昔尹京日无事，尝饮池上。今池边之树，已成乔木矣。”又顾教坊使郭守忠曰：“汝等前以乐童从我，今亦皓首，何光阴易过如此。”乃登水心亭，习射中的者，上亲酌酒，满举大白诏群臣尽欢。后广其地，号“奉真园”。仁宗天圣七年，改名芳林。

玉津园，在府城南薰门外，内有圆池方池。

宋刘敞诗：“垂杨冉冉笼清籥，细草茸茸复露沙。长闭园门人不入，禁渠流出两残花。”

宋苏轼诗：“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临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坛南峙表连冈。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千亩何时穷帝籍，斜阳寂历锁云庄。”

同乐园，在府城堠子门内，宋徽宗置。

元金师拓诗：“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丘沧海远，春色上林多。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可隣欢乐极，征鼓散云和。”

琼林苑，在府城西郑门外，俗名为西青城，宋时建。苑为宴进士之所，与金明池南北相对。苑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丈，上建层楼。

宋韩琦诗：“春光浓簇宝津楼，楼下新波涨鸭头。嘉节难逢真上巳，赐筵荣入小瀛洲。仙园雨过花遗靛，御陌风长絮滚毳。褰饮不须辞巨白，清明来日尚归休。”

宜春苑，在府城。有二：一在堠子门外，号西御园；一在丽景门外，号东御园。

宋王安石诗：“宜春旧台沼，日暮一登临。解带行苍藓，移鞍坐绿阴。树蔬啼鸟远，水静落花深。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

迎春苑，在府城丽景门外东北，宋初宴进士之所，每岁迎春于此。后改为富国仓。

牧苑，在府城陈桥东北，宋牧马之所。

元赵孟頫诗：“一片中原地，纷纷几战争。至今将不去，留与后人耕。”

沙海，在府城西北十二里。《战国策》：齐欲发卒，取周九鼎，颜率说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于沙海之上，为日久矣。盖为此也。”隋文帝疏凿旧迹，引汴水习舟师。平陈后，立碑其侧纪功。

蓬池，在府城东北。春秋时，宋之蓬泽也。后因为池，宋玄宗改为福源池，禁渔樵。尉氏县亦有蓬池。

晋阮籍诗：“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凝碧池，在府城东南繁台之侧。唐为牧泽，宋真宗时凿为池。

老君洞，在艮岳西北，徽宗供奉道像之所。

桃花洞，在扬州门内西北上清宫侧。

陈桥，在府城北四十里，即宋太祖为众拥立处。

礼宾院，旧名番译院，在金梁桥南，汴河南岸。宋真宗景德三年，改名为礼宾院。

夷门，即大梁城东门。魏有隐士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

唐王维诗：“七国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明刘基诗：“秦兵噪震长平瓦，赵人肝脑涂原野。邯郸一夕陷围中，魏军不敢屯城下。当时独有信陵君，门前剑舄多如云。不有夷门抱关者，谁知屠肆鼓刀人。卧内虎符初入手，壮士胸中血一斗。北救邯郸西却秦，五霸之功今复有。平生志气何雄豪，功成刎颈如拔毛。秋风吊古夷门道，惆怅荒城空绿蒿。”

朱仙镇，在府城东南，即宋高宗十二金牌召回岳忠武处也。

明李梦阳诗：“水店回冈抱，春湍滚白沙。战场犹傍柳，遗庙只栖鸦。万古关河泪，孤村日暮笳。向来戎马志，心苦为中华。”其二：“宋墓莽岑寂，岳宫今在斯。霜风留桧柘，阴雨见旌旗。百战回戈地，中原沉陆时。土人严伏腊，偏护向南枝。”

副使沈荃诗：“奕奕朱仙庙，荒荒白日阴。金戈百战地，毳幕两宫心。风雨灵旂暗，丹青古殿深。阶前有劲柏，每夜作龙吟。”其二：“宋室偏安日，将军尽瘁时。奸回终误国，恸哭且班师。碧血千年恨，丹心异域知。兴亡同逝水，洒泪读遗碑。”

晋丘，在祥符县界，一名清丘，又名玄池。简狄浴于晋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

空桑城，陈留县南十五里。《世纪》云：伊尹生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梦神告曰：“臼若出水，即东走。”明日，白果水见，走数里，顾其邑大浸，遂化为空桑。有莘氏女采桑过之，因得婴儿于空桑中，即此。

陈留故城，在陈留县北二十里，相传内有汉光武行宫。

斗城，在陈留县南二十五里。《左传》：子产葬伯有于此。

平丘城，在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春秋》：晋会诸侯于平丘城，即此。《风俗传》：为卫灵公邑。

老丘城，在陈留县北四十五里。《左传》：罕达败宋师于老丘，即此。

下仓城，在陈留县西南小城保，又名小城。周世宗伐南唐时所筑，以贮军饷。

莘野，在陈留县西郊。故志：在城有莘野坊，即伊尹潜耕乐道处也。

邑人刘启胤诗：“有莘人逝矣，南亩识遗疆。播谷农心急，催耕鸟语忙。呼儿驱乳犊，媚妇馐新浆。风过山花落，犁残春雨杳。”

逍遥宫，在陈留县南六里，隋大业二年建。

饮马池，在陈留县西七里。明洪武初，太祖幸汴驻蹕于此。

雍丘城，即今杞县城。

高阳城，在杞县西南二十五里。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封此。

圉城，在杞县南五十里。《春秋》：晋韩起如楚逆女旋过郑，郑伯劳诸圉，即此。

外黄城，在杞县东北六十里。《左传》：惠公败宋师于黄，即此。汉置县，属陈留郡。

明陈卜诗：“城郭黄河道，人烟鱼鳖居。久遗舍人姓，犹说孝童庐。未息违时难，泥蟠避荐书。贤哉先几士，长轼假于闾。”

吴起城，在杞县东北十里，世传吴起屯兵于此。

祺城，在杞县西北三十里。旧有禹祠在内，汉光武迎其神于雍丘，作祠以祭。曹植城雍丘，复迁其神于祺城。谓之祺者，土人祈祥于此也。

张柔城，在杞县西。世传张柔封蔡国公，寓杞，筑此城以居之。

妇姑城，在杞县东北郑村。戴延之《西征记》云：梁之东百里，有妇人孀居，养姑孝谨，乡人义之，为筑此城。

令狐城，在杞县西三里。世传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筑城以绝粮援，后因目之。

明陈卜诗：“千载还贼垒，天留记至忠。缚刍奇不尽，当欠血流红。桑海今人墓，张雷异代雄。令狐先县令，何意封乘墉。”

隋堤，在杞县北五里，隋大业五年所筑。

唐秦韬玉诗：“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阴埋野色万条思，翠束寒声千里秋。西日至今悲菟苑，东波终不返龙舟。远山应见繁华事，不语青青对水流。”

明陆深诗：“端委犹堪致太平，龙舟锦缆竟何成。空余细水绿堤曲，别有垂杨带晚晴。社燕归来如有恨，闲花开遍不知名。行人谁管兴亡事，但说扬州接汴京。”

知府钱纶诗：“烟柳迷离夹汴河，宫莺飞去弄金梭。龙舟锦缆凭谁系，赢得陈家玉树歌。”

吕禄台，即今预备仓。按《汉书》：吕禄与酈寄友善，或曾游杞。

明陈卜诗：“何事来斯筑，宁从酈友游。岁深倾欲尽，家破尔能留。古木莺巢险，荒藤鼠穴幽。高阳登望在，魂莫怨西周。”

安乐亭，在杞县南圉镇保，世传汉梁孝王建。

孟庄，在杞县西二十里。按宋《北辕录》云：过范郎庙，其地名孟庄，塑孟姜女立庙。

康王坡，在杞县北二十五里。世传宋高宗为康王时，经游之地。

安丘马应龙诗：“康王揽辔日，贼骑已薄城。自从南渡去，无复玉珂鸣。”

上仓城，在通许县西八里。周世宗所筑，以贮江浙馈饷，遗址尚存。

炼城，在通许东南三十里，相传高欢所筑。

酈生故里，在通许县东北高阳冈。《史记》：家贫落魄，为里监门吏，即此。

潘楼，在通许县南十里，宋太师潘美之别墅。

七步冈，在通许县东北，即曹丕命植赋诗处，上有子建墓。附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凤形冈，在通许县北。

明刘堪诗：“令节逢重九，他乡集古台。登高原有约，作赋愧非才。细菊深秋艳，长空老雁哀。难禁直北望，云树思悠哉。”

汉王城，在太康县西北五里，世传汉王拒楚所筑。

扶乐城，在太康县西北三十五里，汉于此置郡。

小扶城，在太康县西三十里，旧置县。

五子台，在太康县西高陵乡。《书》所谓“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僖于洛水之汭”，即此。

霸王台，在太康县西北五里，世传为项羽将台。

明郭显忠诗：“项王驻马有高台，此日登临野色开。赤帝符成炎运起，乌江兵散楚歌哀。几家烟火依寒垒，一代雄图付古堆。过眼兴亡那可论，未央宫殿久尘埃。”

南北拒台，俱在太康县南二十里。相去里许，即汉王追项羽至阳夏相拒处。

萼台，在太康县西北三十里，武后游幸筑台赏花。

明朱禋诗：“当年歌舞宿层台，今日离离尽草莱。伐木声闻秋月下，采樵人唱夕阳隈。寝园荒废啼黄鸟，行殿靡芜长绿苔。往事可怜成寂寞，艳妃无复赏花来。”

向城，在尉氏县西南五十里。《左传》：诸侯伐郑，会于北林师于向，即此。

菟氏城，在尉氏县西北四十里。《左传》：郑伯劳楚屈生于菟城，即此。

鸡鸣城，在尉氏县西南五十里。酈道元《水经》云：魏惠王元年，韩懿侯伐魏于晶泽陂，北对鸡鸣城是也。

故钟城，在尉氏县西北康墙保。《述征纪》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也。

蔡陂城，在尉氏县西南百堙保。隋开皇十六年，分长葛、许昌、鄢陵三县置蔡陂城，大业三年废。

古亭城，在尉氏县东南大齐保。唐武德四年，安抚使任瓌于古亭城置康阴县，贞观元年废。

宛陵城，在尉氏县南隗村保，即古山氏城。

尉繚子台，在尉氏县治东北，尉繚故宅内。战国尉繚子所筑，因以为名。

明恒麓子诗：“六国连鸡倚客存，登台握算运筹新。捐金反间诸王掇，堪惜天官佐暴秦。”

啸台，在尉氏县治东，晋阮籍舒啸处。

唐包融诗：“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至今清风来，时时动林树。逝者昔已远，升攀想遗趣。静然荒榛间，久之若有悟。灵光未歇灭，千秋知仰慕。”

宋黄鲁直诗：“古城多瘦棘，莽莽连荒台。不见长啸人，黄土空崔嵬。北顾蓬池上，枯废生蒿莱。当时大梁日，还望已徘徊。今我复怀昔，岂不伤且哀。呜呼有遗响，英灵同土灰。”

明郭子直诗：“龙性不受挚，穷途漫自哀。身名辞党晋，事任远衔杯。林下久无竹，城头空有台。东平风景在，策蹇几人回。”

靳于中诗：“谁谓先生往，愧俄俨旧台。霜林子乍紧，暮蔼啸初开。抚运紫多恨，全生寄不才。幸逢明盛世，率驾未须哀。”

副使沈荃诗：“阮公已千载，高台何嵒嵌。荒城临四野，万象郁以森。我来登层阿，夕阳散遥岑。天风吹飏飏，仿佛鸾凤音。冥思既有託，高寄不易寻。三复咏怀篇，踟躅伤我心。”

蔡家庄，在尉氏县南三十五里。汉蔡邕宅，并其先世之墓，皆在此。

明王昫诗：“才华孝义冠当时，砌畔曾生连理枝。三日三台何烜赫，一成一败更参差。辨琴为遁江南迹，捐馆徒兴北海思。我亦从来慕英俊，不知故里在蓬池。”

阮村，在尉氏县北。阮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即此。

桑野，在洧川县西北。《穆天子传》：庚午天子饮于洧上，乃遣祭父如莆田。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即此。又汤祷雨于桑林之野，亦是此地。

鸿台宫，在洧川县西一里。《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秦下甲取阜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大王之有已。即此。按，鸿台在洧川城外，去桑林不二里。

明李玉诗：“凌空突兀峙双台，细草幽花间绿苔。绝顶喜看云路近，芳樽宜向晚晴开。残阳天末层峰出，茂树林边迅羽来。追忆鲁南真乐趣，城头莫遣暮笳催。”

邑令刘振声诗：“穆王当日此登台，喝断浮云月自来。八骏风驰何处是，怪余明月照苍苔。”

烛城，在洧川县。郑烛之武故邑。

淮安沈运泰诗：“郑国曾夸有四臣，何如之武却强秦。独怜白日荒城下，不见能供行李人。”

匡城，在洧川县。《左传》：卫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又杜预注云：洧水经匡城南，即此。

洧盘，在洧川城外。《离骚》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于洧盘。”即此。

大隧涧，在洧川县南十里。《北征记》曰：宛陵县东南有大隧涧，郑庄公所掘者。今在大隧山下。

明李梦阳诗：“隧中母，隧外母，思启段，段不举。不及黄泉是何语。颍人不来其奈汝，颍人不来犹之可，俎上分羹痛杀我。”

范守己诗：“逢母冈头大隧道，郑伯逢母忧如扫。借问谁为画此谋，颖谷封人纳约巧。驾言阙地及黄泉，遂令母子终相保。公赋太隧中，姜赋大隧外，融融泄泄乐无涯，共念小臣忠独大。天留此迹至今存，万古纲常永有赖。逢母冈，首阳山，撑持人伦都一般。莫道遗羹让采薇，孝子忠臣仔细看。君听大隧歌，试比小弁雅，游子闻之泪盈把。却笑秦廷伏质人，无能举海祖龙者。”

三亭，在洧川县西北二十里。《史记》：魏郑安平荐张祿先生于王稽，稽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即此。

瓦屋，在洧川县。《春秋·隐公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即此。

司马懿故垒，在洧川县南十里。旧有司马保，今废。见有司马铺。

鄢城，在鄢陵县西北，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即此。

陶城，在鄢陵县南，陶侃所筑。《经》云：溟水，西南流径陶城是也。

议台，在鄢陵县西营南保。世传曹操所筑，尝集官僚议事于此。

明刘昌诗：“荒台倚平野，巍巍切高寒。西风披蔓草，零露晨未干。缅当汉献时，纪纲不复完。伊谁为厉阶，侵攘构兵端。缚虎既就殪，效尤及曹瞒。整旅向京洛，欺天号迎銮。还复坐此台，集议图所安。指顾汝颖间，已筑受禅坛。卑辞款袁绍，师老致坐观。苟生昧先几，磬折投彼欢。北海慷慨士，杀身不为难。班班盗汉鼎，粉饰斩儒冠。遂令登台者，千古滋号叹。”

刘切诗：“繁昌碑未移炎祚，议事台先筑古鄢。瓦砾可怜刘氏土，蒿莱犹恋汉宫烟。残冬深窟藏霜兔，落日平芜下野鸢。赢得一方明月在，阿瞒心胆照千年。”

凤凰坡，在鄢陵县张桥南。世传黄霸治颍川时，凤凰亦曾集此。

明陈棐诗：“苞彩今何在，陂空草自秋。碧梧空月影，翠竹祇烟浮。昔为贤良至，曾闻郊薮游。垂衣方圣治，宜向九重楼。”

彭祖亭，在鄢陵县北东保，彭祖冈之上。

明张琳诗：“元气当年萃有商，籛铿遗庙俨崇冈。神遊天地三千劫，颜驻春秋八百长。宿草尚含茎露白，寒林空见鼎烟苍。时人未得延生术，只问能餐云母方。”

固城，在扶沟县西南尹春保。《通典》云：周围有水，其势甚固。汉时所筑。

扶台，在扶沟县治后。宋程颢治扶沟时所筑，一名化民台。

明卢傅元诗：“崔嵬台阁镇桐丘，登拜俨然冠盖留。画栋飞甍庙制敞，褒衣博带道容优。千年士女遵风化，万代诗书籍训雠。立德立言率有意，声传谁与昔贤侔。”

桐丘，在扶沟县西二十里。《左传》：郑人克段于鄢，次于桐丘，即其地。

明杜绍诗：“廿年不入桐丘路，徂暑时因车马来。翠盖阴团虚阁爽，野花香细乱山回。自知真隐须岩壑，始信英雄困草莱。白发萧萧日又莫，乾坤终古此高台。”

副使沈荃诗：“邑外古桐丘，曛眈雾未收。行人才觅路，襟袖白云流。”

汉井，在扶沟县庙头冈。俗传光武行军至此，士渴甚，倒井饮之，亦溢泉不竭。上

有光武庙。

华亭计南阳诗：“倒井开苗社，泉流象出云。曾闻汉司隶，饮马遍三军。”

官渡城，在中牟县北五里。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口，即此。

明张孟男诗：“马头落日带黄沙，此是曹袁旧战场。人过断桥频吊古，水声呜咽哭兴亡。”

佛肸^[1]城，在中牟县东半里。相传为佛肸故城，三国曹操重筑，遗址尚存，今之清峰岭。

金事朱之瑶诗：“赵家焉得有中牟，佛肸撻城^[2]岂效尤。愧杀晋阳尹氏子，为谁保障为谁谋。”

户牖乡，在阳武县东北二十里。即汉陈儒子宰肉地，事载蔡邕社铭。

明杨春泰诗：“门前日月旧春秋，何处歌钟问画楼。野静孤云飞庙树，天寒群雁宿沙洲。汉宫楚代今安在，海涸山枯此一丘。相业可怜过眼尽，年年河水自东流。”

张大夫寨，在阳武县西北二十里，汉丞相张苍故里。侯鲁为御史大夫，一名文侯乡。

安城，在原武县东南安成里。周时所筑，战国秦拔魏安成，即此。明洪武初置安城驿，后徙驿于荥泽县，改名广武。

卷城，在原武县西北。《史记》：秦客卿胡伤攻魏卷取之，是也。

玲珑塔，在原武县善护寺东，宋徽宗时建。

青陵台，在封丘县东北。宋康王欲夺其舍人韩凭妻，筑台望之。凭妻作诗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遂缢死。

唐李商隐诗：“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许韩凭为蛺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明李梦阳诗：“两山当中开，露出青陵台。北山虽张罗，南山鸟不来。我在南山自有匹，马牛之风不相及，吾颈可断志不易。”

高信诗：“战国韩凭有令名，至今夫妇死如生。但知结发恩情重，不顾康王富贵荣。连理树生旌节义，双飞蝶羽表真诚。吁嗟西氏空归楚，不及青陵土一坑。”

封父亭，在封丘县治安坊西北。夏后氏之世，封父为诸侯，建亭于此。

明张民表诗：“小邑城门画半扁，河云飞白树烟青。杯酒未覆行人过，顾见当年封父亭。”

御史余缙诗：“纵辔芜城策未停，填眸榛栝恻生灵。衣冠自古传王会，亭落于今祇废垌。鱼鸟浮沉同鹿豕，柳蒲苍翠类松筠。闲寻封辟行游地，牧唱樵讴不忍听。”

黄池，在封丘县南十里。《春秋》：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即此。

[1] 佛肸，人名。春秋末年晋大夫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为中牟的县宰。

[2] 撻城，同“婴城”，环城。

明张民表诗：“夫差骄僭小中原，入会黄池谓独尊。玉蕊不垂旨酒尽，惟开二隧放归魂。”

御史余缙诗：“棠楫兰舟河海通，谁将花草植吴宫。三千犀甲催雄壁，一剑鱼肠歼首功。国相自屠君气墨，美人难得庙谟空，池边碧草今安在，茂苑萋萋卉木同。”

周太祖营，在封丘县西北一里，五代时郭威屯兵于此。

平丘，在封丘县东四十里。《春秋》：甲戌同盟于平丘，即其地。

明刘昌诗：“平丘盟会屈王臣，叹息中原委战尘。千载夕阳消霸业，一川秋色荡河津。韩凭古树枝连理，高适新诗笔有神。骢马徘徊又西去，欲从何处问垂纶。”

张民表诗：“虬祁朝罢为齐牺，盟主寻盟用武师。苦吊平丘无处所，荒榛犹闪晋旌旗。”

虫牢，在封丘县北。《春秋》：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是也。

明张民表诗：“苍茫平野转河涛，考古人传霸业高。晋楚功名流水去，却从樵牧问虫牢。”

廩延，在延津县北。《左传》：郑共叔段初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后收贰以为己邑，即其地也。

明越应扬诗：“沙门四垒拥香台，二鄙曾收左传来。见说廩延延且久，谁怜元廩旧虚堆。”

韩宫，在延津县，韩王柜^[1]建。

冰井，在延津县西北十里，世传韩襄王藏冰之处。

明越应扬诗：“饮水思源歌帝力，冰壶玉鉴碧潏潏。不缘深有甘棠泽，那得延津万井春。”

饮马滩，在延津县南一里。宋康王以亲王子为质契丹，逃归汴，神锡^[2]泥马乘之，饮马于此。东南行五里，马即滩化。今名马滩铺。

蔡邕断碑，在延津县。邕尝为酸枣令，刘熊隶去思碑，附原碑文：君讳熊，字孟阳，广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仍其则，子孙享之。分源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相继丕显。□□□□□光武黄帝之玄孙，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诞生照明，岐嶷逾绝，长□□□□柴守约履勤，礼圣心睿，敦伍经之玮，图兼古业，核其妙行，修言道□□□□□宜京，夏莫不师仰，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练州郡，卷舒委随，忠贞□效官，□□□出省杨玉，流化南城。政犹北辰，众省所从。三祀有城，来臻我邦。循东□礼，官赏进厉顽，约之以礼，博之以文，政教如初，慎徽吾典，勤恤民殷，□心顾下□□仁思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贪究革情，清修

[1] 字迹模糊不清。

[2] 锡，同“赐”。

劝慕，德惠潜流，畅芳旁布。尤悯县□，济济之仪，孜孜之谕，帅厉后学，致之雍泮。草上之风，莫不响应。悦海日新，□□□素□业，勃然而兴，咸居今而好古，虽未尽道善，必有所由。处民之秉彝，实我刘父，其鲁无君子，斯焉取旃。允我刘父，言善诱人，讲礼习聆，匪徒丰学，屡获有年。□载充成，神民协欣，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勋则甄。盛德□刻，表诸来世，垂之罔极。褒贤表善，扬幽拔微，式序在位。量能授宜，官无旷事，□□为正。以率为更，悯念蒸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富者不独逸乐，贫者□顺四时。积和感畅，岁为丰穰，赋税不烦。实我刘父，吏民爱若慈父，畏若神明，悔□令德，清越孤行，德牟产奇，诚宜褒显，照其宪则。乃相□咨度谏询，采摭讜言，刊□诗三章。其辞曰：“清和穆铄，实惟乾□。惟岳降灵，笃生我君。服膺睿圣，允钟厥醇。诞生嶷言，言协□坟。懿德震耀，孝行通神。动履规绳，文章彪缤。成正是服，以道德民。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理财正辞，束帛戈戈。□梦刻像，鹤鸣一震。天临保汉，实生□勋。明试赋授，夏已亲^[1]。嘉锡来抚，潜化如神。其神伊何，灵不伤人。猗欤明哲，秉道之枢，养□之福，惟德之隅，渊乎其长，涣乎城功，□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则达，以诱我邦。赖兹刘父，用说其□。泽灵年丰，黔首歌颂。”

唐王建诗：“苍苔满字土埋龟，风雨消磨绝妙词。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识是蔡邕碑。”

明陈棐诗：“搜古探幽涉大河，平沙蔓草夕阳多。人从酸枣题名字，石与苍苔渐磨灭。缘是神明盛奇宝，故交雷火磔磋峨。龙鳞鸟迹縻莎处，可比当年石鼓歌。”

仪城，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仪封人请见孔子处，今县北有仪封乡。

东昏城，在兰阳县北二十五里，即兰阳县故城。秦始皇东游至此，昏雾四塞，不能进。故名东昏。

明杨一清诗：“雾锁天关与地阍，祖龙何事改东昏。晴看白日中天在，废垒荒池莫更论。”

丘璐诗：“吕秦毒雾暗东明，留得昏名在故城。芳草有情思翠辇，绿杨无树拂霓旌。炎精已受三灵赐，厌胜何劳八骏行。莫向荒原嗟逞事，从来人世几纷更。”

韩陵城，在兰阳县东北五里。宋养马圈子，原有城池，俗呼为韩陵圈子，内有韩陵。

明李东阳诗：“韩陵岁久不知名，闻说封君旧讳成。千载兴亡随落照，几人今古慨高情。城鸦蚤遂秋阴散，浦树遥含曙色明。莫向兰阳频吊古，已从分割见昇平。”

杨一清诗：“飘泊残魂土一丘，招提香火自春秋。寒鸟啼落陵前月，疑诉当年汗马愁。”

刘亮采诗：“寺倚河滨沙岸开，传闻韩氏旧泉台。六卿霸业萧条尽，五世孤臣寂寞来。俎豆异时虚伏腊，波涛入夜作风雷。玉鱼金碗无穷事，陵谷迁移草木哀。”

秦台，在兰阳县东昏故城，旧多植柳。秦皇东游至此，昏雾四塞，筑台以厌之。

明杨一清诗：“百尺层台计亦深，向来遗迹竟销沈。当年最胜千旗远，此日空余万木

[1] 夏已亲，原刻本疑漏刻，校他本为“夷夏已亲”。

阴。嗟尔犹存秦号在，念兹无奈野人侵。东风不管烟云变，时拂柔条纵鸟吟。”

许棣诗：“古台牢落浩春波，□市曾闻翠辇过。沧海三山尘梦断，咸阳一带夕阳多。沿堤雨细烟如织，夹岸风微鸟似歌。却忆秦宫毛女事，更无消息问双蛾。”

黄风洞，在兰阳县白云山下，一名张良洞。相传张良从赤松子游，辟谷于此。后人遂名。

明李希沆诗：“白云深处谒留侯，为问神仙一土丘。何事早收黄石诀，将身误托赤松游。已非辟谷荒山暮，可是藏弓古洞秋。千古雄心应不死，黄风夜夜到中州。”

旧仪封城，在仪封县东北十七里。金始筑，以置县。明洪武中，圯于河。

请见亭，在仪封县城西一里许。亭内丰碑，大书《论语》仪封人请见一章。

唐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王风委蔓草，列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逞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杨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兴废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木铎映千春。封人识天意，斯道起遭屯。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陈子昂诗：“仲尼探元化，木铎振阳和。大运自盈缩，春秋递相过。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纭。天意卜封人，衰凤徒兴歌。”

明彭纲诗：“封疆聊守代躬耕，落落欣瞻君子荣。荷蕢晨门真狷介，一偏那得并先生。”

张卤诗：“圣道本同天，贤产不择地。仲尼万世师，尧舜难拟议。七十二君间，环辙无停辔。伊可恨当时，历聘无能试。衰凤浪兴歌，丧狗徒相詈。孰知吏隐贤，独自识天意。邂逅出佳词，寤者呼群寐。鲁论有遗书，歆艳为君记。何幸我仪邑，特地托名字。木铎万古春，传此知音事。”

圣井，在仪封县封人请见亭西。井皆自生琉璃，不假斲造，光耀自然，又名琉璃井。以夫子曾饮斯云。

元王恽诗：“闻道东昏即古仪，封人曾此见宣尼。空余百尺琉璃井，万古无穷圣泽施。”

金花营，在仪封县北二十五里垌阳乡。元季兵乱，义兵四起。一女子率兵驻此，善韬略，号金花军。群盗望风远遁，一方赖之。

明田鉴诗：“闻说残元日，雄才有女郎。兵屯千百队，威震两三方。鬓插金花号，门排铁戟行。居人悲世换，麋鹿走荒凉。”

郑故城，在新郑县北。城垣及门址迹尚存，旧有门，曰“时”，曰“剽”，曰“纯”。《春秋传》云：楚子伐郑入自纯门，至于逵道。是也。

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

东里，在新郑县东二十里。《论语》：东里子产，即此。

交印台，在新郑县东门外。《左传》：平王东迁，郑武公为卿士，有功，封以虢郟之

地，锡之印绶。武公荣其赐，筑台以拜受之。故名。

明孙原贞诗：“武公昔筑台，拜受天王恩。东迁树勋业，殊锡延后昆。国篆逐运化，遗迹今犹存。悠悠百世下，不忘周室尊。”

梳洗台，在新郑县西北古城内。世传郑与齐婚，乃郑姬膏沐之所。

明陈大忠诗：“台筑当年嫁郑姬，而今只见草离离。不思往送严闺训，梳洗何如亲结缡。”

志古堂，在新郑县治中。宋刘伯寿建，尹洙为记。

渔父冢，在新郑县东五里。黄水河东岸，双塚嗟峨。世传即伍员假舟渡江之渔父歌芦中人者也。

明刘盘诗：“黄崖东畔二高丘，传是渔人此葬留。岁事频繁无荐祭，天晴樵牧有歌讴。万春朴檉荆蓁茂，落日纵横狐兔游。不见孤兵何处击，洪涛日夜自奔流。”

颍阴孤城，在陈州西南平信乡，即汉颍川郡。高帝封灌婴于此。

临蔡城，在陈州东北三十里。汉光武与王莽相距筑城，临蔡河故名。

新平城，在陈州城东北。汉置县，属淮阳国。

揲蓍坛，在陈州城外。伏羲揲蓍之所，内有蓍草堂。

明王槩诗：“高台突兀接荒城，风雨年年蓍草生。凤尾飘萧云气湿，龙头夭矫露华清。重瞳此日升双阙，一本何时满百茎。安得神龟常守护，灵根真拟献承明。”

八卦台，在陈州北一里。昔伏羲于蔡水得神龟，因画八卦于此坛。后有画卦台，详见张济贤文。

明叶盛诗：“羲皇古神圣，御宇三皇初。茫茫大河上，龙马出负图。一云蔡水阳，亦有龟莹如。圣心与天契，奇文昭轨模。七六前后列，八九左右俱。由兹启后圣，大易遂以敷。维陈有遗台，下有灵蓍枯。伟哉方册存，万古开群愚。”

厄台，在陈州城外西南隅，为孔子绝粮处。明嘉靖巡按御史赵继本，改曰“弦歌台”。

宋王禹偁文并铭：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山川厄于崩竭。圣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灵，钟山川之粹，得无厄乎？所以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圣厄于陈蔡，其道一也。于时周室卵危，鲁道迷溃，仁义路塞，奢侈源开，列国用权，蝟芒而起。弃礼乐为糠粃，视诗书如菟兔。孩提王室，翼坏儒风，俎豆不修，军旅用事。苟有衣缝掖而冠章甫者，鲜不拔戟而叱之。三纲五常，盖扫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处衰乱之世，痛五教之大坏，嫉四维之不张。刳道德为舟楫，将欲济天下之垫溺；斫礼法为耒耜，将欲芟天下之荒秽。故不程其力，不顾其势，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国，应机设教，与世垂范。然佩兰于鲍肆，孰闻其香；施法于乱主，孰致其政。所谓天柱将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难哉。故教不用于哀定，位不崇于季孟，辞逊于阳货，见忌于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于世耶。卒致天厌圣道，绝粮于陈，颜、冉之

徒，馁目相视。我先圣则坦尔无闷，怡然自居，腹空肠乾，未尝太息。盖圣人人为也，不为己也，忧道也，不忧贫也。但欲缀皇纲之绝绪，辟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礼文，垂万世之典则，彼王泽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虽不食而死，复何戚哉。吁！奸喉佞舌者，图一日之饫；道醉德饱者，谋万世之利。故教不用于当时，而用于今世；位不显于生前，而显于没后。何则？祖述宪章之义，雷行上下之间，俾夫为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须离也，得非用于今世耶；名载典籍，身享庙食，得非显于没后耶。与夫图一目之饫者，又何辽绝哉。余客在宛丘，得睹斯台之地，披蓁访古，驰笔而铭，曰：“僭禄尸位，殃则绝祀。所谓伊人若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馁而。饱德醉义，歿则垂世。所谓伊人箕山之土，夫子求之，可谓仁乎。巍巍圣人，生而道迤，历聘求合，绝粮于陈。箕山之土，可齐其名。若敖之鬼，决非其伦。庙食其匮，祀典惟新。我来旧国，荒台磷磷。拂石勒铭，德音益振。”

明吴悌祭文：呜呼，夫子之圣，天不可阶；夫子之厄，日月之食。则陈蔡之事，有何足损夫子之圣哉？昔舜入山泽雷雨弗迷，夫子在陈弦歌勿辍，譬之天地晦冥。湛然起灭如幻。世之一切事变，岂能为孔虞患乎？呜呼，厄台有邻，太昊之宅。二圣相望，百王所则。悌等式陈，时奠惟馨。惟德精爽，在天陟降。有赫尚飨。

御史李森先诗：“当日陈邦厄夫子，三日不火何饥疲。我今使命经其地，念兹遭罹心生悲。道大莫容亦已矣，何用劳此车尘为。因思吾儒志天下，仆夫况瘁固其宜。自从邺郡戒行李，涉历河汴与洛伊。栖宿风露几半载，呕心咯血成尪羸。或见磽确与斥卤，或见黄茅白苇无。人犁为传□天语劝之垦，父老感泣事耘耔。”行见。“两河荒秽一时辟，肫肫周原复见兹。微臣犹然夫子志，仰读遗碑泪已垂。”

焦夷，在陈州东明化乡。周襄王十五年，楚伐陈，取焦夷。即此。

陵阳台，在陈州。《家语》：孔子自卫之陈，陈侯起陵阳之台，即此。

东门池，在陈州东门内。池水清洁不耗，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址，《诗》所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者”，是也。

固陵，在陈州西北三十里。《史记》：项羽南走固陵，即此。一名藕台。

卧治阁，在陈州治西，汉淮阳太守汲黯所建。

西园，在陈州西，宋张咏守郡时建。中有阁曰“治风”，堂曰“清思”，亭曰“流杯”。香阴环翠，又筑台曰“望湖”。宴殊以故相守此，于隙地有莎丛生，殊爱护之，为作《庭莎记》。记曰：介清思堂中晏亭之间隙地，其纵十八步，其横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迹之罕践，有莎生焉。守护之卒，皆疲癯者，芟薙之役，劳于夏畦。盖是草耐水旱、乐延蔓，虽拔心陨叶弗之绝也。予既悦草之蕃芜，而又悯卒之勤瘁；思唐人赋咏间多有种莎之说，且兹地宛在崇堞，车马不至，弦匏不设，柔木皆卉，难于丰茂，非是草也，无所宜焉。于是傍西墉画修径布武之外，悉为莎场，分命骑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备，拔之以丹楯，浇之以甘井，光风西泛，纤尘不惊。嗟夫，万汇之多，万情之广，大含元气，细入无间，罔不稟和，罔不期适，因乘而晦，用其次区，别而显仁，措置有规，生成有术，失之则教，获之则康，兹一物也，从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两伤之患，偃籍吟讽，无施

不谐。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异，平津客馆寻为马厩，东汉学舍间充园蔬。彼经济所先，而污隆匪一。矧兹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辞琬珉，庶通贤君子知所留意，悦与我同好，庶几不剪也。

范镇诗：“台上望城下，迢遥知几寻。湖光隐隐见，多碍柳烟深。”

读书台，在陈州西北隅柳湖中。宋苏辙为陈州教授时，读书筑之。

子由亭，在陈州北柳湖中，宋苏子由读书之所。

瓦关，在陈州南孝义乡。春秋时，陈侯与颊子国相邻，立为此界。

水关，在陈州平信乡。楚项王立，以备秦兵。

邓城，在商水县西。北魏邓艾入蜀，屯兵于此。

互乡，在商水县东南，即《论语》“难与言”地也。

章华台，在商水县西北二里。初楚灵王筑章华台于华荣城，及襄王为秦将白起所迫，北保于陈，更筑此台。

邑令高理诗：“杳无车马过，荒址自凄然。慨昔雄风日，悬今禾雨天。谁能□白雪，祇有坐青毡。问俗经台下，犹闻丝管喧。”

丛台，在商水县北二十马^[1]里。楚襄王因筑章华台并筑此台，以像华容之地。

驻蹕树，在商水县东南岳庙。侧有银杏一株，明太祖幸汴时驻蹕其下，其后树益茂迥异众木，县人因名为驻蹕树云。

邑人王珽诗：“龙骧当代日，铁骑下云林。独坐将军树，同推召伯心。勒铭秦火断，驻迹汉松森。矫矫荒台侧，翻成古木吟。”

女娲城，在西华县西北十里，遗址与二柳城相近。按《外记》，女娲都于中皇之山，此或其经行处也。

夏亭城，在西华县西三十里。《春秋》：陈大夫夏御叔封邑也。

长平城，在西华县东北十八里。汉置县，属汝南郡，晋属梁国，北齐入西华。

南北柳城，一在西华县南三十里，一在县西北十里。二城相峙，中皆沃壤。《魏史》：邓艾伐吴，于此营田时，柳舒为陂长，故名。

箕子台，在西华县学宫后。

凉马台，在西华县北柳城之西，魏邓艾所筑。

明姚柱石诗：“凉马台边蔓草横，人传邓艾此屯兵。当时未建平吴策，何事先谋犯蜀旌。禾黍离离迷故垒，云烟漠漠暗孤城。兴亡总属蒙庄蝶，指点荒原百感生。”

丁兰宅，在西华县东北三十里兰河内，人流寓于此。

南顿城，在项城县忠顺乡。春秋时，项子国也。迫于陈，后徙之南，故曰南顿。汉光武父刘钦为南顿令，即此。

[1] 马，疑为衍字。

子陵寓店，在项城县南顿北五里。相传光武从游南顿，与子陵同学处。今称严先生店云。

明王璟诗：“寂寞乡村店，相传寓子陵。客星时黯淡，孤月尚凭仍。草色含秋冷，花光带雨凝。高踪劳企慕，天际想飞腾。”

光武台，在项城县西北四十里，汉光武幸南顿时筑。

大邨阁，在项城县北南顿城内。汉延熙间，都督毋丘俭讨司马，师不克，死节于此。

德胜城，在项城县西二十里。唐晋王李克用屯兵所筑，内有古庙，塑庄宗像，又名晋王台。

明王璟诗：“荒城犹穴兔，邻渚尚飞鸥。感慨先唐迹，萧条古晋丘。林深偏照月，树老易惊秋。遗像遥瞻对，凭栏逝水流。”

沈国子城，在沈丘县东南三十里。遗址尚存，今属颍州。

鲟阳城，在沈丘县东南三十里。按《舆地志》，沈子国西有古鲟阳郡，后汉光武封戚里阴庆为鲟阳侯，即此。

繁城，在许州南四十里。内旧有魏受禅台及文帝庙，今俱废。独受禅碑及上尊号碑尚存。

宋贾昌期诗：“服殷自古称文王，几见膺符把纣亡。谁谓老奸亟篡事，禅台空立在繁昌。”

灌台，在许州南。汉颍阴侯灌婴故宅，今名思故台。

明李勛诗：“极目苍烟缈，层台一望平。侯封谁是建，相业尚题名。驱楚雅何在，兴刘舟自横。谁怜鸟兔意，登眺倍伤情。”

德星亭，在许州西湖上，汉荀淑故宅。陈寔尝请淑子弟咸在，太史奏德星聚，后人因建亭焉。

唐胡曾诗：“古贤高尚不争名，行止由来动杳冥。今日浪为千里客，看花魁上德星亭。”

宋朱熹赞^[1]：猗欤陈子，神岳钟英；文渊范懿，道广心平。危孙汗隆，卷舒自我；是日庶几，无可不可。献身安众，吊竖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愿言怀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连峰对起，丽泽潜滋；偃而不见，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顾无仆役；独呼二儿，驾予以出。青刍黄犊，布幘柴车；策纪前卫，杖谿后趋。所造伊何，高阳之里；维时荀君，闻至而喜。顾谓汝靖，往应于门；七龙矫矫，布席开尊。清肃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见清穆。命爽行觞，旅饩次陈；献酬交错，礼度情亲。载笑载言，罔非德义；益迈乃猷，以辅斯世。髣髴两稚，亦寔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贤。维此慈明，特谢俦匹；晚际国屯，敢惮濡迹。赘旄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与为先。彘乃

[1] 即《聚星亭画屏赞》。

附曹，群亦忘汉；嗣守之难，古今其叹。崇台回极，于以占天；犹曰兹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旧蒙斯号；今刺前闻，象仪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课忠责孝，独慨余衷。百尔窥临，镜考毋怠；死国承家，永奉明戒。

梅花堂，在许州治北，宋苏轼建。

明黄璿诗：“堂上树横斜，移栽几岁华。疏棂斗虬影，老干着冰花。洁白应难拟，清香讵有涯。退公无一事，吟赏醉流霞。”

关公宅，在许州东南。相传曹操拜羽偏将军，作一宅两院以居之。今即其地作庙奉祀。

曲水园，在许州北。有修竹二十余亩，溟水贯其中以入西湖，最为佳胜。宋文彦博为守时，居此。

宋贾昌期诗：“画船载酒及芳辰，丞相园林溟水滨。虎节麟符抛不得，却将清景付闲人。”

高阳里，在许州城内。荀淑居此，以八龙而名，取高阳氏才子八人之义。

豢龙城，在临颖县北十五里。相传商孔甲时，豢龙氏畜龙于此。

高宗城，在临颖县东北。相传商高宗曾捕蝗至此，明末土人筑寨避兵，因名高宗寨。

临颖故城，在临颖县西北十五里，汉时所筑，又名固厢城。

葛伯城，在临颖县东北王上保，相传葛伯所筑。

明陈焕诗：“从古国家戒慢游，轮蹄到处苦征求。可知罪状先仇讷，葛伯城边野草秋。”

摘星楼，在临颖县西南。相传商纣所筑，遗址尚存。

明阎铎诗：“长夜厌厌酒半醒，此鸡司晓孽龙听。登天无计身投火，空有危楼唤摘星。”

狼渊，在临颖县。《左传》：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即此。

皋鼬，在临颖县。《春秋》：五月盟于皋鼬，即其地。

尚书台，在临颖县东南四十里。汉马融迁许令，尝读书其上，因名。唐高宗于此阅兵，更名讲武台。

明杜进诗：“风吹台下荷，雾扫台边树。天际数峰青，野人自来去。”

谷鍾英诗：“兰苦重经日，襟怀此一开。风光犹汉室，书院已蒿莱。云影中流落，荷香满座来。高台兴未歇，已醉复衔杯。”

郑庄公城，在襄城县北四十五里。《春秋》：楚伐郑，郑庄公出师境上与楚相距，筑此。

不羹城，在襄城县东尧城保。《左传》：楚子城不羹，即此。

孔碑，在襄城县欧家营。于皇清顺治五年，以土人筑墙，见一石碑上刻字云：“孔夫子自楚过宋处。”

葛仙井，在襄城县仙翁观内，相传葛洪炼丹处。

明吕邦耀诗：“炼得丹成后，山川总是空。至今人不悟，井上觅仙翁。”

望嵩楼，在襄城县城，刘禹锡建。见《一统志》。

蛟龙池，在襄城县北七十里。《左传》：郑大水，龙斗于郭门之外洧渊，即此。

明李敏诗：“数尺纶竿数亩池，夕阳影里钓涟漪。行依绿岸鸥先狎，坐对青波鱼未知。杨柳露凝风力软，藕花香散月来迟。殷勤更莫添芳饵，正是金鳞跃子时。”

王锦诗：“神龙多变化，驱雾乘天风。茫茫遍八极，雷雨膏寰中。眇兹一泓水，鱗鯪弗能容。惟彼蛰鳞潜，岂有神龙宫。芒钓扬独蟹，或引盈车鲙。真龙幸在天，庶以精诚通。”

召陵城，在郾城县东三十五里。春秋齐桓公伐楚，屈完来盟于召陵，即其地也。隋置召陵县，唐省废。

唐胡曾诗：“小白匡周入楚郊，楚王雄霸亦咆哮。不师管仲为谋主，争敢言征缩酒茅。邑令荆其悖诗：凭将义问列侯同，辞命能收不战功。晴雪皎如盟誓在，无人争论马牛风。”

道州城，在郾城县西南五里。唐武德四年置道州，贞观中废。

裴城，在郾城县西五十里。唐裴晋公伐蔡驻师于此，因名。

邑令荆其悖诗：“淮西军事无难决，诸将功成在一心。洄曲万人整旅日，空蒙犹想听车音。”

滏亭，在郾城县东一里许，滏水之阳。昔裴度征吴元济时，筑之以为游息之所，今亭废，而故址尚存。

元元好问诗：“春初已清美，客怀自幽独。危亭一徘徊，翛然若新沐。宿云澹川野，元气扶草木。微茫尽楚尾，平远疑杜曲。生平远游赋，吟讽心自足。謁来看世网，抑抑就边幅。人生要适情，无荣复何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谢羈束。一笑白鸥前，春波动新绿。”

张子和诗：“学剑攻书两不成，年来踪迹愈如萍。而今滏水无鱼钓，收拾纶竿海上行。”

邑令荆其悖诗：“烽传燕楚骑如縈，驿路尘飞野雾横。何处棹歌迎客意，滏亭争起玩鸥情。”

古城，在长葛县西五里。俗传长葛古城从此西去，相沿数处，不知何代所筑，遗址尚存。

钟繇台，在长葛县治前，三国魏钟繇所筑。

仙翁池，在长葛县西四十里呈里保。昔吴人葛玄与左慈学仙术于许州，慈后得仙术去，玄因家于长葛，号葛仙翁，又名灵池。

明赵谦诗：“炼汞知何日，清波亘古长。有风穿涧冷，无獭趁鱼忙。涵镜天心碧，喷珠玉髓香。梦来谁觉早，丁令两三行。”

陈实故里，在长葛县西四十里张史保，今德星观即其遗址。

小韩城，在禹州西北三十里，战国韩哀侯所筑。

康城，在禹州西北三十里，韩哀侯自大韩城徙居于此。

钧台，在禹州北门外。史夏启即钧台以享诸侯，即此。

凤凰台，在禹州治西南，汉黄霸守颍川时筑。时凤凰数集颍地，台盖诸邑有之，此为最著。

明刘咸诗：“高台峨峨风来栖，乃在古颍城之西。风去不知今几载，空遗百鸟啞啞啼。传昔汉家全盛世，黄霸为政多奇异。凤应览德降丹山，五彩翻翻一朝至。其音啾啾遍颍川，听者一似闻钧天。汉家天子表祥瑞，直以神爵名其年。千金筑台高万尺，为爱灵物数来集。至今闲花野草中，尚有当年旧形迹。自从霸死归山丘，凤亦岂曾来上头。独留遗爱在史册，令人想慕思悠悠。我来吊古频登访，临高纵目空惆怅。明辰相逢正此时，会见尔复来其上。”

薛瑄诗：“吾闻凤鸟不与凡禽栖，隆周之时曾集丰镐西。锵然一鸣向人世，喧啾百鸟不敢争与啼。昔有名臣黄霸生汉世，治民之才迥与时流异。颍川出守曾几何，休征数感灵禽至。灵禽文彩明山川，和鸣啾啾闻中天。遂筑高台表神瑞，台空凤去余千年。只今坏圯才数尺，野鸟纷纷竞来集。简册空存纪瑞年，荆榛不复快睹迹。我来骢马登高丘，荒台已远犹回头。为忆循良心耿耿，缅怀瑞物情悠悠。凤台凤台重搜访，往事何须空惆怅。方今圣明治理登俊良，会见一朝飞入青云上。”

周叙诗：“丹穴九苞凤，来仪表祯祥。先集于岐山，后下于北邙。一鸣帝德盛，再鸣王道昌。其音谐律吕，其羽备文章。竹实以为食，醴泉以为浆。咽漱沆瀣气，栖止梧桐冈。嚶嚶复啾啾，济济仍踟踟。见彼世有道，表此国安康。不知何纪年，翩然留洛阳。至今访遗迹，风雨高台荒。”

张良洞，在禹州东门外一里颍水之滨，一名存真洞。皇清顺治十六年，巡梁道沈荃葺治，建亭其上。

华亭冯樾诗：“当年遗洞子房名，台藓苍苍碧雾生。流水潺湲颍上落，荒城睥睨射陂平。路幽真忆游仙事，桥在偏深拾履情。独坐秋风嗟异代，夕阳黯惨鹧鸪声。”

颍亭，在禹州西关。唐阳翟令陈宽建，宋范镇重修。镇有《颍溪玉亭记》（附陈宽记）：颍水之滨，有地可以览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余予升之，见颍水直北劈地而来，晔如隙光，端如匣剑，视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见太室与大隗等，列颠群峰而来，崢屹不得进，蹭蹬却倚三十六峤，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烟衣草树，浓澹覆露，各尽其态乎。视之，令人意远迢迢然，若万里之鹤也。予曰：“可树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诺。”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闻惠，人未蒙仁，止其几而遽以麻览为怀乎。”予闻之，甚羞，而以为不闻也。夫阳翟自颍阳达许昌，皆汉郡，颍川属是，

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长于此，虽获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将识其来乎。及成，会邑中彦髦，以落之中宴客，有举爵而称曰：“吾斯山河之秀，可与岷首争。请名之颖亭。”遂名之。若使解携手，值良辰，嘉宾二三，声酒缓进，既揖既抗，对之益酣，因书石以介其壁，俾览者征之。当敏树政，无敏树亭，亦禹匠氏之意也。

元王渥进诗：“五载西湖阻胜游，歌亭聊喜散羁愁。九山西络烟霞去，一水南吞涧壑流。宾主啾酬空翠琰，干戈横绝自沧州。勿勿匹马从军去，惭愧烟波万里鸥。”

博文楼，在禹州州治西南，明徽藩建。

云间盛朝组诗：“钧城杰阁亦雄哉，登眺苍茫万象开。蒿室西来浮睥睨，太行北指望崔嵬。书卞河间梁尘黯，客散平台雁阵哀。欲赋灵光怀胜迹，风流谁继子云才。”

古密城，密县东七十里。汉卓茂令于此，光武所谓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者也。

卧龙台，在密县西方山保，相传黄帝与广成子问道处。

白松，在密县东五里，世传黄帝葬三女处。三女九岁辞家学道，后十七年归省，一夕同逝，合葬于此。冢上生松一株三千，干色如粉，肤理莹泽真奇章也。

副使沈荃赋：余以按部，时过古密。爰有琳宫，枚枚实实。嘉树挺生，凝霜摆日。写彼形神，乃命不律。若夫两仪亭育，万汇蒙茸。吹香送响，绘色雕容。虽骋华而信美，盍让德于寒松。尔其中正秉心，澹定为魄。姻结维萝，弟畜维柏。龙蛇假鳞，珀苓生腋，咏徂徕于，周篇称岱，吠于夏策。羞桃李之轻薄，粉狎猎于芳林，笑杨柳之颠狂，徒招摇于广陌。老性含贞，嫩肤披素。义取坚金，洁同振鹭。排雷雨兮，当阴晦而緘愁；号冰雪兮，愍严寒而发怒。亮为天地之所宝，而神鬼之所护，此松之大概也。溯厥源委，实始轩辕。璇闺三秀，埒桂洁菰。歛驾神鸾。返于天门。魂升自乾，魄降自坤。启圻兹土，发为灵根。是故徽柔所感，鼎立呈奇；云轻宿顶，月澹窥枝。童童兮垂鱼轩之盖，烨烨兮闪凤翼之旗。晶晶弄辉兮，若倾星而倒汉；亭亭负势兮，若蹲虎而蟠螭。曰翩曰婉，似睹照梁之采；同居同气，宁兴解珮之思。即彼青溪小姑夸蒋侯之三妹，黄陵双女殉姚帝于九嶷。终未若兹世系之可贵，而风节之可仪卓矣哉。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故，杰立也霄汉独撑，敷泽也密阴四布。不受命于霜威，宁感怀于岁暮。天鸡海鹤就而作家，罔闻鸚鵡，望而却步。留彭泽以盘桓，邀子安而作赋。羨万态以安穷，岂更仆之可数。乃作歌曰：“圣神之胤，发必昌兮。苍棱十抱，信有章兮。于万斯年，壽无疆兮。斧斤永逃，鄙栋梁兮。”又歌曰：“昔在汉唐，尔近王城。逮乎周宋，尔邻汴京。扈跸之来，金支翠旌。秦有大夫，实逊尔荣。日边既远，空抱忠贞。才大难用，文理纵横。知命不言，独立含情。樵人牧子，狎侮喧訇。轩墀不重，习俗相轻。移栽北辰，望我圣明。”

明李攀龙诗：“孤根一托蕊珠宫，不与茗华粉黛同。夜暗龙鳞衔自照，天清鹤影望来空。条封姑射千秋雪，盖拥兰台万里风。非为子云能作赋，谁知玉树本青葱。轩辕宫里试新妆，缥缈连枝入帝乡。玉骨不绿能化石，冰肌那得更生香。只愁明月消为水，便恐清阴凝作霜。巫峡瑶姬元素质，却令云雨污衣裳。玉女窗前手自栽，平分海色向蓬莱。惟应七圣襄城过，曾见三花少室开。地迴流光通粉署，天寒老干倚霜台。玄池的有千年露，欲献

须君作赋才。”

吴国伦诗：“何处松标岁月深，蕊宫寒色昼森森。龙文细结清霜老，鹿尾高悬赤日阴。二室迴疑开雪岭，三花遥复妒珠林。由来帝子颜如玉，词客偏含万古情。”

沈柿诗：“玄宫曾瘞玉，精气结长松。玦干凌霜古，虬枝带露浓。夜月迷归鹤，春风吼蛰龙。灵根元不老，千载白云封。”

滴水棚，在密县东五里。天仙庙白松前，棚两席许，厚尺余，皆碎石黏聚，水从罅中下滴，渗液不断，味特甘美。

明沈柿诗：“一片悬崖水，涓涓不断流。有泉通地脉，无处觅源头。幽壑晴还雨，深林暑亦秋。相如多渴病，爱此为淹留。”

沔阳陈文烛诗^[1]：“悬泉怪石雨冥冥，落日寒烟山更青。江海不知何处派，潺溪偏向静时听。瞻前正忆潘安赋，中立还存郭璞铭。饮水探奇自幽事，从来身世总浮萍。”

商丘贾开宗诗：“万叠悬岩坐里看，泉声石下响珊珊。乍听淅沥晴疑雨，静对清冷暑亦寒。一水瀦流归大壑，千村浚道引回澜。荒原曲径行人绝，拚醉留连晚照残。”

管国，在郑州北二里，昔武王封管叔于此。

祭伯城，在郑州城东北一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地。

古邲城，在郑州城东六里。《左传》：晋荀林父帅师与楚子战于邲，即此。

八卦御风台，在郑州圃田泽，相传周列御寇所筑。

华亭徐尔谿诗：“霜飞木落古台空，列子当年此御风。京雒虽饶车马客，冷然吹送夕阳中。”

牵渠，在郑州界内。魏牵招为广武太守时，郡城井苦不可食，牵为凿引城外清泉注之，民以为便，故名。

夕阳楼，在郑州治西。

唐李商隐诗^[2]：“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归鸿何处去，不知身世自悠悠。”

安民亭，在郑州，即史宋长安石工安民，不忍刻元祐党人碑者。宋皇祐五年建，今废。

京城，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郑庄公封弟叔段于此。《左传》所谓京城大叔是也。

宅阳城，在荥阳县东南。史魏会赵攻秦，不利于宅阳，即此。

大小索城，大索城，在荥阳县西五十里。小索城，在大索东北。即六国时二索也。汉韩信收兵与汉王会，复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谓此。

广武城，在荥阳县北三十里，即楚汉相拒处。

[1] 底本有漏字，据嘉庆二十二年《密县志》补。

[2] 唐李商隐《夕阳楼》。

明李昌祺诗：“广武城中古战场，汉高曾此割封疆。若无纪信乘黄屋，纵有萧韩事巨量。”

项羽台，在荥阳县东五十里。京水经其下，俗呼霸王台。

敖仓，在荥阳县东北五十里。秦初敖氏筑仓于此，酈生劝汉高据敖仓之粟是也。

古槐，在荥阳县东三十里。盘根错节，形极奇怪。汉高帝曾于此休息系马，因又名系马槐。

赵秉文诗：“惟咏乔乔千古槐，人言曾见汉朝来。不知几觉南柯梦，直到如今唤不回。”

童童诗：“龙蟠大矫蛰雷雨，虎踞离奇隐鬼神。隆准千年成蚁梦，空余古树老茱滨。”

明曹琏诗：“百尺高槐茱水阳，盘根错节几经霜。不缘汉祖曾来卧，谁信南柯蚁梦长。”

元和洞，在荥阳县南门路外东崖。

明王彰诗：“郑子一贫如此哉，形容憔悴语言哀。贪歌人世莲花落，忘却天边桂子开。风雪有情随瓦罐，雨云无梦到阳台。试看身上衣千结，尽是风流博得来。”

圣水池，在荥阳县西二仙祠内，祷雨辄应。明万历己丑，邑令沈柿重浚。有诗：“谁凿乾坤混沌开，清冷一窍透天台。何缘借得涓流出，散作甘霖遍九垓。”

噐城，在荥泽县西南七里。《史记》：殷仲丁迁都于噐，即此。

践土台，在荥泽县北十五里。《左传》：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遂至衡雍建王宫于践土，即此。台址在噐城东北。

金堤，自荥泽县噐城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历代筑之，以御河患。汉文帝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者，是也。

太公台，在河阴县东霸王城内。项羽筑去[土]为台，置太公欲烹之所。至今犹有高垄。

秦王寨，在河阴县西街头保，秦王世民与窦建德相距屯兵处。

东虢城，在汜水县东十里，即今上街镇也。武王十三年，大建公侯于天下，仲封于故夏之墟，是为西虢，叔封于此，所谓东虢也。

成皋城，在汜水县西大伾山上。史称楚围汉王于荥阳，纪信请诳楚王处。又名吕布城。

明任亨泰诗：“汉兵据险昔争雄，故垒萧然草树崇。日暮樵渔山色里，夜深陵庙月明中。森森戈戟关城古，漠漠烟沙水自东。一片愁云横九曲，温侯英勇计终穷。”

周梦旸诗：“漠漠寒烟锁故城，登临怀古顿伤情。堞基依旧龙盘碎，圻堞分明虎踞平。箭镞蚀斑沉草绿，枪锋秀涩卧苔青。英雄不见归何处，千载犹闻三战名。”

玉门，在汜水县之北，今名玉门古渡。即汉高祖困成皋，独与滕公共车北渡，宿小修武传舍处。

唐孟浩然诗：“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积雨飞作雪，惊龙喷为波。湘瑟飏颼弦，越宾鸣咽歌。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

明杜汝亮诗：“一河流去两山开，西接黄河天上来。渡日风尘人不息，岸头车马日相催。英雄百战身经地，神武千年业已灰。感叹兴亡成往事，玉门波逝几曾回。”

旋门，在汜水县之西，即今嵕关之南峡口也。曹大家《东征赋》“望成皋之旋门”，郑愔诗“函塞云间别，旋门雾里看”，俱指此。

明赵弘诗：“路入旋门峡更长，青山重叠树苍苍。蹇驴困扇西原上，别有新秋一段凉。”

古战场，在汜水县东广武山之原，西自成皋，东至官渡，汉楚兵争于此。

唐李华吊古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挺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膈臆谁诉？□^[1]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吾想夫^[2]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3]旌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4]，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缙纆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5]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辘轳，横功士卒。都尉新降，将军复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6]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7]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悄悄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

[1]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

[2]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北风振漠，胡兵伺便”。

[3] 竖，应为“竖”。

[4]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凝闭”。

[5]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天假强胡”。

[6]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

[7]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殫力痛。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1]

李白诗^[2]：“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兵，横行起江东。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伊昔师广武，连兵决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战争有古迹，壁垒颓层穹。猛虎啸洞壑，饥鹰鸣秋空。翔云列晓阵，杀气吓长虹。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诚。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

王昌龄诗^[3]：“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世代绵远，沧桑递变，能有几灵光乎？然而，驱车过之，或动景行之思，或起兴亡之感，往往然矣。夷门艮岳已成离黍，而俯仰古徽，依稀在想象中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十九 终

[1] 此处据《全唐文》应补“守在四夷”。

[2] 唐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3] 节录自唐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卷之二十

寺 观

二氏之学盛于两河。开封为省会重区，梵宇玄宫，其壮丽特甚。今虽兵毁河没之后，胜迹湮沉，然创建则自累朝，碑榜皆由先哲，有不容泯者矣。古不云乎，有其废之莫或举也，有其举之莫或废也。作《寺观志》。

祥符县

崇法寺，在旧县治东。北齐天宝六年始建，名曰建国。唐睿宗改为相国寺。明洪武初敕修，置僧纲司于内。成化二十年更赐今额。嘉靖三十三年周府重修，万历三十五年又重修，明崇祯十五年河水淤没。皇清顺治十六年抚院贾公汉复捐俸重建，渐复其旧。

宋宋白碑记：臣供职禁林，伏膺典策，伽蓝故事，缙素预闻。按相国寺，本北齐建国寺也，唐室睿宗改赐今名。大凡有土地然后置国城，有国城然后兴栋宇。恭承制旨，愿毕其辞，谨再拜而扬言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创业垂统，建邦设都。上古已还，弗常厥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丰镐，汉都长安，咸以为天下之君，保域中之大。乃眷梁国，古属豫州。主于斗极之三度，入房星之五度。无名山大川之阻冲，四通五达之郊梁。开平中升为京阙，晋、汉、有周，三代因之。嘻，天道玄远，有开必先。惟周之兴，为宋经始，迁宗社于斯，筑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潜阳在下，玄德升开，百姓与能，三灵改卜，爰尊禅让，方陟元后，以为必躬必亲，所以康世。难破泽潞，惟扬之隩。不壮不丽，何以威外。彝阙皇居，应门之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增严禋上帝之坛，大禁卫连营之制。由是荆湖内附，吴蜀一统；向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齐日月；肇膺顾命，一委长君；恢张四维，奋迅独断。盛哉吴越，享国百龄，我以尺一而召之；蕞尔并分^[1]，不庭二纪，我则一戎衣而下之。功成制礼，治定作乐。新集仙、秘阁之署，草籍田、东封之仪。既而麟凤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祀。崇文广武圣明仁孝黄帝之应运也，紫气充庭，黄云作盖，寿邸通三之贵，震宫明两之朝，历数在躬，大宝曰位。以至诚奉六庙，以纯孝尊万安，接官府以雍睦，御臣民以公正。礼无违举，文思化成。六合无不获之夫，四海多来宾之国。皇猷既以彰矣，昌期亦以隆矣。一旦负黼宸，语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袭二圣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墮。人熙有庆，时汔小康。行大中

[1] 此字模糊不清，疑为“分”。

之道，吾无间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所关。太祖革封禅为开宝之号，太宗锡龙兴以太平之名，别开启圣之梵宫，实作上都之壮观。唯相国寺敕建三门，御书赐额，余未成就，我当修之。”乃宣内臣、饬大匠，百工麇至，众材山积。岳立正殿，翼舒长廊。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后拔层阁，北通便门。广庭之内，花木罗生；中庑之外，僧居鳞次。大殿辟容，即慧云师所铸弥勒瑞像也；前楼众圣，即颍川郡所迎五百罗汉也。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剖剡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工。外国之希奇，八方之异巧，聚精会神，争能角胜，极思而成之也。伟夫！觚稜鸟跂，梅梁虹伸，绣栊文楣，璇题玉砌，金碧辉映，云霞失色，琤铎玲珑，咸韶合奏。森善法于目前，飘乐音于耳界。若乃龙华春日，然灯月夕，都人士女，百亿如云，绮罗缤纷，花鬘璎珞，巡礼围绕，旃演旃檀众香，仰而骇之，谓兜率广严摄归于人世。又若天仗还都，凤楼肆赦，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旌旗簋空，歌吹沸渭，凭栏四顾，佳气荣光。俯而望之，疑蕊珠闾风，神化于海上。猗宏丽也，殊胜也；皆不可称，不可量。大矣哉！维大雄氏，真大圣人，佐佑大君，兴龙大化，受托嘱为世外护。故将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参而行之。经言广大，则无思不服；经言慈悲，则视民如伤；经言忍辱，则国君含垢；经言利益，则我泽如春。德惟日新，精进也；畏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见，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广无边之福田，固皇图如泰山，跻苍生于寿域。冀灾沴不作，僭贼不生，风雨咸若，寰区谧宁者欤。古云登高能赋，作器能铭，彼皆小者，尚以文为。昔简栖抒头陀之碑，江总纪栖霞之迹，庾信述凤林之景，王勃演牛头之词，鸿笔遗妍，龟跃尽在。矧夫夷门巽位，汴水阳涯，旁连北斗之城，近对苍龙之阙，构此大壮，宣扬颂声。臣久玷鳌山，荣瞻凤宸，学微睹奥，文愧非工，捧诏惕然，抽毫铭曰：“地象为舆，天形如笠。四序循环，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给。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大宋，祚踰皇唐。赫赫太祖，聪明神武。栒风沐雨，披壤九土。握机蹈矩，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宽仁肃恭。务材训农，万方来同。类帝禋宗，神德犹龙。重熙累洽，庆流三业。玉塞戢兵，铜梁献捷。文物葳蕤，祯符杂还。信及豚鱼，混一车书。儒通《坟》《索》，道讲玄虚。勤行二教，帝奉真如。隋堤之侧，寺名相国。仿佛天宫，光华日域。下福蒸人，上延圣历。输焉免焉，五色相宣。春陵宝马，许史云辔。争趋胜地，如会诸天。不可思议，叹未会有。悦怿群心，欢呼万口。千劫爱尘，一时斗薏。揆日卜星，扬于紫庭。黄麻锡诏，翠琰刊铭。金田宝刹，万祀千龄。”

皇清贾汉复碑记：汴役二大亟，河工、城工哉。河有^[1] 崙命，余弗越俎。渔科偏机，凡稗政以厉吾民者，余纠剂其无遗。城湮廿载，其鱼矣，谁我人居居。余请筹之司农、司空，厥成未观，睠啮雉之坟落，乃恻恻余怀也。余以言去矣。一人是葵，待蒿犹荣。呜呼，余也天只。先皇鼎升，攀号莫从。陟岵陟屺，嗟犹来之是阻。茕茕蓼集，恻焉三绝。子臣已矣，不知云从。伏念有臣若子，无不致于君若亲，无不及与君若亲，臣子之心也。而有不能至不能及之事之时，仰焉俯焉，不得不邀当于不可至不可及之事，如时致

[1] “河有”后原刻本为空。

焉，如时及焉。余复何心苦坏，墨墨恫焉。有艾夙愆魍魉罔知消除，聿怀西土之修灵也。倘愆倘祈，余何惮乎。是从重以中圣万年祝釐垂典，敢不恪哉，敢不恪哉。爰是营复相国寺，自余始。呜呼，德之不馨，明神不蠲，遥兴动匮而民将远志。余何能被会诸余亦闻诸先儒，胡致堂之辩矣，固哉辩乎。圣人之治天下也，用其势之所自然而利导之，则易为功。君子之教，草之披风，水之就下也。用其易不用厥难，用其顺不用厥逆，用其同不用厥独。礼、乐、刑、政，治之大纲也。尧、舜、禹、汤、文、武、孔、孟治道所由出，而大纲以立焉。然难易有时焉，顺逆有机焉，同独有情焉。时之所至，机之所动，情之所喻，苟利以导之，亦可以勘礼、乐、政刑所不逮。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固不烦闾海而路铎也。中州盗贼、水荒，荼毒十年，死者十九，鸟断烟绝，千里疆口灑瀚极目，与沙草殍骨相黄白。我清戡抚十八载，残庐遗孑，痛定呻吟，谭大劫孽报，骨肉唏嘘辄流涕，以为善相助，即笄巾竖子，刺刺无听吻，置口晰以善若孝，善若忠，则惘惘然。使里胥右塾、邻长左塾，月吉而令授之，格格然骇且迂，迪顺惕逆，弗若释语之翕然，是可以教伦哉。弛尔弓矢，优我南亩，投罍以魏，盈性耽耽然。悍不驯于长者，排粉榆之庑，伛偻趋将，泚然怦然，是可以教敬哉。饥驱走险，谷心不恒，墨屎单至，眠挺缪怛，使出三物而矢之，蠕蠕心舌，无僵本严，陟降之赫赫，惴梦寐其惊余，是可以教信哉。中土屠刃膏如饴，烹菹吾妇子以食凶，易牙叔谋之如林，乃洗晁面于彭水，悟郟化于北溟，则忼然艾钟，易觥然环报，翻然而戚戚厥中也。堂下井上四海洋焉，是可以教慈哉。一圭不易，民乃饥；一树不艺，民乃寒，朵颐而毙丑灵饕者，耗之本也。众口食贫，贫乃国。茹淡则用约，用约则资余，余则丰，丰则康。愚者见为福，君子见为德，是可以教俭哉。礼失而求之野，步矩步规棘棘然却步而走矣。县有鼓钟弗考，作息之见日各不谋划，坛而斋祷之馨折，孔熯^[1]不敢愆，肃肃然祇于楚夏井旅，嬉然陶然。钟鼓不为淫，是可以教礼哉。盈缩殊数，形则伎，伎则求，求则贪，贪则骄，骄则鄙，鄙则吝，吝则怨，怨至于大争不忍言矣。虞芮之田教以让乎，楚人之弓教以忘乎，教让与忘弗入也。曰：教以空，空则万有，灭六贼假视，假与灭，学为寡欲，治为大公，是可以教让哉。国用亟，民善遭，哀哀三木，肌肉怵之，伤哉，贫也。丝谷剜心补疮时痛乎。至人用，以饲鸦喂虎，为修修者，何修不坏身登无上乘，鸦虎不恤。饲喂，矧急公哉。公急心未之剜不怵，三木身不坏，阜国无惊，吾里缶鼓熙如乘孰上是，是可以教义哉。溱、洧不欲赠芍药，《阿难》《楞严》二义，捷于赋《大车》，是可以教贞哉。祠之渎矣，诸布诸严诸逐疆^[2]辜而兵帙煽将，聚米于馗，卜古刹以延旧典，民人其同，无越耳目，是可以安俗矣。夫伦以明之，敬以肃之，信以质之，慈以育之，俭以节之，让以廉之，义以尚之，贞以防之，俗安无即，于败九者，治之大纲也。佛氏之治西竺也，用其道可为治，亦可为教。西竺之治，不可以治中国；西竺之教，未始不可以教国者，佐中国之教，致堂氏以死幻空妄叠驳之，固哉辩乎。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牟尼生，十九学道，三十学成，演教四十九年，至七

[1] 熯，通“慙”，恭敬，敬惧。

[2] 疆，古同“副”。

十九年歿。是历年志学，生死亦犹吾也。蔡愔、秦景之得《二十四章经》，论律至梁华林，凡五千四百卷，以性命为旨，以忠孝为教，无殊理也。陈了翁贯《金刚》九字于一觉，参以《中庸》诚之义。晁氏谓《圆通》自诚而明，《楞严》自明而诚，考亭亦谓身与万物同其有，心与太虚同其无，是谓真空，是谓金刚不坏，理亦不妄也。释迦之能仁，圆通之能知，金刚之能勇，三德者，天下之达德也。尊此三德，以达九治。余用其易，余用其顺，余用其同，以佐吾礼、乐、政、刑所不逮，千万世以见余不可致不可及之心，余幸矣，余幸矣。爰是县水紫影坦淤墟之岿然，鸠废梓而哀益之，构琳座存旧三之一，右凿圭沼，以广大生，厥庵另传。是役也，司空刘公、兵宪胡公翼勤厥成，群公庶尹寔有赖焉。料材艺傭平，诸民作，八郡子来烝烝输不等。君子谓瘠土之民，劳则思善也。利而导之，其无阻。呜呼，夤叙翼翼，棘院峩峩。余治为君子焉。城之未役，从事梵宇，余不得已也。将何以为，小人焉敢不夙夜是图哉。勒石以永吾志于后兴云。

皇清刘昌碑记：汴城大相国寺，即前朝崇法寺也。昉于齐天宝六年，初名建国寺，唐睿宗敕改今名于时宝阁金像，视昔为备。嗣后宋艺祖、金章宗、元世祖代加修葺，至明成化间，乃赐名崇法。嘉靖丁酉又重建资圣阁，春泉子赵钥碑记犹存。今寓内咸称为大相国寺，而不知有建国、崇法之号。以唐名相国，时符瑞浚濠，玉辇时下，其規制为独隆，故景瞻圣地者，迄今犹溯旧名云。明末闯寇引河灌城，遂荡成巨浸，举璇题碧甃、鳞次翼舒者，俱化为黄沙白草。当日慧云僧初定寺址，见池沼澜漪中有天宫影，楼阁逶迤，乌知夫天宫楼阁劫灰再遭，仍入清池碧沼中耶。我清定鼎，诚孝奉天，特存方外之教。盖万法本无差别，治世日星昭于圣贤，而出世之道亦明民。大中丞贾公诞敷弘化佐理熙朝，以佛子之慈悲，大仁人之施，济一切废坠，罔不振兴。至如赈饥掩骼，禁宰放生，诸善事为之，更不遗余力。初诣兹寺，辄感夙因，即命略界寮垣，欲重建大殿。顾以开府政殷且相距綦远，经理乏人，未遑骤举。庚子冬月，大中丞以读理移旌候代，自杞如汴，士民攀拥马首，呼号不令去。乃驻节于会城之试院，余得晨夕过从，因为余言：“开封诸郡之纲领，相国闾省之观瞻。幸今少憩无事，亟宜鼓倡以酌素愿。”遂首捐千金，鸠工庀材，属宪副尔调胡公董其役。以胡公有干济才，曾令汴，今亦寓汴，故以巨任畀之。又方伯文侯徐公偕余多方劝导，巡梁宪副绎堂沈公暨诸监司以下，远迩协应，乐输有差。盖视前则为因，而视后则为创。无愿不满，有开必先，其福德诚不可思议。粤考旧记，兹寺之创修，或受命于王朝，或征力于数郡，或际民生之蕃庶，或经岁月之绵延。独我公以圣贤心行豪杰事，果毅迅勇，具大智力，是以举千百年不能遽起之鸿工，而一朝鼎建。殿之高五丈，广九楹，椽题仑奂，龙象庄严，其雄丽较倍昔日。都人士女缤纷杂沓，莫不耸然敬，跃然喜焉。余因忆兹寺全盛时，灯烛之焰上达层霄，钟梵之音远闻数里，黄幡丹幢，臂系而首戴；香瓔宝珞，毂击而肩摩，此皆余之所及见闻者，不旋踵而感慨系之。今得我公奋焉经始，遂告成不日，即瑜伽之建宝塔，百鬼助以日工；雀离之起浮屠，四天扶其夜力，似未有若斯之神速者。僭日佛力之所默佑，而何一非我公福德之所远届哉。从此城隍再奠，节府重开，俨然复睹东京之盛，端于是焉。启之至若寺之复阁回廊，三门双塔，更可拭目以观，厥成矣。上以巩皇图，而下以造黎庶。我公为国为民之至意，有深蕴于佛教之外者，

是不可以不记。肇工于顺治辛丑七月之朔，落成于九月之望，仍题为大相国寺，从輿志也。其监作、助工诸姓氏则书之碑阴。

皇清胡士梅《大相国寺创建放生堂碑记》：乾竺、邹鲁之教，几中分震旦国，两氏弟子树帜角胜，老死不相往来。而儒者立说复思人其人，火其书，并扫瞿昙氏之教，归之乌有。然终唐之世，浮屠之刹日益盛。历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余年，其盛不少衰矣。无难则盛，儒者亦听之而已。今大中丞贾公以诵法邹鲁起家，镇抚中原之三年，劝耕耘，修文事，躬节俭，禁宰杀，大梁遗民流离而散处者，收魂魄归里井。近且烟火万家，渐复古名都会。公读礼之暇，过相国寺遗墟，凭吊徘徊，不胜象教沦没之叹。适大司空瀛洲刘公、方伯文侯徐公及诸君子雅有同志，多方劝募，共襄厥事。取梓材陶瓦之沉河伯宫者，复相国旧观。仍以竹头木屑辟寺西隙地，置放生庵，鸟革翬飞，庄严世尊像南面，岿然称相国，附庸云庵。葺^[1]百步许，复凿一池，杂树槐榆桤柳，青翠无炎埃。公出俸钱，日市禽塌翼者，兽之折足者，免离网罗近刀俎者，置丰草长林间，鳞物之点额暴腮困于豫且者，纵之，使悠然一泓清水中。或且曰：“公既诵法邹鲁矣，胡为复问津乾竺？”余曰：“成汤解网，固金人未梦以前事，即尼山之不射宿，与子舆之仁释彘棘者，果与瞿昙放生有歧道乎？他若放龟渡蚁，琐屑不胜书，古今稗官家艳谈之，未尝以迹近浮屠，抑居下驷。且群言折衷于六经，天地之大德曰生，鸟兽鱼鳖，咸若杂见于《周易》《尚书》之文者，亦在贝书未东之日也，又何河汉于放生之举乎！若公者固令邹鲁乾竺而一之者，岂如两氏弟子立帜角胜，老死不相往来耶。”抑闻之刳胎殒卵，麟凤不至其郊，由公放生之意推广之，种种胎卵湿化，长养生成，必且有音中笙簧之鸟，不食生物，不践生草之兽。飞啄寝讹于郊圻者，以彰公仁民爱物之德意，姑俟于他日验之。

慧林禅院，俗呼铁佛寺，在相国寺东，马道街路北。明末河水没。皇清有僧魁一募化，左布政使徐化成捐奉，建修复旧。

明杨涟诗^[2]：“何年铁冶范金仙，胜占灵峰地最偏。径入深林迷宛转，庭撑古柏拂云烟。谈经案近岩巖月，煮茗铛浇厨壁泉。藜杖看山时憩此，翛然疑到小壶天。”

皇清徐化成碑记：自昔如来立教，特重结界一事。其制高不在山，下不在隰，土不附沙，石不附陶，别于平原，穿取地五尺以下之土，和以雪山白牛之遗，及旃檀为场，其用意盖在百世之后，虑至远也。然而芜垣颓砾，四大为患，究在不免，虽佛力有不至焉。辟之商人十有三迁，不免麦秀；周人考卜宅镐，不免《黍离》，自古然耳。大相国寺之禅院有八，其一为慧林者，兹何以名也，佛法戒而定，定而即心即佛，而非心非佛。经云：佛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无不具有如来慧智。始而转四谛法轮，所以摄有学也。终则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圆寂也。一源道而□派分，一炷燃而千灯照，慧之为林也，溥矣。爰有□佛以像而名，犹之玉相、金身，金玉可以佛；木参、石悟，木石亦可以佛也。概自黄河沦没以来，荡成巨浸，举璇题碧甃，鳞次翼舒者，俱化为黄沙白草。己亥岁，余膺简命藩此

[1] 葺，古同“前”。

[2] 选自明代杨涟的《看山宿铁佛寺》。

中土，兴废举坠，蚤作夜思。凡可以肃观望而昭象教者，颯颯焉，惧有弗逮。辛丑之秋，大中丞贾公有事于寺，余力襄之。亦既殿宇巍峨，辉煌四映矣。惟是八方比丘，一杖一盂，卓锡兹土者，无不愿给孤独园于祇树之下，此慧林禅院之所宜建也。余用是鸠工而于役焉。考卜于黄华月之吉，盖三越月而竣事，佛像庄严正大宗也。列伽蓝韦护诸圣崇护法也，櫜题仑奂，爨室糗房，靡不森鲜倍昔。都人士女缤纷杂遝，咸欣欣以为改观矣。是役也，视前则为因，而视后则为创。问其经费，则仕禄之羨也；考其程事，则身为植日为省也，是亦一像教矣。於戏！教之不绝，如来开示之，菩萨阐扬之，四众护念之。大地山河隆替相仍而传持不息者，即此西方大圣人。而为正楹之见在释迦牟尼是也。将见大乘法器，于是乎，在则院不仅为大相国寺之附庸而已。僧有万宁者，善说法，俾之焚修，万宁必有以为院重矣。后之人迟之岁月，而渐次加葺，亦如来结界之一助云。相□□笔而寿诸石。

木鱼寺，旧名兴国寺，在城南四十里。宋时建，金末兵毁，元初重修。

国相寺，在繁台前，五代周显德中建。名曰天清，又名白云。宋兴国初修，明洪武十七年改今名。永乐、天顺间修葺，崇祯末兵毁。国朝河道方大猷捐造两殿，其门庑续修。

明李梦阳碑记：国相寺，繁台前寺也。台三寺，后曰“白云”，中曰“天青”。塔断而中立，有鹤巢其上，戛戛鸣。按《梦华录》“繁台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尝闻之长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讲僧玉色褊衫，后教之禅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浅褐褊衫，而寺遂三。”后有白云阁，于是号白云寺。中有天清殿，于是号天清寺。前有国相门，于是号国相寺。寺分势孤，时迁世殊，于是崇者颓而下者芜；僧闾教污，庸师恶徒，于是树石盗亡损破，鸟鼠秽之，往来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国初铲王气，塔七级去其四。崩啮幽窘，狐狸魑魅，昏啸阴啼，僧席未暖，业逃去。而善彬者，国相寺僧也。乃奋然兴曰：“寺时世废邪，僧废之邪！”于是守一清修，年七十余，诣戒坛□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诸古迹茫然荡然。独斯台岿然峻峙可游。游者挈醪榼，载吟笔，花晨月夕，雪驴风马，无不叩彬门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间，彬葺殿阁、门楼、房庑，而百户赵越等助之涅像。按旧碑，宋太平兴国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新之，相去四百余年，逾彬又百五十年而。空同山人为记。

南太黄寺，在旧县东北毋寺保。元末兵毁，明洪武十五年僧本受修重建。

北太黄寺，在旧治东北陈桥保南，宋仁宗、曹太后敕建。元末兵毁，明洪武二十年僧法正重建。

兴国寺，在旧县西西和保。明宣德元年僧觉慧建，成化十六年僧得来重修。崇祯十五年河水没。

隆兴寺，在旧县治东北。明天顺元年僧德净建，成化十年僧真果重修。崇祯十五年河水没。

祐国寺，在旧县治东北。晋天福中，僧紫薇课初建于明德坊，名曰等觉禅院。宋乾

德间诏迁于丰美坊，即今所也。庆历中改为上方寺，内有铁色琉璃塔，俗呼为铁塔寺。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六年僧视全募修。天顺间修葺，敕改金额。嘉靖三十二年重修，崇祯十五年河水淤，塔、殿犹存。

宋王嗣宗记：夫圣人之妙用，必本于清静；圣人之至行，必存于教迹。虽玄黄并列，覆载之体不同，而水火交驰化育之机一致。自淳元浸散，道德下衰，嗜欲炽而奔竞繁，巧伪骋而仁义缺。揭日月者，既患昏衢之翳；鼓囊籥者，更嗟蕴界之尘。邪山厚而智种蟠芽，苦浪深而性珠匿耀。不有启发，孰救沉沦。金容一梦于汉皇，玉偈遂流于中夏，教之盛者，其谁与京。《华严经》云：佛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无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如来愍之，于是发大誓愿，放大光明，始则转四谛法轮，所以摄有学也。终则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圆寂也。其间张定慧、显权实，性相双列，空有交证。随机设教，糜遗于巨细；对病施药，宁差于浅深。一源通而万派分，一炬然而千灯照。跼夫慈救之旨，可谓至矣；善诱之利，可谓备矣。后之学者，实繁有徒，何代无人，以干法蛊。则斯院经始，粗得而言。后唐故明悟大师赐紫惟课，瓯闽之良族也。籍本温陵，俗姓林氏。生既殊禀，幼且不群，殆至成童，卓然秀异。每或出侍游览，必旷望岑寂，若有所待也；入承训教，必凝澹窗户，若有所奉也。举止娴雅，为宗族所异。一旦辞亲，慨然有脱洒之志。年十三，诣泉州仙游县龙华寺文瑞禅师，以祈落发。师从其愿，俾奉洒扫。年十七，受具于福州白塔戒坛。师神形清爽，心机颖悟。初读《法华经》，豁若生知；次阅《因明论》，宛如宿习。自尔博访讲席，遍礼道场，不五六稔，大有领悟。遂振锡游名山，礼诸祖，参胜会，扣玄关，了然默识，密契心要。北游岳麓，灵感非一，以长兴庚寅岁憩于大梁之精舍。暇日蹊屣至明德坊，睨隙地数亩，乃叹曰：“有为之法，逐境而迁；无定之波，遇坎则止。吾其少息焉。”遂有解履之兴。因以厥志，募诸檀信，善愿冥契，如谷向荅，曾未资周岁，资用充羨，乃书券而易之。于是购材鸠工，揆日兴事。始则一室蔽风雨，终则百楹极壮丽。玉质金相，再稔而成，黻室糗房，继踵而出，亦为当时之胜概也。晋天福初，以精诚上请，遂赐额焉。紫服美号，翌日加锡，旌行业也。于时富门大族，率多相瞩，捐金施宝，曾无虚日。师曰：“吾以一瓶一衲植足皇都，经之营之，亟逾素愿，乃缘合欤？吾当广做佛事，以利一切，且以答檀施之惠也。”于是首写《大藏经》，总五千四十八卷，饰秘藏以置之；次塑画罗汉像各五百躯，辟华堂以列之。正殿之内，塑释迦像。洎侍从贤圣总九躯，绘塑之妙，率为一时之奇观也。院之营构，自唐长兴辛卯逮汉乾祐戊申，始卒十八年，经费数千万。虹梁藻栋，总成三百间；圆顶染衣，度逾二百众。匪师之力，曷至是哉！师以周显德丙辰岁春三月，微恙遽作，翌日加剧，乃摄衣正念，召门弟子喻以后事。竟以其四月日示灭于方丈。门弟子升堂者三人：长曰智觉大师，赐紫从琛，早终。次曰赞正大师，赐紫从瑗；季曰明演大师，赐紫从璨，皆名流也。瑗公以素膺肯构，允谓当仁，爰于曳杖之秋，上禀传衣之命，兢兢干事，不坠清风。迨我皇朝乾德癸亥岁，锡以命服，旋加美号，奖旧德也。是岁季冬之令月，国家以皇居狭隘，载拓基垆，斯院所居，正该卜筑。于是诏迁净众于京城之北，赐隙地数十亩，俾结界而居焉，仍以旧额旌之，即今丰美坊之西北隅也。瑗衣衾之外，悉以营材糗糒之余，罄将募。役斧斤交

运，板筑连施，刮刷之伎靡停，绘塑之工间作。督藏忘倦，卒睹成功，比之旧规，谅无惭德。紺殿中峙，回廊四周，危楼接影耸于前，虚阁飞甍压其后。禅堂西辟，爨室东开；圣象云攒，经龕鳞次。小大相计，逾四百间；精洁护持，向二十稔。昔之旧物，一以无遗。嘻，负荷之勤，斯亦至矣。瑗公以太平兴国乙卯岁示化禅室。院之后事属于璪公焉。璪公行业素高，节概可法。自祇院事，才逾半纪，炎凉构疾，不臻上寿，以雍熙甲申岁秋九月奄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主悟圆大师，赐紫智柔，洎供养主觉慧大师，赐紫智缘，皆先师课公及门者也。法裔相沿，式当预事。于是禀遗命，励慤诚，循轨而趋，守节而立，檀施以之倾信，游学以之归附。华龕璨璨，时开宝轴之文；云衲僣僣，日饫香厨之供。院之法侣，殆百余人，于佛法中，率有所得。兰敷菊秀，各振清芬；玉洁珠寒，俱融善价。吾见其进，蔚有可称，保此令猷，二公之力也。於戏！教之大也，如来开示之，菩萨阐扬之，四众护念之。故佛灭度后两千岁，中虽隆替相仍，而传持不绝，非神力何以至是耶？宜其世间作大依怙，赞叹叙述，谅无愧焉。嗣宗挂籍策名，彤庭影组，素于内典，尤懵旨归。柔公以仆早熟道风，尝师心要，缕述始末，俾绪斯文。智紫而未睹玄珠，识浅而更惭果海。猥承见托，难执让名，强率斐词，以旌殊绩。

天王寺，在旧县治安远门外，明洪武二十年僧胜安建。内有藏经阁。明末河水淤平。

明左国玠《藏经阁碑记》：佛宇凡堂后有阁，阁藏其言，盖五千四百八十卷焉。浮屠何因而藏其言邪？彼见吾儒者之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延而来者，其书一遭秦炽，几至不振，幸而藏于山岩屋壁之间者。乃出于既烬之余，是故其徒亦惴惴焉。思以保其言于不坠，乃相率而为之阁以藏之。然又岂不私相谓曰：彼儒者之道，为天下纲常伦理，斯民日用生养之计，秦犹恶而焚之。矧吾徒之所讲者，尤阔阔高大，入于虚寂而不屑屑于日用生养之，务有不吾忌焚之者乎？吾徒又敢帖然自以为天下方奉信吾道，而不为之所乎？是故陆海之内，穷僻险绝之地，地无不寺焉，寺无不阁焉。幸其有藏而获存者，兹其所用之心。呜呼，杰人不作，习谬踵弊，二家之藏其可信乎？吾闻上古圣人，以玄默恭己而天下向化佛氏阐教，亦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以见其性。今藏之阁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卷，以惺悟后觉开海群生，此所以驰华轩而涉要津于宇内者，皆以言辞为相竞也。习谬踵弊，夫岂今日也哉。虽然，人不皆上智也，教不皆无言也，藏经于阁，懼往者，远来者放也。因言以识教，因教以入道，演法者所以待下士也。兹阁也，肇于元寻，迨我皇明几废，僧古峰礼于周定王，王为新之。嘉靖癸巳复坏。义官李孟和、僧道悦、民张佐辈为述先王旧德，请于今王，王又为发财兴事，孟和董之，各捐己资，以协其工。匝岁而阁告成。左国玠乃述二家之意，交感互激，以所以告吾儒者，以告浮屠氏，使阁之藏得以为人心之藏焉。斯可矣。岂特巍然而照辉于众目者，直为霄汉之美观也耶！

清凉寺，在城东梳头岗。明景泰元年僧本朗建，天顺二年僧真能重修。

铁佛寺，在相国寺东，马道街路北。明末经河水，佛陷地中，今僧人魁一重建。明杨涟诗^[1]：何年铁冶范金仙，胜占灵峰地最偏。径入深林迷宛转，庭撑古栢拂云烟。谈经

[1] 选自明代杨涟的《看山宿铁佛寺》。

案近岩巖月，煮茗铛浇厨壁泉。藜杖看山时憇此，翛然疑到小壶天。

景福寺，在城东四十里马尾墙，始建未详。明成化己丑、万历丙申重修。天启乙丑僧海潮、里人张志仁重修。

明马体元《景福寺碑记》：景福寺，大梁城东马尾墙之静境也，村距梁城仁和门四十里。寺离向村中，厥地爽垲而闾寂，门三楹。四天王居之正殿，毗卢尊佛、诸佛、诸罗汉环拱之。后殿本师释迦牟尼尊佛，左右石佛各高二尺许，相传掘自地下。正殿后，观音大士坎向而坐。正殿前，伽蓝祖师两殿翼之。祖师殿，白衣观音为首座，僧舍居其西旁。寺址暨附田计亩十有二，树木森郁，村民左右夹居而拱其后。横寺门一洿池积潦，非旱甚，水不涸。寺不知起自何代，有碣载，明成化己丑、嘉靖己酉、万历丙申各有僧暨信士修葺之，寺赖以不圯。今皇上御极之五载，岁在乙丑，寺又以僧暨信士修葺之，金谓世代之糜涯也。又浊河与邻，不无湮汨之可虞也。宜勒寺迹于石，俾后来有所据，以永厥寺。于是住持僧人性安暨弟子徒侄海潮，同信士张志仁等倡募善缘。伐石为碑，谒余求记其概。嗟乎！佛法之行世也，其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乎？孰翳其明，孰阙其流。窃窥今时之佛法，殆似明实翳，似流实阙，微独灯笼，佛殿三门一棒，最上秘密，罕有传。即止观寂照，戒定慧之机，称了了者，亦罕焉。虽然，此人之不能行佛法，非佛法之不可行于人也。夫不见梵宫贝叶、比丘、禅那之殆遍世界乎？又不见皈依顶礼、赞颂布施之几尽世人乎？佛法广大斯已见矣。伏读高皇帝御制《三教论》，大哉圣训，定万世之宗教乎。有曰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尤为切至。近世李卓吾长者、屠赤水先生所著《焚说》《鸿苞》等书，大阐兹宗。余师种光居士鸿冥而抱密谛，深有味乎兹宗。然则佛法，固人人可行者哉，当亦人人能之矣。余别业在寺左，遍闻鼓钟经咒之音，愿诸沙门持戒精进，愿诸檀那布施弘益，更愿十方世界修梵行者，究竟六度具足；求大乘者，得闻最上法门。佛口：为之增辉，法轮以之常转。同归万善，共乐太平。惟我佛菩萨以愿力成之，是为记。天启五年乙丑八月。

洪福寺，在城东北沙窝冈，宋崇宁元年建。明成化十六年僧本资等重修。

能仁寺，在城北五十里鲁冈，俗称鲁冈寺。

大道宫，在旧县西南，明洪武二十二年建。初为祐圣观，正德初敕改金额，明末河水没。今道人康福臻复建于永宁府旧地。

延庆观，在县治西，旧为朝元万寿宫。明洪武六年改金额，置道纪司于内。成化十六年修，崇祯十五年河水没。

元李准诗^[1]：“宋家天子朝元阁，南内宫中太乙坛。五夜星辰金榜动，九天风露玉阶寒。朱衣鱼鬣迎笙鹤，绛节龙光引珮鸾。八骏不归辽海月，步虚空绕紫云端。”

三清观，在安远门内。明永乐三年建，后沦于水。成化十四年重修，明末河水没。

玉阳观，在旧县西北，即杨六郎故宅。明正德年间建，明末河水没。

[1] 选自元代李准的《汴梁朝元宫留宿》。

白衣阁，在土街东，路北，新建。

观音堂，在火神庙后街，路南，新建。

五龙宫，在木厂街，新建。

延祐观，在县西延庆观侧，新建。

拈花庵，在府城南薰门内，皇清左布政使徐化成创建。

皇清袁禧如碑记：西土，二十七圣人大旨一归于空，此岂可以眼耳鼻舌求，□□胡然而香瓔宝珞，皆为佛之所有，又胡然而□□虫鱼，久之皆为佛患也。当其灿然新也，佛之存为假存，而愚者不必果敬；及其颓然废也，佛之亡若真亡，虽明者莫不感然哀之。盖佛未尝如是以求人，人自不得不如是以处佛。亦如兴世继国非圣人，然则君子所以待圣人则然耳。汴自黄河沦没。兵燹洊臻，旃檀仅存鸱吻，盖三教之防俱溃矣。大方伯徐公莅我中州，惟时草昧渐开，次第修举，百废具兴。公尤以佛子之慈心，大仁人之施济，凡璇霄碧落之区，为之不遗余力。会汴门南薰内有佛像在焉，盖得之黄流黑壤中，而求香火于人者。公惻然念之，彼夫舍卫城中次第乞食，是如来度众生，是众生度如来，未可知也。爰是即其地建庵以祀之，而佛之灵妥矣。顾庵以拈花名者何居？殆有取于“说法拈花”之旨也。间闻戒行清严者，则佛献花；演宗秘妙者，则天雨花。又乌知今日之拈花庵匪即他日之献花室、雨花台乎？庵规模宏敞，法像尊严，都人士女，或哲或愚，咸敬且近，月逢朔旦，毫稚争谒。灯烛之焰，上达层霄；钟梵之音，远闻数里。凡礼佛而生敬畏心者，即感公而生祝颂心，悦哲以慧而给愚以养。公将使二万五千河流并入夫海，其功德不可思议。是公之为民有深蕴于佛教之外者，是即西土二十七圣中之一圣。佛固非有求于公，公自尽其在于公也云尔。是为记。

陈留县

圣寿寺，在县东二里。创于元，后圯。明正德七年重修。

宝峰寺，在县东十里，宋元末毁。明洪武八年迁于县治东，改名为圣寿宫。万历五年修，又复名宝峰寺。

虎丘寺，在县治东北四十里。创于唐时，明成化间重修。

八官寺，在县治南八里。创于明洪武八年，嘉靖重修。国朝顺治十六年重修。

子陵寺，在县治北曲兴集五十里。创于宋时，明万历年重修。后有子陵冢，因以为名。

圆融寺，在县治南二十里小城集，古有莘之国西。创于明洪武之十一年，正德间重修，万历二十四年重修。

云霞观，在县治西三里。有道士种桃于此，因立重观，遂以为修炼之所。当春三月，盛开如云霞之掩映，故名为云霞观。西有大冢，曰九女冢。创于明成化间，嘉靖年重修。

准提庵，在县北七里，原系蔡宗故地。

白衣庵，在县治西关外，创于明正德间。国朝顺治十三年重修。

观音庵，在县治东，创于明天启三年。僧性智增大之。崇祯年重修。

杞县

崇祐寺，在县西北。宋开元间创，明洪武重建，崇祯十五年毁。今重修。

南寺，在县城内西南，俗传明末佛光自烧。国朝顺治十六年，巡抚部院贾汉复修。

净因禅院，在县治西关，明僧元洞创建。黄河淹没。国朝顺治三年僧净虑重建。

如意阁，在大西关。

云岩寺，在青陵保。

重兴寺，圜城内。

释迦寺，在栗岗。唐时创建，毁于兵。明洪武时重建。

陈善寺，在韭木，明洪武十六年僧昌林创建。

慈母寺，在慈冈，明永乐初僧惠兴创建。

洪福寺，在竹林冈，魏武定五年创建。

圣寿寺，在外黄。

总城寺，在双塔，宋天圣中创建。

龙虎寺，在赵兴，明洪武二十年僧仪贵创建。

清凉寺，在文村。

三教寺，在守屯。

随佛寺，在咸冈。

石陵寺，在石陵冈。

大云寺，在瓦冈。

虎丘寺，在邢家口。

昙林寺，在赵冈。

延庆寺，在板集。唐初德中创建，明崇祯时增修。

通许县

开元寺，在县南炼城冈，明洪武五年建。

开国寺，汉创，以祀广武君。

长智观音寺，祀曹植处。

兴国寺，宋建，孟昶墓西。祀昶处。

底阁观音寺，明成化年间建，今云梦程巽修。

铁佛寺，在县南二十五里，元时建。

西云寺，在县西南户冈。

溶泉寺，在县西阔冈。

清凉寺，在大双沟。

太康县

天宁寺，在县北，明洪武中置僧会司于内。

观音寺，在扶乐社。

尉氏县

兴国寺，在县东一里许。宋太平兴国年建，后毁。国朝顺治初复修。

石佛寺，城内西南隅。元末毁，明初尼圆秀建，嘉靖年尼真受重修。

兴福寺，在县南三十五里。汉永平创，历唐开元末，名永庵。元废。明初创建今名。

大觉寺，县西二十里大任村，唐安抚使任瑰香火院。

大道观，在县西南，明洪武初置道会司于内。

洧川县

福昌寺，在县治内。明洪武十五年建，置僧会司于内。

明何景明诗：“小院深沉夜半时，客怀无寐更谁知。疏窗纸隙风如箭，尘榻衾寒雨似丝。静听生公谈佛法，偶题坡老和陶诗。晓来策马匆匆去，漫欲留衣慰远思。”

大觉寺，在县西北，明正统十年建。

鄢陵县

天宁寺，在县内东南。宋崇宁三年建，明洪武年僧荣旺修。置僧会司于内。正德中，邑人刘切创建毗卢殿五间，明末毁于兵。国朝顺治七年，邑人郑二阳重建。

乾明寺，在县城外西北。唐建，元僧贽贤重修。内有塔一座，高十三层，明末毁于兵。国朝顺治六年，僧宗良、宗祥等重修。

寿圣寺，在县南罗寨保，宋至和间建。

大觉寺，在县西，明永乐十年建。

太清观，在县南。宋时始建，明洪武初修，置僧会司于内。

宋范仲淹诗：“丑石危松半绿萝，函关真相玉嵯峨。谁言仙道求难至，自愧阴功积未多。渺渺云霞开绛节，飏飏鸾凤答空歌。几思身返琼台畔，荣利匆匆奈老何。”

明刘昌诗：“乘龙一去不堪招，遗宅荒凉在近郊。地上有碑牛砺角，墙头无树鹤营巢。云开废井丹光出，月映重关紫气交。却有道人传旧法，夜深朝礼奏仙袍。”

扶沟县

天宁寺，在儒学后。宋崇宁元年建，遇庆贺习仪于内，设僧会司。

天清寺，在县东。明永乐五年建，天顺六年修。

兴国寺，在县东北五十里，元大德二年建。

白马寺，在侯谢冈，唐贞观元年建。

白云寺，在县东北三十里，唐贞观中建。

龙泉观，在县西北，明景泰间建。

明刘泽深诗：“金碧时瞻绛节悬，峻增飞阁耸云边。平临松桧迟三岛，低度银潢落九天。夕照影浮琪树月，晓风香送大罗烟。自怜茅屋瑶台迹，草色常承玉露鲜。”

中牟县

兴国寺，在县治南。原名佛道寺，宋太平兴国三年敕额为知度寺。今称兴国者，从年号也。

洪福寺，在县东南二十里张村。一名韩和尚寺，创于唐。有石佛座刻“开元十年造”。明嘉靖七年至万历四十年三加修葺。

宝光寺，在县南大秦里。金大定二十三年建，明二次修葺。国朝顺治六年重修。

永福寺，在县南高黄保，俗名高黄寺，明嘉靖中僧广通重建。寺有石佛刻“通天四年僧真宗造”。

寿胜寺，在县南晶泽里。寺有双塔，今呼为双塔寺。

兴果寺，在县南晶泽里。明天顺间，僧可思创大殿五间，僧真玘募铜铸佛一千一百尊，亦名千佛寺。

慈胜寺，在县西南新兴里，即见子台。元至正间建，明正统五年修，成化又修。寺原有大钟，金时僧普济铸于见子台，今移城内海子。

水月庵，在县东三十里，其地名池家坟。明僧性平建为庵。国朝顺治六年，知县晋淑轼拓而新之，开封府知府周荃施田供养香火。

阳武县

观音寺，在县北一里许，僧会司在内。

文明寺，在县东北二十里察院，光胤重修。

延福寺，在县东北延州集。

大元庵，在城小东街。

原武县

善护寺，在东门外。明洪武十二年建，置僧会司于内。

双观音寺，在磁堙堤。一在张南村。

玄元观，在东门外。

封丘县

普照寺，在县东南隅，明正德二年知县熊重重建。

永宁寺，在县东北三十五里。

石佛寺，在县东五十里。

锡胤宫，在东街北，城隍庙东。

太虚观，在北门外，明正统间建。

延津县

大觉寺，在城内北街。唐时建，今改大士阁。万寿塔一座，有元赵子昂^[1]书翰林揭傒斯^[2]《长明灯碑记》，记云：世言长明灯，其义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称量。事佛者必先之，而大人君子之心，或有在焉。翰林学士承旨、开府仪同三司、知制诰兼修国史、特授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泰安王子野仙帖木儿^[3]开府公，割田千五百亩，入汴梁延津上乘寺，为长明灯资。命其属揭傒斯为之记。惟我朝世有大勋，膺列土之封，任维垣之重者，泰安王^[4]其一也。自太祖之世，四传至翰林公，更立八朝百有余载，辉光威望，赫如一日，盖当世鲜与为比。公幼敏于学，长明于政，由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迁西江^[5]。岁余，进河南右丞。未行，拜平章政事，入知枢密院事，承旨翰林。出入三宫，映照海内，而为善之心益孳孳焉。皇庆初，承诏祝釐五台山，还，过应州觉兴寺，施金箔作长明

[1] 赵子昂，即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

[2]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人（今江西丰城）。元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3] 野仙帖木儿，也称即额森特穆尔。元末名臣，脱脱之弟，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

[4] 泰安王，《元史》载博罗欢为泰安王。博罗欢（1236~1300），元忙兀部人。中统十一年，以中书右丞，从伯颜攻宋。十四年，拜中书右丞，行省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后以中书右丞，行省甘肃，累迁南台大夫。改河南行省平章。成宗即位，改湖广行省平章，移江浙，卒于任。

[5] 西江，此处原碑为“江西”，据民国时期《长明灯记》拓片校。

灯供^[1]。去年春，建天承报恩寺于居庸关，而长明灯亦首具焉，公之心可知矣。夫灯者，可以继日月之明也。日虽至明不能恒乎夜，月虽至明不能烛乎幽，故必假膏火以代其明。而济乎人，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用亦不可已。譬犹人君之治天下，虽极明圣，不能遍睹也，必假乎臣，以达其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无明君，亦不可一日无贤臣，盖相须为用，而不可已焉者。公故曰：“凡吾所以为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报上之万一也。”然公所以报其功烈盛矣，又悉暇布施之为报乎？推公之心，盖欲世世子孙竭忠本朝，达天子之明于天下，如膏火之继日月而无穷。既以诸佛作证，又征愚言为鉴，公之心又可知矣。乃书以谗于公，公曰：“然。”且名其子尼摩、性吉、福安等告之，而后刻石。公娶完泽氏，河南王之女也，静淑柔嘉，亦好善不倦。上尝曰：“女可谓君子夫人矣。”遂封鲁国夫人。主是寺者讲主，合立八达滕吉祥也。师乃满带人，大德中以千夫长从武宗漠北，已而叹曰：“吾不学出世法，而从兜鍪乎。”弃官学佛，玄关幽键，一叩而彻。公言之上，为天子所知，前后锡赉不可胜纪。承天报恩寺之建也，师实主焉，故有旨俾住持云^[2]。

广堂寺，在县北二十里塔儿铺。有塔建于唐天宝间，祷雨灵应。

兴国寺，在县东北二十里石婆固村。唐时建，有古佛一尊。

兰阳县

东昏寺，在东城。旧碑尚存，记在元时建，有石塔碑右，号东昏。

知府史载诗：“烟黄草碧夕阳沉，摇落秋思到贝林。竹笋常封玄鹤静，松花不扫白云深。清钟夜半法王语，晓月天空老佛心。回首长河那是岸，几能一叶泛西岑。”

铁佛寺，在符家寨。

韩陵寺，旧韩陵城。

孟皎寺，在孟皎集。

玄都观，在铜瓦厢。

三清宫，在后堤。

[1]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三《应州觉兴寺长明灯记》详细记载此事。如：去年夏，承诏祝厘五台山。还，过应州，造觉兴寺，向佛作礼。仰见长明灯炯炯静照，若有所感，因念曰：“俾吾子孙世世克忠克孝，毋忝乃祖，联辉继烛，不当如是灯乎？”遂捐白金五十两、楮币五百缗于寺，以续是灯之明。

[2] 碑文正文之后还有文字，即：延祐四年冬十月四日，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并篆题。延祐庚申二月吉日。

仪封县

普济寺，在县城西北巷。

无相寺，在堙阳集。

城子寺，在黄陵冈。

浣泥寺，在浣泥河。

新郑县

卧佛寺，在城西。隋开皇十年建，明洪武元年置僧会司于内。

陈州

洪福寺，在北门外。宋仁宗幸此祭告。今置僧会司，朝贺习仪于此。

法华寺，在城内东南隅，今废。

月波寺，在城内东南隅，四面皆水，寺居波心。今废。

铜佛寺，在城内北，今废。

商水县

永福寺，在县治东北。明洪武初建，置僧会司于内。成化九年重修。

西华县

堤城寺，在县西北。元延祐六年建，明洪武五年置僧会司于内。宣德间重修。

寿圣寺，在县西南，明永乐十年建。

大觉寺，在县西南，明洪武十八年建。

项城县

大吉寺，在县东南。唐时建，今置僧会司。

唐温庭筠诗：“石路无尘竹径开，昔年曾伴戴颙来。窗间半偈闻僧鼓，松下残棋送客回。帘内玉峰藏夜雪，砌因蓝水长秋苔。白莲社里如相问，为说游人是姓雷。”

高皇寺，在县东十里。

上生寺，在县东北五十里。

颍阴寺，在县西北八十里。

许州

兴国寺，在州治西南。宋兴国时建，国朝顺治十五年汪潜重修。

洪济寺，在州治东，旧名大洪济寺。元至正年普大师立。

文明寺，在州治东南，有文明塔十三层。明知州郑振光建，许人立怀郑祠。

天宝宫，在州西北四十五里石固镇。宋庆历年建，明景泰年重修。

清真观，在州西北，明永乐年建。

临颖县

商城寺，在县南王上保，其地四面水，如辟雍。创建未详，明宣德中重修。

龙泉寺，在南门。相传掘地得鱓，有四足，人以为龙，因名。其水环绕，一桥南出，称胜观。

邑人杜柟诗：“渚水临孤寺，残碑识旧名。松花鹤梦稳，藓色竹房清。龙跃寒潭月，风呼老树莺。禅机如可悟，就此觅长生。”

襄城县

乾明寺，在县南三里首山，始于后唐清泰元年创建。屡经增修，今为襄城胜观。国朝顺治五年，少保高知县佟重修。

明范惟一诗：“云峰上接郁蓝天，萧寺迢遥架紫烟。尚忆采铜来帝辇，还怜飞锡自唐年。香云拂座三花拥，宝月临杯一镜悬。偶憩公车聊眺览，非关耽慕竹林禅。”

明杨嗣昌诗：“树底寻蹊转，峰前导鸟来。怪云拦寺壁，疏籁响经台。净侣论宗人，山僧避客回，吾生尘扰扰，到得变寒灰。”

王梦寺，在庾河，宋时建。

圆明寺，在县治北，元大德二年建。

青冢寺，在县西北房村，元时建。

王孟寺，在紫云冈。相传宋太宗兴国中，王、孟二商建，故名。

涌泉寺，在襄城镇，世代未详。全像东有铁，高丈余，踞地。相传有涌泉，得铁佛镇之，始不涌，故名。

南堂寺，在葛块保，有古塔一座。

仙翁观，在县西南，详《山水志》。

明王濬诗：“具茨山下客行稀，一片人家住夕晖。蔓道荒台凭指点，葛洪丹井是耶非。”

明谭性教诗：“驱车问俗到曛斜，仙院深沉覆落花。满谷绿阴晴带雨，抱门丹井夜生

霞。云连海岱思千里，烟冷村原泪万家。我亦惭为勾漏令，救荒无计转灵砂。”

紫虚观，在县西南十五里。

傅士宫，在县东南二十五里。

鄆城县

彼岸寺，在县治西北。宋时建，明洪武元年置僧会司于内。

长葛县

端壁寺，在东门外。宋祥符五年建，明洪武元年置僧会司于内。

禹州

天宁万寿寺，在州西北，宋崇宁年建。明洪武赐崇威符验一道。寺内有宋仁宗御书“天竺庵斛以坦啰”字碣。

正觉寺，在州西义让里。宋时建，明洪武六年修。以文殊、龙福、崇因、龙潭、土城、清凉六寺并焉。

子房寺，在西南三十里彰德都，明嘉靖改为里社。《韵府》云：“子房生于栎。”旧志：“彰德都，子房故里也。”寺即旧故址，因名子房寺。有良父平墓存焉。

罗汉寺，在东晁喜里。始建无考，明洪武时僧文渊重修。

龙福寺，在西北高台里。隋开皇十二年建，明洪武间僧崇威重修。

清凉寺，在玲珑里。后周长安三年创建。刘魁改紫山书院，方伯张鯤致仕于此，讲学授徒。今复为寺。

清微高寿宫，在州西南。汉光武帝时建，明洪武十八年道士寇德真重修。有光武敕书玉玺之文，今仍为宫。

太清观，州西隅子山，宋宣和年建。

崇玄观，在三峰山之阳。

密县

法海寺，在县西，宋咸平四年建。前有石塔寺，四面勒鏤《莲华经》一部。国朝顺治五年，知县李芝兰重修。

宋秦观诗：“寒食山川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

超化寺，在县南王村保，隋开皇元年建。洧川源此，溱来会之，大有江南风致。宋元游赏名区，完碑尚有存。明天启二年掘地得唐碑一座，今嵌之壁。西冈有二塔。

宋黄颢诗：“面南背水古招提，经岁重来觅旧题。撼撼敲秋黄叶下，阴阴结雨黑云低。平生恐负林泉约，明日还愁步履迷。睡足一瓯汤饼满，更休作礼问曹溪。”

明靳于中诗：“选胜推超化，临流叹寂寥。断垣扶旧宇，残碣识前朝。有客题修竹，无人歌莠苗。兴衰浑不解，归路问渔樵。”

明阮汉闻诗：“曲洧疏源处，群山拥化成。缭门环秀水，夹路茂香秔。地借祇园胜，渊留定水清。隙厓藏绀殿，云盖覆丹楹。月满标慈相，岩虚应梵声。采旛筵上动，宝座室中盈。出钵龙非养，依床虎不惊。讲时钟辄皎^[1]，斋日饭弥精。花自拈来笑，芦因折次行。杨雄征半偈，袁盎悟三生。瞥见嵯峨岳，疑闻缥缈笙。法王遗了义，深愿觉迷情。”

天宝观，在县城内。元泰定三年建，明洪武初置道会司于内。

佑神观，在县东天仙保，金正庆四年建。

纯阳观，在城东。元至正元年建，明成化四年重修。

郑州

开元寺，在州治东，创于唐玄宗开元年。山门内唐建舍利塔一座。

白佛寺，在州东二十里。

列子观，在州东圃三十里。

白衣堂，在州西南孙家园。

荥阳县

护圣寺，在县治东。明永乐十一年建，景泰五年修。

佛果寺，在县南门外。宋皇祐四年建，明洪武初置僧会司于内。成化十四年改建城内。

河阴县

金山寺，在黄河之阴。明洪武元年遭河患，徙建之县西北。正统年重修。其东西水峪之间尚有金山寺、银山寺遗迹。

文殊寺，在县西北二十里，创于金。明洪武间里人修建，宣德年僧道通重修。

汜水县

镇国寺，在虎牢关之地，乃汉明帝香火院也。关壮穆会普净禅师于内。

周固寺，在周村西隅，宇文泰之族世居其地。有女祝发立寺于此。

佛陀寺，在五云山南。明正统年大变，寺僧净玄重修，有碑。

[1] 原刻为“昇交”。

等慈寺，去邑城东北二里，故郑州之墟。唐秦王破夏，建以荐阵亡者，谓此等可慈，故名。

唐石玠诗：“穹碑峙野草萋萋，字刻烟磨碧藓迷。未落夕阳牛砺角，多经秋雨蚓蟠泥。纷来牧竖频敲火，往过行人半认题。堕泪空遗千古恨，岷山愁绝等慈西。”

逍遥观，在竹川之内。金大德甲辰黄冠李之完重修，有碑。

重阳观，在下窝西冈。创自庆元庚申，土人王敬友迁谷中，王读记之为万历癸丑年也。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 终

卷之二十一

名宦上

召共邈矣，对甘棠之荫则兴思；叔子云亡，睹岷山之铭则坠泪。盖德泽在人，有流连而不忍去者也。开封为古名邦，守令善政，代不乏人。诸如黄霸宽和，功著颍川；汲黯直慤，卧治淮阳；以至中牟鲁公，断碑未泯于蔓草；襄城刘方，德颂犹传于涂巷。谁非民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馨香，百世弗替者乎？郡乘不敢当循良之传，而轩轳之采或不遗焉。余披其治绩卓荦者若而人，作《名宦志》。

汉

周苛，沛人。汉三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走，而苛以御史大夫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苛将。苛骂曰：“若趋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遂烹之。

卜式，河南人。武帝时拜成皋令兼使领漕，其课最上。转齐王太傅。

汲黯，字长儒，濮阳人。武帝时为淮阳太守。黯泣谢曰：“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闕，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治郡政清，遂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

韩延寿，字长公，燕人。昭帝时为颍川太守。颍川民多豪强难治。延寿教以礼让，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之意，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徙东郡太守。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昭帝时为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贼盗，前二千石员莫能禽制。广汉至数月，捕其首恶诛之，郡中震栗。

黄霸，字次公，阳夏人。宣帝时为颍川太守。霸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瞻贫苦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综密，

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其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具为区处。霸务先教化，而后诛罚，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为京兆尹，久之，复移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下诏称扬之，赐爵关内侯。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人。成帝时授陈留太守。盗贼禁止，吏民服其威信。

卓茂，字子康，宛人。成帝时为密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居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至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后迁茂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

焦贲，字延寿，梁人。成帝时补小黄令。贲精于《易》，能察隐伏之事，以故奸邪贼盗不敢发。爱养吏民，化行邑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诏许，增其秩，后卒于任。

何并，字子兼，扶风平陵人。哀帝时为颍川太守。是时，颍川锺元为尚书令，领廷尉，用事有权。弟威为郡掾，赃千金。又阳翟轻侠赵季、李歆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闻并至，与威皆亡去，郡中清静。

乐俊，建武中为浚仪令。时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宜改修堤防。俊复上言：“元、光间人庶繁盛，而瓠子河决，尚二十年，不即壅塞。今新被兵革，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奏，遂止。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建武中拜颍川太守。先是，颍川盗贼群起，伋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伋降，悉遣归农。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络绎不绝。

玉况，京兆人。建武中为陈留太守。务行德教。时蝗大启，过郡界不集，五谷独丰。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明帝时为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吏人信服。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

刘方，字伯况，平原人。元和初为襄城令。政尚安静，恂悞无华，吏人谓之不烦。二年，下诏，宣示天下。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章帝时为陈留太守。有治迹，赐刀剑钱物。元和初，人为河南尹。

马严，字威卿，扶风茂陵人。建初二年拜陈留太守。严下车，明赏罚、废奸慝，郡界清宁。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诸郡惶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

备。诏书勅问，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永元初为西华令。时汝阴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会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顷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是远近叹服。迁中山相。

韦义，字季节，扶风平陵人。顺帝时为陈留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以兄顺丧，去官。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顺帝时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

雷义，字仲公，豫章潘阳人。顺帝时为南顿令。清白持身，吏有贪墨者，闻风窜逸。

李祥，淮阳太守。时经丧乱之余，民多流徙。祥抚循有方，归者万余家。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人。桓帝时为雍丘令。以礼让化人，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尝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在县四年，以母忧去。

枣祗，颍川人。献帝末，为陈留太守。时岁旱，军食不足。祗建置屯田，数年中岁则大收，所在积之粟仓廩皆满，军国赖之。

三国

司马岐，河内温人。魏明帝时，为陈留相。梁郡有系囚，多所连及，数岁不决。诏书徙狱于岐，属县请预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数十，既巧诈难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见，岂当复久处囹圄邪？”及囚至，诘之，皆莫敢匿，一朝决竟，遂超为廷尉。

刘劭，字孔才，邯郸人。魏明帝时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

殷裒，魏荥阳令。裒广筑学馆，会集朋徒，民乃歌之曰：“荥阳令，有异政。立学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争讼。”

晋

何攀，字惠兴，蜀郡郫人。武帝时为荥阳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称，寻除廷尉。

傅祗，字子庄，北地泥阳人。武帝时为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滥。邓艾常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沉菜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

陆云，字士龙，吴郡人。大安间为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得，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尾之，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侯于是一县称其神明。及去官，百姓图像，配食县社。

曹摅，字颜远，谯人。惠帝末为襄城太守。时襄城屡经寇难，摅绥怀振理，旬月克复。后为征南司马，与流人王逵战于郟县，死之。故吏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

郭诵，平阳人。元帝时为阳翟令。阻水筑垒，且耕且战，为灭石勒之计，贼至，诵设伏破之。

南北朝

王慧龙，太原晋阳人。元魏太武帝时为荥阳太守。在任十年，战农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张代，字定燕，上谷人。元魏太武帝时为陈留太守。著清称。

韦崇，字洪基，杜陵人。元魏孝文帝时为颍川太守。不好发擿细事，恒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迁司州中正。

宋翻，字飞鸟，广平人。元魏宣武初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掇而不赴，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自是境内肃然。

苏淑，字仲和，武邑人。元魏熙平中为荥阳太守，清心爱下。及卒，为吏人所思，当时称为良二千石。

高谦之，辽东人。元魏孝昌中为河阴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砾，诈市人马者，因而逃去。谦之出令，遍索弗获，乃伪枷一人立于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又欲刑之。密遣察市中私议者，见二人诮然曰：“无复忧矣。”遂执送按问，悉获其党。在县二年，损益政体多为故事。

郎基，字世业，中山人。北齐宣帝时，为郑州〔长史〕^[1]，时积年留滞之讼，数日中剖判咸尽，而台报下，并允基所陈。条纲既疏，狱讼清息，官民遐迩，皆相庆悦。后卒官，柩将迁，远近赴送，莫不攀轭悲哭。

隋

房彦谦，字孝冲，清河人。开皇初为长葛县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否，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马。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后百姓思之，立碑颂德。

刘旷，开皇间为临颖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颍言状，帝召见劳之，迁莒州刺史。

刘帙，大业末为成皋令，政有恩惠。时长吏多赃污，帙清节愈励，风教大洽，狱无系囚。

[1] 《北史·郎基传》载，皇建初，为郑州长史。

唐

李道广，京兆万年人。武后时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议发河南兵击之，百姓震扰，道广悉心抚定，人无离散。迁殿中监。

冯元淑，相州安阳人。中宗时为浚仪令。右善去恶，人称为神明。与奴仆日一食，马一秣，不挈妻子，斥俸余以及贫穷，咸讥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为苦。”帝降玺书劳劝，付状史官。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玄宗时为陈州刺史。拯孤恤穷，救乏周急，家无私聚。帝封泰山还，邕见帝于汴州，诏献词赋，帝悦。

王珣，字伯玉，并州祁人。玄宗时为许州长史。岁旱，珣乃假刺史事，开仓赈民，即自劾，帝赦之。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开元初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增修孔子庙，兴州县学庐，劝生徒，身为教诲，风化兴行。帝遣中人捕鸬鹚鹄于江南，若水疏止之。帝手诏褒答，悉放所玩，谪使者过取罪，而赐若水帛四十段。

齐浣，字洗心，定州义丰人。开元中为汴州刺史。地当舟车辏集，事且浩繁，前刺史数不称职，惟倪若水与浣以清毅闻，吏民颂美。

陆景倩，苏州吴县人。玄宗时为扶沟丞。河南按察使毕构覆州县殿最，欲必得实，有吏言状曰：“某强清，某诈清，惟景倩曰真清。”

崔无波，博陵人。天宝中为荥阳太守。安禄山反，围荥阳，无波率众乘城，闻师噪，自坠如雨，无波与官属皆死之。诏赠礼部尚书，谥毅勇。

庞坚、薛愿，坚，涇阳人。愿，汾阴人。天宝中安禄山反，坚为南阳长史兼防御副使，愿为颍川太守，共守颍川。时陈留、荥阳已陷，南阳被围，而颍川当往来据冲。贼阿史那、承庆悉锐攻之，城中士单寡粮少，而愿、坚昼夜战。自正月至十一月，诸郡兵无援者，城遂陷，二人不屈，俱死之。

刘昌裔，字光后，太原阳曲人。德宗时为陈州刺史。会韩全义败于澉水，引军走陈，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讨蔡，何为来陈？且贼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无恐。”明日从十余骑，持牛酒抵全义营劳军，全义不自意迎拜叹服。改陈、许行军司马。

五代

王彦章，字子明，郢州寿昌人。梁末帝时为郑州防御使。与唐将夏鲁奇战，马蹄被禽。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彦章曰：“朝事梁，暮事唐，何面目见天下人乎？”终不从，遂见杀。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晋天福中署陈州判官。时药元福领防御使，会刘崇入寇，元福将兵，授之事多咨于明。先是州县吏部送丁壮饷粮，忽丁夫尽遁去，元福怒，欲

尽戮之。明人，白元福曰：“今军储无阙，丁夫数万人，文吏懦不能制，斩之何益？不如宽以待之。贼败凯旋，公无专杀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尽免其死。

薛居正，字子平，浚仪人。汉乾祐初署开封府判官。时吏弘肇领侍卫亲军，威权震主，残忍自恣，无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法当死，居正疑其不实，召诘之，乃吏与民有私憾，因诬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

宋

吕馥庆，名胤，以字行，幽州安次人。初仕周，为许州推官，秉政不阿，临事有断。入宋，知开封府。弟端，历知开封、浚仪二县，临事果决，待民以宽。

吴廷祚，字庆之，并州太原人。太祖时以枢密使判开封府。与李筠战于泽州南，其众败走。及讨李重进，又为东京留守。建隆三年，以功转雄武军节度使。

宋琪，字叔宝，幽州蓟人。乾德中为开封府推官，有治绩。时太宗初为府尹，甚加礼遇，后为通判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

程羽，字冲远，深州陆泽人。开宝中判开封府。羽性淳厚，莅事恪谨。时太宗尹京，颇以长者称之，及即位，拜给事中，知开封府。

窦偁，字日章，蓟州渔阳人。开宝六年为开封判官。时太宗领开封尹，贾琰为推官，偁不乐其为人。太宗尝宴诸王，偁、琰与会，琰言矫诞，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独不愧乎？”上愕然，因罢会，出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

张咏，字复之，郾城人。太宗时知浚仪县。有才望治绩，李沆、宋湜、寇准连荐于朝，以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后知陈州。

李穆，字孟雍，阳武人。太宗时知开封府。剖判精敏，豪右屏迹，权贵无敢干以私。帝知其才，擢为谏议大夫。

雷有终，字道成，郟阳人。淳化中知许州。长于吏事，细微必察，以故人无冤滞泛。子孝先，字子思，真宗朝知宛丘县。李继隆判陈州，荐其能，加试大理评事。

王彬，固始人。淳化间为雍丘尉。时皇城司阴遣人下畿县刺事，多厉民，彬捕鞠之，得所受赂，致之法。自是，诏亲事官毋得出都城。

杨砺，字汝砺，京兆郾人。真宗尹开封时，砺为推官。真宗尝问：“何年及第？”唯唯不对。后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砺尽心民事，无敢干以私者。

乐黄目，抚州宜黄人。咸平间知浚仪县。上言知州县令，引见御前，试时务策，取其明，于吏治达于教化者充选，则官得其人矣。后权开封府，持正奉法，吏民畏而爱之。

林从周，海阳人。景德初为开封府推官，痛绝私谒。庄献太后知其名，甚礼重之。民有杀其兄之二子，以窥其财者，长被疮即死，其幼走以免。事发狱成，以母年八十，法当留侍。从周议：“使无状子居侧，以凌其幼孤，必无全理，且孤孙虽稚，亦能为祖母

养，留之长，奸不可读。”奏未毕，太后可之。从周持平固执皆此类。

梁灏，郟城人。景德初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子适，亦权知开封府，又知郑州。有风采，明于法令，教条严而难犯。

钱昆，知许州。为治尚宽简，每有一毫伤民之事，则毅然不为。

慎从吉，字庆之，衢州信安人。祥符初以给事中权知开封府。请囑一无所受，后坐子钧事免。

石杨休，字昌言，眉州人。真宗时知中牟县。县当国西门，衣冠往来之冲也。地瘠民贫，赋役烦重，富人隶太常为乐工，侥幸免役者，凡六十余家，杨休请悉罢之。

庞籍，字醇之，单州武城人。真宗时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于是，诏有司自今官中传命，毋得辄受。

李淑，字献臣，徐州丰人。真宗时以右谏议大夫知许州。岁饥，取民所食五种上之。帝恻然，为蠲其赋。迁知开封府。

李载，字伯熙，黎阳人。真宗时知祥符县。有巫以井泉饮人，云可愈疾，趋者旁午。载杖巫，湮其井。以治闻。徙知虢州漕水军。

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人。真宗时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听断明审，举无留事。帝尝临幸问劳。

贾昌朝，字子明，真定获鹿人。真宗时，判许州。召对迓英阁，帝问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凶灾之萌。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圣人用刚健之德，乃可决万幾。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独。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吉也。”帝手诏优答。

石普，幽州人。真宗时知许州。筑大流堰，引河通漕。且请省缗钱以贍国用。

薛奎，字宿艺，绛州正平人。真宗时以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帝益加重。

王平，许州司理参军。有女骑驴单行，盗杀之，驴逸入他家，吏捕得驴并致其人于狱。平力争，久之，果得盗。

吕夷简，字坦夫，寿州人。真宗时权知开封府。为治严辨有声，帝识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仁宗即位，以武胜军节度使判陈州。子公绰、公弼、公孺，相继知开封府。

程琳，字天球，博野人。真宗时以给事中权知开封府。王蒙正子齐雄捶老卒死，贷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辞异，令有司验得其捶死状。蒙正连姻章献太后家。太后谓琳曰：“齐雄非杀人者，乃其奴尝捶之。”琳曰：“奴无自专理，且使令与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论如法。

陈尧佐，字希元，阆中人。仁宗时与弟尧咨相继知开封府，皆有政绩。

钱明逸，京兆人。仁宗时知开封府。惟守绳墨，为政简静有条理，不肯徇私。

陈铸，兴化人。仁宗时判陈州，会有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众。部使者上其劳，朝廷嘉之。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仁宗时知郑州，为政有能声。盗贼悉窜他境，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云：“吾境不藏盗，殆从者之廋耳。”索之，果然。

燕度，字唐卿，青州益都人。仁宗时知陈留县。京东蝗，年饥，盗起。度劝邑豪出粟六万以济民。又行保五法以察盗，善状日闻。以荐徙知洺州。

毕仲衍，字夷仲，郑州人。仁宗时为阳翟主簿。县人张升方镇许，请于朝，欲兴学校。邑子马宏谓诸豪曰：“张公兴学，而令乃因以取诸民，君将不堪。诚捐百金予我，我止役。”豪信之，予百金。宏即诣府宣言“县吏尽私为学之费，又将费于民”。升果疑焉，敕县且止。仲衍会摄县事，即捕宏验治，遂得其奸，言于升。流宏邓州，一县相贺。

郑戢，字天休，苏州吴县人。宝元初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敏强善听决，喜出不意。独役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擢三司使。

魏瓘，字用之，婺源人。仁宗时知开封府。持法精审，明通吏事，上元起彩山，阙前张灯，与宦者护作。宦者挟气，视瓘年少，辄诛索侵扰。瓘密以闻，诏仗宦者遣之。弟琰，尝通判陈州。适岁饥，百姓相率强取人粟，坐死者甚众。琰曰：“此迫于穷饥，岂得已者。”坐其首黥之。

李士衡，字天均，秦州成纪人。仁宗时知陈州。州大水，筑堤以障，水患遂息。

强至，仁宗时为开封府仓曹参军。郡中露积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该死。至疑火所起，召幕工讯之，工言制幕须杂他药，相因既久，得湿则燔。为上其事，帝闻乃悟，曰：“顷岁真宗陵火起油衣，其事正尔。”遂原其罪。

荣湮，字仲思，济州任城人。仁宗时为开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穰，号“白衣会”。县捕数十人送府，尹贾黯疑有妖，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湮特不从，各具议上之。中书是湮议，但流其首，而余者仗以释之。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仁宗时知开封府。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世族筑园榭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迁谏议大夫。京师谚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又曰“笑北^[1]黄河清”。内外皆称为包待制云。后谥孝肃，立祠署左，春秋祀之。

李绚，字公素，邛州人。皇祐初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时京师多老奸宿猾，吏不能擒。绚推迹其物色起居，一时录治略尽，威令大行。

[1] 北，应为比。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仁宗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精于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

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仁宗时知开封府。事丛集，前尹率书版识之。方平独默记，决遣无少差忘。

冯京，字当时，鄂州江夏人。仁宗时，以翰林院学士知开封府。数月不诣丞相府。京，富弼婿，韩琦语弼以京为傲，弼使往见琦。京曰：“公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乃所以为公重，非傲也。”

王素，字仲仪，大名莘人。仁宗时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于城，诏军吏障朱雀门。素奏曰：“兵民庐舍多覆压，众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门以动众？”于是诏止其役，水亦不害。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嘉祐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

吴奎，字长文，潍州北海人。仁宗时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达于从政，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孙氏估榷财利，负其息者，至评取物产及妇女。奎发孙宿恶，徙其兄弟于淮、闽，豪猾畏敛。居三月，治声赫然。

王畴，卫州人。皇祐中为开封府推官。内侍李允良诉其叔父死，疑为仇家所毒，请发棺验视。畴曰：“安知非允良之奸？”穷治，果与叔父有怨，时称其明。

吕溱，字济叔，扬州人。仁宗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先为京兆君者，比不称职。溱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

王贇，仁宗时知郑州。绩课最，帝飞白“安民”二字赐之，闻者以为荣。

杨绘，字元素，绵竹人。仁宗时为开封府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诸吏惟日不足，绘未午辄报竟。帝爱其才，欲超置侍从执政，见其年少，弗用。

沈遵，字文通，钱塘人。治平初知开封府。蚤作视事，逮午而毕，从容燕笑，沛然有余暇。士大夫交称其能。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英宗时知陈州。陈方饥，视事三日，擅发钱粟以贷民。监司绳之，急即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

窦卞，字彦法，曹州冤句人。英宗时为开封府推官。方禁销金为衣，皇城卒捕得之，属卞治，以中禁为言。卞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无以示天，且非祖宗立法意。”帝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是也。”从其请。迁知深州。

钱勰，字穆父，临安人，吴越王俶从曾孙。英宗时以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导人诉牒至七百。勰随即剖决，简不中理者，械而识之，戒无复来。阅月听讼，一人又至，呼诘之，其人谰言“无有”。勰启械视之，信然，上下皆惊诧。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于请，亦械治之。积为众所憾，出知越州。

胜甫，东陈人。神宗初知开封府。时三狱皆满，及甫视事，未几决遣殆尽，京师翕然称之。

孙览，字传师，高邮人。神宗时知尉氏县。有屯将遇下虐，士卒欲谋，因大阋杀之以判。览闻之驰往，士犹群语不顾。览呼谕之曰：“将诚无状，然天子何负汝辈，乃欲致族灭耶？”皆感谢去就列。屯将徐至，览命吏趋具奏，众意遂安。帝壮其材，以为司空主簿。

刘庠，字希道，彭城人。神宗时知开封府。奏论新法，帝谕之曰：“奈何不与大臣协心济治乎？”庠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会与蔡确争廷参礼，遂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太原。

赵瞻，永城人。神宗时为开封府推官。帝问：“青苗法便乎？”对曰：“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欲为长久计，爱养百姓，诚不便。”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熙宁中知郑州。奏罢原武监，驰牧地四千二百顷以予民。

蔡延庆，字仲远，莱州胶水人。神宗时为开封府推官。有卫士告黄衣老卒筒火入直，延庆察卒色辞，疑焉，询之，果为所诬，即反坐告者。事闻，帝重之，加直史馆知河中府。

乐京，荆南人。神宗时知长葛县。助役法行，京白提举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条析又不报，遂不复治县事，自列丐去。

王安礼，字和甫，抚州人。熙宁中以翰林学士知开封。事至立断，前滞讼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论者几万人，安礼剖决，未三月囚系皆空。书揭于府前，辽使过而见之，叹息夸异。帝闻之而喜，特升一阶。时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而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丰稷，字相之，明州鄞县人。神宗时知封丘县。县为畿邑，素苦权要请托，稷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于法，终不以人为重轻，人亦不敢于以私，吏民畏爱之。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神宗时以言事忤王安石，命权知开封府推官以困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元丰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谋出自中人，既有诏矣。存曰：“此吾职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欢呼相庆。

乔执中，字希圣，高邮人。神宗时以司农丞提点开封县镇。诸县牧地民耕岁久，议者将取之。当夷丘墓伐桑柘，万家相聚而泣。执中请于朝，帝诏复予民，改提点西北路刑狱。时河决广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执中不顾，立其上，众随之如蚁附。不日埽成，水不为患。

王诏，字景献，真定人。元祐中为开封府推官。富民贷后绝僧牒为缗钱十三万，逾

期复责倍输，身死赀籍，又鞫其妻子，诏请免之。

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哲宗时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庭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

王岩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元祐中以枢密都承旨权知开封府。旧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厅共治一事，多为异同，或累日不决，吏疲于咨禀。岩叟创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为令。都城群偷相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藪诡僻，不可胜究。岩叟令掩捕撒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

吴择仁，字智夫，兴国永兴人。元祐中为雍丘主簿。金水河堤坏，十六县皆选属庀役，得诣朝堂白事。宰相范纯仁独异之，曰：“簿领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国初，畿内饥，多盗，以择仁知太康县。始至，召令贼曹曰：“民困而盗，非天性也。我以静镇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诛之，毋得贷。”群盗相戒，不入境中。

范百禄，字子功，镇之从子。哲宗时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勤于民事，狱无系囚，吏欲以圜空闻，百禄曰：“千里之畿，无一人之狱。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许。经数月，复为翰林学士。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哲宗时知雍丘县。御史如束湿，抚民如伤。县枕汴流，漕运不绝，旧苦多盗，然未常有获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纲舟无得宿境内。始犹不从，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趋京师者获以出，自是外户不闭。使者上其状，召为大宗正丞。

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元符间知开封府咸平县。豪民席势犯法狱具上，尹盛章方以狱空觊赏，却不受。子諲以闻，诏许自论决，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

王襄，邓州南阳人。崇宁中权知开封府。事浩穰，讼者株蔓千余人，縲系满狱。襄昼夜决遣，四旬俱尽。又阅月，狱再空。迁龙图阁直学士。

时彦，字邦美，开封人。徽宗初为开封尹。初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往往略之。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

林摅，字彦振，福州人。徽宗时为开封尹。有大狙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犂当十钱来，贾疑不纳，狙讼之。摅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动色曰：“方议之，未决也。”摅曰：“令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置于法。张怀素妖事觉，摅得民士交关书疏数百，请悉焚之，以安反侧，众称为长者。

霍端友，字伯仲，常州武进人。徽宗时以礼部侍郎知陈州。为政以宽闻，不立声威。陈地污下，久雨则积潦，时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远，水不时泄。端友请益开二百里彻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内侍石熹传诏索瑞香花数十本，端友不可，疏罢之。

李琮，字献夫，江宁人。徽宗时知阳武县。役法初行，琮处置尽理。旁近相率挝登闻鼓，愿视以为则。帝召对，擢利州路江东转运判官。

蒋兴祖，常州宜兴人。徽宗时知阳武县。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恶，大河薄其南。

尝积雨泛滥，埽具辄溃。兴祖躬救护，露宿其上弥四旬，堤以不坏。治为畿邑最，使者交荐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师，道过县，或劝使走避。兴祖曰：“吾世受国恩，当死于是。”与妻子留不去。监兵与贼通，兴祖斩以徇众。金数百骑来攻，不胜去。明日师益至，力不敌，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长子相继以悸死。诏赠朝散大夫。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徽宗时以龙图阁学士移帅颍昌府。发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刘寄恶之。宦官杨戩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钱五十万缗，请余粳米输后苑以媚戩。委其属持御笔来，责以米样如苏州。梦得上疏极论颍昌地方与东南异，愿随品色，不报。内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讐，籍郟城、舞阳隐田数千顷，民诣府诉者八百户。梦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

金

李宴，字致美，泽州高平人。皇统间为中牟令。会海陵王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

粘葛奴申，天德初倅开封府，以严干称，擢陈州防御使。时兵戈抢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骑，由间道以往，陈自兵与军民皆避他郡，奴申为之择官吏、明号令、完城郭、立庐舍、实仓廩、备器械。未几，聚流亡数十万口，米一斛，值白金四两。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皆为东南生路。明年，哀宗改陈州为金兴军，驰使褒谕，以奴申为节度使。

刘仲杰，山东滨州人。大定间为郾城令。筑堤以防澱水，民得安居。时境多军垒，无敢侵渔于民者。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兴定初为陈留令。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

王浩，哀宗末，为扶沟令。时民钱大亨等执县官送款于元，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办。日道所知劝之降，终不听，于是杀之，无血。主簿刘坦、尉宋乙并见害，弃尸道路。自春徂夏，独浩尸俨然如生，目且不瞑，鸟犬不敢近，殆若有神护者。

元

袁裕，字仲宽，洛阳人。世祖初为开封府判官。时洧川县达鲁花赤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饮水，民不胜忿，击之而毙。有司当以大逆，置极刑者七人、连坐者五十余人。裕曰：“达鲁花赤自犯众怒而死，安可悉归罪于民？”议止诛首恶者一人，余悉杖而释之。

齐克中，定兴人。世祖时为延津县尹。岁凶民多流亡，克中抚慰招来，咸得其所。及代去，数岁过延津，百姓犹感泣而迎送之。

商梦弼，安德人。至元中为原武尹。莅政勤敏，决狱明信，人无敢轻犯者。

赵志，南宮人。至元中除长葛县尹。为政宽和，抚字有方，流民咸归焉。邑地卑湿，累岁不登。志相其宜，使为水田，旱则决溟水灌之，民获其利。

刘天孚，字裕民，大名人。至元中知许州。时检核屯田，临颍邓艾口民稻田三百顷，有欲害之者，指为右屯，陈于中书。中书下，天孚为辨其非，章数上，乃止。岁大旱，天孚祷，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鸟来，啄蝗为尽。明年麦熟时，有青螽食麦，人无可奈何，忽生大华虫，尽嚼之。许人立碑颂焉。

文玉，汾阳人。至元中以户部掾知仪封县，莅政严明。杞县民叔侄有隙，侄党火其家无类。诉于官，久不能决。会省檄，玉鞠之，不浹旬，侄党皆服辜，至今称其明。

蒲理翰，至元间知郑州。下车首事庙学，范铜为祭器，制革帛为礼服，其善政多类此。及去，民为之立碑。

韩守中，奉圣人。至正中为洧川县尹。兴学教民，贼盗屏息，邑人立碑颂之。

路义，代州人。顺帝时为郾城簿。劳心字民，凡蠹政挠法者必治之。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一 终

卷之二十二

名宦_下

明

王博，直隶应天人。洪武初为开封知府。时流移新复，反复不定。博宽其徭役，禁其侵攘，教民辟土地，艺蚕桑。期年之间民获其利，境内遂宁。累迁户部尚书。

刘恭献，陕西人。洪武初知陈州。平徭均税，抚绥劳来，不期年流民复业者至五百余户。复立社学，择贤师以教幼稚，由是民知向学。在任四年，卒于官。民咸哀之。

齐勉，山东阳谷人。洪武初知尉氏县，清慎莅职。先是，双洎河水为患，勉筑堤六十余里；又康沟河淤塞，复疏通之。自是尉氏及临邑俱免水患。

周桀，字仲方，江西吉水人。洪武初知中牟县。为政廉明，废事悉举。先是，民居数有火灾，禁其夜作。桀弛其禁，但俾储水以防，邑人翕然称便。

陈霖，福建福清人。洪武初知许州。会岁歉，民多流徙。霖使民导湖水注别壑，纵民取鱼藕自给，所赖全活者甚众。满去，吏民思之。

齐原芳，陕西乾州人。洪武初为郾城县丞。元末兵燹，民皆窜徙。原芳缮城邑，修室庐，督农事，通商贾，流民闻风而归者九百余户。

刘茂，直隶应天人。洪武初知河阴县。公廉有为，力行善政。时兵革之余，能尽心抚绥，凡廨舍、庙宇皆经营创置，吏民悦服，有古循良风。

赵原，山东巨野人。洪武初知祥符县。先是，元季民多逋亡，原招来优恤；未几，复业者甚众，其有居产为里豪侵者悉取归。

张宗海，直隶溧阳人。洪武初，为封丘县丞，廉明仁惠。召集流移，民甚德之。升宁陵县知县。

胡澄，浙江诸暨人。洪武初为河阴县丞。以德导民，清称甚著。时境内有虎为害，及澄至，虎皆徙去。

俞廷芳，浙江处州人。洪武初知洧川县。招逋亡、薄赋役，民甚咏之。又尝迁县治、新庙学，其程度皆廷芳所规定云。

江玉，浙江龙游人。洪武初知鄢陵县。时兵燹之余，民多流移。玉招抚复业者，辄

割己俸以贍不足，劝富民出粟济之。不逾年归者五百余户。秩满去，民皆攀留不忍释。

张永泰，直隶和州人。洪武初知中牟县。刚明仁爱，莅政公廉。招流亡赈饥乏，民怀其惠。秩满，擢户部主事。

程本立，浙江崇德人。洪武中为周府长史，从王之国。每侍王敷陈谟典，多所开益。征入翰林院纂修国史，累官至都御史。

李子义，江西人。洪武中知陈州。务勤俭、敦礼让，孜孜兴学。州地多卑下，督民筑堤，以防水害。俗尚奢侈，教民量出入，戒暴殄。于是，州无水灾，人知节俭。

刘绍，江西瑞州人。洪武中知延津县。教民垦田树桑枣，惰农及犯轻罪者，俾伐材木以修学宇，自是讼简田辟而学校兴。又教民蚕织，每妇女令月织布二端，官为点视，由是民知务本，无饥寒之叹。

孙玄仁，直隶丹徒人。洪武中为商水县丞。导民以德，不任刑罚，兴学劝农，能声籍籍。有兄弟争田者，玄仁以义论之，其人遂感泣相让，由是政化大行。

许誉，山东长山人。洪武中知仪封县。时邑多游民，誉疏榜禁之，且曰：“罔遵告戒，是谓弃民，民果自弃，法所必加。”由是民皆畏服，田野日辟，盗贼弭息，境内熙然。永乐初，秩满，耆民状其事乞留。上嘉之，赐衣二袭以旌其贤，命仍掌县事。又三年，迁武昌知府。至今吏民思之。

黄福，山东昌邑人。洪武中，为项城主簿。临政公廉，吏民怀畏。邑有好讼者，福拘而置之法，由是讼平政简。累官户部尚书。卒，谥忠宣。

程惠民，山东新泰人。洪武中知汜水县。廉洁敦厚，不尚威严。公暇辄诣学宫，讲析经义，劝勉生徒。满去，士民泣送之。

李本中，湖广黄冈人。洪武中知通许县。清谨公平，遇徭役必验丁力，亲为编遣，吏胥缩手。贫民无耕具者，必为借贷，使不失业。邑人颂其德。

孔秉忠，江西新淦人。洪武中为鄆城县尉。沙河水岁为患，秉忠率民筑堤四十余里，其患遂息。以至治民事神，各得其道。升信阳知县。

孙伯颜，浙江奉化人。洪武中知祥符县。上一日重念民牧未得其人，诏吏科集录为恶^[1]受赏、为恶受刑者列为条款，名曰《彰善瘅恶录》，以劝惩天下。伯颜时与为善之列，荷上褒嘉，时人荣之。

蒋官，直隶仪真人。洪武中为兰阳县丞。广为招抚，未一年，复业者五千余户。弭灾撼患，掩骼理鬻。通商贩，理冤滞，兴学校，邑用大治。

李遵义，直隶衡水人。洪武中知新郑县。凡举政务求合民情，处己独尚廉介，抑苞苴，吏尤畏之。暇则巡视闾里，以稽民瘼。其有贫富之家及壮弱之丁，一见辄记忆不遗，审徭定役，咸称其宜。尝有富民贿里书妄诉为贫者，遵义历数其富状，以诘其伪，

[1] 恶，原文如此，此处疑为“善”之误。

人服其明允。

田深，字本渊，山西稷山人。洪武中知长葛县。不颀威严而务德化。秩满去，民如失怙恃，咸伏阙奏留，诏令复任。又九年，升知许州。

周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为周府奉祠正。内贞外和，孝友忠信。每见王必陈说论，王甚重之，后改衡府纪善。

余崇瞻，江西崇仁人。洪武末知祥符县，清慎公廉。邑人宋义避水他所，及归，亡其所瘞金，诉为邻人所取。崇瞻廉知为义甥马斗宝取之，乃以计令人给其妻询问，尽得金给义，人称其明。

娄观，直隶献县人。洪武末知鄢陵县。民多豪滑难治，观选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陈德义以劝谕之，遂皆感化。又贫民负税者，捐俸置酒馔礼请富者代输之，民怀其德。

瞿祐，浙江钱塘人。永乐初为周府右长史。辅导以正，有声于时。所著有《存斋诗话》行于世。

陈琏，字廷器，广东东莞人。永乐初知许州，俭约廉平。俗多淫祀，琏谕戒之，民遂更俗。暇则編集古今所载明人伦、厚风俗、励士劝善恶语为书以传。累官南京礼部侍郎。

刘中敷，直隶大兴人。永乐初为陈留县丞。廉明仁爱，表励风俗。累官户部尚书。

章以善，浙江新昌人。永乐初知杞县。小民困于输赋，以善第为三等，量贫富以定其程之远近，役之轻重，民皆称便。

马文炯，浙江山阴人。永乐初知扶沟县。莅政廉谨，抚民宽和，不尚刑罚，专务德化。民之奸恶者自劝，流移者自归，盗贼亦皆自息，远近称之。

张宏，直隶砀山人。永乐中为开封府同知。律己严洁，政务毕举，时莫敢有私谒者，人号“闭门张云”。

杨添，浙江西安人。永乐中知祥符县。政务繁剧，处置适宜，上下称便。民有被劫，杀伤一盗者，群盗曳尸置他处去。明日，被劫白于县。添踪迹得尸，置仁和门外，诱人认瘞。时一人识为王氏子，遂拘王妻讯之，果得群盗姓名，捕获殆尽。邑人称为神明。

陈介，陕西南郑人。永乐中知陈州。以德化民，政平讼简，以忧去。民诣阙奏乞复任。许之。未至而卒。

白瑜，字楚英，直隶武进人。永乐中为钧州判官。廉勤有为，均平赋役。凡利于民者即兴之，妨于民者即去之。恤其饥寒，惟恐一民不得其所。秩满，民不忍其去，奏留复任，始终如一。

徐正，浙江鄞县人。永乐中知陈留县。莅政仁恕，济贫民，招迓移，屯军扰民者，严禁之。又置集场，以通商货，邑遂富庶，民咸怀之。

刘琢，字玉相，湖广沔阳人。永乐中为陈留教谕。兴德化，勤讲训，士习斐然改

观。既去，邑人祀于名宦祠。

曾泉，江西泰和人。宣德中以御史谪汜水县尉，莅政勤能。尝选乡民俊秀者自教之，三年多有成材。邑临黄河，教民结网捕鱼，大得其利。时督民开荒田，伐林木。耕无牛者助之，颠连者得棺以送死，贫乏者得财以成婚。民感其惠，为立生祠。

万信，直隶昌黎人。宣德中知开封府，守职廉勤。夜梦一男子裸身称冤，曰：“某为祥符县民耿阳儿所杀，尸埋庄后。”信惊寤。明日至其家，果得尸。考验俱服，人皆异之。在任日久，一夕澡毕，燃烛厅事，呼酒独酌，召二子曰：“强毅可建事功，忠孝可通神明。我去，汝勉为之。”言訖，遂逝。是夜，巡抚侍郎于谦梦信来辞，仪卫甚都，黎明报信，卒。人以为神云。

张志道，直隶武进人。正统初知陈州。莅政廉勤，教民耕织。值岁多蝗，邻邑被灾者甚众。志道遍祷于神，蝗不为害，是年大熟。以忧去，民咸思之。

贾威，直隶束鹿人。正统中知荥阳县，扶善惩恶。在任九年，无一民越诉者。巡抚于谦署其考曰：“究心民事，克举厥职。”且榜谕阖治使其观法。比卒，官民痛惜之。

周庠，湖广麻城人。正统中知陈州。缓刑罚，兴学校。其复业之民计口授田，教以种植。居数年，州渐富庶。百姓戴如父母。

万宣，字邦达，直隶当涂人。景泰中知陈州。莅政刚明，约束其吏胥，无敢鸱张蠹民者。时境内多盗，宣捕得之，悉置于法，于是一郡晏然。又立四义社学，选州之俊秀者以教之，未几，人材彬彬。部使者上其绩，赐诰旌异。

陈纪，字孟纲，山西临汾人。天顺初知扶沟县。教民敦本务学。每夜遣吏伺察民间有读书、纺绩之声者，诘旦劳谕给膏油以助之。三年邑无惰民，田无荒秽。升知许州，民为立德政碑。

孙瑜，字孟秀，直隶邢台人。成化初知开封府。府事素号繁剧，治之者罔不困蹶。瑜处之沛然有余暇，人服其才。及卒，至无敛具，抚按檄有司为办之，其峻洁若此。

董彝，直隶常熟人。初以翰林院检讨命伺徽王讲读，升右长史，后进左长史，以忧去。成化中，王之国乃首以彝荐，诏起复任。彝端谨温雅，王敬重之。

邵宝，字国贤，直隶无锡人。成化末知许州。先是，岁大饥，关陕流徙至相食郡境，宝赈贷安辑，全活者甚众。又置政惠、总社二仓，岁储谷万余石，民无荒虞。又有蒋马坡、花沟湖若干顷，皆膏腴地。民有妄献之藩府者，累岁争讼，逮数百人。按事者欲为阿附，宝力诋之，乃白于台臣，竟不为所夺。在许凡八年，擢户部员外郎。去之日，士民遮道泣送，为立去思碑。后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庄。

卫英，山西洪洞人。弘治初知开封府。莅政清简，务在安辑，小民使得其所。开封当郡邑要冲，宾客车从辐集，百事填委。英视事一切不急之费，蠲省十五六，民咸便之。尝裁定均徭之法，巡抚都御史徐恪善之，下其法于列郡，使视为则，由是上下咸称其贤。维时台臣有荐英曰：“廉如赵清献而少琴鹤，明如包孝肃而多仁恕，宜大用。”奏

人不报。在开封九年，以致仕去。英居官不以妻子自随，岁所支俸钱，皆付库吏掌籍，衣服车马非敝不更造，至今汴民犹讴思之。

李景，山西广陵人。正德初知西华县。莅政明敏，吏民畏服。七年春，巨寇刘六、刘七等攻城，景率众拒之，不利，被执而死。诏赠光禄寺寺丞，仍命有司立祠祀之。

顾璘，字华玉，直隶上元人。正德中知开封府，有才识，下车属兵寇之际，檄牒旁午，璘裁答如流，处之裕如。寇既平，乃辟郡斋，进诸生，讲谈文艺。自是郡中彬彬多文学之士。以直忤巨珰，逮系京师，谪全州知州。后累官南京刑部尚书。

孔环，直隶南京人。正德初为西华县儒学教谕。未几，盗起霸州，陷西华，环被执。贼迫之使降，环不从，贼怒杀之。诏给一子冠带，从祀李景祠。

杨绍龙，云南大理人。正德中为西华县典史。贼至，遇害。

杜斌，四川大宁人。正德中为沈丘县丞。贼攻县急，斌同都指挥王宝督众出御，失利俱死之。嘉靖初，事闻，赠本县知县，荫其一子。

王良辅，陕西巩昌人。正德中为沈丘县儒学训导。贼至被执，与长子礼俱死于难。事闻，诏给棺殓，仍荫一子入监。

刘魁，江西太和人。正德间由举人任禹州。入郡讲道学，辟佛老，其政先宽后严。丈地均粮，俱有成法。数年内教化大行，升潮州府同知。民思之，奉入遗爱祠，配子产、黄霸而祀焉。

刘廷篔，字器重，江西安福人，进士。正德七年任。性恭谨，质任自然，不喜服御。心切爱民，每诣学宫讲解诸经疑义，学者环听如堵。后行取擢监察御史。

王廷华，涿鹿人。岁贡，正德五年，以辉邑学博来尹扶沟。时流寇起河北，公增筑城垣、浚隍以为备。七年春，寇且至，当道有暱公者，惧弹丸不可守，檄公入行省治兵，以他佐摄县事。公曰：“吾受命为邑责，当死事，却摄者勿来。”一意之城守计，甫三堞未完，贼薄城下，攻围三日夜，公百方捍御，曲尽方略，卒保孤城。以劳勩卒，百姓如丧考妣。

李光远，字续祖，真定平山人。正德末以明经贡入国学，嘉靖八年授洧川知县。性简朴，不事町畦，为政以严，明绳吏役而不苛于民，民服其惠。居亡何，而以父丧去位。士庶思之不置。

段绩，兰州人。进士，以御史谪郾城丞。嘉靖七年升任至杞。性廉介，宽重政，持大体，决断明恕。因赋役偏重，力任均田之事，立表定区，稽匿辨壤，期月而毕。于是所得田浮于原额，民力大苏，逃亡者闻风复业。及累迁司马，过杞，父老拥舆拜谒。

孟霏，泽州人。进士，嘉靖九年任封丘。才敏而狱不留，政简而民不扰。历升兵备僉事。

陈辂，南充人。由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任扶沟。慈惠清贞，民怀吏畏，远迹疑狱，咸付裁决。嘉靖中，称治行第一。后以不阿上官得调，百姓惜之。

赵思忠，太原举人。嘉靖间任项。法施平省，两税任民自以时赋，而廉静不滓。优擢。

陶应龙，真定枣强人。嘉靖庚戌进士，三十一年任仪封。廉静寡欲，惟取前令法之善者守而行之，不更张以自表见。癸丑，师尚诏寇中原，战守御备，以保安全。除授御史。

夏茂，湖广人。嘉靖三十三年由举人任延津。崇道德，黜势利，怜老慈幼，恤孤赈贫，不事操切，积弊悉除，逃移闻风来。复捐俸，造士训海服习，名成者多人。

孙濡，浙江富阳人。由岁贡嘉靖三十六年任长葛县。事上不阿，待下不苟，持己廉节。以与监司不合，即拂衣去，士民挽留不从。御史雍旌于家焉。

王文孝，直隶饶阳人。嘉靖四十二年由举人任延津。廉明果断，不畏强御。审编徭役，一秉至公。封、阳二县，旧有协济银久不解，与请以河夫民校等银相准。抑富伸贫，民赖以安。

顾奎，南直隶通州人。以进士嘉靖年治襄。绳吏爱民，尤急于祛弊。尝曰：“为治之道，兴一利不若除一害。”故于弊孔，搜剔殆尽。先时县法，一切供给取之里甲，名曰“坐月”。支应一遇过往，其费不费，里下苦之，计日分时以充是役。奎廉其状，尽革之。事归各房，襄民如释重累。后升刑部主事。

郑喈，临桂人。嘉靖中任临颖，性坦夷真率。事无大小，惟便于民者为之，民恃之如赤子之恃慈母焉。内有剧贼为远迹患，先是上司遣官军捕之，不获；公倡数百人，直抵巢穴，获之。

陈纲，嘉靖初任密。刚介公廉，吏民事如神明，不敢轻犯。至今思之。

匡铎，山东胶州人。进士，隆庆四年任新郑。明果能断，公廉有威。莅政未几，百废振兴，百姓畏而爱之。甫二载，擢给事中。

孟习孔，湖广人。万历末年升任开封府知府。宽严并用，不屑事钩距术，而魍魉不能遁其照。省城士民乐业，皆公之赐。至今犹思之。

叶秉敬，衢州人。万历间由进士升任开封府。存心恺悌，行政务悖大体。公余即进诸生讲学，历晷忘倦，发明孔孟大意，更无余蕴。善古文辞，千万言倚马立就。尤工临池翰墨，为世所宝。后升河南提学副使，士风丕变。

王兴，博野人。进士，万历二十五年始令汲。以才任烦移会省益，务持大体，不轻勾揖，令民自置对，能服则置勿问，亦不责赎，日所受谏不啻百计。耳听一事，口询一事，手擘画一事，虽纷拏杂至，应之不少爽，人人皆馥意。后以考绩忤当路，坐论劾谪汾阳典史。历官参政。

王鹤龄，平陆人。进士。万历三十六年任祥符。厘奸剔弊，吏治肃清，催科抚字，民讼杜。召重修县志。

苗朝阳，山西人。进士，万历六年任杞。爽迈不群，见事风生。以均输太滥乃裁

去千余金，民力益苏。邑中旧食河东盐，贩者杂以硝碱，不堪用，民始窃贩海盐，以营厚利。公行劫夺，禁止维艰，深以为患。后擢礼科，条罢河东而行海盐，至今赖之。

杨新期，阳城人。性廉介，虽家世贵介，不异寒儒。万历四十一年莅杞。自奉惟脱粟盐蔬，孺人纺织自衣。有献土物二色，拒而不受，有古悬鱼之操。

韩崇福，知太康。善骑射，筑城浚池，倍加往昔。改苏州儒学教授。会倭寇犯苏，战御有功，升同知。后金汤永固，太康世赖其功。

陈幼学，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令确山。越二载，以才堪治繁，调中牟。牟地卑下近黄河，岁遇淫潦，民田尽没。幼学相度地势，浚河沟一百九十六道，以泄水归于大泽。又筑置十四道以卫大泽之泛滥，工三月告竣。尝从两隶骑羸马，裹数十日粮，巡行阡陌，披星出入，不以为劳。居官五载，夙夜匪懈，秩报满，以优擢去。历官至郡守。牟人至今颂其德，以“前有乔后有陈，无异于昔之召父、杜母”云。

高有闻，益都人。万历丙辰进士，授鄢陵令。公廉明仁恕，约己裕民，冬一褐夏一葛，公府半菽一蔬，悉同齐民贸易。戒僚佐毋得擅拦词讼，民以不扰。后升户部主事。

何尔健，曹州人。万历己丑进士，授鄢陵县，敦大朴诚。岁饥，先时多方设处，立粥厂数处，男女异区，且医药、收瘞，俱有调停。鄢民得免于死，虽死不至暴露，民咸德之。历仕至大司空。

王大用，永平人。万历二年进士，为扶沟令。严明果断，不受请托，衙宇冰清，猾胥敛手，有阎罗包老之称。卒，以威稜过厉得调，士论惜之。

冯盛明，涿州人。万历乙丑进士，任扶沟。开惠民河一道，以杀水势，直达西华，不致泛滥，至今无淹没之患。历官河南布政。

甄淑，湖广黄冈人。进士，万历四十一年任阳武。政尚严明，性行惇大，捐俸置学田，立弘运社，作养人才。革厂夫，调繁太康。士民立祠建碑，以志其德。

张璿，字伯珩，山西阳城人。癸未进士，除原阳知县。性明敏，通经术，量能容物，识足达务。秩满，考选陕西道御史。

顾自植，吴江县人。进士，万历二十一年任封丘。作兴学校，成就人才。历官兵备副使。

王三余，直隶安平人。进士，万历乙亥任兰阳。弱冠精炼如老吏，以文雅饬吏治，以长厚励民俗。政清刑简，四民乐业。累迁太常寺少卿。

陈贤才，四川遂宁人。举人，万历辛亥任兰阳。精明沉练，剖断担当，除厂夫斗级走递马等害。更以招募民释重担，复勤于课士，文运大振。

江士英，福建建昌人。进士，万历丁巳任兰阳。温文庄雅，仁恕宽平，不事鞭朴而奉之如神明，不尚催科而输者若流水。待绅士以礼，御群下以诚，民享安静和平之福。官至浙江学宪。

杨一廉，湖广襄陵人。万历中知兰阳。政刑严明，闾里武悍者必击，由是盗贼屏息，士民乐业。调江右。刻石颂德者，如岷碑云。

郑振光，武进人。万历间守许州。以劝农课士为首务。其治行可与邵文庄公齐轨。

何选，直隶嘉定人。进士，万历十二年任临颖。时值岁旱，他郡邑未有以早上闻者。选独言之，不置。比，蠲免命下，民始知恩所自来，无不德之。颍水冲决，民被其害，为筑堤护之，民不扰而功立就。期年调治南昌。

章正岳，字孟山，临川人。进士，万历年任杞。名擅江右，而谦冲自抑。为治二载，讯狱明允，无案积牍，立法详密，弊端尽除。课士崇文，士学日进。去后，士民建祠绘像以志思焉。天启初，请入祀名宦。

陈腾凤，福建莆田人。进士，来任禹州。公会试大魁，精治《尚书》。禹士治《尚书》者十人，而九群请教焉。公和粹冲夷，接待以礼，后督学中州，禹士更感德。

陈禹谟，湖广夷陵州人。由举人万历七年知禹州。劝农课士，井井有法，条陈地粮，功尤不朽。

王弘祖，陕西同州人。万历末年由进士任开封府推官。平恕居心，慷慨任事，凡一郡利弊，极力兴除。太守行政有不便民者，力争之，得而后已。声称籍甚，前后司李无出其右。出权郑州事，爱民如子，民立石颂德。后行取御史，历任巡抚。

苏述，字绍尼，山东濮州人。进士，万历三十六年任襄邑令。洞悉民情吏弊，抑强扶弱，调停驿递，民皆称便。念盐引累苦，欲力为陈情，逾年以忧去。后补任尉氏县，尉人之思犹襄人云。

谭性教，莱芜人。登进士，于万历间来莅襄城。尝历四乡相地宜，见东南多卑下，教民开南北二渠，一方称便。增修襄城志书。历升陕西学道副使。

冷文炳，四川铜梁人。由举人万历元年补任长葛。甫一载，寻迁马龙知州。历升南京户部郎中，云南按察司佥事。公在任威惠并行，士民悦服。后葛民思慕，相与立石颂德焉。

沈柿，直隶淮安府人。举人，任荥阳。进诸生讲业，发前人所未发。长于古文字。在任三载，多所兴革。

张若良，陕西绥德人。由举人任荥泽。莅政之初，兴学劝农。剔蠹振发，善政难以枚举。其减浮粮、除兵饷、缓催科、恤驿递，设方捕蝗，转灾为稔，邑尤赖之。升辽东安乐知州。

庞杰，贵州龙泉人。由举人任荥泽。宅心恺悌，莅政平恕，捐俸修学，士风丕变。升工部虞衡司主事。

张懋华，直隶宁晋人。由举人任汜水。刚方正直，人不敢干以私，人以为包孝肃、海刚峰之流亚云。

韩一良，韩城人。进士，莅留七载。□字多方，一钱不取。举天下循良第一。擢

户科给事中。

王斌，湖广人。天启初由进士升任开封府知府。性侃直，遇事无所避。莅任三载，剔奸厘弊，寻升守大梁道。省城有恶少年，结党害人为患，甚剧。公廉得其状，置之极法不少宽假。奸党一清，闾省安堵。后升总督。

瞿士达，直隶武进人。天启中由进士升任开封知府。性严正。守汴五载，于民间疾苦悉祛之，试所属士子艺，辄授之梓。后迁管河使，有平成功。

范复粹，山东人。天启初由进士任开封推官。精明出以浑厚，号称平允。以忧去，官至大学士。

张国士，任太康。清介有古廉吏风。其雅重文学，宽恤孤寡，士民咸德之。历官山东参政。

宋修对，福建莆田人。天启丙寅以举人任沈丘令。居官廉明，除钱粮飞诡之病。会项地有莲桥等坡，遇雨辄积水灌莽。项人控上台，欲凿河泄之沈丘，公坚持不可，遂已。沈民不为波臣，公之力也。

黎玉田，陕西乾州人。由进士授沈丘，以才调杞县，英断不挠。时有寇贼啸聚，单骑禽之，民无庭户之扰。官至巡抚。

张尔庚，安平人。知许州。廉介端肃，人无敢干以私。庄莅堂署如寒岩壁立，胥吏股栗。时有折蔓慈母、龚黄再起之颂。

提桥，直隶河间府人。进士，天启三年任长葛。居官刚介不阿，真心为民。调繁商丘，行取吏部。

宋玫，莱阳人。进士，天启乙丑除永城，崇祯元年调杞县。才学奥博，治行精明。擢吏科给事中。历工部侍郎。归里，守莱阳死之。

袁楷，陕西凤翔人。崇祯初年，由进士升任开封知府。廉毅有大略。郡号繁剧，讼案苦沉积。公登堂令数事罗跪，一时并听之，剖决无枉，人称为“照天烛”。

张瑶，山东人。崇祯初，由进士任开封推官。丰裁凛然，吏胥畏如神明，不敢欺。司李即有铁面之风，一切请嘱禁斥不行，有犯法者，虽权贵不贷。归里后，兵叛殉难。

贺鼎，常州人。由进士为尉氏令。雅秀而文，谦冲以愿。塞吏窞，咨民隐。辛未举卓异，甲戌擢兵部，累官口北道。

孙承泽，顺天人。辛未进士，由陈留调繁祥符。性仁恕，爱民如子，政务简便，不事更张。在任三载，一切不扰于民，乡村中不睹勾揖，一役行取。拜给谏，民卧辙乞留。

余尚春，渠县人。进士，崇祯七年任通许。群寇蜂起，公特包新旧二城，措饷练兵，为战守之。其且片言折狱，吏畏民怀。后擢吏部主政。

冯一鸿，钱塘人。举人，任封丘令。性俭朴，勤政治。每税于桑田，劝课勤敏，置社塾七，设更夫百，苏民累，有“大冯君”之谣。升同知，有生祠碑记。

李振声，陕西米脂人。进士，崇祯七年任长葛。造砖城、修公署、御流寇、殄土

贼。行取御史。

颜日瑜，本府清军厅。崇祯八年寇破荥阳，公署县事，安抚残黎，请兵固圉，功在百姓。有祠存焉。

徐兆任，直隶大兴人。拔贡，任荥阳。谨约自持，养士爱民，勤劝论筑需城。政绩历历可纪。

伦之楷，直隶滦州人。由举人为荥泽令。才识敏捷，政事精炼。修城御寇，保全无虞，至今父老颂之。升云南道监察御史。

张慎学，字趋正，号敬微。崇祯十年进士，除中牟知县。下车之始，猾胥股栗，善类安全。值流寇猖獗，所至城邑多罹屠掠。慎学修戎，备练乡勇，坚志守御，卒免寇患。未及期月，循良声啧啧起。调繁改直隶元氏县。秩满，迁监察御史。

鲁世任，山西垣曲人。举人，崇祯十年知郑州。道宗廉、洛，政迈龚、黄。居郑五年，毫无染指，时称清廉太守。士民追慕，立祠祀之。

刘振之，慈溪人。崇祯三年举人，崇祯十二年以东阳教谕升鄢陵。十二年莅任时，流寇势已猖獗。又值大饥。十四年冬，贼至鄢，战守无具，城遂不守。公见贼不屈，惨死北门外。

李呈祥，山西隰州人。举人，崇祯十二年任延津。性资严毅，操履端方。课士修学而人文蔚兴，令行禁止而豪猾屏绝。他如建瓮城，劝农商，均徭役，戒侈靡，善政历历堪颂。

王燮，宛平人。进士，崇祯十三年任祥符。莅任伊始，值大寇奇荒，草窃蜂起，公歼灭有方，远迹安堵。越明年，闯贼攻汴西城，毅然登陴，用火攻贼，死者甚众。岁抄再攻汴北门，占月城。躬冒矢石，率乡勇及衙役，昼夜死守，寇退。升御史。去次年，闯寇大至，围困五阅月，城内粮尽而守志不衰。当事者以其状闻上。以燮原任祥符授监军御史，征兵援汴。方抵河朔，寇掘河灌城，淹溺殆尽。即搜船拯渡，立厂赈之，瘞骨无算。至今颂德不衰。

关永杰，陕西人。由进士崇祯间任开封推官。持法严明不阿，权开封府事，为民兴利除害，阖郡戴德。后升睢陈道，破城殉难。

周腾蛟，直隶香河人。举人，任汜水。崇祯辛巳，中州扰攘如鼎沸。又值奇荒，枕尸相藉，毅然当之，无难色。流寇克洛攻汴，纵横楚豫。迁县治于摩天砦，以扼其冲，声势远闻，贼悉众来攻，竭力拒守，贼伤死无算。众寡不敌□□所陷，遂溺于黄河滩头。后得公尸，肘犹悬印。邑人置椁瘞之。

卫祜固，陕西人。崇祯末，由进士任开封推官。律己清谨而负经济才。剖决如流，案无留牍，执法不回，虽在疆御，屹无所避。后行取擢御史。

薛霖，南直武进人。崇祯末年，由进士升任开封知府，为方山公裔，以文名天下。治郡无异寒素风，廉静自守。吏有白余金可取者，公力却之。课士如师，刊中原楮

墨竹于世。后以疾辞，不获允，竟弃官去。

皇清

阎尧年，真定人。顺治二年任开封知府。公来日，汴在泥沙中，诸邑咸荆棘未剪。抚育残黎，招徕开垦。民有犯法者，辄泣涕口之。又素性严明，吏人卒不敢欺。后任督粮道□□□慎有能声。寻迁苑马寺。卒于官。

王文焯，山东胶州人。进士，顺治二年任河阴。草昧之初，兵火方定。收辑残黎，设法劝垦，人心悦服。

王开期，直隶故城人。进士，顺治二年任封丘。时值编审，以疆域甫清，民困未舒，全邑人户定为九则。时值河工严急，出梢草数万，邑人苦罔措，公即以库金代办，而民尚未知之也。凡为民兴利除害者，无不力举。未逾年，升礼部主事，绅士树碑志感。

刘允谦，寿州人。进士，顺治四年任沈丘。为政英敏，案无宿牍，廉介不阿，遇事敢断，沈人倚之若慈母焉。

胡士梅，金州卫籍。贡士，顺治五年任祥符。时汴尚陆沉，村芜野棘，篝火探丸者遍河南北。公驻车汴之东埽头，日进二三父老商疾苦，每为破涕，设法遴土著，招流移，安反侧，劝开垦，宽催科，减刑罚。行之三年，民始有家。迨山东榆园之变，多俘十三寨妇女，公捐俸归之。公为辽海名硕，尤善作人。后□兴屯使者，士民以甘棠名社，以志德爱云。

李英，满洲人。进士，己丑任陈留。值兵燹河患，后□冲。民贫，驿络不绝。公力为支持，免骚扰之苦。培士爱民，招开垦，薄徭赋，人乐复业，邑有起色。升蔚州知州。

姜汝松，辽阳自在州人。贡生，顺治六年任通许。爱养兆民，隆礼学校。单骑获贼，立解正法。升两淮运判，士民遮道泣留。

姜光胤，辽东海州卫人。顺治六年知阳武。多才艺。锄强扶弱，尽革诸弊。政治、庙学、邮舍，焕然一新。升秦州知州。

杨奇烈，益州人。由贡士为新郑令。英断沉毅。履亩均田，自建衙舍，议修学宫。历升山东济南副使。

王永茂，辽东人。顺治八年任杞县。性慈和，有才断，接人藹如春风，而不肯以法徇人。邑固冲要，民苦徭赋，力为请蠲。莅杞县四载，民获甦息。躬课开垦，有挟告者辄绳以法，地无芜莱。考居最以钦取去。杞民扳辕留之，不能得。

朱之瑶，江西人。顺治九年任开封知府。多才略。学宫废，捐资倡众建新之。

鱼飞汉，字仲升，陕西高陵人。进士，顺治九年筮仕洧川。性敦厚，务持大体，以躬行化导为先。下车谒文庙，即谓学宫为教化本源。遂捐俸首倡鼎新，训诲士子，月旦课最，洧邑人文赖以蔚起。征拜礼科给事，父老板辕思不置。

卫绍芳，幸尉氏。开奠草昧，招徕流民，城池、学庙、衙舍诸司，焕然俱新。

贾待旌，山西襄垣人。由拔贡顺治十年任通许。廉明慈惠，历六载如一日，邑人有岂悌父母之号。

吴崇熹，湖广人。顺治十一年任开封推官。持法公正，决断如流。后迁都水司，有治绩。

席式，陕西人。顺治十三年由进士升任开封知府。清静寡欲，三载中未尝苟辶笑，阖郡士民咸称为廉太守云。

蔡永华，山东蓬莱人。恩贡任禹州。甫下车，即奉察地之檄，履亩丈量，仅取足额，不事苛求。诸凡差徭，苦心调剂，务期费省民安。升福州府同知，闻报犹延绅衿纂辑郡志，致文献不绝，厥功更伟。

林尧英，福建莆田人。进士。初任饶阳县，宽催科，缉奸暴，禁馈遗，以仁廉著。历升刑部郎中，三荐博学，诗文名著海内。典试山东，所取尽夙儒。任河南提学道，性好理学，初下车立条约，型仁讲让，士风丕变。凡考校时，一切杜绝，务拔单寒。秋闱乡荐，皆新进及前列士。清慎勤敏，八郡有“我公清，我公明”之谣。大中丞王公以公明荐。三年俸资俱捐修开封等府，获嘉、修武等县。与耿太史先生讨论克己之学，遂增置嵩阳学田，供贫士肄业，勒嵩阳碑记。年饥，捐米以赈，朝夕勤劳，殁于王事。尝自作箴云：“和缓从容，德在是福亦在是；操存内省，静如斯动亦如斯。”人以为家学，得其父陇西太守惠轩公之庭训云。

开郡名守在宋为盛，明自洪武至正德，空谷足音，亦据旧志而书之也。正德以后，由顾璘林以至叶秉敬百年间，岂无二三循良足以荣简册，而传奕世哉。代际沧桑，载籍无考，而历年既久，文献无征，即其姓名、里居得诸旧府志之监，今碑亦埋没于泥沙中，几费畚插而始出也。自后则年代稍近，口碑未泯，而司李诸人亦间得之民间传颂者，其他佐俸，即有良吏，无从稽访，然就所仅存者亦可以动典型之思也噫。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二 终

卷之二十三

人物一

培塿^[1]不产松柏，以知英杰之生多自名壤。开封当天下之中，山川孕秀。蔚为人文理学，溯其渊源经济，擅其勋烈文章，焯其精华名节，抒其刚大盖烂乎？与星斗并悬悠乎？与天壤俱敝也。谨考其最著者，以式来兹，记不匀乎。今人与居，古人与稽，论世式闻，景行在兹矣。作《人物志》。

商

伊尹，名挚，古莘川人，耕于有莘之野。汤以币三聘之，遂幡然起。相汤伐夏救民，以天下为己任。太甲时，居阿衡之位，作书以训王。后卒，沃丁以三公之礼葬之。子陟，相太戊。

春秋

颍考叔，郑人，为颍谷封人。闻郑庄公以弟段之故，置母于城颍，誓无相见。考叔闻之，口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而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而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且语之故而告之悔。考叔曰：“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又谁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人也，爱其亲，施及庄公。

公子完，字敬仲，陈厉公子。其生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非此其身而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后二十二年，陈人杀太子御寇，公子完奔齐。齐侯使为卿，弗受，又为工正。桓公贤之，就其家而饮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以淫，仁也。及陈亡，敬仲之后始大于齐。

原繁，郑人，为大夫。郑厉公既返国，谓繁曰：“且寡人出，伯父无衷言。入，又

[1] 培塿，本作“部娄”，指小土丘。

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君郑，十有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经而死。

叔詹，郑之公族，与堵叔、师叔为郑三良。文公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郑，公弗礼。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且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皆从之。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若弗礼焉，则请杀之。”公弗听。及重耳返国，兴师伐郑，郑人请成，弗许，曰：“予我詹而师退。”郑人以詹予晋，晋将烹之。詹曰：“初，郑弃礼违亲，臣曰‘不可’。今祸及矣。尊明胜患，智也；杀身赎国，忠也。”乃就烹，据鼎而号曰：“自今既往，智忠以事君者与詹同。”文公命释而归，郑人以为将军。

烛之武，郑人，为大夫。时晋师、秦师围郑甚亟，佚之狐荐武而使之往。乃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若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秦伯悦，与郑人盟而戍之，乃还。

罕虎，字子皮，郑人，子展之子，嗣为卿。外宽而内明，好善而能择。故与国最爱子产，事无大小皆听之而后行。二十三年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之。”及卒，子产哭之，曰：“吾无与为善矣。”

国侨，公孙氏，字子产，郑人。既受政，乃使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植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及卒，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子太叔，即游吉，郑人。继子产为政，不忍猛而宽。郑人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诸侯以王室之故会与黄父。赵简子问礼，对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简子悦。召陵之会，太叔还，未至而卒。简子哭之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持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鞅敢忘之。”

泄冶，陈人，为大夫。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褻其服，以戏于朝。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焉？”公怒，遂杀之。

公孙段，字伯石，郑人，为大夫。简公二十七年，伯石相公如晋，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投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汝州田，以胙乃旧勋。”段受策以出。君子曰：“礼，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始乎。”

冯简子、公孙挥、裨谿，俱郑人。简子及谿为大夫，挥为行人。简子能断大事，挥能知四国之大夫族姓、班位、贵贱、贤否，而又善为辞令。谿能谋。郑国将有诸

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子羽，且使之多为辞令；与谏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以应对宾客。是以郑鲜有败事。

鬲蔑，字然明，郑人，为大夫。晋侯初嬖程郑，使佐下军。灵公二十年，子羽聘晋。程郑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知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明年，郑果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太叔曰：“他日吾见蔑之已，今吾见其心矣。”

邓析，郑人。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致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之法。献公十三年，驷歆为政，乃杀析而用其言。君子谓子歆：“于是乎不忠，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罚，召伯所茇。’思其人尤爱其树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析著论四篇，名曰《邓析子》。

列御寇，郑人，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为相。或有言曰：“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乃遗粟数十乘，御寇再拜而辞之。人见其妻，妻曰：“妾闻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之食又不受，岂非命哉？”御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于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郑人杀子阳，其党皆死，御寇安然独全。终身不仕，著书八篇，号曰《列子》。

公孙黑肱，字子张，郑大夫。以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特牢，足以供祀，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及卒，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子张有焉。”

田基，中牟人。佛肸以中牟叛，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烹之。”基去衣临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在前，非义不乘；斧钺在后，义死不避，吾其入鼎矣。”佛肸舍之。赵简子屠中牟，论有功者以基为首，基不受，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任为司马。

颛孙师，字子张，陈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岁。尝从厄陈、蔡间，因问行于孔子。语在《论语》第十五篇。

公良孺，字子正，陈人。贤而有勇。以其私车五乘从孔子，将适卫，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困于此，命也。”挺剑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乃盟而去。

陈亢，字子禽，陈人，或曰子贡弟子。尝疑夫子闻政，问于子贡。语在《论语》第一篇。

贾获，陈人。郑子辰帅师伐陈，夜突城入之。陈侯扶太子偃师奔墓，遇获载其母妻，下之，授公车。公与太子登之，遂脱于难。获与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逢滑，陈人。吴入楚，召陈侯。陈侯朝国人而问之，滑对曰：“臣闻国之兴也以

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不可弃，吴不可从。臣又闻吴日蔽于兵，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范蠡，宛人。师濮上人计然，得其术，以事越王。勾践败吴于携李。蠡以持盈定倾之道谏于王，王弗听。及吴败越，栖于会稽之上，王深悔之。既而委蠡国政，凡七年。复伐吴，大败。吴使王孙雒请行成，蠡麾去之，而兴师以随吴王于姑苏之宫，遂灭吴。反则辞于王，乃乘轻舟而浮于五湖之中。之齐，变姓名，号为鸱夷子。之陶，为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于贫交昆弟。天下言富者，必称陶朱公云。

战国

尉繚，尉氏人。初师商君，有贤名。魏惠王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对曰：“战以代之，德以守之。”因著兵书六卷，号《尉繚子》。

公子无忌，魏昭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下士，士之归者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而多客，故不敢加兵于魏。安釐王立，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魏公子畏秦，留军壁邺。无忌用侯生计，遂救邯郸。秦患之，行间于釐王。王疑，使人代无忌将。无忌自知以毁废，乃谢归。宾客为长夜之饮，四岁卒。

侯嬴，大梁人。年七十，为夷门监者。公子无忌怜其贫，而厚遗之，不受。公子乃置酒，大会宾客，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嬴。嬴摄敝衣冠，直上载，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颜色愈和。既至，引嬴坐上坐，宾客皆惊。及秦围邯郸甚急，公子乃欲驰赴秦军，与赵俱亡。侯生屏人而告之，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可窃得之。公子请求之，则晋鄙之军可夺，而赵可救矣。”公子如其言。嬴曰：“臣老矣，不能从。”约公子行至晋鄙军之日，遂北向以自刎。

朱亥，大梁人。贤而隐于屠肆。侯嬴荐之魏公子无忌，使奉璧谢秦，秦王怒，置之虎圈。亥发上冲冠，瞋目视虎，虎不敢动。秦王以礼遣之。

唐瞿，魏人。昔齐、楚攻魏，魏人请救于秦，而兵不出。时睢年九十余，乃西出说秦王曰：“魏一万乘之国，称东藩，受冠带者，以为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则且割地而约齐楚。王虽欲救之，岂有及哉？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也。”秦王喟然大悟，遽发兵赴魏。齐、楚闻之，乃引兵而去。

朱仓，魏人。初，惠施为齐魏交，令太子鸣往质于齐。王欲见之，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婴儿。”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在楚，楚封内之，是齐空质而行不义也。”婴儿许之。

缩高，大梁安陵人。魏攻管不下，时高之子为管守。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高闻之曰：“君之幸高，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以臣背主，亦非君之所喜也。敢辞。”信陵君怒，复告安陵君曰：“攻管不下，则秦兵及，

我社稷危矣。愿君生束高而致之，否则无忌将临以十万之众。”安陵君不从。高闻之曰：“全己祸国，非人臣之义也。”乃之使者之舍，自颈而死。

徐子，史失其名，外黄人。魏太子自将过宋。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徐子曰：“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徐子曰：“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上车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与齐战而死。”

张仪，魏人。学纵横之术，游诸侯无所遇。后入秦，秦以为客卿，因使说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无礼于秦。”魏于是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仪因留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襄王不听。襄王卒，哀王立。仪复说哀王，而请成于秦，从约遂解。乃又说楚、韩、齐、燕，皆许之。仪自燕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子武王素不说仪，乃乞归于梁，十年而卒。

韩非，韩之诸公子。善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削弱，数谏，王不听。于是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说林》十余万言。秦王尝得其书，读之而叹曰：“嗟乎！寡人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因急攻韩，韩使非入秦。秦王说而留之。斯毁之曰：“非终为韩不为秦，若不用而归之，是自遗患也，不如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斯遂遗以药，使自杀。

陈馥，大梁人。好儒术，初与张耳为刎颈交。汉高帝为布衣时，常从耳游。秦灭魏，构求耳千金、馥五百金。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后从陈胜起兵，馥自立为代王。

张耳，大梁人。少为魏公子无忌客，尝亡命游外黄。闻陈涉起兵于蕲，耳与馥往从之，涉以为左、右校尉。其后与馥有隙，为袭兵所败走，乃归汉。汉命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道杀赵王歇，遂立耳为赵王。后卒，谥曰景。子敖嗣，尚高帝长女鲁元公主。

汉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五世相韩。及秦灭韩，良为报仇，不果，乃亡匿下邳。会高帝起兵，良往见之，劝立韩公子成为韩王。帝即以良为韩司徒。后项羽杀成，良乃归汉。汉以为成信侯，佐帝，卒灭秦、楚。天下定，更封为留侯。寻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卒，谥文成。子不疑嗣。

陈平，阳武人，少好黄老术。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游学。后仕汉，拜都尉，使典护军，凡六出奇计。及天下定，封曲逆侯。官至右丞相。

酈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高帝略地陈留时，食其以儒者见。帝用其计，遂下陈留，封为广野君。因使说齐，下齐七十余城。及韩信破齐，齐以为卖己，遂烹之。后封其子疥为高梁侯。

栾布，梁人。彭越微时，尝与布游。及越为梁王，请布为大夫。越被诛，诏“有收视者辄捕之”。时布使于齐，北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高帝怒，欲烹布。布

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纵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汉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能行，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帝释之，拜为都尉。吴、楚反时，以功封郾侯。

郾商，食其弟。高帝为沛公时略地，商以所将四千人属沛公。从攻长社，封信成君。又从破章邯，击项籍及黥布，以公累封曲周侯。官至右丞相。卒，谥曰景。

张仓，阳武人。尝仕秦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后归汉为常山守，徙为代相。臧荼反，仓从讨有功，封北平侯。孝文初，为丞相，年百余岁乃卒。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之事。

晁错，颍川人。学申、商刑名，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书》于伏生，累迁太子家令，以辨得幸，因号智囊。又数上书言边事，皆见嘉纳。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

贾山，颍川人，涉猎书记。孝文时，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后，文帝除铸钱令，山复上书谏，言多激切，遂复禁铸钱。

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羽为队率，击黥布军为都尉。文帝封为关内侯，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嘉代为丞相，为人廉直不受私谒。尝入朝，幸臣邓通居帝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罢朝，为檄召通，数以不敬之罪，欲斩之。通顿首出血，嘉弗为礼。帝遣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方释去。孝景时复相，二年卒，谥曰节侯。

灌夫，字仲孺，颍阴人。父张孟常为颍阴侯灌婴舍人，得幸，故蒙灌姓。吴、楚反，孟从婴征之，陷死吴军中。夫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仇。”乃披甲持戟，驰入吴军，至戏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进，乃还。夫身被数十创，少疗，复请往，婴固止。及吴破，夫以此名闻天下。武帝时，官终淮阳太守。

郑当时，字庄，陈人。少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危，声闻梁、楚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洗沐，常置驿马请谢宾客，其交游皆天下名士。武帝时，历官大司农。当时性廉不治产，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辄荐引之，惟恐后，人以此翕然称之。后官至汝南太守。

韩延年，颍川人。父千秋，封成安侯，延年袭爵。与李广同伐匈奴，以战死。

任安，字少卿，荥阳人。尝为大将军卫青门客，后青日衰，客多归霍去病，安独不往。故人司马迁为中书令，尊宠用事，责以进贤之义。官至卫尉，卒。

丁宽，字子襄，梁人。初梁项王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王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王，遂事何。学成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易》，说之万言。宽授同郡碭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戴德，字延君。弟圣，字次君。梁人。受《礼》于后仓。德号大戴，为信都大传。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小戴氏之学。大戴授琅琊徐良旂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杨荣。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为琅琊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初以明经为郡吏。累官京兆尹，后为大司农。时廷臣称王莽功德，宝非之，因而坐危。

彭宣，字子佩，阳夏人。治《易》、事张禹。禹以明经荐宣，有威望，可任政事。永和时，召入为右扶风，累官至大司空，封长平侯。王莽专政，宣上印绶，乞骸骨归乡里。

坚饯，字子伋，襄城人。以吏能署主簿，拜偏将军，从光武平河北。又击朱鲋，大战武库下，杀伤甚众。鲋遂降。以功封合肥侯。

王霸，字元伯，颍阳人。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过颍阳，霸率宾客从之。及帝为王郎所逼，将至滹沱河，时河水流渐，众恐难济。霸即诡曰：“冰坚可渡。”遂至，河冰果合，乃济。后以功累封淮阳侯。

傅俊，字子卫，襄城人。光武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累从征伐有功。建武初，封昆阳侯，寻拜横积弩将军。卒，谥威侯。

薛汉，字公子，淮阳陈人。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尤善灾异，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讖。当时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迁千乘太守，有异绩。

侯霸，河内密人。矜严有威容，笃志好学，师房元治《穀梁春秋》。历官淮平大尹。更始时征霸，百姓号哭遮道乞留。光武初，征拜尚书令。积善洁清，明习故事。进大司徒，封关内侯，谥哀侯。

郑兴，开封人。学《公羊春秋》，兼通《左氏》。尝与刘歆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建武间征为大中大夫。子众传父学，永平累官至大司农，以清正称。孙安世亦名知于时。

郑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名闻于世。建武中，皇太子遣使往聘，不赴。永平中，以明经举为给事中，累官至大司农。奉诏作《春秋》册十九篇，卒于官。

虞延，陈留东昏人。少为户牖亭长，性敦朴。初为细阳令，每岁时伏腊，辄遣徒系归家，咸感其德，应期而来。即有疾者，亦自载归狱，百姓悦服。累官至司徒。从曾孙亦为当时名硕。

刘昆，陈留居东昏。以《易》训授弟子，恒五百人。光武闻其名，授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向火叩头，返风灭火。建元初迁弘农太守，虎北渡河去^[1]。召拜光禄

[1] 据《万历开封府志校注》订补为：郡多虎，昆为政三年，虎负子北渡河去。

勋。上问“何以致是？”对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质讷。帝叹曰：“此长者之言也。”命入教皇太子、诸王、小侯五十余人。寻拜骑都尉，三年致仕。子轶传其业，门徒益盛，官至宗正，世嗣其官。

张兴，鄢陵人，治《梁丘易》。举孝廉，官太子少傅。汉明帝数访以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子弟从游者万人。子鲂世其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楼望，雍丘人，治《严氏春秋》。累官中郎将，教授弟子，讲究不倦，称为儒宗。诸生著录者九十余人。

郭躬，字仲孙，阳翟人，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为决曹掾，断狱无冤。躬传父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官至廷尉，决狱多所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子晷亦明法律，官至南阳太守，有治绩。

祭彤，字次孙，遵之弟。蚤孤，以至孝称。光武时拜黄门侍郎，出为偃师长。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累迁辽东太守，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嘉其清约，赐钱百万。征为太仆。及卒，辽东吏人祠祀之。

丁鸿，字孝公，定陵人。父琳，从光武，以功封陵阳侯。鸿少受《尚书》于桓荣，父歿，当袭爵，让于弟，而教授里中。章帝^[1]诏鸿与诸儒校五经于白虎观，鸿以才高论难最明。帝数叹美，时人为之语曰“殿中无双丁孝公”。累官至太尉。

蔡衍，项人。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里中有争者，辄诣衍决，其所平处，皆无怨。后举孝廉，累官冀州刺史，征拜议郎。梁冀闻其贤，请欲见，衍辞疾，弗往。

汝郁，字叔异，宛丘人。仕为鲁相，以德化民，流民归者九千户。

黄霸，阳夏人。习文法，温良能让，善于御众。武帝末，以入钱赏官，复察以廉名迁为河南太守。宣帝召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迁为颍川太守。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赐爵关内侯，拜京兆尹，后为丞相，封建成侯。谥定侯。

李充，陈留人。家贫，兄弟同居，妻挟其私财欲分异，充黜之。后为博士，迁左中郎将。年八十有余。平帝时，为国三老时，被进见，赐以几杖。

荀淑，颍川颍阴人。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州里称之。桓帝朝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寻弃官归。子八人，金、缙、靖、焘、汪、爽、肃、专，并有才名，时为八龙。靖，有至行，不仕。爽十二，能通《春秋》《论语》，仕为郎中，遭党锢，隐海上，日以著述为事。后征起，累官司空。

郭镇，字桓钟，躬之弟子。少修家业，初辟太尉府，延光中为尚书。顺帝初，以定策功，迁尚书令，封定颍侯，官至廷尉。卒，谥昭武。

郭贺，镇之子。父歿当嗣爵，让与小弟时而逃去。积数年诏大鸿胪，下州郡追

[1] 弟，应为帝。

之，不得已，乃出受封。累迁廷尉。卒，谥曰成。贺弟祜，亦以能法律，仕至廷尉。镇弟僖，亦为廷尉。建宁初，代刘庞为太尉。僖子鸿，仕至司隶校尉，封安乡侯。郭氏自弘后，世掌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两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

蔡玄，南顿人。学通五经，门徒千余人。征拜议郎，迁侍中。出为弘农守。

缪彤，召陵人。少孤，兄弟同居，及娶妇各求分异。彤掩户自责，弟及妇闻之，悉谢罪，更为雍睦。仕至中牟令，有异政。

杨伦，陈留东昏人。少师事丁鸿，习古《尚书》，请辟皆不就。后拜侍中，以上书直辞不逊，免归。后为将军梁商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以疾自止。坐稽王命免。

李膺，颍川人。性简亢，严交接，与同郡陈寔、荀淑为师友。初举孝廉，为司徒，累青州刺史，守令多闻风解授去。后为司隶校尉，有接其荣者名为登龙门。坐党锢，免官。

夏馥，陈留圉人。少为书生，立行质直。同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不与交通。后与范滂、张俭共为党魁。

贾彪，颍川定陵人。志节慷慨，为新息长。党事起，士皆寒心。彪入洛阳讼之，遂赦党人。兄弟三人并有高名，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因彪字伟节，故云。

杨匡，陈留人。初为杜乔掾，乔与李固坐党锢死，匡卫其尸，都官从事执诣梁太后。太后义之，因上书乞送二人骸骨归葬之。遂隐，不仕。

边凤，陈留人。为京兆尹，有能名。记曰：“前有张、赵、三王，后有边、延二君。”

陈翔，字子麟，召陵人。以孝廉高第拜侍御，迁扬州刺史。举劾赃吏，威名大振，终御史中丞。尝隶党籍。

应奉，字世叔，顺玄孙。读书五行俱下，仕为武陵太守，迁司隶校尉。汉桓帝欲立田贵人为后，奉直谏止之。党事起，称疾而退。子邵，举孝廉，累官泰山守。曹操专政，邵弃官归，作《春秋断狱》二百五十篇献帝，召为军谋校尉。著《汉官礼仪》。

韩韶，长社人。就辟为泰山嬴长，寇闻其贤，相戒不入境。流民入县界者，韶愍其饥，开仓赈之。主者争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子融，少能辩理，累官至太仆。

边韶，浚仪人。教授数百人，才思敏捷，应口成章。尝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诗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嘲者大惭。官至尚书令。著作东观，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符融，浚仪人。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李膺。时郭泰始入京师，融一见叹其贤。尝知益州，以清节名。

许慎，召陵人。少性敦笃，博学经籍，马融尝推敬之。时人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叔^[1]慎，字也。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

张升，字彦真，尉氏人，少好学博览。桓帝时，为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其太过，答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后以党锢去官。所著有赋、诔、颂，俾书凡六十篇。

范丹，一名冉，陈留外黄人。桓帝时，为莱芜长，以母忧不到官。议者欲以为侍御史，遂遁去。徒行敝服，卖卜于梁、沛间。居徒四壁，处之裕然。三府累辟不就。卒，谥贞节先生。孙灿，高亮清正，累官武威太守。

刘翊，字子相，颍阴人，累官陈留太守。及归，惟乘车马不载他物，道遇士大夫病死者，辄以马易棺藏之。逢贵人困饿者，又杀所驾牛食之。或止之，翊曰：“视死不救，非义士也。”

服虔，河南荥阳人。有风雅才，善著文，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世。又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灵帝时，累官九江太守。

吕强，河南成皋人，为人清忠奉公。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疆辞让。因上疏陈事，言中常侍曹节等微宠，宜止封赏。又诏书于河间故国，起解渚之馆，未见其便，责奏不省。

郑太，字公业，开封人。少有才略，累官侍御史。董卓乱，太与荀攸、何颙共谋诛之，不果。太走归表术，以为扬州刺史。子袤有识鉴，仕晋，累官光禄勋，进司空。

荀爽，字慈明，淑之子。幼而好学，年十二通《春秋》《论语》。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桓帝时，举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奏入即弃官去，隐于海上，以著述为事。献帝初，征拜平原相，累迁司空。著《礼》《易》《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汉语》《公羊问》及《辩讖》，凡百余篇。

颖容，字子严，长平人。博学名通，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百里嵩，字景山，封丘人。为徐州刺史，值大旱，嵩循行境内，部军所至甘雨辄降，惟东海西县僻在山间，传驿未至二县，独不雨。父老请至界，大雨滂沱，号为刺史雨。及卒，百姓立庙祀之。

杜安，字伯夷，颍川人。年十三入太学，号曰“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凿壁藏之。及后捕按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遂不罹其患，时人贤之。仕至巴郡太守。

[1] 叔，疑为衍字。即许慎字叔重。

杜根，字伯坚，安之子。初举孝廉，为郎中。时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乃上书直谏。后怒，收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执法者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根得苏，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及邓氏败，诏求拜侍御史。官至颍阴太守。子翊世，征拜议郎，迁尚书。在朝正色，百僚惮之。

蔡邕，陈留圉人。六世祖勋，汉平帝时，为郡令。王莽欲臣之，逃匿山中。父稜，有清白行。邕性至孝，同居三世。灵帝时，仕为议郎。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较正六经，亲书于碑，置之太学门外。后坐狱，卒，缙绅诸儒尽为流涕。

刘陶，颍川颍阴人。通《尚书》《春秋》，举孝廉，累官侍御史，封中陵乡侯。三迁尚书，拜侍中。数切谏，为权臣所惮。徙京兆尹，不就，征拜谏议大夫，尚书言时务八事。

荀悦，字仲豫，淑孙。父俭，早卒。悦年十二能通《春秋》，家贫无书，每于人家见篇牋过目记忆，好著述。献帝尚文学，官至秘书郎。时政移曹氏，悦作《申鉴》五篇奏之，又依《左传》体删《汉书》，为《帝纪》三十篇，又著《崇德论》及《诸论》十篇。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少有远量，深通筹略，达于事情。曹操召见，与论天下事，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表为司空祭酒，从征有功。及卒，追谥贞侯。

边让，字文礼，浚仪人。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丽而正。议郎蔡邕荐于大将军何进，谓让可大用，屡迁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卒被害。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人。少受学于蔡邕，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凡书檄多出瑀手。

徐庶，字元直，长社人。曾游汝南，与水镜先生交，遇先主于新野。曹操闻而恶之，获其母，使召庶。庶谓昭烈曰：“本欲与将军图事，今失老母，方寸乱矣。请从此辞。”因荐诸葛孔明于昭烈，遂归操。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隐居好学。桓帝时，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寔在乡间，平心率物。有争者，辄求判正，晓譬曲直，咸服之。夜有盗止其梁上，寔起呼子弟，训诫曰：“不善之人习于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盗惊，自投伏罪，寔遗以绢，自是一县无盗。卒，谥文范。先生子纪，以至德称，遭党锢隐海上，著书数万言，号陈子，仕终大鸿胪。湛与纪齐德，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以笃行称。九辟公府，皆不就，以《诗》教授门徒千余人。侄瑾，好古慕学，有退让风，其内兄李膺谓之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瑾以白皓，皓曰：“保身全家，迺道为贵。”

何熙，字孟孙，陈留人。少有大志，善为威容。累官大司农。

路粹，字文蔚，陈留人。建安中，以高才擢拜尚书郎，终秘书令。

爰延，陈留外黄人。桓帝时，举为侍中。桓帝问曰：“朕何如主？”对曰：“中

主。”帝曰：“何以知之？”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预政则乱，是以知之。”帝嘉其言，拜五官中郎将，累迁大鸿胪，以病免。

荀彧，字文若，淑之孙。少有才名，何颙一见即许以王佐才。灵帝末，为亢父令。董卓之乱，遂弃官归。闻曹操在陈郡，有雄略，乃往归之。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军国之事，皆与筹之。建安中，董昭谓操宜进爵国公，九赐备物。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平。会征吴，表请彧为侍中，至寿春濡须口，饮药而卒。

荀攸，字公达，彧从子。献帝时，拜黄门侍郎。董卓之乱，攸与议郎何颙等谋讨之，事垂就而觉，俱系狱。颙惧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归，寻征为汝南太守，累封树陵亭侯，迁尚书令。建安末，从征吴，道卒，谥曰敬侯。

袁涣，字曜卿，陈留扶沟人。举茂才，拜沛南部都尉，迁梁相。敕诸县存恤鰥寡，表扬孝烈。以病去，百姓思之。后征为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家无余储，不为皎察之行，时人服其清。建安中，卒。子三：侃，精粹闲素，有父风，官至尚书；奥，光禄勋；准，以世故多险不敢求进，著书十万言传于世。

任峻，字伯达，中牟人。初，董卓为乱，县令杨原欲弃官走，峻乃说杨权河南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曹操起关东，峻军收宗族及宾客，兵数百人以从操，表为骑都尉。每征伐，峻尝居守以给军。又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军国以饶。后封为都亭侯。建元九年，卒。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少为县吏，以清公称。曹操为司空丞相，玠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后为尚书仆射。操尝黥人面，没人妻子为奴。玠曰：“使天下不雨者，此也。”操怒，收玠付狱，为桓阶救，免黜，卒于家。

三国

何夔，字叔龙，阳夏人。避乱淮南，曹操辟为司空掾，迁长广太守，多所建明。海寇暴乐安、济南界，操以夔前在长广有威信，拜乐安太守。到官数月，诸城悉平。魏文帝时，封咸阳亭侯。

苏林，字孝友，陈留人。博学，多识古今奇字。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官至散骑常侍，以老归第。帝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余卒。

陈群，字长文，寔孙。少颖异，寔尝奇之，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群初仕汉，为治书御史。入魏，为御史中丞，累官司空录尚书事。为人弘博不伐。明帝立，封颍阴侯。卒，谥曰靖。子泰嗣。

辛毘，字佐治，阳翟人。曹操表为议郎，迁丞相长史。入魏为侍中，好直谏。尝以事谏魏文帝，帝不听，毘随而引其裾，帝竟从其言。明帝时封颍阳侯，谥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内太守。

钟繇，字元常，皓曾孙。善书，好谋。汉末举孝廉，累官尚书仆射，加武亭侯。入魏为相国，封定陵侯，迁太傅。卒，谥成侯。子毓，机捷谈笑有父风，累官刺史，历郡督徐州、荆州。少子会，讨蜀有功，封县侯。

郑浑，字文公，太弟。事曹操为下蔡长、召陵令。时天下未定，民子多不举。浑课使耕桑，重去子之法，民渐丰给，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魏建国，累官魏郡太守。子崇，仕为郎中。

高柔，字文惠，陈留人。仕魏为管县长，奸吏闻其至，皆引去。累官廷尉，封安国侯。子光，以文学行义著，仕晋，累官散骑常侍，进少傅。

杜袭，颍川定陵人，祖根。汉永初时，举孝廉，为郎中。官至济阴太守。袭始依刘表，知其不足托，遂还里。曹操以为西鄂长，魏建国为侍中，魏明帝封平阳乡侯。

应瑒，字德琬，顺六世孙。以文学名，识治体。仕魏，为五官将吏。弟璩，好学善属文，仕魏，累官侍中。时曹爽专政，璩作诗讽之。璩子贞，有文学，官至散骑常侍。

赵俨，字伯然，阳翟人。汉为朗陵长，恩威并著。魏国建，累封都乡侯，迁司空。卒，谥穆侯。初，俨与同郡辛昆、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

钟毓，字稚叔，繇之子。机捷谈笑有父风。正始初为散骑侍郎。时盛夏，大将军曹爽伐蜀不克，欲增兵，毓移书止之，爽怒，出为魏郡太守。及爽诛，入为廷尉，累官至都督荆州。卒，赠车骑将军，谥曰惠。

晋

阮籍，字嗣宗，瑀子。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骑常侍。籍本有济世志，属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饮为常。司马昭辅政，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将。常赋《咏怀诗》八十余篇。子运，有父风，仕为太子庶子。

郑冲，字文和，开封人，博学经史。初仕魏，为陈留太守，累官太保，封寿光侯。时定礼仪律令，多主于冲。入晋，为太傅，进寿光公，致仕。卒，赠太傅，谥曰成。

何曾，字颖考，阳夏人。好学博闻，性至孝友。自少至老，夫妇相见如宾，无声乐嬖倖之好。仕魏，官至镇北将军。入晋，累迁太宰侍中。卒，谥孝，后改谥元。

阮咸，字仲容，籍兄之子，与籍齐名。历任散骑常侍。时荀勖善解音声，世祖命依典制，正雅乐，自谓无不谐韵，而咸谓之不调。勖忌之，乃因事出阮为始平太守，以病卒。后一田父耕于野，得周玉尺，勖试以较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服阮神识云。子瞻，清虚寡欲，神气冲和。司徒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喜而辟之，人谓之“三语掾”。仕至太子舍人。

荀颀，字景倩，彧之子。性至孝，博学洽闻，理思周密。仕魏累官侍中，以讨平田丘俭功，封万岁亭侯。入晋，进爵为公，累迁太子太傅，卒谥曰康。

荀勖，爽曾孙，岐嶷夙成。十岁能属文，既长，遂博学达于从政，仕尚书令。子

组，夷雅有才识，累官太子太保，怀愍之难，多所匡扶。旅子邃，累官尚书。邃弟罔，官至侍中，上书亦有名称。

庾峻，鄢陵人。性好学，有才思。初仕魏，为博士。长安有大狱，拜侍御史往断之，朝野称允。入晋，赐爵关内侯，常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弟纯，为世儒宗，累官中书令。纯子勇，少有清节，仕至国子祭酒。

潘岳，荥阳人。少颖敏，乡邑号为奇童，才名冠世。累官中书令。有《西征》《闲居》等赋。从子尼，性好恬退，以勤学著述为业。累官太常卿。

郑袤，字林叔，泰之子。袤少孤，有识鉴。荀攸见之，曰：“郑公业为不亡矣。”仕魏，累官济阴太守，表孝弟、敬贤能，兴立庠序，开诱后进。擢光禄大夫，封密陵伯。武帝即位，进爵为侯，恳辞乃就，拜仪同三司。卒，谥曰元。子六：长默嗣，次资、舒、翊、予，位并列卿。

枣据，字道彦，长社人。善文词。弱冠辟大将军府，出为山阳令，有政绩。官至太子中庶子。所著诗、赋、论四十五首。子二：腆，以文章显，任至襄城太守；嵩，才艺尤美，位散骑常侍，为石勒所害。

阮种，字德猷，尉氏人，弱冠有殊操。武帝初举贤良对策，擢第一，迁中书郎。正己率人，朝廷咸惮其威容。迁平原相，为政惠简，百姓称之。

庾纯，字谋甫，峻之弟。博学有才，为世儒宗。武帝朝累官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时贾充宴朝士，以纯后至，讥之。纯因怒曰：“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三世，荡平巴蜀，天下何凶凶也？”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自劾求退。西曹刘掾上章救之，乃以纯为国子祭酒。后迁御史中丞，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而卒。

庾勇，字允臧，纯之子，少有清节。武帝初仕为博士，时齐王攸就国，勇上书谓：“公族公室之本，不宜出之去王城二千里，以违旧章。”帝怒，下廷尉。刘颂奏勇大不敬，当弃市。夏侯骏乃为驳议，留七日，有诏免死。后数岁，复起为散骑常侍郎，终国子祭酒。

郑默，字思元，茌之子。宽冲博爱，虽童蒙厮养不加声色。仕至大司农光禄勋。子二：球封平寿公，豫尚书。

潘尼，字正叔，岳之从子。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恬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拜太子舍人。及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横，遂托疾归。闻齐王罔起义兵，乃赴许昌，罔以为参军，与谋时务。惠帝反正，封安昌公，官至太常卿。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静默有远志。袭父爵亢父男，转山阴令。时关陇屡为氏羌所扰，统著《徙戎论》上之。后为兖州别驾，举郗鉴为贤良，阮修为直言，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官至散骑常侍。子二：霏，仕终国子祭酒；惇，读书有文名，累征

不起。霏子散，散子桓夷，并贵显。

荀崧，字景猷，彧之玄孙。志操清纯，雅好文学。初袭父爵安陵乡侯。后以修复山陵功，进爵为曲陵公。元帝初，征拜尚书仆射。朝廷以临淮公颉胤绝，诏令崧子袭封。崧哀从弟胤之子序孤微，乃让封，论者称焉。累迁开封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卒，赠侍中，谥曰敬。

荀邃，爽之玄孙，仕为尚书。苏峻之乱，与王道、荀崧并侍元帝于石头，坚持不去。弟闾，字道明，亦有名称，京都为之语曰“浴中英英荀道明”。官至侍中尚书。

蔡豹，陈留圉人，素有气干。仕为振武将军，临淮太守，在郡治最，迁徐州刺史。

袁瑰，阳夏人。元帝时，为吕令。其弟猷，为江都令，齐名江淮间，时人美之。瑰，累官散骑常侍。瑰族弟耽，少有才气，方至历阳太守。耽子质，以孝行称，官至东阳太守。

王隐，字处叔，陈人。父铨历阳令，好学，有著作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公臣行状，未就而卒。隐博学多闻，不交势援。元帝时，召为著作郎，与郭璞奉诏同撰《晋书》。后预平王敦功，赐爵平陵乡侯。兄瑚，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累迁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等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瑚与奋等谋除之，反为所害。

庾亮，字元规，峻之族孙，明穆皇后之兄。风格峻整，动由礼节。元帝时累官散骑常侍，以外戚求退，复起为中书监加中书令。苏峻叛，亮讨平之，拜豫州刺史。卒，赠太尉，谥曰文康。子三：彬，死于峻乱；义，吴兴内史；龢，丹阳尹，官至中领军。义子准，豫州刺史。龢子恒，尚书仆射；子悦，入宋为江州刺史。

应詹，字思远，珣之弟。弱冠以才艺知名。初辟公府，为太子舍人，后与陶侃同破口弼。元帝赐爵颍阳侯，累迁光禄勋。王敦作逆，詹劝帝讨平之，更封观阳侯，领江州刺史。卒，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官至散骑常侍。次子诞，有器干，历六郡太守、龙骧将军。

阮孚，字遥集，咸之次子。初为安东参军，明帝时，以从平王敦功，赐爵南安县侯。咸和初，拜丹阳尹。时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孚谓所亲曰：“将兆乱矣。”遂苦求出。王导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镇南将军，未至镇而卒。已而有苏峻之乱，识者以为知几云。

阮修，字宣子，咸之族子。好《易》《老》，善清言，性简约。家无担石之储，晏如也。王衍尝与论《易》，言寡而旨畅，衍叹服焉。后为太子洗马，避乱南行，至期思县，为贼所害。

钟雅，字彦胄，长社人。少孤，好学有才，志举四行。初除汝阳令，入为佐著作郎。明帝末，累迁御史中丞，直法绳违，百僚惮之。时中郎将刘遐卒，其部曲作乱，命郭默讨之，以雅监征讨军事、假节钺。事平，拜骁骑将，未几，死于苏峻之乱，追赠光禄勋。其后以家贫，诏赐布帛百匹。子诞，官至中军参军。

谢鯤，字幼舆，阳夏人。父衡，国子祭酒。鯤少有高识，好《老》《易》。初王敦引为长史，以讨杜弢功，封咸亭侯。及敦将为逆，问曰：“刘隗奸邪，吾欲除之，何如？”鯤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出为豫章太守。鯤莅政清肃，百姓爱之。卒于官，赠太傅，谥曰康。

阮放，字思度，咸族子，与咸子齐名。中兴间，为吏部郎铨官，有称绩，授交州刺史。弟裕，少以德业知名，隐居不仕，累征聘皆弗就。放子晞之，累官南顿太守。其后子孙贵显不绝。

阮裕，字思旷，放之弟。初，王敦辟为主簿，裕以敦有不臣心，乃纵酒废事，出为溧阳令，复以公事免，由是得违敦难，论者贵之。咸和初，诏征秘书监，以疾固辞，遂隐于剡山。复征为光禄大夫，不就。御史周闵奏裕违诏当罪，帝贯之。子二：宁，鄱阳太守；普，骠骑谘议参军。

庾怿，字叔预，亮之弟。初为东海王冲功曹，迁左卫将军，以讨苏峻，功封广饶男。出补临川太守，累官豫州刺史。卒，赠侍卫将军，谥曰简。子统嗣。

庾冰，字季坚，亮之弟。清慎简约。初征为秘书郎，预讨华轶功封都亭乡侯。累官扬州刺史，都督杨、豫、兖三州军事，寻代王导为相。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卒，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成。子六：希，徐兖二州刺史；蕴，广州刺史；友，东阳太守；倩，太宰长史；邈，会稽王参军；柔，散骑常侍。

庾翼，字雅恭，亮之弟。初为太尉府参军，累迁南蛮校尉。及郗城失守，石城被围，翼设奇兵潜致，粮仗遂赖以保全。赐爵都亭侯，授荆州刺史，镇武昌。戎政严明，经略深远，人情翕然称之。卒，赠车骑将军，谥曰肃。

袁耽，字彦道，瑰之弟。少有才气，倜傥不羁，为上类所推。苏峻之役，王导引为参军，随导在石头。初，路永、匡术、贾宁等皆峻心腹，耽乃潜说永等使归顺。峻平，封秭归男，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子质，以孝行称，官至太守。

庾阐，字道彦，鄱陵人。九岁能属文，仕为零陵太守。过湘，为文以吊贾谊。又作《杨都赋》，脍炙人口。子肃之，亦有文藻，官至湘东太守。

谢安，字安石，鯤从子。父衰，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寓居会稽东山，累征不起。年肆拾始为桓温司马，累官尚书仆射。时秦兵百万寇淮、淝，加安征讨大都督，贼平，进太保。兄弟子孙俱有才名，居江左。

袁乔，字彦叔，瑰之子。博学有文。桓温镇京口，引为司马，领广陵相，寻督兵沔中诸戎。时温欲伐蜀，众谓不可，乔力劝之，乃进兵成都，与贼战，遂破之，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卒，赠益州刺史，谥曰简。子方平嗣，官至琅琊太守。

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父羨，资性介立，仕终光禄勋。浩识度清远，三府辟，皆不就。谢尚辈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后征为扬州刺史。陈让至伍月始受拜，仕至中军将军。子涓，亦知名。从子仲堪，能清言善属文，仕历五州刺史。桓玄忌

其胜己，害之。

褚裒，字季野，阳翟人，康献皇后之父。少有盛名，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裹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褒贬也。后以平苏峻功，封都亭侯。康帝即位，拜江州刺史。在官清约，虽居方伯，尝使私童樵采。太后临朝，征拜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裒固辞，改徐、兖二州刺史。卒，赠太傅，谥元穆。子二：歆，散骑常侍；爽，义兴太守。

褚翼，字谋远，裒从兄。以才艺祚干称，袭爵关内侯，累官淮南内史。苏峻之乱，翼与王导抱帝登殿，侍立左右。峻兵入，翼正立呵之，兵不敢动。及贼平，以功封长沙县伯，进尚书左仆射，加散常侍。卒，赠卫将军，谥曰穆。

荀羨，字令则，崧之子。年十五将尚寻阳公主，羨不欲婚帝室，因遁去，为监司追，不获。已乃出尚主，拜都尉。永和中，累迁兖州刺史，寻以讨慕容兰功，将封之，羨固辞不受。卒，赠骠骑将军。

毛穆之，字宪祖，宝之子。果毅有父风，为安西将军，庾翼参军。翼卒，其将于璜等作乱，穆之讨平之。又从平蜀有功，封建安侯，迁益州刺史。卒，赠中将军，谥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门太守。

谢尚，字仁祖，鲲之子。幼有至性。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座之颜回也。”尚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叹异。及长，袭父爵咸亭侯。王戎辟为掾，累迁镇西将军，镇寿春。尚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补大乐，江表有钟石乐自尚始。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

袁宏，字彦伯，瑰之从孙。宏有逸才，曾为咏史诗在舫中诵之。会谢尚镇牛渚，乘月率左右微服泛江，驻听久之，遣问焉，即迎，升舟与之谈，申旦不寐，遂引为参军，官终东阳太守。所撰有《后汉纪》三十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传于世。

江悠，字道载，陈留圉人。避乱江淮，蔡谟辟为参军，转太末令。县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迨至，召其魁，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归，朝廷嘉之。仕至太常。子蔚，吴兴太守。弟灌，尚书中护军。从子绩，御史中丞。

荀蕤，字令远，崧之子。起家秘书郎，迁尚书左丞。蕤有仪操风望，为简文帝雅重。时桓温平蜀，帝欲封以豫章郡。蕤奏曰：“若温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之？”帝乃止。累官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子籍嗣位，至散骑常侍。

韩伯，字康伯，长社人。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及颍川庾綸俱推称之。简文帝时，累官侍中。常作《辨谦论》，为世所重。转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移太常，未拜而卒。子瑜，衡阳太守。

毛安之，字仲祖，穆之弟。有武干，累拜游击将军。孝武即位，妖贼卢炼突入殿廷。安之闻难直入，手自奋击，既而兵集，遂剿灭之。迁右卫将军。卒，赠光禄勋，赐爵平都子。子四：潭嗣；泰，冠军将军；邃，游击将军；遁，太傅主簿。俱有名于时。

殷颢，字伯通，浩之从子。父康，吴兴太守。颢有才气，大元中，以中书郎擢南蛮校尉。莅职清明，政绩肃举。及弟仲堪将助王恭兴兵内伐，颢劝以藩屏之职不宜干与

朝政，仲堪不从，颡遂以忧死。隆安中，赠冠军将军。

毛璩，字叔连，穆之子。初为尚书郎，隆安中累迁征虏将军。桓玄篡位，遣使加散骑常侍，璩不受，仍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綽之等击破逆将桓希等于梁州。及安帝反正，进璩征西将军。卒，追封归乡公。子修之，见《名宦志》。

南北朝

谢裕，字景仁，安之从曾孙。博闻强识，仕晋为著作郎。入宋，拜大司马，累迁左仆射。先是武帝欲伐慕容超，朝议不可。裕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宜推亡固存，广振威略，岂容纵敌为患哉？”帝从之。及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弟纯述，子恂，孙孺子，从孙眺，曾孙璟，玄孙微，俱知名。

庾登之，字元龙，亮之玄孙。少以强济自立。初为宋武帝镇军参军，预讨桓玄，功封曲江县男。累迁豫章太守。弟仲文，广平太守。子仲达，太子中庶子。

郑鲜之，字道子，浑之玄孙。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仕宋，累迁御史中丞。性刚直，甚得司直之体。以从征功封龙阳县子，官至尚书右仆射。有文集行于世。子愔，始安太守。

袁湛，字士深，阳夏人。仕晋为尚书右仆射，入宋以征功封晋宁县男。卒，赠开封仪同三司，谥曰敬。弟豹，御史中丞。豹之子淑，太子左卫率。

荀伯之，颍阴人，羨之孙。少好学，博览经传。仕晋，为著作郎，与徐广同修国史。入宋，累御史中丞。立朝正色，众咸惮之。官至东阳太守。有文集传于世。子赤松，尚书右丞。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为文敏而有思致。仕宋，历位尚书仆射。尝荐刘湛共参朝政，湛入乃阴毁之，景仁称疾家居。文帝悟，待之益隆，凡朝政大小必密函问之。后拜扬州刺史。卒，赠侍中司空，谥文成。从祖淳，中书黄门侍郎。淳子孚，吏部郎。孚子臻，太子洗马。淳弟冲，司隶校尉；淡，太子中庶子。

阮长之，字景茂，尉氏人。闲居笃学，未尝有惰容。初为诸府参军，母老，求补襄垣令，累迁临海太守。在官常拥败絮，且有风致，为后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称之。子师门，原乡令。

郑羲，字幼麟，祥符人，浑之八世孙。仕元魏，为中书博士。延兴初阳武民田智度，妖感动众，扰乱京、索。诏以羲为河南民望，遣往慰谕。羲至，宣示祸福，旬日之间，众皆解散。以功赐爵平昌男，累拜安东将军。卒，谥文灵。子二：懿、道昭。

郑懿，字景伯。闲雅有政事才，为孝文所重。累官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后为齐州刺史。好劝课，善断狱，百姓思之。卒，赠兖州刺史，谥曰穆。

郑道昭，字儋伯。好学，综览群言。元魏文帝时，累官国子祭酒，司州都督。道昭连上疏，请兴学校，不报。历光、青二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卒，谥文恭。道昭好

为诗赋，其在二州宽厚不任刑威，为民所爱。

郑述祖，字恭文，道昭子。聪敏，好属文。仕齐，历太子太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有惠政，境无盗贼，百姓歌之。疾笃，人曰：“吾老矣，富贵已定，以清白之名遣子孙，死复何恨？”天统中，卒，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平简。

郑道邕，字孝穆，述祖族子。幼谨厚，以清约自居。叔父四人并蚤卒。道邕抚训诸弟，有如同生。天统中，累官岐州刺史，所部久遭乱，百姓散亡几尽。道邕勤抚绥，户口增至四万。以绩最，征拜京兆尹。入周，除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孝闵践祚，加骠骑大将军、开封仪同三司，进爵为子，人为少司空。卒，赠郑梁北豫州刺史，谥曰贞。子翊嗣，累官开府仪同大将军、邵州刺史。翊弟译，事隋文帝，有翬戴功。开皇初，追赠道邕大将军，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谥曰文。

褚渊，字彦回，阳翟人，袁之四世孙。父湛之，骠骑将军。渊少有世誉。父卒，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仕宋，累官尚书右仆射。入齐，进位司徒侍中，封南康郡公。卒，谥文简。

褚贲，字蔚先，渊之子。解褐秘书郎，升明中为世子中庶子。入齐，拜侍中。渊卒，服阙见世祖，流涕不自胜。上甚嘉之，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长史、民部尚书、散骑常侍、秘书监，不拜。六年上表称疾，让封与弟纂。纂，字茂绪，义兴太守，改封东郡侯。明年，让封还贲子济，诏许之，官至度支尚书。卒，赠太常。

庾仲容，字子仲，登之从孙。少有盛名，及长，杜绝人事，专精笃学，昼夜手不释卷。初为安西法曹参军，转太子舍人，除安成王中记室。当出随府，皇太子以旧恩降钱赐诗，时辈荣之。有集二十卷。

钟嵘，字仲伟，长社人。好学，善思理，仕齐为西中郎。明帝躬亲细务，纲目繁密。嵘上书谏止之。入梁，拜记室参军。所著有《诗品》三卷行于世。

郑绍叔，字中明，开封人。少孤贫，事母以孝闻。仕梁，为安丰令，有能名。武帝时，封东兴县侯，累迁司州刺史。缮兵积谷，百姓安之。征为左卫将军。卒，赠散骑常侍，谥曰忠。子贲嗣。

殷钧，字季和，长平人。九岁以孝闻，及长，恬静好学。梁武帝时，历秘书丞，迁侍中，东宫学士，出为临川内史。闭阁卧理，而百姓化其德，盗劫皆奔出境。旧多山疰，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疰疾。母丧去职哀毁过礼，昭明太子手书戒谕服除。官至国子祭酒。卒，谥曰贞。子芸，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天监中，累官司徒左长史。

袁君正，字世忠，昂之子。早有时誉。梁武帝时，为豫章内史。有万世荣者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正捕之，刑于市，自是一郡无敢行巫者。仕至吴郡太守。

袁枢，字践言，君正之子。性沉静好学，居父丧以孝闻。仕梁，为吴兴太守。入陈，拜侍中，迁吏部尚书，领丹阳尹。枢谨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职司鲜有游其门者。官至尚书左仆射。卒，谥曰简懿。有集十卷。

袁峻，字孝高，阳夏人。家贫好学，每假书自录，日课五十纸。尝拟《杨雄官箴》奏，梁武帝嘉叹焉。除员外散骑侍郎。

荀朗，字深明，颍阴人。少慷慨有大略。仕梁，为豫州刺史。侯景叛，常截破其后军，又破齐将萧轨于石头城。入陈，赐爵兴宁县侯。官至都督，合州刺史。卒，谥曰壮。兄昂，左卫将军。弟晷，太子右卫率。子法尚，累官巴东太守。

袁宪，字德彰，枢之弟。幼聪敏好学，有雅量。历梁、陈，累迁御史中丞。祯明初，隋兵入北掖门，朝士皆散，独宪侍左右。后主曰：“卿可谓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及陈亡，文帝嘉其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卒，赠大将军、安成郡公，谥曰简。子承家，国子司业。

毛喜，字伯武，阳武人。少好学，善草隶。仕陈，累官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以定策，功封东昌县侯。后主时出为永嘉内史，为政清静，人吏安之。寻征为光禄大夫，领左骁骑将军，道卒。有集十卷。子处冲嗣。

袁式，字季祖，阳夏人。父深，晋侍中。式初为武陵王谘议参军，及刘裕执权，乃归姚兴。姚兴灭，遂归元魏，为上客，赐爵阳夏子。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延和中，迁从事中郎，辞免。卒，赠豫州刺史，谥曰肃。子济嗣，官至魏郡太守，政有清称，加宁远将军。

袁翻，字景翔，陈郡项人。元魏宣武帝时，历官豫州中正。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及议选边戍，其言俱精切可传。孝昌中，拜度支尚书，加抚军将军。卒，赠青州刺史。所著有《文笔》百余篇。

奚康生，阳翟人。少骁武，弯弓十石。仕魏，为直阁将军。吐京胡反，命康生等讨之。分为五军，四军俱败，康生军独全。乃追胡至车突谷，杀伤数千人。及卒，赠骠骑大将军、司空冀州刺史，谥武贞。

袁曜，字景腾，翻之弟。博学俊才，性不矫俗。翻尝谓人曰：“曜，我家千里驹也。”历仕尚书、都兵郎中、散骑常侍。蠕蠕主阿那环，亡破来降，朝廷矜之，遂复其国。既而，每使朝贡，辞旨不顺。曜为书遗之，陈以祸福，其辞甚美，迁直骑将军。卒，赠吏部郎中。有集行于世。

袁聿修，字叔德，翻之子。性深沉，有识鉴。北齐天统中，信州刺史为政清静，不言而化，自长吏以下，爰逮鳏寡孤幼，皆得其欢心。复还都，百姓追列满道，涕泣送之。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余入诣阙请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敕许之。入隋，为熊州刺史。子知礼，太子内舍人。

卷之二十四

人物二

隋

郑译，字正义，道邕之子。有学识，兼知钟律。初仕周，为内史上大夫，封沛国公。入隋，以定策功拜上柱国。尝奉诏参撰律令及乐府声调，凡捌篇，奏之，上佳美焉。迁岐州刺史，居岁余，复诏定乐于太常。卒，谥曰达，追封莘公。

王贞，字孝逸，陈留人。少好学，善《易》《诗》《礼记》，不治产业。每以诵读为娱。开皇间，举秀才，授县尉。非志也，谢病归。炀帝时，齐王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招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遣问安否，劳遗优厚。尝上《江都赋》，赐良马二匹。未几，以疾卒于家。有集三十卷。

唐

郑善果，荥泽人。仕隋为鲁郡太守。母崔氏明晓政治，尝坐阁内听善果，处决当理则悦，有不可则责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绩，号为清吏，考为天下第一。入唐，历大理卿、民部尚书，奉法持正，风绩显公卿间。诏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得升殿，时以为荣。官至江州刺史。

郑元琚，字德芳，译之子。性察慧，爱尚文艺。武德初，受太常卿。时突厥处罗可汗寇汾晋，诏元琚往谕之。会处罗暴病死，其下疑元琚置毒，遂囚之。留数年，及帝许可汗婚，始得归，拜鸿胪卿。后突厥复寇太原，诏复遣元琚持节而往。凡五使绝域，随语折让，无所屈。及还，太宗赐书褒之。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

崔知温，字礼仁，鄆陵人。高宗时，为灵州司马。境内有浑、斛萨，数扰民。农皆释耒，习骑射以悍贼。知温表徙河北，虏不乐迁。知温固请，疏十五上，卒徙之，自是农得就耕。后浑、斛萨入朝过州，谢曰：“初徙且怨，今地膏腴，更荷公恩矣。”累迁中书令，赠幽州大都督，谥曰忠。二子：泰之，工部尚书；谔之，以功封博陵侯。兄知悌，户部尚书。

韦思谦，名仁约，以字行，阳武人。高宗朝，举进士，拜监察御史。时中书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谦劾罢之。及遂良复相，出思谦清水令。皇甫公义引为仓曹参军，

寻改侍御史。帝每有疑狱剧事，多与参裁，累迁御史大夫。垂拱初，封博昌县男转纳言，以疾辞，不许。诏肩舆入朝，听子孙侍。卒，赠幽州都督。

刘仁轨，字正则，尉氏人。家贫好学，每画地书空，以寓所习，卒以通博闻。高宗时累迁青州刺史，会扶余丰据任存城以叛，诏仁轨发新罗兵讨之。贼闻，移守贞岷城，仁轨夜督兵入之。丰遣使如高丽倭丐援，仁轨由熊津进攻，遇倭人于白江口，四战皆克，焚数百艘，海水为丹。丰脱身遁去，余党及倭人尽降。帝降玺书褒勉之。累迁文昌左相。卒，赠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子睿，太子舍人。孙晃，给事中。

娄师德，字宗仁，原武人。高宗时第进士，授监察御史。尝使吐蕃，得其畏悦，累迁检校丰州都督，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封谯县子。卒，谥曰贞。师德深沉有度量，善知人，有忤旨辄逊以自免。为将相者三十年，恭勤朴忠，以功名终。与郝处俊相亚，世之言长者称“娄郝”云。

王求礼，许州长社人。武后时，为监察御史。契丹寇河北，诏武懿宗御之，懦不进，贼略数州去。懿宗乃条华人为贼，诬误者数百族，请诛之。求礼奏曰：“诬误之人，乃城不完固，为虏所胁，非素持叛心也。懿宗拥兵十万，退保城邑，今乃移祸无辜之人，请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惧，后尽赦其人，求礼以刚正故官龃龉。神龙初，终卫王府参军。

韦嗣立，字延构，思谦之子，与兄承庆异母。性友悌。母每笞承庆，辄解衣求代。母不听，即遣奴自捶。母感悟，为均爱，世比晋王览云。武后时，举进士，累迁凤阁鸾台平章事，拜中书令。睿宗以定策功，赐封百户。坐事，贬陈州刺史。开元中，河南巡察使表其廉，欲复用，会卒，赠兵部尚书，谥曰孝。

韦恒，嗣立子。开元初，为碭山令。政宽惠，吏民爱之。天子东巡，州县供张，皆鞭扑趣办，恒不立威而事给。御史中丞宇文融荐恒有经济才，让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转陇右、河西黜陟使。时节度使盖嘉运横恣不法，妄列功状，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为陈留太守，卒。

韦济，恒之弟。开元初，调鄆城令。或言吏部选县令非其人，上诏所以安人者对，凡二百人，惟济居第一，不能对者悉免官，于是擢济醴泉令。天宝中，累迁尚书左丞。尝著《先德诗》四章，世服其典懿。

孔璋，许州人。开元中，李邕为陈州刺史，坐事下狱，罪当死。璋以布衣上书救之，谓邕：“往者张易之用权，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韦氏势盛，言出祸应，而邕挫其锋。虽身受屈奸谋终损此，邕有大造于国家。今闻下吏鞠讯，将至极刑，臣愿六尺之躯，甘受膏斧，以代邕死。”疏入，邕得减死，贬遵化县尉。璋配，流岭表死。

吴兢，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以荐诏充史馆修国史。玄宗时，累迁谏议大夫，封长垣县男。兢叙事简核，号良史，卒年八十。初，兢与刘子玄撰《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赖宋璟激励苦切，元忠乃免。及说为相，知兢所为。乃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

不可受侮地下。兢实书之，其草固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祈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

郑虔，荥阳人。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篇。玄宗爱其才，署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善图山水，好书，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称为三绝。迁著作郎。安禄山反，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疾不附，潜以密达灵武。贼平，贬台州司户参军。

郑纲，字文明，荥阳人。擢进士，宏词高第，历中书舍人。初，德宗置六军，统军制用白麻。及宴文场为中尉，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属纲作制。纲奏言：“天子封建，及用宰相，当以白麻署制。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典也？诏罢其事，明日帝见纲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累官检校礼部尚书、左仆射。卒，赠司空，谥曰宣。

刘昌，字公明，开封人，善骑射。天宝末，从张介然讨安禄山，授宋州牙门将，擢左厢兵马使。时李希烈陷襄邑，昌守宁陵，希烈众五万攻之，相拒凡四十余日，贼败乃解去。贞元中，累迁泾源节度使，封南川郡王。在边最久，所至率士垦田，军有羨食，边障安宁。卒，赠司空。

王沛，许昌人，少勇决。初为上官说牙门将。德宗时，拜御史中丞。李光颜讨吴元济，署沛为行营兵马使，诸将观望不敢进。沛引兵五千，夜济合流，扼贼冲遂城以居，蔡平，累迁兖、海、沂、密节度使。沛明示法制，搜阅以时，军政大治，徙忠武。卒，赠尚书右仆射。子逢，以战功累官至忠武节度使。

朱忠亮，字仁辅，浚仪人。初为薛嵩裨将，累擢太子宾客。朱泚之乱，率麾下四十骑入援，以功封东阳郡王。宪宗立，授泾原四镇节度使，吏白毫卒不任战可罢。答曰：“古于老马且不忍弃，况战士乎？”闻者莫不感愤。筑潘原城有劳，改封丹阳。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灵。

郑馀庆，字居业，纲之从子。举进士。贞元中，累官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宪宗时，迁尚书左仆射。帝患典制不伦，诏馀庆详定之。馀庆引韩愈等为副、崔郾等为判官，凡增损仪矩，号称详衷。拜太子少师，封荥阳郡公。卒，谥曰贞。

殷侑，陈州人。贞元末，及五经第，历擢虞部员外郎。尝论时政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文帝即位，拜义昌节度使。侑单身之官，与下同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州人立石纪政。开成初，累官刑部尚书。卒，赠司空。孙盈孙，仕终大理卿。

郑澣，初名涵，馀庆之子。第进士，授右补阙，敢言不讳。宪宗谓馀庆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贺，迁考功员外郎。文宗立，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帝使粹撷经史为要纂，爱其博而精，赐金紫服。累进尚书左丞，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赠尚书，谥曰宣。子处晦，文辞秀挺，历官宣武节度使。

郑肃，字文敬，荥阳人。以儒世家，肃力于学。文宗时，举进士，书判拔萃。累迁吏部侍郎兼宾客，为太子授经。未几，出为河中节度使。武宗立，谓肃挺挺有大臣之节，召为太常卿，进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德裕叶心辅政，后迁中书侍

郎。卒，赠司空，谥文简。子洎，仕至州刺史。孙仁规，中书舍人，仁表起居郎。

刘瑛，字子全，仁轨曾孙。举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时宣宗新复关陇，诏书丛聚，瑛援笔而成，辞理兼至。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郑从说，字正求，浣之次子。举进士。咸通中，累迁吏部侍郎，出为宣武节度使，以善最闻。僖宗立，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河东张彦球部兵反，拜从说为河东节度使兼行营招讨使，贼平，进太傅兼侍中，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谥文忠。从说进止有礼法，性不矜满，沉毅有谋。在宁武时，以兄处晦没于镇，故讫代不用乐焉。

郑畋，字台文，荥阳人。举进士。僖宗时，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荥阳郡公。坐与卢携论事相诟嫚，出为凤翔、陇西节度使。会黄巢将王璠来攻，畋设伏待之，鏖战龙尾坡，杀贼二万级，积尸数十里。巢惧，不敢西向，震动京师。帝闻捷，喜曰：“朕知畋不尽儒者之勇乃尔。”拜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久之，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赠太傅，谥文昭，配享僖宗庙庭。

赵骈，宛丘人。资警健，善骑射，仕为忠武军都虞候。黄巢乱，陈人请授为刺史，乃培城疏堑，实仓库，峙藁薪为守计。未几，巢将孟楷寇项，骈禽斩之。僖宗嘉其功，拜检校司空。巢闻楷死，乃悉军攻之，骈引锐士大小数百战，胜负相当。后汴军至，陈人思奋。骈引兵急击破之，围凡三百日而解。累进检校司徒加彰义将军节度使。卒，赠太尉。

赵昶，字大东，骈之弟。神采轩异而内沉厚有法度。黄巢围陈，夜寝若有神相之者，比旦决战，禽贼首数人，斩千余级。骈领秦宁节度，以昶为州刺史。及骈老，昶授留后，迁忠武节度使，亦留陈，进检校司徒，勤劝农桑，于人有恩惠。加同中书门下平章。卒，赠太尉。

赵翊，字有节，骈之子。雄毅喜书，善骑射。黄巢围城，激励麾下约皆死。以先豕迹贼，畏其残毁，乃夜缒死士，取枢以入。库有巨弩机，牙坏不能张，翊以意调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马皆洞，贼畏势不敢逼。以劳授检校尚书右仆射。昶卒，翊知忠武留后。光化中，封天水郡公，仕至右金吾上将军。卒，赠侍中。

郑棨，字蕴武，荥阳人。僖宗时，举进士，为左司郎中，出补庐州刺史。时黄巢掠淮南，棨移檄令无犯境，巢为敛兵。帝嘉之，赐绯鱼，擢散骑常侍。昭宗即位，俄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棨本善诗，其语多俳谐，及为相，立朝侃侃无复故态。才三月以太子少保致仕。

五代

王延，字世美，郑州人。少好学，以荐授即墨令。历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吏部尚书卢文纪与故相崔协有隙，时协子颀方举进士，文纪谓延曰：“贡举选士当求实效，无以虚名取人。昔越人善泅，生子方晬，母浮之水上，人怪问之，则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为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竟

置颀甲科，人皆称其公。官至刑部尚书，以太子太保致仕。

刘玘，雍丘人。仕梁为襄州都指挥使。会山南节度使王班为乱军所杀，推玘为留后。玘伪许之，明日飨士于庭，伏甲幕中，擒为首者斩之，拜本州刺史。入唐，累官武胜军节度使。卒，赠侍中。

王重师，长社人。沉默多智，仕梁为拔山都指挥使。及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积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时重师病卧，诸将强之起，悉取军中氈毯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突入，梁兵随取濮州。重师身被数创，军士负之而还。累迁祐国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刘捍有隙，为所构，贬崖州司法参军，未行，卒。

高颀，字子奇，雍丘人。唐清泰中举进士，入周累官天雄军掌书记，以病免，居于魏。颀天性谨朴，力学强记，手为书千余卷。符彦卿待之甚厚，或过致馈，颀计口受费，余皆不纳，清苦守法。在魏三十年，无一人言其非者，时以长者称之。子二：南金，宋雍熙初擢第；鼎，仕至殿中丞。

宋

石守信，浚仪人。仕魏为洪州防御使，入宋改归德军节度。时李筠作乱，守信讨平之，以功加同平章事，徙镇郢州兼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乾德初，称病乞解兵柄，从之。太平兴国中，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卫国公。卒，赠尚书令，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孔守正，浚仪人。仕周为东班承旨。入宋从征太原，与贼战于石岭关，斩首万级。时宋师陷敌者数百人，守正以骑军驰之，尽夺以还。又追契丹至桑干河，虏自是不敢近塞。咸平中，累迁安化军留后。卒，赠泰宁军节度使。

焦继勋，字成绩，长社人。少有大志，历仕晋、汉、周，以战功拜彰武军节度使。入宋为右武卫上将军，出为西京留守。初，群盗常白日入都市劫财，闻继勋至，皆敛迹，京城肃然。迁庄宅使。卒，赠太尉。

沈伦，字顺仪，太康人。少习三《礼》，讲学自给。建隆初，迁给事中，清介醇谨。从王师伐蜀，诸将皆以贿败，伦归篋中，惟图书而已。擢枢密副使侍即同平章事，后以左仆射致仕。卒，赠侍中，谥恭惠。子继宗，官至光禄少卿。

袁逢吉，字延之，鄢陵人。父蟾，大理评事。逢吉四岁能诵《尔雅》《孝经》，七岁兼通《论语》《尚书》。开宝中，擢三传，第授丰城令，累官鸿胪少卿。初，郢州牧马草地侵民田数百顷，牒诉连上，凡伍遣使，按视不决。逢吉受命往，则悉还所侵田，民咸德之。兄及甫，驾部郎中。子成务，京东转运副使；从子楚材，虞部员外郎。

吴处裕，许州许田人。父徽，左屯卫将军。处裕少为郡史，历汉、周，入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判左卫仗事。每朝会及从游宴，太宗怜其寿高，常慰抚之。端拱初卒，年八十有八，赠太尉。子延彬，仪鸾副使。孙仁美，殿内崇班。

和峴，浚仪人。初仕晋，历官著作郎。入宋为太常博士，善音乐，会太祖以雅乐

声高，命岷讲求其理，以均节之，自是八音和畅。上悦，拜司勋员外郎。太宗即位，擢京东转运使。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岷奉贺表至阙下，因以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阁集》二十卷、《注释武成王庙赞》五卷奏，御上甚嘉之，授主客郎中，卒。

薛居正，字子平，浚仪人。后唐时，举进士。仕周为刑部侍郎，入宋累迁枢密直学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会亡卒啸聚为盗，监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欲尽诛之。居正计擒贼首汪端诘之，僧皆不与，赖以全活。官至门下侍郎平章事，进司空。卒，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子惟吉，仕至佐领军卫大将军。

程德玄，字禹锡，荥阳人。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颇信用。及即位，拜翰林使。时陈洪进来朝，令德玄迎劳之。船渡淮，暴风起，众恐，皆请勿进。德玄曰：“吾将君命，岂避险乎？”以酒祝而行，风浪遽止。累迁代州防御使。

王侁，字秘权，浚仪人。父朴，周枢密使。侁以荫任大仆寺丞，入宋为阉门祇候。太平兴国初，奉使灵州通远军，及旋，言主帅所留牙兵悉与边人交结，颇桀黠难制，因遣侁调内郡卒往代之，戍者闻代多不愿，侁斩其首以徇，众惧乃还。一岁中数往来西边，多奏便宜，上悉听用之。官至均州团练使。弟僕，阉门祇候，迁太常博士。

刘廷翰，浚仪人。父绍隐，死节于晋。廷翰入宋，历云州观察使。太宗北伐，命廷翰率兵屯真定。是冬，契丹南侵，廷翰战于徐河，大败其众，以功累迁天雄军节度使。卒，赠侍中。廷翰宽厚有容，长于御下。子赞元，登州刺史；赞明，勤州团练使。

周审玉，开封人。父勋，隰州团练，审玉以荫补殿直。雍熙中，契丹犯塞，审玉为监军。尝与敌战，而先锋刘绪陷贼，审玉跃马趣击，拔绪而还，以勇敢闻。累迁千牛卫大将军。子允迪，仕为虞部员外郎。

孔维，字为则，雍丘人。乾德中，以九经及第。太宗时，擢太子左赞善大夫，使高丽。王治问礼，维对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谓曰：“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累迁国子祭酒兼工部侍郎，授诏校定《五经疏义》。

宋准，字子平，雍丘人。开宝中，举进士甲科。时贡士徐士廉奏学士李昉用情取舍，帝怒，召准覆试于便殿，甚嘉之，谓宜首冠。复置甲科，即授校书郎，直史馆转左拾遗。未几，同知贡举，迁河北转运使。岁余入知制诰，卒。准美风仪，善谈论，历官皆有治声。子大年，秘书省校书郎。从弟可观，金部郎中。

卢斌，开封人。初以笔札事晋邸，及太宗即位，补殿直。出为华州巡检，追贼刘渥等于耀州勦杀之，以劳授阉门祇候，寻为梓遂十二州都巡检。帝谕以便宜从事，不须中覆。斌在川陕陆年，以孤军御寇，累立战功。还拜东上阉门使检校左仆射。子文质，官至殿中丞。

常思德，开封人。仕周，为神卫都虞候。端拱中，李顺叛蜀作乱，命思德招捕。夔峡师次新宁县，乃调土兵掩杀贼三千余人于梁山。贼惧，退保渠州。思德趋讨之，尽歼其党，自是川陕安靖，无复寇患。以功授汝州刺史，仕至左神武大将军。

王文宝，阳武人。太平兴国初为军器库使。尝使契丹，会陈洪进献漳泉地，命文

宝监泉州兵。群盗大起，文宝击平之，以功领妨州刺史。雍熙中，知泾、延二州，辽人寇通远军，文宝率师致讨。累迁高阳关兵马钤辖。卒于官。

郭载，字咸熙，浚仪人。父暉，义州刺史，载以荫补右班殿直。端拱初知秦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先是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戍人，所至颇烦苦之。载至，悉减去，戍人感悦。改知成都府，未几，受诏平李顺之乱，寇平而卒，蜀人多叹惜之。

乔惟岳，字伯周，南顿人。太平兴国中为泉州通判。会盗起攻城，势甚危急，监军何承矩等欲尽屠其民而遁。惟岳挺然坚守，继而援兵至，贼败去，民赖以全。累迁给事中、知审官院。乞外迁，上嘉其静退，特授海州刺史。卒，赠兵部侍郎。

尹继伦，浚仪人。父勋，郢州防御使，常荐继伦可大用，太祖以补殿直。累迁缘边都巡检使。端拱中，威武军乏粮，帝遣李继隆发兵护送，辎重数千乘。时契丹将邀击之，继伦夜率短兵，潜蹶其后，至徐河，奋杀其将，众遂惊溃。其后自契丹来者有言，虜闻继伦名，则仓皇不知所措。其见惮如此。官至灵庆兵马副都部署。

上官正，字长清，开封人。少举三传。淳化中，为剑门都监。时贼李顺遣其党数千人攻剑门，正奋励士气，大破之，斩馘殆尽。帝嘉之，迁剑州刺史，官至平州防御使，分司西京，致仕。

戴兴，雍丘人，少以勇力闻。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及帝即位，授都虞候，从征太原，以功累迁殿中副都指挥使。出帅镇、定二州，时群盗起，兴阴勒所部潜出击之，擒戮殆尽。拜定武军节度使。咸平初，出知京兆府，卒，赠太尉。

和嶠，字显仁，岷之弟。太平兴国初，举进士。累迁光禄寺丞。先是，父凝尝取古今史传听讼断辨雪冤枉等事，著为《疑狱集》。嶠因增益事类，分为三卷，所著文赋五十轴并上之。召试中书，擢太子中允，累迁右正言，与王旦同判吏部铨，知制诰，卒。弟嶷、子琪，俱大理评事。

许均，祥符人。以应募征辽州有功，补武骑右将，累官磁州团练使。有勇略，所至辄立战功。

白守素，开封人。父廷训，博州刺史，守素以荫补东班承旨，累迁镇州钤辖。王继忠陷契丹，守素据桥，有矢数百，每发必中，敌不敢近，遂引去。居边岁久，契丹畏之。仕终全州团练使。

吕海，字献可，开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为时名宰辅。海性纯厚，家居力学，进士登第，累官御史中丞。王安石初拜参政，海上言：“安石好执偏见，天下必受其祸。”出知邓州，海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1]。及安石行新法，司马光始服其先见。居洛病困，目已瞑，司马光往视之，乃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诏赠通议大夫，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太祝。

石保兴，字光裔，守信之子。初以荫补供奉官。真宗时，知威武军。会夏人入

[1] 鲠直，疑为耿直。

寇，保兴发官帑钱数万缗分给战士，主者固执不可。保兴曰：“城克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夏人退，驿置以闻，帝嘉之，拜棣州防御使，改澧州。子元孙，官至邕州观察使。

石保吉，字祐之，保兴之弟。姿貌瑰硕，尚延庆公主，拜左卫将军。真宗幸澧渊，命保吉与李继兴为驾前都排阵使。时辽人数万骑，俄至城下，保吉即驰当其锋，辽人遂退而请盟。帝喜甚。保吉曰：“臣受命御患，上禀成算，至于布列行阵、指授方略，皆出继隆。”帝曰：“卿等协和，共致太平，朕复何忧哉！”进镇安军节度使。卒，赠中书令，谥庄武。

李继宣，浚仪人。初为贝州监。咸平中，以功累迁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时契丹入寇，继宣率兵大战。敌败走，继宣逐之，马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之。诏书褒奖。官至西京水南都巡检使。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幼好学，十岁能属词。仕周，为开封府户曹参军。入宋，授秘书郎直史馆。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右拾遗。真宗在储宫知其名，及即位，擢为翰林学士，累迁工部侍郎。卒，有集五十卷及《续因话录》。

蔚绍敏，字仲明，祥符人。真宗时，为供奉官。历定州刺史，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先锋。契丹入寇，闻帝北巡，退趋莫州。绍敏追至州东三十里，斩首万余级，俘获甚众，契丹委甲而去。累迁保静军节度使。卒，赠侍中。

刘谦，字汉宗，开封人。少补卫士，迁环庆路总管兼知邠州。谦虽未学，而听断、狱讼、区处皆当于理。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饬^[1]厨传，谦独无所扰，邠人爱之。官至象州防御使。

马知节，字子元，祥符人。幼孤。太宗召见，授供奉官。年十八，监彭州兵，以严见惮如老将，累迁枢密使。时王钦若为副使，每论事不合必面诋之，其謇谔类此。

张耆，字元弼，开封人。为人重密，有智数。真宗在东宫，尝命授《论语》《左氏春秋》。及即位，除供奉官，历定州刺史。会契丹围望都，耆与诸将从间道往援。比至，城已陷，因与贼战，杀其泉将，耆亦身被数创而还。因请大举讨之，不报。景德中，累迁枢密使，封徐国公，以太子太师致仕。卒，赠侍中，谥荣僖。

王显，字德明，开封人。性谨介，不好狎。初太宗在藩邸，尝给事左右，及即位，累迁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定州。景德中，契丹入寇，显破其众于威武军，斩首二万级。改河阳三城节度使，寻徙知天雄军。卒，赠中书令，谥忠肃。子希逸，好学，聚书万卷，历官至殿中丞直史馆。

韩综，字仲文，雍丘人，亿之子。真宗时，举进士。通判天雄军，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诏，卒。综尝为契丹馆伴使，使者欲为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综曰：“自古未有建国而无号者。”使者惭止。子宗道，宝文阁待制。兄子宗彦，兵部员外郎。

[1] 饬，同饰，装点得好看。

崔颐正，封丘人，与弟偃侄俱举进士。颐正为高密尉，以孔维荐，为国学直讲，奉命刊《正诸经音疏》。真宗立，常召颐正于苑中，说《尚书·大禹谟》，赐以牙绯，改博士，卒。偃侄自连江尉判国子监，帝幸国学，召说《尚书》，所撰有《帝王手鉴》十卷。

张煦，字辅阳，开封人。咸平中，初以战功授益州都监。会夏人寇边，改邠宁环庆路钤辖兼巡检安抚都监，率众至柔远川，与夏人七百余战，击杀甚众。后拜照州团练使，知沧州，以疾求近郡，改知磁州。

焦守节，字秉直，继勋之子。初为阉门祗候，咸平中，擢江淮荆湖路兵马都监，讨夔州叛蛮，以大义渝其酋长，皆悔过内附，因为之画界定约。还，迁阉门通事舍人。后使契丹，馆伴丁求说指远山谓曰：“此黄龙府也。”守节应声曰：“燕然山距此几许？”求说惭。历知襄、邓、汝三州，以右神武大将军致仕。

栾崇吉，字世昌，封丘人。初以吏部令史上书言事，真宗时，累迁江南转运使。寻以司农少卿知洪州。有司敛民财以造舟，崇吉奏罢之，擢卫尉卿，以将作监致仕。子二：源，虞部员外郎；义，殿中丞。

陈越，字损之，尉氏人。父夏，虞部员外郎。越少好学，善属文辞。咸平中举贤良，通判舒州，迁著作佐郎直史馆，寻擢右正言。与刘筠等同修《册府元龟》，书成而越卒。其后筠等相次掌外制，惟越不及登擢，时论惜之。

江休复，字骅几，陈留人。仕为盐山尉，累迁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为人外简旷，而内行甚饬。其文章醇雅，尤善于诗，能隶书，与人交久而弥笃。著《唐直鉴》《春秋世论》及文集若干卷。

王继英，祥符人。初，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及即位，领思州刺史兼掌阉门使，累迁枢密使。小心慎靖，上倚赖之。景德初，授枢密使加特进检校太傅，卒年六十有一。上临哭之，赐金营葬，赠太尉侍中，谥恭懿。子遵式、遵海、遵度、遵范，皆至显官。

丁度，字公雅，祥符人。真宗时，为大理评事，迁翰林学士。尝上备边十策，帝嘉纳之。庆历中，拜端明殿学士，未几，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转尚书左丞。卒，赠吏部尚书，谥文简。所著有《庆历兵录》《瞻边录》《武经总论》各若干卷。

向敏中，字常之，开封人。举进士，为将作监丞，迁工部郎中。百余日超擢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累官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卒，赠太尉中书令，谥文简。五子诸婿并迁官亲校。敏中居大任三十年，时以德重目之，甚为人主所优礼。有文集十五卷。

李及，字幼几，郑州人。举进士，调升州观察推官。真宗时，累迁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及性挺介，治尚简严，喜荐下吏，而乐道人之善。居杭数年，未尝市吴中物，比去，惟市《白乐天集》一部而已。后官至御史中丞。卒，赠礼部尚书，谥惠恭。

赵贺，字余庆，封丘人。事继母至孝，举《毛诗》及第，补临朐县主簿。真宗时，擢江淮制发运使。苏州太湖塘岸坏，及江海支渠多湮废，水浸民田。贺乃伐石筑

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越海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岁出田租三十万。累迁给事中、判宗正寺。初，贺在临朐用李中庸荐改官，及中庸卒，无子，贺为主葬事，图其像，岁时祀于家。子宗道，集贤校理。

崔立，字木之，鄢陵人。祖周度，仕周为泰宁节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责以大义，遂见杀。立举进士，真宗时，迁太常少卿，历知棣、汉、潞、兖、郓、泾七州。兖岁大饥，立募富人出谷十余石，拯救活者甚众。大中祥符中，前后上四十余事，多见施行。

史方，字正臣，开封人。初补三班奉职，累官阊门祗候。天禧中，丰州民诉下溪蛮侵土地，帝遣方往视。自竹疎驿至申文崖复地四百里，得所掠五百余人，又捕降其党李顺同等甚众。以功迁内殿承制，官至秦凤路钤辖。

张希一，字简翁，耆之子。仁宗时，以父荫拜引进使，累迁真定总管。尝使辽，辽人诘以雄州不当禁渔界河，及役白沟两属民。希一曰：“界河之禁起于大国统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沟本输中国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国侵矣，故名两属。恶有中国不役之理？”辽人词遂塞。官至均州防御使。

张利一，字和叔，希一之弟。以荫补供奉官。仁宗时，累迁嘉州团练使。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苦。利一绥徕之，其大姓举族南徙，幕而来者无虚日。利一皆发廩赈恤，且移诘涿州，辽人自是不敢复刺。改雄州团练使。

张逸，字大隐，荥泽人。举进士，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知州谢沁将荐逸，先设案，置章其上，望阙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上之，徙知青神县。邑东南有松柏滩暴涨，多覆舟，逸祷于江神，不逾月，滩徙五里。仁宗时，累迁直学士，知益州。民有杀人以诬人者，吏受赇，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耶？”因诘之，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卒于官。

鞠咏，字咏之，开封人。父励，广南转运使。咏幼孤，好学，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山阴县。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为监察御史。为王钦若所忌，出判信州，徙邵州。及钦若卒，咏入为殿中侍御史，官终天章阁待制。

刘兼济，字宝臣，平之弟。善骑射。仁宗时，为襄州兵马监押。汉江暴涨，兼济解衣涉水，率众捍城，州赖以完。累迁鄜延路兵马都监。会夏人入寇，众号数万，兼济将兵千余，转战至黑林败之。官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

范恪，字计国，开封人。骁勇善射，临难敢前。仁宗时，以战功累迁永兴路副总管。恪有弓胜一石七斗，其箭镞如铍，名曰铍弓。他日取蕉蒿砮归，恪独殿，为数千骑所袭，恪视箛，止有二铍，即为引满之势，贼遽却。后卒，赠昭化军节度使。

姚仲孙，字茂宗，商水人。父晔，举进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孙早孤，事母孝，擢进士，补许州司理参军。民妇马氏夫被杀，指里胥尝有求，而其夫不应，以为里胥杀之。官捕系词服，仲孙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孙曰：“幸勿遽决，冀得徐辩。”后两月，果得杀人者。累官龙图阁学士。

张忠，字圣毗，开封人。慷慨不事生产，初隶禁军，拜指挥使。仁宗时，累官澶州总管。会河决商胡，诏留戍满卒以助堤役，辄群噪，将劫库兵为乱。忠潜捕倡前者数人，斩以徇乃止。

许怀德，字师古，均之子。善骑射击刺，初为东西班殿侍。仁宗时，为鄜延路兵马铃辖。会夏人三万骑围承平砦，怀德时在城中，率劲兵千余人突围破之，追至延州，斩首二百级。以功累迁保宁、进雄二节度使。卒，赠侍中，谥荣毅。

杨仲元，字仲明，管城人。举进士，调宛丘主簿。民诉旱，守拒之曰：“邑未尝旱，校^[1]吏导民而然。”仲元曰：“野无青草，公日宴黄堂，宜不能知。校吏非他，实仲元也。”竟免其税。仁宗时，历知光、虔、虢三州，官至光禄卿。

郑向，字公明，陈留人。举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仁宗时，累官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为便。擢知制诰，命奉使契丹，还拜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卒。初五代乱亡，史册多漏失，向著《开皇纪》三十卷，摭拾遗事，颇有补焉。

何中立，字公南，长社人。幼警迈，举进士，授大理评事。仁宗时，累官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有卒告大校受赃者，中立曰：“是必挟他怨也。”鞭卒窜之。或曰：“贷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则人不自安矣。”后卒家，无余赀。有文集二十卷，《论思集》十卷。

段少连，字希逸，开封人。其母尝梦凤集家庭，寤而生少连。及长，美姿表，倜傥有识度。举服勤词学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少连通敏有才，遇事无大小决遣如流，不为权势所屈。既卒，仁宗叹惜之。

鱼周询，字裕之，雍丘人。蚤孤，好学，举进士。累官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多所建白，仁宗嘉其详敏。卒，赠尚书工部侍郎。

郭稹，字仲征，祥符人。举进士，历刑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康定初，使契丹，厚礼之，与同猎，延稹射，稹一矢中走兔，众皆愕视。还擢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卒。稹性和易，文思敏瞻，尤刻意于赋，聚古书画不计其赀购求之。

王拱辰，字君贶，咸平人。年十九岁，举进士第一，历官翰林学士。庆历初，契丹求关南十县，谓太宗伐燕为无名举，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师征河东，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巖以援贼。太宗怒，遂回军伐之，岂谓无名？”乃作报书曰：“既交石巖之锋，遂趋衡门之役。”契丹得书，修好如初。帝喜，迁拱辰御史中丞，累官至彰德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卒，赠开封仪同三司，谥懿恪。

吕景初，字冲之，酸枣人。举进士，以荐为殿中侍御史。时兵冗用度乏，景初奏曰：“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检汰。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才百余州，民力未完，耕置未广，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数十年来，用数倍之兵，所向必败，

[1] 校，原文如此，疑为“狡”字。

此知兵在精不在多也。”时论黜之，累迁吏部员外郎，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以病卒。

赵滋，字子深，开封人。父士隆，天圣中为邠宁环庆路都监，死于战。滋少果敢任气有智略，以韩琦荐，累迁闾门祇候，出知雄州。时契丹遣大舟十余，入海口运盐，朝廷患之。滋戒巡兵舟至，辄捕杀其人。契丹惮之。仕至嘉州团练使。

马怀德，字得之，祥符人。初补三班奉职。仁宗时，积官静难军观察留后，累立战功，斩获动以万数，为范仲淹、韩琦所知荐。怀德尝为流矢中其额，镞入骨，以弩弦系镞，发机而出之。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天圣中举进士第一，累官翰林学士、参知政事。与吕夷简不合，知扬州。皇祐中，拜中书平章事，数言国家当慎固根本，不宜轻改祖宗置兵之谋。英宗立，封郑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赠太尉兼侍中，谥元献。庠俭约好学，至老不倦，所撰有《校定国语补音》《纪年通谱》《丛志》诸书行世。

宋祁，字子京，庠之弟。举进士，擢殿中丞，乃上言请去三冗、节三费。进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又上《御戎论》七篇，加龙图阁学士。与欧阳修同修《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学士承旨。卒，赠尚书，谥景文。所著有《大乐图》二卷，文集一百卷。

张洞，字仲通，祥符人。父惟简，太常少卿。洞幼开悟，日诵书数千言，为文甚敏，未冠，晬然有声。仁宗时，以布衣上方略。寻举进士，调连州通判官，以荐充秘阁校理。在馆久，数有建明。帝以为知经，因赐飞白善经字宠之。官终工部郎中。

宋充国，庠之子。性刚介，刻意问学。以乡书试礼部，既自谓宰相子，辄罢举。仁宗召试，赐进士，累官知太常礼院。充国孝于奉亲，平居得微物，必先荐家庙，乃敢尝。子乔年，官至龙图阁学士。孙升，显谟阁学士。

程戡，字胜之，阳翟人。少力学，举进士。仁宗时，累官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英宗立，以安武军节度使判延州。会横山酋豪欲率其属叛，取灵、夏，求兵为援。戡言：“宜许之。”疏入不报。戡在边安重理事，治不近名。卒，赠太尉，谥康穆。

掌禹锡，字唐卿，郾城人。举进士，为道州司理参军。试身言书判第一，改大理寺丞，迁太子宾客，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锡博学多记，尝预修《皇祐方域国志》《地理新书》及《校正类编神农本草》，又著《郡国手鉴》《周易集解》。

张孜，开封人。初补三班奉职。英宗时，迁真定路兵马铃辖。时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为副，议论虽出弼，孜亦安重习事。以劳迁西上闾门使，知瀛州，累官宁远军节度使。卒，赠太尉，谥勤惠。

杨燧，开封人。善骑射，从征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为第一，权神卫指挥使。英宗初，累官宁远军节度使。卒，赠侍中，谥庄敏。燧初穴城时，为叛贼所伤，同行卒刘顺救免之。及贵，顺已死，访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贫不能活，皆收养之。人推其义云。

马从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尽力于学，性严谨，虽盛夏不袒跣。举进士，累官太常卿，知宿州。会大水，从先发廩以赈流亡，全活者数十万。改知寿州，以老辞。英

宗谕曰：“闻卿治行籍甚，寿尤重于宿，姑为朕往。”既治如曩时，后以工部侍郎致仕。

罗拯，字道济，祥符人。性和柔，不与人较曲直。以进士累官江淮发运使。尝与副皮公弼不协，比公弼被劾，拯力为辩理。谏官钱公辅尝论拯短，公辅姻党多在拯部内，往往荐进之，或讥以德报怨。拯曰：“同僚不协，所见异也；谏官所言，职也。又何怨乎？”时论称其长者。

盛陶，字仲叔，郑州人。神宗时，举进士，拜监察御史。劾李复圭轻敌败国，程昉开河无功。二人实王安石所主。坐是，出签书随州判官。久之，人为太常博士，终龙图阁待制。

韩绛，字子华，综之弟。举进士，通判陈州。历迁江南抚使，行便民事数十条。熙宁初，韩琦荐其有公辅器，拜枢密副使，转参知政事。会夏人犯塞，绛请行边，即军中拜中书平章事。哲宗时，封康国公。卒，赠太傅，谥献肃。所著有《南阳集》。子宗师，集贤殿修撰。

孙固，字和父，管城人。举进士，石介一见，即以公辅期之。累官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卒，赠开封府仪同三司，谥温靖。初，神宗欲用李宪伐西夏，固以为不可。帝不听，其后师果无功。帝曰：“朕始以孙固言为迂，今悔无及矣。”

燕达，字逢辰，开封人。善骑射，以材武隶禁籍，授内殿崇班。神宗时，为延州巡检，戍怀宁砦。夏人三万骑薄城，达所部止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又尝帅兵深入敌境，大战皆以胜归。累官武康军节度使。卒，谥毅强。

宋守约，酸枣人。初为左班殿直，累擢威武军留后。卒，赠安武军节度使，谥勤毅。初神宗以禁旅骄惰为简练之法，守约率先推行，约束严峻。或言其持军太急，帝密戒之。对曰：“臣为陛下明纪律，不忍使恩出于己，而怨归陛下。”帝善之。

韩维，字持国，绛之弟。以父辅政，不试进士。宰相荐其好古嗜学。神宗时，累官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王安石恶其言保甲事，出知许州，寻召为学士承旨。天久不雨，维言当自责，求直言。帝即命维草诏，且权罢保甲，人情大悦，是日乃雨。元祐更役法，命维详定，时四方多上书称便，拜门下侍郎。忌者谗之，出知汝州。坐党锢，纳官里居。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复其官。

李南公，字楚老，郑州人。举进士，调浦江令。郡滑吏恃守以陵县，不输负租，南公捕击之。守怒，通判为谢曰：“能按吏，健令也。”卒置诸法。熙宁中，累迁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南公居官六十年，干局明锐，惠爱吏民。子让，陕西转运使。

孙路，字正甫，开封人。举进士，通判兰州。夏人入寇，以捍御功，累官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隍，以路在边久，召问之。路挟舆地图示之，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孙永，字曼叔，长社人。举进士，调襄城尉，累官吏部尚书。元祐初，进资政殿学士。卒，谥康简。永外和内劲，议论常持平，不求诡异。初，神宗问：“青苗助役之

法，于民便否？”对曰：“法诚善，不能无重敛之患，若用以资经费，非臣所知。”

宋球，约之子。以荫干当礼宾院。尝条“秦川养马四弊”，群牧使用其议，马商便之。神宗崩，以通事舍人告哀。契丹至，则使易吉服。球曰：“通和岁久，忧患是同，大国安则为之。”契丹不能夺积。迁西上阁门使枢密副都承旨。

刘舜卿，字希元，开封人。父钧，监镇戎兵马，与子尧卿俱战死。录舜卿为供奉官，历昌州驻泊都监，谕降泸水蛮八百人。元祐初，进龙神卫都指挥使，知熙州。时夏人连鬼章，城洮州，将大举入寇。舜卿乃宵渡拜金川，黎明至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领九人，斩馘数十计。迁徐州观察使。卒，谥毅敏。

安焘，字厚卿，开封人。幼警悟，登第，调蔡州推官。元祐间，累官观文殿学士。初章惇与焘为布衣交，及惇拜相，冀以助己。焘不肯少下，每劾其失，遂以潜出知郑州。子扶，给事中，金人入寇京师，死之。

范正平，字子夷，许州人，纯仁之子。学行甚高。绍圣中，为开封尉。蔡京欲为向后家夺民田以拓地，民诉之，正平执不从。京衔之，以事下诏狱，会赦，归颍昌。手著《荀里退居编》，以寿终。

黄寔，字师是，陈州人。举进士。哲宗时，累迁宝文阁待制，知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缘扰困，寔怀檄不下，而画利害请之，事得免。卒于官，赠龙图阁直学士。寔孝友敦睦，世称其内行，虽以章惇甥获免党祸，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

靳裁之，许昌人。少闻伊洛程氏之学，胡安国入大学时，以师事之。裁之尝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子注《论语》尝引用之。

张近，字几仲，开封人。举进士，累官大理正发运使。吕惠卿以不法闻，近受诏鞠治。哲宗谕之曰：“此出朕命，卿勿畏惠卿。”对曰：“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畏惠卿也。”卒正其罪。官至显谟阁待制直学士，徙知太原府。

贾岳，字民瞻，开封人。善骑射，起家从戎。哲宗时，累迁庄宅副使，庆州路都监。会夏兵数万骑围麟州甚急，岳以数百骑往援，遂击破之。帝嘉叹，赐袍带。官终濠州团练使。岳在兵间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卒伍，所向辄胜，时称其良将云。

谢文瓘，字圣藻，陈州人。举进士，为大明府教授。元丰中，御史中丞黄履荐为主簿，迁考功右司员外郎。时议建广武四埽石岸，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之，功不可成，而使者申请说愈力。文瓘条列利害，遂罢其役。徽宗立，擢给事中，后入党籍。帝披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乃以为集英殿修撰。子颢，钦宗时，提京西北路刑狱，会金人犯汝州，颢领兵往援，战死。

王恩，字泽之，开封人。善射，入羽林。神宗伟其貌，补供备库副使。靖国初，累擢卫州防御使，徙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余顷，分弓箭士耕屯，以检校司徒致仕。

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郑居中，字达夫，开封人。举进士，擢礼部员外郎。政和中，知枢密加少师，累封崇、宿、燕三国公。会蔡京主攻契丹之议，居中曰：“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由是议寝。卒，赠太师，封华原郡王，谥文正。子修年、亿年，皆官至侍从。

路昌衡，字持正，祥符人。举进士，累官直学士，知成都。徽宗立，上书言：“西方用兵，致兴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阴之过盛。”后落职，入党籍。卒，赠龙图阁直学士。

张克公，耆之从孙。举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尝按蔡京罪，京衔之，欲以铨综稽违中克公，又擿其知贡举事。帝以为所取得人，不问。卒，赠资政学士。

崔鷗，字德符，阳翟人。举进士，补均州推官。徽宗以日食求言，鷗上书称旨，擢相州教授，调积溪令。移病归，始居郟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宁化军，召为殿中侍御史。钦宗立，授右正言，极论蔡京之罪，时议重之。鷗雅好古学，善属文，尤长于诗，有集三十卷。

曹勋，阳翟人。父组，为睿思殿应制。勋用恩补承信郎，赐进士甲科，累官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卒，赠少保。初，勋从徽宗北迁，复持御衣书归，进高宗。崎岖兵间，稍著劳效，故恩荣始终云。

赵遘，开封人。徽宗时，累官梓州路转运使。宣和中，晏州叛，诏以遘为泸南招讨，使征之。山险难进，遘乃捕獠数十，束麻灌膏缚之背上，夜遣人登崖，及贼栅乃燃炬。獠热狂跳，庐舍火发，贼号呼奔扑，獠惊，火益炽。官军鼓噪攻之，贼乱，赴火堕崖，死者不可胜记，斩俘数千人，晏州遂平。累迁兵部尚书。

胡閔休，字良弼，开封人。初入太学，著《兵书》二卷。靖康初，应知兵科，中优等，补承信郎。帝诣金营，閔休欲结士劫之，为何桌所止。后南渡，从岳飞讨贼湖湘，以诛钟子仪功进成忠郎。飞被诬死，閔休发愤杜门，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义集》藏于家。孙照，德安太守。

韩公裔，字子宸，开封人。以三馆吏补官充康王府内知客，累官岳阳军节度使。乾道初卒，赠太尉，谥公荣。公裔蚤著忠尽能，与黄潜善、秦桧为异，史称其知所向方。

李璆，汴人。举进士。绍兴初，累官徽猷阁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旧城多毁，璆至，首命修筑，俄大水至，民赖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久废弗治。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复，眉人感之，立祠绘像于堰所后。卒，有《清溪集》三十卷。

邢焕，字文仲，开封人。以父任调汜水县主簿，累迁枢密都承旨，屡奏马绅言事切当，宗泽忠劳可倚，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其言多所裨益。擢保静军承宣使。绍兴初入对，首陈川陕形势利害，请幸荆南，分兵以图恢复，凡数百言。帝甚嘉之，进庆远军节度使。卒，谥恭简，追封嘉国公。

金

杨伯元，字长卿，尉氏人。大定间举进士，调郾城主簿，以才干多被委任。累为审录官，明辨多中理，人称其平。官至工部侍郎、安武军节度使。卒，谥日达。

张毅，字伯英，临颖人。大定末进士，调宁陵县主簿，寻改同州观察。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根，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跃。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毅曰：“如民急何，万一有责，身任其咎。”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累迁河东南路转运使。

元

徐世隆，字威卿，西华人。金正大初举进士，辟为县令。其父戒曰：“汝年少，学未至，毋急仕进。”世隆遂辞官，益笃于学。世祖在潜邸时，方图征云南，召世隆，对以不嗜杀人之语。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及即位，擢燕京等路宣抚使。世隆以新民善俗为务，迁太常卿兼提举本路学校，召为翰林集贤学士，以疾辞。卒年八十。所著有《瀛州》等集百余卷。

杨敬直，祥符人。父泽，有隐德。敬直以儒术见世祖，累有军功，进宣慰使。卒，赠弘农郡公。弟元直，仕至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卒，赠梁国公。

田滋，字荣甫，开封人。至元初，由汴梁路总管府知事入拜监察御史，累官浙西廉访使，辨理冤狱，人称神明。至陕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卒，追封开封郡公，谥庄肃。

刘好礼，字敬之，祥符人。父仲泽，金大理评事。好礼幼有大志，知读书，通国言。至元初，以荐召见，言多称旨，迁益兰等五部断事官，益兰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好礼请二匠于朝，以教其民，民咸便之。或言榷监酒，可以佐经费。好礼曰：“朝廷设官要荒务以绥远，宁欲夺其利耶？”言者惭服。历迁澧州路总管，刑、礼、户部尚书。子最，为河西陇右道肃政廉防使。

李瑞，字君祥，郑州人。少治经术，有能文名，举进士第。皇庆中，仕至河南行省员外郎。卒，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陇西郡侯。

韩元善，字大雅，太康人。父克昌，监察御史，以论事有名。元善累官中书左丞，性纯正，以文学治才，羽翼庙谋，议论之际，秉义不回。尝置义庄以赡贫族，立义塾以教子弟。卒，追封梁国公。

李仲和，河阴人。性纯笃，以文吏从事闾幕。元兵攻襄阳、下重庆、定西蜀，多其赞画，以功迁口德路总管。子廷瑞，延祐中任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宣抚使。

杨士弘，字伯谦，襄城人。寓临江，好学善属文，尤工于诗。尝选唐人诗名曰《唐音》。其自著有《鉴池春草集》。

谢让，字仲和，颍昌人。幼颖悟好学，累官户部尚书。更定钞法，民甚□之。转

刑部尚书，详定律令，凡六部疑事，悉听裁决。后拜侍御史。卒，追封陈留郡公，谥宪穆。子好古，覆实司提举。

张楨，字约中，汴人。元统初进士，为高邮县尹。性刚介，门无私谒，抑豪强，辨冤狱，人称为神明。拜监察御史，累上疏言祸乱之由，皆不报。楨即辞官去，居河中东安邑山谷间，累征不起。

赵居信，字季明，许州人。颖敏过人，仕为翰林学士，追封梁国公，谥文简。所著有《经说史评》《蜀汉本末》《理学正宗》《礼经葬制》等书行于世。

李保保，阳武人。有勇略，至元末，从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复罗山县，除泽州路治中，寻以功转枢密使知院，守石州，累迁至平章政事。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四 终

卷之二十五

人物三

明

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性明敏，博通经史。登元进士，累官集贤馆学士。洪武初两为河南乡试考官，寿百余岁。所著有《春秋要旨》《谦谦稿》若干卷。

王钝，字士鲁，太康人。淹贯经史，登元进士，授猗氏县尹。至正末弃官，教授河汾。明初征至京师，除礼部主事，累官福建参政，持节抚谕麓川。平缅甸宣尉司赠遗金贝，固却不受。还，升浙江布政使致仕。子沦，以丙戌进士累官户部右侍郎致仕。号退翁，能诗文，有《公余》《归田》二集。

任昂，字仲升，河阴人。博览群书，早有才誉。元末举进士，授晋宁县尹不拜，隐居，日以经史自娱。洪武初，以儒士训襄垣县学，累官礼部尚书。

吴孔彰，临颖人。才识超卓，博通经史。元末不于仕进，洪武初以儒士荐送京师，累官山西右布政。

王僎，字幼度，祥符人。仕元为国子助教，洪武初召授翰林修撰兼编修官，命于大本堂授诸王经，迁待制致仕。子弘，除龙江递运所官。为丞相胡惟庸家人所诉，置于法。惟庸败，僎父子至京慰劳，赐绮帛，给舟车还家。

马守中，阳武人。洪武初以秀才释褐，为获嘉县丞，历迁知县同知，所至政声著闻。入为监察御史，未几，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李叔允，禹州人。洪武初，授国子监博士，纂修《昭鉴录》。书成，擢翰林修撰。后辑《洪武正韵》，叔允亦与有力焉。

张薰，字希贤，祥符人。洪武初举明经，授荥泽县学训导，以德艺作士。庚午乡试，有司聘充弥封官，防范慎密，缙绅重之。升秦府长史，卒于官。所著有《学庸句解》二卷。子遂，以乡举世其家学，仕至浙江盐运使，撰《祥符人物志》四卷行于世。

李延中，字伯庸，祥符人。性颖异，体貌魁梧。洪武初以茂才举，拜湖广参政，有能声。寻擢广西右布政使，以疾卒于官。

解敏，阳武人。性刚劲，务学明敏，以古人自期。洪武中进士，累官浙江按察

使，政声著闻，超拜右都御史。

赵𧈧，字云翰，祥符人。质直孝友，攻书善诗文。洪武中乡举，初授兵部主事，历升浙江参政。入为刑部侍郎，礼、兵、刑三部尚书。永乐中剿平海寇，三使交趾，经画创建隆庆、永宁、保安诸州县，抚按新集之民，所至能声著称。宣德间致仕，卒于家，寿七十三。所著有《伧父集》。

王彰，字文昭，郑州人。博学有才望。洪武中领乡荐入太学。初授吏科给事中，升山西左参政。入为礼部右侍郎，寻调户部，升右都御史，巡抚乡邦。时河南水灾，民多流亡而长吏不恤，遂奏黜贪克者百余人，罢不急之征十余事，招抚流民，发廩赈贷，多所济活。彰为人谦恭庄重，人莫敢干以私。时刘观为左都御史，用法之公，人以彰为优云。

于潜，字彦昭，鄢陵人。少倜傥，有志操。洪武中释褐太学，为监察御史，历知隆德、昌乐二县，能以清公勤敏得吏民心。官至应天府尹。

张志，尉氏人。性资沉静，涉猎经史。洪武中以国子生起家，任监察御史，能声懋著。寻升右副都御史。

王观，字尚宾，祥符人。性耿介，仪度秀整，语言敏捷。洪武中入太学选授苏州知府。先是府有奸吏钱英，累构陷长吏。观廉得之，缚至庭下，捶杀之。由是豪奸屏息，百姓称快。事闻，赐敕褒奖。时洧遭灾凶，民逋，无所从偿，乃讽诸富室出储积以补不足。朝廷嘉其能，榜示天下，以励其怠政者。

张春，字景初，许州人。才器渊宏。洪武中以国子生擢刑部郎中，寻升左佾都御史，出为福建及浙江布政司参政。永乐中入为户部右侍郎，终山西右布政使。

杨端，字公冕，禹州人。性醇厚，博学超群。洪武中以国子生擢延安府通判，治民有能声。以绩最升户部郎中，累官山东左参政。

宋文，字彦周，祥符^[1]。性资醇厚，学行兼备。洪武中河南参政郑居贞以隐士荐送京师，授山西按察司副使。在任廉能著称，风纪肃然。

古朴，字文质，陈州人。洪武中以乡贡隶五军断事，遂奏家贫愿仕，得禄养母。上嘉之，除工部主事，累官户部尚书。朴性廉谨，善于会计，一志于公，人无敢干以私者。

程敏，字彦章，鄢陵人。淳笃好学，谦恭不伐。洪武中以国子生选擢都督府断事，寻调刑部主事，谳狱精详。累官广东布政司左参议。

魏清，禹州人。性资明敏，识见过人。洪武中以国子生拜监察御史，能声籍籍。寻升四川副使。永乐、宣德中历任山东、山西，所至有“廉能干济”之誉。

岳岫，密县人。少嗜学，博通经史。容貌魁伟，气岸卓越。洪武中以人材举，累官至右布政使。

[1] 似脱一“人”字。

刘逵，项城人。性寡默，善书翰，家世以忠孝相承，乡邦称之。洪武中以人材举，累官刑部尚书。

刘礼，字希文，临颖人。性醇厚，器量不凡，自幼嗜学。洪武中授四川清远卫经历，以才名著称。累官湖广左布政使。

贺彦达，兰阳人。洪武中以人材举，授监察御史。未几，太祖命彦达等十三人巡视天下，及还，奉旨遍检其装时，以赃被黜者甚多，独彦达篋中无所有，上以忠清嘉之。

宋伯义，西华人。刚介有守，言辞辨正。洪武中入太学，以材行俱优，选擢山东右参政，克著勤能。永乐初转任陕西布政司，其清誉益彰云。

王铎，祥符人。行己谦恭，为学勤敏，早有誉于乡曲。洪武中贡士，授陕西凤翔县教谕。训士有功，升福州府学教授，复以绩最，擢刑部给事中。未几，超迁贵州按察司副使。

李春，荥泽人。洪武中授兴化知府，政尚仁恕，拓筑郡城，民以不扰。又修建陂堰及西湖等十斗门，凡可以利于民者，无不为之。后卒官，民欲留葬于莆，其妻不许，因取其衣冠而窆焉。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洪武末以掾吏累迁礼科都给事中，奉使西番，为撒马儿罕羁留十有三年，备历难苦，执节不屈，卒致西番款服。永乐中始归，老病不能任事，赐一品服，致仕。

刘醇，字文中，祥符人。能诗，善属文。元季隐居不仕，洪武末以儒士起家，累官周府右长史致仕。年九十余，号菊园。有《菊庄集》若干卷。

顾佐，字礼卿，太康人。洪武末举进士，初授庄浪知县。午节会射，将官以文士易之，佐连发三中，人由是异之。入为监察御史，累迁通政使。宣德初，臣寮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法纪隳废。朝廷以佐为都御史，遂黜贪淫不职者若干人，禁用歌妓，纠正百寮，朝纲为之大振，时称为真执法云。

刘纲，字文纪，禹州人。洪武末举进士，初授陕西府谷知县，以治绩擢知宁州。纲至，询省风俗，劝农兴学，一郡晏然。两值家艰，民皆诣阙乞留，诏允复任。仁庙朝入觐，赐玺书、章服以示褒异。正统初引年致仕。宁州旧祀良刺史狄仁杰、梁毗、李勣并允则、袁谐、孔道辅六人，后增纲榜，为七君子祠云。

芮翀，字子翔，郾城人。洪武末举进士，授昆山知县。县旧有催租勾军官校，久事邑中，既以籍官屋为牢禁，里甲辈，多淹滞死。翀论劾于朝，命御史李岳究治，械送京师凡一百余辈，邑中晏然。永乐初坐事去邑，数千人伏阙恳留，诏遣驰传还任，寻擢监察御史。

王良，字文信，开封人。洪武末以刑部左侍郎出为浙江按察使，廉洁明峻。居常以忠义自许，每晨诣本司岳庙，焚香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后卒，吏民思其政，

建祠以祀之。

许廓，字文超，襄城人。魁伟倜傥，博涉经史，善草书。洪武末乡举，历任工科给事中，励志勤慎，累迁工部右侍郎。出抚乡邦，流民归者凡数万户，赐敕奖劳。官至兵部尚书。

张信，字彦实，祥符人。读书善属文，为时辈所推服。洪武己卯乡举第一，永乐初拜刑科给事中，历升工部侍郎。后以英国公辅公族转任四川都指挥僉事，寻升都指挥使，镇静一方，名重于时。

郭济，字泽民，太康人。博通经史，永乐中乡举第一。历任定州、大名训导，秩满荐升左春坊司谏，累转行人，两使交趾。宣德中升镇江知府，奉敕往莅其事，在任多善政，声誉大振。卒于官。

李敏，仪封人。志节高迈，识见过人。永乐中贡入太学，初授刑科给事中，升南京右僉都御史。

高举，字云翰，祥符人。少补郡庠生。其父因边患选为勇士，举即废学代父而往。永乐戊戌举进士，拜兵科给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时，解官归。其居不蔽风日，恶衣菲食，怡怡如也。巡抚于谦过其庐即止辟道，其见重如此。年九十而卒。

郭原，字秉中，兰阳人。永乐中贡士。初授监察御史，持身端谨，正大无阿，虽故人不致以私恩相干当。按江西，有宦竖十九人，恃藩府势，侵渔百姓。原廉得其情，尽奏置于法，人谓有古御史风。寻升陕西副使。以疾终。

马昂，字景高，祥符人。慷慨有志节。永乐癸卯乡举授鸿胪寺序班，擢监察御史，累迁兵部尚书。天顺辛巳，曹钦反，变起仓卒，左都御史寇深、恭顺侯吴瑾俱遇害。昂率官军围钦等于其宅，尽诛之。进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年七十致仕。卒，谥恭襄。

丘陵，字志高，兰阳人。宣德初乡举第一，授平乡知县，有惠政。以忧去，民留之不获，乃豫计其服阙之日诣阙，乞复任，诏从之。秩满，升淮安知府，抚流逋，表节孝，兴学劝农，开垦荒田至数千顷。天顺庚辰入觐，以治行卓异，赐锦衣宝镪，仍宴之礼部。累迁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归，著有《芸庵集》藏于家。

张睿，字志通，鄢陵人。宣德中举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累官户部左侍郎，总督粮储，进本部尚书致仕。睿司会计者，仅三十年，京师仓廩充物，上下赖之。正统己巳，睿督军守城，时北骑逼京，朝廷恐通储资敌，数命焚之。睿度时审势，矫旨存粮以亿万计。事宁，赐敕褒嘉之。

祝暹，字孟昭，祥符人。宣德中举进士，擢户部主事，有能声。正统戊辰从征福建叛寇，以功升右僉都御史，巡抚畿内。未几，卒于官，人咸惜之。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幼颖悟，家贫力学。正统戊午乡举第一，明年登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秩满擢抚州知府，以治行居最。升山东右布政使，无何，拜右副都

御史，巡抚宣府，进大理寺卿，卒于官。宇为人廉介峻洁，以洗冤泽物为志，尝劾石亨与其侄彪置于法，一时权贵皆敛迹云。

贾恪，字惟恭，通许人。敏慧博学。正统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出按浙江。会贼陶得二作乱，恪剿平之。擢山东右参议，分守临清。有愬凭某佞以白金十镒余粟，粟未得而商舟不知所之。或欲责其偿于佞，恪姑缓之，乃使人物色，果于南板闸获焉。居数年，以直忤时而归。所著有《林居子集》若干卷。子定，举进士，除知絳州。有屠者杀其侣于谷中，将私其妻，不可，又杀之，乃逃，事久不白。定廉诛屠者，郡人称神明焉。值大饥，设法赈恤，且撰救荒八事，时总赈少司寇何乔新称善，遂下八事于列郡，令仿而行之。以荐改易州，寻升山西佥事，卒于官。

郑宁，字志道，祥符人。正统壬戌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操持清严，人不敢干以私。居刑部十六年，以才望擢四川右布政使，擒灭剧盗赵铎，朝廷赐彩币二袭。唐千户妖言倡乱，逃匿山泽。宁单骑往，谕以祸福，乃就缚。寻以征石和尚之功，再授白金彩币之赐。累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巡抚宣、大。居数年，引疾乞骸骨，三疏而后获命还里。囊无余贲，朝夕尝不给。诏有司岁给食米四石，终其身。

娄良，字至善，通许人。正统中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己巳从车驾北狩，留敌庭，敌帅胁以威，不屈。帅怒，□其背，良辞色益厉，敌重其节，释之。比还，升本部郎中，累官右副都御史。

黄绂，字用章，封丘人。正统末举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升湖广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召为南京户部尚书，改左都御史。绂廉峻刚直，遇事颺发，正色山立，即重忤时贵，弗恤也。历仕中外，凡五十年，始终不渝，后以致仕归。初，绂在湖广时，以计鞫妖僧继晓，送京师斩于西市。在延绥时，劾参将郭镛，劲节凜然，至今人犹慕之。

马文升，字负图，禹州人。景泰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历迁福建按察使，以忧归。会陕西满四反，起为右副都御史，讨平之。寻命以左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北兵入寇固原，文升乃设伏汤羊岭，敌至伏发，尽获其众。拜兵部侍郎，徙镇辽东，制五花营、八阵图以训士卒，又上御边十五事。召还，进兵部尚书。时哈密忠顺王陕巴为阿里麻所掳，文升以计戡平，语在《许进传》。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转吏部尚书致仕。文升性介，特寡言笑，不尚华侈，举止严重，修髯伟貌，望之知为异人。立朝凡五十余年，慎名、节励、廉隅，虽位极人臣，名闻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于值事变、临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摇夺，可谓社稷臣矣。年八十有七卒，赠太师，谥端肃。

朱安涎，字思甫，镇平府奉国将军。笃行好古，于学无所不窥。所居建青藜阁，藏书数千卷，日诵读不辍。性至孝，父南山公病，涎刲股以进，病遂已。大司寇余姚翁公颜其堂曰“世孝”。涎晚年宗阳明先生之学，与海内诸名宿相交游。奉旨为宗正，群子弟执经问难，莫不悦服。卒年八十六。所著有《理学寤言》《太极图考古本》《大学续》《谈艺录》《春草斋集》《江山览胜集》《鸥汀渔唱集》诸书行于世。

孙贤，字舜卿，杞县人。景泰中举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转侍讲，寻改中允，日侍经筵。成化初，预修《英庙实录》成，进太常寺卿兼迁侍读学士，掌院事。上疏乞册储，且引疾乞休，示《无希覬意章》并上，上皆允之。卒，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

王豫，字用诚，祥符人。景泰中举进士，授给事中。立朝蹇谔，持大体，大为矫激之行。嘗奉使交趾，以蠢夷素犷，先论之以礼。既恪服，始入其国。及还，馈赆甚腆，豫峻拒之。擢湖广参议，提督太岳太和山。秩满，军民奏留乞在任，诏从之，赐食三品禄。未几，以致仕归。归之日，囊橐萧然，士论称之。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中举进士，授监察御史。会贵州蛮寇啸聚，命往剿之。事宁，徙按畿内，力革宿弊。以运饷蓟州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敏建议别凿三河，直抵蓟州，避海道，军民便之。累升四川布政使，入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号令严明，敌不敢犯。初，山东、河南运边饷者，岁数万石，更涉险远，率倍费始得达。敏计岁会外令易银给将士，以其余市战马、治军装，至后守之。成化间召为兵部右侍郎，进户部尚书，尝疏救荒及盐法数事，又奏止贵戚畿地之请，诏俱从之。无何，以疾乞致仕归。卒，赠太子少保，谥恭靖。

王继，字述之，祥符人。成化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出按山西，不避豪贵，风裁凜然。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哈密。忠顺王为吐鲁番所灭，据其土田。继训练士卒，遥振天威，俟其自屈。上^[1]鲁番累纳款请降，继乃议取故王从子陕巴袭封忠顺王。事闻，赐文绮白金以旌其功，擢户部侍郎，进尚书。时中贵李广以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大臣竞贿结之，多迁枢要，继不与通。后广败，言官论大臣党之者，上谓其人众，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谢罪，惟继与钧阳马文升不与，垂绅屹立，无作色焉，上由是益重之。时改南京刑部尚书，未几，复改兵部参赞几务。卒于官，赠太子少保。

魏璋，字廷珪，鄢陵人。成化中举进士，授武进知县，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贵近。巡按庐凤、淮阳，奏开古芍陂溉田惠民，升大理寺左寺丞。以直忤时，谪九江府同知。致仕，朝论惜之。

刘璟，字德辉，鄢陵人。成化中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用荐出守松江及太原，划奸植良，岁积赈储以数万计。累迁山东左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抚宣府，查复草场，孳牧有赖。进刑部右侍郎，敕勘大同将官不法事，称旨，转左侍郎，寻升尚书，加太子少保。以老乞归，上命有司给月廩、舆夫，以寿终。赐葬祭如制。子切，见《科目志》。

杨璉，字用章。成化中举进士，授丹徒知县，有清操，擢监察御史。会科道官以言事忤旨，宪庙甚怒。璉奏曰：“谏官，天子耳目。若以尽职获谴，天下事谁复敢言？”上怒乃释。未几，都御史秦紘劾安远侯柳景不法，有司勘得其实，诏景免死，紘亦致仕。璉上书曰：“景之罪既明，是紘之劾不谬也。且紘忠实有大略，不宜摈弃。”上纳

[1] 上，当作“土”。

之，复起纮为户部尚书。璉直声益振。仕至山东按察司佥事，以疾卒。所著有《弦斋稿》。

张泰，字世亨。成化中举进士，授邹县知县，擢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四郡，宪度峻整，豪强敛迹。累迁大理寺卿，以劲直忤逆瑾，免归。瑾诛，起为刑部左侍郎，寻迁右都御史，总制三边，累奏捷音，上赐敕褒美。又疏时政百余事，多见采行。卒于官，赠刑部尚书。

刘忠，字司直，陈留人。成化中举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宪庙实录》，成，升侍讲。九年转侍读学士。正德初上疏陈崇圣德、戒逸游数十事，语极剴切，上皆嘉纳之。累迁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政，寻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忠临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之。会又陶永用事，忠累请休致，弗许。乃乞省墓而归，坚卧不起，上赐玺书存问。卒，赠太保，谥文素。所著有《野亭集》若干卷。

李源，字宗一，祥符人。成化丁酉乡举第一，弘治丙辰进士，历官兵部武选司郎中。时逆瑾窃政，源守正不阿，坐事谪襄阳府同知。瑾诛，擢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以疾免归。有集若干卷。

高魁，字文元，新郑人。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气节，奉亲无惰容，与兄弟居，财货尽以属之。成化丙午举于乡，弘治末知金乡县。刻励节操，期自身始。冬不必炉，暑不必盖，饭不必肉，一布裘九年。邑大夫信而服之，为立生祠。擢工部主事，升郎中。时逆瑾乱政，乃上疏乞归，卒于家。

李环，字佩德，祥符人。成化丁酉乡举选广平府推官。丁忧起，补延平府推官。会守缺，环署篆。沙县民胡天秀杀人亡命，因为乱，环募壮丁捕获之，余弗问，境内悉平。九载迁青州府通判，督粮储。山东盗起，岁凶，民无所输租，环以帑金代抵粮额，约民丰稔补偿。事闻，嘉之，诏免民偿金。以老请归，卒于家。著《训蒙三字经》传于世。子士允，工古文辞。正德丁丑进士，仕至陕西苑马寺卿。

李梦阳，字献吉，其先扶沟人，国初徙居庆阳。父为封丘王教授，遂家祥符。母高氏，梦日入怀，寤而生，故名。十八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为弘治癸丑进士，授户部主事。金元以来，文袭靡靡之音，梦阳与何景明、徐昌谷、王九思、边贡倡为古文辞，断自秦汉六朝以下，无观焉，海内翕然宗之。寻转员外郎。时外戚寿宁侯张延龄怙宠骄纵，人莫敢问。会诏直言，梦阳上封事缕缕千言，陈二病、三害、六渐，劾寿宁侯诸不法，语稍侵及中官。昭圣大怒，有旨下梦阳岳^[1]，寻释之，夺俸三月。孝庙深知梦阳忠诚，大学士谢迁复为上言之，与上意合，故得保全。正德初，刘瑾等用事蠹政，户部尚书韩文等具疏劾之，梦阳代为具草。瑾知疏，出梦阳，矫旨夺其官，籍为党人，复罗织他事逮下诏狱。内弟左国玉从梦阳至京，上书康修撰海，力救得释归。瑾诛，起江西提学副使。梦阳伉直负气，寮友恶其侵官。江御史会按江西，与梦阳不协。梦阳疏其事，

[1] 岳，当作“狱”。

江亦论劾梦阳，忌者咸欲重伤之，赖少傅杨一清、大司寇林俊力救，从未减免，归大梁。累荐竟弗起，以病卒。所著有赋、颂、乐府、古诗三十六卷，疏、书、碑、志、记、序、杂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举进士，南京工部主事，谪海州同知。才藻宏丽，慷慨负气节，人称其有父风。

黄杰，字士英，洧川人。五岁尚不能言，既言，则五岁以前事历历不忘。随父之官，闻莆田林懋为助教，以经师名，乃负笈从之游，为《质〈尚书疑义〉》。成化初登进士第，授济南推官。岁饥，有指称贷而攘民谷畜者，为逻卒所得，欲置之法。公悉纵之，第约，令丰岁偿还，民皆感悦。乐陵民为谋不轨者，势甚炽，大中丞檄公袭之，公往得渠魁置诸法，余胁从者悉宥，无所问。后进户部右侍郎，卒于京邸。

贾咏，字鸣和，临颖人。弘治己酉乡试第一，丙辰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尝两为会试考官，所取士最称得人。正德初，逆瑾窃政，调兵部武选司主事。及瑾诛，累迁左春坊左中允、国子监祭酒。严立章程，监事振举，拜礼部左侍郎。嘉靖癸未，晋尚书，召入内阁，参预机务，再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因事纳忠，从容启沃，上亲制诗褒谕。后致仕归，年逾八十，时降玺书存问。卒，谥文靖。所著有《南坞集》。

李钺，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中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出按河东。时安邑有疑狱久不决，逮系者若干人，钺廉得其情，一言立决，人称其明。正德初，逆瑾用事，钺会疏劾之，瑾怒，坐以他事，罚粟五百石。瑾败，擢四川按察司副使，从征逆寇方四等，以功特赐金币褒之。累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三边。未几，召拜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时部事丛委，文移旁午，皆手自裁答，坐是劳瘁，病作而卒。赠太子太保，谥恭简。子惠，正德丁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正德中谏止南狩，廷杖卒。后赠监察御史。

冉鼎，字邦器，前贤伯牛裔。其先有为中牟丞者，遂家焉。年十三为庠生，声名籍甚。二十五登成化丙午贤书，屡困公车，授长清令。时逆瑾用事，巨猾私恨击登闻者七，瑾以三法勘问。问官偶假息关王庙，诬者呕血作神语，自输奸状。有镇守中涓张横索县赂，鼎不为馈。张衔之，欲中以前事，至临清暴卒，识者以为正直之报云。

罗玘，扶沟人。弘治己未进士，授兖州府推官。平刑赈饥，声实大著。擢监察御史，清戎畿内，百寮震悚。出知凤阳府，忤权贵，调嘉兴，再调延安，升固原兵备副使。劾元戎贪黩，抵于法。以病归。

丁懋，字启善，杞县人。家贫力学。弘治戊午举于乡，选平乡令，在职清勤，升青州府学通判。时颜神镇多盗叛，至，设法悉禽之，民赖以安，士民勒石诵德。

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幼颖敏，工古文辞。弘治末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以直忤时，谪判亳州，迁高淳知县。召拜监察御史，巡按陕西。镇守廖銮虐焰方炽，廷相下令禁约，銮衔之，遂诬奏，下诏狱，谪赣榆县丞。历升湖广按察使，贼李见懋，廷相设策禽之。入拜副都御史，巡抚四川。会沙保向泛倡乱，廷相率兵剿除，悉降其众，绩奏，赐玺书褒劳。明年，进兵部右侍郎，转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

事，明宪章，抑贪墨，严考课，中外肃然。九年考绩加太子太保，以疾卒。所著有《家藏集》若干卷行于世。

陈溥，字一卿，鄢陵人。弘治末举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以忤逆瑾，谪武乡县丞，稍迁阳曲知县。瑾诛，升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奉敕总理大同粮储，寻转山东布政司右参议，守海右道。是岁大饥，溥冒雪赈恤，全活者甚众。因感疾，上疏请归，时年三十有五。子棐，见《科目志》。

田汝籽，字勤甫，祥符人。弘治末举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清直不阿。正德初上疏荐起尚书韩文，当事者不悦，遂迁江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又荐知府伍文定及退居御史宋景皆可大用，不报。宪臣及僚恶其侵官，乃升谤，改山西转湖广副使。理狱讼，清屯田，修水利，事无不飭。前后乞休者三，乃得请，时年四十五。既还，力田养母，以径^[1]籍自娱。所著有《周易纂义》《律吕会通》，《采葑》《归田》二集藏于家。

刘坚，禹州人。弘治辛酉举人，授单县知县，刻励清节。历任数年，积俸仅易一羸马。郡守庐陵刘魁学出阳明之门，少许可独重其人，于其歿也，为志其墓。

刘大谟，字远夫，仪封人。正德初举进士，授户部主事，改监察御史，巡按辽东。时镇守太监岑章虐从特甚，大谟始至镇，即收捕其左右，用事者悉置以法。章乃诬蔑他事，逮系诏狱。士民奔走泣送，自辽阳抵山海关，足相躡于道，遂谪陕西隆德县典史。历迁四川布政司参政。会番夷作乱，奉旨剿平，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未几，致仕归。再起巡抚四川，驱驰蜀道，瘴疠遘疾，卒于官。

刘校，字宗夏，郾城人。正德初举进士，授刑部主事。迎其父就养，至定州，卒。校闻，即跣奔抱尸恸绝，已而少苏，视面目有尘，以舌舔而拭之。服阙复任。值武庙南狩，校谏止。上怒，罚蹠午门外五日，杖之，卒。后追赠尚宝司少卿，录其一子为学生。

郭维藩，字价夫，正德举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简讨，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未几，进侍读学士。嘉靖壬辰为考试官，所选多知名士。是岁上御经筵，维藩充日讲官，每陈经义，明治本，启沃淳切。久之，转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会病卒，上念讲幄积劳，特赐葬祭。

张汉卿，字元杰，仪封人。正德初举进士，授魏县知县，擢给事中。值武庙南狩，汉卿率众谏止，上怒，杖之。未几，竟罢归。家居二十余年，躬耕自给，足迹不至公府，时论高之。

左国玘，字舜斋，尉氏人。父尚镇平王府广武郡君，遂家祥符。七岁能诗，读书日数千言，字法拟颜鲁公，弱冠从李献吉就学于京师。正德十一年举于乡，才名籍甚，四方好古之士皆千里来从游。国玘至都下，公卿争迎致之，得其只字片辞辄为宝之。累试南宫，弗利。当路者欲荐入官，辞，弗就，归老汴上。博极群书，肆力著作，有赋、

[1] 径，当作“经”。

颂、碑、诔、序、记诸体，诗各累万言，世人称之为“中川先生”。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幼颖敏，好读书，九岁攻古文，尝作《里情赋》，为李献吉称赏，与樵^[1]郡薛君采齐名。正德癸酉举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授沔州知州。会川、襄水溢大浸，濂疏请蠲赈，得旨报可，全活数万人。汉阳有贵臣请以沔隶汉阳，部覆如议。濂疏奏极言民情弗便，事遂寝。累迁山西按察司佥事，理屯政。会学宪缺，濂摄其事，不两月而试周，一省士人悦服。坐忤权贵喉言者，论罢，遂致仕归，年才三十八。杜门谢客，日以著述自娱，又四十年。卒年九十九^[2]。所著有《嵩渚文集》一百卷，《外集》《绪^[3]集》若干卷。所辑《祥符文献志》《汴京遗迹志》《乡贤传》《医史》《朱仙镇岳庙集》《稼轩长短句》诸书并传于世。

高尚贤，字大宾，魁之子。正德庚午乡试第一，丁丑进士，累官山东提学佥事，以省委教，士习翕然向风。迁光禄寺少卿，修《供储录》，厘革累年弊政。未几，致仕归，卒祀乡贤祠。

师存智，字汝愚，太康人。聪察有才干，令桐城，以能称。拜御史，大有誉望。巡按陕西，丰裁凛然。会刘瑾下主事韩邦靖狱，力救得不死，阉人惮之。卒于京，囊无蓄，不能殓，信阳何中书棺殓以归。

刘崇儒，通许人。正德丙子乡举，幼时梦入五岩山，因字五岩。初，父督之耕，儒求读书，师出一联云“绿柳堤边飞紫燕”，对曰“青松枝上啜黄鹂”。後二载入黄宫，读书闭户登贤书。历仕保平同知，清正廉能。卒，祀乡贤。

王教，字庸之，祥符人。嘉靖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尝三为会试考官，衡鉴精明，为时所称。累迁国子监祭酒，上《薛文清公从祀议》会慎简官僚，以祭酒兼右春坊右谕德。祭酒迁春坊，实自教始。后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卒。

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人。嘉靖二年进士，历升吏部郎中，以忤时宰，谢病归。及再起，补山西左参政，执法不阿，赫然有声。甲午司文场，品鉴甚明，是科号称得人。又三年，转湖广按察使，卒于官。著有《苏门集》若干卷行于世。

陈乙，字子木，杞县人。嘉靖壬辰进士，授工部主事，升员外，告病旋里。补刑部员外，谏绝大狱，平允不阿，寻转山东佥事。

高拱，字肃卿，新郑^[4]。年十七，以礼经魁乡榜。嘉靖辛丑登进士，由翰林历官中极殿大学士。时穆皇在裕邸，两府并开，嫌疑横生。拱九年讲读，干旋调和，国本赖以不摇。穆皇嗣位，拱以人言谢事，未几，召还内阁，掌铨部，命司官廉访贤才，各封识书册以备参验。值霜降，阅狱词历二十昼夜，弗懈。雪王金等一百五十余人，剖安国

[1] 樵，当作“譙”。

[2] 九十九，当为“七十九”之误。

[3] 绪，当作“续”。

[4] 此处似缺一“人”字。

亨之非叛，辨沐国公之受诬，神明不爽，远迹又安。受顾命辅神宗，为同相所倾，以疾辞归。角巾野服，著病榻遗言及杂文集八十余卷。卒，赠太师，谥文襄。

高捷，字渐卿，新郑人。嘉靖己未进士，授兵部武选司，累迁南京右都御史。值寇发，调北兵未至，乃躬擐甲先士卒，尽集商船，授以金鼓，威灵大振，贼遁去。回籍劝耕课读，化导乡里，年近七十卒。

徐自得，字深甫，杞人。嘉靖辛丑进士，兵科给事中，上备边数千言。敌人伪求纳贡，诏百官会议，相顾莫敢发言。自得抗言，敌狡计，不可许。后补工部，复陈开河之患，升尚宝司少卿。

曹金，字汝砺，祥符人。嘉靖癸卯举乡试第一。丁未进士，授南通州知州。灶丁张伦劫杀官，役捕者奉御史指，求盗急不得，妄引良民大姓四十八人，严刑诬服，死者几半。金力白其冤，御史怒，未几，果获真贼，全活者甚众。迁山东兖州府同知。督抚王公犒军德州，军卒聚而欢，金廉知其首事者，指名呼之，其人即出，众随解散。晋浙江右参议，守温处。倭寇犯青田，金力守孤城七日夜，倭引去，城得保全。晋海道副使，金以伉直忤贵幸意，罢归。隆庆改元，诏起补山西按察司副使，累迁陕西左布政使，入为顺天府尹、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巡抚陕西，斩罄屋妖贼，地方以宁。寻引疾请归，家居十七年。卒，谕赐祭葬如制。所著有《传川文集》藏于家。

陆柬，字道函。嘉靖庚戌进士，评事贵州都司府知府。攻诗文，郡邑文献多所蒐采。所著有《陆道函集》若干卷行于世。

黄舒华，杞县人。嗜学，工于诗文，大梁李空峒奇之。七举不第，嘉靖庚戌以明经授肥城训导。常论诗忤督学旨，公退而叹曰：“彭泽令不以五斗粟折腰，余乃恋此官耶？”遂归，与黄庠部结诗社。著有《蟋蟀吟》行世。

李际春，字应元，杞县人。嘉靖丙辰进士，授行人。琉球中山王请封，际春请行，适倭寇浙、闽，往返艰危。初登舟时，风浪大涌，舟人股栗，际春神色自若，俄而红光烛天，若有神拥护，得免。事竣，擢通政使。时江陵用事，中外倾附，际春抗直不阿，遂奋袂而归。父病不解衣，居丧哀毁。癸未病卒，朝廷遣官谕祭。弟茂春，进士，有懿行，乡里并传。

周咏，字思养，延津人。嘉靖壬戌进士，授魏县令，擢御史，出按宣大，条数事著为令典。典山东乡试，所取悉知名士。时江陵柄政，数召致，公以内艰初阙，延迟不行。累推少司马，荫二子，以老，乞骸骨归。好施与，子孙世其家声。

陈棐，字汝忠，鄢陵人。嘉靖己未进士，擢给事中。历仕都御史，巡抚甘肃，经画多远略，以疾致仕。所著有《文冈集》《八阵图说》《火车阵图考》。

胡九功，尉氏人。少聪警博学，善为词赋。嘉靖中举进士，两为司李，注意恤刑。盐徒田昆以拒捕罪坐死，公原情宥之；杨俗构陷巨室，多污及妇女，公力白当道，令勿听。政将成，以疾歿，士民惜之。

朱光宇，字德明，祥符人。嘉靖乙丑进士，擢山西道监察御史，按贵州，再按福

建，皆以病归。卒之日，囊橐萧然。

侯于赵，字宗度，杞县籍。嘉靖乙丑进士，历工科给事中，前后疏数十上。戚畹武清伯李某请营菟裘费三万金，上允其请，公抗疏极言，举朝动色，上袖疏不下，得以无恙。寻与江陵相尤，出为江西大参，未几，擢为都御史，巡抚本省，卒。子应琛，乡举第一，癸丑进士，仕至知府。应瑜，举人，亦仕至知府，有政绩。

魏澧，许州人。嘉靖中登进士，初授浚县令。午堂梦铁佛寺伽蓝云：“亟诣寺救李举人。”醒，趋寺，闾如也。抵伽蓝座，宛梦中睹者，俄而风吹壁上，轴起，有隘牖，一生一妇在焉。讯之，生曰：“生误至此，僧欲中伤之，缓则无济矣。”旋率役搜捕，妇归本主，僧讫大辟，生得释。后最贤书寺改东察院，修西门外桥，掘地得石碑，镌有字云“魏公桥”，其神异往往如此。后行取授御史，未至任，卒。

徐濂，号嵩川，祥符人。登嘉靖壬子贤书，任平凉守。会土蕃入寇，濂提兵分却之，军中有韩范之目。寻迁苑马寺卿，贤声丕著。致仕归，处家如寒素清卓，好施，乡之人薰而化者千万计。及歿，祀乡贤。

王用章，字汝平，祥符人。嘉靖乙丑进士，治昆山，有政绩。入为礼部主客郎，遂谢事归。日纵酒攻诗，居家二十五年，无所请谒；官造其庐，则引避不出。所著有《松云集》藏于家。

朱睦㮮，字灌甫，周藩镇平恭靖王四世孙。生而端颖，李献吉一见即奇之。十岁受经学，甫弱冠，六经悉通大义，读秦汉以来诸家经解，所发明多得之于世儒笺注之外，尤精于《易》《春秋》。博通古今，海内名流多与交欢，担簦游梁者皆赖为馆谷。即第建万卷堂，购书三万余卷，日诵读，至老不倦。奉命督宗学，海宗生五百人，皆成文雅。㮮生有至性，事父母甚备，居丧不入内寝，先世遗产尽予诸弟，自奉俭朴若儒生，卒，年七十。上重其学行，加祭葬。所著有《五经考疑》《授经图》《陂上集》《中州人物志》《忠臣列女传》《中州文献志》《词林》《从祀考》，而《河南通志》《开封郡志》多所参定。子勤美，袭父职，博学多闻，饶有父风。

张孟男，字元嗣，籍中牟，世居祥符。嘉靖乙丑进士，历尚宝丞。时新郑秉国，孟男以至戚旅见，外无私谒。后累晋，历南部户尚书。卧病，求去，得旨慰留；已弗起，犹区画部事，遗疏千余言，命子民表驰使上。孟男通籍四十年，萧然不异儒生，勤事以死不忘尸谏。讣闻，赐祭葬，赠太子太保。

王允中，字宗尧，祥符人。嘉靖戊午举于乡，令南皮，执法不避权贵。南河当九河下，流水湑而不得泄，北界沧州旧筑堤堰障水。会雨潦，沧州有贵官坐堰上，决堤没民田。允中冒雨单骑行水中而数之，贵官气慑。塞其壑，境内保全。以治行高等晋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陕西按察司副史，以忧归。历官三十年，仅有田二顷，割其半以贍弟侄、宗人、乡之贫者。一夕，偶有窃者入其庐，谓允中曰：“公非王清官耶？误矣。”疾引去。卒，年七十三岁，自志其墓。祀乡贤。

黄鹤，字鸣皋，杞人。嘉靖己未进士，户部郎中，升湖广兵备副使。郟、襄樊城

盗患甚剧，鹤尽获渠魁，置之法；襄阳大侵，煮粥赈之，全活甚众，寻升陕西臬宪。乡党服其品行，因建祠祀之。

王仲逵，字道卿，隆庆戊辰进士，授山东黄县知县。黄僻海，仲逵厘定赋籍。邮舍徒困于狱，几死，仲逵脱之，与之约，如期至，全活数十人。以忧归，镊百金籍而留之，当道怜其贫，醮^[1]金贖之，竟弗受。中丞梁公时过仲逵，会雨骤至，屋溜没胫，梁硕捐绶授之室。仲逵谢曰：“尊贵临门，草土之人不敢匿，俨然备宾主礼者，以明公知我也。”乃因以为利，竟弗受。卒，无以殓，大司马杨公经理其丧。季子正志，万历戊戌进士，为富平以论劾珰恶诏狱。^[2]

由礼门，字中夫，杞人。隆庆辛未进士，除秀水令。有民张子龙妻与僧私，杀夫沉其尸，诡词以讼。礼门曰：“若杀其夫而更祸他人耶？”氏色动吐实，其尸果在水中，于是逮僧置于理，邑中称其神明。后转兵备副使。

张一桂，字稚圭，其先歙县人。父清，始籍祥符。举隆庆戊辰进士，改庶常授编修，与修国史。甲戌分校礼闈，所取皆知名士。以《穆庙实录》成，进修撰，赐金绮、罗衣，宴南宫，补经筵展书官兼掌制诰。丁丑，《世庙实录》成，进侍讲宴赉如前，直起居，编摩六曹章奏。会江陵夺情事，检讨赵用贤、编修吴中论之，杖谪。一桂与同官疏论，相君当守制，用贤等不当深罪。江陵匿，不以闻，一桂谢病归。江陵卒，还阙，再充经筵，分修《会典》。主顺天乡试，中贵人子弟摈不录，遂为飞语闻禁中，调南兵部员外，晋南司业。历祭酒，召入为太常卿，旋晋南吏部右侍郎，改北礼部转左。闻命就道，病卒，赐祭葬。所著诗、赋、序、记、志、铭、杂体若干卷藏于家。

李戴，字仁夫，廪延人。隆庆戊辰进士，累迁太宰。是时采榷四出，国本未定，人莫敢言，公独力请俱口温旨，晋阶柱国。公以年老乞归，疏十二上报，允归家。立义馆，置学田，贫而有志者多藉以发迹。卒，配享学宫。

刘峨，字仰苏，禹州人。以明经为训导，善于造士。两署剧邑，皆有惠政。升路安，授藩王台司，征其文者无虚日。有《中冈文集》行于世。

杨时宁，字子安，祥符人。隆庆戊辰进士，周历藩臬者十年，所至皆有成绩。治兵固原，值宁夏哮拜兵变，时宁督饷决策，以功赐银币。寻晋金都御史，抚宁夏，饬励将士，警至辄败之。升督察院右都御史，加兵部侍郎，总督宣大，累著捷功。加兵部尚书，累晋太子太傅。还里，行李萧然。治别墅于城西，与故旧相招饮，三年，以寿终。讣闻于朝，辍钟鼓一日。赠太保，谕祭，遣官营葬。

孙守业，祥符人。隆庆丁卯举于乡，任山东章丘学博，善作人。寻迁国子监学录，历户、兵、吏三部司，出授湖广、辰、沅兵备事，馭兵，民称善。会苗蛮犯顺，公将所部军击破之，禽渠逆吴老跳等有功。及卒，祀乡贤。

[1] 疑为“醮”，即大家一起凑钱。

[2] 此处原文似有脱漏。参《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马翰如，字抒之，陈留人。万历甲戌进士，历任山西副使。持身方严，居官恬退，年五十四即解组归里。教子睦族，为里人推重；优游诗酒，门无杂宾。所著有《礼记中说》行世。

范守己，字介儒，洧川人。万历甲戌进士，入馆，缘论张江陵，出为云间司李。时漕卒以加耗病民，公入仓，武弁乔姓者率众持刃胁守己，竟不为所动，卒擒其戎首置于法。迁建昌兵备，马瞿为乱，公率数骑侦之，约贼会议，贼疑惧，以为饵兵，遂敛迹入洞，贼卒出降。转少司马，卒。所著《御龙子集》《参两通极》《天官局^[1]正》行世。

杨时馨，字维德，祥符人。万历甲戌进士，工部虞衡郎中，督造邠哀王工，一以节省浮费，群珣共衔之。会有旨临阅，群珣故毁垣，冀激上怒，同事共危之，时馨不为动。历俸八载，补山东按察司副使。时中丞信左道，倚奸民为神明，时馨面折之，失中丞意，遂挂弹章，即弃官归。

何出光，扶沟人。以甲科万历癸未进士授曲沃令，赈饥有方，当道疏荒政第一，征拜监察御史。时巨珣权倾中外，结外戚，相依为奸，忧在国本，抗疏劾之，抵群奸于法。再按山东，发京考预泄之弊，忌者夺职。寻补完县令，卒于官。

孔贞一，字绍虞，杞县人。万历己丑进士，授江陵令，有惠政。擢西台巡城，畿内肃然。时举人多逾法，贞一疏请听按臣考察，遂著为例。每巡方裁冗费，甘菲薄荐剋馈遗，概却之。庚戌掌计典，甄别允服。子时、发以明经司训。孙胤颺，甲午举人。

秦尚明，字湛若，太康人。万历己丑进士，两任萧山、宜兴，权户部，迁陕西参政。威望重于边庭。

李来命，字宾用，杞县人。万历壬辰进士，任钟祥县令。会中使肆虐，来命力驱出境，被谗，遂免官。卒，赠兵部职方司主事，祀乡贤。

周六书，廪延人。万历壬辰进士，仕山东武城县令，政声甚著。升户曹，调兵部郎中，任事侃正。历十三年，终于官。

秦梦熊，字吉甫，杞县人。事继母以孝闻，祖遗尽畀诸弟，子侄成立，仍各计丁而后授之产。幼读时，有女夜窥，拒不纳，托他故阻之。万历甲午领乡荐，历仕至户部郎中，管禄米仓，权贵关请，辄峻却之。嗣差宁武粮储，革招买之弊，为朝廷节省银二万两。丙寅复命，珣难将作，乃以足疾乞骸骨，人多其见。值歉岁，率子举人景、拔贡通判升，出粟，筑西肥砦，全活保卫流遗几万家，里人立祠祀之。壬午值闯寇之变，遂遇害，恤赠太常寺少卿。

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乙未进士，累迁山东巡抚，节余金七万，悉以疏闻。寻授工部侍郎，以直忤魏珣，郁愤而卒。赐祭葬，赠工部尚书，祀乡贤。

梁克从，字尔徽，籍鄢陵。万历戊戌进士，升吏部，一为考功，一为文选，谢绝苞苴，门无私牍，同官敬惮之。转少卿致仕。生平简约，不事华侈，置祭田二百亩，粢

[1] 局，疑作“举”。

盛之余，即以贍宗族。后鄆城陷，避难入汴省，没于水。子廷栋，兵部尚书。

靳于中，尉氏人。万历戊戌进士，仕至工部尚书，衡文山左，士习丕变。备兵辽海，捐俸修边。居家绝无私囊，俸给尽贍族姓。歿，祀乡贤。

马体元，字紫素，祥符人。性孝友，从事豫章徐匡岳先生，以道学名。万历戊戌选于乡，任山东观城令。会岁侵，饿殍载道，体元设法赈济，存活数千余人，士民勒石颂之。后升山西蔚州，丁艰归。起，北直晋州，以才调繁深州。值邻邑白莲教起，饥民胁从者众，群议主剿，体元独主抚，力请于上躬，谕解散之，多所全活。侍父八十七岁，问视之节不减孺慕。有田数百亩，悉令三弟平分，己不取焉。尝教子曰：“子者，己之子；弟者，父母之子也。”闻者咸叹服。致仕归，杜门读濂洛书，所著诗文成集。及卒，祀乡贤。

高节，字慎默，祥符人。万历辛丑进士，任山东寿光令，擢兵科给事中。疏请立东宫，忠鯁不阿，获朝阳鸣凤之誉。卒，祀乡贤。

王霖，号崂嶷，祥符人。万历辛丑进士，授山东德平令。将抵邑，宿所辖村中，夜半有鬼出床下，叩首公前，殆将诉冤者。霖早命发其地，得新尸，项有痕，乃主人利所有而绞杀之者。公正其罪，人称神明。擢南台，弹击不避权贵，举朝惮之。解组后以诗酒自娱。子纪昭，克循父教，中甲午解元。

张修德，字凤芝，太康人。万历甲辰进士，补宁津、瀛海、岩壤。寻有大牙东藩露刃称王者，不檄一兵计擒之，余孽冰解。擢御史，出使蜀藩而卒。上愍之，赐祭。

孙濬，号泗源，许州人。天姓^[1]孝友，经史而外，靡不博览，尤善诗。万历丙午登贤书，一时理学宗之。

边有猷，封丘人。子之靖，父子俱成进士。猷任太仆寺卿，子亦官兵部主事。猷居乡有盛德，靖亦有父风，父子俱入乡贤。

常一中，号允峰，祥符人。万历中岁贡，慷慨有气节。任罗山县训导，邑内旧有子路问津祠，后僧人易以观音像，遂废其迹。一中甫莅，即白之当道，僧囑司李，不果行，一中力争之，卒复其旧。竟以忤上意挂冠去，士人为树直道碑。歿，祀乡贤。

王顺行，字成五，通许县人。万历庚戌进士，历顺德、太原守，巡抚陕西，得边人心。旋里，仁谦敦睦，乡人钦其德义。

王则古，字继则，禹州人。万历癸丑进士，任兵部主事，力荐马世龙为辽将，当道疾其黷中，以察典起工部主事，调兵部。时魏珣专政，指东林为邪党，公从赵南星游，株连削夺。珣败，起南礼部主事，历员外郎中，迁冀北道参议，致仕归。

孟绍虞，字玄钵，杞县人。勤敏博学。万历癸丑进士，由翰林庶常历经筵日讲，启沃多所裨益。升大宗伯，寻告终养。立文征社，人文蔚起，联雋多英，置义田以给贫

[1] 姓，当作“性”。

族。著有《金华殿演纶草》《乐三园诗集》行世。

刘之凤，字雝明，中牟人。万历丙辰进士，授淮安司理，执法不挠，擢御史。貂珣魏忠贤开内操，凤奏劾之，矫旨斥逐。及忠贤就戮，朝廷闻其忠，嘉之，复补江西道御史。历晋刑部尚书，执法断中涓邓希诰死，又以首辅恃权作威，疏弹之。希诰隐结首辅共排击之，遂下狱，愤懣成疾而卒。

曾省信，字抱一，太康人。万历己未进士。沉酣古学，读书有静悟，士游其门者以鹅湖视之。所著有《芝香居诗》《忠孝文集》《删正大全》传世。

郑二阳，号潜庵，鄢陵人。中万历己未进士，授德安司李。听断明允，事无冤滞。时逆珣擅权，公不党，遂左迁，后进都御史，抚安庐。群盗日炽，公以孤军保障南方。归里，筑别墅，诗酒自娱以终。

刘调羹，字仲济，禹州人。天启壬戌进士，授丰县令，清谨爱民。擢御史，巡抚光禄寺，节省七百余金。巡福建，计歼巨盗钟凌秀等，败其党，赎醵余五千两，悉余谷备赈，遂有“北人不爱钱”之谣。复命，囊无长物。卒，诏颁金恤之，祀乡贤。

屈可伸，字谦仲，延津人。天启壬戌进士，授简讨。辛未，分校南宫，进侍讲，充经筵官，纂《神庙实录》。癸酉，升右春坊中允，奉命册周藩。寇难作昌，先设备，作神器局记数千言，皆古名将所未备者。升春坊谕德，撰敕诰文，进左庶子祭酒，再历正詹，以病卒。

刘贲卿，字以成，鄢陵人。起家乙榜，仕肃宁。肃宁为逆珣魏忠贤里，其族党假借权势，法治之不少贷。阉党怒，矫旨革职。逆珣伏辜，升南计部，迁太守。

贾明孝，字君锡，户部主事选之子。聪颖博学，由明经任秦中宜川令，直戇不合当道，解组归里，杜门读书不辍，都人士多从之游。所著有《四书救弊编》行世。

聂维贤，字平阿，杞人。由拔贡授平阿令，刚方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明末苗蛮叛乱，维贤恩威并建，卒皆率服。后擢四川参政，卒于家。

王承惠，字子年，世兰阳人。年近五旬魁天启甲子榜，授渭源令。百方抚辑，值时变，挂冠归。环堵萧然，赍志而歿。

郭文灿，字仲白，祥符人。崇祯戊辰进士，任山西大同令。会年饥，民苦逋饷，鬻田二千亩代为之偿。寻迁户曹主事，转刑部，以病归。卒，祀乡贤。

李云鸿，字翔南，通许人。崇祯辛未进士，历仕巡按广东，抚恤海外，黎人倾心归化，训以汉俗。值乱，旅卜金陵，以疾终。

皇清

陈胤丛，字见心，祥符人。明万历甲辰进士，任太常寺博士，岁节祭祀银以千计。擢工科给事，会修皇极殿，以疏陈，多所节减。迁礼科，值珣魏忠贤擅权，沥血疏击之，矫旨削夺。珣败，改授大理寺右少卿。国朝补大理寺左少卿，致老而归，杜门教

子。及没，崇祀乡贤。

卢六艺，字念中。崇祯丙子乡科，顺治初年任遵化县令，治教严明，恩威并著。擢工部主事，升员外郎。时封疆初辟，持简为广东左布政使。大兵南征，六艺翊赞随行，所至归附，凡钱谷簿书，垂手立办，以勤劳王事卒于粤。叙功赠祖父如其官，荫一子入国子监。

梁云构，原名治麟，兰阳人。明崇祯戊辰进士，以行人擢御史，升操江。典朝为民部侍郎，卒，谥祭，谥康僖。子羽，以进士历詮部四司。

语云：千里一士，百里一贤，言人才明难得也，兹何英豪辈出如此乎？盖开郡居天下中，所得光岳之气独厚而又为列代首善地，渐育浸渍其间，以故誉髦挺生，如采玉于山，探珠于渊，而东箭南金，项背相望矣。呜呼！前贤可希，规范不远，后之生斯土者亦有畏之心也夫，其亦有奋之心也夫。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五 终

卷之二十六

人物_四

忠烈

汉

陈泰，涪川人。司马昭杀高贵乡公，召群臣谋其故，泰独不至，使其舅荀颀召之。泰曰：“论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逼之，垂泣而入，与太史司马孚枕帝尸于股，号泣尽哀。昭谓泰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少可以谢天下。”昭曰：“为吾思其次。”泰曰：“岂可使泰发后？”言遂，呕血卒。

晋

钟雅，颍川长社人，好学有才智，仕至御史中丞，执法纠邪，群僚惮之。苏峻之乱，侍卫天子，或劝之去，雅曰：“君危不能济，遁逃苟免，不可。”卒死于难，追赠光禄勋。七世孙嵘，好学善诗，仕南齐，后至西中郎。

袁粲，豹之曾孙。幼孤，好读书，及长，有风操。尝著《妙德先生传》。累官左仆射，出镇石头城，为刘僧静所杀。子勛，以身卫父，俱死。粲曰：“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

毛宝，字硕真，阳武人。初为温峤平南将军，苏峻作逆，宝以千人次茄子浦，夺其粟万斛，虏杀万计，峤表为庐江太守。与贼战马头山，宝中箭贯髀，彻鞍归，洗疮迄，进，破贼于合肥，以功封州陵县开国侯。寻迁豫州刺史，守柘石。石季龙遣兵二万攻之，城陷，宝率左右突围出，赴江溺死。

袁崧，阳夏人，乔之子也。少有逸才，博学有文，著《后汉书》百篇，又善音乐。初嗣父爵湘西伯，累官吴郡太守。孙恩之乱，崧守沪渎城，城陷死之。

南北朝

殷孝祖，陈郡长平人，少有气干。仕宋，以军功累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四方

多叛，朝野忧危，司徒参军荀僧韶请征孝祖入朝，从之。孝祖闻命，即日弃子，率文武二千人还都，人情大安，拜冠军将军。时贼据赭圻，孝祖与战，中流矢死。赠建安县侯，谥曰忠。子琰，和雅寡欲，多识前事，为文帝所知，仕至少府加给事中。

唐

格辅元，浚仪人，希元之弟。举明经，武后时累迁御史中丞，凤阁鸾台同平章事。会凤阁舍人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辅元与文昌右相棘阳、岑长倩谓“皇嗣在东宫”，不书奏，大忤诸武意。来俊臣胁诬辅元与长倩谋反，俱斩之。子遵，举明经，为太常寺大祝，亡命中牟十余年。中宗即位，遵诉父冤状，擢为赞善大夫。辅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参军，同章怀太子注范晔《后汉书》。

五代

张延朗，浚仪人。仕唐为粮料使，累迁吏部尚书兼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晋高祖有异志，三司财货在太原者，延朗悉调取之，高祖以为深恨。晋兵入京师，延朗遇害。

宋

任福，字佑之，开封人。咸平中补卫士，累官环庆路副总管，知庆州，以破元昊功拜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会元昊复入寇，福力战，被十余矢。有小校刘进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挥四面铁简，挺身决斗而死，子怀亮亦死之。诏赠福武胜军节度使，录其子及从子凡七人。

王珪，开封人。善骑射，累官殿前第一押班。元昊入寇，珪从任福同战三日，诸将皆败，福陷围中。珪复深入贼壁，杀数十百人，所用铁鞭杵皆挠曲，手掌尽裂，目中矢，乃还。卒，赠金州观察使。子光祖，累官泾原等路副总管，尝从熊本平泸夷，功第一。

孙节，开封人。以才勇补右侍禁，从狄青有功。青之讨侬智高也，以节为前锋，遇贼于归仁铺，中枪而没，特赠忠武军节度留后。

刘平，字士衡，祥符人。父凝，从太宗征河东有功，封崇仪使。平刚直任侠，读书强记，举进士，累官都转运使。景祐初以平将家子，改龙神卫都指挥使，历鄜延路副总管。时元昊寇延州，平帅师往援，与贼大战，众溃被执，死之。赠朔方节度使，谥壮武。

郭遵，开封人。家世以武功称，乾兴中累官延州西路都巡检使。会元昊寇延州，遵入敌阵。出骁将，扬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复持铁枪进，所向披靡，深入敌中，为攒兵注射而死。赠梁州团练使。四子幼，仁宗皆赐名，曰忠嗣、忠绍、忠裔、忠绪，俱拜近侍官。

马遂，开封人，为北京指挥使。王则叛，贾昌朝使持榜入贝州招降。既见则，论

以祸福，不答，遂奋起抵则，据其喉，殴之流血。贼党攒刃聚噪至，乃缚而支解之。事闻，仁宗叹息久之，赠官苑使，官其五子。后得杀遂者骁卒石庆，使其子剖心祭之。

张叔夜，字嵇仲，开封人。靖康初以延康殿学士知邓州，四道置师，叔夜领南道都总管。金兵再至，钦宗手札趋入卫。叔夜即自将中军，其子伯奋将前军，仲熊将后军，合三万人。与敌大战，斩金环、贵将二人，帝遣使赍蜡书以褒宠。及城陷，叔夜被枪犹力战至白沟，御者曰：“过界河矣。”中^[1]夜瞿然而起，仰天大恸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忠。

郭偃，字同升，祥符人。以父任，调东海县尉，历迁通叛^[2]全州，权浮梁宰。未行，会贼张顶已逼县境，众止之，偃曰：“安逸则就，艰危则辞，非我所学。”竟至县，约束口卒，誓以死战。贼闻之，伪降，既入邑，为变色，官窜伏。偃曰：“吾为宰，义不可去。”端坐公署。贼徒责偃，偃大骂不绝口，遂遇害。诏赠承议郎，录其后二人。

张克戩，字德祥，耆之曾孙。举进士，徽宗时累官知汾州。金人攻汾，克戩毕力捍御，久之，召兵民谕曰：“吾不忍负国家，辱父祖，愿与此城终始，以明吾节。”众皆泣，对曰：“愿尽死听命。”虽屡却敌而援兵不至。及城陷，率众巷战，金人募生致之。克戩归，索朝服南向拜讫，遂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事闻，诏赠延康殿学士，绍兴中追谥忠确。

程迪，字惠吉，开封人。父博古，部郾延兵战死，迪以荫受官。宣和中从杨惟中征方腊有功，累迁荣州团练使。时金人入寇，诏以迪提举永兴路军马，措置民兵。及永兴破，迪率其徒力战，多所斩杀，身被创几遍，绝而复苏，犹厉声叱战不已，遂死之。诏赠明州观察使，谥忠愍。

吕由诚，字子明，海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以父恩补官，后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绵四州，皆有政绩。靖康初徙知襄庆府，时群盗蜂起，崎岖至郡，金兵来攻，由诚与判官赵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不屈，死之。

向子韶，字和卿，敏中之从孙。举进士，累官东京转运使。时属郡郭奉世进万缗羨余，户部请赏之以劝天下。子韶奏言，近臣首开聚敛之端，浸不可长，士论韪之。高宗朝出知怀宁府，金人犯城，子韶亲擐甲胄，率诸弟誓以死守，仍遣人赴宗泽求援，兵未至而城陷。子韶为贼所执，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不动，戟手责骂，金人杀之，阖家皆遇害。赠通议大夫，谥忠毅。

郭恩，开封人，累官秦陇路兵马钤辖。嘉祐中夏人入寇卧牛峰，恩与力战，被执不屈，自杀。赠同州观察使。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选进士，累官河东、河北制置副使。靖康初金师寇京师，灌入援守京城西北隅，拒战三日，被枪没于阵。子苏，闾门宣赞舍人，从父战，亦

[1] 当作“叔”。

[2] 当作“判”。

死之。绍兴中，赠灌忠正军承宣使。

李震，汴人。靖康初金人逼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有余。俄而被执，骂不绝口，遂被害。

高贵，祥符人。寓居镇江，举进士，累官知高邮府。扈从之海上，擢枢密使，与陆秀夫同死崖山。

元

徐世隆，西华人。金进士，辟为县令。其父诚，以年幼勿急仕进，世隆遂辞官，益笃于学。世祖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世隆劝以不杀人，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后召翰林集贤学士，以疾辞。所著有《瀛洲》等集百余卷。

归昉，汴梁人。学无师传，精敏过人。至顺初进士，累官刑部尚书集贤馆学士兼国子祭酒。昉同知颍州时，杞县人范孟谋不轨，召官属署而用之，使昉北守黄河。昉力拒不从，贼怒，系于狱，昉无惧色。贼败，独获免。

察罕帖木儿，沈丘人。时至正壬辰，刘福通兵起汝、颍、江淮，诸郡皆残破，朝廷征致讨，卒无成功。察罕帖木儿奋义起兵，邑中子弟从者数百人。贼破事闻，诏以察罕帖木儿知汝宁府。

陈祖仁，字子山，汴人。父安国，晋陵县尹。祖仁好学，有文名。至正初进士第一，累官翰林学士，除参知政事，朝廷之事多所正。及顺帝北遁，祖仁死焉。

韩因，字可宗，汴人。少习举子业，负气不群。盗据汝宁，官军讨之久不下。会朝廷诏赦叛逆，募可诏入贼者，因应命，乃借以唐州判官使焉。贼渠恐，纳诏不读，纵因归报。因出乘马，周贼屯，大言曰：“汝辈好百姓，何不出降归田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贼渠闻之，追因，责其所言，因极口肆骂，贼怒，遂被害。

潘炎，字光大，扶沟人。举进士，再迁襄城县尹，免官归。贼将刘大保陷扶沟，素重炎名，遣人辟之为学士。炎骂曰：“我岂从贼者耶？”以首触庭柱而死。

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甥也，养以为子。既领兵讨贼，誓志复仇。贼守城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执贼首陈谟头等二百余人，献阙下；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遂遣兵取莒州，山东悉平。及明初伐元，屡诏，持节不屈。

明

王良，字文信，祥符人。革除间累官刑部侍郎，出为浙江肃政按察使。闻靖难师入京，恸哭不食。会文皇遣使召之，良语其妻曰：“吾生平以忠义自许，今事至矣。”乃索火，衣冠端坐，自焚死。妻先投池中死，见《列女志》。

张辅，祥符人。器宇雄壮，顾盼有威。文皇定内难，累立战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安南国王为黎季犁篡弑，命辅率兵往讨，一鼓平之，得郡县一百三十四，户三百一

十二万，进爵英国公，后死于土木之难。追赠定兴王，谥忠烈。弟軺，以南征功累升右都督，追封太平侯。卒，赠裕国公，谥勇襄。

王资，杞县人。建文时指挥使，从偏将防守河北。喜读古文节义传，骁勇善射。灵璧之役率步卒护军饷，诸将败被执，复遁去。又从徐安防御凤阳，已而从帝出亡，周旋患难，不忍离。以兵追，失帝所在，遂易服为道士，隐于玉华山。

宋鉴，字孔昭，许人。机警有瞻气。初以国子生除兴平令，丁艰服阕，再补平江令，政治严肃，尤留心御侮。成化间有流寇数百掠平江，鉴率家人沈学等并民兵数千诣贼。贼殊死逆拒，民兵溃却，鉴身被七剑，犹手刃不已。同赴死者俱被害。鉴仆卧，贼退，輿舁至县，死守。臣上其事，敕赠别驾。

时植，字良材，通许人。任四川梁川县主簿。正德六年摄县事，流贼蓝四等合围攻战，城陷被执，骂贼而死。御史王纶上其事，诏赠知县，荫一子入监。

黄霆，洧川人，侍郎杰之子，以荫为江阴县丞。正德中，刘齐攻爱日门，霆戒妻子曰：“城破，阖门就死，勿辱贼手。”乃登陴誓众，亲发矢石破贼头，顾贼遁，复率所部追击之，民得免于屠戮，霆之力也。擢肃宁县令，去之日，民留之，拥塞不能行。

姚汝皋，襄县人。任武宗、世宗两朝，危言正论，庭杖至再，略不挫志，且出为参议十年不调，其正直清忠始终无易操云。

马振，宣武卫指挥使。祖俊、父义皆死于战。正德中流贼作乱，振率众讨之，至湖广历山县，大战而死。事闻，诏建世忠坊。

李惠，字德卿，祥符人，兵部尚书钺之子。正德丁丑进士，授行人。车驾将南幸，惠抗疏谏止，上怒，杖之，卒。嘉靖初，赠监察御史。子升，以荫仕至姚安府知府。

马登，字汝南，廩延人。由掾吏任平湖幕。适倭寇逼平湖境，麾义旗率众御之，始战而歼渠魁，再战而斩群丑。已而追剿，遇伏兵，力战而死。

吴道弘，汜水人。为邑掾，素性慷慨激烈。避难河北，时李贼围城急，见勇士张继松浮河请救，弘奋不顾身，赴按台苏公祈请，甚哀。公怒其唐突，责八十棍，神色不变，祈请益力，复义之。遂檄兵渡河，汜赖以全，人以之比申包胥云。

邢国玺，长葛人。崇祯甲戌进士，宰潍邑，与民休息。晋东莱兵宪奉部咨监军入援，道过龙岗，突遇贼锋，身先士卒，被围，刃镞交加，身被十创，坠马而死。

魏持衡，光禄寺卿，与举人马体健俱密县人。流寇破城，不屈，死之。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万历癸丑进士，由兵部主事累迁陕西左布政使，备兵榆林。闯贼破长安，所至披靡，任膺孤城固守之。贼持伪谕来，焚而梟其人。夜勒兵入贼垒，斩毁无算，贼败去。贼祖莹在公辖邑，发之，获蛇一，蚁数斗，悉毁之。寇大举围攻，城陷；公率众巷战，为贼执，不屈死。赠太常寺卿。

刘理顺，字复礼，杞县人。崇祯甲戌进士，庭对第一，授修撰，历左中允，立朝风节凛凛。值甲申变，慷慨投缳，万安人并子圣箴、圣符俱死京师。长子圣箴，庚午举

人，澹静有父风，卒于家。

毛文炳，郑州人。崇祯戊辰进士，任太原守道。闯贼破城，死之。

俞爵，字天有，禹州人。崇祯戊辰进士，历任抚宁、章丘令，所至有声。后以兵部员外郎监军救汴，与贼战死。赠太仆寺少卿，予祭葬，荫一子。

张坚，府庠生。值寇攻汴，矢石不能御，坚献悬楼式击之，尽夜站垛，积瘁死。

夏世英，汴人。以明经任商丘教谕。流寇攻归德府，英骂贼死于明伦堂东，妻石氏亦缢死。

李梦龙、张文光，俱周府官。壬午流寇攻城，兵粮匮乏，梦龙、文光极陈于王，发银数万两，兵以无哗，城守之功为巨。

李春桂，汴人。游击，忠勇过人。闯寇犯汴，桂单骑奋往酣战，逾时贼死伤无算。右腕中伤，恐为贼执，遂自刎。

王有根，祥符庠生，乡宦之玺子。闯贼攻汴，根督义勇社兵直入寇营，中箭殒。有司以礼葬，仍恤其家。

阮泰，字熙阳，尉氏籍，祥符人。由贡监授广灵县篆。甲申寇变死难，后祀乡贤。妻朱氏同死，见《列女志》。

朝杨鏞，字泗水，祥符人。官生，任襄阳府知府。值总兵王光恩叛，鏞被执，遂被害。时襄阳知县杞县进士潘朝祐同殉难。

高元美，字君实，祥符贡士。任兖州府黄河厅同知。戊子山东李贼陷曹邑，骂贼而死。

天地正气，人谁无之，而化碧流丹，烈烈于天壤间者，何亦不数数与开封磊落英多天性类，然宁独燕赵之士得专慷慨激烈之名哉！兹所志者，或捐躯行阵，或殒首贼庭，所谓金石为心，霜雪为姿者也。噫！留得声名万古香，此文信公为双庙吊也。燕市赴义，不减睢阳；博浪一椎，声施千古矣。

孝义

汉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九岁丧父，哀毁过礼，庐于冢侧，致甘露、白雉之祥。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当时以孝称。蔡邕深器重之。

陈纪，字元方，许州人。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靡和，士皆慕之。父实没，纪每哀辄呕血气绝，虽服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上其事，尚书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建安初，累拜大鸿胪。

繆彤，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同财产，既各娶妇，遂求分异，且数有斗争之言。彤深怀愤，叹，乃掩户自挝，曰：“繆彤，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更为敦睦之行。仕至中牟令，有异政。

晋

庾衮，字叔宝，鄢陵人。事亲以孝称。咸宁中大疫，二兄继亡次，兄毗亦为疠气方炽，家人皆出居，衮独不去。疫气既歇，毗亦瘥，父老咸异之。初，衮诸父皆贵盛，衮守贫躬耕以供养父亡，作笮卖以养母。母终，庐墓三年，服除，犹有哀毁状。

庾道愍，鄢陵人，冰之玄孙。少孤贫，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长知之，求为广州绥宁府佐。至府，去交州尚远，乃自负担冒笠而进，仅得自达。求其母，经年不获，日夜悲泣。尝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姬，负薪自外还，道愍心动，访之，即其母也。愍俯伏号哭，远近无不挥泪。

南北朝

袁廓之，字思度，阳夏人。因父死非罪，终身不听音乐，布衣蔬食，足不出户，誓不臣宋，时人比之晋王裒云。颜延之每见，叹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齐国建，仕至太子洗马。

袁彖，字纬才，阳夏人。仕宋为武陵内史。兄颢见诛，宋明帝投尸江中。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余日，乃得，密瘞石头后冈，寻改葬焉。初，彖幼而母卒，养于伯母王氏，彖事之如亲云。

袁昂，字千里，彖之弟。初，武帝诛颢，藏其首于武库，以漆题颢名以志之。时昂年五岁，匿于庐山。元徽中，会赦得归，乃以颢首还之，昂号恸呕血，绝而复苏，以泪洗所题漆字，皆灭，人以为孝感。葬讫，更制服，庐于墓次，终身不听音乐。历仕齐、梁，官至尚书令。昂雅有人鉴，入其门者号“登龙门”。卒，谥穆正。有集二十卷。

袁勔，阳夏人。宋顺帝升平初，父粲谋诛萧道成，不克，被获。刘僧静奋刀直前，欲劈之，勔大呼，抱父乞死，兵士人人莫不殒涕。粲谓勔曰：“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遂俱遇害，百姓哀之。

荀匠，字文师，颍阴人。父法超，仕齐为安复令，卒于官。匠闻，号恸几绝，至夜乃苏，奔丧扶柩至家，极力莹葬。居忧历四年，不出户，不栉沐，发皆秃落，号哭无时，目眦皆烂，形体枯悴。郡县以言武帝，遣中书舍人为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之官，竟以毁卒。

庾沙弥，鄢陵人。事齐为参军。嫡母刘氏寝疾，沙弥晨夕侍侧，衣不解带，或应针灸，辄以身先试。及母亡，冬日不衣绵纩，终丧不食盐味，昼夜号恸。墓在新林，忽

生稻松百许株，枝叶郁茂。刘好啖蔗，沙弥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见，嘉之，特加宠异，官其二子。

殷不害，字长卿，陈留长平人。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由是知名。家贫，有弟五人，皆幼，不害事母抚弟，勤剧无所不至。仕梁为廷尉，简文帝闻不害善事亲，赐其母蔡氏锦裙、襦毡、被褥毕备。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时雪寒冻死者满沟壑。不害行，哭求之，见死人沟中，即投身捧视，七日始得母。每凭而哭，辄气绝，行者皆为流涕。弟不佞，亦以孝称。

阮卓，尉氏人，性至孝。父问道，梁岳阳王府记室参军，随王出镇江州，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浆不入口者累日。载柩还都，中流遇疾风，船几覆者数四。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皆以为孝感。

王崇，字乾邕，雍丘人。兄弟并以孝称，仕梁州镇南府主簿。母亡，居丧哀悴，杖而后起。服阙，复丁父忧。是年夏风雹，所经处禽兽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风雹辄止。虽除服，仍居墓侧。至冬中复有鸟巢屋，乳养三子，驯而不惊。守令闻之，诏旌其门。

王续生，荥阳京县人。遭继母忧，居丧哀毁，杖而后起，及终制，鬓发尽落。有司以闻，元魏宣武帝旌表门闾，蠲其徭役。

李显达，阳翟人。父丧，形体毁悴，六年庐于墓所，哭不绝声，殆于灭性。州牧高阳王雍以闻，元魏灵太后诏表其门。

仓跋，荥阳京县人。元魏孝武帝时丧母，每哭吐血几绝，居忧毁瘠，见称乡里，诏旌其门。

张昇，荥阳京县人。丧父，饮水绝盐，哀毁过度，发落殆尽，声闻邑里，盗贼不侵其乡，州表以闻，旌其门闾。

唐

李日知，荥阳人，性至孝。登进士第，中宗神龙初为给事中。母病请归，调侍数日，须鬓皆白。母未及封，卒。方葬时，吏赍赠制至，日知殒绝于道，左右为泣，莫能视。巡察使路敬潜欲表其孝，使求状，辞不报。

殷践猷，字伯起，长平人。玄宗时丽正殿学士。以叔父丧，恸，呕血卒。子寅病且死，以母萧老，不忍决。及殓，其子亮断指剪发置棺中，誓事祖母如父在。后事萧不脱衣者数年，有白燕巢其楣。

王博武，许州人。会昌中侍母至广州，及沙涌口暴风，母溺死，博武号泣赴水救之，亦死。岭南节度使卢贞、俾吏沈畧访获二尸，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冢。

张士岩，汴州人。

任客奴，鄢陵人。

家师谅、董允恭，俱陈留人。

杨思贞，尉氏人。

藩良瑗、藩季通，俱中牟人。

时惠珣，阳武人。

杨嵩珪、许由、李颀通，俱封丘人。皆以孝闻，诏旌其门，仍命州县存问，复^[1]其赋税。

宋

常真^[2]，项城人。父母死，庐墓，终丧不茹荤血。周广顺、宋开宝间两诏旌其门。真妻病，子晏割股以疗疾。及死，次子守规徒跣，日一食，庐墓三年。太平兴国中诏旌表之。

张遇仁，开封人。四世同居。

樊可行、刘闰，俱陈州人。

王世及，河阴人。俱聚居至七百口，累数十百年。事闻，旌表，蠲其课调。

元

赵毓，管城人。其先居唐州，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狱，满归，以母老，不复仕。一日，会诸弟泣申遗训，愿世世无异处。自是，大小百口略无间言。毓长兄瑞早卒，嫂刘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选继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年少，命嫁之。王氏泣曰：“妇无再嫁之义，愿终事姑。”毓妹赘王佑，佑卒，妹念佑母无子，请归养之。孝友、节义萃毓一门。元贞初旌之。

丁文忠，郾城人。业鼓冶。母和氏疾，与弟文孝竭力调侍。母卒，文忠庐墓三年，不与妻面。父贵又疾，医不能疗。文忠造车一辆，兄弟共御，载父祷于嵩山、五台、泰安、河渚诸祠，途遇异僧遗药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尹萃，洧川人。至治初游学京师，梦母疾，心怪之，驰归，母已亡。居庐蔬食，哀毁骨立，每鸡鸣起，手治祭饌，诣墓所哭奠，虽风雪不废。父辅臣尝病疫，萃侍汤药，衣不解带，夜则祷于天，愿死以代父命，数日疾愈，乡邻嗟异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没，庐墓。母继没，河决，不克葬，殡于城西。敬祖露宿其侧，风雨不去，友人哀之，为缚草舍庇之。前后居庐六年，两髀俱成湿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1] 此处与文意不符，似当为“蠲”，而非“复”。

[2] 疑似宋代常真。原书刊刻错误。

扈铎，兰阳人。蚤孤，育于伯父，及长，事伯父如所生。伯父无嗣，铎为买妾。及伯父卒，遗腹生一男，铎常抱哺，与同起卧，十年不欲少怠。弟病，铎默祷于天曰：“天不伐余家，铎父子可去一人，勿丧吾弟，使伯父无后也。”明旦，弟愈。及母卒，铎庐于墓所。值岁饥多盗，宗族劝之归，竟不从。

刘源，中牟人。母吴氏，年七十余，病甚，不能行，且兵火起，延至其家，乡邻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号泣，趋入抱母，为火焚死。

刘德泉，杞县人。早丧母，父荣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德泉甚抚之。及王氏卒，乃益相友爱。至元末，岁饥，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乃各受其业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约同爨，和好如初。郡守以闻，诏表其闾。

胡伴吕，密县人。父实常，患心疾，数月几死，更数医，俱莫能疗。伴吕乃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于右肋旁，剗其皮肤，割脂一片，煎药以进，父疾遂瘳，其肋亦旋愈。朝廷旌其门。

陈善，汴梁人。事亲以笃孝闻，诏复其家。

韩荣、刘斌、张裕、何泰、史恪、邓孝祖、李文渊、杜天麟、张显祖，俱汴梁人。

段好仁、赵璧、薛明善、张富，俱郑州人。居丧，庐墓，以有司请诏，并旌之。

丁照，汴梁人，八世同居。

夏全，鄢陵人。

阎让，中牟人。俱以孝义称，事闻旌表。

明

丘铎，祥符人。师事青田刘基，通儒书，兼习医家言，至正末避地四明。及江南皆归职方，铎弟钧擢会稽巡检，铎奉母同之官所。未几，母病，铎昼夜泣祷，乞以身代。及没，哀恸几绝，卜葬鸣凤山之原，结庐墓侧，朝夕悲号。其地多虎，闻铎哭声，辄避之去，故会稽人称铎为真孝子云，学士宋濂传其事。

岳仲明，本固始人，宋鄂王七世孙，洪武初徙居汴。仲明少立清节，隐居不仕，尝庐墓九年。有司以孝廉举朝廷，三召不起，赐号纯孝先生。今三召冢尚存。著有《遗安集》藏于家。

张宗鲁，禹州人。四岁失明，二十遭乱，负母路氏逃难，其妻扶掖以行。岁饥，宗鲁卖卜以为养，日给不足，则令妻采野菜以继之。天下既定，宗鲁奉母还故乡，竭力供养母，故仍求前母曹、沈、吴三氏遗骸合葬父墓。洪武十七年礼部请表其门，诏从之。

李堪，封丘人。性纯孝。母贾氏病，堪尝粪甘苦以验差剧。及卒，庐于墓侧。洪武初旌其门。

袁节，禹州人。母卒，庐墓^[1]年。事闻，诏旌之。

高朗，字显明，杞县人。父卒，庐墓。事闻旌表。

江泰，太康人。母卒，庐墓。洪武末旌表。

刘大，阳武人。父母相继卒，大徒跣营葬，庐墓六年。永乐中事闻，旌表。

张景昭，西华人。母卒，庐墓。永乐间旌表。

李兴，洧川人。母卒，庐墓三年。负土筑坟，冬夏徒跣，雨雪不避。邑人称其焉。

邢恭，字克敬，郑州人。性孝友。宣德二年举进士，仕至翰林编修。嫡母歿，自京师奔丧，昼夜兼行，不入城廓。既葬，结庐墓所，凡三年。有司上其事，诏旌其门。

陈瑛，封丘人。母早丧，事嫡母翟氏孝谨。翟卒，庐墓三年。白兔、乌鹊并集于舍。事闻，诏旌其门。

杨肅，禹州人。亲卒，庐墓三年。正统元年旌表。

轩茂良，太康人。父卒，庐墓三年。正统初旌表。

程鳌，密县人。母卒，庐于墓侧三年。有芝二本产于墓里，人以为孝感所致。事闻，诏旌其门。

解礼，鄢陵人。性纯笃，父母歿，庐于墓侧。负土累坟，手栽柏树数千株，欲开井以资灌溉。一日偶出庐，行数步，如有人附耳者曰：“此有井。”掘地，果得一井，复有双兔驯扰墓上，人称其孝焉。

李斌，祥符人。母卒，庐墓。事闻，诏旌其门。

陈智，太康人。少失怙恃，事祖母以孝称。比卒，庐墓三年。事闻，诏旌其门。

郭存志，太康人。父母相继卒，庐墓三年。景泰间旌表。

张缙，鄢陵人。幼孤，育于祖母刘。后刘卒，缙庐墓三年。天顺间旌表。

萧盛，阳武人。七岁，母时氏卒，号恸几绝，乡人奇之。后父卒，庐墓三年。有青蛇驯扰之，异事闻，诏旌其门。

何清，许州人。任环县训导。母卒，庐墓。成化间旌表。

罗贵，长葛人。任蒙阴教谕。母卒，庐墓三年。成化间旌表。

陈铠，祥符人。性至孝，家贫妻死，矢不复娶。父尝遭痿痺疾十余年。铠躬执炊爨，亲调汤药，朝夕扶抱无少懈。比卒，哀毁骨立。其季父老而无子，铠请居，侍养如父。事闻，诏旌之。

史经，祥符人。周府仪宾。母卒，庐墓三年。诏旌其门。

陈希全，禹州人。任教谕。父歿，庐于墓侧。正德间流贼作乱，希全居墓侧不去，贼感其孝，争馈以金。事闻，诏旌其门。

[1] 此处疑有脱字。

李朝用，杞县人。母卒，庐墓三年。事闻，诏旌其门。

陆清，祥符人。任邹县训导。父母病，日夜侍榻前，不解衣带，药食必亲尝。居二丧，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既葬，结庐墓旁，朝夕哭奠，无异初丧，数及于死，竟枯其右目，人咸怜之。事闻，诏旌之。

朱睦梁，字仲甫，周宗室。年六十，父母疾，躬侍药糜。及卒，庐墓，感白鸟至。服阕不归，周王屡召，始还。事闻，赐弊^[1]旌奖。

马光极，杞县人。嘉靖间兄弟分产，尽让于弟，以孝友闻。

刘辉，字文华，祥符人。行端博学，尤精于医。与弟焯同居六十年，友爱无间。有司辟为乡社师，教人以存诚为主，弟子多以其学显一时。名士争与之游，李崆峒尤重之。

吴尚智，杞县人。父母相继病故，庐墓。嘉靖中师尚诏作乱，居民悉去他方，尚智独居墓所不忍去，寇亦不加害。

李敛，通许人。早失怙，家贫，竭力以供甘旨。母卒，庐墓三年。河决，莹中水深尺余，敛栖树悲号。比明，莹地淤塞隆起庐右，人以为孝感。

张铉，太康庠生。性至孝。城破，父病不能行，铉负父逃，被执，欲杀之。铉以至诚哀告，贼感其孝，释之。母卧病，昼夜躬侍，汤药亲尝。三妹皆分产，助妆奁，以慰母心。有司奏闻旌之。

士明善，兰阳人。幼敏好学。尝牧野外，书声彻林表，牛逸，蹊人之田，主人欲殴，见挟策而免。妻误失火，母怒，欲出其妻，略无难色，躬自养亲。及司训清河遭痼疾，弟跋涉千里往视，昼夜不离。兄疾愈，弟忧劳成疾，卒。因伤弟，亦哀恻成疾，卒。乡人两贤之。

江泰，太康人。年十三孤，母王氏守节依舅氏。母卒，泰竭貲合葬，庐墓侧，昼夜哀号，未尝见齿。家偶失火，乡人奔告，泰颜自若，略不答问，乡人难之。有司奏闻，诏旌表。

刘清，扶沟人。母病笃，祝天愿以身代，母寻愈。后母卒，结庐墓旁，以疾卒于墓。

张凤毛，仪封人，大伦侄。伦有六子，弟大纪无嗣，以第五子凤毛为继。毛天性孝友，事承继母如礼。纪有女六，皆厚嫁之。伦没，长四子胥继没，少子凤彩职谏垣亦继没。毛仰天叹曰：“伯父母有五子而先亡，予实有母而身为后，予谓母何恐。”母闻讣过恸，率诸侄百方劝慰。母八十三卒，以子职终三年，丧服终身不除。

端可荣，新郑庠生。性至孝。昏定晨省不倦，老年更效斑衣之舞。母病，吁天请代。后守母柩，会火起，依柩哀号，火逐渐灭，柩亦无恙。

韩光祖，项城人。父美，娶王天福妻为妾。甫有孕，为继室盛氏妒，逐之。越五

[1] 弊，疑似“幣”。

月，生一子。美以为盛妒，未敢认。天福弟天祐冒认为侄。美临终语光祖以故，光祖奉治命往认之，天祐不从。光祖讼于官，以银币赎回，改名光宗，以全父志。

刘政，扶沟人，刘清之子。恻父庐墓，不终葬于大母墓侧，代之庐满期，又三年庐父墓满，始归。远迹称之。

刘洋，阳武人，兄渊。童稚时遭父母亡，至成立，渊亦亡，遗二子。洋念兄子犹己子也。有田四百亩，与己子均分，时人以为难。

萧铉，许州人。年十四岁，妻卢氏年十五岁，其父被仇诬陷死，葬父之日，身跃圻中以殉，为人救解。至家，夫妻恸哭不食，有劝慰者辄曰：“父仇不报，何以为人子？”夜遂同自尽，大书于案，云“死去报仇”。后仇家皆以非命死。

常惺，字季默，祥符举人。父病，试药尝粪。父卒，庐墓三年。

白文灿，祥符人。母阎氏病笃，焚香吁天，请以身代。又割股肉进其母，病即愈。有司旌其门。

国朝

卢昆韞，许昌人。举明经，天性孝友。父名一真，司训浙川，偕母吴之任。明末，寇破浙，母吴避楚之谷城。韞冒死至谷侍母，母寻破时贼塞道，韞又冒死扶梓归里。后韞父又同继母避乱河北原武，贼据原武，韞叩官兵执旌招抚，始得出父母于难。

李复新，襄城人。父际春，被土贼贾成伦审财物杀死。复新奋力上告，因赦止，拟徒解上。复诉^[1]伏于途，手刃之，自报官曰：“父仇已报，愿就死。”县官嘉其孝，释之。

张好德，字悦心，祥符庠生。以孝友闻。父母卒，破产营莹。父遗贻，让两弟，毫无覬觐。长妹中牟孀居，甥出亡不返，无所依。德与弟好仁、好义同心收养，及故，祭葬如礼。人以为难。

张上泽，字念徐，封丘人。以选拔授山东青州府通判，有才干。升山西辽州知州，清廉爱民。念母老，矢志归养，上台留之，坚执请归终养。弟庠生上洪，以己产悉与之。上洪以兄无嗣，事之如亲，始终不懈，年愈老，兄弟之情弥笃。有司旌其兄曰“友爱可风”，旌其弟曰“司马高风”。

昔孔子尝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友之义，所系至重且大也。开封民悃俗厚，孝友之风有存者，上之人旌劝而风励之，其于致治殆度几乎！

[1] 诉，应作“新”。

隐逸

周

壶丘子，林郑人。道德甚优，列御寇师事之。初，御寇好游，壶丘子曰：“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变。”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而曰固与人异。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物，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自以为不知游，将终身不出，居郑国四十年，人无识者。

汉

东园公，姓唐命乘，字宣明，陈留人。常居园中，故号园公。商山四皓之一。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四十余耕于野，避两树下，众皆夷踞，容独危坐，愈恭。郭泰见而异之，因留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泰意为己设，既而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泰起拜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少为书生，质直不苟，动必依道。同县高、蔡并皆豪富，郡人畏而事之，惟馥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时，太尉赵戒举馥，不诣，遂隐身。久之，禁锢善士。馥乃变服易姓，入林虑山中为冶工，客作积佣三年，形貌毁悴。复诏解党禁，有人识其声者以告，郡太守使人以车迎馥，馥自匿，车三返乃得。

范冉，或作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尝受业于南阳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冉好违时绝俗，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不就，议者又欲以为侍御史，遂遁去。徒行敝服卖卜于梁、汴之间，居徒四壁，处之裕然，三府累辟不应。卒，谥贞节先生。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少给事县庭，郭泰见而拔之，劝游学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讎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征辟不起，号曰“征君”。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气质清雅，有知人之鉴，与诸葛亮、庞统、徐庶等相友。汉末隐居不仕，时人号为水镜先生。

符融，字伟明，俊^[1]仪人。师事少府李膺，善谈辩，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不应。会以党事遭禁锢，妻亡，贫无殡殓。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同郡田盛亦知名，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1] 当作“浚”。

陈留老父，桓帝时党祸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老父过之，叹曰：“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适，虽泣何及乎？”众欲与语，不顾而去，竟不知其姓名。

李昙，颍川人。少孤，事继母至孝，陈蕃等荐之曰：“昙德行纯备，擢登三事必能，赞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以安车玄纁征之，不起。

荀靖，字叔慈，颍川人。少有俊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号曰八龙。闾门悌睦，隐身修学，动止合礼。弟爽，字慈明，亦以才显。或问汝南许章曰：“爽与靖孰贤？”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和内润。”太尉辟，不就。及卒，颍阴令丘祯追号“靖曰玄行先生”。

三国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始避地冀州，不应袁绍之命。曹操亦辟昭，昭自陈本志。操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卒高其节，不相屈。昭乃隐陆浑山中，嘉平初年，八十九卒。

晋

董养，字重道，浚仪人。泰始中到洛，不干禄仕。因游太学，叹时将乱，顾谓谢鲲、阮孚辈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

范乔，字伯孙，冉之孙。弱冠受业于安乐蒋国明，济阴刘公荣见之深相器重。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之士，时张华为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于是除乐安令，辞疾不拜。乔凡一举孝廉入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俱不就。

范宣，字宣子，陈留人。年十岁，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耶，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宣少尚隐遁，加以好学，遂博综经籍。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云。

南北朝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鄢陵人。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尝征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又居五台山。梁鄱阳忠烈王钦其风尚，要与游处，承先为讲《老子》，深发玄义，得所未闻。后还山，卒。

阮孝绪，陈留人。自幼沉静，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天监中屡召不出，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末，分为三品。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闻其笳管，穿篱逃匿。鄱阳王妃，孝绪姊也，王尝欲就见，辄凿垣而避。

唐

褚惠，字仁静，阳翟人，晋安东将军琇之七代孙也。恬于势力，绝于声色，闲居一室，游心六艺。每清风月夕，临池摹帖，援琴自娱；或邀二三知己，皆一时高尚名流，与之诗酒咏吟。既卒，窆于郭村北原。

李兑，汜水人。德、宪之际，盗贼蜂起，兑隐不仕，征檄屡下，皆固辞之。为人慷慨有气节，言不妄发，谋略深沉。时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不奉朝命，以六镇兵讨之，河北行营连帅康公闻兑之贤，聘补左卫仓曹参军，乃托疾不起。康公愈高其节，命使赍礼币往送之门，兑知，辞之不得，即隐于灵昌。卒，归葬于柏杜里。

白履忠，浚仪人。博通经史，居大梁城，时号梁丘子。景云中，召为校书郎，弃官去。开元中，刑部尚书王志愔荐履忠博学操守，可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国子监祭酒杨珣又表其贤，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手诏许游京师，徐返闾里。履忠留数月，乃去。

宋

王昭素，酸枣人。笃学有至行，为乡里所称。聚徒教授，尝著《易论》二十三篇。太祖闻之，召赐坐讲《易》。因访以民间事，深见嘉奖，拜国子博士。以衰老辞，赐茶药及钱二十万，留月余遣之。年八十九，卒。

万适，字纵之，陈州宛丘人，自号遗玄子。七八岁即能诗，稍长，喜学问，精于老子书，不欲仕进，专以著述为务。淳化中询访遗逸，屡征不出，终以隐卒。

杨璞，字契玄，新郑人。善吟咏，士大夫多传诵之。每乘牛往来郭店，自号东里逸民。尝杖策入嵩，止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时遗^[1]使以茶帛赐之。

杜生，颍昌人，莫知其名。所居去邑三十里，不出门者三十年。黎阳尉孙轸往访之，问所以为生。对曰：“昔者有坂田，与兄同耕，迨兄子娶妇，度不足赡，乃尽与兄，而携妻子至此龊屋居之，与人择日、医药，聊供飧粥耳。”轸叹息而去。

邢敦，字君雅，杞人。太平兴国初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经史，精于数术，工绘画，嗜酒。或游市廛，过客询以休咎者，多不之语，里中号“邢夫子”。真宗幸亳回，召见，问以治道，对曰：“陛下东封西郊，尚复何言？”真宗大悦，诏除许州助教，让而不受。乾兴元年无疾而卒，年七十四。

马正卿，字梦得，籍杞。宋仁宗时为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苏东坡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于壁间。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于白头穷饿，操守如故。

[1] 遗，疑作“遣”。

游聘子，姓朱氏，新郑人。政和间隐居东里，诗酒自娱，声利外物泊如也。所著有《续隴散集》，内多嘉言。

金

张鼓，字伯玉，郾城人也。骨格清奇，美髯过腹。工诗，能文章，睥睨一世，不事王侯。元遗山为翰林，行春过郾城，欲纳交，伯玉无宾主意，遗山偃蹇而去。伯玉歿，遗山为《滹水》诗以哭之，又题范宽《秦川图》，复寓愿交未获之意。

元

施汝霖，扶沟人。穷经乐道，长于文词，贫窶，终身不逐势利，时人重其高举。

蔡郁，字文卿，中牟人。天资颖异，家世业儒。六岁父亡，被慈母之训就傅受学。值兵南下，与母流落顺天。既长，行佣以供母。后复故里，带经而锄，以道自乐，不求闻达，累征不起。

傅彦和，杞人。善吟咏，至元间屡征不就，时人异之，号“河滨处士”，有《河滨集》行世。

明

杜璿，扶沟人。天性孝友，博极群书，日课诗、鼓琴为乐，家贫，处之泰然。精晋人书法，得其片楮遗墨争珍玩之。著《雪崖吟稿》及《见闻录》。寿八十八终。以子贵，赠户部侍郎。

桑在凤，扶沟人。不趋势利，面折公卿，雠校六书，题咏颇富。其自署有云“陆羽编经专淪茗，王维闲坐但焚香”，亦足见其风概云。

赵日跻，字伯式，禹州人。弱冠以文名，天性笃孝。父崇正有疾，夜不解衣者三口。素友爱，尝谓诸子曰：“汝祖兄弟食必共几，行必联镳，吾与昆仲亦然，朝夕不能离也。”年四十，值时乱，绝意进取，自号为“颍渔子”。有诗云“平湖绿水绕青草，野店清晨栖睡鸦”，其高致如此。子来鸣，成进士。

朱濂，字澹轩，祥符人。岁贡士，隐居不仕。性狷洁，对妻子不苟嘖笑。与友人课大梁书院，途遇雨，众趋去，濂行自如。弟子日进，多有贵显者。

赵乔星，字养明，祥符人。负性颖异，弱冠食饩，品学俱推第一流。以《戴记》授生徒，官保刘公昌出其门下。年逾七十，犹晨夕讲学不倦，咸称为“道隐先生”。子足行，克循父教，为邑庠知名士。

张清，字澄甫，其先新都人。长身玉立，博涉经史而隐于贾，客游大梁遂家焉。性慷慨，重然诺，与物无竞。人有负子钱，贫不能偿，辄折券不复问；见困穷孤独者，倾囊助之。故人汪姓者馆于大梁，以三百金寄清。未几，汪死逆旅，人无知者，清召其

子归之金，封识宛然。里人高其行。卒，葬大梁门，呼为张隐君墓。

刘贞，陈留人。沉静恬雅，蓄德寡言，诗文高不可及。时文肃公以仕请公，即辞之曰：“吾志不在功名耳。人生行乐，田园诗酒足矣。”寿八十七终。

刘起凤，陈留人，太学生誉长子。天性孝友。幼随父京邸，父卒，千里扶柩，哀毁骨立。同两弟共爨侍母，四十年无一间言。母卒，分析任弟，择取口取图书数卷而已。筑桃花馆，日与弟赋诗挥翰以娱志，不求闻达。著《落花集》一卷。

马忠，字恒信，杞人。性介气毅，不求仕进，士大夫皆高其风，邑令每有所拟议辄造庐焉。日以经史自怡，更精研《易》义，常以《颐》《大象》示人。人初笑之，及乡人或以言招尤，或以食致疾，咸叹先生之言为格言焉。年九十五，卒。

张柟，字春麓，杞邑庠生，义士廷恩曾孙。性狷介，笃孝友，善属文，雅志高尚。家虽贫，犹好施与，有求必给。既老，怡情诗歌，日与二三知己琴酒啸傲，邑人慕风雅焉。万历癸卯，学使者吴题额曰“高士”。临终自铭其棺，年八十。

靳于纯，字尔彬，尉氏人。孝友高洁，其素性也。雄才邃蕴，屡蹶场屋。临贡之年，弃而入山，与长侄蓬互相师友，研究性命之理。

靳滋昂，字笨伯，弱冠辞廩叶。文宗批其呈云：“污泥之中，曾产青莲；功名之场，何妨证道。”屡申，始允手疏《心经》《楞严》《黄庭内外景经》，注俱有独见。

王玉，字蓝田，鄢陵人。积学有大志，数就试不利，乃隐于酒。会当岁选，玉即以让其次。苏登督学高其义，以金帛赠之，不受。啸傲林莽，优游自娱，以疾卒。

梁枬，号林泉，鄢陵人。质任自然，不设城府，事亲极孝。尝失偶，枬亲调羹以供父母，而自哺其幼子。生长乡曲而终身未尝入廨。

张民表，字林宗，其先中牟人，居祥符。弱冠举于乡，隐居不仕。工古文辞，以草书擅名。筑圃满植菊，日对吟啸，行事超宕，有晋人风。所著诗文甚富，今止五卷行于世。

辛灏，襄城人，咨道公长子也。以亲老辞举子业，隐于龟山之阴，引流种树，足迹不及城市。郡文庄公守许，欲以文学推毂，公力辞而止。

井汲，襄城籍。垂髫入庠，二十七登乡荐，一上春官弗第，遂绝意仕进，以山水图籍自娱。客有以谒选进者，笑而不答。为孝廉二十年，卒。

高务滋，新郑人。幼以孝闻，学问渊博。崇祯初以例保举，三征不就，闭户著述，以明经终。所著有《梅雨集》《天文正》四十卷。性好施与，里人咸德之，私谥曰孝惠先生。

徐思捷，仪封人。以经学应选，因母老，绝意仕进。母强之行，捷跪谏其母曰：“吾世宦家多显者，岂不知仕之荣？但与其入仕而令母耽忧，孰若在家而令母常喜？”终不就，日惟闭门诵读，好与人谈忠孝。所著有《礼记特解》藏于家。

边贺，字文庆，禹州人。天资颖慧，阅诗过目成诵，工于古文。幼与蒋少参讲

学，极有发明。数劝进取，不听，隐处灵泉里，自号“箕山遁夫”。寿八十四终。

郭铨，字邦器，禹州人。折节向学，以贡入太学，肄业。时言官封事有重科目而抑岁贡者，铨闻之即免冠投地，燃灯草奏数百言，议论剀切，当路者止之。怅然归东原，遂不入仕。所著有《东原小稿》《国学随笔》。

王尚聘，字任宇，禹州人。幼从兄别驾习举子业，不应第，作小词见志，遂绝意仕进。卜筑西郭，为园一亩，栽菊种竹，手自灌溉。嗜三苏文，穷览不倦，暇则与二三知己棋酒为乐，人世荣辱绝口不道，终身无愁色，人称为“隐君子”。

邵应宿，号小峰，荥泽人。性至孝，度极弘。万历丙午以明经魁多士，无心仕宦。生平自检束，横逆不校，乡人化之。

理鬯和，西华人，崇祯壬午乡荐。家贫，深于理学，门弟子从授经者数百人。原姓李，因耻与闯贼同姓，改姓理。

杜化雨，扶沟人。素为知名士，淡泊宁静，绰有古风。李贼之乱，伪官檄至，呼三子标、章、彦，诫以名义，遂举族北迁，抵廩延，及浚郊。贫甚，以诗自娱。

国朝

刘承胤，祥符人。明世挥使，三中武科，累升山东副总兵，以城守功加都督同知。改物后，携弟参将承训种瓜三里岗，足迹绝城市，盖近古东陵也。

张壮行，字心孟，祥符人。世业儒，以诗魁明天启甲子榜。性恬退，不乐仕进。所居不避风雨，薪水皆自操焉。时弹棋歌啸以自娱，有司咸高其谊。

王勋昌，新郑人，以明经著。夙性笃学，门墙多俊彦。家贫不仕，晚年益甘淡泊，日与父老逍遥陇亩，不入城市。

高则谦，字景抑，新郑人，文襄公孙也。颖敏嗜学，为人孝友诚信，不以俗务撓怀，举明经不仕。

抵壁扣关，终南捷径，仕进一途，几不可言矣。顾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若而人乎？或终身隐而不见，一朝见而终隐，虽事非中，行迹类矫激而难进易退，优游涧阿，亦可激顽起懦，返淳风而挽器俗云。

列女

战国

息氏，宋康王舍人韩凭妻。貌美，康王闻，欲夺之，筑青陵台以观望。息作诗自誓云：“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康王。”王竟执之置台上。俄而凭自刎。

息投台下死，怀中遗书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愿以尸归韩氏合葬。”王令瘞两处，冢相望也。经宿，忽有梓木生于二冢，旬日合抱，根下连，枝上交；又有鸳鸯鸟各一，恒栖树上，朝夕悲鸣。人谓即韩凭夫妇精魂所结，后又化双蝴蝶飞去。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妇人之义，一醮不改。忘死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援镜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非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旌之曰高行。

节乳母，秦攻魏，破之，杀诸公子，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夷三族。”乳母与公子俱逃。魏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公子安在？千金，重利也；夷族，极刑也。汝何居？”曰：“见利而返，上者逆也；畏死而弃义者，乱也，吾不为，遂逃公子于泽中。”故臣以告秦军，争射之，母与公子同死。秦王以卿礼葬母，祠之太牢。

秦

孟姜氏，范杞梁妻。始皇筑长城，范役焉。姜女制寒衣亲寄之，至则范死。女循城号泣，城为之崩，夫骸遂出，自负而归。杞人怜之，为之庙祀，至今犹存。

汉

荀氏，名采，颍川人，爽之女，嫁阴瑜为妻。明敏有才艺，年十九而瑜卒，无子。同郡郭奕丧偶，爽以女许，因诈病召采。不得已而归，怀刃以自誓。爽命侍婢夺刃。女既归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因敕左右办浴，入室掩户，以粉书其屏曰：“尸还阴氏。”遂镒^[1]死。

三国

辛氏，名宪英，阳翟人，魏侍中毗之女，嫁羊耿为妻。聪明有才识。初，文帝立为太子，抱毗头曰：“羊君知我喜否？”宪英闻之，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其明鉴类如此。

晋

谢氏，名道蕴，阳夏人，安西将军奕之女。聪明才辩。尝内集，雪下，叔父安曰：“此雪何所似？”从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奇之。所著有诗、赋、诔、颂。

荀小女，名灌，颍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为杜曾所围，欲求救于故吏平

[1] 镒，当作“缢”。

南将军石览，计无所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夜突出，诣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览与访合力救之，围遂解。

南北朝

刘氏，荥阳人。年十七，夫张洪初亡。遗腹生一子，三岁又歿。其姑舅年老，朝夕奉养，率礼无违。兄矜其少寡，欲夺嫁之。刘自誓不许，以终其身。

张氏，陈留人，董景起妻。元魏皇兴间，景起早亡。张时年十六，痛夫少丧且无子息，遂哀伤过礼，终其身不茹荤血，独守贞操，乡曲高之。

耿氏，荥阳人。年十七，适史映周。元魏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恐父母夺其志，因葬映周，遂恸哭呕血而殒。见者莫不悲叹，属大使观风，以状具上，诏标门闾。

鲁氏，荥阳人。始笄，为刁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悯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刁氏吝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府，自陈状。北魏普泰初，有司闻奏，节闵诏本司依式标榜。

唐

李氏女，汴人。年八岁，父亡，殡于堂十年，朝夕哀临。及笄，母欲嫁之，断发丐终养。居母丧，哀号过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余人。庐于墓，蓬头跣足而负土以完园塋，蒔松数百。武后时旌其门闾。

杨烈妇，项城县令李侃妻。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其别将抵项城，侃以兵少财乏难于守。杨曰：“请重赏募死士，尚可济。”侃用其言，率吏民死守。会贼将中矢，弃去，城遂得完。诏迁侃太平令，旌异杨氏，号曰烈妇。

董氏，名德真，浚邑人，贾直言妻。直言坐事贬岭南，以妻少，乃诀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去，无须也。”董不答，引绳束发，束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贬二十年始还，署帛宛然，及汤沐，发堕无余。

宋

永泰县主，太祖从孙女。性孝敬，动循《女诫》，年十四归元班殿值梁子才。克勤妇道，事姑舅孝谨。夫亡，时永泰年二十二，哀毁几殒。诸族欲夺其志，永泰以节自誓，终身不渝。初封其康郡君，元丰中加今封以褒荣之。

朱氏，开封民妇。夫日与侠少饮，博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夺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将行，一夕，朱自经死。吴克时为开封判官，作《阿朱诗》以纪其事。

丁氏，新郑人，张晋卿妻。靖康中与夫避金兵于大隗山，为金兵所获，挟之马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骂连口，曰：“我死即死，誓不受辱。”复挟马上，再三骂不

已。卒忿然举挺纵击，死杖下。

金

白氏，许州人，苏嗣之母，宋尚书苏辙五世孙妇也。年二十余即寡居。除服，外家迎归，兄嫂议改醮。白微闻之，牵车径归，曰：“我为苏家妇，乃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大故不往。尝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壁间，香火严洁，躬自洒扫，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过其家奠之。天兴元年，许州被兵，嗣之为汴京厢官。白拜辞两先生前曰：“儿子往京师，老妇死无恨矣，敢以告。”即自缢于室侧，家人并其屋焚之。

元

霍氏二妇，俱郑州人。至元间，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曰：“再嫁失节，妾不忍为。”姑不能强。杨氏夫显卿继歿，虑姑欲再嫁，即先曰姑，愿与尹共修妇道。姑曰：“女果能如是，吾何言哉！”于是同处数十年，节孝著闻于世。

王氏，尉氏人，任建妻。建仰弋林中，坠矢中面死。时王年二十三，一子尚在襁褓。父母怜早寡，欲嫁之。王曰：“任氏无后，亦不忍背，况有后乎？”誓不他适，历四十年而终。至元间，事闻，诏旌之。

李氏女，名顺儿，许州人。父让，儒士。顺儿赋性聪慧，颇涉经传，年十八未嫁。至正中贼陷禹州，父母忧曰：“此女必累我。”女闻之，即曰：“父母可自逃难，勿以我为忧。”须臾于后园自缢。

衣氏，汴梁人，孟志刚妻。志刚家贫无子，及卒，衣给匠者曰：“棺可宽大，吾夫有遗衣服，欲尽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祭其夫，缢死，家人同棺葬之。

侯氏，禹州人，曹德妻。德病死，侯曰：“欲守志，而时值乱离，其能免乎？”遂缢死于墓侧。

李氏，汴梁人，丁尚贤妻。年二十，有姿容。至正中贼欲虏之，李怒曰：“吾家六世义门，安能从贼以辱身乎？”于是阖门三百余口皆遇害。

范氏，杞县人，万昱妻。至正间，昱奉亲与兄弟避难，母亡于道，继而父兄亦亡。会丞相泰不花总戎，昱从事左右，奉命他所。行，且与范曰：“吾兄已亡，止余一息。苟不得已，弃己子耳。”范许诺。寻果兵变，范如夫所云，弃子有侄，略无一毫不平意。乱后，得一子，人以为义感所致，因名其子曰义。

郑氏，杞县人，楚锡妻。夫亡，时郑年二十三，哀毁几绝，以礼营葬。遗子咨哲幼弱，郑纺织自给，守节四十七年。至正间，事闻，旌为贞节之门，仍命月给衣粮。

刘氏，杞县人，冯英妻。夫亡，年甫二十八，哀毁丧明，生遗腹子通字，养逾岁，目复明，纺织奉姑，教子守节四十六年。至正间，事闻，旌表。

明

孙氏，陈子英妻，阳武人。子英，飞虎卫小旗。洪武初从征迤北金山，谓孙曰：“吾生死未可知，幸有二弱息，汝肯抚育乎？”孙曰：“君但尽忠报国，吾母子勿烦忧也。”子英果死于战。父母欲夺其志，孙泣曰：“吾不忍背夫而生。”即欲自尽，父母惧而止。

万氏，王佐妻，密县人。佐疾，亟顾万曰：“我死，汝善事后人。”万泣，以死誓之。须臾，佐卒。是夜，万果自缢。洪武中诏旌异之。

陶氏，刘彦深妻，禹州人。夫卒，年二十八岁，一子十岁，即以节自誓，奉姑抚幼，纺织以供朝夕。当夏，风雷暴至，境内麦皆摧折，陶之麦双歧而秀，人皆以为孝节所感。洪武中诏旌异之。

马氏，李成妻，密县人。夫卒，守节，终身不变。洪武中诏旌之。

陈氏，朱让妻，密县人。夫卒，守节。洪武中旌表。

张氏，陈三妻，阳武人。夫卒，守节。洪武中旌表。

王氏，李唐兴妻，项城人。夫卒，守节。洪武中旌表。

萧氏，崔五妻，阳武人。夫卒，守节。洪武中旌表。

王氏，程希贤妻，郑州人。夫卒，守节。永乐初旌表。

路氏，刘谊妻，洧川人。夫卒，守节。永乐初旌表。

李氏，张敏妻，太康人。夫卒，守节。永乐初旌表。

张氏女，名针姑，陈州人。年十四许同郡孟七保为婚。未几，保输税于开封，卒，葬祥符之苏村。父母欲嫁之，针姑曰：“既许孟氏，今虽亡，其母无所依，愿归以养。”父母重其义，从之。乃与针姑诣祥符，负其夫骨还葬，守节终身。永乐中，上其事，诏旌异之。

袁氏，桑福义妻，通许人。福义征辽死之，袁守节五十余年。永乐初旌表。

张氏，祥符人，罗山悼恭王妃。宣德中王薨，妃自殉。事闻，赐谥贞烈。

赵氏，太康人，刘敬妻。夫卒，守节。宣德中旌表。

时氏，魏安仁妻，祥符人。安仁举进士，拜兵科给事中，谪广东翁源县典史，卒于官。时年二十三，事姑舅甚谨，日以女工易甘旨。其父母家赀甚饶，屡有馈遗，悉却之。或问其故，曰：“以养姑舅而累父母，非吾所愿也。”宣德中旌表。

冉氏，赵二妻，郑州人。夫卒，守节。宣德中旌表。

郑京姐，僮之女也，杞县人。年十岁许王念祖，未几，念祖卒，京力请其父母归王氏，并祈以所治绘帛四篋欲贻舅姑，父母许之。京乃着常服登舆诣县，时聚观者甚众；京因命褰帷示之，容色坦然。道经文庙，京下舆入谒毕。至夫家，始出篋内自制衰

服易之。先拜天地，次舅姑，次父母，一一中节。因之柩前，哭奠成礼。日侍姑侧，夜寝丧次，如是者五日。忽曰：“期至矣，请设床榻于柩所。”趋入灵幄，急易吉服而四肢已僵。众亲至榻，京偃卧其上，手自整衣，瞑目而逝。邑令李梯亲往视之，京忽张目合手，若为礼状，观者为之悚然。令出，目乃瞑；比殡，色如生。其夜室有红光照耀久之。

史氏女，祥符人。年十五许同邑胥氏子，未娶而死。女闻白父母，往吊之，至则遂服其丧。及暮，父欲载之归。女曰：“夫既死，姑舅就养。”竟终于胥氏之室。宣德中旌表。

路氏，赵三妻，汜水人。夫卒，守节。宣德中旌表。

巩氏，祥符人，周宪王妃。正统中，王薨，妃自经。上嘉其行，赐谥曰贞烈。时夫人牛、戴、韩、欧、陈、李六氏同日死节，俱赐谥贞顺，附葬宪园。

于氏，陈黼妻；妇王氏，俱长葛人。黼，宁津知县，卒于官。子显在襁褓，于年二十六，还葬其夫，抚显及冠，为娶王氏，生子玘。未逾岁，显卒，王年二十四。家且贫，或讽其他适。王泣曰：“吾姑守节，若不能继，生无以见姑，死无以见夫。”守节终身。正统中诏旌双节。

杨氏，卢昇妻，许州人。夫卒，守节。正统中旌表。

李氏，赵二妻，项城人。赵病故，氏年二十五，短发矢志，遗腹生男，氏叹曰：“妾不幸，旷巾栉于夜台，幸抚此血孤。”守赵祀不稍渝志，躬自机杼，视其子成人。正统十二年卒，年九十有四。知县吴时达奏闻，表其居曰“节妇之门”。

张氏，荣源妻，鄢陵人。夫卒，守节。景泰中旌表。

张氏，刘清妻，扶沟人。夫卒，守节。景泰中旌表。

左氏，祥符人，周简王姬媵。景泰中王薨，左即自缢于室。

秦氏，陈新妻，陈州人。夫卒，守节。景泰中旌表。

裴氏，赵璧妻，陈州人。夫死，守节。天顺中旌表。

陈烈女，祥符人，父杰。女年十八聘杨瑄，居亡何，瑄卒，女痛哭欲往吊之，父母不许。女乃剪发付媒氏致之瑄母，以订婚帖裹其发，置瑄怀中葬焉。父母谋改聘，女缢而死。后五十三年，瑄侄永康改葬瑄，求陈氏骨合焉，二骨朽，发与订婚帖独鲜。葬之三年，有岐谷、丫瓜产于墓。

蔡氏，祥符人，内乡怀靖王夫人。天顺年王薨，蔡即自缢，上遣使祭之。

卢氏女，名温柔，陈州人。祖母张氏寝疾三年，温柔事甚谨，亲族异之。后聘太康常友，未及婚，友卒，温柔往吊之，遂潜自缢死，乡人为合葬焉。天顺末旌表。

翟氏女，名粉儿，陈州人。年十七，聘樊亨，未几而亨卒。父母往吊，粉儿入房缢死。成花^[1]元年有司上其事于朝。

[1] 花，当作“化”。

孙氏，萧正妻，陈州人。夫卒，自缢。

二许氏，襄城人，俱兵部尚书廓女也。长曰淑贞，赘盛全；次赘蔚善。盛、蔚俱早亡，二氏年未三十，皆以守节自誓。成化初旌其门曰“双节”。

郑氏，楚锡妻，杞县人。夫卒，守节。成化间旌表。

陈氏，崔福妻，太康人。夫卒，守节。成化间旌表。

魏氏，段整妻；妇胡氏，俱仪封人。魏年二十三，夫故，誓不再适。子安长，娶胡氏，亦早寡，守节如姑。成化间并旌之。

于氏，李嵩妻，仪封人。夫卒，守节。成化间旌表。

吴氏，庠生彭仪妻，封丘人。初，夫卒欲殉，以姑老子幼。后姑与子俱歿，乃沐浴更衣，诣夫墓，潜缢棠树下。乡人为置棺启仪，窆而葬焉。是年棠树冬花，霜雪不殒。成化间旌其门。

赵氏，李让妻，郑州人。夫卒，守节。成化间旌表。

郑氏，赵泰妻，太康人。夫卒，守节。成化中旌表。

张氏，晋嵩妻，太康人。夫卒，张痛哭不言，乃私命匠造棺必大，殓夫殓毕，遂自缢，同棺而葬。成化中旌表之。

杨氏，黄土谦妻，祥符人。年二十，土谦病革，杨以死许之。及土谦卒，果自缢。

张氏，邢可大妻，项城人。夫卒，自缢。事闻，旌表。

李氏，赵二妻，项城人。夫卒，守节。事闻，旌表。

王氏，郭浩妻，太康人。夫卒，守节。成化中旌表。

孙氏，名淑贞，阳武人，郭宁妻。夫卒，守节。成化中旌表。

刘氏，燕从义妻，祥符人。夫卒，守节。事闻，旌表。

王氏，李大妻，新郑人。夫卒，自缢。

高氏，夏永昌妻，祥符人。婚三月而永昌卒，高欲从之，时家人防之严，则日主前焚香窃祝曰：“永昌俟我。”母知，泣而止之。高则日嗟母，谓：“百年永耶？”竟自缢死。成化末，事闻，诏表贞烈。

毛氏，师琦妻，太康人。夫卒，守节。成化末旌表。

于氏，祥符人，周懿王姬媵。成化末王薨，于即日自经。

窦氏，王三妻，新郑人。夫卒，自缢。

张氏女，名合儿，沈丘人，子玉之女。弘治中，合儿年十四，媿父于田途，遇同里人武鉴欲强污之，合儿不从，遂投河死。

尚氏，锺秩妻，洧川人。夫卒，守节。弘治末旌表。

刘氏，耿愨妻，祥符人。夫卒，守节。弘治末旌表。

刘氏，程键妻，太康人。夫卒，守节。弘治末旌表。

蒋氏，黄智妻，仪封人。年二十，夫卒，号哭三日不食，乃自缢，忽迅雷震其户，姑觉而救之，乃免。孀居三十余年。弘治末旌表。

马氏，刘哲妻，杞县人。夫卒，守节。弘治末旌表。

孟氏，冯迪妻，太康人。夫卒，守节。诏旌其门。

刘氏，魏相妻，祥符人。相死，刘即欲殉。祖姑王乃与同寝，妇哭之达旦，诒其祖姑曰：“我渴甚。”祖姑往取水，遂自缢死，时年二十一。

王氏，孙林妻，祥符人。林死，王乃匍匐哭不绝声，遂潜诣园树，自缢死。

张氏，田孝子妻，祥符人。孝子名锐，尝刲股疗母病，死，庐墓三年。锐死，张哭曰：“我与锐夫妇二十年矣，彼能为孝子，我独不能为节妇耶？”遂缢死。

侯氏，赵汝登妻。妇冯氏，俱仪封人。汝登死，侯自经以殉。后侄菊死，冯亦自经。事闻，旌其门曰“双节”。

庾氏，裴潼妻，延津人。正德五年流贼刘六等陷城，夫妇并投河而死。事闻，诏旌其门。

李氏女，延津人。名穰儿，朱家庄李泽女。年十六，正德五年遇流贼，欲污之，女忿骂不从，贼强迫上马，又不从，为贼所杀。是时同村牛思智女，同骂贼死。

凌氏，马振妻，西华人。夫卒，守节。正德初旌表。

陈贡女，名扣儿，禹州人。正德六年为流贼所执，欲污之，女厉声叱骂。贼怒，以父母家属尽殲之，女益骂不绝，乘间投井而死。

胡氏，举人宋珣妻，延津人。夫丧，氏年二十有三，以节自誓，不事容饰。子滋甫一岁，长而聪慧，事母克孝，正德五年病故。妻张氏，年方二十一岁。子守志生甫五月，有人语及嫁者，辄怒斥之，曰：“姑为名节妇，宜效之。”艰苦自守，勤纺绩易食以事胡母，教育守志。及长，登丁未进士。

陈氏，柳堂妻，郾城人。夫卒，自缢。

顾氏，袁儒妻。马氏，胡杲妻。俱杞县人。夫卒，守志。正德六年诏并旌之。

张氏，朱能妻，封丘人。正德七年贼至，欲污之，张不从。贼怒，以火炙之，裂其支体，弃于道三日，面如生。事闻，旌表。

宁氏，曹恕妻，郾城人。正德七年，赵璉、刘良作乱，杀掠至郾城，宁同村中妇女数十人避于丘木中。贼搜少艾四人，三人上马。宁独给曰：“待吾送怀中儿，即从汝。”贼持刀迫之。宁投儿污池中，亟趣庙，欲自缢，阖门不及，贼提髻以出。宁诟之曰：“吾舍儿舍死，肯从贼耶？”贼怒，刀劈其头，骂愈厉而头已碎矣。既死，贼恨，欲刳其腹，有棠老跪泣，乞完其尸。贼去，乡人出其儿，得不死。日暮，宁亦苏。

张氏，李文明妻。吴氏，李金妻。李氏，张蓁妾。杨氏，罗理妻。直沟河李氏女，张村吴氏女，北关李氏女，俱扶沟人。正德七年值寇掠邑境，避乱，为贼所执，义不受辱，俱遇害。人称为七烈。

汪氏，王玠妻，封丘人。正德七年贼至被执，驱之同行，汪不从。贼怒，醢之。

李氏，王孜妻，封丘县人。正德七年遇贼，死节。

李甫二女，尉氏人。长十八，次十四。正德七年，闻流贼至，恐为其污，长女置白练带于袖中，次女见而问之，曰：“此为不失身计也。”次女悟，遂亦裂帛袖之，且相戒曰：“慎勿使二亲知也。”未几，贼果攻尉氏，父甫守城，母馈饷，俄传城陷，二女俱缢死。事闻，诏旌其门。

尹氏，朱宗妻，尉氏人。正德七年，贼至，死节。事闻，旌表。

李杰女，名那儿，尉氏人，年十六。正德七年，流贼逼县，与母兄从舅氏陈凤避匿邑西林莽中，为逻者所获，拿之马上，令凤前引。那儿不从，自投于地者三。贼杀其舅凤，母与兄俱惊仆地；那儿色不为动，骂不绝口，贼断其首而去。邑人陆镇亦在虏中，见之，归语其事。巡按御史李元奏闻，诏旌其门。

杨氏，马旺妻，西华人。正德七年，流贼陷城，旺与杨俱为所获，夫妇义不从贼，俱死之。事闻，旌其门。

陈氏，岳葵妻，陈留人。夫卒，自缢。

贾氏，时植妻，通许人。植为梁山主簿，正德中，贼陷城，被执而死。贾闻之，曰：“吾夫死忠，吾不能死义乎？”遂自缢。女名三才，亦赴火死之。事闻，旌其门。

胡氏，游溥妻，项城人。正德中遇贼，不从，死之。

王氏女，项城人。正德中遇贼，死节。有司上其事于朝。

苗氏，时中妻，通许人。夫卒，守节。正德中旌表。

孟氏，毛宁妻，阳武人。夫卒，守节。正德中旌表。

史贞女，杞县人。许同邑子孔弘业为婚，未娶而孔卒，欲以身殉，母不许。女七日不食，其母持茗，强迫饮之。适有双蛾坠其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尚孚我心，母独不谅人耶？”母知不可夺，翌日，乃制素衣缟裳送之，时乡人老稚从观者如堵。女告之曰：“适二姓者勿入我室。”时惭而去者十之二三。日暮，女乃辞姑舅，从容整衣，自缢死。有白气缕缕腾屋上，达旦始消。正德中县令刘廷篔为营葬事，复疏于朝，旌之。

楚氏，高安妻，密县人。安，监察御史，病卒。楚泣，乃引刀自刳其右耳，誓不贰志。正德中旌其门。

朱氏，杨春妻，密县人。夫卒，守节。正德中诏旌其门。

邢氏，江朝宾妻，阳武人。夫卒，守节。有司上其事于朝。

马氏，马润妻，陈留人。夫卒，自缢。

王氏，孙质妻，杞县人。质卒，王誓不再醮。后子廷器卒，妇楚氏亦守节。事闻，诏并旌之。

马氏，刘润妻，杞县人。夫卒，守节。正德中旌表。

康氏，王周妻，杞县人。夫卒，自缢。事闻旌表。

李氏，宋芳妻，郑州人。夫卒，守节。正德中旌表。

陈氏，张汉妻，太康人。夫卒，自缢。事闻旌表。

米氏，刘忠妻。妇王氏、孙妇董氏，俱阳武人。忠卒，米抚育遗孤琏，娶王氏，琏亦早死。王与姑又同育其孤裕，长，娶董氏，未几，裕又卒。三氏各以节自励。事闻，诏并旌之。

高氏，王笠妻。妇葛氏，俱太康人。笠卒，高守节。及子灼娶葛氏，又早卒。葛亦不再适。嘉靖元年，诏旌其门。

马氏，毛澄妻，阳武人。夫卒，守节。嘉靖元年旌表。

张氏，柳金妻，祥符人。年三十而金死，自誓不二其节。同邑有谷姓者谋娶之，金兄利其产，许之。诈称张母病，召归，至中途乃觉，即裂其衣欲缢，而卫者甚严。张既至，谷欲犯之，张唾其面，曰：“吾家虽微，岂从汝狗彘之行哉！”谷惭，鞭之数百，竟不从，达旦而死。有司嘉其节，署其门曰“贞烈”。

刘氏，曹诏妻，鄢陵人。诏赴太学，途遇贼，被害。刘携幼子扶柩归葬，截发毁容，不出户闕，养姑以寿终，守节五十余年。嘉靖八年，诏旌其门。

苗氏，通许廩膳生员贺国相妻。十八归贺。六年，国相死，无子，誓不再醮。事姑舅，克尽孝道，姑死，祭葬如礼。孀居四十年，寡言笑，乡邻罕睹其面。嘉靖辛卯，知县廉其事以闻。

边氏，邵南妻，杞县人。夫卒，自缢。事闻，旌表。

吕氏，杨能妻，祥符人。夫卒，守节。嘉靖十七年旌表。

韩氏，荥泽生员胡定妻。甫生子大化，定即辞世。氏抚孤成立，聘朱氏为妻。朱氏年十八生子永祚，大化又故，姑媳共守婴儿。后永祚生子九人，世脉蕃衍，皆二氏功也。嘉靖三年闻于朝，奉旨旌表，建坊曰“双节之门”。

张氏，陆澆妻，祥符人。年二十四，澆死，无子，张守节不贰。以侄继夫之后，抚育甚悉，孀居四十五年。嘉靖二十四年事闻，诏旌其门。

周氏，王茂才妻，祥符人。夫卒，自缢。嘉靖二十九年旌表。

郑氏，黄恩妻，祥符人。夫卒，守节。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刘氏，潘铎妻，中牟人。夫亡，年二十，乏嗣，守节七十年，卒年九十有九。嘉靖二十九年旌表。

刘氏，中牟生员赵明妻。年二十有九，夫亡，守节五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嘉靖二十九年旌表。

张氏，李杰妻，祥符人。十八岁归杰，逾年而杰以病死，临终握手诀曰：“我死，汝必更适善事他人妻。”泣曰：“君死，不愿更也。”杰死，命匠人大其棺，自缢而死，遂同棺葬之。

田氏，张明德妻，祥符人。夫故，姑年六十有六，三子俱幼，田纺织奉姑，抚孤

成立，守节四十余年。子禛，登甲辰进士。以子贵封太安人。事闻，旌表。

韩氏，陈留廩生李文之妻。二十岁夫亡，三日不食，缢死柩前。两院题请旌其门。

李氏，冯之汉妻，杞县人。汉故，氏沐浴更衣，七日不食，欲同逝。姑舅父母苦劝，氏曰：“吾志已决。”遂瞑目而死。

张氏，柳金妻，通许人。居邑之东郭。张年未及三十，夫死，无子，誓不再适。有田三十亩，租入不足用，勤纺织以补其缺，贫苦不堪，略无异志。

郭氏，王汝录妻，太康人。录卒，郭年二十五，子女俱无。录永诀，嘱郭养父母。郭泣曰：“此妾分内事，何用嘱为？”既殡，事翁姑，抚继子，拮据四十年。

岳氏，太康举人王廉妾。廉卒，岳年十八，与继李氏相倚。李子雅补邑诸生，娶刘氏，雅亦卒。刘年二十二，共守苦节。李以寿终，刘卒，岳依侄埏居，年八十余。

张氏，尉氏生员石琚妻。琚故，遗二子尚少，氏课以耕读。次子如璜中丁卯经魁，邑侯贺，申请建坊。

陈氏，鄢陵少参博孙女、庐江令轩尚朱次子载妻也。十四归载，十五生子骥。载亡，以死决者数。已，叹曰：“死，易耳，如遗雏何？”于是抚养教训备极诸苦。骥弱冠补邑庠生，三十复不禄。遗子裕仁甫三月，陈抚养教训如骥，裕仁亦补邑庠生。抚孤二世，茹苦一生。御史悬额旌之。

李氏，何九思妻，扶沟人。夫死，翁聩眊荡家，李强挽之，存万分之一。抚孤迄不废。时有缙绅欲夺其节者，父许之。不从，誓不背其夫，守节五十余年。孙成立，为时名彦。

贾氏，临淄丞守知女，阳武民费茂元妻。年二十二，夫亡，遗孤廉甫一岁，氏抚成立。及子逝，又抚遗孙，茕茕无倚，二妇各以女工存活。邑宰廉其事，扁其门曰“一门孀居”。婢韩氏，贾幼所育也，亦愿不嫁侍老，舆论并贤之。

银氏，郭崇光妻，原武人。年十五适重^[1]光，生二子，二十二岁夫亡。公姑疑有异志，氏引刀断其指，以死自誓。家素贫窶，辛苦备尝。寿八十二终。

傅氏，姬恩妻，原武人。年十九夫亡，昼夜恸哭，水浆不入口者三日。亲戚苦劝，略不转移，乃潜服毒而卒。本县申达当道，旌表。

谷氏，吉安妻，兰阳人，生二女。妾张氏生子福，在襁褓，安歿。张氏遗腹又生一子，谷抚育如己子。二女私向母分家赀，谷不许，乘女昼出，尽以重赀付子。久而福亦亡，抚孙成立，延吉氏之后。同张寡居四十余年，寿八十终。

杨氏，李之和妻，兰阳人。和业操舟，风浪大作，众不敢渡，之和被酒呼噪而暈，中流舟覆，溺。氏年二十四，闻夫溺，七日不食，之河干长号，蹈流以死。知县刘公亮采大为凄恻，画像刻石河干，申请旌表。

[1] 重，疑为“崇”。

耿氏，杜机妻，仪封人。年十六归机。时机父歿，母存，氏承欢竭力，佐夫诵读。甫一年，机病死，潜缢夫柩侧。邑令刘廷宣为诗以挽之，申请建坊。

刘氏，许州焦希礼妻，鄢陵大司寇刘公侄孙女也。万历间生子六岁而希礼故。姑老子幼，仰事俯育，无不周至，有夺志者毁容谢之。寿逾七旬卒。

吕氏，鄢城生员李逢昌妻。天性贞静，十六适夫家，恪执妇道。夫蚤死，氏年二十，一子在孩提，茕茕孑立，躬蚕织糊口。有势豪欲强娶之，氏缢而死。有司验其尸，忽怒风大作，黄雾四塞，烈妇之面逾三月犹生。有司旌其门，凶徒正刑。

孟氏，祥符生员司邦谟妻。谟病故，孟即不食，后夫十一日而卒。事闻，旌表。

丁氏、宋氏，祥符乡宦牛可麟妾。麟卒，丁、宋俱不食死。

张氏，长葛贡生杨慎思妻。思早逝，所遗子女四人皆出魏氏，二氏矢志柏舟，抚养幼儿，艰苦百状。后子各成名，女适望族，人皆以教养之贤归之。

吕氏，长葛人。年二八岁，夫庠生张文芳卒，守孤张振纪。遇贼破寨，骂贼而死。

孙氏，刘缙妻，禹州人。缙初为辽东仓大使，罪坐非其辜，久狱不出，氏行乞办给衣食。事明，复为湖广巡检。归而贫甚，卒之日，家无石储，氏治棺殓如礼。既殓，不食十一日死。州守殷建中申请院道，旌其门曰“妇道克全”。

宋氏、陈氏，俱禹州人。宋，杨德隆妻；陈，杨德盛妻。兄弟皆庠生，隆故，宋年二十余；盛故，陈年十七。隆一女，盛遗腹生子曰师周，妯娌互相倚倚，誓不更二姓，垂五十余年。

马氏，禹州生员李绍妻。绍故，遗子洞二岁，氏抚孤，依父马恺佐，以针工自给六十余年，寿八十五卒。

陈氏，荥阳举人张绍载妻。性和柔，事姑舅孝谨。流寇陷荥阳，氏整衣投东井死；两女未笄，儿妻马氏俱随氏投井。

朱氏，于平妻，祥符人。平故，氏矢志抚孤。长子敬娶孙氏，生一子，敬卒，孙氏偕守节四十余年。

刘氏，祥符人，李吐花妻，庠生李仙品母也。年二十夫逝，氏痛哭不食者七日。姑劝曰：“从死不如抚孤。”氏乃竭力以事公姑，育幼子成立。屡遭兵荒，矢志六十年不渝。

张氏，朱道行妻，祥符人。年二十夫逝，抚幼子。尝戴笠同子夏耘，土贼作乱，执氏，欲辱之，骂贼遇害。

范氏，邑庠生范一鹗女，适朱姓，逸其名。朱死，氏年十八，屡投缳，家人解之。后朱殓，氏以头叩棺，气绝，同穴葬之。闻者无不悲悼。

孙氏，洧川贡士仝尔异妻。遇贼强迫，不从；贼以火烧其身，死而复生。茕茕无告，孤苦五十四年，节操弥坚。

吕氏，吴金刚妻，鄢陵人。夫妻年六十余，好行善。流寇掠鄢，入其舍，拷金刚，惨甚。吕不忍见，愿以身代；贼杀吕，仍不释金刚。已而，贼中有识刚者曰：“此

善人也。杀其妻，不必杀其夫。”遂释之。

李氏，刘横妻，阳武人。横卒，氏年十八，谓姑曰：“为觅一衬，可容两人者。”众骇，环守之，一夕稍懈，遂缢死柩前，启夫棺而合殓焉。知县牛宗颜上其事，乃旌其闾。

王氏，新郑生员王璠女，许字生员高则上子永禄。未婚，禄故，女闻之，郁郁不能食，旬日卒。是日，母梦女云：“生不能同室，死当同穴。”母寤，白之璠，遂启禄圻合葬焉，邑人多有诗以吊之。一日，王氏室焚，独壁上吊文不毁，人骇异之。

季氏，陈州张令极妻，陈州人。夫妇相敬如宾。夫死，裂灵帐缠头而从，至殓，面如生。直指，兵宪、州守皆旌之。

高烈女，西华夏城人。幼许配朱廉子谌，稍长，父以《烈女传》诵之，即解大义。未婚，谌染病死，闻讣趋吊，姑以儿在亲理带一副示之，氏藏之袖中。葬毕，取定婚诸物佩之，以丝带悬梁死。死之日年十七。

高氏，李时兰妻，商水人。兰病，嘱曰：“我死，汝须勉守，无忘夫妇恩也。”氏哭语曰：“但当养病，无虑后事。设有不虞，当侍君于地下。”语毕而气绝矣。氏潜入隐室缢死。兰复苏，闻氏死，流涕曰：“等我与汝俱行。”须臾亦死。本县旌其门。

董氏，杨从吉妻，沈丘人。从吉从父任，病故。氏年二十岁，二子尚在怀抱。闻夫故，即号泣誓与俱亡，抚棺欲投河，不获，遂绝粒七日死。

姚长姐，沈丘人。年十六，受姜国才聘，未娶，才病故。长姐闻讣音，给父姚九皋，同母往吊，遂缢死。知县申请建坊。

李留儿，襄城人，李宣女，许庠璇，未娶，璇故。氏曰：“既受夫聘，当随夫死。”闻讣，次日五鼓缢死衣架。知县王德纯有长赞。

潘氏，李雄妻，襄城人。夫故，氏年未三十，携男润孀居守节。润娶盛堂女为妻，润亦卒。盛氏年二十五，与姑同守节。潘、盛卒皆八十余。知县田助旌其门。

崔氏，襄邑颖谷人。适沈云鹏，勉夫以举子业。夫死，氏有娠^[1]，哭几绝，众慰解之，以得男光先为重。崔勉自宽假，后竟生女。氏痛哭不食，怀抱夫之书籍缢死。许州郑公为诗以吊之。

二路氏，襄邑人，路朝阳女。长适康侗，次适赵廷华。未几，康、赵俱夭折。康遗一孤，大路氏忍贫抚孤，不异操。次路氏并无子女，以纺纱自度。庐经火，蓬累而居，居又随水没，独栖颓垣。时有欲夺其节者，拒益坚。大路氏怜其苦，偕来同居，两孀相倚，皆以寿终。

萧氏，尹正元妻，长葛人。逆闯掠境，氏携儿妇张氏逃匿荆棘，萧氏被执，以骂贼故，加之刃。氏跃出大呼曰：“吾姑也，愿代姑死。”因并害于青松阴下。

韩氏，长葛举人路克陞妻。十六归陞，事公姑至孝。闯贼作难，氏为贼执，大

[1] 娠，疑为“娠”，怀孕。

骂。贼怒，取匕首刺之。氏引颈受刃。

李氏，密县生员程士龙妻。年二十七夫故，守节哭泣失明。子露焚香告天，双目复如故，寿八十余终。事闻，诏建坊。

赵氏，郑州人。夫毛文炳为太原守道，殉难。氏与妾李氏即日同死。

宋氏，武文选妻。冉氏，武文诏妻。刘氏，武文质妻。王氏，武文全妻。郑州人。四氏俱二十余岁，夫故，守节。知州鲁世任旌其门曰：“一醮不改，四妇同心。”

毛氏，新郑人刘宗源妻、孝廉毛节女也。宗源食饩于糞，早卒。氏苦节五十余年，至七十三卒。三子朴、楷、楨皆成名。

郑氏，祥符御史郑封女、朱光普妻。从父官京师，值甲申变，抱女投御河死。婢朱氏，封弟逮妻也，抱幼子追之，亦投河死。人传为郑氏双节。

刘氏，禹州人，御史刘公孙女。天姓^[1]孝谨，年十七适儒生连健。闯寇陷城，氏依其姑李氏逃匿空室。贼驱令缝纫，氏抱姑大号；以刃迫之，卒不可夺，遂遇害。

朱氏，祥符人，广灵知县阮泰妻。割股疗姑病，院匾旌孝。泰殉甲申难，氏同死。泰见《人物志》。

国朝

王氏，祥符举人张穉升妻。升扶病入戊子秋闱，及发榜捷音至，逾时气绝。王时随升父任陕，闻讣，遂投衙内井死，水香三日。抚按会题，诏旌表之。

张氏，祥符翰林澹如宜人。甲申之变，扶姑抱子避难，遇寇驱逼，不从，颈受两刃，气绝复甦，创经年而始合。姑终无恙。

赵氏，贾光宦妻，仪封人。宦故，氏年二十八岁。遗腹生子贾献璋，抚育成立，苦节四十七年。

时氏，郑州^[2]，吏部弓省矩侧室。十八守节，抚嫡子成名。知州刘永清、申学道扁旌曰“婺辉霜肃”。

刘氏，十八岁孀居守节，今至八旬。教子王再兴登丙戌进士。

王氏，祥符人，姚有宝妻。幼奉公姑，孝行重于闾里。几经离乱，守节弗渝。

李氏，吴鹤鸣妻。年三十夫逝，抚幼子三人，皆成令器，苦节五十载，寿八十八。

许氏女，河阴人，父许连榜。女未出闺，其婿病故，女同其母往吊，归，不食而死。

周氏，延津人，生员屈之骏妻。于归未一岁，夫卒，年十八，誓不再醮，抚前子如己生。兵燹之后，家业日消，志操益笃。年六十二。守道李公呈祥扁其门曰“柏舟懿范”。

[1] 姓，当作“性”。

[2] 此处似缺“人”字。

范氏，汜水民范钦女、侯文选妻。文选早逝，公姑怜其年少，欲令再适，范以死自誓，以女工供养公姑。有司屡奖其门。

周氏，汜水人，张令望妻。夫故，守节。被贼执，佯从之，给以河傍有藏金。贼低头掘金，持刀将贼杀死。众贼嗔怒来击，氏持刀力敌，又杀一贼，投河死。

邢氏，汜水生员邢秉蕴之女、郝鸣凤妻也。夫亡，遗幼子自新，甫三岁。父母怜其年少，欲夺其志，氏不从。流寇掠汜，氏负姑走，遇贼杀姑，氏曰：“既杀吾姑，何不杀吾？”贼义之，不忍杀；氏大骂贼，亦杀之。

邵氏，王凤彩妻，祥符人。年二十三岁夫故，氏守节终身，抚一子成立。府县给扁旌奖。

鹿氏，祥符人，宋守强妻。姑病，割股以进，遂得痊。人以为孝感所致。

朱氏，祥符人，郝圣楨妻。十七岁，姑病，割股以进，姑食之愈。二十二岁孀居，抚孤成立。有司其旌之。

刘氏，祥符人，马至健母。夫死，年二十四，矢志守节。府县旌奖。

杨氏，柴逢春妻，郾城人。顺治八年七月初五日夫故，氏方二十六岁，至本月二十日长恸，缢于柩侧。九年，御史王亮教题请旌表。

袁氏，故宦邢国玺妻，长葛人。夫任海防副使，因流寇发难，同二子血战以殉。氏同妇董氏、高氏并一孙女俱赴泽死。顺治九年，御史王亮教题旌。

李氏，刘河妻，杞县人。夫故，氏年二十四岁，守节四十一年。顺治九年，御史王亮教题旌。

苏氏，李桂妻，通许人。适桂方四载，夫故，守节终身。顺治十三年，抚院亢得时题旌。

周氏，刘文星妻，尉氏人。夫故，年二十，守节五十六年。顺治十五年，御史李及秀题旌。

马氏，王宇静，尉氏人。夫故，氏方二十一岁。守节四十五年。顺治十五年，御史李及秀题旌。

李氏，虎呈采妻，郑州人。采为诸生，于天启四年病故，氏方二十五岁，守节三十五年。顺治十六年，抚院贾汉复题旌。

甚矣，笄之难于冠也。诗书非所习矣，父师之训亦往往疏焉，乃有志比青松，魂随碧血，守孤与从死均足千古！汴自明孝宗以后，历遭兵燹，节烈尤多，即旌典未及者，亦备志之，以寓阐幽表微之意云。

卷之二十七

游 寓

人以地重乎？抑地以人重也？开封夙号神皋奥区，封人一见，千秋仰止；而魏莹招士，子舆氏亦尝税驾焉。厥后名人硕士从四方来者，虽偶尔羁栖，风徽为不泯矣。明月夜光所至增色，何必生长于斯者哉！作《游寓志》。

周

孟轲，邹人。受业子思门，入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三十五年，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轲至梁。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以羞先君宗庙，甚愧之。叟不远千里辱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轲曰：“君不可以言利。上下争利，则国危，亦有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淳于髡，齐人，滑稽多辨^[1]。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王与语三日夜，欲待以卿相之位，因谢去。

汉

崔篆，涿郡安平人。兄发，王莽时位大司空。建武初，举篆贤良。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验。临终作《慰志赋》以自悼。

邹阳，齐人。事吴，吴王濞有异谋，阳上书谏，不听。适梁，从孝王游，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阳，恶之，孝王下阳狱中。上书孝王，出之。以词赋鸣于梁，为上客。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有邪谋，乘谏，不纳，去。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召拜弘农都尉，乘不乐郡吏，以病去，复游梁。孝王薨，归淮阴。乘子皋，事梁共王，遇谗，诣阙自诉武帝。帝得之甚喜，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好书，学击剑，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会景帝

[1] 辨，疑作“辩”。

不好赋，因病免。客游梁，孝王令与邹阳、枚乘之徒同舍数岁，乃著《子虚赋》。孝王卒，复归蜀。

丁兰，河内人，寓西华。少亡母，刻木为母形，朝夕进食。妻子恶之，伺兰他出，以针刺木，见鲜血，妻大惊。兰归，抱哭欲绝。今有丁兰冢，固始又有丁兰木母墓。

南北朝

王由，字茂道，京兆霸城人。好学，有文才，尤善草隶。性方厚，有名士之风。又工摹画，为时人所服。仕魏，历给事中、尚书郎、东莱太守。罢郡，寓居颍川。天元初，洪威构逆，大军攻讨，为乱兵所害，时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唐

陈夷行，字周道，江左诸陈人，世客颍川。夷行第进士，累官工部侍郎，开成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夷行介特，与杨嗣复、李珣言事相忤，辄引疾求去。帝遣使劳，起之，寻罢归。武宗立，召为御史大夫，进尚书左仆射，未几，以疾卒。

魏征，字玄成，曲成^[1]人。少有大志。隋末，侨居洧上。初从李密至京，自请安辑山东，乃擢秘书丞。征寓书李勣劝归朝，后为隐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男，日益亲信，至引入卧内咨天下事。征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前后二百余疏皆讥切时事，帝多嘉纳之。拜尚书右丞，寻加侍中、太子太师。卒，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葬于洧北。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徙河南巩县。甫博极群书，周行万里，观览风谣，发为歌诗。自唐迄今，为诗书之宗。开元三载，寓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后遇其弟子，作《舞剑器行》。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徙居新郑。以大历五年生于东郭里，敏悟绝人。工文章，最长于诗，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累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终以少傅致仕。年七十五终于家，谥曰文。

崔希乔，以孝弟称。解褐临清尉，丁母忧，哀毁过度。转郑县丞，室有芝草生焉，一夕葩盖盈尺，州以状闻。转冯翊令，风化大行。一日，有云如盖当其厅事，须臾五彩绚烂，周于城郭，事闻宣付史馆。居丧一哭，群鸟毕集，所居每巢燕、乳鸭返哺，逾旬后乃分飞。

李峤，赞皇人。十五通五经，举进士。武后时居郑州之汜水，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名重一时。景隆二年置修文馆，选公卿二十余人为学士，推峤为首，赋诗属和，天下靡然以文章相尚。

[1] 曲成，当作“曲城”。

宋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淳化中以童子召对，授秘书正字，终翰林学士。亿有别墅在阳翟，母往视之，因得疾；亿请归省，不待报而行。上亲辍药剂赐之。

毕士安，字仁叟，代州云中人。少孤，好学，事继母祝氏以孝闻。母曰：“学必求良师友。”乃如宋，又如郑，得杨璞、韩丕、刘锡为友，遂为郑人。乾德四年举进士，累官监察御史，出知乾州，以母老乃改监汝州稻田务。淳化二年召为翰林学士。景德初契丹入寇，士安陈选将、理财之策，上嘉纳之。寻拜平章事，以疾上章求免，不许，明年卒于官。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

冯元，字道宗，始平人。三世事岭南为日官，随刘铨归宋，遂家开封。博通五经，举进士，累官国子监直讲。真宗召讲《周易·泰卦》，元推君臣交感之义，上大悦。仕终户部侍郎。卒，赠本部尚书，谥章靖。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父祐，在太平兴国初以修撰知开封府，因家焉。旦举进士，累官右仆射，三迁至太尉，天下称为贤相。卒，谥文正。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庭，墓在府城东。三子：雍，国子博士；冲，左赞善大夫；素，尚书左丞。

范纯仁，字尧夫，苏州吴县人。举进士，累官观文殿学士。以父仲淹三守颖昌，纯仁与弟纯礼，尚书右丞；纯粹，户部侍郎，兄弟并居于许。及卒，敕许洛官给其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

钱惟演，字希圣，杭州人。父吴越王俶，归宋，赐第开封，因家焉。演少有俊才，累官兵部尚书、枢密使，卒于官。赠侍中，谥文僖。所著《典懿集》三十卷。从弟晃，进士及第，累官右谏议大夫；易，累官翰林学士。

韩亿，字宗魏，真定灵寿人，徙雍丘。葬其父保枢于许之长社，遂为许人。亿举进士，为大理评事，知永城县，有治声。累迁屯田员外郎，知相州，迁河北转运使。仁宗时除龙图阁待制，奉使契丹。官至尚书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谥忠献。八子纲、综、绛、维、绎、缜、纬、緌，人称为八风云。

苏辙，字子由，晋州眉山人。嘉祐初与兄轼同举进士，崇宁中以朝请大夫罢居许州，号“颖滨遗老”。卒，谥文定。

苏过，字叔党，轼之子。初，轼谪官汝州，爱其地形胜类其乡，有终焉之志，乃移书于其弟辙曰：“他日我死，当葬于是。”后轼卒于常州，过遵治命，遂葬于郑之小峨眉。家颖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过早以词赋显于时。初监太原府税，口知襄城、通判中山府，俱以能举。所著有《斜川集》二十卷。

刘安世，字器之，魏人。少为文彦博奖识，既举进士，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告以自不妄语。始调洛州司法，宣仁太后时擢右正言，进谏议大

夫。未几，迁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数有论谏。章惇恶之，初黜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安置英州。同文馆狱起，蔡京乞诛安世，谗虽不行，犹徙梅州。惇与蔡卞将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岛，讽使过安世，胁令自裁；又擢一土豪为判官，使杀之，判官未至而毙，乃免。投荒七年，凡远恶地无不历之。蔡京既相连，七滴至峡州羈管，稍复承议郎，卜居宋都。宣和七年卒，葬祥符。后二年，金人发其冢，貌如生，相惊曰：“异人也。”为之盖棺，乃去。

贾昌龄，字延年，其先镇备人，以仕迁开封。祖琰，枢密直学士，赠尚书左丞。父汾，仕终殿中丞。龄少孤，师事翰林李宗谔，登进士，为浮梁尉。俗有服毒草相斗死而诬告者，龄立雪其冤。累迁职方员外郎，知卫州。往刺卫州者相继死，或谓昌龄改署则吉。昌龄曰：“死生天乎，人何能为？”任竟无恙。拜太常卿，直昭文馆，镇南海，卒于官。

苏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举进士及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来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时未即用，寓雍丘，久之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年五十八。赐其家缣银二百，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人。父龟图，起居郎。龟图多内宠，要妻刘氏并蒙正出之。颇沦蹶，流寓于洧。太平兴国二年，蒙正登进士第，受匠作监丞，乃迎父与母居，奉养备至。历官参知政事，入朝，有指之者曰：“此子亦参知政事耶？”蒙正若不闻而过之，人服其量。寻拜中书平章事，后封蔡国公，又改封许国。卒年六十八，谥文穆。子孙多贵。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弱冠入太学，游居曲洧东里间，闻见日广，著《曲洧旧闻》数万言。靖康时弁南归，建炎初议遣使通问两宫，诏补弁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和议成，弁归，入见便殿，赐赆甚厚，转奉议郎，卒。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二卷、《曲洧旧闻》三卷行世。

程珦，字大中，河洛人，明道先生父也。神宗朝为大中大夫，明道莅扶时，偕次子颺至，居数月而还。

程颺，字正叔，号伊川，明道先生弟也。少有高识，非礼不动。仁宗时上疏欲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大臣屡荐不起，哲宗时擢崇正殿说书。当明道莅扶，奉大中先生至居，数月而还。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明道在扶，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知学事，因受学。

杨时，字中立，剑州人。熙宁中举进士，闻二程之学即往从之，与定夫寓居扶沟。谢上蔡尝云：“在二程之门者，伯淳最爱中立，正叔最爱定夫，二人气象亦略相

似。”

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人。习举子业知名，至扶沟，见明道先生。先生曰：“此秀才展拓得开，将来可望。”未几，辞归应举。伊川先生曰：“何不止此试《大学》？”谢曰：“蔡人黜习《礼记》利中。”伊川曰：“是便不可与人尧舜之道。”谢乃止，是年亦登第。

吴育，字春卿，其先建州人。天圣中与其弟京、方俱进士，礼部为第一，遂中甲科，时吴氏兄弟名闻天下。初以大理评事知临安、诸暨二县，后历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嘉祐三年卒。从先考之命，俱葬新郑，因官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寓居襄城。

邹浩，字志完，晋陵人。教授颍川，往来襄城，最稔。尝于仙翁山下遇王由正阻雨，留连数日不忍去，吟咏唱和甚多。襄之人士争传之，至今脍炙人口。

李薦^[1]，字方叔，其先自郢徙华。薦少以学问称，谒苏轼于黄州，轼称其才为万人敌。轼卒，薦哭之恸：“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先^[2]死为间。”即汝颍间，相地下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意谓颖为物渊藪，定居长社县，县令季佐及里人买宅处之。

金

郭丙，永和人，登进士。值金南迁，丙同妻王氏避乱居杞。兵渡河，夫妇相失。王氏暨其少女被掠，泣谓女曰：“今夕不死，被辱矣。吾势不能顾汝。”遂投河而死。乱后，丙还乡，感其义，终身鳏居，人称义夫节妇焉。

王磐，字文炳，广平永年人也。业农，岁得麦万斛，乡人号“万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财佐军兴，补进义副尉。元兵破永年，将屠其城，禧复整其家货以助军费，众赖以免。金迁汴，乃举家南渡河，居汝之鲁山。磐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郾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画为朝暮食，为学愈力。年二十六擢进士第，累官翰林学士致仕。卒，谥文忠。

元

羊仁，庐州庐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为所掠，父被杀，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岁，鬻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余年，子安怜之，纵为良。仁踪迹得母于颍州，兄于睢州，弟于邯郸，皆为役，尚无恙。乃遍恳亲故，贷钞百锭，历诣诸所求赎之。经营百计，更六十年乃得遂。大小二十余口，复聚居为良，孝友甚笃，乡里嗟之。大德二十年，旌其家。

[1] 李薦，当为李薦。

[2] 先，疑作“生”。

许通，怀孟人。行义修整，治家有法。金季避兵渡河，徙居新郑，以大安元年生子衡于西阳缓保。卒，迁葬怀孟，赠尚书左丞，今其裔新郑犹有存者。

明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贞，永乐中除鄢陵教谕。时制郡邑乏科贡之士，司训者削职。贞忧之，瑄于是补弟子员。是年庚子发解河南，明年登进士，授监察御史。手录《性理大全》，潜心诵读，深有所得。正统初，擢山东佥事，提督学政，迁大理寺少卿，以平狱为王振所陷，免归。己巳复起，累升翰林学士，召入内阁，知制诰。主考会试，事竣，转左侍郎。居数月，见将臣石亨等乱政，瑄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宁俟终日邪？”乃移告西归，卒年七十六。诏赠礼部尚书，谥文清。成化初，廷臣议从祀阙里，弗果。嘉靖二十三年用给事中陈棐议，诏令鄢陵建祠祀之。

宋礼，字惟寅，直隶大兴人。成化中进士，历迁河南副使，提督学政。正身率物，士类驯服。寻擢按察使。时逆瑾用事，礼以不阿免官。贫，弗克归，寓居陈留，作草舍一区，玩《易》于中，历二十余年。日食或不继，有馈者辄谢弗受。及构疾，属其子曰：“葬县东，俟有力，归祔先茔。”语毕，衣冠端坐而逝。

阮汉闻，字太冲，顺天人。博物洽闻。万历间补太学生，见天下方乱，绝意仕进。后寻嗣宗脉，徙尉氏，闭户著述，累征不出。因避器，复隐于太骊镇，自号“太骊山樵”。

毕今梁，西洋国人。精天文之学，崇祯间入中国，游大梁，后复游金陵，还本国。

皇清

韩鼎新，永平人。性慷慨尚义，慕仲连、田畴之为人，长于诗文，尤好读《周易》《史》《汉》诸书。幼补郡诸生，睥睨一世，常游齐鲁吴越，所交皆天下贤豪长者。甲申李寇陷京师，乃奉其父，携两弟渡河而南，拜阮步兵墓，为之泣下。道经靳司空山庄，爱其风土，因慷慨家焉。种田数亩，荣辱得丧，不涉胸臆。

桑孤蓬矢，男子生而志在四方，旧国旧都，遂可羁南溟之志乎？故康节择里苏门，乐天卜筑洛水，而南阳卧龙亦琅琊诸葛之庐也。千仞之翔孤凤，万壑之隐幽兰，余盖不胜执鞭之慕云。

卷之二十八

仙释_{方伎附}

佛老之学流传于豫久矣！昌黎《原道》而外，文人达士间多附之，岂非言心言性、有合于吾儒者耶！汴虽一隅，安期、文成之流，代不乏焉；至方书、奇术可以扶世救民，神而明之，艺也通乎道矣。作《仙释志》。

上古

宛丘先生，失其名，居宛丘，故号为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汤之末已千余岁。以其方传弟子姜若春服之，亦三百岁，视之如婴儿状。彭祖师之，受其方三首。

周

列子，名御寇，居郑圃田，结草为庐。去尘埃，返冥极，自言其师壶丘子林，而友伯昏；其学宗黄老，著书二十篇，凡千余万言，名曰《冲玄道德经》。汉刘向更为校定，曰《新书》。世传居圃三十余年，一日辞乡邻去，西至二十里铺，平地陟天。至今称其铺为道铺，其卦御风台尚存。

汉

张良，灭秦帝汉，报韩之愿已遂，与赤松子游，辟谷白云山洞。今洞在兰阨西十三里张成冈，为黄河所圯。

刘讽，颍川人。景帝时仕为公车司马，事司马季主，得服日月精华之术。晚归乡里，脱形，杖履而去。

鲍靓，陈留人。为南海太守，常遇阴长生授秘诀。一日，行部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又与葛洪善，遂以女妻洪。靓还丹阳，卒，葬石子岗。苏峻之乱，盗发其棺，无尸，唯大刀一柄。盗欲取之，闻左右兵马之声，刀亦有声如雷，盗惊惧，乃止。

李根，许昌人。有赵买者闻其父祖言已见根，比买事根，年已八十四，而根之颜

尚如年少。有得根素所为书读之，其自记云：以汉元封中学道于某，以甲子计之已七百余岁矣。

天妃，或曰黄帝三女，未详。

上成公，密邑人。出，久不还，后归，语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辞去，举步渐高，良久乃没。

兰公夫妇，密邑人。化为双鹤飞去。今岩下有石相偶，形如双鹤。

普静禅师，蒲东人也。汉口挂锡于汜水镇国寺，静养有坐诀，定中冥慧，得波若心印。时关壮穆适其地，卜僖欲伏兵擒之。师念同乡及故，问曰：“将军离蒲东几年？”壮穆曰：“近二十年矣。”遂目送卜僖之意于壮穆。因斩僖于宇下，曰：“若非师指，几为所谋。”未几，乃收衣钵云游于当阳玉泉山，结草为庵，精大小乘法。时壮穆英神为厉，师从容作偈曰：“颜良安在。”壮穆遂解脱。

三国

葛玄，吴人。学于左慈，得异术。尝过西华，冬月卧雪中，挥汗如雨，去而人为玄祠。传有葛仙翁遗址。

无住，不知何许人。自名曰无住，人因呼之。尝居西华圣寿寺，瞑目独坐，旬日不食。书其门曰：“来时不知何处来，去时不知何处去。”后不复见。

南北朝

寇谦之，隐居方山，修张道陵之术。一日游嵩山，遇老子，授以辟谷轻身妙诀。又遇神人李普文，自称老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箓真经。泰常八年，奉其书献于朝。司徒崔浩素不好老庄，一见谦之，遂师受其术，且上书于魏主。魏主焘为之主天师道场，改元曰太平真君。他日又言于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符书以彰圣德。”魏主诣道场，受符箓。今以所居处为仙人洞，石壁间丹灶俨然存。

唐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始服时年已老，自后更少，如四十岁者。后委妻子入西岩，越五十年还乡里，时人尝有识之者。

颜真卿，尝于汜水上遇道人陶八授以刀圭、碧霞丹服之，且嘱曰七十以上有危，如有即吉。后触卢杞忌，使单车问罪于李希烈，死之。归葬，状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发须数尺，人咸异之。有商人至罗浮山，见二道人奕棋，一人笑谓：“烦寄书达吾家。”遂封札，题寄偃师北山颜家。商归，访乃莹庄也。守墓老仆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子孙启之，蚕头马尾，真仙笔也。发冢视之，已空矣。抵罗浮觅之，

弗得。

郭式，汾阳裔。生二日，有道人五人坐于门。及长，好导引事，精于坎离龙虎术。尝炼黄芽、紫车有成，施药皆海上仙方。静养日久，五窍皆灵，先期知人生死。一日，以大石凿为寿器置坟中，就上建塔。妻问其故，曰：“女于某年月日当就此，我于某年月日共之。”至期，果如其言，于三日前沐浴趺塔内石棺上，召子孙嘱以后事。尸解而体不坏，目有光。子孙就肉身敷以纸泥金为像，至今塔碑俱存。

神秀，尉氏人。少亲儒业，访道至蕲州双峰东山寺，礼五祖忍师为弟子。武后召至都，命旧山置度门寺以旌异之。张说问法，秀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神龙初入灭，谥大通禅师。

许碣，高阳人。累举进士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览五岳名山，每于悬崖峭壁处必题云：“许碣自峨眉山访偃月子到处。”观者莫测其意。又尝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误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后于庐江酒楼醉且歌，乃乘云而去。

宋

文通慧，姓张氏，名文，汴人。脱俗白云寺，师令掌厕盥盆。有市鲜者沃于盆，文偶击之，仆地死，文惧，奔华州总持寺，久之，为长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当了。”众问其故，曰：“日午当知之。”遂趺坐以待。时张浚统兵至关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视文，将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久矣。”卒曰：“一见即欲相害，不知何仇？”文语故，卒悟，曰：“冤冤相报何时了，劫劫相缠岂偶然。不如与师俱解释，如今立地往西天。”视之，已立化矣。文即索笔书偈云：“三十三年飘荡，做了几番模样。谁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书毕，泊然而化。

志言，本姓许氏，自寿春来，居东京景德寺，为人卜休咎。书纸挥翰甚疾，字体遒劲，初不可晓，后多验。有具斋荐鲙者，则并食之，临流而吐，化小鲜群泳而去。海客遇风且没，见僧操纆引舶而济。客至都下，志言谓客曰：“非我口奈何。”客犹记其貌，真引舟者也。后卒，仁宗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显化禅师”。

张拱，汴人。举进士不第，卖药宜春门。忽有道士抵其肆，授以红枣七枚，拱食之。自是不食烟火，逾二年洩矢俱绝，神气明爽，日可行数百里。后游名山，不知所终。

郭上灶，不知何许人。天禧中以佣淪汤涤器于汴州桥侧。一日遇吕嵩，知其为仙，随去，十余年始归。谒赵长官曰：“大数垂尽，愿施一小棺。”首穿一穴，通竹节于穴中通气。明日汲水浣身，卧槐下，遂没，葬于河岸。是秋大涨，赵往视焉，获棺，无尸。

王老志，濮州临泉人。事亲以孝闻，为转运小吏，不受赂谢。尝遇异人与之丹，食之，遂狂。乃弃妻子，结庐田间，时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召至京师，封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后卒应者十八九。尝献《乾坤鉴法》，命铸之，既成，明年乃恳求归，至濮而死。赐金以葬，赠正议大夫。初，王黼未达时，父为临泉

令，问黼名位所至。老志书“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涂之，曰：“恐泄机也。”后黼败，人乃悟云。

张九哥，庆历中居京师，虽盛冬单衣，燕王奇之，尝召见，与之酒。岁余，见王曰：“将远游，故来别。有小技欲以悦王。”乃取罗重叠，剪为蝴蝶状，随剪皆飞，莫知其数。少顷呼之，蜂蝶皆来，复为罗。王曰：“吾寿几何？”九哥曰：“与开宝寺浮图齐坚。”后浮图灾，王亦薨。

侯先生，不知何许人。庆历间货药京师，年四十余，无须眉，瘤赘隐起遍肌体，常半醉，遇夜丐者同处。有马元者，盛夏随之出阊阖门浴池中，元因就视之，乃一蛤蟆。元遽引退，侯徐出着衣。元前揖之，笑曰：“子适见我乎？”乃召元饮酒肆中，出药一粒，曰：“服之，令子寿百岁。”自此，不复见。

王明志，宋人。幼入端云宫学道，后游太华、少室诸名山，遇异人授以飞仙之术，辟谷竟日不出。一日，整洁衣冠，谢诸友曰：“我以某日上升。”众笑，以为狂。至期，果乘所畜白鹤飞去，遂易宫名为白鹤观。

信公和尚，仁宗披度僧也。幼聪慧博闻，善悟往往，绝尘凡相。弱冠游东柳，偶从娄道者讲《涅槃经》，即洞彻禅指，虽宿望老僧莫能难。宋仁宗雅重之，为建圣寿寺于密。遂祝发焚修，卒证圣果。

金

訾亘，尝师丹阳马珏、长春丘处机，自号守真子，人称訾仙翁。游历济南，抵郑之钧台。泰和间大雪丈余，亘不出者已十余日，人以为死，除雪视之，端坐俨然，殊无寒馁色。贞祐间大兵破关陕，军民恐惧，亘曰：“无妨。”已而果然。

元

风道人，不知其姓名。但髡发行步踉跄，其状若风，因以呼之。至正间住西华提城寺，逢人则指天画地，问祸福，言多可验。与之钱，不受；与之食，或大嚼。酣睡三日，忽遁去。邑人有自楚来者遇于襄阳城中，托致意，主持记之，即去之日也。

明

胜安，号古峰，俗姓周。幼礼弥陀寺，戒律精严，道行绝洁，尝开讲大乘诸经五十余会，修葺招提四十余所。永乐中移居祐国寺，一时缙黄之士，从者云集。后以疾而逝，停龕三日，飞烟环绕。闾维之得舍利，凝聚五色，精莹^[1]如珠，观者异之。

张三丰，辽东人，或云宝鸡人。洪武初寓汴延庆观。时大理寺卿王宇为儿时，三

[1] 莹，当作“莹”。

丰过其里而异之，曰：“此儿他日必贵显。”后果如其言。天顺二年，羽化于成都鹤鸣山。

许氏子，居宣平坊，灵宝冢宰赞同宗也，逸其名姓。好饮，嗜身多癯，日乞于市，夜卧东岳庙廊庑。一夕，见二鬼扫地，云八仙来拜，俄而仙至，如画中像，岳神盛饰出迎。许氏子牵湘子衣，湘子与书一卷。后归家，昼出夜入，拥呼如王者像。父怪之，且恐祸及，用醇醪醉之，以石击死，殓而葬。棺出门渐轻，开视之，止有一敝帚：戴毡帽，覆白衣，尸无存矣。

张自真，邑道士。于成化年间见陈留县西岗岭环曲，形势奇绝，建正殿三间，塑碧霞元君之像。又树柏树藤，栽桃千株，因名桃花洞云霞观。自真在内修炼二十年而终。至弘治间，冢毁棺破，惟存竹杖一枝。

武演，字时振，兰阳人。生而颖异，髫年补弟子员，从父宦游汉中。时白真人结庐汉境山中，折节访焉。一见，欢如平生，曰：“此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内册、外册尽行指示，密授以口诀，自是遂能立炉鼎，炼水成金。一日适真人处，见真人四大节解，白乳满地，仰天叹曰：“吾师升矣。”后随父解官归，终日趺坐蒲团，不问人世寒暄。一日与亲姻送糒回，曰：“吾数日内当去矣。”至日，果瞑目而逝。

方伎

周

裨灶，郑大夫。灵王十八年，灶与子羽晨过伯有之门，见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至是，郑人杀伯有，如其期焉。又景王十二年陈灾，是时陈已被楚所灭，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灶曰：“陈，水属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故曰五十二年。”及敬王四十一年，楚公孙朝果灭陈。

汉

刘根，颍川人。能令人见鬼，隐于嵩山。或云刘根尝服枣核中仁百，邪疾不能干，皮日休与毛公泉诗有“刘根昔成道，兹坞四百 [年]^[1]”。晚归南岳之东峰，炼真朝斗，服气而化。

[1] 此处原文缺字，据《全唐诗》补入“年”字。

南北朝

褚澄，善医术，高祖建元中为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望而谓曰：“汝有异疾？”答曰：“旧有冷疾，至今五年，众医不瘥。”澄曰：“汝病非冷非热，当时食白淪鸡子过多所致。”令取苏一升煮服之。如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动，开视之，一鸡雏也，羽、翅、爪、距俱全，足能行走。澄曰：“尚未尽。”更服所余药，又吐鸡如前者十有三，疾遂愈，当时称妙。所著《医论》十篇。

许遵，雍丘高阳人。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齐神武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诞，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1]之，芒阴之役，谓李业兴曰：“贼为水阵，我为火阵，水胜火，我必败。”果如其言。其子暉亦学术数，遵尝谓曰：“汝聪明不及我，不劳多学，唯授以妇人产法。”豫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武成时以此数获赏焉。

曲绍，荥阳人，善占。侯景欲试之，使与郭生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绍曰：“青牛先起。”景问其故，郭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绍曰：“火将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既而如绍言。

褚该，字孝通，阳翟人。幼而谨厚，善医术。仕梁，历武陵王府参军，随府西上，后与萧勃同归周。自许奭死，稍为时人所重，宾客迎候者无虚日。天和初，位县伯下大夫，进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该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后以疾卒。子则，亦传其家业。

隋

刘祐，荥阳人。开皇初为大都督，封索卢县公，其所占候如合符节，文帝甚亲之。初与张宾、刘辉、马显定历后奉诏撰兵书十卷，名曰《金韬》，帝善之。又著《阴策》等书数十种行于世。

许智藏，高阳人。少以医术知名，文帝以为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王俊有疾，上召视之。俊夜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欲相迎，闻许智藏至，为之奈何？”明夜复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腑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胗其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矣。”俊数日果薨。上奇其术，赍物百段。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于时，仕梁为中军长史。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后拜上仪同三司，封贺川县伯。

唐

吴道玄，阳翟人。仕为兖州瑕丘尉。少学书于张旭、贺知章，不成；因工画，其

[1] 借，疑作“惜”。

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玄宗召入供奉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

甄权，扶沟人。以母病究习方书，仕隋为秘书省正字，称疾免。鲁州刺史庾狄岭苦风患，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曰：“但将弓箭向塚，一针可以射矣。”果如言。贞观中权已有百岁，太宗幸其舍，视其饮食，访其药性，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寻卒。所著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

甄立言，权之弟。精于医，为太常丞。杜淹患风毒发肿，帝遣立言视之，曰：“从今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有尼明律患心肠胀满，不愈，立言诊之，是误吞发，生虫也，令饵雄黄。少顷，吐小蛇，焚之，犹有发气，人服其神。

杜生，许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问所从追，生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恳丐其鞭，若不可，则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于道，如生语，使者异之，曰：“去鞭，吾无以进马，可折道旁蓂代之。”乃往折蓂，见亡奴伏其下，获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令持钱五百伺于道，见进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与之，忽飞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众莫不以为神。

五代

赵修己，浚仪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学。晋天福中，滑州节制李守贞表为司户参军，留门下，每从守贞出征，占候军事，多中。奏试大理评事，赐绯。后守贞镇蒲津，阴怀异志，修己屡以祸福谕之，不听，遂辞疾归。明年守贞果叛，幕吏多伏诛，独修己得免。周世祖镇邺，奏参军谋。会隐帝诛杨邠等，将害世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劝世祖曰：“虽欲杀身成仁，何益于事？不如引兵南渡，诣阙自诉，则明公之命是天所与也。”世祖然之，遂决渡河之计。及即位，改鸿胪乡，迁司天监。

宋

楚衍，开封人。少通四声字母，又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间语休咎无不中。自陈召试《宣明》，补司天监学生，迁保章正。天圣初，造新历，擢衍为灵台郎，与宋行古等九人制崇天历，进司天监丞，入隶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历》十二卷。卒，无子，有女亦善算术。

楚芝兰，襄城人。初习三礼，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伎，诣阙自荐，以占候有据擢翰林天文，授乐源主簿，迁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当于苏州建太一祠。芝兰独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若作此为五福太一建宫，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祇事，何必远趋江外乎？”众论不能夺，遂从其议。屡以占候有验，累迁至工部员外郎。

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数进药不效，

人心忧恐。冀国大长公主荐希，希诊曰：“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左右争以为不可。诸黄门祈以身试，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器币，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卒。所著有《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

陈用志，郾城人，寓小窑镇，人呼为小窑陈。天圣中授图画祇候，景祐初敕画水龙图，且善画番马。初学胡环而奇怪过之，更工山水，层峦叠嶂，有千里之势，求者趋于门。

元

滑寿，字伯仁，襄城人。博通儒书而尤精于医，至元间全活为多。所著有《难经本义》行于世。

明

周溥，字文渊，其先浙江会稽人，国初徙居汴城。溥颖敏嗜学，及长，患羸疾，自度弗起，遇南郡高子明疗之而愈，溥遂从子明。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及诸秘方，溥受之，且录且读。二年为人诊视疗治，多验，于是四方迎谒者络绎不绝，其赠贻粟帛之外，奇物异玩悉谢不受。溥病时俗多守局方，乃发明《素难》及《东垣册溪》之义，为书一编，名为《方法考源》。又谓先哲词义微奥，初学之士莫能尽解，复著《用药歌》，括若干首，至今宗之。

李信，字用诚，祥符人。坦易忱慤，孚于乡里。世居汴城，精医术，专疗治婴孩，每有请治者，无远近、晦明、风雨，信皆身亲历之，一视则生死立决。当正统、景泰、天顺、成化间，缙绅先生迎致无虚日，其所报贽腆薄不较也。郡守括苍金文雅重之，尝赋《安幼堂》诗以赠。门悬金钟为号，至今汴人犹称为金钟李氏云。子敬世，亦精于医。

刘辉，字文华，祥符人。幼喜医，受学于同郡李宽，久之，尽其术，乃叹曰：“神圣工巧，非可以言辞求；天运物理，必待夫体察著。”于是益博极《素难》诸书，无寒暑晨夜之限，遂以医鸣于汴中。而时王公贵人，下逮闾巷士庶，愈其疾而著奇验者，岁不可胜纪。其贫者报之，辄谢曰：“非吾愿也。”辉又善交友，始终不渝，宗戚犹洽恩义，年七十有司推为乡社师。

张路，号平山，祥符人。天性工图画，凡所绘人物一幅，士大夫争以数十金购之，一时李空峒文、左国玘字、张平山画，号三绝。孙嗣山，有乃祖风，图麟毛草虫，推重于世。

王金，字芝山，陕西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堕水，救归，严事之。已，道人携入终南，授以秘术，试辄验。时属世庙，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见，为言三元大册，称旨。与陶中文、邵元节并膺荣宠，历官太常，出入禁闥二十年。世庙宾天，廷议金等进药不谨，论刑，新郑高文襄公再疏，申雪得减戍闽海。后数年归依文襄以居，遂为郑

人。其子继怀，亦精医学。

霍昂，字特举，杞县人。由明经授盱眙簿，寻弃归。好读书，精研字学，妙达卜筮之理。大盗师尚诏寇归德，声言取杞邑。令惧，召昂卜之。开柜蓍散堕地，喜曰：“不者，主也；蓍者，敌也，主敌兵溃散之象。”蓍成果吉。寇寻灭，令大奇之。又著《字学正传》一书。

郑耀，字继源，家世以儒学显。蚤习黄鲁直笔法，家藏岐黄之书尤多，钩玄阐微，多所自得。治疗诸病往往有奇效，其术盛行于梁宋间。子封成，进士。

李可大，字汝化，为诸生。因母病，遂遍览医书，久之，忽大悟，为医无不奏效。会新郑相公家居，聘之视疾。比至，视其脉曰：“公心脉如蝶鼓翼，五月当大拜。”抵期果应，于是名震两河。生女一人，周藩慕其名，纳为妃。家雍丘。

陈清，仪封人。正统十二年乡举，任淳化县训导。尝遇异人授风鉴术，一经品题，吉凶悔吝，如持左券。及歿，有司尝即其家求之。其书虽存，而秘诀竟不传。

车明兴，号野云。幼颖慧，善图山水人物，名闻海内，惟未见南方水牛。一日，裹粮往观之，已而写风雨间斥，四景逼真。有《百牛图》，世其珍之。尝自称为吕纪后身。

贾志，字庭真。资性清雅，绘山水人物咸有幽趣。尝西游关陕，所至情得意会留连忘归者数年。尤善写真，公卿大夫倒屣迎之。

张纪山，图花卉、羽虫，重于世。人相传曰：“前有平山，后有纪山。”

郑镒，字尚宜。业医，疗病多神异。年逾七十，著述不辍。有《续医说》《医书百朋》《杏花春晓堂方》《方法考》诸书行于世。子名河，号星源，亦以国手名。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八 终

卷之二十九

艺文一

中州文献渊藪也，庖羲一画，实开文字之先。嗣后英主贤臣，昭垂明训；墨士骚人，号称作者，不胜指屈；其他饕龙绣虎之彦，或奉节而来，或凭车偶过，感物造端，登高能赋，盖彬彬盛矣。汴既遭兵燹，复汨洪波，典籍销亡，何可复问？兹虽于金石琬琰间，广为摭拾，然犹不能无残缺之憾焉。作《艺文志》。

御制

汉

宣帝

褒颍川太守黄霸诏：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贍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

光武

封密令卓茂诏：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

明帝

汴渠成诏：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滂濆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他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

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洁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强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

和帝

赐梁王畅诏：朕惟王至亲之属，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纷纷有言。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朕惻然伤之。志匪由于^[1]，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谦而四益。小有言，终吉”。强食自爱。

魏

文帝

下颍川诏：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诏：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万户。

明帝

崇祀贾逵诏：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歿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齐王

修葺贾逵祠诏：逵歿，有遗爱，历世见思，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往，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盖有慨然尽礼贤之义哉！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漏者补治之。

梁

武帝

汝颍建州诏：二豫分置，其来久矣。今汝、颍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

[1] 于，应为“王”。

北魏

孝文帝

祭河文：维太和十九年，皇帝告于河渚之灵：坤元涌溢，黄渚作珍。浩浩洪流，实裨阴沦。通源导物，含介藏鳞。启润万品，承育苍旻。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朕承宝历，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鹳河翻渍。龙舸御渚，凤旆^[1]乘云。泛泛棹舟，翩翩沂津。晏我皇游，光余彝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舳恒恒，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

唐

德宗

赈恤陈许州等处水灾诏：朕以薄德，托于人上，励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诚不动天，政或多悖，阴气作沴，暴雨荐臻。自江淮而及于荆襄，历陈宋而施于河朔，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郭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又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沉溺，为民父母，所不忍闻。兴言疚怀，良深恻悯，夙夜畏惧，悼于厥心。是用寝不获安，食而忘味，时宜赈恤，庶洽幽明。今令中书舍人奚陟往襄陵、郢、随、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梧往陈、许、宋、亳、徐、泗等州，秘书少监审咸往镇、冀、德、棣、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扬、楚、庐、寿、徐、润、苏、常、湖等州宣抚。一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死者，各加赐物，所在官为收殓、埋瘞；其田苗所损，宣抚使与所在长吏具奏。於戏！一夫不获，一物失所，刑罚不中，赋敛不均，皆可以失阴阳之和，致水旱之沴。其系囚及狱讼久未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疏办，务从宽简，俾伸冤滞。贪官暴吏，倚法害公，特加惩肃，用明典宪。灾伤之后，切在抚绥。咨尔方镇之臣，洎于官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灾。宣布朕怀，使各知悉。

文宗

授裴休汴州节度使制：将相大臣，内外迭任。入奉股肱之寄，出为藩翰之雄。无爽具瞻，式彰注意：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裴休，气禀岳灵，梦叶岩瑞。威风孤翔于玉圃，仙鹤独步于芝园。学精典坟，文纬邦国。自掖廷对策，谏列升班。粉署擅贰卿之荣，纶闱回五字之妙。自司馈运，整葺牢笼。策画每得于亲闻，功庸必见于显效。章程轨范，历试无差。是用付以权衡，宜承任委。咨之远略，炳然大纶。四后协心，万方系尔。今百度有截，庶绩其凝。前时屡以疾辞，犹烦卧理。岂无优贤之道，因遂由衷之意。乃眷梁苑，实为重藩。荒大原于周疆，接小沛于贡壤。富庶将及，惧勇无哗。仁化已洽于一方，清风渐扇于全境。闭关自固，悬殿不鸣。可仗台臣，置之

[1] 旆，疑作“旆”，旌旗。

静理。尔其践厥位，畅厥庸。侯服既增，相印不解。辅弼莫系于远迹，声容暂间于朝昏。敬哉戒之，服我重命。可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亳州太清宫散勋封如故。

宋

太祖

修陵奉祀诏：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给，有司废职，因循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牲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各给守陵五户，蠲其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

仁宗

授陈尧佐判郑州诏：朕纂绍丕图，义宁区夏，务审求贤，俾秉国钧。其有当代天工，郁为时栋。精练可以宁庶绩，温裕可以范群伦。示倚毗于老成，期缉熙于庶职。朕志先定，物论攸归，载揆嘉辰，告于庶位：户部侍郎、上柱国、颍川郡公陈尧佐，文惟高古，器蕴沉和。茂经世之远猷，蔼干邦之伟望。早登荐于公府，方外领于辅州。山甫志在于将明，陈宠性敦于周密。宜正国台之重，足调鼎味之和。列书殿之崇资，膺云台之美号。宜封采地，并有嘉焉。入奉弼谐，尤增属任。教简易所以肃朝政，修名实所以叙时材。惟深博所以奉咨询，惟方重所以镇浮兢。择于中道，经以大猷，辅于眇冲，类于哲义。於戏！中枢之任，庶务养成。下以遂万物之宜，上以增三阶之耀。师任之重，式副于具。瞻股肱之良，允为于国体。祇服厥位，勿替乃诚。

命张中庸为开封府判官制：京师众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诸侯所视法也，号称难治。盖自古记之：为之尹者，专用击断，则网密俗敝；崇之以宽，则威信不立。故当择精明疏通之人，以参其职。兵部员外郎张中庸，材刚而用博，行修而志坚，处烦决疑，必有余裕，俾赞浩繁之政，当适宽猛之中。此乃根本之地，尔惟钦哉。

英宗

封韩琦魏国公诰：王者，绍景炎之序，履皇极之尊，永惟置器之艰，属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适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贯心神明。逮躬丕务之咨，敢后元勋之奖。首奠^[1]邦涣，诞告朝伦：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器博而适时，道闳而济物。禀星辰之精粹，会日月之休明。历宣外劳，更倚二柄。蹈彝险之一节，寄安危之大机。仰^[2]文考之知贤，绝时髦而登用。维召公之托，尝闻顾命之言；维汉相之谋，终应大横之兆。盖怀先见者，识之邃；决至虑者，材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赞非常之辅。是用进文昌之卿序，正黄闕之台符。隆以封爵之

[1] 奠，同“敷”、布置，铺开，摆开。

[2] 字迹模糊，疑为“仰”字。

文，益之户田之数，以蕃尔宠，以懋尔庸。於戏！天视靡私，居饰有邦之畏；民公曷戴，一归厥后之仁。念先猷之弗敢康，顾成业之不可恃。益经茂烈，永佐昌图。

神宗

封富弼为郑州公制：秉策膺图，将继配天之大业；铨时论道，必资名世之元臣。以言乎体貌，则旧德之英；以言乎望实，则群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丕昭宠数之殊，孚告治朝之听：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富弼，智资大雅，德懋硕肤。学足以造圣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变。由贤科之得隽，摅远业以奏功。在仁祖时，则首冠庙堂，有弼谐九德之美；在英考世，则再登枢府，有折冲万里之谋。庶绩已熙，太平将洽。属留侯之多病，容留度以为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复。方王家之不造，固贤者之有为。昔居畎亩，而志犹在于爱君；今处朝廷，而义岂忘于忧国。是用召从方守，进拜元台。仍左揆之旧班，兼东台之茂秩。爰田衍赋，盟府易勋。兹实异恩，庸昭注意。於戏！上理乎天工，则日月星辰以之顺；下遂乎物宜，则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则诸夏，仰德以承流；远则四徼，倾风以待命。凡予欲治，惟尔责成。勉尽嘉猷，用光丕训。

明

太祖

太昊陵告文：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前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季矣。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烝民主，神功圣德，垂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于此，然相去年岁极远，朕观经典所载，虽切慕于衷，奈秉性之愚，代有古今，民俗亦异。惟仰神君，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于陵，圣灵不昧，尚其纳焉。

商王高宗陵告文：曩者有元失驭，天下纷纭，朕由此集众平乱，统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诸古典，尧舜继天立极，列圣相传，为烝民主者，陵各有在。虽去古千百载，时君当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赍牲醴奠祭修陵。君灵不昧，尚惟歆飨。○周世宗告文同。

谕陈州守将左君弼书：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序^[1]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他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君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兴师复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陇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守寡居，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幡然而

[1] 序，疑作“予”，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8。

来，予当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

成祖

太昊陵告文：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当享百世之祀。我国家崇祀，古者帝王，厥有常典。今朕遵奉祖训，奉天征讨。即位之初，永惟圣帝明王陵寝所在，不可不敬，是用奉香币、牲醴以祭。惟皇有治世之功，有安民之德，历世虽远，神灵不忘；其尚默赞玄化，孚佑邦家，永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万世无斁。○商高宗、周世宗告文同。

赐侄周世子有燉纯孝歌序：朕闻至孝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匹夫匹妇，一念诚切，金石可贯，豚鱼可孚，载之方策，信不诬也。矧于死生之际，所处尤甚。古今孝子欲代父死者几何人哉？建文用谗者，诬构尔父，逮尔父子至京，备极苦辱。有燉不忍父之无辜，遂自承伏言。父不知状，以死自期，略无怖色。建文由是窜尔云南，穷困万状，终无悔辞。兹非能处死生之际，庶几古人之至孝也欤。朕遵古道，惇明信义，匹夫匹妇尚褒显之。况尔，朕之犹子，骨肉至亲，志行纯诚，造次不易其言，颠沛不改其义，死生存亡不偃其志，富贵贫贱无几微动于颜色。流离道路，羈囚瘴疠，克全尔生，至有今日，实由尔父慈子孝，天地鬼神护相之也。是用作歌，以释尔心，以诏来世。歌曰：

维我皇考，建树宗藩。巩固基图，实衍实安。我有令弟，分封于周。带砺河山，永孚于休。孝友之道，称于考妣。人无间言，以及兄弟。建文嗣位，信彼俭恰人。谗言勃兴，构弟于屯。父子羈累，家邦荡析。欲诬以法，陷之大逆。维尔嫡长，孔孝且仁。笃爱其亲，弗顾其身。陈词恳诉，为父释愆。言意弗通，孰不尔怜。父既贬斥，尔益兴嗟。蛮烟瘴雾，各窜天涯。有若编氓，囚辱奴隶。见者歔歔，闻者出涕。衣不掩体，通食穴墙。幽忧连岁，艰苦备尝。天运循环，过眼倏忽。善恶之报，纤毫不忒。我亦遇难，奉天举兵。拯尔沉沦，宗社之灵。遣使南来，归尔万里。父子相见，惊乎悲喜。彝伦载叙，骨肉重欢。俯仰天地，永矢弗谖。天报尔忱，捷于响影。我表尔孝，著之歌咏。曾参闵损，名教所称。尔则效之，聿骏有声。效法古人，仪范太祖。永奠宗藩，光华海宇。

仁宗

追封张玉为河间王谥忠武诰：国家之于旧臣，其有非常之功德者，则必有极盛之爵号以显之，所以崇奖忠贤而报称之义也。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显张玉，秉正直之节，蕴雄武之才，沉毅有谋，英果能断。事朕皇考太宗文皇帝于潜邸，多历岁年，克效忠荃，属当临危之际，首赞靖难之图，毕力一心，摧凶馘丑，算无遗策，动有奇功。暨大业之垂成，竟奋躯而死义。我皇考酬其伟烈，锡爵上公，虽已备于哀荣，轸圣情而未已。肆于今日，复举彝章。特加封为河间王，进谥忠武，配享太宗文皇帝庙廷。於戏！忠精义气，焕日月以如生；德胜显名，与国家而同久。佑启尔后，永翼皇家。

赐户部员外郎牛肆制：国家任户部以户口、田赋、金帛之政，而置属特详，俾

各分理一方，非志存乎公清，才堪乎繁剧，弗足以称。尔户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牛肆，早由科选擢任行人，建属地官，具有劳绩。朕用尔嘉，兹特进尔阶为奉直大夫，协正庶尹，职如旧。锡之诰命，以示褒荣。服此茂恩，益勤祗慎。盖朕方以养民之政，寄之户部，尔必公必廉，勿狃于习，庶副朕怀。尚有显官，俟尔后效，其往钦哉。

宣宗

赐工部主事孙俨诰：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皆置郎以掌之；而协赞其事者，亦必得人，乃克有济。尔承德郎、行在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孙俨，擢自上庠，以任斯职。克勤不怠，亦既有年，考绩为称。兹特锡之敕命，以示褒荣。服斯隆命，益茂厥职。钦哉！

赐尚书许廓巡抚河南诗：河南百州县，七郡所分治。前岁农事缺，始旱涝复继。衣食既无资，民生曷由遂。顾予位民上，日夕怀忧虑。尔有敦厚资，其往勤抚字。徙者必绥辑，饥者必赈济。咨询必周历，毋惮躬劳绩。虚文徒琐碎，所至见实惠。勉旃罄乃诚，庶用副予意。

英宗

赐都御史顾佐致仕敕：卿祗事祖宗，任京尹，长通政司宪纪，历官中外，三十余年。廉明之操，公忠之行，确乎不拔，卓然名臣。朕嗣承大位，方资老成，翼赞治理，而卿婴疾，洊^[1]岁未瘳。每于朝参，步履不易，深轸朕心。今不欲烦以政务，特赐钞五千贯，命致仕还乡。自古有言：人惟求旧。朕固不忘卿也，已敕户部优免卿家杂泛差役。卿其体朕至意，安精神，慎药食，颐养天和，优游田里，用享清平之福于永远。钦哉！

赐开封府尉氏县民王良敕：国家以施仁，养民为首。尔能出谷麦一千四十一石六斗，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遣人赍敕谕尔，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用副褒嘉之意。钦哉！故敕。

赐开封尉氏县民白祥敕：国家施仁，养民为首。尔能出米一千二十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特赐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五年。尚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钦哉！故敕。

景帝

遣官招抚河南流民敕：今闻河南开封府陈州等处，多有各处逃来趁食流民，或与本处居民相聚一处，诚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则至于诱惑为非，难以处置。今特简命尔往彼处，会同左副都御史王来及彼处三司堂上官，并原专一抚治流民官员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县堂上能干官、平日为民所信服者，分投设法，小心招抚，令各自散处，耕种生理。有缺食者，量给米粮赈济；无田种者，量拨与田耕种，务令得所。宣谕朝廷恩重，使之警悟。不许急逼，致有激变，又为患害。其中果有能体朝廷恩恤、各散复业者，量

[1] 洊，古同“荐”，再，屡次，接连。

与免其粮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恋，仍提督所在卫所官军操练军马，固守城池。如有寇盗生发，即令相机剿捕，勿致滋蔓。尔为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须夙夜尽心，以毕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误事机。如违，罪有所归。事妥民安之时，具奏俟命，然后回京。

追封张辅为定兴王谥忠烈诰：国家之于臣下，有能以死勤事，视苟存不如无存；以身殉难，视保身不如保国。审如是焉，赠必有以荣其终，赏必有以延于世。虽所以旌于既往，而亦冀勉于将来。而况丰功伟烈，昭著于先朝；宿德重望，表见于当世者哉！尔奉天靖难，推诚宣力，辅运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英国公张辅，累朝良弼，一代元勋，尝扈蹕奋不顾身，而临危甘于死难。朕深嘉怜，事足褒荣。兹特追封定兴王，谥忠烈。遣官谕祭，灵其有知，服兹光宠。

颁淮安府知府丘陵敕：去年水灾，人民缺食，流移者众。累敕巡抚等官，支給官粮，设法劝谕，出粟赈济，招抚优免差发，令各安生。比闻尔等所属地方，方春连阴，雨雪过多，朕心复为惻然。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天。而尔官司，又朕所托以安民者，尤当十分为朕留心于此。敕至，尔即将朕此敕刊印散布所属州县，宣谕里老、军民人等皆知朕悯念赈恤之意。但有比先该部累次所奏蠲免，一应不急差发科派等项，不许一毫征敛于民。尔仍督州县官劝谕军民，令各及时务农耕桑，以备衣食，不许生事非为，负朕悯念之意。尔等无或稽违，如敕奉行。

宪宗

颁监察御史黄杰敕：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其振纪纲、厉风俗，以弼成国家之治者也。非得廉慎刚明之士，不轻授焉。尔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杰，发身贤科，擢居郡理，克著才猷，遂迁今职，历年滋久，不懈益勤，宜锡异恩，以旌劳勩。兹特进尔阶文林郎，锡之敕命，以为尔荣。夫官以察为名，以言为职，贵乎存大体而略细故，扶君子而抑小人。尔尚益正乃心，洁乃行，毋私于法，毋挠于势，毋讦以为直，毋苛以为能，夙夜茂修，用昭宠命。钦哉！

孝宗

命兵部尚书王继参赞机务敕：朕惟南京，国家根本重地而机务重托，非历练老成，奚堪委任？今特改尔前职，不妨部事，参赞成国公朱辅等守备机务，整饬兵备，固守城池，操练军马，抚安人民。但遇贼寇生发，随即调兵，相机剿捕，毋令滋蔓。凡一应军民事务，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尔同守备内外官员计议停当而行。其管军、管匠等官，许各大小头目人等，若有科扰克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练及工作等事者，尔即禁约清理如法。敢有故违者，轻则量加惩治，重则奏闻区处。朕以尔才识老成，特兹委任。尔当益竭忠诚，持廉秉公，正身率下，务俾事妥人安，以副委用。如或处置乖方，偏执误事，责有所归。尔其钦承朕命，勉之慎之。

武宗

赐大学士刘忠致仕敕：卿以刚毅之资，宏博之学，策名制举，养望词林。事我孝皇，已膺宠眷，执经右左，启沃惟勤。朕在春宫，日侍讲读，敷析义礼，援据古今，

非道不陈，正言无讳。肆朕即位之初，覃恩旧学，亟迁翰长，历试留都典礼，寅清考课精核。召登秘阁，专掌丝^[1]纶。更化以来，遂参机务，属时事之多艰，方倚毗之有在，顾以徽恙，累乞休闲。朕以卿声誉素重，精力未衰，勉留再四，暂从展祭之情，少慰乡土之思，冀卿速来，懋树勋业，以行素志。乃复申前词意愈坚，特示允俞，用成雅尚，命有司月给食米五石，岁给人夫八名应役，荫一子为中书舍人，以延世泽。仍降敕谕意。於戏！全节完名，大臣之高致；尚贤怀旧，朝廷之盛典。卿其服此恩数，优游暮景，颐养天和，表率乡人，风励后学。又以余力，著述歌咏，以一家之言，以鸣一代之盛，不亦永有誉哉！

世宗

存问周堵阳王书：兹者南郊礼成，大颁恩诏。朕念王政先于老老，仁民始于亲亲。惟王宗室懿亲，寿迈七十，恩泽覃布，所宜加隆。兹特以羊酒币帛，令本府进奉官员，顺斋存问，以见朕优礼之意。专此以达，惟王亮之。

旌周府奉国将军安河孝行敕：近该河南抚按等官奏称：尔资性纯孝，好谨守法；躬侍父疾，衣不解带；忧居母丧，不入私室。宗室之中，实不多见。朕用尔嘉，兹特降敕，遣官奖谕。尔尚益笃孝敬，以永终誉。

赐大学士贾咏诗：殿廷暑气薄，薰风洒然生。万几有清暇，书史陶吾情。日与圣贤伍，外诱难相婴。对时或感物，兴到句还成。豁然融心性，岂止谐音声。资卿为藻润，朕志益开明。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台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诗书本余事，治理须持平。朕固谅卿志，夙夜怀忠贞。喜起协舜乐，交修和商羹。《卷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

旌周府镇国中尉睦梁孝行敕：近该抚按官题称：尔性禀宽仁，心存长厚，好古乐善之风，慕义笃伦之德，宗盟咸戴，士庶共称，可谓大雅不群者。朕甚嘉焉。兹特赐奖励，仍令有司办送彩币羊酒，用为诸藩之功。尔宜益敦素履，以永令名。钦哉！故敕。

穆宗

赐礼部尚书大学士高拱诰：朕躬膺骏命，嗣守鸿基。愿得不二心之臣，共效大有为之治。天惟纯佑，邦欲中兴。笃生名世之英，茂翊格天之业。昭宣异烈，诞沛殊恩。咨尔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高拱，振今豪杰之才，稽古圣贤之学。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之所不能为；析理入于渊微，发前哲之所未尝发。精忠贯日，贞介绝尘，讷谟为百辟之师，风采系万民之望。在爰立作，相托以代，言暨渺躬先学，后臣赖其训志。偶遭谗忌，周公遂以居东；迨黜庸回，司马于焉再相。既端揆席，载摄铨衡。朕思观德化之成。卿乃以天下为任，赤心报国，力扶既斲之纲常；正色立朝，顿折久淆之议论。内弘启沃，外竭劬勩。尽鞠瘁以不辞，当怨嫌而弗避。澄清流品，虞廷之黜陟惟明；登进材贤，汉室之循良最盛。士风丕变，吏治

[1] 丝，疑作“经”。

勃兴。泽善于民，如乔岳大川之无私而均蒙其利；诚孚于众，若青天白日之无隐而皆信其心。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普天稽颡以称藩，率土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克济非常之事。既大书于彝鼎，宜显示于朝廷。兹特嘉尔勋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锡之诰命，仍荫一子，为世袭锦衣卫正千户。於戏！文武成功，卿既征于历试；安危注意，朕益切于眷怀。讎止风云龙虎，庆会昌期；固将带砺山河，永垂盟府。卿其尽摅閎蕴，懋赞大猷，罔俾臯夔名绩专美于前，庶几尧舜居民亲见于世。钦哉！

神宗

赐山东按察司按察使靳于中诰：朕闻盖牟、析木间称沃野焉，严望遂以宁人，今不然乎。凋罢之后，生聚为难，自非公忠沉敏，谁为我远图者尔。原任山东按察司整饬金、复、海、盖兵备屯田、兼辽东苑马寺事按察使靳于中，以子大夫高等初试版曹，荐执外臬。提鉴衡于北海，文标旬始以为华；振纲纪于东营，气揽揜抢而作旆。尔其北临五国，南拊三纬，人当万里之城，识综百年之计。静而能备，丕扬积弱之军声；战以先谋，克绸未雨之户牖。兹以岁阅，特授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命，往使者颍瓿脱于尺寸，重王土耳，不尽足耕也，无宁返沃野于平芜而薰蓂焉。尔辟田遂逾二十万，是向者所腐唇图之而未效也。今既效矣，尚竟尔猷，将以胆智以当疆场之重，尔惟念哉。

颁松江府推官范守己诰：士起文学而式于法令，以郡国之鞠谏畀之，欲其以经饰律允协于平也。课绩颁恩，厥惟彝典。尔直隶松江府推官范守己，端亮之器，精敏之才，发策公车，筮官郡理，乃能惟明克允，察丽求情，荐牍屡闻。朕甚嘉予，兹所司上尔课最，用授尔阶文林郎，锡之敕命。今仕有司者，莫不以理官为华选，则以其地望之清为他日台省储也。尔其懋加练习，益励操修，以需大用。钦哉！

庄烈帝

赐潞安府儒学教授刘峨诰：古之君子于经明行修，每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师百世。故昔之教漳蘄、授苏湖者，皆化雨一时，流声千载。矧传经穀子而光大之业蔚起名谏者乎！尔原任山西潞安府儒学教授刘峨，乃湖广道监察御史刘调羹之父，熙明人瑞，奥渫醇儒，小试屡作冠军，乙榜频遭刖璞。爰从吁俊，抡式鱣坛。尔道德传心，立断程门三尺雪；性命阐秘，快披陆洞半溪风。且为善钟祥，厥梦锡彻。膝绕兰芝，树映谢家之玉；庭开诗礼，经光韦笥之金。遂启令人，策名柱史。兹仍赠尔为文林郎、湖广道监察御史如子官，皇綍^[1]宠施于有赫，真修默佑于无疆。

赐陕西按察司按察使王顺行诰：全陕为周汉上都，金汤百二，臬臣持政刑，专榷纲纪。十连爰肃台稜深咨鼎柱，属廉能之独最，表望实于覃褒。尔陕西按察司按察使王顺行，德器渊闳，才锋岳峙。擢自轩对，以馆廷平，听棘具仰，神羊专城。两推画隼，备兵庄浪，移节凉州。以文武为宪之身，着竞绿咸宜之略。捷音回奏，半壁孤撑。

[1] 皇綍，疑作“皇紱”，古代系印纽的丝绳，亦指官印。

爰总宪于外台，弥树标于廉访。六条察属，烛流品于鸾鹳；五听占浮，洞情形于嘉肺。方且星虚贯索，春转平反。巩三辅之黄图，严四知于紫橐。风猷既伟，岁阅来闻，是用覃恩，授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命。顷以辑瑞计吏，察举尤异加宴赏焉。而尔哀然，首当妙简，朕甚嘉之。夫周召分陕，则二南用其风徽；皋吕祥刑，则五教资以明弼。尔在秦既久，观察有声，益懋激扬之勋，行有锁钥之寄。钦哉！

国朝

今上皇帝

祭告太昊伏羲文：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如日星。朕诞膺天眷，绍纘丕基，景慕前徽，图追芳躅，明禋大典，亟宜肇隆。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修殷荐之诚，用展仪型之志。伏惟格歆，尚其鉴享。（商高宗、周世宗文同）

颁封镇守湖广荆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达哈哈方又一拖夏喇哈方郑四维诰：国家思创业之隆，当崇报功之典；人臣建辅运之绩，宜施锡爵之恩。此激劝之宏规，诚古今之通义。尔镇守湖广、荆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达哈哈方又一拖夏喇哈方、尔郑四维投诚效用于荆州，杀流寇，伪道追杀牛逆，尅取州县，于荆州能拒一只虎，克保其城；又率官兵屡战败贼，念乃战绩延世，懋赏尚其矢竭，乃心并图报效，以永保宠荣。兹以覃恩，特授尔阶荣禄大夫，锡之诰命。於戏！推恩申命，受弘奖于忠贞；树德懋勋，尚益勤于笃棊。祇服朕命，勉尽乃心。

赋

汉

蔡邕

述行赋并序：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翼新诛，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1]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其辞曰：

余有行于京洛兮，遭淫雨之经时。涂迤迳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马桀蹇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

久余宿于大梁兮，消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

[1] 自，疑作“白”。

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晤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复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峣崿；建抚体以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溪谷复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岩壑以峥嵘。攒械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布。夔、莢、萸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大河之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汨以飙涌兮，气燥燥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蒙蒙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暄暄而不阳。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逸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懔。乘舫州而沂^[1]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瀍与涧瀨。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巩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湖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夹坟。伫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候风云之体势兮，天牢湍而无文。弥信宿而后阒兮，思逶迤以东运。见阳光之颢颢兮，怀少弭而有欣。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佞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粃糠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戢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主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湮。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掌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乱曰：跋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

魏

卞兰

许昌宫赋：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飞栋列以山峙，长途邈以委蛇。见栾栌之交错，睹阳马之承阿。转挟辀以相因，若流风之扬波。木无小而不荂，材靡隐而不华。懿采色而发越，玮巧饰之繁多。双轘承粉^[2]，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绮井崱嶷。其

[1] 沂，疑作“沂”，同“溯”，逆流而上。

[2] 粉，古通“棼”，阁楼的梁。

阴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二^[1]子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修栏荫于阶砌，崇栋拂乎旻苍。绮组发华，翡翠生光。丹草周隅，灵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贵，孰能升于斯堂。坐金人于闾闼，列钟簏于广庭。天鹿轩翥以扬怒，师子郁拂而负楨。珍果敷华，兰芷垂荣。百璧照曜，飞响应声。扣角则春风至，弹商则秋风征。历神芝之峻观，幸安昌之巍巍。进鼓舞之秘伎，绝世俗而入微。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翻翻。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赵女抚琴，楚媛清讴。秦筝慷慨，齐舞绝殊。众技并奏，掬巧骋奇。千变万化，不可胜知。乐戏阒，游观足。登承光，坐华幄。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岂必世而后仁，在时主之所欲。

晋

潘岳

闲居赋：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题之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曰：嗟呼！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今天子谅暗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阅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于用多”。称多，则吾岂敢；言拙，则信而有征。方今俊义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之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傲坟索之长圃，步先哲之高衢。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于宁蘧。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埃。身齐逸民，名缀下士。陪京沂伊，面郊后市。浮梁黜以径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谿子巨黍，异綦同机；炮石雷骇，激矢虬飞；以先启行，曜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紫映，圆海回渊；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祇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服振振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祈祈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

[1] 二，当为“一”字。

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如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瀼瀼，菡萏敷披；竹木蓊蒿，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棹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莖芥甘旨，蓼葑芬芳；囊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痾有痊。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赭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

宋

周邦彦

汴都赋并序：自古受命之君，多都于镐京，或在洛邑，惟梁都于宣武，号为东都，所谓汴州也。后周因之，乃名为京。周之叔世，统微政缺，天命荡机，归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銮舆，至汴而止，是为东京。六圣传继，保世滋大，无内无外，涵养如一。含牙戴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显宏丽，百美所具，亿万千世，承学之臣，弗能究宣，无以为称。伊彼三国，割据方隅，区区之霸，言余事乏，而三都之赋，磊落可骇人，到于今称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遗美，可不愧哉！谨拜手稽首献赋曰：

发微子客游四方，无所适从。既倦游，乃崎岖遭回，造于中都。观土木之妙，冠盖之富，炜烨灿烂，心骇神悸，睽睨而不敢进。于是夷犹于通衢，彷徨不知所届。适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执其袂，局局然叹曰：“观子之貌，神采不定，状若失守，岂非蔽席隐茅，未游乎广厦；诛草锄棘，未擷乎兰葳；被褐挟蕴，未曳乎绮縠；微邦陋邑，未睹乎雄藩大都者乎？”

发微子恬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东欲究扶桑，西欲穷虞渊，南欲尽反户，北欲彻幽都。所谓天子之都，则未尝历焉。今先生讯我，诚有是也。然观先生类辩士，其言似能碎昆仑而结溟渤，镂混沌而形罔象^[1]。试移此辨，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谨愿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于是申喙据床，虚徐而言曰：

“噫！子独不闻之欤？今天下混一，四海为家，令走绝徼，地掩鬼区。惟是日月所会，阴阳之中，据要总殊，揭键制枢，拱卫环周，共安乘舆。而此汴都，禹画为豫，周封郑地，觜觿临而上直，实沉分以为次。惟蓬泽之固境，昔合縻^[2]之所至，芒砀涣涡截

[1] 罔象，同“象罔”，《庄子》寓言中的人物。

[2] 合縻，疑为“介縻”。

其面，金堤玉渠^[1]累其脊，雷夏灏沮绕其胁，累丘訾娄夹其腴^[2]。梁周帝据而麋沸，唐汉尹统而宁一，故此王国袭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体，司徒制其畿疆，职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会朝，后百族而为市，分疆十同，提封万井。舟车之所辐辏，方物之所灌输，宏基融而壮址植，九鼎立而四岳位。仰营域而体极，立土圭而测晷。蜀险汉盆，荆惑闽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华而不侈，环睇睨于郡县，如岫崦之迤邐。观其高城万雉，埤垆鳞接，缭如长云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礚嶭。坤灵因赩厉而踟躇，土怪畏榨压而妥贴，靡胥不可继而登，爵鼠不可嚼而穴。利过百二，峻逾四塞。鄙秦人之践华，陋荆州之却月。须捷步与超足，矧蹒跚与蹙躃。阨城为门，二十有九，琼扉涂丹，金铺镂兽。列兵连卒，呵夜警昼。异物不入，诡邪必究。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达，其途九轨。车不理轂互，人不争险易。剧骖崇朝，荡夷如砥。雨毕而除，粪夷弗秽。行者不驰而安步，遗者恶拾而恣弃。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异羊肠之诘曲，或踉蹠而折轳。顾中国之阨阨，丛货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何朝满而夕除，盖趋赢^[3]而去匮。萃馥侏于五均，扰贩夫于百隧，次先后而置叙，迂有无而化滞。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售无诡物，陈无窳器。欲商贾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税；销卓郑猗陶之殖货，禁乘坚策肥之拟贵。道无游食以无为，矧敢婆娑而为戏。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谷，丝帛布缕，鲐蟹鰕鲍，酿盐醢豉。或居肆以鼓炉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无闾^[4]之珣玕，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殫纪。

若夫帝居安丽，人所未闻：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云屯。两观门峙而竦立，罍罍遐望而相吞。天河群神之阙，紫微太一之宫，拟法象于穹昊，敞闾阖而居至尊。朴桷不斫^[5]，素题不斫，上圆下方，制为明堂，告朔朝历，颁宣宪章。谓之太庙，则其中可以叙昭穆；谓之灵台，则其高可以观氛祥。后宫则无非员无录之女、佞幸滑稽之臣。陋甘泉于楚宫，缪延寿与阿房。信无益于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籟不闻乎鸣跽，瓠瓠岁久而苔苍。其西则有宝阁灵沼，巍峨泛滟，缭以重垣，防以回堤。云屋连榭，琼栏压墀。池水则溶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润混漾，潇灏浩漾。微风过之，则澜沉澹澹，漫散洄旋，澹澹涟漪。大风过之，则汨涌滄滄，灑灑溷溷，掀鼓漾溢，不见津灑。舞榭摘景以断续，漾金碧而陆离，恍溷溷与方壶，帝令鬼凿而神移。其

[1] 玉渠，疑为隋炀帝所开凿之永济渠，源出河南辉县卫河。

[2] 腴，疑作“腋”。

[3] 赢，古同“赢”，满，有余。

[4] 翳无闾：疑为“医无闾”，指医巫闾山，古称于微闾、无虑山，今简称闾山，地处今辽宁省境内。

[5] 斫，雕琢。

中则有菰蓴萑芦，菡萏莲葭，蕡苹蓴葦。其鱼则有鱣鲤鲨鲈，鼈鮓鰕鯪，魴鱒鰭鯧，鳊鯪王鮓，科斗鬼陆，鼃鼃鳖蜃，含蜚巨螯，容与相羊，荫藻衣蒲。其鸟则有鸭鵝鸕鶿，鹭鳧鸕鶿，鸕鶿鸕鶿，鸕鶿鸕鶿，鸕鶿楚雀，鸕鶿挥霍，鸕鶿鸕鶿，群鸕含香啄。其木则有杉檟栢桐，榿楠梅枏，椴栎槟榔，栗柘桑杨，梓杞豫章，句科扶疏，蔽芾竦寻，集弱椅施，拏枝刺条，修干蟠根，矫躩鳞皃。其下则有申叶兰茝，芸芝荃荪，发布丝匀，馥郁清芬，其气袭人。

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于是则有绝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宫旋室浮，舲舰移也；蛟螭蜿蜒，千桡渡也；虬虎鬻鬻，舟^[1]抵戏也；星流电掣，弄丸而挥剑也；鸾悲凤鸣，纤丽歌也；鸿惊燕居，绰约舞也；霆震雷动，钧天作也；犇彘驯驯，群马闯也；辘^[2]鞳鞳，万车辙也；洒天翳日，扬埽壻也；杭山荡海，欢声同而和气浹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蛟人而舞冯夷者，潜灵幽怪助喜乐也。

若乃丰廩贯庾，既多且富。永丰万盈，广储折中，顺成富国，星列而棋布。其中则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薺有芑，有秬有秠，千箱所运，亿廩所露。入既伙而委积，食不给而红腐。如坻如京，如岗如阜，野无菜色，沟无捐瘠。擗拾狼戾，足以厌鰥夫与寡妇。备凶旱之乏绝，则有九年之预，又将敦本而劝稼，开帝籍之千亩。良农世业异物不睹，播百谷而克敏，应三时而就绪。跼蹐铠哄，灌畷雨霏；孰任其力，侯强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观坚皂，与与蕤蕤；沟塍畹畦，亘万里而连绎；丑恶不毛，硗陬荒瘠；化为好畴，转名不易。惟彼汴水，贯城为渠，并洛而趋。昔在隋叶，祀丁大业，欲为流连之乐，行幸之游，故凿地导水，南抵乎扬州。生民力尽于畚鍤，膏血与水而争流。凤榻徒见于载籍，玉骨已朽于高丘。顾资治世以为利，迄今杭筏而浮舟。桃花候涨，竹箭比驶，汹涌渥驿，颯颯沸澗。掬防巖岸^[3]，溇澗迅迈，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万石之巨艚^[4]，比坳堂之一芥，舵舳不时而相值，篙师鼙拱而俟败，智者不敢睥睨而兴，作绵千禩而有害。岂积患切病，待圣人而后除邪？厥有建议，导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孽华之浑浊，蹙广堤而节暴，纾直行而杀虚。其流舒舒，经炎凉而靡涸。于是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舫，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铿锵，人安以舒，国赋应节。

若夫连营百将，带甲万伍，控弦贯石，动以千数。其营则龙卫神勇，飞山雄武，奉节拱圣，忠靖宣效，吐浑金吾，掷扬万胜，渤海广备，云骑武肃。材能蹶张，力能挟鞬，投石超距，索铁伸钩，水执鼃鼃，陆拘黑貅。异党之寇，大邦之讐，电鸞雷击，莫

[1] 舟，疑作“角”。

[2] 辘，同“鞳”，车声。

[3] 掬，毁坏。巖，古同“圮”，毁。

[4] 艚，同“檣”，海中大船。

不系累而为囚。于是训以鸛鹅鱼丽之形，格敌击刺之法，剖微中虱，贯牢彻札，挥铍擲鏃，举无虚发。人则便捷，器则犀利，金角丹漆，脂胶竹木，以时取之。遴弃恶弱，割蛟革以连函，剜兕觥以为弭，剗鱼服以怀铎。百工备尽，铍磨楔削，其成鉴钢而铍德，植之霜凝而电灿。故有强冲劲弩，云梯轳车，修锻延镞，钅戈兑戣。繁弱之弓，肃慎之矢，溪子之弩，夫差之甲，龟蛇之旄，鸟隼之旗，军事蚤正，用戒不虞。

其次则有文昌之府，分省为三，列寺为九，殊监为五，左选为文，右选为武；曰三十房，二百余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补弊完罅，剔朽焚蠹，人伙地溥，事若织组。滋广莫治，亶亶成蛊，纤弱不除，将胜戕斧。虽离娄之明目，迷簿书而莫睹。豪胥倚文以鬻狱，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怀苟且以逃责，孰肯长虑而却顾。官有隐事，国有遗利，纷讼牒于庭所，紫累囚于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议而轧沕，各矛盾而齟齬。于是合千司之离散，俨星罗于一宇。千梁负栋，万楹镇础，诛乔松以为煤，空奥山而刷楮。官有常员，取雄才伟器者以充其数，上维下制，前按后覆，譬如长蛇，抉其脊膂，而首尾皆赴闾户，而议飞檄乎房闼，应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径，绎缴^[1]緼而得绪，崇善废丑，平险除秽，纤悉不遗乎一羽。于是宣其成式，变乱易守者刑之，所取贻之后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宫千楹，首善四方，勾襟缝掖，褒衣博带，盈仞乎其中。士之匿华铲采者，莫不拂巾、衽褐、弹冠、结绶，空岩穴之幽邃，出郡国之遐陋。南金、象齿、文旄、羽翮，世所罕见者，皆倾囊鼓篋罗列而愿售，咸能湛泳乎道，实沛然攻坚而大叩先。斯时也，皇帝悼道术之沉郁，患训诂之荒缪，诸子腾躡而相角，群言骀荡而莫守，党同伐异，此妍彼丑。挈俗学之芜秽，诋淫辞而击掊，灭奥突之荧烛，仰天庭而睹昼。同源共贯，开天发蓐。于是俊髦并作，贤才自厉。造门闾而臻壶奥，骋辞源而驰辨囿。术艺之场，仁义之藪。温风扇和，儒林发秀。宸眷优渥，皇辞结绉。荣名之所作，庆赏之所诱。应感而格，驹□□□。磨钝为利，培薄为厚。魁梧卓行，榜锋露颖，不驱而自就。复有佩玉之音，笱豆之容，弦歌之声，盈耳而溢目，错陈而交奏。灿烂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风，跨百圣而再讲，旷千载而复覩。又有律学以议刑制，算学以穷九九，舞象以道幼稚，乐德乐语，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随所取而咸有。若夫会圣之宫，是为原庙。其制则般输之所作，其材则匠石之所抡，万指举则千夫运斤，挥汗飞雾，吁气如云。鼙鼓弗胜，靡有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盘黄垆，上赴北辰，蕊珠广寒，黄帝之宫。荣光休气，笼统往来，葱葱郁郁而氤氲。

其内则檐檠椳题，宋槛楹栊，闳拱闾闼，屏宇閤閤。耸张矫踞，龙征虎蹲，延楼跨空，甬道接陈。黜巫备牖，灿烂诡文，菱阿芙蕖之流漫，惊波回连之灃泮，飞仙降真之缥缈，翔鹳鸕鷀之窈窕。地必出奇，工无藏珍，球琳琅玕，璠琦瑶琨。流黄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蚩。鹄象觚角，割^[2]犀剗玉，楔刻雕镂，其妙无伦。焜煌焕赫，璀璨辉映，繁星有烂，彤霞互照。轩庑所绘，功臣硕辅，书太常而铭鼎彝者，环列

[1] 缴，疑作“缴”，衣服破烂。

[2] 割，古同“错”，琢磨，雕刻。

而趋造，龙章凤姿，瑰形玮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犹如蹇谔以立朝；图宁社稷，指斥利害，踟蹰四顾而不挠。

其殿则有天元太始，皇武偕极，大定辉德，熙文衍庆，美成继仁，治隆之名。重瞳隆准，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挟辀扶衡，仪仗卫士，填郭溢城。于时黔首飙集，百作皆停，地震岳移，波翻海倾。足不得旋，耳不得听。神既安止，穷闾微巷，惟闻咨嗟叹异之声。于是山鼎房俎，牺樽^[1]竹筐，践列于两楹。瞽史陈辞，宰祝行牲，案刍豢之肥臞，视物色之犁骝，登降裸献，百礼具成。

至于天运载周，甲子新历，受朝万方，大庆新辟。于是，再鼓声绝，按稍^[2]收籥，俨三卫与五仗，森戈矛与戛戟。探平明而传点，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鹜列以就次，然后奏中严外辨也。撞黄钟以启乐，合羽扇以如翼，似飞道驾以临座，千牛环帝而屏息。炉烟既升，宝符莫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颜而可觐。羌夷束发而蹈舞，象胥通隔而传译。宣表章以上闻，奏灵物之充斥。群臣乃进万年之觞，上南山之寿。太尉升奠，尚食酌酒。乐有《嘉禾》《灵芝》《和安》《庆云》，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闻》。饮食衍衍，燔炙芬芬。威仪孔摄而中度，笑语不哗而有文。故无族谭错立之洞众，躡广布武之纷纭。盖天子以四海为宅，有百姓而善群廷。内不洒扫而行礼，则天下云扰而丝棼。故受玉而惰，知晋惠之将卒；执币以傲，知若敖之不存。闻乐而走者，为金奏之下作；虽美不食者，为牺象之出门。赋《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闻。盖礼乐之一缺，则示乱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土，责以肴烝，而刑三晋之法。高祖因叔孙之制，而知为帝之尊，岂治朝之礼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举坠典而定彝伦者也。其乐则有《咸池》《承云》《九韶》《六英》，《采齐》《肆夏》《箫韶》九成。神农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钟，无句之磬，铿铿鍠鍠，和气薰烝。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广先王之声。昔王道既弱，淳风变浇，乐器遭郑、卫而毁，滕瞽适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诸侯受歌管之敖嘈。文侯听淫声而忘倦，桓子受齐乐而辍朝。季子始无讥于郟，仲尼乃忘味于韶。故使制度无考，中声浸消，非细则擗，非庠则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听凤之箫，或洒或离，或鼗或馨，或镛或棧，或箎或箛。众器俱举，八音孔调，鸞鸾离丹穴而来集，鸣啗啗而舞修□。

又有宝旅巴渝之舞，杰休狄鞮之倡，远人面内而进技，踰山海而梯航^[3]。故纳之庙者，周公所以广其赐鲁；观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来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时修职，取竭天产，发穷人迹，砥其远迹，陈之艺极。厥材竹木，厥货龟贝，厥币锦绣，厥服絺绌。旂贡羽毛，祀贡祭物，嫔贡丝枲，物贡所出，器贡金锡，砺砥砮丹，铅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滨浮磬，羽畎夏翟。龙马千里，神茅三

[1] 牺樽，亦作“牺尊”“牺罇”“牺罇”。

[2] 稍，古同“槊”，长矛。

[3] 梯航，亦作“梯杭”，“梯山航海”的省语，谓长途跋涉。

脊。方箱隋^[1]棊，肆陈乎殿陛；丰苞广匱，亟传乎骑驿；连檣结轨，川咽涂塞，邪歛终岁而不息。至于羌氏熨翟，僭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怀名琛，拽驯兽，以致于阙下者。旁午乃有帛毳罽毼，兰于细布，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宝鉴洞胆，神犀照浦，《山经》所不记，《齐谐》所不睹者，如粪如壤，轸积乎内府。或致白雉于越裳，或得巨葵于西旅，非威灵之遐畅，孰能出瑰于深阻。盖徼外能率夷种来以修好，则中土当有圣人出而宁奇。

然皇帝不宝远物，不尚殊观，抵金于崑岩之山，沉玉于五湖之川。洞鄂之剑，乃入骑士之鞘；啮膝邾之马，或服鼓车之辕。至于干象表颺，坤维荐祉，灵物仍降，嘉生屡起。晕适背镞，虹霓抱珥，鸣星陨石，怪飙变气，垂白鲐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岂独此而已也。复有穹龟负图，龙马载文，汾阳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兽，箫声之禽，同颖之禾，旅生之谷，游郊栖庭，充畦昌峙。非烟非云，萧索轮囷，映带乎阙角，葱蔚乎城垒，鸢鸟不攫，猛兽不噬。应图合牒，穷祥极瑞，史不绝书，岁有可纪。

发微子于是言曰：“国家之有若是欤？意者先生快意于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国家之盛，乌可究悉。虽有注河之辩，折角之口，终日危坐，抵掌而谭，犹不能既其万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术，古昔之所以兴亡者乎？”客曰：“愿闻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狭代广，更张更弛。黄帝都涿鹿，而是为幽州。少昊都穷桑，乃今鲁地。伏羲都陈，帝尝都亳，尧都平阳，乃若昊天而授人时。舜都蒲阪，乃覲群后而辑五瑞。公刘处豳，而兆王业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酆，方蒙难而称仁。武王治镐，复戎衣而致义。盖周有天下三百余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而五霸更起，星离豆割，各据谷兵以专列，强侯胁带于弱国，不领人君之经费，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国所有者无几。当时权谋为上，雌雄相噬，孰有长距，孰有利觜，兵孰先选，粮孰夙峙，孰有躡关之卒，孰有凭轼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强倚，孰欲报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赂讐^[2]，或举连城而易器，骸骨遍野，介冑生蚁，肘血丹轮，马鞍销髀，势成莫格，国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几吞而几夺，几完而几弛。秦中形势之国，加兵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皋天，邑以先得者为上计。其他或左据函谷，右界褒斜，号为百二之都；东有成皋，西有崤澠，定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侠客，兴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里，名城池为金汤，役诸侯为奴隶。拓境斥地，輶辘^[3]荒裔，东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绕幽陵，南裹交趾。厥后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启戎，或朋淫而招寇，横调无艺而垂竭，游役不时而就毙。卢令日纵而不继，鹭鸶厌观而常值。睥睨则覆尸而流血，愉悦则结纓而佩璲。粉墨杂糅，贤才逆曳，肿微豺豕而窃肉食，贼臣回穴而图大器。郡国制节，侯伯方轨，或为大尾而不掉，或为重腿而屡蹶。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无用于扬燎，冠冕不机于执

[1] 隋，当作“楯”，狭长或长圆形的器物。

[2] 讐，同“讐”，仇人。

[3] 輶辘，即“蹂躏”。

赞。天维披裂，地轴机柅，群生焦然而殄瘁。虽有城池，周以邓林，萦以天汉，曳辇可以陟崇嶽，设澍可以济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进戒于吴起。盖秕政肆于庙堂之上，则敌国起于萧墙之里，奚问左孟门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

发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辐之拱毂，如桷之会极。其砧巩者，天与之昌；其阢阢者，天与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坏，亦非险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贤之所能强。故将吞楚也，白蛇首断于大泽；将继刘也，雄雉先雠于南阳。龙縻出棧而糜弧隐亡周之语，蓐收袭门而天常貽刑虢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听乎彼苍。故鲸鲵勦解，决一死于吻血；兕虎缤纷，践巍岳为平岗。蹂生灵如塌瑰^[1]，簸天下如扬糠。其败也，抉目而折骨；其成也，顶冕而垂裳。由此观之，土地足以均沛泽而施灵光而已，易险非所较，贤否亦未可议也。”

先生曰：“以易险非所较者，固已乖矣；以贤否非议者，乌乎可哉？客不闻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有德则昌者乎？地欲得险，势欲参德，迫隘卑陋，则无以容万乘之扈从，供百司之廩饩；据偏守隅，则无以限四方之贡职，平道理之远迩。抚原申区，割宅制里，走八极而奔走，正南面而负宸。举天下于康达，力士轆鞲而不敢取，贪夫汗缩不敢睨者，恃德之险也。襟冯、终南、太华之固，背负清渭浊河之注，搯^[2]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变而万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窥隙而试勇，匹夫可以争衡而号呼。被天府之衍沃，适为人而保聚，此以地为险者也。地严德畅，然后为神造之域，天设之阻。

大哉炎宋！帝眷所瞩。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无湍激、旋渊、吕梁之绝流，后无太行、石洞、孤飞、句望、浚深之岩谷。丰乐和易，殊异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须，好赐匪颁之用。庙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群臣稍廩之费，以至五谷六牲，鱼鳖鸟兽，阖国门而取足。甲不解累，刃不离鞲，秉钺北陬而敌人奔幕，抗旌西楚而再骖螳伏，南蛮散徒党而入质，朝鲜畏菹醢而修睦，解编发而顶文弁，削左衽而曳华服。逆节踣躅而取祸者，折简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锷利镞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触。仁风冒于海隅，颂声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纲解纽，嗥豺当路。帝怀宝历，未知所付，可受方国，莫越艺祖，图纬协期，讴谣扇孺。赤子云望而风靡，英雄蠢趯而蝇附。玉帛骏奔者万国，冠冕充塞乎寰宇，绝塞税铠而免鞣，障垒熄燧而摧櫓。拜槛神威，有此万旅，奕世载德，蔑闻过举。发栲禾耨，子携稚哺，击果懋穗，拔恶鉴妖，鉏觚角之殄刻，刑欃枪而收圉。爰暨皇帝，粉饰朴质，称量纤矩，鍠鍠奏庙之金玉，璨璨夹楹之簠簋。训典严密，财本丰阜，刑罚纠虔，布施优裕。田有愿耕之农，市有愿藏之贾。草窃还业而敛迹，大道四通而不阨。车续马连，千百为群，肩舆捆载，前却而后阻。搏壤歌嘍者万井，未闻欧噉而告瘡；虽立壝为界，其谁敢櫛膊以批掉，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壮客，未尝睹其奥也。且宋之初营是都也，上睇天时，下度地制，中应人欲，测以圣智，建以皇极，基以贤杰，限以法士，坦以大师，屏以大邦，扞

[1] 塌瑰，疑作“蹋块”。

[2] 搯，同“扼”。

以公侯，城以宗子。以义为路，以礼为门，键钥以柄，开阖以权，扫除以政，用裹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榑其桷，众材会也；有闾孔张，通厥明也；有牖孔阳，达厥聪也。其槛如衡，前有凭也；其壁^[1]如削，后有据也；其陛则崇，止陵践也；其基则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宫室既成，于是上意自足，乃驾六龙，乘德舆，光警蹕，由黄道，驰骋乎书林，下观乎学海。百姓欣跃，莫不从属车之尘而前迈，妙技皆作，见者胆碎。乃使力士提击乎阴阳，搏掬乎刚柔，应乎成器，方圆敷硕，或粉或由，随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圣泽，而意犹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穷日月之盈昃，寻天潢之流脉，操执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夺雷公之抱^[2]，收风伯之鞞，一瞬之间，而甘泽霏霏，囚孛彗于幽狱，敷景云而黯霭，统摄阴机，与帝唯诺而无阂。如此淫乐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谏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闻夫童子之歌曰：‘孰为我已，孰厘我载，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赳赳然惊，拳拳然谢曰：“非先生无以刮吾之矇，药吾之聩。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谨再拜而退。

明

杜桷

受禅台赋：陟崇台以伫立兮，忽怵悒而徘徊。值秋气之萧森兮，动宋玉之悲怀。操鸱夷之芳醕兮，聊阐恶而衔杯。痛汉季之小儿兮，谈刘氏以茹哀。想赤精之黯黯兮，惊黄星之陆离。天胡降此孽眚兮，假夏侯之门楣。乃狐媚而兔狡兮，遂肆黠以恣欺。彼啖葛而诬叔兮，何举世之无知。当建安之改元兮，正黄巾之初定。方赴洛以入朝兮，遽引诏而倾听。何文若之差良兮，亦画筹而献佞俾。乘舆之播迁兮，劫许昌而施令。遭乾坤之分沓兮，方阴长而阳消。任鞭撻于海宇兮，实总御夫皇朝。辄自立为丞相兮，复功伐之自褒。即朵颐夫九锡兮，攘魏王之旌旄。彼中外之腹心兮，令魏强而汉孤羸。篡代之具形兮，终潜授于阿雏。方主鬯之在丕兮，岂忘夫云气之符。既大贵于渠子兮，又何间于锜铍。嗟兹台之媒孽兮，岂皇初之所筑。意献皇之御历兮，顾繁阳其已蠹。竟演谋于生平兮，盖思夫万年之符篆。岂知不再世而鹿走兮，复为司马氏之所逐。彼横槊之英气兮，既长弃于铜雀。虽皇览之文藻兮，亦不免乎沦落。忆唐虞之相禅兮，岂上下之昏浊。幸奸息而台存兮，昭遗臭于修凿。度飞甍其勿停兮，传几代以迄今。睹黄钺之彷彿兮，空绿野之清深。跂突兀而读断碑兮，向西风以沾襟。听啼乌于丹树兮，亦若痛汉而鸣喑。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二十九 终

[1] 壁，当作“壁”。

[2] 抱，疑作“抱”，鼓槌。

卷之三十

艺文二

诗

周

公孙侨歌

取我衣冠而赅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其二）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汉

荥阳令歌

荥阳令，有异政，修立学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讼争。

魏

战荥阳

缪袭

战荥阳，汴水陂。戒士^[1]愤怒，贯甲驰。阵未成，退徐荣^[2]。二万骑，斩垒平。荣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1] 戒，或为“戎”，戎士，将士、兵士。

[2] 荣，当为“荣”。徐荣，东汉末年早期的优秀统帅，于汴水之战中击败曹操追击军，梁东之战中击败孙坚军。

晋

赠荥阳太守吴子仲

潘尼

大晋盛得人，储宫畜髦士。吴侯降高质，剖符授千里。垂覆岂他乡，回光临桑梓。寮类感岐路，黎庶思知耻。老氏喻小鳞，曹参寄狱士^[1]。无谓敝邑陋，覆篑由兹起。

宋

还至梁城

颜延之

眇默轨路长，憔悴征戍勤。昔迈先祖师，今来后归军。振策眷东路，倾侧不及群。息徒顾将夕，极望梁陈分。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陇填郭郭，铭志灭无文。木石扃幽闼，黍苗延高坟。惟彼雍门子，吁嗟孟尝君。愚贱同堙灭，尊贤谁独闻。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

梁

过康王故苑

刘潜行

入梁逢故苑，度薛见余宫。尚识招贤阁，犹怀爱士风。灵光一超远，衡馆亦蒙笼。洞门余旧色，甘棠留故藁。送禽悲不去，过客慕难穷。池竹徒如在，林堂暖已空。危桥隔树出，迴涧隐崖通。芳流小山桂，尘起大王风。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予衷。空想陵前剑，徒悲垄上童。

隋

奉和济黄河应教

萧愨

大藩连帝室，驂驾奉皇猷。未明驱羽骑，凌晨方画舟。津城渡维锦，岸柳夹缇油。钟声别岛，旗影照苍流。早光生剑服，朝风起节楼。滔滔细波动，裔裔轻舷浮。回桡避近磧，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汉，不异谒蓬丘。望知云气合，听识水声秋。从君何等乐，喜从神仙游。

[1] 狱士，疑作狱市，指市场交易和监狱诉讼。

游梁城

卢思道

杨^[1]镰历汴浦，回扈入梁墟。汉藩文雅地，清尘暖有余。宾游多任侠，台苑盛簪裾。叹息徐公剑，悲凉邹子书。亭皋落照尽，原野沍寒初。鸟散空城久，烟销古树疏。东越严子陵，西蜀马相如。修名窃所慕，长谣独课虚。

唐

行次成皋经先圣擒窦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赋

唐太宗

有隋正昏虐，群雄已交争。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饮马洛河竭，作气嵩华惊。克敌睿图就，擒俘帝道亨。顾惭嗣宝历，恭承天下平。幸过剪鲸地，感慕神且英。

早发成皋望河

刘孝孙

清晨发岩邑，驱马走辘轳。回瞰黄河上，恻怵屡飞魂。鸿流导积石，惊浪下龙门。仙槎不辨处，沉璧想犹存。远近洲渚出，飒沓鳧雁喧。怀古空延伫，叹逝将何言。

奉贺圣制经河上公庙

苏颋

河流无日夜，河上有神仙。辇路曾经此，坛场即宛然。下疑成洞穴，高若在空烟。善物遗芳外，和光绕道边。事因周史得，言向汉王传。喜属膺期圣，邦家业又玄。

宿郑州

王维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悲，雀喧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征禄。

早入荥阳界

王维

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閭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田晚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傍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寒食汜水上

王维

广武城边逢暮春，汶阳归客泪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

[1] 杨，当作“扬”。

封丘县

高适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祇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御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晚入汴水

崔颢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晚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岑参

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仲秋至东郡，遂见天雨霜。昨夜梦故山，蕙草色已黄。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仲秋萧条景，拔翅飞鹅鸽。四郊阴气闭，万里无晶光。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醉题匡城周少府壁

岑参

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愁云遮却望乡处，数日不上西南楼。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

酬汴州李别驾见赠

祖咏

秋风多客思，行旅厌艰辛。自洛非才子，游梁得主人。文章参末议，荣贱岂同伦。叹逝逢三演，怀贤忆法真。情因朋旧好，契托死生亲。所愧能投赠，清言益润身。

宿陈留李少府宅

祖咏

相知有叔卿，讼简夜弥清。旅泊倦愁卧，空堂闻曙更。风帘摇烛影，秋雨带虫声。归思那堪说，悠悠恨洛城。

与永乐诸公夜泛黄河

阎防

烟深载酒入，但觉暮川虚。映水见山火，鸣榔闻夜渔。爱兹山水趣，勿与世人疏。无暇燃官烛，中流有望舒。

题河边枯柳

王冷然

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春流。流从巩北分河口，直到淮南种宫柳。功成力尽人旋亡，运谢年移树空有。当时彩女侍君王，帐殿旌门对柳行。青叶交垂连幔色，白花飞散染衣香。今日摧残何用道，数里曾无一株好。驿骑江帆损更多，山精野魅藏应老。凉秋九月露为霜，日夜孤舟入帝乡。河畔时时闻落叶，客中无个不沾裳。

公无渡河

李白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下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梁园吟

李白

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绿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争驰辉。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题雍丘崔明府丹灶

李白

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杜甫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

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舞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常于邳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擘如羿射九日落，矫为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俱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乐女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送兴平王少府游梁

钱起

旧识相逢情更亲，扳^[1]欢甚少怆离频。黄绶罢来多远客，青山何处不愁人。日斜宫树闻蝉满，雨过关城见月新。梁国遗风重词赋，诸侯应念马卿贫。

李四劝为尉氏尉李七勉为开封尉伯仲有令誉因美之

钱起

美政惟兄弟，时人数俊贤。皇枝双玉树，吏道二梅仙。自理唐尧俗，惟将礼让传。采兰花萼聚，就日雁行联。黄绶俄三载，青云未九迁。庙堂为宰制，几日试龙泉。

送判官往陈留

张继

齐宋分巡地，频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使者乘轺去，诸藩拥节迎。深仁佐君子，薄赋恤黎氓。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应将否泰理，一问鲁诸生。

别汜水陈县尉

韩翃

未央宫殿金闻^[2]钥，诏引贤良卷珠箔。花间赐食近丹墀，烟里挥毫对青阁。万年枝影转斜光，三道先成君激昂。谷永直言身不顾，郗诜高第转名香。绿槐阴阴出关道，上有蝉声下秋草。奴子平头骏马肥，少年白皙登王畿。五侯客舍偏留宿，一县人家争看归。南向千峰北临水，佳期赏地应穷此。赋诗或送郑行人，举酒常陪魏公子。自怜寂寞会君稀，犹着前时博士衣。我欲低眉问知己，若将无用废东归。

送田仓曹汴州覲亲

韩翃

拜庆承天宠，朝来辞汉宫。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风。古驻^[3]秋山下，平芜暮雨

[1] 扳，同“攀”，追赶。

[2] 闻，疑作“开”。

[3] 驻，又作“驿”。

中。翩翩魏公子，人看渡关东。

送高别驾归汴州

韩翃

信陵门下识君颜，骏马轻裘正少年。寒雨送归千里外，东风沉醉百花前。身随玉帐心应惬，官佐铜符势又全。久客未知何计是，参差去惜汾阳田。

驻节太康

郎士元

霜叶飞红过夏墟，金风吹雁集荒渠。鞭挥清渭分流外，目送乌江远树余。《五子歌》声犹在耳，十旬猎迹已成畬。年时人事堪惆怅，闷对牙旗展簿书。

梁台古愁

李贺

梁王台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飞入。台前斗玉作蛟龙，绿粉扫天愁露湿。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蹴裘喷血斑。朝朝暮暮愁海翻，长绳系日乐当年。芙蓉凝红得秋色，兰脸别春啼脉脉。芦洲客雁报春来，寥落野篁秋漫白。

许州书情

耿漳

谪宦军城老更悲，近来频夜梦丹墀。银杯乍灭中心火，金镊唯多两鬓丝。绕履绿苔闻雁处，满庭黄叶闭门时。故人高步云衢上，肯念前程杳未期。

和汴州李相公勉人日喜春

戴叔伦

年来日日春光好，今日春光好更新。独献菜羹怜应节，遍传金胜喜逢人。烟添柳色看犹浅，鸟踏梅花落已频。东阁此时闻一曲，翻令和者不胜春。

汴路即事

王建

晚泊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带下，鱼入稻花中。去舍已云远，问程犹向东。近来多怨别，不与少年同。

(其二)

千里河烟直，青枫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寄汴州令狐相公

王建

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机锁恶徒狂寇尽，恩驱老将壮心生。水门向晚

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

河亭陪韦大夫眺别

刘禹锡

雪齐^[1] 太阳津，城池表里春。河流添马颊，原色动龙鳞。万里思归客，一杯逢故人。因^[2] 高向西望，关路正飞尘。

汴州乱

韩愈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坠地声如雷。健儿争诱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

(其二)

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韩愈

周楚仍连接，川原乍屈盘。云垂天不煖，尘涨雪犹干。印绶归台宝，旌旗别将坛。欲知迎候盛，骑火万星攒。

暮行河堤

韩愈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

郾城过襄城

韩愈

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二百里，家人不用远来迎。

战武牢饶歌鼓吹曲

柳宗元

战武牢，动河朔。逆之助，图倚角。怒穀靡，抗乔岳。翘萌芽，傲霜雹。王谋内定，申掌握。铺施芟刈，二主缚。惮华戎，封界廓。命之营，卑以斲。归有德，惟先觉。

汴河路有感

白居易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流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班^[3]。

[1] 齐，疑作“霁”。

[2] 因，疑作“登”。

[3] 班，疑作“斑”。

汴上送归客

张祜

河流西下雁南飞，楚客相逢泪湿衣。张翰思乡何太切，扁舟不住向东归。

汴水舟行答张祜

杜牧

万里长河共使船，听君诗句倍凄然。春风野岸名花发，一道帆樯尽御烟。

汴口怀古

杜牧

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还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

河阴新城

雍陶

高城新筑压长川，虎踞龙盘气色全。五里似云根不动，一重如月晕长圆。河流暗与沟池合，山色遥将睥睨连。自有此来当汴口，武牢何用锁风烟。

汴河

罗隐

当时天子事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纵然饶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川^[1]。乾坤有意终难会，黎庶无情岂自由。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

秋日圃田送人随计

谭用之

仆射堤前是传邮，去程雕鹗弄高秋。吟抛芍药裁诗圃，醉下茱萸饮酒楼。向日迴飞驹皎皎，临风谁和鹿呦呦。明年二月仙山下，莫遣桃花逐水流。

夕次襄邑

释清江

何处成吾道，经年远路中。客心犹向北，河水自归东。古戍鸣寒角，疏林振夕风。轻舟惟载月，那与故人同。

同使君宿大梁驿

释灵一

旌旗江上出，花外卷帘空。夜色临城月，春寒度水风。虽然行李别，且喜语言同。若问匡庐事，终身愧远公。

[1] 川，疑作“州”。

宋

驾幸西太乙宫道旁耕桑者皆以茶绢赐之

韩琦

杪春时泽未全滂，西祷真祠徯福祥。蚕女舍笼惊法从，耕夫投耒目天光。勤劳率有优恩及，拜赐皆知佚道长。海内承风谁不劝，何须躬籍与躬桑。

崔象之中舍宰阳翟

韩琦

君看荣利已恬然，此治韩城属荐贤。惠政即随春共煦，道心常与日同圆。门疏俗客禅途远，亭掩修篁定力坚。思退几人曾上籍，可容名记托新篇。

初冬归襄城敝居

欧阳修

日落原野晦，天寒闾市闲。牛羊远陂去，鸟雀空檐间。凭高植藜杖，旷日瞻前山。垄麦风际绿，霜鸦村外还。禾黍日已熟，杯酒聊开颜。酣歌岁云暮，寂寞向柴关。

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胫

梅尧臣

陆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浅。河流去时阔，途潦归时践。事与时相违，我惭行处蹇。人生莫为客，为客此安免。

过开封古城

梅尧臣

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岂复古阡陌，但问新桑麻。颓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堕铜镞，青血为土花。

书汜水关寺壁

王安石

汜水鸿沟楚汉间，跳兵走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园公绮季闲。

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

苏轼

道丧虽云久，无[犹]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阿奴须碌碌，闭户要全生。

(其二)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初到陈州

苏辙

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负诸生。

(其二)

久爱闲居乐，兹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饱食更悠悠。枕畔书成僻，湖边柳散愁。疏懒愧韩子，文字化湖州。

晚泊襄邑

张耒

月暗风林静，斗垂霜夜清。疏灯隔树照，浊水沥船鸣。学字声形苦，抽书卜筑轻。此身南北惯，随处有平生。

留别平阁黎

秦观

缘尽山城且不归，此生相见了无期。保持异日莲花上，重说如今结社时。

冬日之雍丘

李希声

驼裘犯朝寒，霜飍生木末。孤鹜与晚霜，争飞远天阔。喧喧榆柳外，客子待明发。楚拖与吴檣^[1]，鸣橹互呕轧。故园万里间，一水难可越。夕阳甫波涛，高城始明灭。忽忽见亲友，草草叙离别。老槐早辞风，小沼冰欲结。旧居如逆旅，短梦亦骚屑。明朝望太微，瘦马踏残月。

元

追忆颖亭泛舟寄阳翟诸友

李献能

十月冬气寒，清霜陨群木。轻舟泛颖水，微风吹野服。信流不知还，石艇横老玉。苔花锦斓斑，悬溜珠丽蔌。颇离塵市杂，倒泻轩裳俗。岁月今几何，春草萋以绿。怀归剧饥渴，仰羨双飞鹄。矫首九山云，迢迢伤心目。

信陵公子行

王恽

春风猎猎吹轻裘，联镳来作夷门游。令人远忆魏公子，径上吹台最上头。却秦存赵震九土，谁意抱关老吏能此帷幄之良筹。饥肠自古出奇策，功成何害屠沽流。高皇布衣重公贤，大梁城边几迟留。一朝龙骧开汉业，举功不复询来由，岂非慕蔣承余休。尝读

[1] 拖，疑作“拖”，即舵。此句中“楚拖”“吴檣”为对举关系。

太史公，今日把酒酬墓周。当时朱门满歌舞，此日野草荒山丘。醉歌《信陵行》，碧云日暮写我忧。英雄割据虽已矣，高义凛凛横清秋。追攀逸驾那复得，落日倚剑看神州。

梁园春

元好问

双凤箫声隔彩霞，宫莺催赏玉溪花。谁怜利泽门前柳，瘦倚东风望翠华。

(其二)

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绣帘。

禹州道中

元好问

野阴苍莽日将夕，岁律峥嵘风有声。从昔南山歌短褐，何时北阙请长缨。

巡历太康

史天泽

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冽冽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

梁台

完颜琦

汴水悠悠蔡水来，秋风石道野花开。行人惊起田间雉，飞上梁王鼓吹台。

雪中过虎牢

李长源

萧萧行李戛弓刀，踏雪行人过虎牢。广武山川哀阮籍，黄河襟带控成皋。身经戎马心逾壮，天入风霜气更豪。横槊赋诗男子事，征西谁为谢诸曹。

成皋怀古

李诚

瘦马成皋道阻长，峥嵘冰雪老年光。九关欲扣狼烟奋，三径将归松菊荒。嵩少云烟聊驻马，汉唐宫殿两亡羊。郑南岭下梅花发，千载相思空断肠。

鄢南别客

马祖常

稜层^[1]林表向浮图，古邑城高旅望孤。秋雨喜霏梁土麦，暝烟愁合楚田芜。行人北上随沙雁，归客南还对渚凫。溱洧澄清多草树，百年生聚尚绳枢。

登汴梁城

李准

天上曾闻玉辇过，金城千里带黄河。凤凰一去蓬莱苑，雁鹭群飞太液波。灯火楼台

[1] 稜层，疑为“峻层”，高耸层叠。

空市井，风云冠盖尽丘阿。惟余画角声中调，犹是流沙碛里歌。

早发黄河即事

萨天锡

晨牵大河上，曙色满船头。依依树林出，惨惨烟雾收。村墟杂鸡犬，门巷出羊牛。炊烟动茅屋，秋稻上垄丘。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岂知农家子，力穡望有秋。短褐常不充，粝食常不周。丑妇有子女，鸣机事耕畴。上以充国赋，下以祀松楸。去年筑河防，驱夫如驱囚。人家废耕织，嗷嗷齐东州。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河源天上来，趋下性所由。古人有善备，鄙夫无良谋。我歌两岸曲，庶达公与侯。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

泊舟黄河口登岸试弓

萨天锡

泊舟黄河口，登岸试长弓。控弦满明月，脱箭出秋风。旋拂衣上露，仰射天边鸿。词人多胆气，谁许万夫雄。

明

黄河澄清诗

明世宗

丁亥季冬，十月六日。河南之省，灵宝之邑。黄河澄清，拖练湛璧。越之四辰，官占叶吉。县吏来报，戊子之春。乃命礼曹，详考其因。宗伯献夫，述奏以申。谓礼宜贺，率属表陈。予惭弗允，益厉恭寅。请谢河伯，朕许曰然。既而复思，斯本自天。溯源徂流，礼有后先。遣官驰往，秉其精专。甲申告吉，露拜诚虔。祀礼已成，仰荷苍乾。帝垂鉴歆，稽首拳拳。永怀庇眷，勉进德焉。既而群臣，舞拜致贺。予心甚愧，称之太过。二三辅臣，作歌以颂。录以来呈，其词雍雍。忠诚具悉，心德协一。尚赖匡弼，勿或堕逸。蒙帝锡瑞，四海宁谧。德进业修，罔敢自失。大道当钦，祖宪遵悉。是训是行，恐恐栗栗。政务惟善，民困惟恤。唐虞之际，吾欲与匹。

在陈操

刘基

彼山有杨兮，彼隰有樗。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云杳冥兮，不日以雨。重华寂寥兮，谁与晤语。茫茫九州兮，孰为予所。龟蒙无人兮，驾予归处。

禹州怀古

薛瑄

南风揽辔过中州，阳翟名邦得纵游。彩凤台空芳草合，黑龙潭静暮烟收。马经颍水清无迹，路绕黄山翠欲流。历览几回情未已，远天云影自悠悠。

重过郑州

薛瑄

自古中州胜迹多，管城风物喜重过。西来驿路临京水，东去人烟接汴河。仆射旧陂今寂寞，世宗遗冢尚嵯峨。穹碑谁似唐裴度，千载勋名耿不磨。

成皋咏古

刘咸

敖仓屹屹对崤关，广武苍苍夕照间。一片云生牛口峪，几家人住虎头山。英雄割据鸿沟在，王伯兴亡白昼间。往事苍茫定如此，临风何必起长叹。

按临扶沟

刘咸

万木萧条冻欲催，冲寒又度固城来。王家书法遗三冢，程氏文风尚一台。道出南营逢雪下，马惊双洎踏冰开。古今事迹题难尽，读罢图经漫怅哉。

秋暮汴中述怀

于谦

汴城秋节暮，候馆客愁新。京国驰情久，家山入梦频。塞鸿愁月夜，篱菊惨霜晨。借问归何日，浮名绊此身。

过延津有感

于谦

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可怜官失职，况是岁伤和。空廩全无积，荒田更起科。抚安才智短，独力奈民何。

(其二)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坠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成皋路中

彭纲

成皋崑险地，广武战争场。往事都休论，今人漫自忙。山川多蔓草，风雪向残阳。独有寒流好，关西数曲长。

观灯行

李梦阳

宋家累叶全盛帝，宽大实皆称令主。百姓牛马遍阡陌，太仓米粟忧红腐。宣和以来遂多事，呜呼烂费如沙土。海石江花涌国门，离宫别殿谁能数。群臣谀佞只自计，天下骚然始怨苦。正月十四十五间，有敕大驾观鳌山。万金为一灯，万灯为一山，用尽工匠力，不破君王颜。此时上御宣德门，乐动帘开见至尊。奔星忽经于御榻，明月初上推金盆。倾城呼噪声动地，可怜今夜鳌山戏。窃冥幻巧百怪聚，金蛾翠管堪垂泪。借问幸臣

谁，云是李师师，外有蔡京与蔡攸。夹楼锦幄罗公侯，丞相之幄当前头。奚儿腰带控紫骝，如花少女擎彩球。但闻楼上唤楼下，黄帕笼盘赐玉羞。月高鸣鞭至尊起，幄中环珮如流水。争道齐驱辇路窄，寺桥窈窕尘埃白。火树龙灯又一时，千光万焰天为赤。常言晏安成祸基，从来乐极还生悲。君看二帝蒙尘日，数月东京荒蒺藜。

过朱仙镇

李梦阳

水庙飞沙白日阴，古墩残树浊河深，金牌痛哭班师地，铁马驱驰报主心。入夜松杉双露宿，有时风雨一龙吟。经行墨客还词赋，南北凄凉自古今。

还扶沟

李梦阳

霜落扶沟雨莫秋，远人翻作故园游。天低旷野沙扶树，月澁高城水近楼。千里关河今一到，百年桑梓竟何求。画堂银烛亲朋酒，车马何妨数日留。

雨晏封丘别第

李梦阳

飞盖凌晨集，行宫映雨开。天为歌鼓动，雾拂舞筵回。宾客梁王盛，山河故国哀。长沙悲旧傅，屠市隐真才。忆昔儿童聚，惟今老大催。达人元旷逸，万物且形骸。乐混寒声沸，尊添暝色来。斜风吹绮席，疏点洒金杯。杂遘龙仙互，先争虎豹摧。转眸升旭日，覆手下秋雷。尚有欢娱歉，须防礼法猜。门衢汨泥淖，莫遣引灯回。

五日蔡河废津泛集

李梦阳

当年锦缆帝王州，此日荒津竞渡游。宾客未销梁苑气，江山聊写汨罗愁。流金赤日偏输浪，似盖轻云故翼舟。鱼听歌钟沉复跃，燕宽舞袖去还留。调冰雪藕佳人并，断艾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转，溯洄真在镜中浮。阴阴暝色鳧鹭岸，袅袅风香杜若洲。醉里惊闻催住桨，别船追进夕筵羞。

七夕边马二宪使许过繁台别业不成辄用七字句述我志怀

李梦阳

懒游因病困蒙茸，不独炎天万事慵。七夕邀行齐踊跃，两人羁绊阻相逢。大河平地涛长涌，乔岳清秋雾不封。次第荣途俱獬豸，迂疏故国且芙蓉。壮夫激烈悲迟暮，执友团圞喜去冬。久避鸢肩优谏诤，亟推经笥贯中庸。繁台禹庙梁王榭，古寺残碑宋代松。吾企岑高名不及，汝追枚马涕何从。虚疑豪侠轻朱亥，实被文章误蔡邕。愤起铁椎心枉费，曲终焦尾意还浓。不争期约惭牛女，恐使流传笑驱^[1]蛩。末俗但知张市虎，异时谁切辨衣蜂。方吁世路聊三径，敢说天门尚九重。宠岂乘轩卫国鹤，昼宜偏駭叶公龙。菟园卜筑邻猿岛，茅屋昏晨节梵钟。修竹雁池虽惨惨，水花云叶固溶溶。悔将朱绂抛渔

[1] 驱，疑作“距”，古书上说的一种形似骡、可供骑乘的兽。

艇，誓住丹丘学老农。为底回骢孤蟋蟀，徒思临沼共螭鱗。踟蹰莫畏风沙眯，吊唁应愁辇路冲。许过只须图酩酊，有谈毋遽及徽宗。

汴中元夕

李梦阳

花烛沉沉动玉楼，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骑吹名王过，散落天声满汴州。

(其二)

山中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泊舟北渡及风雨中忆诸同年

刘大夏

满天风雨北风狂，舟泊长河古渡傍。隐几沉心抡岁月，推蓬极目看帆樯。黄流何日安常道，白发承恩返故乡。却忆同年诸俊杰，正抽里缕补君裳。

临颍怀古

贾咏

偶从十里驻邮亭，独立东风吊古城。颍谷峰连云树杳，石梁水出浪花清。河名邓艾田空有，碑仆繁昌草自生。惟有商朝千古恨，缅怀忠义不胜情。

钧州向长葛

李濬

钧阳临晚出城东，长葛迢迢有路通。日落人家多闭户，月明僧寺远闻钟。犬声嗥啞号林下，人影纷纭在地中。忽忆长安旧游处，六街尘散五花骢。

许下

何景明

伊昔炎汉季，西京方遘患。宫室烧燔尽，乘舆播草间。劫迁留兹域，荆棘满颓垣。横流一以滥，大夏宁复完。豺虎互驰噬，鸱鸢厉飞翻。日月屡薄食，风云变无端。嗟哉众君子，杖策起周旋。荀公诚伟士，弘思济其艰。陈琳自南至，王粲亦西还。从戎藉雄辨，腾步有荣观。良蹇岂同御，凤鸾不共餐。功名安足为，明义乃高贤。

周仪宾朝天歌

何景明

周君来从大梁发，摇鞭却指秦楼月。燕山腊尽春未生，可怜裘马冲霜雪。忆昨云霄谒帝关，春卿引见紫宸班。天门九重罗虎豹，一月不得朝龙颜。馆甥帝室恩数少，尚女王家礼非小。中山更传闻乐对，陈王亦进通亲表。伊昔梁王全盛时，车骑从官皆汉仪。遣使尝闻入珠送，入朝数赐飞龙骑。百余年间事势殊，诸侯出或乘驴车。朱门宾从想冠剑，白头王孙行路衢。君归为我一问讯，梁园赋客今何如。

寄李空同

何景明

黄河腊月水十丈，纵有鲤鱼那得上。楚天鸿雁避霜雪，未得逢春难北向。康王城边沙草曛，梁王台上多暮云。野人岁晚谁相对，桐柏山中空忆君。

新郑道中

何景明

客路临新郑，云沙望转平。夕烟生断堑，野水入荒城。下马看碑志，逢人问地名。千秋陵谷在，怀古益多情。

读李子良岳诗有感

何景明

北朝宫阙已陵夷，南渡衣冠更乱离。误国始知金匱册，蒙尘空叹翠华旗。龙争虎斗中原破，海倒江翻万里悲。犹是昔时歌舞地，风尘今日泪还垂。

将兵封丘破贼

秦金

仗节驱车冒险屯，中原童叟半消魂。天兵忽尔雷霆下，草寇茫然狐兔奔。烽火数村连白昼，剑声终夜绕重门。百年还享升平世，犹愧书生漫策勋。

浚郊携客

王廷相

浚郊秋晚饶云雾，渺渺乾坤独上台。山压鳌簪偏北断，河连天汉复东来。逢花白雪能千首，携客清尊更百廻。莫向蓬池重问讯，鱼龙寂寞易生哀。

除夕河上卧病柬空同李子

边贡

天涯卧病惊除夕，河上逢人感其游。岁月浮生双鸟翼，风尘远道一狐裘。君还岂为鲈鱼脍，我出真同雪夜舟。梅蕊柳条俱动色，几时继此并登楼。

登汴故城有怀宋事

李濂

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图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谋。花石倾邦日，金缯啖敌秋。二龙去不返，故国黍离愁。

梁王台

李濂

梁王台下春草生，梁王台上春霞明。兔园积雪有词赋，鳧渚废檝无歌笙。百花双燕且对饮，碧海黄尘空复情。落日为谁吟思苦，千秋城阙暮云平。

送瞿师道太史使大梁周府

王世贞

长安草色上鸣珂，繁吹春调四牡歌。太史授圭开赤社，宗藩如带指黄河。天边汉节蛟龙扰，雪后梁园鸿雁多。上客知君频授简，邹枚词赋未应过。

大梁冬夜

谢榛

坐啸南楼夜，孤灯客思长。人吹五更笛，月照万家霜。归计身多病，生涯鬓易苍。征鸿向何许，春意满湖湘。

渡黄河

谢榛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櫂歌声。

皇甫水部道隆谪大梁诗以寄怀

谢榛

闻君遥自楚天来，一到梁园见赋才。摇落旧曾悲屈宋，寂寥今复吊邹枚。黄河荡日寒声转，嵩岳连空远色开。何事弟兄俱谪宦，西风愁对菊花杯。

汴中值雪

吴国伦

三日夷门雪，天寒雁未归。却惊新旅鬓，重揽旧宫衣。河水悬如立，城云冻不飞。梁园客已散，风景独依依。

成皋怀古

吴国伦

并辔荒郊览物华，春风何处足桑麻。孤城北枕崤关险，断壁中悬汜水斜。野戍重开新战垒，穴居曾是古田家。一区楚汉争雄地，鸡犬无声自落花。

明卿入梁奉寄灌甫宗正

徐中行

当年解印去中原，南徙偏销万里魂。岂为蒲桃克^[1]使者，翻缘丛桂忆王孙。客来菟苑题新赋，士向夷门感旧恩。邺下故人星散尽，好从季重一开尊。

汴河守冻

许邦才

客馆寒灯泪满襟，间关万里欲归心。眼前一水冰霜苦，又说三江瘴疠深。

[1] 克，疑作“充”。

成皋道中

彭兰

行路难，行路难，行行西上多关山。虎牢函谷愁百盘，连峰更出青云端。朔风冽冽沙漫漫，青鞋裹足随征鞍。江南衣薄不禁寒，肌肤冻皴骨亦顽。日来月往走如丸，天地黯惨岁复阑。故园回首隔江关，妻孥在家无绮纨。夜深灯火愁相看，此时忆家泪潺湲，西行万里何尝还。

题延津

韩贯

北望沙门路，无风亦起尘。蓬头经布妇，赤脚煮盐人。迎送昼兼夜，差徭旧并新。细评诸郡县，最苦是延津。

郑庄晏集

高拱

上公开胜宴，剑履集城南。地敞花香入，亭虚水气含。窥筵喧杂鸟，列障起层岚。敢接夔龙武，追陪愧盍簪。

仪城郊望歌

张卤

东昏城外幽人径，到处平林堪揽胜。野人结庐傍林皋，眼前生事浑无定。野人读书兼好客，逢人信口谈今昔。羲王梦惺离北窗，壶觞兴到临南陌。客言野人何寂寞，野人无语空然诺。须臾谓客且相留，与君试发繁华噱。君不见汉道昔当全盛时，梁王封国近吾仪。傍仪筑兔苑，即苑泻龙池。黄尘复道长如许，紫竹名园景更奇。金舆玉仗时来此，气概分明胜天子。宾从纷纷已坌集，珍奇黻黻^[1]争相比。我庄东望临河寨，正是园之最西界。颓垣败瓦带竹根，传至于今尤尽坏。又不见战国七雄谁敢婴，信陵公子复知名。中原偏据胜，邻国尽相倾。片言足拟连城价，一顾能令九鼎轻。驱秦救赵名逾起，枉驾屠门宁屈己。莫言皞皞胜欢虞，赢得人心争效死。我庄西望冈头渡，正是当时来往路。曾闻此地半从军，至今犹说邯郸募。岂知人事随时改，几度桑田变沧海。闲花野草自春秋，苍烟白露收傀儡。草迷苑地失荒基，沙拥河干没旧垒。英雄过眼即成空，往事评论堪重悔。夷门监者虽高义，梁苑词人诚妩媚。司马濡足岂少年，侯嬴白发还多事。抽笔授简尚殷勤，邹枚琐琐何须记。卧里窃符太不经，军中夺帅殊狂肆。野人幸与明时遇，往岁金门曾献赋。论才不及古人雄，穷经剩有闲中味。百年事业在东昏，木铎圣迹相传布。礼乐衣冠有古风，每从先进兴驰慕。疾病年来幸稍无，精神还可办田租。粗饭不耽豢与刍，短褐但取宜身躯。读书乐道谁相拘，有时寻芳欲吊古。携壶寻友高欢呼，何须徇人抑其志，徒令吾自失真吾。请君醉眼莫模糊，试看何人果丈夫，穷酸还是仲尼徒。

[1] 黻黻，疑作“熠熠”。

过崔桥闸题岳忠武屯兵处

顾禄

拂衣初出大梁城，此是南归第一程。官闸乍开河水急，古桥斜断石栏倾。几家小市留人醉，百尺高楼散客情。武穆当年曾驻马，皇天不祚宋中兴。

渡河

张佳胤

雄飏荡河水，楼船尽日过。急云翻鸟雀，飞浪起鼉鼉。获出临洲白，渔回倚棹歌。驰驱有王命，何敢避风波。

荥阳怀古

李瀚

汉祖东征志未伸，荥阳失律纪生焚。当时天下方龙战，谁为将军作诔文。

过黄河与诸生同舟

萧良有

利涉当今日，同舟有数君。临风堪送目，樽酒一论文。复岭藏千树，青山渡片云。济川应若此，箫鼓对斜曛。

蒋扶沟公

徐渭

伯氏颇好道，终岁事修服。道上逢异人，髭须洒林竹。修礼重致问，德音美如玉。扣之转微茫，焦螟游广漠。冀得长奉侍，双飞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犹互寒燠。念别正徂暑，墓草已更绿。灏灏月中霜，亭亭风际木。逢师苦不早，炼摄总成哭。

张明府招饮白松下

靳于中

仙令壶觞近碧潭，玉人环佩恍鸾骖。孤根岂羨封为五，分影犹疑粲者三。霜似昼飞驱剩暑，籁从天涌散微酣。坐来不觉频呼麈，折取新枝向佐谈。

晚饮须水台贻诸文学

沈柿

冉冉晴云向夕开，况逢佳会此登台。山罗翠髻供屏障，月荡金波入酒杯。胜地遥分龙寝脉，群英端拟兔园才。传觞不尽临风兴，秉炬何当候吏催。

荥阳道中望雨

沈柿

层云突兀起山头，微润沾衣暑气收。雨阵莫教风卷去，田家才有一分秋。

大隧歌

范守己

逢母冈头大隧道，郑伯逢母忧如扫。借问谁为画此谋，颍谷封人纳约巧。驾言阙地

及黄泉，遂令母子终相保。公赋大隧中，姜赋大隧外。融融泄泄乐无涯，共念小臣忠独大。天留此迹至今存，万古纲常永有赖。逢母冈，首阳山，撑持人伦都一般。莫道遗羹让采薇，孝子忠臣仔细看。君听《大隧》歌，试比《小弁》雅。游子闻之泪盈把，却笑秦廷伏质人，无能举海祖龙者。

舅氏公宫谕册封秦藩归里，余正较许昌士毕回省，邂逅尉氏酌啸台，时九月九日

吕邦耀

函谷旋车日，繁昌毕试时。重阳冠盖集，千里舅甥期。雨为登台歇，花因候节迟。碧山红树下，珍重得新诗。

(其二)

落日啸台上，悠然畅远情。黄花迎使节，丹药飏归旌。礼法堪轻俗，英雄不负名。九重虚仁久，斟酌傲渊明。

秋归涉黄河

陈子龙

秋水下龙门，黄河九曲浑。西来浮日月，南徙划乾坤。群燕盘涡掠，千帆折溜奔。茫然思禹迹，何处是昆仑。

(其二)

扬舲浊浪起，挂席晚风多。气压清淮水，沙横沧海波。秋阴沉大野，落日荡长河。繁吹生遥夜，中流发棹歌。

(其三)

银汉挂边城，黄河入塞行。南溟愁吐纳，西极想澄清。沸郁鱼龙气，飘零鸟鹊情。秋来破浪意，翻为望乡生。

演易台有感

郑滂

古树荒台夕照斜，登临不忍听悲笳。当年蒙难存三易，今日思交得五家。云影离离封断碣，风声淅淅起寒鸦。但观羨水长如此，且学希夷老岁华。

蒲芦亭泛舟

张民表

细苇抽风韵，团沙叠水纹。鳧惊疑对过，鱼触暗中分。舟侧不容桨，波生屡溅裾。喧嚣迷渡处，昏黑坐相闻。

乾明寺演金刚示众

释东渤

至理原非静，工夫莫放闲。拟参犹铁壁，直下亦银山。但得三心尽，何烦九转还。色声无碍处，掉臂出重关。

夜步景福寺

马体元

说到热场梦亦违，晚依清刹避炎威。耐闻耐鼓和风远，静看慈灯共月肥。露卧花头红吐闰，星悬水面碧凝辉。笑僧何事先眠去，韵树歌虫伴我归。

国朝

仓颉造字台

王铎

至人光^[1]欲见，遗迹满苍苔。木落蝌蚪在，山深鸿雁来。古书燃昼夜，旧鬼恸蒿莱。万禩^[2]文明肇，中天首独回。

题白松

刘余祐

只知汉伯少同侪，复见离离矫玉虬。未许蕊珠专皎洁，肯于姑射竞风流。岩崖独立云相守，冰雪凭欺冻不留。自是素心真悴白，满山月魄桂千秋。

汴中曲

薛所蕴

省帖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丈余，云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窟才一尺，干粮用尽无气力。略倚铁锹定喘息，长官鞭扑风雨急。长跪长官莫楚毒，掘出金银将身赎。熬得千辛与万苦，不见朱提只白骨。

中牟道

彭而述

燕城千里路，风日薄衰颜。马首留残梦，鸡声入旧关。荒城频对酒，画角偶征鬟。自笑南游客，经年尚未还。

(其二)

浊流无定渡，走马逐风湍。才至河南岸，始知蓟北寒。隋堤杨柳秃，雪苑故宫残。廿载兵戎事，行人掩泪看。

许昌同三学士迎义藩来归

贾汉复

万骑中原静不闻，解鞍逻拜故将军。尉佗旛落嵩头日，陆贾装经岭云外。

[1] 光，疑作“恍”。

[2] 禩，疑作“禩”，同“祀”。

海寇内犯移兵截剿有赋

贾汉复

口上烽高沸百蛮，自提轻骑猎殄山。黄河浪稳鱼龙卧，嵩岳风清草木间。

孔子绝粮处

李森先

当日陈邦厄夫子，三日不火何饥疲。我今使命经其地，念兹遭罹心生悲。道大莫容亦已矣，何用劳此车尘为。因思吾儒志天下，仆夫况瘁固其宜。自从邺郡戒行李，涉历河汴与洛伊。栖宿风露几半载，呕心咯血成尪羸。或见碛确与斥卤，或见黄茅白苇无人犁。为传天语劝之息，父老感汝事耘耔。行见两河荒秽一时辟，肫肫周原复见兹。微臣犹然夫子志，仰读遗碑泪已垂。

游汴城旧藩邸

李森先

汴水迷迷蔡水秋，荒台衰草不胜愁。梁王故客谁家苑，隋氏名姬何处楼。落日犹然鸦共语，晓风无复燕来游。王孙自古皆堪吊，《瓠子歌》残泪欲流。

怀中牟旧里

周亮工

圃田郭外芦苇新，艇子从人泛早春。记得南陂榴苑事，廿年不敢怨风尘。

(其二)

《梦华》小录古东京，叹息花时客又行。渡尽黄河休北望，寒沙落日易生情。

(其三)

弓衣短袂拥黄尘，村酒闲斟客意新。遥望战尘官渡北，可怜马上已残春。

过郑有感

李及秀

薄暮黄埃尽，萧条见旅城。荒林藏雨气，古道泻泉声。铸鼎怀前事，摹碑感昔英。谁称遗爱者，中泽有哀鸣。

超化砦

杨思圣

峭壁千寻上，人家已定居。春秋连汉腊，鸡犬是秦余。堂豁堪娱老，山深好著书。一椽如肯借，不异在吾庐。

自杞至汴城

杨思圣

草木萎黄陇麦枯，空村炊冷昼啼乌。征兵频见军符下，催赋如闻怒吏呼。破壁残僧依废寺，荒阡野犊散平芜。踟躇徒切忧时策，涕泪何人为绘图。

雍丘臬署

马烨曾

一从双塔听河声，千载犹传杞国名。伊尹桑中留梦草，伯牛岗上望荒城。已知开府怀江统，未许封侯让邕生。回首汴京春色早，隋堤梁苑不胜情。

郑州道中即事

沈荃

正苦征输急，谁言民力苏。兵来畏骚驿，吏至惨追呼。废垒花空发，荒畦草未枯。杞忧常在念，郑绘那堪图。

石固晓发

沈荃

曙色穿林莽，口笳逐晓行。草口啼露急，木叶下风轻。积潦伤禾稼，空村畏甲兵。褰帷问疾苦，此际最关情。

雨雪由洧曲至尉氏

沈荃

长征犯晓雪，驱马出孤城。野堞啼乌急，荒冈古木平。采风过下邑，怀旧发深情。却喜阳和遍，春田好课耕。

(其二)

朔气满平皋，春寒着敝袍。遥瞻云木秀，回望雪山高。岁月难禁老，风尘敢告劳。阮公遗迹在，踟躕赋情豪。

仝徐宁庵宪副席竺来太守荥河秋望

沈荃

西风猎猎动寒波，宦侣相逢一浩歌。广武秋阴迷旧垒，太行晴色下长河。黄蒿断岸奔流急，野寺疏阳夕照多。萧瑟那堪风景异，高天极目雁行过。

(其二)

河流泱泱绕城回，城外沙深没草莱。鸥鹭晚波争上下，鱼龙秋浪自喧豨。村墟乍见蜚鸿集，堤决犹闻瓠子哀。邑小民劳厘抚字，临风立马共迟徊。

六日通许道中

沈荃

野色苍茫夕照迟，汴南极望草离离。新年驿路疲车马，六日春风上鬓丝。雪陇麦苗抽细绿，晴郊杨柳动高枝。最怜浪迹原蓬转，忍使韶光负酒卮。

许田寇警余同直指公率兵扑剿归途纪事得二十四韵

沈荃

绣斧临戎日，妖氛授首时。三军承豹略，四野望熊旗。决策风云动，扬威海岳移。先声走狐兔，后队肃熊罴。樽俎元操胜，韬铃回出奇。闻风齐解甲，一鼓遂还师。雕戟

明寒日，金笳杂晓吹。帐前亲草檄，马上坐题诗。武烈桓桓振，仁风奕奕驰。单车过下邑，露冕慰残黎。共戴乾坤大，谁言雨露私。春田须卖剑，秋获好蒸梨。耕凿曾何负，螟螣^[1]只自危。还怜皆赤子，未忍尽歼夷。讯馘章繇法，哀矜体舜慈。恩流八郡远，捷报九重知。麟阁看图画，乌台想鸛鷀。轻裘羊叔子，挥扇庾元规。余也章缝士，叨分岳牧司。无才勤抚辑，有泪恤疮痍。幸藉埋轮望，母愁伏莽滋。檐帷承指授，鞭弭漫追随。积雪层峰峻，清霜满路披。愿歌方召绩，愧乏仲宣辞。

过大梁

李昌祚

大梁一战委泥沙，秋色霜寒动暮笳。地满荆榛藏虎豹，天高波浪走龙蛇。王侯半逐黄流水，城阙新开白露花。极目不堪回首处，何时重睹旧繁华。

大梁宫人行

王紫绶

茅店朔风篱户破，土榻夜寒打足坐。苦耳凄音无倦时，始犹絮絮后转大。自从垂髫入王宫，天下藩封数汴中。五方食货舟车便，四海衣裳冠盖通。宫中日夜闻箫鼓，记得宪王春乐府。暗携玉尺比珊瑚，闲向金笼教鸚鵡。鳌山城市结丹丘，步辇随登宣德楼。三千朱履高门隘，十二雕栏夹道稠。桃笙葵扇泥金虎，藏冰七十二王所。水晶帘映玻璃杯，玳瑁簪翻蛱蝶谱。明月离离海峤来，翡翠凌空飞阁开。艮岳清钟飘铁塔，隋堤锦缆隐繁台。最是梁园雪欲满，杂遝喧阗貂气煖。锦绣遍园园上树，毳毳初动帐中管。教坊入直殿西头，私言闾阖见风流。白鼻驹随银凿落，青油幕覆玉搔头。五门回斜五十里，家家日在歌声里。铜^[2]餽熠耀侯嬴关，屈戌辉煌朱亥市。晨昏四季卖花天，蹴鞠戎戏首鞦韆。帝子斗鸡输宝玦，妖童走马失金鞭。大家园亭仿宋作，水陆年年花石过。十番丝竹五侯眠，九陌腥羶七贵唾。寒食中元十月朝，士女踏坏金梁桥。连帷罗袂肩相并，条脱香巾步自摇。辛巳闯寇歛薄汗，血溅西城六日战。窃符虚拟魏家军，飞镞哄传雷将面。明年卷上压东城，雉堞烽高百里营。云梯万架星辰乱，铁炮千家风雨鸣。前番射中闯贼眼，幕府上功双绶绾。此番一月用火攻，崩颓睥睨余三版。三版一月不可侵，二百年来见人心。周藩朱提红标记，一级偿以五十金。贼营今年四野蔽，秣马取禾作家计。日日巾幗骂将军，城上铙吹门自闭。麦青即来待麦黄，城上堤上坐相望。此时河南无明土，左镇拥兵踞武昌。富家积金不积谷，仓仓粟尽厂空屋。死者已果生者腹，生者岂有完骨肉。官府下令日搜粮，抽刀控箭入人房。搜之乌有曰蠲助，珠玉还载粟橐囊。五月开门放人出，六月塞门防人逸。将军密计抚军额，肥瘠皆堪充军实。银满一杯米一杯，豪家潜向老兵谋。老兵米有肉更有，私下屠人公卖牛。兵将三日索一赐，穷后周王夜不寐。粟红已罄神宗年，钞黑犹题洪武字。百官数月城上栖，鼠雀群空马妾啼。太守骨立

[1] 螟螣，亦作“螟螳”，蝉的别名。

[2] 铜，古同“雕”，雕刻。

鞠为糜，方伯髦年柏作齏。或啜棉子或啖纸，四府自饱三府死。将军连日宰骆驼，愁瘦黎园^[1]诸弟子。中官朝暮启王时，说尽民间琐褻词。朽车盖伴羊裘煮，溷水虫为鱼子炊。八月昼夜连阴雨，城下水从城上取。九月忽传黄河迁，天明十七岁壬午。黑云未散黄云生，一夜千钟万钟声。才道蛟龙斗北鄙，旋教楼市收东京。匆匆从驾寿山上，洼处洪涛深七丈。王家仅余数尺城，女墙缺溢如破盎。冯夷怒叫天吴趋，钟鼓楼争须臾。只恐寿山沦水底，相约结带理珠襦。文武将士呼舟渡，舟子操舟左右顾。百官在后王在前，法度不行行贿赂。舟开摇指古寺牢，相国鸥吻百人号。水面忽惊炮火响，贼筏渐欲近城壕。抚军闻之额频蹙，将军第呼渡河速。新河已过旧河，旧河之水没车辐。王驾仓皇次延津，燃灯小院点妃嫔。低头拭泪中官叹，几回错唤旧官人。左右纷言邺下好，昨日王驾离酸枣。一骑双乘骑又稀，妾身独走沙门道。夜来和衣宿荒村，梦里犹入厚载门。乍醒不知同伴尽，失声倩视背间痕。闻道邺城才三舍，妾身到应是明夜。未到预怜望西陵，铜雀惟见漳河下。非关老大恨天涯，芳草王孙何处家。凄音未断风渐加，飒飒茅店响霜华。噫尔宫人莫惆怅，余亦满身黄河浪。说尽汴梁遗事多，河北天寒鸡早唱。

过许昌有感因贻陆咸一崔老山同年

曹申吉

汴宋之间尔无苦，大河之滨皆乐土。陈许以南益萧条，村无居民市有虎。日昏风急雨冥冥，草际时闻骷髏语。石田满野无人耕，新法阡陌将奚补。谁使筑城官道边，艰难日日困邮传。原隰苍凉已难道，奔走供亿何骚然。就中州邑孰最下，北有裕州南新野。纷驰羽骑不少停，风尘谁宽长吏假。裕州守、新野令，民生托子以为命。手辟荆莽起疮痍，能使闾里衣食静。良友良友尔何病，天子急欲知名姓。

登汴城角楼

张文光

落日下层城，苍然远树平。乱云连岳碧，野火隔河明。孤兔盘深窟，蒹葭冷旧京。中原形胜地，画角起边声。

过封丘

张文光

惊沙乘晓涨，零雨黯荒丘。县古残碑在，庭空老树留。十年归梦扰，一雁入乡愁。瞻望前冈月，盈盈独未休。

题洗耳河

朱裴

生逢尧舜世，下有巢与由。濯水洗污耳，牵牛饮上流。耕箕看逐鹿，钓颍伴清鸥。奇节旷千古，子陵方许俦。

[1] 黎园，疑作“梨园”。

吕丞相故里

朱裴

邯郸有大贾，唾手入西秦。子楚非奇货，华阳善效颦。一傅拓强业，质子终不怜。姨计倘难得，何颜见异人。

大梁

赵宾

金铺何处望朱门，草长王宫野雾屯。酸枣秋高红断垒，晴沙风起暗平原。千寻自涌空中塔，万里谁招水上魂。良岳可怜歌舞地，青青萤火照黄昏。

(其二)

腥云宿莽匝城墙，鬼火宵明古战场。邸第楼台缠野蔓，中原箫鼓断斜阳。玉鱼昼出麒麟冢，紫燕春迷玳瑁堂。漫遣东风吹御柳，隋堤梁苑总荒凉。

游相国寺有感

钱纶

古寺虽经废，残基历历明。沙痕侵梵座，苔色接孤城。衣口浑成梦，沧桑类转萍。偶来凭眺者，惆怅不胜情。

汴城改藩府作贡院

钱纶

列棘巍巍泛巨涛，紫房复道集贤豪。六宫歌舞香魂渺，三试才华文焰高。郡冠天中培玉笋，堂临山阜灿银袍。欧苏相遇从今地，谁是公门艳李桃。

秋日汴水

钱纶

汴水东流春复秋，金飏瑟瑟下扬州。隋宫清夜三千女，几部商声未解愁。

铁塔

钱纶

离城十里矗空天，铁色琉璃说晋年。世界古今随变态，白云来去自凝然。

州桥夜月

钱纶

州桥横石水潺湲，清夜来游月正悬。却忆邗江二十四，吹箫犹似旧时圆。

金明池

钱纶

池上清冷景色舒，夜情多半在凫车。云沉更静蕉声乱，灯下君王阅道书。

汴城即事贻刘祥符、肖韩

赵贯台

梁园曾已化蛟宫，碧殿朱楼蜃气中。谁遣庚辰驱水怪，重开甲子亮天工。皇都未返

千门盛，紫陌先营百堵功。烟火几年通上国，管弦依旧醉春风。

隋堤烟柳

彭舜龄

不尽隋堤柳，年年又早春。植根已异代，折赠欲何人。莺弄愁时雨，乌啼战后尘。不堪思往事，箫鼓下长津。

贡院移汴城旧藩邸有作

许畅

邹枚揆藻地，千载聚文光。楼接嵩峦秀，台连汴水长。苔痕桐剪叶，桂蕊笔生香。圣世新堂构，抡才作栋梁。

游龙泉寺

黄朝荐

荒苔历落隐祇丛，古木萧萧啸晚风。径折层崖春草绿，泉生幽壑野花红。几年寂寞晨钟断，此日皎依晓梵通。自是生公曾说法，石头乱点水滩中。

汴城怀古

刘朝宗

城头一片月，万户寂无声。废榭连衰草，寒鸦伴野鹜。秋风何限思，汴水自关情。极目登楼望，闲云远树平。

创修贡院纪事

刘朝宗

昔称桐叶地，今作榜花门。奎壁联天府，珠玑灿斗垣。圣朝思擢秀，天子重临轩。文体厌奇尚，愿陈忠孝言。

艮岳

刘朝宗

寿山开艮岳，诏出政和初。怪石环宫阙，丛梅傍竹垆。乱云飞远岫，夹润出游鱼。杏锦杂旗旒，虬松盘蝮蝓。长空回玉辇，复道结金庐。天子康宁地，神仙花木居。万年称缔造，一旦成丘墟。王气由兹邈，地灵岂遂淤。离离禾黍味，今古共歔歔。

苦水行

苕孕秀

君不见河阳兵马多如云，人心此日忧如焚。弱肉强食不堪命，谁向天阙叩登闻。春夏不雨井生烟，流金焦石山欲然。旱气塞空水无力，祝融反夺玄冥权。秋来日夜玉虎鸣，石尤风起天帝惊。列缺闪烁暗且明，刘城律鼓不绝声。欲刺黑螾无铍刃，欲射石燕无飞镞。石燕黑螾诛不得，永雷涔涔何时息。洪河乘此势汪洋，长堤一溃不可当。波涛万顷怒且狂，咫尺楼船帆与檣。已见鼃鼃随浪舞，更闻冯夷夜击鼓。酋鱼不任海灵胥，

不在江齐助此河之奔腾而吞吐。仲起不知司何事，陆地尽变为水府。斩蛟无复见楚饮^[1]，豢龙何处觅董父。余闻河源出昆仑，道经葱岭日东溷。胡不顺流入沧海，逆涨倒翻日月昏。安得长鲸溟外来，一口吸尽黄流回，普天率土乐春台。

奉檄履亩马上口占

蒋其昌

投闲无隙地，作吏忽移年。饮水时分俸，忧农日在田。草连南去路，河涌北来船。因忆采薇者，长歌踏暮烟。

雨余登化民台

蒋其昌

十旬淫雨可谁裁，放屣莎堤霁色开。伊洛千年涵洎水，冠裳此日盛扶台。春风犹自披花柳，讲席宁容付草莱。极目流霞思渺渺，片时登眺即追陪。

敖山夕照

范为宪

穿林短笛策归牛，西望斜阳在涧幽。野老有怀思炙背，渔翁罢钓欲回舟。苍烟泯没青山色，曲磴迷离古洞头。极目平郊移咫尺，黄河秋水更东流。

牟城晓望

吴彦芳

牟山低望一峰明，几曲河流见水清。亭上蒲芦秋水隔，林边口柳晓烟生。农驱小犊开荒坂，风送寒鸦下古城。父老殷勤无别语，残黎曾苦十年兵。

九日三峰山登高

于嗣昌

徘徊绝顶倚云高，古树森森俨羽旄。香陌九衢薰暖席，寒烟万井静风涛。授衣还念苍生苦，吹帽何妨此日豪。回首夕阳归远岫，金鞭摇曳出林皋。

偶游汴城山寺

沈天骏

梵刹迥霄汉，人从云际游。王宫久芜没，禅室正清幽。偶尔披襟入，欣逢启迳留。相携登艮岳，烟景望中收。

过铁佛寺

沈天骏

飞沙扑面隔幽清，一日停骖思转横。静里每参天竺国，闲中偏想给孤城。花枝迎客如含笑，鸟语和僧似独轻。夙昔禅宗翻旧案，友人相约过山程。

[1] 楚饮，当为楚次非。即楚次非斩杀蛟龙事。

磨潭秋月

万泰

外坦中高一镜圆，每逢秋爽月娟娟。金波荡漾摇晴夜，玉浦晶荧接碧天。野旷清晖浑可掇，林疏瘦影亦堪怜。世间何地无灵胜，漫向苏门说百泉。

白松

马之驰

密县城东古白松，千年粉黛立高峰。空青岂借嵩高色，滴翠浑如洛浦容。朗与星辰争汉月，运同历数耻秦封。奇文螭篆销磨尽，惟有涛声伴寺钟。

谒邴生冢

马之驰

酒国长春五十生，未曾一滴为君倾。骑驴暂过高人里，老柿寒鸦万古情。

登杞北楼

耿念劬

极目登北楼，古原何无状。王孙草色起，刺眼生惆怅。层岫复叠珑，云气纷相向。潢水汤汤来，绿带千波漾。巨灵几颞屣，乾坤如大匠。潦倒杯中物，儵歎吟怀壮。睥睨支醉眸，远树匝青嶂。舒眉一长啸，千古谁与亢。瓦覆春申井，骨朽云台将。邈矣伯伦风，荷锺隋所葬。

晚发孟亭望家

杜俊章

返照遗墟在，残霞马首东。烟村连犬吠，暝树带征鸿。桐戍横云暗，溱流映月空。归途殊可慰，长啸起清风。

尉氏道中闻高邑侯惠政

盛朝组

平芜三十里，颓垒昔民居。鸡犬声何杳，村烟望转虚。饥乌啼槁木，羸马度荒砮。幸有贤司牧，循良绩可书。

(其二)

征马凌晨发，萧萧畏朔风。寒沙连草白，远树着霜红。举目堪长叹，愁闻赋小东。邑中有众母，集泽此哀鸿。

秋前一日寄沈绎堂宪副供兵河上

冯樾

王师六月下睢河，铙吹旌门享士多。坐剖虎符雄豫服，阵看鱼丽渡黄河。津云每向孤城合，鸿雁遥从边塞过。明日西风生旅鬓，干霄彩笔兴如何。

过大梁

秦升

百战争雄古汴州，名都一旦问东流。梁王兔苑鱼龙夜，宋代花纲禾黍秋。游子频来寻胜迹，美人几许卧荒丘。吹台寂寂登临少，惟有渔歌答暮鸥。

大梁有感

秦维垣

宋家宫阙长蓬蒿，静夜疑闻山鬼嚎。钟鼓楼存秋色冷，衣冠人去月明高。徘徊瓦砾新磷火，想象旌旗旧羽毛。不到华阳归马后，征人且莫解弓刀。

欧坟

李一榴

寒枫古柳总墟墟，看到空蒙入望余。下马坟前亲一拜，十年曾读使君书。

汴梁篇

唐献圭

煌煌古汴梁，八埏道里均。五季夙都会，赵宋称神京。有明建藩封，佳丽侔金陵。烈皇失其驭，逆闯胡不仁。虔刘我氓庶，攻围逾十旬。岌岌孤城危，饷绝无接兵。茫茫旷野墟，千里少人行。决河使东注，河水浸阡阡。波涛涌天上，蛇龙恣狰狞。崇墉淀泥沙，衣冠易介鳞。于嗟百万命，顷刻无一生。到今多葑屋，积泥与檐平。郭外尽灌莽，惟余草青青。造物岂有心，胡因此方民。

夜行

杨乔

去去循河岸，星明月未斜。马寻声识伴，人认路为家。疏影参差乱，长堤蜿蜒遮。前村闻犬吠，曙色映啼鸦。

过汴感赋

盛熙

汴州城作鱼龙屋，汴州人葬鱼龙腹。淤沙浩浩少居人，雨黑天愁鬼夜哭。闻道当年绮陌春，王孙外戚竞朱轮。雪宫楼榭栖云日，菟苑讴吟动鬼神。更有侯生真好奇，报仇魏胜感如姬。应为留宾簪瑁玳，翻令行汲死蛾眉。我来饮马向河洲，鸥鹭联翩起渡头。兴废等闲莫怅望，蓼花孤叶不胜秋。

行经翠屏

盛熙

回冈亘城址，春暮草芊绵。桧柏苍龙偃，交交闻杜鹃。

奉讯沈绎堂宪副入覲还钧阳

傅而师

腊前北去霜侵路，春日南归雨满车。自是朝廷怜叔子，还令绛帐有侯葩。心飞艮岳

随云到，梦绕钧州趁月斜。可奈山川催别意，秋风献赋又天涯。

暮宿陈州

薛葳生

放马到陈州，荒烟古木秋。狐丘从北望，鸡水自南流。楚国何时徙，炎都此日留。莫言粮欲绝，只恐里人愁。

过汴宫

刘湛

巍峨宫阙烂云霞，半逐飞烟半逐沙。石断犹留前代碣，台荒不见昔年花。衣冠影散莓苔冷，歌舞声销鸟雀哗。最是黍离斜日下，樵人指点说王家。

开封

彭始奋

王津桑落近如何，驱马遥从荆棘过。艮岳池亭余白鹭，繁台歌舞但青莎。星明角亢飞萤少，地界曹袁战鬼多。欲赋芜城日已暮，东流徒叹石梁波。

咏白松

靳标嵩

玉树何年植，珊珊翠盖舒。坐移明月影，望去白云虚。干映三花嫩，枝分五粒余。轩辕犹在目，不藉蠹鱼书。

题郑州驿亭壁

闰秀芳芸

冷露寒烟拂树低，嵩高太室望中迷。惊心怕听涛声急，弱质尤怜草色萋。自分深闺消岁月，那堪长路逐轮蹄。银缸烧尽心还热，画鼓金钲日已西。

诗余附

唐

隋堤吊古

调（河传）

韦庄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茏，画桡金缕。翠旗高飏香风，水光融。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汴河春

调（柳含烟）

毛文锡

隋堤柳，汴河春，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因梦江南春景

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

河堤叹

调（河传）

孙光宪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畏倚春堤绿水，长淮风不起。龙争虎战分中土，人无主，遥望江南渡。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

宋

汴京忆旧

调（望江南）

李后主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其二）

调（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元夕忆旧京

调（烛影摇红）

张林甫

双阙天中，凤楼十二春寒浅。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玉殿珠帘尽卷。拥群仙、蓬壶阆苑。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梦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

元

汜水故城登眺

调（水调歌头）

元好问

牛羊散平楚，落日汉家营。龙拿虎掷何处，野蔓骨[胃]荒城。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风云奔走，惨淡五年兵。天地人鞭箠，毛发凛威灵。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古今情。谁谓麻池小竖，偶解东门长啸，取次论韩彭。慷慨一尊酒，胸次若为平。

偕宪掾分司尉邑偶得友人招饮之章率尔次韵

调（水调歌头）

兀颜思忠

白云渺何许，目断楚江天。省风大河南北，跋涉几山川。手线征衫尘暗，雁足帛书天阔，恨入短长篇。青镜晓慵看，华发早盈颠。叹流光，真逝水，自堪怜。明年屈指半百，勋业愧前贤。霄汉骖鸾无梦，桑梓归耕有计，醉且付高眠。寄谢鹿门老，待我共谈玄。

分宪至邑奉和前题

调（水调歌头）

白云山翁

忆分司时节，秋雨正连天。官路满篙流水，舟楫驶如川。陌上漫漫泥潦，陟远马瘡人倦，堪赋去来篇。雪冷梅花萼，春早绿杨颠。问东君，春几许，为君怜。浮生恍如蝶梦，栩栩羨高贤。客里渐磨岁月，两眼青山图画，松翠看云眠。安得王乔术，飞舄颇通玄。

明

过朱仙镇责高宗杀武穆

调（沁园春）

丘濬

为国除忠，为敌报仇，可恨堪哀。顾当时乾坤，是谁境界；君亲何处，几许人才。万死间关，十年血战，端的孜孜为甚来。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虽然天道恢恢，奈人众、将天拗转回。叹黄龙府里，未行贺酒；朱仙镇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1]，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向万年千载，永不沉埋。

岳忠武庙

调（水调歌头）

李濂

立马古名镇，指点鄂王宫。宋家陵阙何在，鸦噪晚林空。当日两招讨，独帅孤军转战，血溅铁衣红。誓死报天子，旗字织精忠。嗤权奸，飞鸟在，自藏弓。金牌诏退虎旅，抚剑泣英雄。肯念二龙沙漠，绝爱六桥烟霞，歌舞且江东。谁雪靖康耻，千载恨无穷。

[1] 戴仇天，疑作“共戴仇天”，缺一“共”字。

随驾渡河次东坡大江东韵进呈御览

调（百字令）

夏言

九曲黄河，毕竟是、天上人间何物。西出昆仑东到海，直走更无坚壁。喷薄三门，奔腾积石，浪卷巴山雪。长江万里，乾坤两派雄杰。亲随大驾南巡，龙舟凤舸，白日中流发。夹岸旗旌围铁骑，照水甲光明灭。俯视中原，遥瞻岱岳，一缕青如发，壮观盛事，己亥嘉靖三月。

张良洞

调（浪淘沙）

李希程

漫说垒神仙，芳草芊芊，雨余封锁洞中天。惟有白云呈晓色，空恋山前。满目是凄然，何处谈玄。几时曾见鹤归烟，莫向秋风兴浩叹，沧海桑田。

陈平墓碑

调（浪淘沙）

李希程

古墓夕阳斜，掩映桑麻，断碑凋落字多差。说是陈侯功业记，半应平沙。枯木不生花，上见啼鸦。读来几过转警牙，雨后苍苔重叠处，无限咨嗟。

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

调（满江红）

沈周

汴鼎南迁，漫流寓、钱塘如客。堪涕泣，伤痍凋瘵，倩谁医国。好个忠飞天下将，奈他逆桧舟中贼。把英雄顿挫莫成功，成冤殒。飞不死，宋之得。飞不死，金之失。痛飞之一死，桧之全策。万里长城磨足折，两京归路乌头白。笑昏夫亦有小聪明，看遗敕。

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

调（满江红）

文征明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

调（满江红）

王世贞

御墨淋漓，到飞字、百身难赎。弹指罢，遗黎梦断，旧都沦覆。十二金牌丞相诏，风

波片纸君王狱。恨匈奴巧放两人归，乾坤蹙。翘首地，青衣辱。回马地，朱仙哭。大江东去，一龟兹足。北面生看臣构在，南枝死望中原复。痛他年降表出皋亭，鸱夷目。

留别兰阳诸父老

调（满江红）

刘亮采

漫说留鞭，故故令、人心折看。此地迎新送旧，果如传舍犬吠几家。烟雨鬬蛙，鸣多少坡塘月。愧腐儒毕竟负苍生，何须说。军国役，何时歇。闾阎力，今已竭。看此地衰草颓垣，旧时闾闾。黄霸功名今日损，中原父老离情切。欲留时百计不能留，轻轻别。

国朝

己亥冬杪，赵大将军滇南旋师渡河，即次夏桂洲先生大江东原韵恭纪

调（百字令）

沈荃

奏凯南旋，八旗下、虎豹纠纠人物。星电飞来三万里，昨夜荆襄空壁。到日黄河，扑天风浪，对面监关雪。冰渐澎湃，一时惊叹诸杰。却喜大将威灵，安澜转瞬，箫鼓楼船发。画戟雕戈光照耀，白昼斗牛明灭。挂席中流，投鞭毕渡，掬指看如发。恭逢盛事，己亥顺治冬月。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 终

卷之三十一

艺文_三

表

知陈州谢表

曾肇

初缘细故，辄丐徙州，继露危诚，复求易地。图报未伸于万一，冒烦已至于再三。自非仁恕之朝，当在谴诃之域。圣恩甚厚，私愿弗违。视太守之章，孱愚知幸；望长安之日，感涕难胜。伏念臣托势至孤，叨荣过重。谋身寡术，易致于人非；窃禄无功，难逃于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灾深。方祇历下之行，忽遭漳滨之疾。顾筋骸之素惫，困药石之交攻。气属如丝，识几去干。已分身归于长夜，不图天假以余生。恍如梦寐之初回，惨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体支离。念官守之尚遥，迫王程之有限。内省尪羸之质，岂堪撼顿之劳？非敢自爱于疲癯，实惧仰惭于任使。幸修门之在望，恃延阁之见收。叫阍自言，伏颡俟罪。盖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愬；精诚之至者，动金石而非难。果上测于渊衷，俾曲从于私便。维兹藩辅，密迩京师。事简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户佚，稀闻枹鼓之音。顾臣何人，获此善地。可觊康宁之福，皆缘覆护之恩。矧常守于是邦，有相望之仲氏。风流未远，故事可询。重念臣昨守汝阴，亦隶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于虑患之太周；终明大体而复还，良以至公之在上。铭心敢怠，粉骨难酬。此盖伏遇陛下聪明烛于万微，而隆宽逮下；威德加于九有，而内恕及人。笃遗簪坠屣之仁，推藏疾纳污之谊。太皇太后陛下，处奥室之中，而周知万事；据崇高之势，而洞照群情。常怀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悯臣忝陪侍从之末，察臣实婴沈瘵之余。假借宠灵，安全孤朽。臣敢不体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己之病而绥养斯民。庶收尘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知许州谢表

韩维

臣维言：辅藩重地，岂容授任之轻；睿主优恩，曲遂及私之便。顾兹侥倖，交积竞荣。臣幼虽业儒，愚不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无文采之足称。遭逢盛时，蒙被天宠。先皇御极，擢参鹓鹭之行；盛德继明，预遘风云之会。荐更器使，浸荷上知。亦思自奋于懦衷，庶或有裨于至治。而臣才能琐陋，论议浅疏，讫无图报之微劳，常幸偷安于外补。

抗章有请，俞旨辄随，矧是乡邦，素称名部。一门之内，弟兄迭换于麾符；数岁之间，朋旧交欢于闾里。省先臣之坟垅，见前日之吏民。荣极知惭，感深积惧。此盖伏遇陛下乾坤覆载，雨露生成。闵旧物而不遗，欲下情之得遂。故兹瘁品，频玷宠光。臣敢不颁宣诏条，修举政事，勉旃夙夜，庶无壅于上恩。有所设施，亦少行于素志。用为报效，冀免谴诛。

笺

汉

荐边让笺

蔡邕

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悬胤夙孤，不尽家训，及就学庐，便就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孤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检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夫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玮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传曰：“牛鼎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窃悃邑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太羹之和，久在煎熬齑割之间。愿明将军回谋垂虑，少加裁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宋

与河伯笺

荀伦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潜曜灵泉，翱翔神渚。发洪流于昆仑，扬高波于砥柱，包四渎以称王，总百川而为圭。

疏

汉

救李膺疏

陈蕃

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

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按，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所谓“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恨恨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

唐

汴州嘉禾嘉瓜疏

韩愈

右谨按《符瑞图》：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伏惟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动植。迩无不协，远无不宾。神人以和，风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两根并植，一穗连房；或延蔓敷荣，异实共蒂。既叶和同之庆，又标丰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茎何极于造化；亲逢嘉瑞，小臣喜遇于休明。

宋

论黄河疏

范纯仁

臣昨日伏睹内降指挥：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功料向云决要回复故道者。臣闻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当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盖天不言而四时成，所以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盘水，常使平正而无所趣向，则免偏侧倾覆之患。盖天下之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则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窃详所降指挥，谓决要回复故道，以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臣闻先朝，因人建议，以谓夏国微弱，若不早取，必为北虏所兼并。先帝不出建议者之名，但以御批令边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为万全必胜，尅日可得。遂兴灵武之师，后貽永乐之患，致先帝独当其忧，群臣无一人受其责者，至今疲耗未复。此陛下所亲见，不可不为深鉴也。臣乞面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议，却使进入，若别有所见，亦须各自开陈。如此，则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上误朝廷，所有黄河利害，乞付之群臣有司，仔细商议，以求必当。如此，则圣心不

劳，而尧舜之治可致矣。

论都城积水疏

李纲

臣伏睹陛下以积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笔处分，遣官固护堤防，拯济漂溺。仰见陛下圣虑焦劳，曲尽防患之理。臣窃谓：国家都汴百有六十余年，未尝有变故。今事起仓卒，远迩惊骇，诚大异也。臣尝躬谒郊外，窃见积水之来自都城以西，漫为巨浸，东拒汴堤，停蓄深广，湍悍浚激，东南而流，其势未已。以宗庙社稷之灵，恃雉堞防守之固，万无他虞。然或浸淹旬时，因以风雨，有不可不虑者。此诚陛下寅畏天戒，博询众谋之时，而群臣竭智效力，捐躯报国之秋也。累日以来，倾耳以听，缺然未闻，臣窃怪之。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由；灾害非易御，必有销去之策。《周官》于国危，则有大询之礼。臣愚伏望陛下断自渊衷，特诏廷臣，各具所见以闻。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施行。因众智，协众力，济危图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亿兆之心，天下不胜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亲加识擢，得侍清光，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辄有己见急切利害事须面奏，伏望圣慈降旨阁门，许臣来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几得尽狂瞽，仰裨圣意之万一。

明

应变陈言疏

何出图

臣伏睹入春以来，风霾特异，地震京师，星陨火妖，畿内叠奏。臣即不谙占书，极知为凶荒寇乱，百姓流离之兆无疑矣。矧三序恒暘，赤地千里，我皇上反躬自咎，竭诚致祷，虽甘霖应祈而麦秋已无望矣。岁谷不登则民饥，民不聊生则盗起，此理势之必然，亦朕兆之已见者也。臣目击时艰，常有所慨于中者，况陛下屡敕百司条奏害民之令，以回天意，期在共享太平之治。臣敢不竭一得之愚，据偏颇之见，列上救荒、弭盗数条，为圣明采择焉。夫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为灾者，其具备也。今之具备乎？否乎？若所谓“三年余一年之食，九年余三年之食”，此其计诚得而以今行之已后矣。乃今饥馑既成，闾阎悬磬、张颐待哺之民朝不及夕，而征输力役之民莫必其命求所以优恤，而安全之者惟有蠲租、赈贷之两事，而其弊则有不可胜言者矣。且以蠲租论之，非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耶？乃今则不然矣。皇上屡下蠲免之诏，有司曾不自检核而取凭于里书之手，大额虽除，悉在那移^[1]之中，而征派之数犹初也。彼民愚，恶知其应输应免者何项，而张颊一辩，诟辱百至矣。臣以为，与其别起存之条而免其数，曷若总征输之数而免其价，盖十蠲其七，或蠲其三，民皆晓然知画一之法而当其数止，即狡猾不得行其奸矣。此蠲免之当议者也。至于开仓廩以赈饥，即人人能言之矣，当其呈报等额也，孰不取质于里书之口，能保其不以贿为挂脱乎？而力不能贿者展转沟壑焉，孰恤也？有司惧其不

[1] 那移，疑作“挪移”。

平，于是开告讦之门，详里邻之讯，拘掇鞫审，动辄以旬月计。及其数斗之给，不偿数日之费，而号寒啼饥犹故也。此国家虽有惠民之典，而民往往不沾实惠者，坐是焉耳。臣以为，每户择长而贤者，使开坐其所宜给，又总给使分布之，彼同气不大，倒置总给之则要而速，以此议赈，庶奸无所容，而民沾实惠。与此两者，救荒之大端也。外此则仓廩不继，或劝贷于积粟之家；民力不支，宜尽停夫不急之役。此在《周礼》荒政十二，区画周详，凿凿可见之。施行者而要之在有司，贫苦自甘，宁一是守，与斯民以休养之规，而殫风力以博名，高者禁使勿逞焉也。至于盗贼窃发，今虽未睹其形状，第恐饥寒切肤，怨毒填臆。或出于万不得已之计，而自弃于盗贼，盖曰：“死等耳。宁死于盗缓也，且得快志焉。”此虽癘疥之疾，恐非盛世所宜有也。载观《周礼》士师之职，联州党比闾之民为之什伍，使之相受。其不安于比闾、不受于什伍者，即奸民也，部主无所容，里闾无所寄。其后商君治秦，亦令民为什伍，相收司连坐；而武帝因之，为沉命之法，此皆太苛。以臣考古人已试之规，惟窳儻义营之制为可行。大略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使村自相保，盗无所托。而近日保甲之法，亦其遗意，惟有司申饬而通变之。令户书其丁男之数，衣食之业，出入远近之期，人无游惰，舍无隐奸，境内肃清，而盗可以不作矣。或不幸有大奸大猾萌蘖于其间，窥伺人情汹汹易于倡乱，乃奋挺揭竿大呼乌合之众，所在有司即当相其机宜，辄奋兵以剿之，则事半功倍。其或迁延顾忌，坐令其驰突剽掠，党与日众，然后议兵筹食，竭国家之财力，乃能仅仅胜之，而民之糜烂者，不知其几矣。是故兵贵神速，乃应变制敌之大机也。以臣观之，今之疆域闽广通寇，虽称痼疾，不能离山藪为中原祸也。惟两河齐鲁之间，结社煽惑之众，深为可虞。彼株连动以数郡，每郡动以万计，甚至不畏斧钺之诛，而畏其号召之令。试观古之倡乱蠹起一方，四方响应，若川溃火延，不可扑灭而补塞者，率此辈也。乃今则更侈矣，有司者方且惧激变之自己玩视养成，是何异抱火积薪而寝处其上也。以臣经生之见，诚不能外周制而别有所建立，是故士师掌八成焉。凡邦谍之观衅，邦贼之构逆，邦朋之聚党，邦巫之造妖，皆严诘而预防之，使不得发。有司者诚能仿而行之，折其奸萌，散其党与，此曲突徙薪之至计也。又闻之，有治人无治法，治法之不效，有司不得其人焉耳。宋饥，司马光请廉灾地守宰不胜任者易之，令各赈所辖。汉渤海盗起，杀伤长吏，龚遂往治之，请无拘文法，而潢池之狡转而悉缘农亩。今有司分符绶当官所急要者，非抚摩爱养、除盗安民事耶？上以是责之，下以是效之，第能修其实政，无旷其官，常则荒歉不为灾，盗贼不为困矣。要其端本澄源之论，惟在我皇上励精之衷耳。伏睹圣谕敕中外一体修省冀回天变矣，而密勿至计，胡不俯纳诸臣之请，躬俭勤以为天下先。方今土木役繁，征输令急，织造烧造不闻其报罢，浮费赏资时取于外庭。蠲免之诏下矣，独及于存留而不及于起运；内操之制停矣，寄牧于内庭而不下于太仆，殆非所以抚育灾伤之黎民而培植匮乏之国脉也。《语》曰：“正其本，万事理。”惟皇上殫留神焉，则宗社幸甚，苍赤幸甚。

疏通盐法疏

李戴

窃惟国家资盐利以供边饷，特设各运司以统治之，所以裕国也。其食盐户口，各照地方远近剂量分属，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无容别议矣。迩缘黄河以南，盐价腾涌，私贩甚众。前岁矿盗角利，啸聚千余，骚动地方，几成大变。一时抚按具奏，幸蒙严旨切责，勒限捕缉；然后首恶就擒，余党解散。臣于彼时犹窃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来，未闻盐徒如此其众也。比奉使入晋，过太行，入河南之境，询于道路，讯之父老，佥曰：“盐徒之众由官盐之不行耳。”然官盐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东盐花之生太减，往昔取数不盈，一也；山路崎岖，转运不便，二也；商人因脚价之重，不插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无盐，而官盐既少又不堪食，故私盐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则盐徒不众，势曷以行？是以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各持利器，往来自如。官兵趋而避之，莫敢谁何。原其初心，不过求自卫耳。但此辈多无籍之人而强悍之徒也，党类既多，肆行无忌，或御人于白昼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于暮夜而劫其财物者有之。民虽被害，犹多不敢鸣之于官，畏其复来加害愈惨；纵鸣于官，亦不过案候而已，抑将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无盐之患，实盐徒之为患也。欲驱盐徒使不为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为也，亦惟于盐法而少变通之耳。夫盐徒之所贩者，岂尽本土私煎之盐哉？盖河北彰德、卫辉，长芦行盐之地也；河南汝宁、陈州，两淮行盐之地也。盐徒兴贩，在北者，取之长芦；在南者，易之两淮。是河南五府名属河东，其实所食者长芦、两淮之盐矣。民食朝廷官盐，乃今假手于盐徒之私贩，不亦深可惜哉！为今之计，莫若量为通变，近北者分属长芦，近南者分属两淮，近西者仍属河东。庶盐行既便，其价自减，彼私贩者不禁而自息矣。说者曰：“河东一运司也，行盐地方，顿减若干，其谁与我？”殊不知运司所职掌者，国家之课也。地方减，则课亦减，而催办更易矣。况《会典》所载，开封一府原隶山东者也，后乃改入河东，当时可改，今独不可改乎？汝宁一府，旧隶河东者也，今乃改入两淮，汝宁可改，别府独不可改乎？或又曰：“长芦、两淮各有常课，骤增若干，其谁与我？”是不然，河东之盐生于池者也，长芦、两淮之盐生于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之所生无穷。长芦，臣犹未亲见；若两淮，则臣作县时所熟睹者也。盐包堆积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后掣，商人往往告困若于淮北。每岁四单之数加掣一单，抑或于每单之中加增若干引，民与商人实两利之也。言两淮则长芦可例知矣，以此有余补彼不足，于国课既无所损，而盐徒以息，地方以宁，于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过一转移之间耳，亦何惮而不为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专责，言辄顾忌。独不思以各官视之，各人之事也；以国家视之，一家之事也。哀益国家之税课而奠安国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延地卤薄，民皆煎盐以供赋税。昔巡抚于谦题准通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盐发县者。臣乃琐琐言之，盖目击盐徒之害，

恐起他变。一念杞人之忧，不容自己，实非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户部再加查议，如果臣言不谬，转行河南抚按会同各巡盐御史虚心酌议，因其远近，从便分属，即量减河东之引分派两处，则中原之地永无意外之虞，其有裨于国家非浅鲜矣。

请蠲疏

江禹绪

为天下苦荒，臣乡为最，臣乡惟臣邑尤惨，恳乞皇上垂怜已尽之民，速沛蠲援之诏，以救腹心重地事。昔人云：天下未定，何以家为？臣独匪人敢以私情渎我皇上。窃念臣所言者，非臣家也，而臣乡也；非臣乡也，实我皇上颠连无告之赤子也。臣子处岩边，乡音中断，已经年矣。昨五月十八日接一家信云：臣邑杞县寇荒交甚，斗米万钱全无卖者。臣母及臣子在家日啖糠粃，然亦日不再食，僮仆妇女饿死者十余口，今觅一问讯者不可得。至城邑内外，人烟稀少，尸骨山积，所不俱死者，止一二缙绅与素称有余之家，奄奄待毙耳。此万死一生之人，固犹是为皇上办新饷、旧饷、勦饷、练饷，及登陴、御寇之人也。嗟嗟！赋输于地，今地尽荒矣；饷征于人，今人死尽矣。地方有司即抚字术穷，敢言催科耶！臣不知臣乡遭何劫数而困迫至此！古叹人命之贱，狗彘不如，繇今观之，殆将甚焉。事势至此，皇上即欲不蠲不援而亦不可得，乃臣犹以为即蠲之援之，然亦止存蠲援之空名，而竟无人承蠲援之实惠也。臣言及此，臣肠几碎，臣泪成血矣。伏乞皇上宏开恻忍，大沛仁恩，勅下臣乡抚按作何拯救，作何轸恤，蠲援可施，速议蠲援，庶腹心重地不至尽化为丘墟。臣即宣力边隅，有厚幸矣。

国朝

清驿站疏

贾汉复

奏为中州冲繁已极，驿路更正宜早，谨绘国进览。伏乞敕部速议，以苏难支重困，以免迟误军机事。案照中州驿递冲苦缘由，臣先据升任驿传道僉事郭四维详称，河南驿递向日虽曰繁难，官民犹可支撑。自从黄河决后，东道水阻，凡浙江等省一切差使旧由山东驰驱者，近皆绕道河南。且迩来湖南等处捷报屡传，军情孔急，一差动用马百匹，或数百匹，即至少亦不下数十匹，是以河南既苦本省差多，又苦别省遗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应万难。本道再四筹维，除酌增银马另详呈请外，察河水已归故道，东路已成坦途，往来差使仍前绕道河南者，总由奉差员役以东道久未经由，遂不惮远绕，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据实请更，将见夫日逃亡，马日倒毙，中州驿站倾废在眉睫间矣。且勿论驿站一倒，兴复为难，万一迟误军机，干系匪小等，因呈详到臣。臣以事关驿路通塞、军机迟速，随详批该道确察。向来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某省原由山东行差，东路较西路所近果有几许，南北之差使分合各在某处某路，直捷某路，纡远备细，详明开呈去后。顺治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据驿传道僉事程滂，详据开、归等府察报到道看，得两河驿递被困，至今日极矣，倒毙之报，殆无虚日，酌补之请交牍如云。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攒眉，

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悬急。今各府具详绘图前来，如出一辙。本道细加参酌，大约山东驿路近而捷，河南驿路绕而远。如自京城南下，从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县、河间、景州入山东境，经高唐、东平、汶上、兖州等处而入江南省之宿州，以至江宁，计程二千二百余里，为直径，即各省旧日所行东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真定、顺德、彰德、卫辉、延津，渡河而南，经开、归、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宁，计程二千七百余里，为绕道，此即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谚语有“弓弦弓背”之喻，谓山东路走弓弦，直则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纡则远矣。自河决以来，奉差者阴受稽迟而不觉，未暇论其远近；邮递者困于支持而莫诉，亦未暇论其劳逸。困循日久，两承其弊，困苦至今，岂可不极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归故道，山东一路久称坦途，伏异分晰，奏请嗣后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公干，与夫该省赴任、斋奏、解运及事竣回京者，即于勘合火牌内实填由山东路行；如赴湖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公干及该省事竣回京、斋奏、解运等务勘合火牌内实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则两河赤子固共庆再生，即捧节差使亦免栖迟长途矣。在山东，但还其固有；在河南，则去其所本无。实属两便，非系推诿，苏驿困而济军机，岂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详呈臣，臣欲为经久长便之计，遂不厌详慎咨访之图，因再批布政司照依发去图式，将东西两路远近、实迹、便否，确情核明，另图妥详速报等因，批司于七月十一日据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凤遵奉臣批覆，察于该道，相同绘图呈送前来。该臣看得中州之苦驿递为甚，驿递之苦近日为尤甚，何也？在当年衢虽通乎数省，差原分有两路。冲途官民尚苦莫支，因黄河冲决，东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假道于豫。而豫之夫马是以屡倒屡逃，豫之官役遂致累逃累毙，如郭店等驿驿丞张煜等，其明验也。矧今湖南捷报频传，差使如织，王师南下，军机刻不容缓，驿路冲繁，更有倍蓰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亲见大路两旁倒毙马骡不可胜数。甚有驿马不敷，累及民马。所夫不足，累及农夫。禁之，势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将来马必尽倒，夫必尽逃。逮军机一误，言已无及，即将官役尽法严惩于事，奚济？今欲苏驿困而济军机，惟有更正驿路，照旧行差之一着耳。且山东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纡而远。况黄河已归故道，东路依然坦途。如湖广、云贵等省路原经河南者，勘合火牌内注由河南；如江南、闽粤等省路原经山东者，勘合火牌内注由山东分行，则众擎易举，偏苦则独力难支。总是皇上之地方，总是皇上之赤子，一照旧而疲驿马，有兴起之色，军机无迟误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旦而复使仍旧，东路官役谅所弗悦。但臣惟知为地方计长便，为军机计直捷，诚迫于势之万不得已，又何暇更为瞻口也。

河夫苦累疏

李粹然

奏为河夫第一苦累，屡议终无实着，谨摭末议，仰请睿裁事切。惟论治理者，首重保民务。保民者，亟课实政、度缓急、审时宜，斯可以言为政矣。言必行，行必信，斯可以言实政矣。若地之见缓而实急，民之似逸而偏劳者，则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议多而鲜成，情之最苦而无告者，则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节，稽之古制，原出雇募，合之人情，

原应雇募。今之以派为募者，格于时绌也。其如地剧人稀，差烦费重，处处皆然，大路尤甚。岁有本处之工，有协济之工，有塞决之大工，有补葺之小工。虽工有停时，而派调殆无宁日。将谓既有工食，虽派而即募，詎知工食不敷，虽募而仍派也。且开销每于隔岁，官役多有侵渔，即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加数依期，是全无募之食而仅存派之名矣。在穷民之身役者，未免误农失业；在殷实之倩人者，不无被勒多端。里下有催提金解之需扰，工所有揽头夫棍之刁难。辄见逃，而复提解，而复派。一夫之累可以倾家，可以丧命，虽内外节经条奏，迄无良法处，此臣所谓“议多而鲜成，情苦而无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即亲得河夫之称苦，曾先以堡夫之累上陈，而尚未概言及此者。盖河夫正奉部文会议，臣力求补救之实，未敢空言其苦耳。适准总河臣朱之锡为《河工国之大政会稿并河夫征派当更》一揭，凡河夫之原委远近之分析及冲疲之临期，酌减言之已详，无庸赘。又据分巡大梁道臣沈荃《条议六款》，言多可采，如河夫之均派酌调，立法稽查，定期更替，以及修浚内河四款，俱臣与河抚诸臣可以酌妥而径行之者，臣正在区画，期得一平易而可著之实行，行之而立见苏息。非请旨不敢擅专者，则冲途免夫与首地免派之二事也。河工必不可误，则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则冲途不得不恤。若曰临期量减，仍虚语也；若曰加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此例而呼，又将谁改？臣愚以为，冲途业有本处之苦累，河夫亟应全免。计中州一百八州县处于大路者，如磁州、安阳、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荥泽、郑州、新郑、禹州、襄城、叶县、裕州、南阳、新野、许州、临颖、郾城、西平、遂平、确山、信阳州一带，不过二十余处。在小民，减一名便得一名之实惠；在公家，少一夫须有一夫之着落。若概言雇募，似难轻议于此时，而所减无多，应责河官之募补。如其谓雇募之难也，则河官各有衙役，河干向有揽头，独不可照民间鸠工之例以效倩觅之力乎？如其谓工食之少，则民为朝廷之民，官为朝廷之官，设官以治民，分职以治事，即为民稍任其劳，稍分其苦，亦不为过，况官则可以详议设法而民则永累莫伸变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辞乎？若上岁自首地亩虽蒙恩宥，从前止征见课，而民多剜肉医疮之苦，有三年五年之蓄并征两年之额赋于一时，良非易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则地虽有增而民犹是民也，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养其余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于道臣所言，踏勘确核，以杜报地之虚悬者，臣亦早虑及此，先已严檄藩司通察，无则取结存案，有则另行入告。臣总为国计民生起见，减之民而责之官，权也。将见天下大定，冲者为缓，劳者成逸，又何子来之弗效也。予之业而示之宽暂也，将使四方来归，蕃息渐臻，草莱渐辟，又何贡赋之弗充，民不累而工不旷。斯为折衷，言可践而事可行；斯为实着，愚昧所及，悉以听之睿裁。伏乞敕部议覆施行。

酌派河夫疏

李及秀

题为河夫之征派当更远近之地方，宜酌仰祈睿鉴：

敕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苏民困事。窃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屡渡黄河，士民环马而泣，金云河夫重累，旦夕难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领，不敢轻渎宸聪，因行文营河道开封府逐一察明详覆到臣该。臣看得黄河为患，自古皆然，从无一劳永逸之规而有因时制

宜之法。立法善，则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则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审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远近，不斟酌河工之有无，止于循例而行，以势相督，宜其筋力日尽，远近皆劳，而河工之患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当更议者。一当酌议者二：如旧派夫以地四十五顷，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顷五十亩，此一款所当更议者也。盖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继溃，每年之间用夫万计，是以派夫加倍，仅坐地二十二顷五十亩。今稍称安澜，河工有限，岂可以河口溃决之日为例乎？此一款所当更议者也。夫堤岸虽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额课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计用银五十两，如濒河州县，或每夫止坐地四顷或止三顷，甚有止地一顷有奇，是河夫之费十倍于正项矣。杂项偶同于正项，民犹告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关乎通省，原非一县之力所可御，若不通长较算，惟本县之民是责，如河道详称各府州县皆地二十二顷五十亩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闻近河百姓有弃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无安土重迁之情，此其心可悯，此其势可虞也。臣愚以为，近河地方亟当酌议，每夫一名应坐地若干顷，至于逾额，则议所以协济之，而后近河之工可以相继，此其所当酌议者一也。至于南阳一带，去河工数百里，离河益远，则雇觅益难。据河道开报，各州县协济夫数不敢增减，是与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亩计夫，又岂为情理之平乎？臣愚以为，远河地方并当酌议，每夫一名应坐地若干顷，须加倍于附近州县，非河有大工不得轻派，而后远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当酌议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数，均当更定以苏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专辖，臣言之似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关，臣目击既真，敢不据实入告。如果臣言不谬，伏祈敕部行河督、河抚两臣通长确议，奏请睿鉴下部议覆施行。

遵旨条陈疏

沈荃

奏为遵旨条陈仰祈睿鉴：采择事职，以庸弩非才叨荷皇上殊恩，援置鼎甲，侍从有年，又蒙转升河南分巡大梁道因署臬篆例当入覲，复得瞻拜天颜，深慰下私。谨遵睿旨许朝覲各官条陈地方利弊，此千古旷典，敢不竭其一得仰副高深。窃照中州一省，如分驿路、裁官役、察隐漏、清狱囚、理河漕，诸大务凡有利当兴，有弊当除，业经抚按，节次条奏，允遵在案，无可再渎。谨据职耳目所及暨各府开报有一二事易见应酌议者，恭列六款，为我皇上陈之：一西南驿站之宜酌补也。中州路当子午轮蹄络绎，驿站之困倍于他省。今幸江浙等处分递东路，而大兵南剿势必由豫入楚。目今传旗报捷，日无停晷，每用二三十骑或四五十骑，前差未发，后差踵至，额马有限，雇觅不周。自新乡以南，由荆州路者，必历南阳府新野县；由德安路者，必历汝宁府信阳县，通计一千余里。供应疲苦，以日为岁，甚至亢村、郭店等驿，官死夫逃，整顿不起，军务迅急，关系匪细。请敕部议即将该省驿站银两通盘打算，拨僻补冲，庶各驿免倒毙之苦，而军机无迟滞之后虞矣。一河北养马之宜轮值也。大兵入楚，喂养马匹，原酌道理之均。向议河北彰、磁歇马，逐年荡平滇、黔，换班征调，每岁不下二三次，或当春耕，或值秋稼，虽搬运粮草、置办槽槽，原有各府协济而本郡百姓供亿独烦。窃计河北尚有怀、卫二府，直隶则有广、顺、大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饲秣。请敕部议嗣后应于六府中轮流分驻，彼此协

供。至襄城，蕞尔小县，距彰、磁不过四五百里，似难再议歇马。庶酌劳逸之均而无偏累之苦矣。一常平积贮之宜核实也。常平仓为救荒要策，先经部科条奏通飭畿省见在遵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县每岁赎缓为数无多，且春夏解银，秋冬积谷，计二季所积，多不过数十石，少者二三十石，蓄贮太寡，无裨实用。年来颇称有秋，然汝宁之汝、平、新、上，开封之襄、郟、项、商去秋水发，亦遭淹没，况南邻江楚，水灾叠告，米价一踊，余赈更难。请敕部议转飭各州县嗣后须广行积贮，不得以些小塞责。每岁大县积至五六百石、小县积至三四百石者，量行奖叙；不及额者，仍与纪过，将见仓箱既盈而饥荒有恃。纵有水旱，不必请蠲赈之文而获三余之庆矣。一省城修复之宜亟图也。开封为中州省会，自河决以来，城垣淤塌，大小衙门分驻各邑，文移既苦往返，屏翰未耸观瞻。至历年乡闹暂移辉县，供应之费，该县久属不支。近者巡盐臣马腾升有修复汴城之疏，业奉俞旨抚臣贾汉复现在相度，殚虑经营。但虞城阨绵亘，工费浩烦，既无钱粮可以动支，而民间物力久耗于河工、柳稍、供兵诸项目，前新报地亩征输更艰，用力用财不无重累。请敕部议转行抚按，或请于每岁赎缓量准支销，或请于工属银两量行拨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励士民乐输，多方设法，督倡兴工，先移衙署而次葺城垣，庶经始有子来之欢，不日壮维屏之势矣。一地亩等则之宜分晰也。中州地土原有上、中、下及金、银、铜、锡、铁等名目分别起科，向因地未尽辟，疆井混淆，八府以内，岂无不分等则一概派粮，或致贻民间赔害者，今查首渐有就绪，小民自无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时一并分晰高下，则熟田固难隐匿而起科，或致混淆，终非皇上轸念国计民生至意。请敕部于汇报之后，查照万历年间则例，照地派粮，永为遵守，庶则壤有一定之规，而荒瘠免包赔之苦矣。一营兵缺额之宜速补也。中州驻防之兵通省额存不过一万二千计，调楚、调浙，约去三千有余，见在无几。今奉旨缺额免补，有汰无增，凡驻防、分汛及送差、护鞘，每苦不足。况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势辽阔，虽居腹里，必藉多兵弹压。请敕部议仍许募补足额以裕绸缪，以实军伍。至各营兵丁更宜严飭，将领兼行保甲连坐之法，自汛守、防御、操点之外，不许离伍为非，每月具结汇报各道镇，转报抚按。如有盗贼窃发于与营兵者，听抚按不时参究，此又清盗源之一端，而营汛不致虚单，军政从此益肃矣。以上各款俱就地方事宜及各属条议所及，敬承清问，用献刍蕘。倘有可采，伏乞皇上敕部议覆施行。

谨陈河患疏

许作梅

题为决口报塞，谨陈末议，以绝河患，以恤民生事：

臣才庸识暗，蒙皇上遣同满汉诸臣踏勘河漕、河上情形，已与同差诸臣遵旨咨部会议具奏矣。幸而河伯效灵，河口报塞，臣目睹长河形势与滨河之民被灾疾苦，谨将善后恤民事宜条列四款，为皇上陈之。

一，顶冲宜保护也。黄河自荥阳而东，水性湍悍，南冲则决而南，北冲则决而北。今决口岁塞，臣周行河干，见上流下流有顶冲数处，最险者无如潭口寺，若此堤一断，则河必经延津迤北，东由滑县抵临清，下天津入海，其害何可胜言。如此急工，恐阳武一县民力不克底绩。臣请敕下河臣多拨夫料，并力加工，勿待桃花水涨又成不可收拾之势。上

流、下流顶冲俱用心保护，倘有疏虞，河官重治，则河患可息矣。一，堤防宜增筑也。河水狂奔，以堤为障。臣见大王庙决口之下，旧有小长堤一道，低薄不足为恃，故大王庙之决即在洙源寨东坝也。臣请敕下河臣另建遥堤，并将小长堤增高加厚，即伏秋水发，内有龙门大坝以束其流，外复有遥堤以杀其势，则水性不能横溢矣。一，河夫宜复设也。沿河州县旧有额设河夫，每年修工办料，防护河堤。臣十年五月内具有“河工孔急，河累甚大”等事一疏内有“设夫”一议，该河臣题覆“姑俟年丰，河银征足再议”，河臣恐河银缺额，工食无措，非言设夫为无用也。臣请敕下河臣查原额河夫照数增设，即工银不足，河夫做一分工程，岁修少一分工程，应听河官于河库内通融支算，则地方亦不苦累矣。一，河民宜蠲恤也。臣行视河干，见阳武、封丘、祥符、兰阳等处近河居民土地坍塌，庐舍漂没，无居无食，贫困已极。若征输不已，灾黎其何以堪。阅抚臣亢得时题覆臣同官杜濬“黔黎灾伤已极”等事一疏，部覆内有“祥符等处节年灾伤未经报有成河之地”等语。夫黄河自古为患，遇有险冲堤，外复筑月堤。历年既久，堤内草陂、沙洲便是民田，至决口而下以达张秋一带，龙门虽合，河水经行处所尚沮洳难耕。臣请敕下该督抚按严查各州县被淹地土，请旨抛荒，竣每年报垦行粮，灾民其少甦矣。以上四款，臣目击情真，故敬摭愚见，如其不谬，伏请祈敕部议覆施行。

颂

汉

陈留太守行小黄县颂

蔡邕

大颙为政，建时春阳。我君勤止，戾兹小黄。济济群吏，摄齐升堂。乃训乃厉，示之宪方。原罪以心，察狱以情。钦于刑滥，惟务求轻。有辜小罪，放死从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宁。惟以作颂，式昭德声。

唐

公孙侨不毁乡校颂

韩愈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咸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曲畅旁达，施及无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赞

魏

太昊伏羲氏赞

曹植

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罟网渔畋。瑟以象时，神德通玄。

禹渡河赞

曹植

禹济于河，黄龙负船。舟人并惧，禹叹仰天。予授大运，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龙乃弭身。

唐

伊尹赞并序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往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未被其泽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复反亳殷。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庶狂作圣，一日胜残。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黜桀尊汤，遗民以完。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海。

宋

河图赞

王曾

河之图兮开天地，颞五十有五兮，阴阳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尽心妙契兮，

不知其千万年之隔。

书

战国

谏魏王书

魏无忌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讎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乱，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王以为利乎？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得阨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厄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垠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滎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已。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阨之，有周韩以间之。徙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阨之，无周韩以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挠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赵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汉

上梁王书

邹阳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渝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馐馐；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蒞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罕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也。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讎而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路，众莫不按剑相盼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只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枯木

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涇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巢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谄谀之词，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辞曹操书

关羽

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辅，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耗某已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德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资，尽在府库封缄。伏望台慈，俯垂照鉴。

明

答李献忠救荒书

王廷相

某顿首。尧汤水旱，民无菜色，由备预有素，荒无事于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后世苟且之政，视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无善政。盖民之食至于荒歉，势危迫矣，安得从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执事以救荒事宜下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数条，用备采择，惟教之。当夫荒歉之时，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灾不行申达，既灾之后，犹照旧贯追征税粮，是已病羸之人而服劳苦，安得不毙？故流殍载涂，闾井萧然，祸民深矣。停免赋税宜为先计，一也。荒年不足者多系贫下之户，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劝谕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虽有银钱无所采买，亦将无以受实惠矣。故立劝赏约束如冠带义民之类，令之输谷助荒，以续官司不及，二也。谷少则价贵，商贾细民贪利，必辇贱处之谷以售于荒歉之乡，若官司恶其贵而减其值，则商贾闻风不来，谷无由至，为害大矣。当出榜禁谕，宁许有增，不许有减，则诸处商谷必为辐辏，价不减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无处置之法，则止栖无依，必至困极为盗，丰荒之民俱毙矣。富郑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来日众，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释寺及公私室屋，各随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余万斛，计以簿书，约以日期，出纳之详，一如官府。比麦熟，遣归，得活者数百万口。此处置流民于丰稔之州，四也。细民丰

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饥急焉。能还偿可逐处出榜禁革，但系公私一切逋债俱为停止，无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赈济之法贵在贫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则吏胥作弊。户籍无实，富者有盈釜之资，而贫者有赤手之嗟矣。故当选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贫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则济荒虽无善政而亦稍为得法，六也。荒岁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业已缺食焉。得种子可于口食之外，再有牛具、谷种之给，使本乡有所顾恋，不至尽为沟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农有余积，上也；平余常平，义仓，社仓，预备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请教虽非预备之善，亦随事措处之法，救荒之论，不可不讲者。但即今三月将届，田野之外菜芽木叶皆可采食，若银米散赈得宜，再有牛具、种子之给，未流者必不轻离乡土，而已流亡者亦闻风而归矣。其余后时缓不及事者，不必讲可也。执事忧恤民隐，必有高见，以为何如。

上褚中丞书

杜化中

顷者，敝邑诸荐绅先生以书抵东郡，备述鄢令奏记，欲凿秦、顾二冈，壅水灌扶中。握牍三复，盖心颤恐而体掉栗，竟不得其故，以为兹举也，胡为乎至哉！夫扶当汴之尾闾，故黄流澶漫处也，地势最下。而今者，且有溱、洧、太沟等河旋其间，一值霖雨浹辰，则河水大溢，逆流直奔城下，扶人出入非舟楫不可也。若两冈一凿，则尉氏三十八坡、鄢陵三十坡积水一旦忽建瓴下矣，扶固自苦为壑无已时，若复注之以水，是如水益深也，其曷克以当之？假令鄢系职方，而敝邑则反舌异习之国也，则听其陆沉固可也，然较而论之，均王土同王民也。鄢一曙决，千百年所固有之水而没我桑田，败我城郭，夷我井灶，损此以益彼，犹之剗人之腹而更啖其口也。何鄢人之见小而不知有妨大议之不可也！夫壅水病邻，即伯者且羞为之，矧吾儒为孔孟之徒而腴颜甘此，是顾故窃为鄢令不取也。然鄢令自以为少年甲第，其力巨，其言易，入即为之，莫敢谁何。而敝邑父母又以出身微细，故俯首受成，悚息绝无一语。不知父母不足恃，而祖父母固足恃也。恳乞公祖念扶民罢谿，檄下敝邑，吊取节年卷案，一阅则前事之颠末可否，的的然不啻如白黑之易辨也。彼鄢人者，又奚容缓颊为哉？夫鄢以陵名，而扶以沟称，何谓？顾二邑之名而思其义，则原隰高下之分，自较然著矣，然中也何俟多谈！

上李中丞书

沈柿

顷闻台下具疏论职者，职不胜骇异，夫何至此极也！台下明则日月，威则雷霆，权则举措，法则劝惩。官邪不警，胡以定众正；吏治不清，胡以登上理？故守牧之臣而贪也，酷也，鬩茸而不才也，例得论兹，论职何居焉？初荥泽程知县构害同官，即郑属之邑莫不有揭，故郑州以论去汜水，以劣转独职，蒙两台昭雪，幸得瓦全，不意程去后而毒发矣。夫市虎成于三人，投杼因其三反。自昔谈之，台下之疏得无听三人之言惑三反之告，谓市真有虎而曾参果杀人耶？且台下知河之北有曹，不知河之南有程；知原武之为冤，不知中

州之为原武者尚多也。职治荥三载余七越月矣。初至荥，田野芜然不治，百姓枵然不饱，城郭宫室颓然不饰，疲甚矣。既授篆，按籍而稽之，庾所储粟才九十斛，帑所贮金才六百缗，又皆充军粮，余积毫无有也。问左右，曰久荒，故若斯之疲也。已而问诸士大夫，曰：“不独久荒，且有大害。驿马害，岁费千余金；十季害，岁费三千金；河夫害，岁费三百余金；行户害。岁费百余金。四害不去，岂惟疲？将无民矣！”职闻已怆焉。于邑蚤起夜卧，焦心劳思。既改岁，正月除行户，三月革十季，四月召驿马，六月募河夫，民遂大甦；八月民稍稍复业，输纳者亦踵相至，民六年积逋次第俱完。及数庾之粟几二千，帑之金几千缗，民用渐裕。又明年，修道路铺舍。又明年，修城池。又明年，修公署、葺衙宇。一瓦一木皆出于公，一夫一匠皆给以粟。计筑室数十楹，垣百余堵，邑始改观，故今岁有雨灾、有虫害，而民不病者，三载休养之效，著也。藉令职为贪、为酷、为鬪茸，不才于荥邑，不可一朝居，何待三年。荥邑亦不宜有今日矣。即三年何补？乃不居上考而反居下，且斥逐以去。则当今所以考最考中者，岂皆龚、黄、卓、鲁其人耶？昔者孟子辨伊尹不割烹，要汤而征诸伐夏，救民何者？割烹之行易污，而救民之功难掩也。职所省民间金以万计，罚鍰之所入不足以供其所出，囹圄自大辟外不满十人，天下宁有节财而反攫人财者乎？是不得议贪。宁有爱民而反淫刑以逞者乎？是不得议酷。诸所厘正兴举种种具在，又不得议鬪茸。不才此割烹之行，正当与救民之功互观，奈何不一察也！职之心事在天日，政绩在荥阳，而是非之公论又在匹夫匹妇之口。台下倘廓耳目之公，勿为奸人所掩，悯孤远之士，勿加污辱之名，放还乡里，有薄田可供饘粥，有弱子可教诗礼，优游卒岁，了当半生，则结绶而来吾寓也，挂冠而去吾适也，吾无憾焉矣！大块劳我以生，台下逸我以隐，其功德何可思议哉！台下之疏，旦暮且下，职不为罪夫，则为编氓，例不敢以言语文字相通，又不得蒲伏台阶望见颜色，一吐犬马之衷，故敢辄布区区以明其志，伏惟台下垂鉴焉。幸甚！

启

宋

知陈州谢启

张方平

伏以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妣之后，爰开盛德之封。承京师首善之流，实勋旧均劳之地。祇膺朝命，滥领藩麾。伏念方平平世为修，散材乏用，荐更台阁之要，久司户牖之严。海鸟暂留，亦受太牢之飨；风箫忽过，岂谐雅奏之和？顷解郡章，获归里社，冀安末节，遂以穷年。摄迹闲曹，分从于病废；长民近辅，复被于诏除。此盖某官秉国治均，赞时化育，亮采通于百志，变理周于万微。大道甚夷，至诚斯格。敢不仰虔存录，自力衰疲。更砺铅刀，聊施于一割；所忧弩乘，难效于长驱。过此以还，罔知攸措。

上韩相公赴许州启

曾巩

伏审远持信瑞，入奉清闲，假泰筮以诤辰，命倌人而饰驾。百灵奔卫，宜无陟降之劳；六气节宣，当遂神明之适。伏以判府相公材为人杰，行备天常。出尧舜之盛时，绍韦平之庆阀。忠纯之操，简注于三朝；恺悌之风，仪刑于四海。比较庙堂之任，少留藩辅之雄。力抗至言，屡辞于荣禄；眷求旧德，方属于上心。用均边阃之勤，使易乡邦之便。帷革金厄，已严入觐之装；袞衣绣裳，行允公归之望。伫膺典册，首秉钧衡。巩处势多奇，误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坠屣之微；引脰永怀，已动扫门之喜。更冀上为宗社，善保寝兴。

明

征修邳公祠启

王顺行

恭惟汉广野君邳公，皓首业儒，托酒徒以空巷；长揖抗祀，屈龙准而转圜。据敖仓而塞成皋，运筹逐鹿；距飞狐而守白马，芟乱沐猴。宁惟智下陈留，保全里閭；抑且说摧历下，开展封疆。众妒娥眉，无奈韩君嫁祸；永膺茅土，允宜芥子绍封。暨乃弟曲周侯，聚少年于乡闾，威慑陈胜；充先锋乎长社，功比萧何。战臧荼，晋秩相府；再击黥布，启宇曲阳。勿颈田横，贤名闻乎列辟，立孤孝惠，景侯溢夫重泉。况寄郎之象贤，诒禄贼而剿叛。连珠双璧，洵难弟而难兄；铁券金章，允卜年而卜世。梭穿驹过，代经几帝几王；枌谢榆凋，人每思功思德。然里中有三墓，累累土壤；而旷野无数椽，寥寥俎豆。樵儿牧竖，时逐队以往来；兔迹狐踪，当呼群而盘踞。凡我同邑，幸桑梓之相连。念兹旷仪，忍蒸尝之独废。享祀妥侑，将修殷荐之诚；榱桷宇檐，先营骏奔之地。然规模阔远，非独力所能成；而财役浩繁，合众擎而易举。勤断迁而励方斫，谅三年之有成；新碧落而壮丹青，应千秋之不坏。昔酌水束藻，曾闻子建之挹趋；而树碑摘词，再睹董生之旌表。彼两贤非同井牧，尚尔羹墙；矧吾侪谬接芳邻，敢忘寤寐。祈共襄夫大工，遂志石乎不朽。

国朝

修邑志征文献启

吴彦芳

良书昉于麟史，继其后，惟有董狐大业藏之龙门，传于今独推司马。列国之《春秋》犹在，一邦之文献宜征。睠兹中牟，夙称名邑。角亢分野，封域当兖豫之区；星宿溯源，河流接汴溱之水。濯龙吐凤，产潘岳之奇姿；煦雉驱蝗，播鲁恭之异政。山川形胜，振古如新；宦绩人文，经今犹盛。庞俗允追于上世，坤舆实据乎中州。迺奉宪府檄文，督令纂修邑乘。慨自兵戈之后，典籍罔存；兼以荒陋之陋，见闻弗广。搜前朝旧志，如求赵璧之难；觅少室异书，不减荆州之借。然秦灰已冷，岂无鲁壁遗经；而汲冢尝开，自有周年纪册。伏望文坛耆宿，学海名儒；协助成书，共襄厥举。或肯轩车惠顾，敬将币帛奉迎；如有

郡邑志书，并祈广搜赐教。披蠹香于帐里，乞开缥緜之函；出鸿宝于枕中，敢惜琼瑶之报！

箴

汉

豫州牧箴

杨雄

郁郁荆河，伊洛是经。荣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挈，庐庐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处。豫野所居，爰在鹑墟。四隅咸宅，寓内莫如。倍臣执命，不虑不图。王室陵迟，丧其爪牙。靡哲靡圣，损失其政。方伯不维，韩卒擅命。文武孔纯，至厉作昏。成康孔宁，至幽作倾。故有天下者，母^[1]曰我大。莫或余败，母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带蔽屏营，屏营不起。施于孙子，王赧为极。实绝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一 终

[1] 母，当作“毋”。

卷之三十二

艺文^四

论

汉

汝颖优劣论

孔融

曰：融以为汝南士胜颖川士，陈长文难之。融答之曰：“汝南载^[1]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于道中。颖川士虽抗节，未有颀颀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举声号哭。颖川虽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光火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2]，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颖川虽有奇异，未有能神而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颖川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酖而死，弟用得全。颖川士虽尚节义，未有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颖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上书欲治梁冀。颖川士慕忠谏，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

明

治河论上

邵宝

万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不法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为水，禹之所以为治，无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道也。禹之治水其详见于《禹贡》，其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

[1] 载，当作“戴”。

[2] 此处缺一“伯”字。

汭，至于大伾；北过洺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皆顺导之法。初无逆障之说，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称神其极，至于地平天成焉。由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效，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难乎！何谓“所空之地狭于禹？”盖禹之导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非无冲决也，彼自冲决，而非吾之所得与也。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何谓“所处之势难于禹？”盖尝观禹之治矣，随处施工，初无窒碍，亦无拘限。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为宗藩所在，左盼右顾，前瞻后望，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何谓“所求之效大于禹？”盖禹之所以为治，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于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处若势求若效，虽使禹复生，恐其难矣，而或者犹饶然曰“某为上策，某为下策，某为中策”，则惑之甚也，然则奈何哉！苏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求其大治，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也。”某于河亦云。

治河论下

邵宝

夫所谓“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盖难于其治也。难于其治而遂不之治，则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君子顾忍坐视吾无辜之百姓受兹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势笃且死也，将求医以治之欤，抑亦委之于不医欤？委之于不医，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谓“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于不医者也；苟知求医矣，而谓“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寿”，此所谓不惟无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异？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盖河自周定王时北徙，汉氏而下，决东郡，决瓠子，决魏之馆陶，分屯氏，决清河灵鸣犊口，其变非一。议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决之口，或欲分流以杀其冲决之势，或欲筑堤以障其泛滥之虞，或又有望气用数而谓“人力强未必可以应天”者，载考前史，历历可见，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讲而饴闻者也。虽成败得失不能无辨，然譬之医者，其皆一方乎。苟不问其缓急先后，执一方而求病愈，则归咎于方，岂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随其缓急先后而用之，此所谓“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则张秋等坝所当先筑，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诸派次焉。故道若高则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则不必于必塞。其间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无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随其缓急先后而用之”，此之谓也。今河之为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轻而夕重，表减

而里加，虽有卢、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医师坐守其侧，切脉观色，听其声音，察其寒热，究其病之所由起，尽心力救之，如前所谓“取古之方随其缓急先后而用之”者。幸而愈，则调理；如故不幸而复发于此，则改图而治之。是故有求医无遣医，药饵常备，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于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医师也；工与料，药饵也；凡所谓疏塞、分筑之类，攻治之法也。为今之计，宜常设总理大臣，更置其属，频巡视，谨调护，任满则代；或加命使仍其职，而不必其功之成，备工与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筑之类其事，在大臣；而所谓料者，则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难也，备工与料之为难也。

辩

明

河图辩

王祚

《河图》出于书契未作之先，载籍以来，几千年于此矣，而所以为《河图》者，其说未明也。《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河图》之名见于经者如此，而其为体则固未始经见也。后世儒者因其体之不经见也，顾遂以其私传臆说，互相模拟，穿凿圣秘，凌厉道妙，各自以为得其说矣，然卒莫有至当之归。于是《河图》者，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所以示万世阴阳造化之理者，乃反视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观之，为关朗氏之说者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是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也。为刘牧氏之说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书》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者，《河图》也。”是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也。二氏之说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又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画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世皆谓邵子以十为《图》而九为《书》也。然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一六、二七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而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者也，亦皆以九为《图》、十为《书》。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子。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程子解《易大传》，大概祖刘氏说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诋刘氏之非，而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证《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然而犹曰：“《易》《范》之数，诚相

表里。”又曰：“安知《图》之不《书》，《书》之不为《图》。”则朱子尚不能无疑于此也。临邛魏氏则又疑朱子之说，以谓朱子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第言圆方而不言九、十果孰为《书》、孰为《图》也；又谓靖士蒋山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数。此不为无见者，盖九宫数见之《乾凿度》《张平子传》，即所谓《太乙图》，而刘牧以为《河图》，固有可疑。先天图卦爻方位，缜密停当，其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为《河图》，虽无明证，而诚有可取者。是则魏氏虽疑朱子之说，而亦无有一定之论也。厥后言《河图》者复数家。新安罗端良者，尝以《河图》示人，谓建安蔡季通得于蜀隐者，其体如车轮，白黑交错，而八分之，以为八卦，纯白者纯阳而为乾，纯黑者纯阴而为坤，黑白以渐杀之，而为余卦。此其一也。江东谢枋得以为尝传《河图》于异人，其为状依仿八卦以为体，坎离中画而相交焉，乃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相仿佛。此其二也。或曰凡与太极图合者乃《河图》也。或曰九十二图皆《河图》也。由是论之，先儒之论《河图》，其为说甚不同也，后世将孰从而孰信之。且《河图》出于伏羲之世，至孔子时数千年矣，其间群圣人未尝言之，孔子固尝言之矣，而不言其所为图。自孔子以来，又千余年，亦未尝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关氏、刘氏以后，乃若是纷纷而莫之统一焉。余闻之师，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王肃曰：“《河图》，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为知《河图》者。以余论之，谓圣人因《河图》以为八卦则可，谓八卦即《河图》则不可。《系辞》明言“圣人则之”，“则之”云者，因之以为之之谓也。孔安国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则是圣人实因《河图》以画八卦，岂可即谓《河图》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体之不经见也，故得以肆为异说而莫之顾，而亦孰知《河图》之体未尝不见于经也。《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释之曰：“此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也。”是《河图》固经之所载而见焉者也。窃意河之所出者，此则其本文，谓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点，有如星象，故谓之图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数合成数，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盖其中五为衍母次，十为衍子次，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其数则各以其类交错于外，而八卦定矣。于是伏羲则之，而乾、坤、艮、巽、坎、离、震、兑之卦画焉。是则圣人虽因《河图》以画八卦，苟谓《河图》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审如斯言，则以八卦为《河图》，固有可征，然谓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为其本文，无乃涉于怪妄欤！曰：非然也。天地启造化之秘，以示万世，则其事固非世之数数然者。欧阳子尝疑《河图》《洛书》为怪妄矣，而南丰曾氏非之曰：“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呜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为言也。

河源辩

王鏊

王子道经汜水，故人邀游大伾之上。俯见河流，客有问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虽然，予以为必出于昆仑。”曰：“子何以知之？”曰：“予盖以理知之。山与水同原。天下之山起于昆仑，天下之水起于昆仑无疑也。”曰：“子不闻乎，昔元世祖欲穷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哇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脑儿者，华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逾昆仑一十余日矣。”予曰：西域之迹，发自张骞。骞所历诸国，甚久且远。东汉之世，大秦、条支、安息至于海滨四万里外，重译贡献。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未睹所谓昆仑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外国图》云：“从大晋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逾之”，何昆仑之近乎？自昔言昆仑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图乃在西南，何也？然则元使所谓昆仑者，果昆仑乎？所谓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尔雅》云：“河出昆仑墟，色白；并千西百川，色黄。”《海经》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杵。”《淮南子》云：“昆仑之墟，河水出其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顶有阿耨达池，池东有恒伽河从象口出，共百河流入东海；南有新颖河从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从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从狮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出昆仑，有五大源方流为诸水。”《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迳积石为中国之河。”张骞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东水皆东流，注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古书所纪，先后一辙，岂皆不可信，而元使独可信乎？为曰其得之亲见也。曰古之至人，夫独非亲见凿空以欺后世乎。释氏生于天竺，穆王宴于瑶池，夫岂非见乎而疑之也，然则元使其诬乎？曰：“吾尝考之，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昆仑之墟。”且汉使亦尝穷河源矣，谓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献天子。按古图书名其山为昆仑，然非古所谓昆仑也，元使所见其殆是乎？若昆仑之墟彼固未之睹也。且天竺诸国，有身热头痛之坂，县度之厄，热风、夏雪、毒龙、恶鬼、猛虎、狮子之害，元使亦尝历此乎？《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淮南子》载：“昆仑之上有禾木、珠树、玉树、玄圃、閼风。”《十洲记》谓“弱水绕之上，有金台玉阙”之类，元使亦尝睹此乎？虽其神怪恍惚，不可尽信，而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诬也。近有佛图调谓：钟山西六百里外，有大昆仑，又有小昆仑。然则昆仑果非一乎？昆仑之远近不一，然则河源恶乎定。曰《水经》云：“昆仑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陬，东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阗之南山，北流于葱岭、水合，东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于阗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盐泽。复行积石，为中国河。”此定论也。予见近世之论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辄发千古之论，故为之辩。

说

明

黄河说

明太祖

吴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将军率马步被坚者，二十有五万，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齐鲁。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弃城远遁沙漠。又冬，转战晋冀，抚有其地。关右望风送款，中原是平。尝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亲至。仰观俯察，择地以居之。遂于当年夏四月，率禁兵数万往视之。溯流河上，是月抵汴梁。当是时，机务浩繁，虽有山川秀丽、古今人之事迹，一时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斋于奉天门。夕坐道上，有孺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当时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变迁，欲为之说，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说来进，观斯文意状水势、说河源，文颇顺序，朕因以为之说。

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滨及河际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时，春水方既，潦水初兴，江无洪涛，日无酷暑。时在清和，利征且吉，舟入运河，舍半抵广陵，三日至淮阴，舟师入淮。是日，巽上风多，扬帆飞帆，不二时而达河、淮二水相合之处。见水分两道，清浊如介，并流二十余里，方乃混流东注。既而越准入河，方觉水土同流，极浊而无清，至黄而无黑，更无他色，所以古今称黄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昼夜居斯水上，时刻听观，其势若万马奔驰，其状若大地轰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视，其山回石转之处，则水绕势盘旋如羊角。水底玲珑，因风激怒，涛飞泼天，则珠飞雨降。有时巨浪如堤，倏然而涌，横亘其河，使湍者缓，流者止，细浪者无文。良久之间，众流辐辏，其横亘之水将消，忽然一水周旋，则水底有声，暗暗呜呜。又少时间，水中一穴若数丈围，有如井状，上通天气，下至河底，俗呼旋涡是也。其水为旋转急甚，中有飞者上起，去涡丈余，霏霏临岸，沸沸触人。其流于两山峡之处，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绕石而旋，或复流以触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鱼一尾之间，虽呼吸之际早十里之程。若胎龙美之而出戏，或蜿之以一蜿，则渊深无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则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则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于中国，为民害者多矣！朕亲游斯上，观斯水之势，遇两山之间，河狭水急，宜其然欤！至于平原旷野，则东荡西口，使桑田变迁，水势少慢，亦其宜然欤！此坚柔之所由，孰谓有神者欤？若非河之无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极浊而难澄，滔滔东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极清，人影皆毫厘洞见，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数十里，斯可谓神者焉。故上古圣人载在祀典，畏之祀之，为民祈福焉。今朕得观斯水，狭直处如经如弦，凡山回石起之处，则盘若羊肠。若河阴以达徐、宿，地旷而原平，则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荡荡，有不可测焉。《禹贡》注云：“三门未开，吕梁未凿，则河出孟门之上。”则未为当也，必后人讹其文相传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复述，以为说耳。

扶沟水患图说

何出光

扶沟水国也。平野纡徐，河流澎湃，硗埆瘠土之中，大半鱼虾。迩年以来，河伯肆虐，岁比不登，孑遗之民，莫计所以生之。赖祖父母、父母者，加意抚摩，极力捍御，仅仅存十室于千百之中，而逃亡比屋矣。不意穷民寡弱，大为邻封所苦，惨不忍言，敢一鸣于天日之下。扶沟五河交灌，其最著于古者曰蔡河，上自朱仙镇，下达西华，以入于沙河者也。次曰溱洧，上自新郑，历鄢陵，遂抵于扶沟者也。鄢陵野水旧皆注于溱洧之中，一旦淤塞故道，溷为三十六坡，皆邻于扶。幸有秦家冈者，居扶之境上，以障蔽之。鄢陵人不思疏浚溱洧，而直欲创凿此冈以泄水于扶沟之野，水一泄而扶为沼矣。幸赖二三明府察其计而厉禁之，扶沟之民方得免于陷溺。忽不意蔡河下流至西华境上者，又淤塞而不得入于沙河，第疏通之不出十里而即入故道为安流矣。乃西华人又不思所以疏浚，而直欲杜塞蔡河以嫁祸于扶沟。初起告状者，犹在鲤鱼滩为华、扶境上，其计最拙而无救于潺湲之势。昨乃凭借有力者，以凌轹乎扶人，辇石负土，入扶境之内三十里而来，杜河于张善渡口，此河一塞，而扶之民其鱼矣。夫蔡河入扶之境，浸淫衍溢，抵于张善口之北者，混而为吕家潭，滂滂决莽，势若滔天，然而非一蔡河之水也。上流有大沟河、小黄河、双洎河、白沙河，总混为潭而独赖蔡河以泄之，频年以来，稍稍泛涨，辄旁午溃出，不得已而新开惠民河，分支流入于溱洧，以杀蔡河之势。然众水所聚而扶处其下，势若建瓴，旦暮莫必其命，若一旦杜塞蔡河，则惠民河势不能容，必且壅激水势以灌注于扶沟，城廓、庐墓荡然一空。扶沟何不幸而遭此毒手乎！夫此蔡河也，其来久矣。岳武穆屯兵朱仙而夹蔡河为阵者，蔡河之上流也；罗敷谢金以死而委身河流者，蔡河之下流也。千百年之古河，未闻有议塞者，乃西华人指之曰张善口也。独不见两岸之树，大可合抱，罗敷之祠枕于河流，此岂一时之易得哉！华人虽甚强有力矣，何至入人心腹，戕人命脉，杀万家以自快也。哀我扶民亦人子也，鄢陵决上流，华人杜下流，直欲以扶沟为壑，而不思此冈、此河皆天造地设，千万年之古迹。而一旦逞白圭之智，咸壅水而祸万家之邑，臣请先父老而蹈东海耳，不忍见城廓坟墓为强邻悍吏所鱼肉也。哀鸣激切，刺刺不已，所具一言不实以诬邻民者，有如此河。

考

明

河工考

王汇

玄圭告成，享平成者，七百七十余年。迄周定王，河徙砻砾。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更注渤海，继决于瓠子，又决于魏之馆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东。元帝永光又决于清河灵鸣犊口，则河水分流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后二年，又决于平原，

乃自东入齐、入青，以达于海，而下流与漯为一。王莽时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行于相魏之南，则山泽在河之类，及支川与河之相贯者，悉皆易位，而与《禹贡》不合。建绍后，黄河决，入于巨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谓之南清河。由汶合济，自沧州江入海者，谓之北清河。是时，淮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独受黄河之全，以输之海。济水之绝于王莽时者，今且源出河口温州，独占枯黄河，中以入汶，而后入海。清济贯浊，河遂成虚论。又按黄河之自西而南也，一自兰阳东南流至宿迁清河口入淮，一自宁陵南入涡至怀远入淮，一自仪封北析出小浮桥入淮，即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黄河受天下之水，而淮又受黄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溢，此有志之士所以击楫而思平成也欤。

述

国朝

汴城围陷述

马士鹭

今日之民何民乎？是寇攘水火之余，几经抚辑以有今日也。由今溯昔，盖不胜俯仰之悲焉。慨自明运将终，逆成肆毒，独盘据我豫中者，数载于兹，无城不破，无邑不残。犁锄化作剑枪，沃壤鞠为茂草。蓬蒿塞径，绝犬吠于千村；骷髅盈郊，断炊烟于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风景犹旧，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则是天下之苦，未有苦于我河南者也。其在我河南八府、河北三府，虽经兵荒，未遭蹂躏。河南四府暂尔残毁，渐次平复。独我开封，巍巍金汤，竟委泥沙，官无驻节之地，民无栖身之所。则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于我开封者也。其在我开封三十四属、河北四县，尚获安堵，其外诸邑虽丧乱之余，然城郭犹存，家乡尚在。独我祥符百姓，青春失伴，白首无家，望白草以连天，睹青磷之满地。则是开封三十四属之苦，未有苦于我祥符者也。苦自何始乎？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蝗生四月以啮麦，霜飞八月而杀禾，致使斗米两金，土贼蜂起，百姓之死于饿者不知凡几，死于相食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林林总总者，十仅存四五矣。天不悔祸，逆成弄兵，始而乌合兽斗，继则倒海排山。辛巳春冬，两薄城下，掳民前驱，葬我矢石，狠战恶攻二十昼夜，百姓之死于战者不知凡几，死于掳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仅存其二三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春月，卷土重来，历夏经秋，粮尽援绝，掘罗无计，同类相残，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饿者不知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二三者，今百无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昔也我掘河以渰寇，今也寇遂导河以灌城，大梁一块土付之茫茫波涛中矣。间有一二士女展转于城头屋角之间，哀号于木筏树杪之上。又值凄风苦雨晦冥连朝，以饿当寒，僵尸相望，百姓之死于溺者不知凡几，死于冻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百无一二者，今万死一生矣。天乎？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极乎？然而辛巳之攻，贼窥城，我则悬楼以击之也；贼挖城，我则孔道以夺之也；贼立

柏台，我则力战以焚之也；贼轰地雷，我则立筑以御之也。其设奇制胜者，则诸上官有司也；其冲锋迎敌者，则诸武弁也；其率众倡义者，则诸绅衿也；其悬重赏以募死士，杀一贼给银五十两者，则周藩也；其毅然登陴者，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数十万众也。初亦曰：“此守御之常也。”至壬午之围，则五阅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钱一斤，斯何时耶！宁饿而无二志，宁死而无叛心，犹日以二三黄发登城骂贼。嗟乎！吾汴之民其甘心矣。独是援师逍遥河上，而守城诸武弁骄悍无状，纵兵殃民，凡缙城采草食者悉戮之冒功，悲莫悲于魂返故乡矣！乃推官黄澍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徇私怀仇，勾引举报，排闥掘地，不为人留一糶糠，然犹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掠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行之日久，又复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族悉制于悍兵之手。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此其时何时，此其事抑何事耶？则是吾汴数百万生灵未死于贼，先死于兵，未死于黄河，先死于黄澍也。然犹宁饿而无二志，宁死而无叛心，以奄奄待毙之躯膏办蹈水耳。初亦曰：“此效死之正也。”迨至寇入潼关而西安迎降，过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异于二十四郡望风皆靡，而大梁数百万生灵悉委汪洋万顷中者，不堪与颜常山同游哉！更可恨者，黄澍一叶飞渡，曾不于河干一回顾汴土；得授御史，以十万金来赈，藉非直指王讳。汉监军旧县令王讳燮极力筹画，多方拯渡，将此一二未尽之余生且悉葬鱼腹中矣。其谁复生全此躯，以沾明天子之鸿泽也耶！我大清定鼎，为问今日之民何民乎？是寇攘水火之余，几经抚辑，以有今日也。天下之乱也，自大梁始；天下之治，亦自大梁始。前代之失天下一二载而土崩也，自失大梁始；我大清之得天下亿万载，无疆也，亦自安养大梁之百姓始。后之莅斯土者，其尚于我忠义之民而加之意哉。

世家

汉

陈丞相世家

司马迁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敝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费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

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得^[1]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镒。居无何，汉王攻下殷。王^[2]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否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觔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

[1] 得，此处应为“悍”字。

[2] 此“王”字疑为衍字，当去掉。

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反^[1]，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洛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稀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噲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噲者。高帝怒曰：“噲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噲将，平至中军即斩噲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嫪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噲。噲受诏，因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绾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嫪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嫪谗，乃不得行。樊噲至，则赦复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

[1] 反，疑作“及”。

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佯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待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吕嫪，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噲，数谗曰：“陈平为相，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质吕嫪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嫪之谗也。”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病谢。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若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智谋孰能当此者乎？

传

汉

鲁恭传

范晔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

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太尉赵熹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建初初，丕举方正，恭乃始为郡吏。太傅赵熹闻而辟之。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熹复举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归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长乃惭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贯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令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所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后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书奏不从。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宴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群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恭上以汉补博昌尉，其余遂自相捕击，尽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吕盖为司徒。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郎中，赐驸马从驾。时弟丕亦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坐事策免。殇帝即位，以恭为长乐卫尉。永初元年，复代梁鲋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驳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恭议奏施行。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以刚直为称。三年，以老病策罢。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以两子为郎。长子谦，为陇西太守，有名绩。谦子旭，官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及李傕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

明

黄尚书传

李梦阳

尚书黄公者，封丘人也。名绂，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让始徙封丘。克让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黄公。初明兵起，思豫掌太帝^[1]寺，以罪编氓沅^[2]州，已又军平越卫。于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黄氏。乃后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资，商重庆，娶于张，生公重庆，于是重庆亦有黄公生之后。夜梦老人抱婴儿曰：“送蹇尚书为汝子。”长，依舅氏张宗琦，宗琦为麻城学职。从，如麻城；归，如平越。补卫学生，正统丁卯以《春秋》中云南乡试第五。明年登进士第，除行人，升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出为四川参议、参政，进右布政使转湖广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进南京户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尚书仍旧。黄公廉峻直执，遇事飙发，正色山立，即重忤时贵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窃笑其呆，然亦以是获名郎中，时人业以“便^[3]黄”目之矣。部堂尝缺官，公署堂印诸寮事之，即犹堂官也，亦才识超之之故。谭千户者，大僧^[4]也，善欢显贵人。常^[5]夺民芦场，显贵人无敢为民直者，公直之，竟归之民。为参议，督松、茂诸仓，兼备其兵，厘革宿病，擒豪恶数百人。举劾将官，各当边赖，以宁参政。如崇庆，夜风拥輿不得行。公曰：“次^[6]冤气邪，姑散，予图之。”至州，斋沐祷梦，翌日清其因与验，乃祷诸城隍，夜果梦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边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诣寺围捕之。有僧少而恶，诘之无牒，使醋罽涂其额晒洗之，则有巾痕。乃鞫讯之，遂尽暴其奸慝。云寺后有巨塘，凡投宿人则杀之，沉塘中，众分其财；有妻女，则分其妻女。又攢典李节阳，王亲也。侵盗官粮巨万数，王为之屈，公按之悉如法。公虽钱谷司，然摘发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尝道川东，青神令望风解印绶走。为右使，奏闭建昌银矿，许之。大盗周主簿者，哨聚抄掠，檄公平之。公谓盗起于烦苛，宜少宽养，而阉官以方贡横敛，公抗不从阉。济移近省升使，时两京工兴，征银一万两，例派民，公以库积羨余允之。又势豪马快船积万安逼索，又荆王奏徙坟墓，公悉不从，省巨万。又计锢僧继晓，于是威惠大行。继晓之来也，势焰灼人。公私谓诸公曰：“晓以妖术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乡，名扫墓而实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锢之后堂，阳尊礼之。居无几，晓果败，槛送，斩之西市。公在蜀尝忤阁臣万安，衔之，三年六推咸抑，公

[1] 帝，疑作“常”。

[2] 沅，疑作“杭”。

[3] 便，当作“硬”。

[4] 僧，当作“猾”，奸诈。

[5] 常，当作“尝”。

[6] 次，当作“此”。

知之，乃亦连疏乞罢。凡三上已，乃有巡抚延绥之命。首劾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铎、王宗，葭州史知州等，又计捕豪奸张钢。乃于是拔才能，察幽隐，问疾苦，饬废坠，于是申号令，修器械，严警逻，节候望，边政为新。公见饮马妇，片布遮其下体，乃悲以惭曰：“嗟呼！士之贫至此极，乃驱之战守邪！”于是令豫支米月三。会诏毁庵寺，公使汰尼解军门给配嫠士，人大欢悦，无不愿为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旁者。公既官六曹，益无顾避威棱截然。改掌宪院，天下方仰望风采。公自以历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戇直崖异，忤人获名，伏祸难测。又盛满宜戒，乃引年恳乞骸骨，居无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为奏议及政绩并所著文诗，悉弃不留。公年二十六举进士，始室孙郎中镛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赠夫人；继室鲁卫镇抚宣姨，生子纪、桓，封夫人，盖终其身无妾婢云。彬，工部司务。桓，光禄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警悼。遣祭，敕有司营葬，墓在长葛县马陵冈。

太康刘烈妇传

田一俊

王生国赐者，礼科给事中竹溪君长子也。生二十年死，妻刘氏不逾月竟缢死。按状曰：王生不宜夭者二，而烈妇之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补弟子员，而父第进士，入为天子谏诤臣，贵矣。顾益折节谦下，力文章也，谓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居，伯也父之，侄也子之。乃独以病弱，不获事父若母为恨。既革矣，掩面北向长号，泪簌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诚结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妇归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计所为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临诀以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言也？王生盖犹及事厥祖母云。祖母察烈妇毁必不生也，挟卧起不得间，即间即缢，即缢即解，至四缢，后毕志焉。何毅也！死之前日，踞上父所遗金于祖母，复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人貌荣名有既乎？吾庶几胎馥流芳矣！吾志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尽，何从容也。每朝夕上食毕，挥泪向伯母曰：“妇死夫，分耳，第女子者远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累尸矣，勿令经他人手含诟幽冥也。”何达礼也，贞烈之生不偶哉。

李空同传

何岑

空同李公，讳梦阳，字献吉。其先扶沟人，称北地生者，为先世从军所即，从军亦非其籍也。国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赘大冈王聚田，冒姓王氏。王故军籍，赘婿有其家，即代其后。初隶籍蒲，又自蒲徙庆阳。庆阳，北地也。永乐中，征战白沟河死。恩生忠，慈惠好施，谓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复姓李氏，曰李正，犹在庆阳诸生间，荐明经，为阜平县训导，迁封丘教授，遂归大梁家焉。配高宜人，梦日堕怀中，寤而生公。年十八，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与信阳何景明、姑苏徐祯卿，倡为古文辞，一洗草昧陋习。时外戚寿宁侯张延龄怙宠横甚，人莫敢问。公应诏，陈二病三害六渐，语诋寿宁，稍侵中宫，下诏狱，毒楚备至，辞气不少夺，诸为贵戚左袒争欲杀公，以献媚狄具，赖敬皇仁圣，竟诏还职。正德改元，公进秩郎中。会逆阉刘瑾辈日导上狗马声伎、角

抵之戏，渐废万几，台省交章奏不报。大司徒韩文，每退朝辄搥拑泣下。公曰：“为国大臣，义同休戚，自当殊死谏。比不闻谏臣诸疏方下阁议能及此，率诸大臣叩阙，事或有济。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语，载《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礼诣阁议者三，卒以持议不决愤事。瑾知疏出公手，罗织它事诬系狱。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归大梁。瑾诛，起江西学宪，振学造士。复时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万石因相与诤奏，天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并力排挤，祸且叵测。何景明上书元宰，力为救解，获减。其后屡荐不起。嘉靖辛卯卒，年五十有九。所著诗歌三十六卷，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孙四维，曾孙冕，科第累累，不绝于扶沟，称文献家。而庆阳之族，乃王氏矣。按《明通纪》曰：李梦阳代韩文草疏劾逆阉刘瑾，瑾已谪出之，犹不快前忿，罗以他事，械至京中下狱，将置之死。时翰林康海与梦阳同有才名，各自负不相下。瑾慕海，尝欲招之门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瞰亡答之，竟不入其门，至是梦阳所亲。有左姓者，诣狱谓梦阳曰：“子殆无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梦阳曰：“吾与康子素不相能，今临死之际，乃始托之，独不愧于心乎！吾宁死矣。”左曰：“不谓李子而为匹夫之谅也。”强之再三，以片纸书数字。左持书诣海，海曰：“是诚在我，岂敢吝恶人之见而不为良友一辟咎也。”遂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逊。瑾曰：“今日有何好风，吹得先生来？”设席。瑾坐中称海才望，不置口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数，天下自有人耳。”瑾因询是何人。海曰：“当今高才，惟李梦阳一人，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也。下狱而公不援，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闻命，即当斡旋之。”海遂解带痛饮别。梦阳得释归。

郑太公传

陈继儒

野史氏曰：甲子乙丑间，朝望百炼化为绕指矣。铮铮铁汉，独嘖嘖得安。司理郑公，柄人见忤，毒锋攒之，屹然不为动。已而阮咸终补故司，汲黯召为主爵，时望聿新，即德安旧理郑公也。今敕兵广陵，南北倚为天堑。客自江淮来，称说郑使君不去口，因作《郑太公传》。太公，河南鄢陵人，名友谅，字诚甫。少为诸生，名籍甚，食饩于官。鄢五十余年不睹贤书，公课其乡之孝秀，穷先儒性命之学。缝掖家始，斌斌向风，比于邹鲁。相继获俊对大廷，实公为之嚆矢。公用明经高等，贡入太学，大司成重公砥行绩文，目为天下士。谒选判成都、宁越。宁越即笱竿地，汉人十之一耳。笱人少喜多嗔，触之即器兢斗鬩，未易驯扰，众皆为公危。公曰：“地无俭夷，顾长吏调御，何如耳？”叱馭而前，即以冰檠自矢。女将瞿继良，阴诘多诈，贖金尝公，公庄语谢之；天全诸部缘茶市例，以千金进粹，公拒曰：“此陋规，非旧规也。”白上台抵偿宿逋，众益信而畏公，俯首受汉索矣。往土司寄居卫城，以睚眦相杀伤，而安氏尤桀骜难制。公檄诸司徒其庐庐郊外，乃奉令不敢抗，募乡兵八千，分五营，训以司马法，军容肃然。黎酋马应龙据牛心山，监军麾兵马，公众请卜，公曰：“独断独行，鬼神避之，何以卜为哉！”时矢如雨，公挺身先登，士气百倍。度重岭无水泉，贼且遁。勒兵左右翼坚围之。贼果中夜弃辎重走，俘斩不可胜计。宁弁克饷，军甲而哗，公遴官慰抚，众皆投戈归伍。其首谋者，诘朝自缚请罪，杖而

释之。公念宁越久染裔风，宜渐加洗涤。于是饬黄舍，立社学，复贡额，举乡饮，宣圣谕，诵家礼，而民始蒸蒸，知有教化。建昌多虎患，公檄土神驱之，虎从去。奉命采木香，暮迷失径，忽有群萤团结如列炬导之而前，明发视渡处，乃不测大泽也。蛇据木为窟，吐雾障，左右曰：“环弩积薪，乘风纵火，可无遗类。”公不忍曰：“彼实都此，有何罪，放之可也。”檄文告之。有巨蛇昂首腾跃，群蛇蜿从之去，三日腥秽若扫。获大木于章，徭种善幻者，化鬼物，夜食人。公家给夫子像一通，幻法遂绝。居宁越凡八载，异类如革音鸮、易肠鼠，无敢有越厥志。因捧土筑祠肖公貌，春秋祀不绝。迁贵州麻吟守，父老追随穷山邃谷中，攀缘号泣不忍舍。遂上疏乞骸骨归，杜门训子，立期讲学，与田叟野老谈桑麻、卜水旱，以为常。有问治宁越状，笑而不答。逍遥林下十余年，无疾逝。以次子二阳贵赠南京工部主事礼部郎中门下梁侍御，诸君私谥之曰“简定先生”。俎豆于乡，大夫贤人之列矣。初，伯兄构陷縲继，公为诸生，重茧千里，倾囊千金，白其冤。及公远宦时，周宜人独与二三子居守，伯兄惑于谗，持挺排闥，诟骂若狂，宜人牵二子伏床下获免。公归，顾好如常，其孝友天性，皆此类也。陈子曰：“宣圣不语怪。郑太公宁越所部，皆六合内事，非怪也。然襁虎虎遁，祝蛇蛇徙，萤火导于深潭，鬼物避于圣像，忠信可以行蛮貊，岂不信哉！”晚年高蹈丘园，悉吐其经笥武库，潜庵次公，捍扬金汤之半壁，掌上有兵，目中无寇，震邻流孽，莫敢一矢相加。遗奠祖陵控吴楚，胆略威名即晋称扬州大都督，国初置淮南翼元帅府。公足以当之，岂仅仅称救兵使者乎。拊髀而思，救时之真豪杰，必广陵郑公无疑矣！故推本其家学，为《太公传》。读《孙子》明解，又知师中丈人不在兜牟间，而在郑氏之父子也。

大司寇刘公传

黄道周

公讳之风，字雛明，号岐阳，中牟人。由选贡中万历庚子亚魁，丙辰进士。观政大理寺，任淮安司李，钦取授南京、陕西监察御史。历任尚宝丞，光禄太仆少卿，南大京兆，任通政使，转刑部右左侍郎，晋本部尚书。公筮仕至贵显，履洁如一日，苞苴不敢到门，布素浣濯再三，食无兼味。公居里，利害必请里尸祝之；公在官，守法急公，莫敢干以私。公之任御史也，疏参逆珰魏忠贤，起开内操，窃抱隐忧，再疏以盗柄之人，而揽太阿之权。呜呼！公可谓志在君父，砥节自公者矣。当逆珰擅命之际，取旨如寄杨、左、高、周诸大君子，悉遭惨戮，穷凶极恶，较王振、刘瑾众逆贼，不啻十百而千万也。公独得旨，罢内操，与满陈、倪惠同为保全，公可谓荷天之眷矣。圣明践祚，泉獍伏辜，公以忠义结主，历跻崇班。首辅佑权作威，公严疏劾之。首辅阳为容，阴挤公于西曹。呜呼！公之祸为不可解矣。我朝廷迩来，文纲渐密，当事者有所平反，辄加诃责。爰书之牒不足凭，按大司寇唯仰屋太息，不能为治狱主。况三案屡翻，机成摇手，至于事之影声，并罹罪，言官交章，争之不得，文书房牒下矣。呜呼！徐有功有言曰：“鹿走山林，命悬庖厨。陛下以法用臣，臣必死于法。”斯公所以有崇祯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靖之献也。虽然，公不可谓□□圣明感言诋首辅于法，公亦可含笑于九京矣。夫士君子读古人书，期于报主，生死功罪在圣朝，忠奸藏否在史册。死于官，死于法，“谁谓荼苦，其甘如

莽。”安在问不朽耶？呜呼！公之先世与其行谊，著于家，著于乡，显于天下，华表千尺，自足传信。兹传其如此者，公之大节不可磨灭云尔。

序

唐

蓬池禊饮序

萧颖士

禊，逸礼也，《郑风》有之。盖取诸勾萌发达，阳景敷煦，握芳兰，临清川，乘和蠲洁，用微介祉，厥义存矣。晋氏中朝，始参燕胥之乐。江右宋齐，又间以文咏。风流遂远，郁为盛集焉。若夫华林曲水，万乘之降也；兰亭激湍，专城之践也。而方伯之欢，未始前闻，以俟乎今辰。粤天宝乙未，暮春三月。河南连帅领陈留守李公，以政成务简，方国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宾客，畅饮于蓬池，备祓除之礼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潁颍，右汇郭邑，渺弥沧漭，荡日澄天，舟楫是临，泛波景从。其左则遥原紫属，崇冈杰竦，嘉卉异方，杂树连青，即为台亭，登眺斯在。尔乃郡曹颁饷以给费，县吏领徒而修顿，先夕以定议，诘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拥车徒、曳旌旆，卯出乎北牖，辰济乎南川。匪疾匪闲，翼翼阗阗，以税驾于东焉。然后降春流，颺彩舟，羽觞芳羞，缓舞清讴；援青苹，骇紫鳞，回环中汀，缅望南津。饫于己，酣于未，歌乐只，赋既醉。坐阑而靡怠，日入而未阙，陶陶乎有以表胜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闻于前载曰：“夫德洽礼成，则咏歌系之。”梁，故魏也，请皆赋诗志焉。

明

送修撰李叔允致仕还乡序

宋濂

上召叔允侍膳，赐白金百两、衣一袭，复赐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妇，衣各一袭。明日亲王各赐钱为交总万有八千，加以酒食，宠贲至渥矣。叔允具服谢恩已而，退别士友，且谓濂曰：“仆，均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时驿骚，伏草野，避锋镝，以俟时清。岂意桑榆景及，获际昌期，天戈所临，丕应徯志。于是诣辕门自陈，所献纳同，上于朝拔擢，俾辅道王宫，出入禁闼，八年于兹。衰耄日甚，特蒙圣恩，得遂归老，宠锡隆厚，刻骨铭心，万死罔报。仆于先生叨忝僚属，幸一言以教。”濂曰：昔疏广、受二子年老辞位，出赐金，日与父老宴乐，传史者记之。杨巨源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适于游钓，韩愈氏张之，至今以为美谈。矧叔允承恩休致，宠赐优渥，又非疏杨可比拟者。濂乌得无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植志砥行，强仁施义，卒老弗遇，而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厉，混合流俗，而暴得大贵焉者，固皆赋分之不齐有，非人力之所能致。然君子或称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立乎其位者，殆不诬也。夫叔允以进则正，以秩则自博士为翰林

修撰；以职则专教王宫，名誉侈矣；以寿则七十而未艾，以君赐则不一而足，寿富全矣。要不可以古今人物例论也，序以送之。

《吹台春游》序

刘醇

汴昔辇毂之地，名园胜境，甲于四方。每遇良辰佳节，往往为士大夫游观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余，所存无几，而又河水湮没，若金明池、蔡太士湖之类，亦泯然无迹可睹。惟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庐相接，竹木萧然，风景可爱。又东行六七里临水有村，渔舟牧笛，野意超绝，比之台西景物顿殊。时方上巳，春光骀荡，草木争荣，鸟啜鱼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璠邀余暨子山、艾公、体方、黄公辈同往造焉。具酒肴，设几席，列坐于芳树之间，深杯迭进，清歌间作，众宾欢饮。余亦酣畅，恍然如在桃源深处，不觉世虑之俱忘也。盖景与时会，事与谋谐，主既风流，宾亦酝藉。昔人所谓“四美具，二难并”^[1]者，实兼而有之矣。况又岁屡丰稔，人多闲暇，不负畴昔所约，得与同游以踵前贤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将归，据吟鞍，歌醉帽，或语或笑，前后相续，故老指而叹曰：“昔时太平气象，复见于今日矣。”于是庭璠乃绘以为图，列次众宾姓名，俾余叙其事，用传于将来。余谓：“光阴迅速如驹过隙，人生几何？乃终日汨没于尘埃之中，而不知止。所谓及时行乐，秉烛夜游者，必待何时而可乎？《诗》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斯言也，观者或有取焉。”

刻阮嗣宗诗序

李梦阳

夫三百篇虽逖绝，然作者犹取诸汉魏。予观魏诗，嗣宗冠焉。何则混沌之音，视饕雕奉心者异也。顾识者稀寡，効亦鲜焉。钟参军曰：“嗣宗《咏怀》之作，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斯为不妄矣。颜延年注今莫可考见，然予观陈子昂《感遇》诗，差为近之，唐音飒飒乎开源矣。及李白为《古风》，咸祖籍词。宋人究原作者，顾陈、李焉极，岂其未睹籍作邪？孰谓天下有钟期哉！今以故所抄籍《咏怀》诗八十篇刊诸此，讹阙姑仍之，俟知者校焉。

钟嵘《诗品》序

李濂

钟嵘《诗品》，品汉魏六朝诸家诗也。品者何？进瑜而退瑕，昭往以标来，示勿迷也。审其言，低昂体裁，辨析情理，要皆发所独得，嵘可谓知言者矣。甚矣！知言之难也。自西京以来，沉冥超悟，以文学著者，如杨子云，厥畴鲜已。其有言曰：“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盖深相如而浅谊也。夫屈、宋之后，作者踵起，

[1] 当为“四美具，二难并”，语出王勃《滕王阁序》。

独谊词最为近古。相如《子虚》《上林》诸赋，虽极其赡丽瑰伟之观，较诸《惜逝》《吊湘》《鹏鸟》之作，崇下无俟辩矣。善乎宋，朱子曰：“贾生以命世英杰之才，俯就骚律，其文高古，非一时诸人所及，信确论也。嗟乎子云，乃兹失品藻矣。”余于是益叹知言之难也。嵘为梁征远记室参军，在当时号称知言。观其立论大概，推曹、刘为文章之圣，拟陆、谢为体贰之才。又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妙赏精鉴，洞测幽玄，若参军可谓知言者矣。余尝见世人多刻宋人诗话，无虑十数家，若此书曷可以弗刻也。沔阳贻我同好意表嵘知言云尔。

《枢垣奏议》后序

刘理顺

我国家稽古建官，一仿虞周三事九列，而外复仿汉唐宋增置六垣。垣各广数员者何？天下国家之大，非言弗通；拾遗补阙之伦，必多乃善，则依然明目达聪之遗意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六垣之中枢为綦重，而其任于今日为尤难。盖内寇外敌所在扰攘，将骄卒惰日滋跋扈，所赖以纠弹之灵而通督抚节制之穷者，仅有一线之规札在。假令持论多偏机宜，或滞盛治威严之绩，其亦蔑以建矣。故尝谓：有兵之识焉者，乃克任如弱翁之任营平是也；有兵之才焉者，乃克任如赞皇之馭三镇是也；又有兵之胆焉者，乃克任如了此，不过五日饮博可以达旦者是也。夫识若才已非寡昧迟钝者所敢望，而胆^[1]则韩魏公终身未敢以许人者，可易言乎？二如常公由皖司理为名谏议，其在皖也，发奸摘伏，雅慕澄清，天下仰其丰采者非一日矣。其初授刑垣也，原情疏滞，肺石无冤，天下服其明允者又非一日矣。有犯无隐之义，日盟于心而从谏如流之美时获于上。其刑而吏，吏而兵，且以都席授也，盖嘉其有文武才，特奇重之，非尚资也。公掌垣计二载，而公之疏以数十万言计，大率皆剿寇御敌之事，往不具论，即如去秋边氛未靖，烽彻甘泉，越昌而南，人情危怖，举国如居鼎沸之中。公独屹然镇定而不为之挠乱也，枢垣定众，志以固矣。公此时无不一二疏，无疏不千余言，无千余言不符当宁之成算也。人图回于意中者，公早达于密，勿人一得以自愤者。公千虑以致详，五十余日目不交睫，腕不停书。公之颖，不知真几秃而心血盖罄竭矣。若识、若才、若胆，公其兼之，惜择甲执兵者，畏敌如虎，未敢堂堂一战，以收执获之功而忠猷远计，徒付之连篇累牍之中，为可惜耳。上念公言，擢少常，不数月而留都秩宗之命及焉。公将南合，前后谏章将付梓氏，而征言于余。夫公之疏，救时之药石也，诵诸天下传之后世，曷藉余娓娓独其一段郁勃之忱？随变而应者，不可不从当日之时势，一杨抡^[2]之也。成祖文皇帝云“敢为之臣易得，敢言之臣难得”，惟其难也，则易人之所难者，真剌剌^[3]然高冈之凤而生朝阳之色矣。故敌迫鞬鞞而不敢攻，陷城邑而不

[1] 胆，疑作“瞻”，形近而误。

[2] 杨抡，当作“扬抡”，颂扬。

[3] 剌剌，通“会”，聚合，汇合。

敢守，踉跄引还而不敢少留，非其无远志也，盖亦公之论议有以破其心与。嘻！吾于斯而益知国家之广置谏员者，其利赖为甚远也。

国朝

《刘文烈先生遗集》序

孙奇逢

人生天地，藐焉。中处即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虽微而有可以参天地者存焉，其时虽无几而有可以与天地相终始者存焉。故君子当平居无事之时，凡有关于忠孝大节，必慎守深惜，罔敢殒越。及当大故、临大难，其所以参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与天地相为终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刘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欤！先生弱冠举于乡，即刻励躬修纲维，风化自任，逾壮始及第。常曰：“周、程、张、朱今知所从事，区区博一第，非吾志也。”与刘公宗周、金公铉、吴公甘来总繆为斯道斯民忧。当逆闯猖獗，建帜拥旄者不肯实心办贼，公每向当事区画深远，咸格不能行。暨势已危迫，僚友门人辈金商进止，公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义。嗟乎！禽视鸟息于天地者无论，即矜激于意气，慨慕乎声闻，此中顾恋迟回，涕涟儿女，即非中庸之行，且犹不能与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从容引决若是乎？孔子曰“杀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义”，盖亦时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虽一身之微，百年之顷，而所以参天地终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极天地既坏之后，前瞻后察，独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虚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刘文靖、杨忠愍之里，向公于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大难录》《中州人物考》，皆详公殉难事。曾过雍丘，欲谒公祠不可得。闻公之子讲山君能克家难后，自毁不仕，未几，以忧瘁死冢。孙菖石过余苏门问序余，余钦公之人，固不待读其文；今读公之文，当益钦其人，盖人与文未可岐视也。周、程、张、朱之人，至今在，则其文至今在也。龙逢、比干之文，至今在，则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伪袭于一时，而言之所发，本乎志气，声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尝存今世之读先生之文者，亦第谓即先生之人而已矣。

为东渤师教演《楞严》序

张弘道

侧闻幽谷无私感之则响，洪钟何意叩之则鸣。是以龙树虚求，马鸣幽赞。盖欲离此岸而登彼岸，必须假有言以证无言。恭惟东渤师，业行淳修，理怀渊远。勿照而鉴穷沙界，忘机而功□劫尘。望素重于斗山，蹊自成于桃李。名驰梁□□檀国师浦城，幸迹于夷门封壤，忻联为梓里。仰如佛日，起于闻风。三里荒庄，十方僧院。苾徒云集，檀众星罗。薙草开林，置经行之室；崇基表刹，立禅讲之堂。人切北宗之皈依，日履南车之指点。师乃慈航广泛，锡杖飞来。挥玉麈以畅玄风，散天花而洒雨露。由渐及顿，自夏徂秋，缙素咸闻，筌蹄毕化。经转大佛顶法，演首《楞严》，闻教证心。离指识月，荫慈云于真际；火宅晨凉，耀慧日于康衢。重昏夜晓，使三十七品有天人师，并九十六魔无执谬之思。将

汴野即祇园大众，而会城如耆阁广传。群赖声闻，以参究菩提果证；恩同天亲，而矢报须弥山高。敬兹称贺，以飏言式。是荒文以为序。

刘叔子《穷愁集》序

吴彦芳

余发未燥，闻中牟先辈有张林宗者，年七十余，凡十五上公车不遇。余计林宗之先余生四十年，其举于乡也，亦先余举于乡四十年，及余甲戌至庚辰三赴南宫试，时林宗犹挟铁砚，走长安道，志不衰也，于是长安道上咸啧啧称为异人。既而闻林宗去牟，卜居于汴。汴之金堤决，城为沼，林宗没于黄流，手抱平生撰著，书数百卷，葬江鱼腹中。呜呼！林宗生慳一第，死不得窆一丘，闻者悲其志，悲其遇矣。今岁己亥，予拜命为牟邑长，因叹来也晚，邑无林宗其人矣。邑无林宗其人，或得有似林宗其人者，与之相朝夕征文考献，亦足有所裨益于政治。及抵牟，阖邑之荐绅来，顾问座上，见儿齿庞眉，衰衣博带，则图南刘先生也。余一见如对商彝周鼎，肃然起敬畏心。越数日，先生又出所著《穷愁集》相示，始知先生年登大耋，慕古先逸民抗志霞外，若箕山不知有尧，桃源不知有魏晋者。予因是复叹，牟自遭寇乱，人文凋谢已极，今乃于烽残灰劫余，犹得见先生灵光岿然，林宗虽不可作而老成之典刑如在也。惟是林宗文字瑰异陆离，故造物忌之，收之龙宫海藏。今先生之文字不啻希世奇珍，照乘之宝，久秘枕中，必夜生光怪，鬼神阍其室。恐有攫之而去者，亟宜寿诸枣梨公同好，以传不朽，庶其不为造物所忌乎。先生文章品行，一林宗也；垂老好学不倦，一林宗也。林宗为司农公仲子，先生为司寇公介弟，其家世亦互相颀颀。余今日于牟，虽未观林宗其人，思得似林宗其人者与之相朝夕，征文考献，为政治所裨益。舍先生，又谁属焉？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二 终

卷之三十三

艺文_五

记

唐

汴州东西水门记

韩愈

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命作东西水门。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三日癸未，大合乐，设水嬉，会监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罴之士，肃四方之宾客以落之。士女和会，阡郭溢郭。既卒事，其从事昌黎韩愈请纪成绩。其词曰：

维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为城，其不合者，诞置连锁于河，宁浮昼湛，舟不潜通。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泄，邑居弗宁，讹言屡腾。历载已来，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载，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噉噉，劫众阻兵，燿燿^[1]栗栗，若坠若覆。时维陇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单车来临，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肃弗厉，薰为大和。神应祥福，五谷穰熟。既庶而丰，人力有余。监军是咨，司马是谋。乃作水门，为邦之郭。以固风气，以闲寇偷。黄流浑浑，飞阁渠渠。因而饰之，非为观游。天子之武，维陇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维陇西公是宣。河之云云，源于昆仑。天子万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来者，知作之所始。

宋

钦奉堂记

祖无择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载也。四表面内，万方砥属。年谷屡登，瑞物山委。昆虫草木，罔不懋遂。徇东人之勤请，既告成于岱宗；因西土之望事，乃展礼于郟上。皆诣阙抗章者，五帝不得已而俞之。及齐辂启行，再宿而次于郑。千乘万骑，溢郭

[1] 燿燿，疑作“懋懋”。

填郭；俟后之民，共承相庆；欢声和气，雷动云浮；千里之途，壶浆襍糗；亦既瘞玉，翕受蕃釐；驾言还京，复兹驻蹕；赐酺一日，就见百年；旷代之仪，靡不毕讲。于是周览原隰，俯询风俗；爰摘睿藻，发为声诗；永怀先贤，申戒有位。圣人之作，岂徒然哉！烂若三辰之递明，铿若八音之合奏。昔汉武帝横著辞典，方之我朝，彼多惭德。迺臣建议，愿刊翠琰，以示方来。石取诸他山，成之不日；刻画稜婉，势含飞动；垂之千载，其不朽矣。先是立于便厅之南，虽覆以亭而制甚陋。历年滋久，风雨不庇。无择蒙恩补，外来长郑人。下车十旬，始谋迁置。得地于黄堂之背，度材面势，作为新堂。岿然其崇，穹然其深。轩窗门闼，一皆取称，且榜之曰“钦奉”。螯螭下土，如圭斯植，其亦庶乎尊帝王之制，耸郡国之观也。夫臣之事君，贵于不黷，愚者之虑，不在兹乎！谨用真书，识其岁月云尔。

咸平县丞厅酹醑记

张文潜

咸平五年，诏以陈留之通许镇为咸平县。先是章圣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许，筑宫以待幸。既为县，即以宫为令治所。主簿居中书府，而枢密府为尉舍。熙宁年始置丞，于是迁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酹醑，问之邑之老人，则为枢密府时所种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时大于其类，邑之酹醑皆出其下。盖其当时筑室种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丽可喜之物，是以独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宝以至于周，历岁数百，天下未尝无战。安史以来，藩镇四据，分裂攘夺，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仅止门阙之中。惟我艺祖、仁宗，受天休命，神武四达，于是断百年之蟠据，合历世之分裂；肆我章圣皇帝，诞承祖武，以无忘大功，宽赋薄征，四方无虞，休养滋息。如人之疾病蛊败，医者既已击，逐钩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后为之调利抚养，安居美食，以使之丰腴而坚强也。由是观之，自开元以来至于章圣，而天下之人如复见大治之全国。呜呼！亦可谓盛矣！于是封禅，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德意。八鸾之所经，六龙之所驻，是宜一草木、一瓦砾，皆当护守保藏，无敢弃坏，以无忘骏功成烈。酹醑之生当是时，盖尝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与夫旄头属车，皆为一时之物矣，可不爱哉！

明

张氏义田仓记

张卤

宋范文正公曰：“吴中吾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宗祖视之，则均是子孙。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宗祖来，积德百年而始发于吾，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颜以入家庙乎？”故置姑苏义庄，良田数千亩，以养群从之贫，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日米岁缣与嫁娶丧葬，皆贍给有数。卤每诵其言，思其所为，辄叹夫自秦汉以来，谱牒法废，其合族复古之义，犹幸于若人见之也。吾家自唐末始祖顺由东兖、恩州，西迁来豫，家于康丘，号康丘张氏，历五季。宋元及今，康丘城距

今仪封县治北三十三里，距小宋镇三里。当元末兵兴，旧业浸废，我高祖考大中公于此始创田。我曾祖考太仆公，受田百亩，及卤四世创辟，所艰苦经营，开始肇基之地。乃以是六百亩中耕敛所入，或租直所易，岁积谷二百斛于困，岁凶亦必别方取足。俾从子远孙积主之，凡宗族婚丧则取之给办。吾宗族之众，称雄豫土。恊思卤为举人时，则诸父在者十六人，诸母十八人；登进士时，则在犹强半；三十年来诸父之行，俱无一在；迨年兄弟丧逝者至四十三人，侄孙者十人皆无。期功与缌之亲中多近逝者，困于遭丧，先逝者权为槁葬；其诸婚嫁半不及时，乃约为凡婚者，谷五斛；嫁者，加婚之一；丧者，谷八斛；葬者，加丧之二。但五世厥例，惟均其积余之谷，另收别困以备。不拘五世婚丧与虽无婚丧，但年七十以上及年未七十以贫至不能举火者，则随时量事周之，不以例限。予自巡抚恒阳，归历辛癸甲乙，行之四年，既丧者、举权者、厝婚嫁，俱稍及时，輿情允协。今复明宗子之法，俾司此定例额田，永为遵守。夫卤，继祖之宗也，以继祖之宗而敢冒肩合族之任者，以吾家自入国朝计之积百十余年，而始大发于我祖考光禄公，于此欲为而未遑，我考中丞府君继之，方为而有待。在父祖相承卷卷之意，卤心识而耳熟焉，若干没而不以白者，不孝。自我高祖考于国初开始仕进，科名世沾一命。及我祖考历九命崇阶，以保世滋大。卤承其后，又上袭累世之余休登第，任官二十余年，亦尝叨跻九列，受国禄秩，宠灵不为不厚。在己既不能报效毫末，若又惟沾君禄以营私，不与宗族共之，而共竭其所以为报者，不忠。故因思古人有得此心，与事之同，即歆艳效法之云。不敢强附昔贤，但求自尽其心而各随其力之所可近。心尽则人无古今，力尽则事无大小。随缘依分，皆能自靖。以献于君亲，且俾吾家众。席先泽，则当思所以体亲心；享国恩，则当思所以酬上德。协义申情，神明昭鉴。夫不孝不忠，大罪也。心强附昔贤以务号招于世，卤为深愧义之所不敢出也。能使吾一家之众，既知思以体亲心，又能知酬上德，斯固家传忠孝之良图而犬马之至愿也。故卤敢于冒昧为之也。于是即悉决斯言，刻石以记。又附列所当相交敬慎修十事于后，以并勸族人。

郾城三瑞记

陆钱

成化甲辰冬，平度王君为令河南之郾城。明年乙巳秋七月，民魏泽、婺妇刘各以瓜之一蒂两实者来献。丙午夏五月，土人徐常、耆民翟金各以麦一茎两岐若五岐者来献。秋九月，民武得文、秦宽又各以谷之一茎两穗若六穗者来献。郾城父老以为昔所未睹，适兹王君莅政之始，嘉瑞叠见，咸归德焉，乃托其邑之贤而仕于朝者，刑部主事赵君进请文于石，以图不朽。予因赵君以咨王君所以致之者，赵君曰：“来者父老云：吾河南自壬寅迄甲辰，累岁大旱，民苦饥谨，而郾城为甚，食尽至啮草根、木皮以延旦暮，饿死者道路相枕。君至，问民疾苦，发廩赈之，民赖全活甚众。傍邑流丐闻风而来者，则又设法致粟，日煮粥以给之；死者为义冢埋之；胁从于贼者，招谕而原之；其梗化不率者，然后逮捕，悉治于法。由是境内之民，病者以起，困者以苏，萌乱者以戢，人民晏然。先是弥冬不雪，君祷于神。无何，大雪三日，民颇庆幸。然是邑岁种宿麦，虽欲播种，已逾时矣。君复以种春麦之法传教其民，民从之。比日至，麦果大熟。民诵之曰：‘是麦非天赐，王君

之赐也。’君又能躬行礼让，敦尚教本，尝躬诣孝子周勉致存问，请与乡饮。宋、丁二节妇者，每公祭胙必及之。由是乡人之观感而知节孝之足重焉。其他善政颇多，此特其概耳。”赵君述父老之言如此，予惟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天人辽远而其感通之机捷口影响，盖有的然而不可诬者，然适逢其会而偶得其名者，世亦有之。今一瑞于瓜，再瑞于麦，三瑞于谷，不于他邑而惟郾城是出，非适逢其会者矣。斯言也，述于其邑士大夫之口，非偶得其名者矣。登诸记载，以彰厥休，必有闻于来世且使唐叔之禾、鲁恭之麦，不独专美于前，夫岂不宜？君名颢，字希程，山东平度州人。领壬午乡荐，中乙榜，为魏县学教谕，善于其职。尝充浙江考试官，号为得人。今以考最，擢选是职，莅政未几，而嘉瑞之应如此，将来为政，盖未艾云。

重建留侯祠记

刘文会

往余壬辰冬奉命莅是邑。维是大祲之后，加以淫[潦]。学宫、殿庑、城郭、邮署间颓圯相望。既渐次修治，甫治，遇雨即仆，仆即治，盖留土泄卤善坏，类如此。未几，甲午邻境饥，转籴腾价，而吾民亦饥，当事者移檄安集之。余单骑遍历村落，一日，至城西南十里铁炉寨，见祠址壁立，莽苍极目。讯之父老，曰：“此汉留侯祠也。”余曰：“此留非下邳留，渠安得祠侯？”父老揖曰：“我等椎鲁不谙史，犹记宣、弘间，长者传言，黄河南下，漂泊一槎来，里儿偶获泥涂，不甚辨。久之，乃肖象也。背镌‘子房’字，因呼众往视之，为起祠，浹岁曠潦，祷焉辄应。不然，我等几立槁，侯恶得血食也。”余曰：“其然岂其然乎！夫留，古高阳乡，酈生嗜酒之里，而陈曲逆户牖邻封也。彼侯徂祖祀龙博浪处，非密迩渠邑哉。且焚籍灰烬，学者谬执迂牒以为符券，彼留安知非此留也。矧刘、项相拒，京索去此几舍，而食其弟，曲周、商洎、灌婴辈俱产此方，戎马倥偬。侯杖策而说沛公，又安知非此地也？河上流业有祠，此槎胡为乎来哉？第祠僻远，即治春秋奉蒸尝罔便，而侯又先朝王者吐哺师也，渠等于礼亦不得祠。盍移城东郭隅？”父老曰：“诺！我侪小人，自闻使君谕，始知留之有侯，而曩之祀侯，僭也。”余遂量材鳩工，甃砖采石，建堂三楹，门牖俎豆，既备既饰，外为大门，冠以石扁，颇称輿望。是役也，经营于二月初五，落成于三月二十。事竣，率官师弟子员，洁牲醴制，嘏辞以告侯。而仍以移建始末，勒之贞珉，令后之好古者览焉。

谭公北渠记

张宁

吾襄之租赋，甲于邻邑而强半仰给，东南乃其地，土阔而处卑，势若仰釜。西南压于柏宁，其西又为葛岭所逼，每遇秋淫，两冈之水凭高而下。又西仰大河，汝水泛决，冲突其中，中不能受，四溢而为民害，则旷土尽为浩渺，三五村落几为湍矣。是以居是土者，每苦其泻卤难耕，田既无所获而逋赋年积，遂荷担而去者，岁无虚月。我邑侯谭公，褰帷之初，即询民之疾苦；而被水害者，如李士论、黄书、崔竹等，又为之言。公乃据骑往阅之，乃曰：“水之所以不能流毒者，唯其吐纳两无碍也。兹诚瓠窞地，仰受既多，而不能疏一窍以归其余，即大海无尾闾，则中国为壑矣。矧兹地形环而阔，色泽而膏，易于飭力

以长地材，奈何令食土之毛者，竟不得秉耜以殖，甘作他乡之旅魂也。而督逋者又后先不少假，是速之去矣。吾其有以图之。”于是委乡耆方汝文暨义官刘尚礼以任是役。汝文曩尝输积凿渠以泄蓄潦，试有往效。尚礼敏给多干材且居邻此土。又俾李士论等五十余家以分其事为之，面形势之迂纾，酌道里之远迩，计徒佣之多寡，量时日之久近，勾役于滨渠之民，计工于殷积之家。以牛课工，每牛二则工一日，每工一则给以官糈升之半。工不滥逮，民不输费。乃自两冈之东析为二渠，其南渠则蜿蜒十九里，厥工蚤竣。兹北渠缘有马濫、柳沟二渠，久阙，漫不可沿，乃摹想其势而疏之。又凿小渠二以纳支流，俾并归而东入于临颍之渚水。总计从长万一千三百四十丈，衡阔丈之三尺，深较衡减三之一，拟南渠工倍差焉。渠成而行旅者，几成断塹，又广制桥梁，修圯者九，创甃者三。今迄就绪，时仅阅月。需不逾三百缗，费少功多，时促致远。岂地之升沉有时，而祛弊锄苗之绩良有待欤？即今夏旱甚，甫入秋，淫雨浹旬，兹地兹渠，波流而逝者如驶，即濡发涂体之民，若就埠土而壅堰之隅，随获布种，此非其明效欤？则邺水万金，信非异人任也。自是则逃移者，复芜秽者，垦公家之租税亦易。易举其流泽，固可量哉，然人心多旦夕偷安之念，原隰无百年不废之功，且陵谷易于变迁，何言沟洫哉！此善作善成两相资借，倘旋淤旋疏，则事半功倍，而此迹当久久不堙，此盖任事者与纪事者，意也不然。邑侯之治行高等，未易述，则亦安用此一片石为哉？公山东莱芜人，举庚戌进士，号笠石，讳性教。

癸丑保障记

关绅

扶沟郊圻平衍，戎马所必经之地。盖自国朝以来，不知几戒严矣。乃孤城被围若累卵而仅存者，前则霸寇，今柘寇御。霸寇者，涿鹿王公，先达罗宪使纪其事矣。御柘寇者，江陵钱公，公不习兵革，闻警，漫不为意。时柘寇师尚诏业已袭破归德军，屠鹿邑，转掠太康且将达扶之境，蠱气甚恶。何孝廉条上城守四十七策，且备述其屠戮状，公疑信半也。惠民河，去邑东三里，策有断桥，设游兵河上，使贼不得薄城。公断桥不设守，贼至，果阻河，驱土人成桥始济。以此得间，稍稍为备。八月初十日晡时，达城下，结垒东郭外，缚所掳掠人，谕城上祸福，寻斩之。公方兀坐城头，攒眉赋诗，孝廉拉以觚贼，公褫魄仆地，面色如堵。孝廉强起之，犹战栗不前，口期期欲亡去。孝廉曰：“去将安之？有死守已耳。”孝廉遂誓众曰：“邑中生齿数万系命此城，孰无身家，孰敢自爱其死？”众唯唯听命。寇初以游骑揉四围，时诡言某处已先登矣，用以摇荡我士心。孝廉为令，牖语如曰“某处无事”，瞬息相闻，又设伏城堑中，伺隙突出奋击之。歼其二魁：一为伪指挥张相，一为刮地风。贼转益怒甚，并力击我东门，至无遗力，拥田车堙堑。孝廉令束刍灌膏，焚以投车。车焚已，又斩大木约版，驱虏掠人背负反走，以薄城门。其酋首执长矛刺腹，城上运矢石如雨，终不少却。相持自酉入夜以至月落，矢石竭，取屋瓦以继一时。分督诸士多归恤其家，独孝廉屹然立矢石间，左挥右顾，应变如响。人情汹汹，托孝廉以为命。寇且困乏食，退自敛戢。孝廉曰：“贼驻沮洳场，不习其险，乘黑夜击之，可以得志。”于是戒敢死士百余，授以方略。将缒城，贼亦宣言，斫湿木为桴桥，伐树作丁丁声。固量吾为劫垒也，已潜师去之矣。孝廉复欲要归路，使无得脱。公怖甚，劝止之，第

曰“穷寇勿追”云尔。是役也，绅尝持鞭弭从事，故得悉之目睹者。于时，邑父老皆曰：“贼众半霸寇，而惨毒凶悍不啻过之。且婴城设守，出自令长者，其势便而从旁强挽之，其势难。孝廉不握寸符，奋臂姻党间，左右惟所擘画。邑父母委心孝廉，惟计是从，不疑其逼，不议其僭，卒能保孤城于累卵，此功岂谓出涿鹿下哉！”钱公讳仕，甲辰进士。何孝廉讳岑，庚子亚魁，其后仕畿内，称循吏云。

扶沟王邑侯保障记

罗玘

高皇帝以神武开基，拓帝王未有之土宇，列圣丕承，益勤明德，垂百四十余年，民不识兵。乃正德五年，逆瑾窃柄，浊乱海宇，文霸丑类乘间窃发，屠城坑邑，幽、冀骚然。天子赫然震怒，命将出师，敕天下严城勒兵，以防奔逸。时河南郡县恃淇河天险，多事因循，独我扶沟王侯毅然作，曰：“乌合小丑敢横行河朔者，有司无备故耳。”实墉实壘，实资保障，则为之筑高浚深三倍往昔，楼加重檐，梁设机械。市民登陴以守，什伍相联；乡民受甲者，分队游击，首尾相应。然后申之以亲上死长之义，士皆奋臂思效，地利人和，可恃以无恐。是年五月，余以内台出守濠梁，道经桑梓，心甚壮之，遂以妻子留家。至九月，丑类一枝由北洋窃渡，陷我虹县，劫我灵璧，渐逼我濠梁。余请官军丁壮延守渦、淮，分截要害。贼知我有备，乃趋蒙，乱渦，戕太和，覆沈丘，遂入我河南。余内惧，走书于扶，促弟子携家趋汴以避之。侯闻愕然，速学博吴君大田辈议之曰：“罗公以眷属留家，谓扶可守也。今舍我去，贼势必大猖獗，所不同心努力以蕲^[1]保全，如国法何？”南门、东门敕吴君守之，郭君卓伦北门，王君绮西门，侯居中四应。越明年二月，贼果过汝宁，袭上蔡，芟项城，掠西华，遂寇我扶沟，攻围三日夜。侯乃督励守御，随贼所犯，指授方略，矢石所击，鲜不辄中。贼仆之势大折，遂解围，宵遁，破鄢陵而走巩、洛。侯又虑人情乘胜懈，不为备，又进邑人而告之曰：“贼之所过郡县，辄如拉朽。独吾扶奚翹无虞，且大挫其锋，势穷东归必甘心于我。但保守之具，犹多疏失，为今之计必大加修饬，乃克永济。”民翕然用命。于是翼以重楼，环以外隍，四隅置楼以备瞭望，设窝铺四周，为守者番休。层城重堑，俨乎天关，金戈铁马，屹然重镇。至三月，贼果由钧阳而来，阨我扶戒严，遂抄许、襄而南，一邑生灵终得保全。厥功懋哉！初逆寇之将及也，公执城役未毕，当道有暱公者，虑弹丸之不可守，檄公入行省治兵，以他佐领摄县事。公曰：“吾受命为邑，责当死事。去则邑谁与守？”于是却摄者毋来，一意为缮治计，甫三堞未完，贼已薄城下矣。此其志与睢阳婴守何以异？而卒至保全则又无前之绩也。公讳廷华，字彦实，其先通州人。大父以战功拜涿鹿指挥使，族属因家于涿。公起明经，为辉邑博士，以异等擢扶沟令云。

中牟乡贤祠题名记

周吉

是碑也，为拙轩王公郊登飨乡贤，乃并因昔贤在祠之名而立也。夫一王公之祠也，胡

[1] 蕲，古同“祈”，祈求。

为乎并昔贤而题之也？盖昔贤之名不题，则王公之美不彰；王公之美不彰，则昔贤之名不传。因王公配飨之始，而兼名昔祠之贤，前有所传，后有所彰，是固时数之有待，抑亦风化之有励矣。昔祠之贤为谁，曰楚司马田基也，则以临炊鼎而不与佛肸叛，祠焉。曰秦彻侯石中美也，则以刚鲠而不迎秦王悦，祠焉。曰汉侍中王方也，则以贤良方正，被鲁公之荐而祠焉。曰魏成侯任峻也，则以克饶军国，成枣祗之策而祠焉。不有西晋侍郎潘岳乎，祠之非以才名冠世，桃李河阳哉。不有五代义士李冠乎，祠之非以勇克逆贼，安堵万胜哉。不有宋员外郎李师德乎，祠之非以明敏好学，见美于刘贇哉。在大元也，不有兵部尚书张珪显忠、校尉朱信、处士蔡郁乎。珪以条陈八事而祠；信以威望四路而祠；郁也行佣供亲，色养不怠，耘田带经，累召不进，祠其宜哉。在国朝非耆民于宁耶，请代母病，试尝母羹，既嘉奖于陈宪副选，复敬重于李中丞行，其祠也，岂过情欤。自是而降，寥寥百余年，人无祠之，而拙轩公始与，则何所以也？盖毁誉出于爱憎，爱憎出于势分。故卑以牧取容，交以厚甘诬。取容则夸，甘厚则侈。夸则失实，侈则过有。斯二者，将何采焉？惟学校者，势分之所不及，爱憎之所不夺也。势分之不及，故其言公；爱憎之不夺，故其称信。今观学校士论之公举拙轩公也，皆说其实，道其有，乌有所谓夸诬者邪。而况拙轩公归老矣，又无有当今所谓之势分也。则夫爱而誉之于祠，岂取容甘厚者哉！然则是碑之树，使后进之士快睹景仰，知先达之可学，指而追之曰：某也孝，吾事亲之则也；某也忠，吾事君之则也；某也廉，某也义，吾临官临财之则也。孔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斯乡祠之贤，不可谓不有也。苟不取之以自成其德，则斯碑也，徒为居幽，而斯碑也，只为镇石焉尔矣。有志于则象前修者，勛之。若夫拙轩公，家世履历已悉诸志，与夫乡士大夫之所以公举，庠邑之所以呈允，而飨祀之文移案牒。谨刻诸碑阴，用垂不朽云。

复修河防记

曹亨

项城为开封属邑，僻在陈、蔡之间，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城西北有黄河故道，上沿朱仙镇，汇古汝水入境，经南顿、新桥，下达颍州，入于淮。城西南有虹河，源出西平，逾上蔡入境，通韩刘桥、吴四桥，下达新蔡，汇汝河，亦入于淮。中间支河则为包、为虹、为沙，上联商水邓澄口，趋广阳坡，汇为三岔口，亦达沈丘大河。而五河者，实项之大襟带云。古之人毕力沟洫，因势就便，导水归河，蓄泄有备，虽土疏不必其灌溉之利，而涝则不致淹没。良法固有不可改者，历久堙淤，小民无远识，时或平塍为田，或曲防取鱼，迨水至，则泛滥逆行，而釜灶陆沉，官民长慨，始议所以修复之者矣。先是戚侯衮、魏侯勋亦尝咨访大略，有志而未之逮。隆庆辛未，贾侯来知县事，志切安民，周爰咨度，备闻水患之故，思为预防，于是申白上官，报曰可。乃动大众循阡陌，顺水之性而利导之。北自广阳坡，寻旧迹，开支河四十余里，导阎家坡、范亭坡之水汇支河以归于黄河故道。南自清净坡、郜家坡，开新渠五十余里，导韩刘、吴四桥之水以归于虹。视水势之缓急以定河渠之广狭，不妨民事，不费民财，役民如子，而民之趋役若归矣。经始于辛未二月，工成于壬申十月。诸渠绎络，水患既祛，犹虑百川灌河而岸将善崩也，为之筑堤三

十余里，其保障之功顾不伟。与邑人致仕官邓纠、弟子员娄绍等，持举人阎子廷梓，具状求予文。予惟守令之职务在安民，择可劳而劳之，则所以利民者，深且久。粤汉召信臣治南阳，行视水田，开沟渠，民享其利；后杜诗继之，因而广拓田土，郡遂殷足。故当时有“召父杜母”之称。今贾侯为民兴利，功略相仿，不有所纪，则后来者不知作者之故。即有召杜之志，抑何述焉。余特为之书，以识不忘云。侯名明远，字惟精，号文材，山西汾州人。以乡进士授今职，诸所设施皆善政，兹不得概书焉。

薛文清祠堂记

许赞

道贯三才，而天之运、地之气、人之灵必数相符合，时相适值，而后圣贤生焉。人者，天地之心也，圣贤又心之最灵而粹者也，此圣贤以为大也。河津薛文清先生，巍然为明时真儒，而天下信之，岂无故哉！先生负纯正高洁之资，怀博浩精邃之学，持勇往必前之志，是以出处光明，建立俊伟，信道笃义，壮老不渝，死生以之。至于所著《读书录》，尊祖五经，出入濂、洛、关、闽诸家，表章发挥，不止数十万言，屹为一代儒家宗旨。丰城杨侍郎濂奏为本朝儒书，无先于此。陕州张给事九功奏为立德立言，无愧董仲舒、吴澄，诚不易之言也。公之生谓非三才之会而乘时独出者乎！嘉靖壬午，今皇上即位之初，臣赞以布政司参政具奏崇真儒以隆治道事，请以文清从祀孔子庙庭，至嘉靖十九年，皇上焕发纶音，令翰林诸学士从臣各上疏以议。疏凡数十通，皆备极称崇德祀文庙，多准赞疏。皇上深致嘉尚，以待懋举。今乃河南鄢陵县立祠以祀先生。鄢何祀？盖先生之尊府君贞，仕鄢陵为教谕。永乐庚子，遵时例，以先生应河南乡贡，即举解元。辛丑登进士，第有司立坊于鄢，以表宅里。是先生之涵养造就，在河南为久而雅范懿泽广被，深溉于远近者，从可知矣。其祀允宜。是举也，邑人给事中文冈陈棐，实始其谋，其札于巡抚秦安胡公、与姚魏公，悉兴感慕，令有司建祠以永祀事。知县汝颐经营未就去，继尹者进士金陵张祥画理周详，邑之人士及工役罔不踊跃宣劳。祠成，陈子复备疏，请于圣明，欲大加表章。下礼部议，令守臣将原造祠宇再加光飭，春秋致祭，建坊新之，则是祠肃然为敕建之所，而圣天子崇儒重道之典，炳焕于中土矣。至是，陈子暨先生乡人给事中许君天伦，征文于赞，以纪始末。赞惟河津在平阳蒲坂安邑之会，先生秉地秀而乃发祥于中州关、洛之界，至今鄢、郑间人于先生喜谈乐道，一如乡人。鄢人登进士者，自先生始，迄今甲第十余人。尚书张公睿、刘公璟，翰林杜公懋，大理丞魏公璋，行人张公弼，都御史魏公讷、刘公仞，藩参陈公溥及令嗣给事君棐也。甲科相望，人贤懋作，岂非因先生而私淑者乎。都宪刘公尝摘先生之录，刻于家塾，心识之。藩参陈公仕三晋，搜辑先生遗书独多，而向往有加。今文冈为先生建白如此，可谓孝承先训，忠告嘉猷矣。呜呼！先生道义纯粹类程明道，涵养正大类魏了翁，刚毅不回类刘元城。自今观之，高高巍巍，洛水泱泱，三吴取鹤山之胜迹，岭南标铁〔汉〕之高栖。景行先哲，今古同心。泰山北斗，具日共瞻。北望尧、舜、禹三圣都会之境，斯道本原之地。中条、河汾间，先生之阙里在焉，与中州是祠可谓常存不朽者矣。兹役也，祠堂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列为厨库；前堂三间，两厢亦如之，为生儒习之业所。重门周垣，罔不整洁；丹黝金碧，焕然蔚然。义得并记云。

惠民局记

李濂

嘉靖庚申春二月，开封郡守衍斋周公立惠民药局于天汉桥之上。工既定，乃享祀岐扁、太仓以来诸医师而落之。其寮属金谓：公举久废之政以利民，宜纪其事于贞石，以垂示久远。乃问记于濂，记曰：

开封旧有惠民药局，肇建于洪武甲子至成化弘治间。每岁取济源县香钱若干，置办药品，施济穷民，法至善也。后改为臬司公署，而局遂废，药亦不复施，久无议举之者。自公之下车也，适大水为虐，民病滋甚，而城中积水横溢，淹没民庐，至不可以居。公相度地势，乃得其故，盖汴河贯于城之中，比岁湮塞，水无所泄。公下令开浚之，水得通流，而天汉桥飞虹百尺，雄跨汴河之上，实为一方胜概。桥之东旧有河神庙，狭隘湫陋，靡堪妥灵。公仍故处改建神庙三楹，丹碧黝垩，焕然一新。乃于桥之西肇建惠民药局，而高广与庙埒云。公复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餽廩者，岁可得白金若干，置办药品，足供一年之需，而济源县之香钱弗之取也。爰命医官杨孟贤等典其事，日施砭剂以济贫民之病者。议既定，乃白其事于巡抚大中丞临溪张公、巡按侍御月岩孙公暨藩臬诸公，咸嘉允之。抑是局也，路当通衢，民往来络绎弗绝。凡抱病而至者咸集棚外，而内科、外科各司其专业，诊脉叩原，对症投药，疾者、疡者皆有所赖，坐使四境之民咸登于寿域，公之阴德及于斯民者可胜计哉！按《周礼》“病医^[1]掌养万民之病，病四时皆有疠疾”，而疾医领之，今内科之所司者是已。疡医掌肿、溃、疡，金疡折伤祝药副杀之剂，今外科之所司者是已。司救岁时有天惠民病，则以节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今之施药以救贫病者是已。我皇上子惠困穷，仁恩洽于四海，辇毂之下，累岁施药，普济群生，天下臣民倾心爱戴，公仰承德意，施药于郡中。然穷檐鄙屋之下，荒村僻壤之氓多有疾病缠萦，卧于床蓐，或竟夕呻吟，或经旬痛楚，欲求医药，苦乏购资。一闻施药之令，咸扶掖而起，迤迤而来，望州桥而引领，怀药裹以言旋，莫不感荷皇仁，讴吟善政，欢忻鼓舞于道路之间者，盖千万其人也。昔范文正公自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志盖欲济人利物云尔。公受命领郡，纲纪一方，有相之责矣，施药活人效医之能矣。一民疾病，则曰“我病之也”；一民夭札，则曰“我毙之也”。不亟起之，何以子之；不亟瘳之，何以休之。心禹稷忧世之心而广岐扁回生之术，良相、良医兼而有之矣。程伯子曰“若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公之谓也。公嘉绩著闻，超迁伊迳，尚赖后之君子谨视而修举之，则阖郡生民之利宁有穷乎！公名爻，字易夫，蜀之宜宾县人，甲辰进士。祥符县知县王堂全立石。

徐氏义田记

杨凤

说者曰：自宗法废而后有义田，或谓义田之不如宗法公且遍也。诎不知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独存也久矣。然而天下之倡义田予族者，盖自宋之范文正公始，厥后此举寡

[1] 病医，当作“疾医”。

闻。或者食人者忘为德，而食于人者忘德人，其弊令食人者倦于施予，而食于人者忘其劝睦也。诂意义田之举复见于今日乎？吾杞人民鳞次，风俗醇厚，而家无余粟。挽^[1]近来纷华靡丽之事，家习而户行，且也乏范蠡计然之策，孑孑然只知荷耒叱犍，胼胝拮据，东作西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家徒四壁者，如林如藪。会万历十五年黄河泛涨，洪流决滂，杞中森然一水国，而禾稼尽淹没无形，家无担石之储，人有枵腹之忧，甚至吞草根、咽树皮以延残喘，而饥夫业已与黄泉隔壤矣。未几，而疫疠流行，菜色者曷以胜天灾，骸骨盈野，累累相望。吾杞徐氏先侍御云皋公曰：“吾贵为御史，既受君之廩禄，得日进饭饘粥以无虞，奈何令期功之戚日啼饥乎！”见族中死者枕籍，又愀然忆曰：“吾贵为御史，当封其阡，高视南阳。奈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赢赙乎？是吾之罪也夫。”于是遍告诸族党曰：“饥者，我糜；死者，我瘞；乏者，我周。”此云皋公之甚盛心也。奈之何有济者，有未沾其济者，云皋公又扼腕曰：“嗟嗟！吾欲行仁而不能博，其何策哉！”计置义田以为赈族费，言未行，而云皋公倏弃世，此举几坠。有子侍御仁宇公心聆尊人之遗言而未敢忘也。会延堪輿迎其尊人归窆窆，卜吉地于本邑凤凰台郭家冈以厝其柩，中则建之享堂，以妥其灵。是日，仁宇公再拜泣下，曰：“某曾聆先君子之遗言，志欲置义田以振族。奈何先君子既逝，而继志述事之责，某将谁委？不然其秉郁鬯于先子楹坵之间，澳然有余涩已。”于是因营其尊人之墓，捐金六百余两，扩田亩得六顷三十亩，除坟墓、享堂、道路二十八亩外，尚有田六顷，许主人尽输之于族，号曰“义田”。每岁课资可得一百二十金，一年之间应纳征费禴祭者已去二十金，又封二十金以为修理，用余八十金以养济群族之不足。族有里役称累者，岁助六金。妇有苦节不再醮者，稽其家道之丰啬，则月给三钱，以助终岁之饗殮；稍丰则岁给一金以为衣帕，见优厚之意。他如嫠老无嗣、贫无倚籍者，亦以月计供之如贫寡妇例焉。至于婚嫁死葬，亦讯其家之殷否，以为助之隆杀。贫则男助三金以为婚，女助一金以为嫁。葬则助其二金，若稍殷者则杀半矣。假令无事可费，义余尚存，则日积月累贮之为救荒计，仍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其出纳，输田者不得而举焉。虽亿万世子、若孙靡敢轻易其则，虽一壤之土有轻动者，辄以官府治之。呜呼！仁宇公此举岂渺小哉！予观今之拖绅纒紫，纨绔贵介之夫，持梁齿肥，鲜衣怒马，拥舆盖，盛驺从，高楼广厦，雕镂绉锦，藏获罗列，艳舞娇歌，止乎一己而不顾其他，甚至子侄、兄弟有操壶瓢以为沟中殍者，视之若秦越人之肥瘠然，略不介意。而仁宇公独留意宗族，俾徐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老有终、幼有养，男女嫁娶、凶葬皆有贍。嗟嗟仁宇公，仁人哉！公乃又不自德，曰：“吾父志，某不过继之已耳。”余曰：“公诂不闻《诗》乎？《诗》曰‘孝子不匮，永锡祚胤’^[2]，公岂唯仁人，亦其孝子也。”公父子同官侍御，其奇勋伟绩未易更仆数，俟采风者，自有定论。余不珍咳唾为公义田之举，喜而记之。

[1] 挽，古同“晚”，后来的。

[2] 《诗·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此二句为作者混淆。

重修名宦祠记

李戴

名宦祠为名公宦游吾延者祀也，旧与乡贤祠并建戟门左右，年久渐圯，乡贤后裔输贲为修其祠。县尹刘公睹名宦则慨然曰：“此有司事也。”遂捐工修之，既竣事，命予为记。予稽祀典，凡有功德于民者，祀之。名宦所祀诸公，非皆有功德于吾延者乎？《诗》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官斯土者，原有父母斯民之任。故民之被其德者，去而思，歿而祀，亦犹子孙之祀其父母、祖父母，不能谖也。爰稽吾延，溯自上古，其为民父母者，不知其若干人矣，而祀于祠者，则无几。盖心思运于一人，而德泽及于百姓，功德被于一时，而祀典垂于奕世，上有是施而下有是报，其理固然。向使为民父母者，以传舍视官，以秦越视百姓，鹰鹯其政令，而渔猎其脂膏，纵可革面，岂能格心？在任且侧目，而去后奚崇祀也。后之官斯土者，观其祠，思其人，将必惕然省曰：“予今日所握之符，诸名公之符也；所莅之政，诸名公之政也；所绥约之民，三代直道之民也。”彼以一人之施，而获百里之子孙；以五载之拮据，而博百千禩之俎豆，其视自私自利，润囊橐为子孙计者，真霄壤悬矣。则斯祠也，固所以报前功，不亦可以垂后范乎！刘公，岂弟君子也，惟有鸾凤之誉，乃于兹祠而锐意修葺者，又可以觐景行之思矣。因其请记，遂笔之石，俾为父母斯民者观。

役支记

王惟俭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穷四海之物力，争胜于冯夷，如吾世之烦费者也；亦未有总一省之征缮，责办于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无论往岁，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征求，私室之所饷输，几当县官岁入之半，而悠悠之论尚有异同乎？何容易也。昔宣房之筑也，下淇园之竹以为榘，故李武^[1]歌之，谓“蹇长菱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彼其薪菱，即今所赋之梢草也。当是时，河决瓠子。瓠子，今开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遥矣。天子亲沉嘉玉、良马，公卿从官躬负土薪，可谓焦劳矣，而材仅取故有，尚不能督之于一郡一邑也。无乃以事之难卒致而役之，难独累乎。奈之何今以八郡六十余万之梢草而独办之都会之一邑耶？邑故额六万，今十倍之矣。甚矣哉，变法之误也。始尝试于万一之有利，旋隐忍于利害之不偿，而终以大害贻之后人也。盖始之射利者，贾征逐之资，操畚者，赖缓急之便，若微见其利，未几岁匪恒稔，弊渐旁滋，即变法之人未转毂而已立睹其害矣，而业自误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赋有额，物直益涌，支纳丛奸，监守重累，中人之资役不毕岁而家徒四壁立焉。数十年来，苦累萧索不知几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渊壑虎狼之不可向迓，而官府之请谒，里胥之追呼，亦不胜其扰焉。会我邦君，有慨往谬，因力陈其不支之状，而当事者亦重念之。累议累驳，累减文移之往来，上下之参订，凡七有阅月，而始竟其说以通融之。于滨河之州县，因地之腴瘠，酌数之多寡，西达陕、虢，东尽梁、宋，赋凡四十余邑，而兹邑梢草之存者止三万矣。以故额论，

[1] 李武，当作“孝武”。

则以十年敌一年之役；以今额论，则以二十年敌一年之役，自是而兹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区也，力饶而易举，地迳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会也，轮蹄之辐凑，百凡仰给焉。悉索敝赋不克是惧，而可复以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陕，折而东北，委蛇河洛之郊，崩腾怀、卫之墟，啮蚀几邑，荡析几郡，岂其兹邑之独虞也者？独怪守土者据城府之见，分畛域之私，以致初议之艰也，吁亦不怨矣。不佞因是而叹，复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溯变法之日，垂十余年耳，而遗老之口不得要领，故牒之稽复归磨灭，岂其放轶以至于斯？无乃疆场既殊，肝肠自易，而遂不欲出之以为证耶？更数十年后何所底止也。且今之法亦稍稍非旧也，旧取给于诸郡，今取给于滨河，有如异日者。复更其说，则一邑之孤，乌能胜多口之器乎？故邑中士庶佥议，欲永其事，且以当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树贞珉于邑之侧，不佞以是役也。始事之误，流祸十载，此其义在《柔桑》之三章，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者，非耶？今兹之减民若更生，此其义在《大东》之章，所谓“哀我憯人，亦可息也”者，非耶？然自当事之轸恤，暨我邦君极议而卒成之也，议岂舍乎？此其义在《洞酌》之三章，所谓“岂弟君子，民之攸暨”者，非耶？邦君为王讳复兴，究之郢城人，善政具在輿诵，而兹特其一云。

修西肥寨城守记

秦梦熊

杞邑之东北半舍许，有西肥镇，相传为汉高帝驻蹕之所。伍老人以肥羊进，伍肥之名，直沿至今，独西肥为独著。其地北枕黄河故道，西有小河，则奉旨挑浚以分泄河流者。余先世徙自晋之洪洞，因家焉，七传及余，始得通籍，熹宗朝以避珰焰终养。值今上之乙亥，陕寇流毒，弥漫中原，人心风鹤。大儿景佐邑侯捍御，余以邑侯命还里中，抚慰安辑，携季子升与俱。时未城也。忽寇拾余骑直趋镇之东南隅，升率庄客十余人，单骑引弓，持矢以待。贼冲突数四，竟不敢近，由他道之杞去，一镇中赖以全。邑侯闻而壮之，乃练乡勇，为聚众保乡村计。会朝廷下坚壁之令，邑侯思捐俸劝筑，升谋于邑侯，愿举吾家所有以从事。余乃倾所储粟二千石，度地鸠工，量版筑而授食，全活河朔流遗数千口。创始于丁丑冬至，戊寅夏始告竣。邑侯扁其额曰“伍肥岳镇”，南门曰“迎卫”，北门曰“拱障”。周回二里余，其城基所坐，出自乡邻者，余皆以他壤偿之。远近村落，扶挟僦居者，不下万家，充斥无隙地。邑侯嘉升儿胆略，举杞邑北半壁守卫之方悉以属之，兼令训饬寨中丁壮，以备邑城犄角。爰聚众而誓曰：“吾寨为杞保障，西接汴，东临睢，南北通河于兰仪。诸邑咽喉，吾家竭财而筑之，吾家竭力而守之。况重以邑侯之命，有城无兵众，与无城同；有众无器械约束，与无众同。”众皆欢呼曰唯命。队伍严整，邑侯每申奖谕，适西商载大炮二十尊并扶郎击百子銃游江淮，乃以百余金留之。邑侯又分炮手数人，教习施放，种种如法尔。时袁时中、一条龙各拥贼党数万，焚掠及杞境，气吞西肥寨，谓攻击可旦夕下。升告邑侯曰：“西肥不守，杞之忧也。升请身当一面。”遂于暮夜入寨，以彩衣佣缝作旗，遍布城头。夜则出众，潜劫其营，贼弗安枕，且疑郡兵之至。相持捌日而去，过杞亦不敢停，以西肥在其后也。祥、兰接界，伏莽成群，几千余众，畏西肥之覆其巢穴，宣言于城下，愿就升招抚，白诸邑侯。邑侯许之，立其渠魁为练长，有不悛者，伊

自行戮。行旅无梗，寇不滋蔓，皆邑侯专责重任之力哉。辛巳春，寨人欲寿之石，求记于邑侯。邑侯曰：“寨之兴且守，秦氏之本末也。自为记之，庶乎得详焉。”是以约略述之，不敢饰辞，以取罪乡评云。

洎水两捷记

李在公

洎于勒石者，何纪战功也。战功何为勒石，志战胜之奇也。燕山铭其巅^[1]，铜柱标其名^[2]，长狄识其子，胜虽不同，其功一也。曷为以奇言也？洎水两捷，不戮一人，人力不至于此，于是乎奇也。予治葛三年，戎服莅事。与二三君子，日在秣伟韦跗注中，缮甲兵，竣陴守，楼櫓相望，飞阁流丹，亦曰分明天子南顾之忧耳。乙亥孟春，流氛横驰，人无战色，士有斗志，已而乌声乐贼其遁矣。仲秋念^[3]五，贼恃其众，饮马洎水，羽旄拂电，黄雾四塞。予令乡勇乘其半渡，击之，斩获十一级，内有识天王字一颗。寇众少却，鸣金不伤一人。诘朝复战，余同典史倪拱宸、举人孟良屏、生员张范孔等，手发数炮，应声磔死者数十人。复令家丁李守等，鼓励内兵贾世威等，督率乡勇鏖战。自巳至未，斩获六十四级，夺马骡千馀，褫旗一面，上书“飞走南京，复至河南”八字。贼遂溃窜，鸣金复不伤一人。予既实录战功，达之当事，复详铨功次，鳞集戎堂。战士见余曰：“子之力也夫。”曰：“公之训也，众君子之劳也，百姓之福也，何力之有焉。”众君子见余，劳之如战士曰：“公之训也，二三子之武也，何力之有焉。”合力御侮，成功不居。或制胜在戍楼，或力拘在原野。要非河伯有灵，不及此。因为之鼎立崇祀，所以云报也。士民歌曰：“明公荫我，德水滌洄，餐此朝食，于彼雁堆。”余闻之曰：“是可志战胜之奇，不失其处矣。”

郾城瑞象记

李九标

崇祯丁丑，公宰郾之三年也，治成宽和，俗登德礼，一时民物安阜，天地效灵。有豕怀象于县治之东，大耳长鼻，形壮宛然。邑父老以为异，欲镌石以志不朽。余以凡物之生，必有故。故者，所以致之之谓也。昔龙解角以召瑞，麟吐书以章奇，祯符至而凤献九苞，府嘉集而鹿成五色；又如虎避神君、蝗远德政，以暨露醴、星华、云芝、朱卉皆成。则形必有象，斯征者也。象大荒兽也，肉备百兽，胆不附肝，分配十二辰，盖气得天地之全有，与时偕行之义，大《易》籍以立象，取其垂象以示人意也。天之所示，以应人事之实，若桴鼓然，试即公之实效于郾者而象可知矣。方其来莅也，首端士行，日为磨砺陶镛计而一科四俊，并饬天衢，崇文有象矣。筑凿城池，整饬武备，练丁壮，严保甲，能令流

[1] 燕山铭其巅，东汉窦宪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时，班固所撰的《封燕然山铭》。亦泛指歌颂边功的文字。

[2] 铜柱标其名，即马援铜柱，东汉马援征服交趾，立铜柱以为汉南边疆界的标志。后因以“马援铜柱”“马援柱”“马柱”为典实。

[3] 念，通“廿”。

氛闻风而远遁，土寇授首以灭迹，纬武有象矣。课农桑则务垦荒芜，招流移而泽先孤独，象已见于勤民。供用惟正则留有余，催科惟时则宽不足，象且见于苏困。设粥厂以食饥民，立药局以疗疾病，象复见于周急。公平市价，清理仓库，剔蠹之象也；优恤驿递，调停解纳，拔苦之象也；禁火耗，除私帮，厘蔽惩奸，革故之象也；修学宫，葺神祠，兴废举坠，鼎新之象也；申论乡约，旌奖节孝，彰善之象也；除抑豪横，驱逐狐鼠，瘴恶之象也；宽宥迫胁，昭雪冤盘，恩及圜扉，哀矜之象也；惻然俭约帅属，肃清吏役，屏绝賂缓，廉洁之象也；冽然雨旸应祷，蝗不为害，侵不为灾，参赞之象也；浩然至于归乎极，忘其力出作入息，不识不知，上下同流之象；又漠然所谓诚乎此，应乎彼，感乎已，发乎物，故天以象示之也，不其与古龙虎、凤麟、云物之瑞同珍于宇宙间哉！然《易》又曰：象者，象也，以其赞颂之不悉，形容之难肖，令人想像之也。公之德可象，功可象，良法美政可象，而玄理神化终不可象，后之观兹石者，亦可想像公于功德之表乎？公讳振声，字符情，号华麟，登崇祯甲戌进士，陕西延安之米脂人。

国朝

临云堂记

张天植

鄢陵故无学使者署，自河啮开封，区廨没于地中，乃徙之鄢陵，即梁氏故宅，而为署也。余始视事，其堂则三楹，历级而登问，所谓退食焉。凡研之庐焉，则亡有也，东偏旁舍仅备休沐已。周视乎堂之后，得隙地数弓，乃辟仪门为便厅三楹，其上俾护作者董焉。凡榑栌、椽椽之属，若而于瓴甃、瑱雷之属，若而于计庸，则千有奇。量期则昉于乙未之四月，讫于乙未之九月。堂成，而庭除、爽垲、步榈不设，额之曰“临云”。临云者，陆士衡《文赋》所为“志凛凛而怀霜，目渺渺而临云”，因取以名其堂者也。夫云也，触石而起，肤寸而合，舒之弥纶乎四海，卷之消液于无形。其去来也，岂有其端哉！浮天地之间而抱一掬之内，凡天下之文章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发机倪，杳杳乎难寻，其或视诸此也。且云之为类也不一，或卿^[1]者，或裔者，或油者同者，或鲜者泄者，或如车盖者，上如羊者，或滄萋曰愁，或闭宿曰密，或萧索轮困而曰五色，其可测耶？其不可测耶？自余之莅乎此也，诸士之为文、为质、为妍、为丑，迷迷的的，郁郁纷纷，以至乎余前也。乃给瞩移谛，凝神息志，矜而出，审而鉴，一讽不再忆，立断不再决。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万里之外，是固有取乎临也。不观夫古之教射者乎？先学不瞬，亚学视三年而蝨如轮焉，然后无不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盖在眇者也，懼其瞇也，非有所学也。若夫云亦非有模状，执着及大小之观，从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机而能尽其道者。临云者，盖得乎高远之势，而以机遇者也，则不病其为瞇已矣。昔士衡入洛也，才思益进，作为《文赋》，穷工妙解，天下后世之为文者，孰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后世相人之为文者，亦孰有逾于其言者乎？余兹者幸莅洛也，其敢弗承以较士，顾所云

[1] 卿，通“庆”，祥瑞，福泽。

凛凛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后能眎之以高远，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后之登斯堂者惕然而思，旷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则学使者之责不已尽，而兹堂不亦有幸乎哉！于是为记以永之。

檄

汉

讨豫州檄

陈琳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相国守：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全道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獬豸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谄合谋，授以裨帅，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1]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蹙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乘资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推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震，师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后会鸾驾反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军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楚榜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

[1] 伤夷，同“伤痕”，受刀刃创伤。

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纣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缿^[1]缴充蹊，坑弃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兗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覆，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臣，专为枭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首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于是操师震懼，晨夜遁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队。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铁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材，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犇其前，荆州下宛叶而犄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贼庭，若举炎火以炳飞蓬，覆沧海以沃燹炭，有何不灭者哉！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兗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遗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人，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勸哉！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强寇弱主，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便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络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偪之难，如律令。

议

明

河工议

王汇

创非常之典，辟万世之利，受当世之谤而不辞者，此圣人之事，而天下之所难也。因地势之宜，拯一时之患，随处补救，以为功于百姓者，此豪侠之烈，当世之人或能之。余尝纵观域中，博览舆图，有谓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诞无稽，论黄河之行势者，断自禹迹始也。大禹导河，积石至龙门，其经历秦、晋，皆为峨岭所束而无以逞其锋，下逮徐淮，土坚水衍，地洿下匡郭，有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涛者，独在中原。是以

[1] 缿，通“罾”，比喻陷害他人的手段。

龙门下泻，越孟津而有渔我黔黎，沼我郡邑之势，治之者何策之遵欤？或谓徙冀州之民当河冲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复《禹贡》之故道，画万世之长策，此不易之论也。非常之举，黎民懼焉，自非圣人畴，敢有此断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谓多穿漕渠，旱则开东方下水溉冀州，涝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其说似已。东南已为众流所趋，复决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岩山畴，鼓巨灵之掌以辟龙门之窍，若乃增修故堤，缮治埤薄，糜费无穷，从未有数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谓水力未可与争，姑捐东方之地，徐观其势之所归，因势而利导之，则力逸而利永。东方之地可捐，东方之民可捐乎？且所谓“徐观其势之所归者”，待以五载乎？待以三岁乎？民仰衣食以为生，委田畴于滹漾则衣食无资，功成之日，将索民于枯鱼之肆也，谁能枵腹号寒以待成功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复可欤？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也？河在秦、晋者，则因秦、晋之地以治之。潦沮泾汭皆会于渭，以同于河者也。当秋雨霖霖，姑暂塞下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则在秦者治。汾沁，自西而已入于河者也，两漳水自西至东合而后入于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东入者浚之。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涛；浚之、濬之以迅其归，则在晋者治。秦、晋之河治，当不至建瓴^[1]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兖者，则因徐、兖之地以治之。淮之在《禹贡》，固自入于海者也；河之在《禹贡》，自西而东而北分为九河，同为逆河以入于海者也。九河既淤，砢砾一徙，商世五迁其都。河淮惟合一，中原独受其累，经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自为淮，塞沂、泗、汶、洸之通于淮者，而资其水以为运河之津，则淮水不至壅众流以上涨，河水不至挟众流以下冲，其在徐、兖者亦治。治其上流，则习坎渐进而有缓步安舆之态；治其下流，则地水成师而无倒戈反予之患，则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原者，复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与为埽；直者，与为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夷；下者，勿使溢也。随时补救，随处补救，亦必有利于百姓焉，此豪侠之事而当世之所能为者也。犹有说者，唐虞之世，其膺在午，火气渐盛，水气渐消，人事与天运相表里，此其旨也。然犹不敢纯任天时，圣德广运，励翼群工，入黄熊于羽困^[2]，进崇伯之子于司空，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传》又曰：有圣人出焉，以海不扬波，志壹之动气也。以志召气，在人而已，又焉疑。

跋

宋

唐《张敬因碑》跋

欧阳修

右张敬因碑，颜真卿撰并书。碑在许州临颖县民田中。庆历中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摹

[1] 瓴，疑作“瓴”。

[2] 困，古同“渊”。

之，民家患其践田稼，遂击碎之。余在滁阳闻而追往，求之，得其残阙者，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独其民氏存焉。曰：“君讳敬因，南阳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运。”其字画尤奇，甚可惜也。

读繁城《受禅碑》

欧阳修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群臣称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一世。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流涕也。夫以国与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为也。汉唐之末，举其国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亦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儒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倾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其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固常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于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则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官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类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倾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则人主之耳不得闻有善于天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依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与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坏之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欤，可不鉴哉！

跋《义士李冠全城却贼记》

苏轼

盗将入吾邑，迎以财遗之，此理可以却盗。使盗不受而为暴，吾众必致死，此理可以杀盗。然仓卒时，或荒乱不暇及此，李氏祖真智者耶！然非有孝子慈孙，孰为信于六世之后者耶！时六世孙李师德，元丰中进士。

元

跋《夷门市廛图》后

王恽

孙樵读《开元杂报》至“生恨不为太平人”，岂声名文物矫首拭目，闻可喜而观可乐

乎？近阅《夷门市廛图》，其风物气习备见政和间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极无以臻此。予生长汴梁，及见百年遗老往往尚能谈当时风物，令人不觉有孙氏之叹。但二帝播迁，已兆朕于此，所谓治乱之迹接踵相寻也。画品则秣纤巧丽，出内供奉手无疑，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至元丙子二月，观于平阳寓舍，夏六月，重见于汴京试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后一日，连雨中静坐，偶书于燕东开杨坊李黄门之故堂。

明

跋《汴京留守兼开封尹宗泽诰》后

苏伯衡

右故宋宗忠简公复官诰。谨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进士及第，调馆陶尉，历龙游、胶水、赵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县，差通判登州。道士高严昭恃势犯法，公穷治之，不少假。严昭至京师，因林灵素诉公改建神霄宫不当，公既乞祠亟归，犹坐削口，羁置镇江，实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复就差，监镇江酒官，此则当时所被诰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赵过庭等荐公可台职，召赴阙，假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公奏名不正，改计议使。议者以公刚方难合，必不屈，徒死无益，乃不遣行。会选易河朔帅守，擢公直秘阁，知磁州，加河北义兵都总管，就迁秘阁修撰。高宗以亲王奉使过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公为副元帅。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襄阳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书左仆射李纲荐，知开封府，遂以延康殿学士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尹，升资政殿学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门下侍郎御营副使，依旧留守，而遽以讣闻，诏赠观文殿学士，谥忠简。先是公上休致之请，而授朝散大夫，后恤典行，累进其阶，由通议大夫至开府仪同三司。《诗》不云乎“无竞维人”^[1]，若公者，非所谓命世之大材欤！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逾三纪。一忤权幸，坐废四年。及河北事势危急，始举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于斯之时，岌岌乎如以一缕之线引千钧之石而临万仞之渊。尚赖公，虽老，奋然自以身任恢复之事。夫何，规模甫定，功业垂成，而时宰见忌，遇事辄从中沮之，公不胜忧愤，疽发于背而死。兹非有志之士所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岂人之无禄而天不慙遗邪？将未欲混一而遽夺之耶？於戏！丧乱之来，必生弭乱之材以济其后。公材略不免以小人间之，是则公之吞志以没宋之偏安于一隅者，岂天运哉，抑亦有人事焉？览是诰者，未可直以为足见一代故事也。此诰行于宣和四年壬寅，后二百八十二年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孙经，重加装潢，且请其表兄苏伯衡识公削夺之由并官伐之概，以便观者，而伯衡辄以所素慨者系之。实是岁之十月二十日也。

[1] 无竞维人，语出《诗经·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意为有了贤人，国家强盛。

孝子蔡公题辞

包裕汉

富贵轻于鸿毛，一介重于九鼎，昔人有是言也。世之人惟富贵是趋，功利是尚，殊不知天经地义，根本于人心者，未尝一日泯也。方炎汉中微，新莽政苛，加之以军旅，因之以饥馑。蔡公顺生丁其时，贫莩独立，负母而逃，拾椹而食，依栖于草泽之间，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而一念之孝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化强暴，卒之，慈母以孝令终。而天下后世想望其风采，歆慕其行谊者，如一日也。至我太宗文皇帝御制《孝顺事实》，采其行实，编于古圣君明臣之后，将以传之百世、千世、万世，与乾坤相为悠久。其视当时阴、窞之外戚，仇、班之内宦，富贵气焰，身没未几，冰渐火烬，略不闻于后者，果谁得而谁失，孰重而孰轻也？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许州守马谦，少从余游，读书尚气节。兹者捧藩臬二司檄，惟勤惟慎，建祠于拾椹铺之南，以风化人心，其所知本哉！予按部经祠下，晋瞻遗像。俄顷，村夫野叟扶老携幼，咸罗拜于前，曰：“斯祠之建，是教吾子若孙以孝。孝则家用平康，其祥莫大焉，富贵奚足云也。”於戏！以是知天经地义，根本于人心者，果未尝一日泯没也。予喜其有关风教，因书之，以识岁月云。

《蔡中郎集》题辞

张溥

董卓狼戾贼臣，折节名士。陈留蔡中郎，时已六十许，人令称疾坚卧，偃蹇遇害，不犹愈昔日死洛阳狱乎？勉强受官侍中，封侯，噫叹之下，身名并陨。虽王司徒轻戮善人，识者知其不长，然周历三台，鼓琴赞事，杜钦、谷永之消，终不能为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方遁江海，囚形毁貌，不睹天日几十五年。骤登大官，隆遇待，非不欲奋其拳拳之忠，补益国家。当日公卿满朝，栖迟危乱，金章赤带，岂独中郎？但识不鉴于比，匪谋不出于讨贼。噤口牢狱，爰莫能助。伯喈，旷世逸才。余独伤其读《春秋》未尽善耳。《汉史》未成，愿就黥刑，子长腐刑之志也。设竟其意，即不如子长，岂出孟坚下哉？若家门清白，三世同居，却五侯之招，陈六事之本。忧虹蜺，抵触禁，抱子政之悃悞，蹈京房之祸患，又班生所望景先逝矣。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三 终

卷之三十四

艺文_六

碑

汉

陈留太守胡公碑

蔡邕

君讳硕，字季睿，交趾都尉之孙，太傅安乡侯少子也。其先与楚同姓，别封于胡，以国为氏。臻乎汉，奕世载德，不替旧勋。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见异物，习与性成。孝于二亲，养色宁意。蒸蒸雍雍，虽曾、闵、颜、莱，无以尚也。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博综古文，周览篇籍。言语造次，必以经纶；加之行己忠俭，事施顺恕，公体所安，为众共之。骄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于外，可谓无竞惟人，温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卫，十年，遭叔父忧，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后以大将军高第拜侍御史，迁谏议大夫。以将军事免官，举贤良方正，不诣公车。建宁元年，召拜议郎。纳忠尽规，匪懈于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是年遭疾，屡上印绶，诏书听许，以待中养疾。其年七月，被尚书召，不任应命。诏使谒者刘悝，赉印绶，即拜陈留太守。君闻使者至，加朝服拖绅，使者致诏，君以手自击，陈辞谢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报谢，意气精朗。是日疾遂大渐，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时年四十一。天子悯悼，诏使者王谦送葬，以中牢具词^[1]，赐钱五万，布百匹，赠谷三千斛。同位毕至，赴吊云集。生荣未艾，没有余哀。于是遐迩缙绅，爰暨门人，相与叹述君德，追痛不解，怛情切僚，无不永叹。行由己作，名自人成。先民既迈，赖兹颂声。嗟我明哲，如何勿铭。乃作辞曰：

夫猗欤懿德，令问有彰。祇服其训，克构克堂。孝思唯则，文艺不光。敦厚忠恕，众悦其良。绥弱以仁，不云我强。爰自登朝，进退以方。见机而作，如鸿之翔。乃位常伯，恪处左右。兼掌虎贲，禁戎允理。遭兹虐病，帝用悼止。俾守陈留，庶笃其祉。王人既诏，景命不俟。呜呼昊天，歼我英士。如可赎也，孰不百已。哀哉永伤，万年是纪。

[1] 词，疑作“祠”。

陈太丘碑

蔡邕

先生讳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人也。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微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谥。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四门备礼，闲心静居。大将军何公、司徒袁公，前后招辟，使人晓谕，云欲特表，便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纁佩金紫，光国垂勋。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农杨公、东海陈公，每在袞职，群僚贺之，皆举手曰：“颍川陈君，绝世超伦，大位未跻，惭于文仲，窃位之负。”故时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终。临没，顾命留葬所，卒时素服，棺槨周槨，丧事唯约，用过乎俭。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岩薮知名，失声挥涕。大将军吊祠，锡以嘉谥，曰：“征士陈君，禀岳渎之精，包灵曜之纯。天不整遗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究。缙绅儒林，论德谋绩，谥曰文范先生。”《传》曰：“郁郁乎文哉。”《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存海没号，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吊。太守南阳曹府君，命官作诔，曰：“赫矣陈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为士作程。资始既正，守终有令。奉礼终没，休矣清声。”遣官属掾吏，前后赴会，刊石作铭，府丞与比县会葬。苟慈明、韩元长等五百余人，缙麻设位，哀以送之。远近会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临郡，追叹功德，述录高行，以为远近鲜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铭。可谓存荣没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铭曰：

“峨峨崇岳，吐符降神。于皇先生，抱宝怀珍。如何昊穹，既丧斯文。微言圯绝，来者曷闻。交交黄鸟，爰集于棘。命不可赎，哀何有极。”

贞庵先生范史云碑

先生讳丹，字史云，陈留人，陶唐氏之后也。其在周室有士会者，为晋大夫，以受范邑，遂以为氏。汉文、景之际，爰自南阳来，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农廷尉，君则其后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洁，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节矣！时人未之或知，屈为县吏。亟从仕进，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托死遁去，亲戚莫知其谋。遂隐鞞山中，涉五经，览书传，尤笃《易》《尚书》，学立道通。久而后归，游集太学。知人审友，苟非其类，无所容纳；介操所在，不顾贵贱。其在乡党也，事长惟敬，养稚惟爱，言行举动，斯为楷式。郡县请召，未尝屈节。甚有备礼招延，虚己迓止，亦为谋奏，尽其忠直。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莱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阙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凡其事君，过则弼之，阙则补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门；举善不拘阶次，黜恶不畏强御。其事繁博，不可详载。雅性谦俭，体勤能苦，不乐假借。与从事荷负徒

行，人不堪劳，君不胜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带士咸以群薰，见嫉时政，用受禁锢。君罹其罪，闭门静居，九族中表，莫见其面。晚节禁宽，困于屡空，而性多检括，不治产业。以为卜筮之术，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偿，且无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觉之，应时辄去。禁既蠲除，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皆不就。仕不为禄，故不牵于位；谋不苟合，故特立于时。是则君之所以立节明行，亦其所以时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张公、兖州刘君、陈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刘君，金有休命，使诸儒参按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禄纪所履。著于耆旧，刻石树铭，光示来世。铭曰：

“于显贞节，天授懿度。诞兹明哲，允迪德誉。如渊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浊，涅之不污。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师，史鱼是慕。荣贫安贱，不恧穷迁。甘死道善，遗名之故。身没誉存，休声载路。”

琅琊王傅蔡朗碑

君讳朗，字仲明。盖仓颉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国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齐、晋交争，强楚侵陵，昭侯徙于州来。公族分迁，氏家于圉。奕业载德，常历官尹，以逮于兹。君雅操明允，威力不猛。履孝弟之性，怀文艺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机达要，通含神契。既讨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栖迟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乐。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间。是以德行儒林，智周当代。四岳称名，帝曰余闻。元和元年，征拜博士。舒演奥秘，赞理阙文。所立卓尔，度躐云踪。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跻。加以清敏广平，好是正直。规海之策，日谏王庭。忠谏著烈，令闻流行。圣朝以藩国贵胄，先帝遗体。或以继绝袭位，正于阿保。未合雅训，骄盈僭差。或蹈宪理，非宏直硕儒，莫能匡弼。蔡君审行修德，进退可度。迁河间中尉、琅琊王傅。乃从经术之方，示以棐谏之威。率礼莫违，其国用靖。虽安国之辅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勋绩既盛，帝简其功。将授上位，迁于紫宫。赋寿不永，遭此疾凶。年五十八，永兴六年夏卒。呜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极。殷怀伤悼，含涕流恻。如何昊天，丧我师则。爰勒斯铭，式昭其德。铭曰：

“天纵明哲，于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览孔真。潜乐教思，韞玉衡门。云龙感应，养徒三千。珠藏外耀，鹤鸣闻天。若时征庸，登祚王臣。综彼前疑，定此典文。参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没称显，永遗令勋。表行扬名，垂示后昆。”

魏

鸿胪陈君碑

邯鄲淳

君讳纪，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禅陶唐，亦以命禹，其后妨满，当周武王时，胙土于陈，君其世也。君生应乾坤之纯质，受嵩岳之粹精，内包九德，外兼百

行。渊深沦于不测，胆智应于无方。弘裕足以容众，矜严足以正世。然后研几道奥，涉览文学，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载，靡不坐该^[1]。其进善也，亶亶焉；其诱人也，循循焉。是以令闻广誉，塞于天渊；仪形嘉诲，范乎人伦。存乎本传，故略举其著于人事者焉。显考以茂行崇冠先侑，季弟亦以英才知名当世。孝灵之初，并遭党锢，俱处于家，号曰“三君”。故得奉常供养，以修子道，亲执馈食，朝夕竭欢。及太丘君疾病终亡，丧过乎哀，崩伤呕血，如此者数焉。服礼既除，戚容弥甚，闻名心矍，言及陨涕。虽大舜之终慕，曾参之自尽，无以逾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图画形象，于遗称^[2]，越在民口。既处隐约，潜躬味道，足不逾阕。乃覃思著书三十余万言，言不务华，事不虚饰。其所交绎合簪，规圣哲而后建旨明归焉，今所谓陈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网蠲除，四府并辟，弓旌交至，虽崇其礼命，莫敢屈用。大将军何进表选明儒，君为举首，公车时征，起家，拜五官中郎将，到迁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会孝灵晏驾，贼臣秉政，肆其凶虐，剥乱宇内，州郡幅裂，戎与^[3]并戒。君冒犯锋矢，勤恤民隐，驯之以礼教，示之以知耻，视事未期，士女向方。会刺史败于黄巾，幽、冀二州，争利其土，君料敌知难，不忍其民为己致死，乃辞而去之。于是老弱随慕，扳辕持轂，轮不得转，遂晨夜间行，寓于邳、郟之野。袁术恣睢，僭号江、淮，图覆社稷，结婚吕布，斯事成重，必不测救。君谗布不从，遂与成婚，送女在途。君为国深忧，乃奋策出奇，以夺其心，卒使绝好，追女而还。离逖奸谋，使不得成，国用人安，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书令。会车驾幸许，拜大鸿臚，实掌九仪，四门穆穆。遂登补袞阙，以熙帝载。不幸寝疾，年七十有二，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怀道处否，登庸日寡，实使大业不究，元勋屏建，兹海内所为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吊祭，郡卿以下，临丧^[4]葬。有子曰群，追惟《蓼莪》，罔极之恩，乃与邦彦硕老，咨所以计功称伐，铭赞之意。遂树斯石，用监于后。其辞曰：

“于穆上德，时惟我君。固天纵之，天种厥纯。命世作则，实绍斯文。遭险龙潜，抗志浮云。所贵在己，乐存事亲。虽处畎亩，天子屡闻。乃隆郎将，陪帝作邻。平原寇深，遂辞其民。思齐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谗国，惠我无垠。复命喉舌，秉国之均。爰登卿士，媚兹一人。如何穹苍，不授遐年！黜厥仕位，每怀不申。股肱或亏，朝谁与询？茕茕小子，号泣于旻。勒铭表德，久而弥新。”

唐

许由庙碣

杨植

尧之聪明，由先生成；尧之至理，由先生始。尧不以天下让先生，先生之道犹昏；先

[1] 此处疑有误。应为“靡不悉该”。

[2] 此处疑有缺漏。应为“于今遗称”。

[3] 与，疑作“舆”。

[4] 此处缺一“会”字。

生不以清节避唐尧，唐尧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间，尧而许之，日而月之。生人以来，避让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镗铉九有，亢极一夫，安能以岩泽枯槁之姿，下圣文神武之德，则知丹朱得尧之体而遗尧之性，先生得尧之性而遗尧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遗之者宰之有余。天用先生秕糠帝王，牢笼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规，首出万言。僭贼为臣之道拜先生庙者，得不戒之哉？使汤之智，读先生书，夏杞不夷也；使发之圣，得先生梦，商庙不墟也。然汤武圣人之用也，先生圣人之洁也。于乱，则吾用；于治，则吾洁。二者圣人经时之大柄。使汤武逢尧舜，是必插图而先洁矣；先生逢桀纣，是必舍洁而趋用矣。则圣人变化，岂有殊耶？故喜为云霞，怒为雷雨，先生神也；生为春夏，杀为秋冬，先生功也；结为山岳，融为川渚，先生寿也；星罗月帐，岩尽壑静，先生宅也；圣人无为，金石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又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仪，□道垂师，先生文也；天机自洁，虽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谓禀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则。噫！先生所谓往矣，谁能宗见寥廓，但箕、颍之上，惟余清风。噫！先生所谓为圣人之大，标天地之外，揖尧谢舜，畴为吾辈，我来独寻，请祷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明

汉愍帝碑

邵宝

世有存之，足以为乱贼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毁，则无以惩夫人而示天下后世者，君子必毁也。于其毁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归于正者，君子则以义起焉。此皆关万世之纲常，而不专为往事之褒贬，盖天下之公论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窃之雄，首称曹魏。其恶有不待论者？始其为禅受也，实在许之繁城。宝自领郡，得达观其故都。有坛焉，曰受禅，皆夸诩之迹；有碑焉，曰禅受，皆矫诬之词。千载而下，指而笑之，读而唾之者，不谋同心，不和同声，此所谓存之足以为乱贼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庙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俨然临之，虽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当其亲为篡窃之地而舍此与彼，则凡彼之所谋以欺后世者，今皆堕其智计之中。吾恐儒先笔削之旨，终托之于空言，而乱臣贼子将益无所忌，此所谓“不毁，则无以惩夫人而示天下后世者”，毁之可也。坛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独毁其庙，则它日必有复举以奉之者，卒亦何贵于此举动哉！谓宜易所祠，以祠汉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将驱而逐之，拨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争其地，此所谓“于其毁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归于正者，以义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势同寄生，然犹天下之君也。融虽意广才疏，而忠言义色，至不容于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称臣上表劝进者矣。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且汉之君非魏之所得谥也。凡此皆所谓“以义起者也”。呜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顺逆之际，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动，于恶即动焉，犹必有以文之，岂独惧夫天下之将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虽后世有不得而逃，若曹氏之于汉是也。然当时郡国之中，既无一人仗义执言、扬旗伐鼓，以讨其篡窃之罪；而在廷在野，

又无一人登西山，蹈东海，以明大义于天下。盖畏威附势，无足怪者。至于后世之君子，亦以空言无补，因仍苟且视大防大法而不一顾念焉？抑独何哉？存其所宜存，毁其所宜毁，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辈读《春秋》、学孔子者事也，况职在守土乎！是故宝虽不敏，不敢让；虽不韪，不敢辞。

重修伊尹庙碑

任义

开封属邑曰杞，去邑二十五里有空桑城。《帝王世纪》曰“伊尹降生于空桑”，即其地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今按，莘野封壤与空桑实为接邻。则杞乃伊尹所自出之乡，而后人崇祀之典不可无也。旧尝有伊尹庙，考之建于商周时，邑人水旱疠疫无不祷焉，其应如响，虽世变不一，而庙貌如故。迨宋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车驾尝幸其庙，亲洒宸翰，刻序铭于石。虽尹之神功圣德不假于外，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亦可见矣。自时而后，或毁于兵燹，或淤于河患，其庙日就颓圯，而堂殿、门庑之基，惟离离禾黍而已。有志于慕之者，宁忍于翫焉邪！迨弘治丙辰，徐侯来宰是邑，崇德教，敦礼义，凡职分所当为者，罔敢或后。况尹古圣人也，敢不或先。谒庙毕，遂为维新之图。庙成，属予记之，且告曰：“予为弟子员时，尝一夕梦揖于有商元圣伊尹庙中，顾瞻徘徊，如对生人，觉而大惊，竟不知所谓‘一旦释褐，奉命来尹’。于兹祇谒尹庙，与曩时梦中所见，略无纤爽。窃意世地相去大不相侔，而幽明相符如此者，其何居？”予应之曰：“亦为慕之笃耳。不然，则周公、孔子，世之相后甚远也，何梦寐见于仿佛；元恺、共兜地之相去甚近也，何话谈绝于见闻。惟尹出处之正，去就之洁，学问之醇，功业之盛，而侯有以慕之，则精神感格，默为流通，形诸梦中，无足怪者。庙之新舍，侯其谁哉！予闻侯下车以来，苏疲困，恤茕独，见颠连无告者，辄忧形于色，盖庶乎以一邑之重自任者。方今圣人，在上进贤如拔茅，去邪如脱距，纳谏如转圜，一善不遗，寸长必录。如侯之循良，信非百里，才行将膺诸当道，剡荐如赵申录以广昌令入为三公，卓茂以密令入为太傅。是时也，致君泽民，又不识能以天下之重自任否乎？”侯闻之，跃然喜，悚然惧，曰：“敢不志伊尹之所志！”遂书以为记。侯名锺，字以律，保定人。

八凤冢碑

范锡

东京时荀朗陵，博学有高行。子八龙矫矫，竞、爽、彘、说辈，又绍休先绪，郁为时栋。于今谭许者翫言之尚矣，而罕知有八凤。甲午冬，不佞剖符来是邦，问俗吊古，得石柱抄于神祠中，载宋开国公爵里世系甚详。予读而悲之，按公姓韩氏，讳维，字持国。先世真定府灵寿人，后徙颍昌，遂为颍昌人。父讳亿，以文学起家，致位政府，累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冀国公，谥忠宪，葬于颍昌城西北三十里。公兄纲、综、绛、绎，弟缜、纬、緌，人称八凤。纲为水部员外郎。综举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字^[1]宗

[1] 字，当作“子”。

道，历官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绛举进士，拜中书平章，事封康国公，谥献肃；子宗师，举进士，累官至集贤殿修撰。缜举进士，拜尚书仆射，以太子太保致仕，谥庄敏；子宗武，第进士，为河间令，日食上言切直，进都官员外郎，余未详。公以父辅政，不试进士，天圣六年用忠宪公荫，奏授守将作监主簿。宰相文彦博荐其好古嗜学。熙宁时，累官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上言保甲事，王安石恶之，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请外郡。帝谓：“卿东宫旧人，当留辅政。”对曰：“使臣言听行贤于富贵，若缘攀附旧恩以进，非臣之愿也。”乃出知襄州，寻召为学士承旨。天久不雨，公言当日责求直言，因上疏极言青苗及开边之害。帝悟，即命公草诏颁之。人情大悦，是日大雨。元祐更役法，命公详定，拜门下侍郎，忌者谗之。出知汝州，坐党籍。纳官里居，延二程先生讲学，服义受善，人不可及。当时孙固、吴充、陈古灵、范祖禹皆以公与君实诸名贤并推。明道先生卒伊川，求公作志铭。谓公智足以知其学道，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后世云。绍圣五年，复左朝议大夫，致仕，阶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居第有梧桐，京师称桐木韩家。其家呼公为五相公，呼子华为三相公。元符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卒于颍昌府之居第，享年八十二。子三人：宗儒承议郎，宗文朝散郎，宗质通直郎。孙四人：琪宣议郎，瑄未仕，瑛承务郎，珣未仕。曾孙男二人。从先营葬于颍昌府长社县嘉禾乡灵井里。范某曰：“以子观八风，较之荀氏昆季，未知孰贤。”姑不论要之持国，其风中慈明矣。恬以镇躁，直以匡时，凛凛古大臣风概焉。其与二程，尧夫雅相，臭味证克。复持志之说，庶几乎道学者流矣。乃若综折契丹之使，绛行便民之事，缜言灾变，极其剀切，咸诸风烈，有足述者。昔忠宪辅嘉祐之政，见知于范文正公，家训严肃，殆有貽谋善欤。且宗道诸人，斌斌接武，一时父子兄弟影组紫府，垂纓台阶，云蒸雾滃，蔚为文献世家。此盖地灵之毓于荀者，酝酿累千世，复渤郁淳发，非偶而已。也许实为枋榆之乡，而芳流湮于郡乘，莖莖残于薪采，惜哉惜哉。犹幸石柱抄足征，岂其徽尘英轨，固自有不容磨灭者耶！夫先民既没，德音犹存，亦惟述者，是赖今其如何而阙是礼。于是修墓表碑，昭铭景行，俾与八龙，并蜚美声，为许万古盛事焉。

修商高宗庙碑

王琬

明兴，太祖高皇帝诏，凡前代帝王有功德于民者，除岁时庙祭外，仍令存其陵庙而祀之，甚盛典也。殷自盘庚都亳，亳今偃邑也，西华近之，故高宗陵庙在焉。有司故奉祀，春秋不替。大中丞韞庵吴公，拊循中土，行部过阳夏，谓余曰：“畴昔之岁，不谷梦谒高宗陵庙，瞻拜徘徊，恍若真见。及梦觉，心甚异之。蓄而不言者几十年，期梦之有征也。今履兹土，此行由康之陈，放西华境，将必核之矣。”已别去，浹旬归，则又抵。余曰：“不谷已得陵于华邑北二十里。登其陇，展其祠，以梦质之，形势梦也，庙制梦也，楸梦也。由今追昔，若左券之不爽者。顾荒烟断碑，颓垣圯栋，止为樵牧所耳。夫弛坏若是昔梦我者，岂徒哉？意者高宗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其精光万世不可磨灭。将以不谷修葺而重辉之耶？史称高宗恭默思道，与天合德，祀宜垂不朽矣，矧国朝令甲隆重其事哉！遂访

之父老，考故实兴废之由。金曰：‘上世传闻，陵庙从来久矣。迨元末红巾贼掘陵东北角，跃跃怪物踊出，若神气呵护，惧不敢近。奉洪武三年诏，始修陵立庙。既久渐废，地亦征赋。识者过之，兴禾黍悲焉。’不谷得是说而思之凄戚，心动益征。昔梦非徒也。乃檄有司举而修之，有成规矣，敢以告于下执事。”余亦心异之，乃起而言曰：“以斯梦也，而有斯举也，亦神奇哉！然公之修也，将记亩以画地乎？”曰：“地亩七十有奇，半为陵庙故地，半以价易诸民而足也，广且长矣。”“将程度以立庙乎？”曰：“庙建于陵之前，中为正界而翼以东西庑，甘盘、傅说二相居焉。及斋祓庖湑，各适其宜，伟且丽矣。”“将坊以表之而木以荫之乎？”曰：“陵之前竖二坊，一题曰高口，一题曰高宗。神道陵垣外遍栽榆柳，而周陵以内翼庙庭，夹道俱植柏松。俾昂然隆而森然烈，耸且秀矣。而涂以丹雘，而又砌以陶石，而又守以司门，百凡匡饰，颇备焉。”“噫嘻！审如是，其改观矣。高宗如有灵，其妥而享之矣。然公之应运而生，去殷中兴几千年，去我华邑又几千里。梦不他属，而独属于公，得无说乎？先儒曰：“人有是志，始有是梦”。即以高宗梦傅说论之，惟君也。志求贤，惟臣也。志匡君，故一旦梦帝赉良弼，旁求惟肖，竟与甘盘同相，岂非志相感而气相通乎？他若尘垢去于大风，飞熊兆于渭水，上帝有九龄之锡，尼父有姬公之思，皆是物也。公之有是梦也，实由公以帝臣之佐自期，欲辅圣天子，隆中兴之业，故梦高宗陵寝而想见之，若遇高宗于庙堂而亲炙之矣。然则是梦也，志与气合使之然耳，又安足怪哉！”公闻余言，低徊者久之，而若有诺焉。工既成，公入为大司寇。计是举也。金费四百有奇，皆取于帑羨，不烦民力。主之者开郡陈侯，而经纪其事者，实华邑长屈君炜也。邑长问记于予，始述其与吴公谈者以告。吴公，讳自新，戊辰进士，祁门人。

重修汉中牟令鲁太师庙碑

祝富

尝读轺书，至“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言，知古之君子，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用。存也，民食其惠；没也，民享其报。岂非丁气数之盛而刚大之存于心者，足以充塞宇宙，增光日月，亘古今而不爽，通冥幽而无间者乎？昔人谓申甫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其真有所见矣；若鲁太师者，亦其人欤？太师名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少习鲁师诗，为诸儒所称。后举直言，拜中牟令，专尚德化，不任刑罚。善政未易殫纪，而三异特著履历，始末具载。祥符五年，令鲁宗道碑刻甚悉，迄今县西有遗庙在焉。且中牟，古开封属邑也，溯汉上下，更几百世，涉是令者，又几千百人，其间岂无豪杰如鲁公者？未闻也。然则鲁公之政，果有异于人耶？亦人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仁也”。鲁公之仁，匪特及当时之蝗、之鸟、之竖子也，昭昭之灵，影响如在，至今民犹赖之，如昌黎在潮，宗元在柳，而利泽无穷焉。非特仁一邑之民已也，公累官至司徒时，建大议、决大事、折大狱，引证经传，裨益汉治居多，无非此心之仁之旁达故世之下。遗忠在君，遗爱在民，遗庙在中土，堕而不堕，岿然如鲁灵光之独存。噫！是岂庙之不能隳也哉！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弘治辛酉夏，雷侯来尹是邑，下车涤篆，心切爱民，百废以次举而公庙其一也。方葺理间，适郡守陈公按临，谒庙，命新其制，且指画其

图，爰协谋诸寅属，同心力费，不假于民，而民日趋事者乐如也。外筑墙垣高之，周四袤七十二丈；内树果木百余株。首门楼，次二门，各三楹。大金书扁额，并前令郝侯滋旧建正殿，俱丹青藻绘，轮奂翼翼，斩然一新。饰太师之仪容，俨然人望而畏之。工经始于正德丁卯夏六月十三日，落成于是岁秋九月初一日。庙成，乃走使过洛征余言，镌诸石，用纪岁月。雷侯名霓，字世望，陕西朝邑人。由举人作县，有声。其亦景慕太师之余烈而兴起于仁者，故不辞而书之。噫！若余言果足以尽太师也耶！

石界河桥碑

赵应式

石界河，郾城东五沟之一也。以其在西平、郾城间，故以界名焉。厥地洿湿，厥壤涂泥，每秋夏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然当南北冲，故公私之厉者、揭者，踵相属焉。蹈坎窞则颠蹶，陷泥淖则濡滞，履冰雪则鞞痲，或草具椎犴，旋亦圯坏。弘治甲寅，滨水之民郭玥者，欲梁其上，借黄冠张普明喻豪右，会钱谷，募工役，砾石陶甃，时致仕巡宰安子宏实裨其事。越一纪而梁成，险阻无虞，公私允利，虽马牛无濡足之患矣。迨嘉靖初，恒阴为祟，水与石斗而危矶尽啮，梁渐颓。越明年，玥之子仿痛父绩弗终，乃召匠氏，议广其基，益其洞，以复之。然石非三倍于前不可也，仿乃售其田以买石，慕义者如王奉、武瀛、任山辈亟从而翕附之。至嘉靖乙酉，邑宰以公帑不足，取其石以饰传舍；及戊子，宰邑者复以公帑不足，又取其石以修学宫。绩用不成，仿乃谒宏之子国学生臣谋焉。臣曰：“梁旧为三洞，今益而为五。某将强为中之一，众共成其傍之四，庶几其有济乎。”谋既协，远近之民载糗粮，助樵苏，供材木，献釜鬲，输砮碓，贫者効力，巧者呈技，若有督摄劝惩者焉。至庚寅春二月，遂奠址于渊，布基于陆，驾石于空，镕金以为之铃键，糜糯以为之斟灌，石之结构既坚，水之流脉又分。迨癸巳之秋九月，则虹拖云横，龙舒虎踞，而大壮之势屹然。梁之南北长十二丈有奇，东西阔三丈有奇，费钱几六千。甲午安生将肆业于成均，谒予序其事，请记焉。予叹曰：“安氏其世有景差、郑侨之心乎？其能行叔向、孟子之言乎？然悉其人，知其业，予弗异也。独于仿之事，而感其孝且义之过于人。”亟命之见焉，则咽喉无华人耳。问其家，则曰：“居五沟者且六世矣，闻有司而未之敢谒也。”呜乎！君子谓求三代之民当于深山长谷中，诚哉！夫使郭氏子日游于城市，则力能济而不能济矣。呜呼！力能济而不欲济，犹非其分也。使日游于都邑，则分当济，力能济，而亦不思有以济之矣。诚哉！求三代之民当于深山长谷中也。

新河碑

靳于中

临颖之水，曰颖曰褚，皆溟也。三源奇发，湮不可迹，而溟实出大隗东南，经长葛入许，又东入颖。颖之北，则艾城、石梁二河，且渟且疏，艾城、石梁溢，悉走断入湖地，而颖北为河伯都矣。金伏火流，方卓之畴，说兑而夺于习坎，百室开只半菽，蔑如又沮洳，所蓄猝难。钱镞而瘠沟，甯而逋赋，久假而增他户口。此羸者，颖皆不可以恒系溟。何知然絜以大浸之稽，不当一洫，是不烦庚辰、童律而历政泄沓，鱼隶沼滕，释负掉臂，

鲜以浮于天时，岂其恬不测嗟，亦胥力新之以重颍顿。高密张侯履封之始有忤，其中会愆初政，无动为大，迨百为克开，而徐莫厥丽焉。士民僊志乃问诸渙，不循轨而横啗之，繇轻骑沿阅，往复数四百里之程，宵征枵归，爰集耆众，盱衡告语，渙！“莫予毒也已”夫。禹乘四载而急二距，何颍于渙，上承下距，犹他水也，注骤泄缓，载隆其中，襄而沛漫，则湖不足以容其亟，事畚鍤阙河，还子稼若宫。于是上接许源，下距鄢境，深七尺，广四丈二尺，长四十里有奇，昔所称断人湖者，不钟而径矣。盖钟不足茹必吐径，惟主递，故通也。是役也，侯蠲禄金数十缗、廩谷百余石，工以地率，饷以工率，尺寸锱铢不爽，厥度至于未输助，欢呼有徒，十日遂告竣事。河流汤汤，而鄢而泗而淮，以覲百谷王浩漾哉！颍凶德降，干止宁矣。曾为时几何，惟时魑虐鸿磬，青阳更剧，侯乃活数千，指饶捷得一河，胥力敏钜如从枕席过师。神君圣令，曷不口古颍耆义，滕复性等。以余向视学齐鲁，知侯最深，胥尉乞为石言用视来者。余惟西门豹凿邳十二渠，曰：“百岁后，父老子弟思我。”后汉长吏以桥绝驰道，欲合二渠一桥，父老事贤君，法式不可改也，颍百岁后，河安往而不有侯，则来者谁得参以意？不奉为程，且令程在，兴革钧誉之兴，乃不问害，则兴复贵革，了责之革，为不中规，则革不绌兴，故知利害相倚，兴革相成。庶几财与力两宽，名与实全举，斯塞心裕猷，抚近所以举远，而非猎虚造大之可几也。语云“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夫侯亦姑试牛刀之锷于河耳。耆义复缕悉侯政如袂褰章缝，市里墟井，无耄孺不关胸，无细大不研虑，谛以精详，行以博大，颍食其福而歌舞之，岂第饮河，余为避席。不佞既借九里之润，已然君子遇大水必观，则尼父谓水似德卑下倨邑，循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惧，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盛不求概，似止绰约微达，似察发源必东，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代诘，似善化之数。德者非侯出身加民，而谁水似之矣。左右逢源，濬导如志，固其所也。耆义搏颍公言，乃曙侯里。侯名福臻，万历癸丑进士，将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他官师更老与河绩者，识之碑阴。

重修固住寺碑

张民表

夫情怀寂寞，青鸾壮丽。金沙志结幽微，白马周旋玉相。五重表异，爰成不舍之檀；三刹乘模，精诣无缘之旨。选兹神地，受福无疆。仰见诸天除业，不作改割，征于三台补圣，谓之二梵开喜。舍之路动，展修之心，肌骨无亲。海珠非宝，徒以大圣。惟灵示悟，时若存而若亡；善果于义，无常是不增而不灭。八万天子按树枝以垂攀，五百法王依化城而证道。挥谢四流，名言莫著；妙演六法，觉地难窥。四相遂空，五衍已驾。住慈悲室，披忍辱铠。五戒精持超双树而常乐，三心寂灭历累劫而无疵。洪钟屡叩，感而遂通；冰鉴高悬，照而不爽。不出于曷昧渊乎成万物之宗，无关于迎随广兮洽群有之德。化城引疲芳于玄軫，朽宅警迷惑于黑业。号尊三界，功满大千。随应众生度脱，无量诸佛祖昭灵，四天王护法，三愿永持，四誓不坠，狮吼不闻，象教乃废，外道蚁集，异端蜂起，未养鹰俊，谁能赞称，那得鹏翥，终难诵叹。有能克扶鸿教，永傍鹿门兰若，银流祇林，金布摄

心，作礼稽首扬仁。虽未必慈灯普照，法轮常转，亦可悔悟慳吝，表章广济，出三车于火宅，启五达于康衢耳。中牟县固住寺者，列刹县北，立幡古墙，年代绵邈不可考问。墙垣颓落，椽栊陲危，尘翳珠眉，烟昏金臂，沉水香销。琉璃盖撒五十种，光八十种，好不有仪形，乌能昭揭。苾刍满存，牛负深泥，马绕高塔，诵经舌敝，募化足趺。檀越万廷秀、王绍统、较世科等，仰念庄严期鹤林与鹿苑，捐金若干，葺大雄殿五楹。檀越王绍绪、王我衡等，爰思藻蔚愿涌地与积香，捐金若干，葺金刚殿三楹，饰涂罽采，穷青履之妍奇，刻削盘纤，极人天之诡异，栴栳花以濯锦，宇檐朗若悬珠，聿弘旧物，康济解纽，诸魔降伏。正因昭升雪齿，映云幢而并炯，龙步合鸾音而济协，玄津乌旆。上彻重天，绀宇神幡。下临乎无地，开惭愧门。成真实，相民表，东土肉人，北地伧鬼。生年十岁便慕玉清，逮后六龄，欲参金面，喜孔愉之不婚，志僧虔之辞妇。独寤寐歌，式观元化，起回向想，不沮玄风。日月居诸，年岁倏忽，徒假二十三难，覩三十二邈矣。栴檀海沮焉，恒河沙大，惧苦海湍流，爰河滔浪，革囊易败，本性易迷，一刻不悔，千劫不悟，六入昏冥，七情薰灼，倘堕无明，岂复永智？是用仰螺髻以归心，望檀林而修谒，嘉与善男子演畅真佛慧守平等心，修头陀行，大宝不倾拔，沉滞以现瑞，明珠常系，用理性以回光。惟愿世尊觉一切种智，宏三千世界，如筏喻者，如天覆焉，使得此超彼岸，虚往实归，同入法会，共睹道场。其辞曰：

“赫赫如来，逾城离欲。人辞恋主，马淚舐足。六年正果，三界称师。应期抚世，救济博施。阿难淫室，威神可护。捻花微笑，伽叶已悟。给孤名园，祇陀曰林。弘垂正法，大众归心。摩腾入汉，道安弥大。智刃所及，无远不暨。大上成灋，大道时黻。爰缘江河，情重山岳。三墨纵横，七儒汗漫。道术分裂，犹不克半。各立门户，互相讥刺。俗儒姝子，谁知其意。洪烈昭章，不生不灭。禅慧通明，纤悉不缺。比丘向善，居士好驰。开兹鹿苑，爰饰翠飞。维此灵宇，载葺载庀。金刚拥卫，菩萨戾止。或优婆塞，或优婆夷。或比丘僧，或比丘尼。绕座三匝，又手来仪。眷言则哲，俯存口思。嗟予小子，和合四大。仰佛大力，岂敢自昧。爰口密化，昔缘以赖。深趣乐土，慈尊常在。”

官渡桥碑

张民表

爰夫淹水弓声，集口鳞为雁齿；清流垒口，创石鳖以木函。况乎天上牵牛，夜向雕陵，问赞人间。司马时从蜀道，题书填灵鹊之参差。谁能托足驾长虹之偃蹇，不可容车。波汇通川，浮轻舟于颺颺；浪飞渤海，借砥柱于鼃鼃。然而绮阁连云，岂取材于一木；锦袍灿日，宁结组于寸丝。穷一力于不赀，空叹莫办；聚十方于无量，属有成劳。兹者桥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极浦兮雁鸞飞，叹积砂兮狐兔走。玄甲已随寒日尽，草野萧萧；彩船犹向淡烟来，云天漠漠。凄惨腾平丘之猎骑，沈寥隐曲溆之渔人。崩岸洪流，行旅戒飘飏之患；回舟演浪，居人兴沉没之悲。繫将鞭石于秦皇，走嶙峋而驱汗漫，岂徒为楫于殷；相突吹涉以偃高涛，虽无陨宋之名，藉神休于星宿，亦有来周之庆。启灵号于子，趋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扩仁度于纳沟，欲左提而右挈。軫生灵而拯溺，肆辍木与低枝。德溯淳源，动帝天子。浣衣之石，名通广路。化王孙以祇树之林，是以毛宰官首凤等，行不

舍之。檀玄津鼓柂，姜居士有泛，蔡居士大训等，唱亡机之旨，缘水开池。兴国寺僧官宗副，既惜逝川，犹思彼岸。不向毗邪，自默惟期。檀越群施，是以高谢四流，弘披八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当微尘；二分珠纓，尚堪持以奉宝塔。皆能不贪不吝，是造是经。俨鳌足之承山，像鹏毛之搏海。芳名永振，大德不刊。工始于崇祯元年正月甲子，讫于明年四月辛丑，费金钱千二百缗。词曰：

“爰古溴梁，跨有雒津。赤阑朱雀，造晋超秦。惟兹清水，厥流泯泯。北浚奥区，厉揭病民。被襖为劳，惧其胥沦。我侯戾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众乡缙绅。秉侯之德，以莫不新。子来曰成，功与时臻。口碑不倾，听之伊人。敷演无穷，永勒贞珉。”

国朝

通许费邑侯碑

江天涓

天地间，伟人生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与儿女子诀，不若与诗书诀之，又不若与国家百姓诀，其死也端而雄，仁义而神明。则通许邑侯费公，其人与公于先朝令通许甫四十日，而流贼以万众猝薄城下，公执矢登陴以捍，凡数日无援至。公度不支，乃属邑之父老：“食且尽，事去矣。徒效睢阳，以贻若屠，无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矣。苟若全，而我何惜哉！且若全我死，犹生也。”父老留之不得，皆泣数行下。公从容刷笏端冕，北拜辞先帝讫，怀篆跃入井中，死之日为崇祯十四年某月日也。次日，贼入城，得公尸，面如生，衣冠不乱，兀如也。贼怖而义之，葬以礼。此时，度公之灵必曰：“贼磔我则荣，殡我则可哭矣。”公宁乐为贼葬者哉！邑人士德公活许数万男女，为公缟素匝月，改葬公于凤形冈，至今春秋号涕享焉。墓去城不数武，巍然道左，过此者皆将识为“明许邑侯费公之墓”。余承乏宛李，以公谒过许，马脊兴怀，大戚戚于公，乃陈牲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实由景慕也。蜡毕，而许令公前而请曰：“公祠许名宦，许人哭公诗章载志矣，曷碑诸？而碑则惟余作，以余悉公状也。公，豫章之铅山人，讳曾谋，字畊道。先朝廷试第一，拜相国讳宏，谥文宪之从玄孙也。家世传胪者二成，进士者六，孝廉七。渊源古学，联镳抚仕者，则公之父明经蔚庵公，叔明经去非公也。公以五经应崇祯拔选，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业也。公之事业，其在与许士大夫百姓为诀之日乎！而又有谋余为公图归葬者。”余应之曰：“与其高枫大槐，子孙守之，泯泯无闻，何如与许之百姓士大夫长黍血盘桓于栖风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并过此者得拜稽。为公抉哉！”时上之即位十有五年，戊戌秋九月。

铭

宋

赠尚书员外郎王公墓志铭

欧阳修

王氏世家，开封陈留之通许镇。咸平中，分通许为咸平县，故王氏今为开封咸平人。

公讳代恕，曾祖讳丕，祖讳祚，父讳锐，世累以贵雄里中，不乐仕宦，而好施与，有以颺人之急。及公而贵益衰，乃叹曰：“吾闻施于为政，其利可以颺天下，贵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书》举于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选，曰：“可以为政，何择焉？”初任莱州莱阳主簿，会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今欲为法简而利民，博者当何为？去其甚恶可也。”乃缚故吏唐权，条其宿恶上于州，杖其脊而遣之。县之奸豪皆敛色屏气，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为令，期年，不独善人，不惧恶人，可使恶人为善人也。”已而河决东平，公部丁夫数千，召权署队长，权喜曰：“公许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为诸县最。历陈州项城主簿，会岁旱蝗，州守风吏按田者言旱不为灾。公与守争至三四，民得复，乃已。改颍州司法参军。州民药氏为盗，会赦出，入里闾操弓矢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谋杀之，法当死。公曰：“为法，所以辅善而禁恶也。今杀良民，为恶盗报仇，岂法意邪？”乃状闻，朱氏得减死。改华州司法，迁苏州之吴江、江宁之句容二县令。遂老于京师，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学，善书，喜宾客，务颺人缓急而为，性宽静沉默，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尝笞责。诸子问之，则曰：“刑法岂为喜怒设邪！”公初娶赵氏，永安郡太君；后娶李氏，陈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卒于家，一适朱氏。庆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开封尉氏将成乡柏子原之新莹。于其葬也，长子拱壁，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拱礼，卫州获嘉县令拱安，右班直拱已，守将作监主簿拱式，尉氏县尉拱辰，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拱著。歙州司户军以中丞之贵累赠尚书兵部员外郎。将葬，中丞君泣而语其伯仲曰：“吾家通许，世有阴德于人，而无兴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贻后世，小子不佞，幸得备员御史府，进退大夫之后，小子何有焉？然惧乎后世徒见王氏之兴，而不知吾世积渐之所以来者。若此其可无铭？”乃来求铭。铭曰：

“公世以贵，施德于人。至公贵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门。矧公多子，多子多孙。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来者达，愈积愈蕃。铭昭其昧，以永厥存。”

明

左仪宾迁葬志铭

李梦阳

左公讳梦麟，字应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葬白塔儿原梨园中。葬二十二年而为正德五年，于是始徙于今墓云。今墓去旧墓东北四百步而近。李梦阳曰：“呜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铭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桥人也，语曰逢桥八百左。而公曾祖曰左东吴，称堂下派。东吴生仁宏，仁宏生左辅，是为知州公。知州公为南道御史，正统间尝有激劾之章，谪炎方驿丞。会丧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驿。年数岁，知州公起尉氏知县，从舟行堕水，流里所出，不死。天顺五年，河决大梁。镇平恭靖王如尉氏，见公，以之归为其孙广武郡君。后六年，诰授公朝列

大夫，为仪宾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于高皇帝为庶孙，而周定宪时仪宾最贵重，与封疆官分席而抗礼，道逢则以鞭相揖。及公为仪宾，乃诸仪宾者业稍稍降矣。公出，独张盖骏马，见诸所官，悉如前定宪时。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顾独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伟，作诗善尽，今禄给不以时，王孙贫者出或不能具驴车，矧如仪宾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镇国将军，溺佛烧丹，四方诸以佛烧丹来，率辄骗其金资。居无何，将军贫积，负以万数，无能偿，而众债家辄又日灌其门，将军泣欲寻死。会公谒将军出，因佯呼曰“将军死矣”，众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谓曰：“若等自度将军力能尽偿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众业惧，无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偿其半，能以全券见还乎？”众皆喜诺，谢曰：“愿矣！”于是公乃自往贷诸豪富家缙。诸豪富故雅重公，乃无不愿与缙。如其半数，公又辄阴易丝絮、布帛、铜锡等，昂其直与债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即以其一转生息，偿前诸豪富家。岁余，诸所负者皆平矣。公病革，起坐，会气绝。将军曰：“嗟！我固谓吾儿为佛也。”力主坐葬。于是公有四子：长曰国璇，年十三岁；次曰国玗，年十一岁；次曰国玉，次曰国衡，年各四岁，以卑稚，盖咸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年，而国璇卒，葬之。又八年，国玉卒，将葬，国玗号哭，向母郡君叩头请曰：“夫葬者，所以妥体魄而栖灵神也。乃我父忍营营逮兹？”郡君哭曰：“嗟女夫谓何于是！”李梦阳趋而进，相向哭，对曰：“礼也。”乃于是谋徙于今墓，用北首焉。然公肌体完也，发须不脱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时郡君发髻鬢鬢矣，率其二子、[孙]^[1]四男二女，暨厥婿、厥女暨外孙环之哭。呜呼！公讵知二十年后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争田边我田。公乃置酒召争者，谓曰：‘第捐其余与我。’乃其人惭，罢争，亦不侵于我田，即今葬地云。”盖左氏三世异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坛墓，其彭夫人襄阳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驿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并葬其二子。铭曰：

“下不垫黄泉，上不见白日，改而安之公以室。”

诔

明

时梁山忠节诔

张鯤

时梁山，讳植，字良材，河南通许人也，乡大夫杰之子，前进士贾君定之婿。良材敬饰徽猷，栖神时务，识者咸叹其有奇气。乃正德六年夏四月，来倅梁山县。俄山东盗起，海隅骚然，扇乱石柱，流虐心涪，又数寇梁山县。良材日愤愤慨然，有全城之志。奈何城故依山，楼堞短隘，冬十有二月雨雪，寇复至梁，士民不贯兵革，且昼夜备已困惫不支，而城西南隅又崩。二十五日城陷，良材守县符死焉，其妻贾亦以是日自缢死。女名三才，

[1] 此处似脱落一“孙”字。

九岁，又蒙火殇。嗟乎，伤哉！良材死城，贾死夫，女三才死亲。死城，臣道也；死夫，妇道也；死亲，子道也。三纲树矣！呜呼！人寿几何，宁终于不死哉。若良材死可矣；死可矣，夫又何伤？梁之人何子应举、秦子紘举三良之骸而棺敛之，还之首丘，又群走而告诉，当闻诸武皇。武皇悯焉，赠荫有差。予故扁其名曰“忠节”，而为之谥曰：

“烈烈良材，启明载韶。贾筮孔屏，寔训谊^[1]标。乃祖乃父，怜而凤毛。补太学生，俾友俊髦。穆穆贰雍，以游以遨。克鸿学轨，惟大丈夫。不为利诱，不为势驱。爰试哲人，授梁判簿。梁人德之，歌曰时父。曾几何时，四方倡祸。荼毒忠涪，烈于猛火。良材曰吁，是诚在我。坚壁选士，死而后可。寇数攻城，良材却之。寇怒阳遁，阴谋出奇。薄暮翼击，会我城亏。良材曰嗟，天也胡支。良材被执，骂不绝口。曰我王人，志在速朽。判眼东门，睨尔贼狗。寇曰壮士，挥刃且疑。裂帛分金，存其孤儿。节贾闻变，自经公闾。有女九龄，蹈火弗迷。嗟嗟伤哉，寇闻罪悔。改馆出梁，四山愤愤。梁人举尸，棺敛痛戴。告之天王，天王曰慨。赠令良材，伊贾儒人。表厥烈女，荫侄胄监。奕奕子祠，廓西维丽。松柏维庀，薜荔维卫。吊迹者悲，被惠者祭。不忘者存，可诏后世。”

文

汉

册魏公九锡文

潘勖

制诏：使持节丞相领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闵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覬觐，连带城邑，一人尺土，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王，其孰恤朕躬。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义^[2]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释位，以谋王室。君则揖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讨之，剪除其迹，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又赖君勋，克黜其难。遂建许都，造其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义，此又君之功也。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惮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桥蕤授首，稜威南厉，术以殒溃，此又君之功也。回戈东指，吕布就戮，乘轩将返，张扬沮毙，睢固伏罪，张绣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绍逆常，谋危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内侮。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执大节，精贯白日，奋其武怒，运诸神策，致届官渡，大歼丑类，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

[1] 谊，同“义”。

[2] 保义，亦作“保艾”，治理使之安定太平。

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袁谭、高干，咸梟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乌凡^[1]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悬车，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刘表背诞，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游，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城，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令，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帅职，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不回匿，敦崇帝族，援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皇天，周公光四海，方之蔑如也。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以蕃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惩难念功，乃使召康公锡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铁钺，拒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繫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绥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赏卑乎齐晋，朕甚恧焉。朕以渺躬，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冰，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南、河内、魏郡、赵国、中山、钜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使使持节御史大夫虞，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召〕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今更下传玺书，肃将朕命，以克华夏，其上故传平武侯印绶。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畜民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回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升以登。君秉国之均，正色处和，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于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铁、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乎朕思，是用锡君拒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王之制。君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众，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

晋

吊蔡邕文

陆云

彼洪川之方割，岂一策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训，智必愚而后贤。谅知道之已妙，合信

[1] 凡，疑作“丸”。乌丸，即乌桓，中国古代民族之一。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道之未坚。忽宁子之保己，效萑叔之违天。冀澄河之远日，忘朝露之短年。

南北朝

祭禹庙文

谢惠连

谨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荐夏帝之灵。咨圣继天，载诞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运此宏谟，恤彼民忧。身劳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顾，虔虔是钦。物贵尺璧，我重寸阴。乃锡玄圭，以告成功。虞数既改，夏德乃隆。临朝总政，巡国观风。淹留稽岭，乃徂行宫。恭司皇役，敬属晖融。神且略荐，乃昭其忠。

宋

祭包孝肃文

王尧封

维神忠孝植伦，严明莅治。正色朝端，河清比瑞。所至兴锄，阎罗并毖。监糴此邦，庙廊实岿。传虽未详，历有载志。今兹仲秋，特陈醴饔。英爽如存，牖我弘庇。

祭岳忠武文

王尧封

惟神两间正气，一代精忠。宋室南渡，中原乱丛。此邦不禄，盗贼递攻。经营克复，实繁公功。权奸构陷，公且殒躬。怀德景行，追悼无穷。仲秋荐享，宪云并从。既协崇报，亦写怨恫。英灵如在，庶我鉴凭。

明

祭大河文

于谦

曩者河水为患，薄近城邑。修筑堤岸，劳费财力。建祠妥灵，水患乃息。大雨时行，民事当忧。希神默相，降祉垂休。堤防巩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诚意感孚，灾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又)

惟神毓秀阴阳，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顺则为生成，相反则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兹者河水为患，民劳财费。垂成厥功，乃值乖异。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于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特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兴利。北河则顺导乎洪流，南岸则增崇乎地势。民无久劳，事乃克济。万古千秋，戴神之惠。

过朱仙镇告岳庙文

杨涟

惟神万古精忠，两间正气，高山仰止。凡士而识字，将而枕戈者，莫不凛爱死要钱之明训，以刻砺其心。烈日当空，或忠而被谤，直而蒙诬，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阴祈一鉴。如涟屋漏，内省循知，无足比数于前贤，而忠爱犹盟，则不敢自同于末俗。万历四十八年，当神祖宾天之后，先帝不豫之时，今上未册立，及初登极之际，一倡议郑贵妃之当移宫与当辞封后，一力争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与不可抗拒乾清。总之，非杜渐防微之公心，则尊王消衅之独念也。此一点血忱，如为官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鉴。天启四年，见司理太监魏忠贤与乳母客氏，表里为奸，太阿窃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语天宪，可以喜怒惟意，目已无君，渐岂可长此。涟义不能忍，声罪纠参，明知彼虎不可撩，涟祸不可试，只以当日凭几倦倦，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几博浪一击，万一宗社有灵，令忠贤稍知主仆之分，不至谓外廷无人，涟亦可以尽此臣子忠心，无但骗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诚不足济事，孤直反以厉阶，播恶同气同乡，削籍空国空署。今且横诬，以乌有赃私并指前移宫事，为通王安罪案。父子长途，赤炎蒸背，闻者见者不免伤情。涟则谓，自古忠臣受祸者，何独涟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勋而莫须有竟杀忠良，何况么么。直言如涟，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涟以结内外之欢，因借忠贤以快恩仇之报。如刘一璟、周嘉谟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跟跄。徒伤明主手滑之威，益乱祖宗于政之制。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且恐积威所劫臣僚，媚灶如趋；而积势所成权奸，骑虎不下。九阍既已云深，举国尽为舌结。气运攸关，有不忍言者。惟是仰于神圣，大显威灵，默牖帝心，少戢凶焰，无枉陷无辜于罗织，犹少回片照于蒙霾。虽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讖，若气数有司，而一转冰霜成雨露之仁，则惟神造化。千秋庙食，知不忘忧国之心；一寸蚁忠，定俯鉴爱君之血。至于涟之受诬，原以甘心不辩，但事在追赃，无论名节。资斧已为众，奏罄产不满千余，何以成不疑之长者，将无累叔敖之子孙。兴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实诉于神也。说者又谓，此行已触凶焰，当更发挥一番。涟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闻而天网四张，亦难以理论，徒取明旨之褻，更伤英断之明，似不如听之公道为妥，无已则有涟。三闾大夫初念极言，票拟当归，阁臣用舍，当听铨部。刑罚当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预，外政庶几古人尸谏之意，少动时人，忠义之心，又未知有当于人臣之义，有济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赐一梦，以决行止。琐琐冒渎，敢言附于忠义之下，同而亟呼枪，实切于疾痛之上。吁！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启之。涟不胜涤心，惶仄待命之至。

古今名家书目附

商

《伊尹》五十一篇

周

- 《邓析子》二卷
程本《子华子》十卷
《世硕子》二十篇
魏文侯六篇
列御寇《列子》八卷
申不害《申子》二篇
韩非《韩子》二十卷
吴起《吴子》三卷
闾丘快《闾丘子》十三篇
《尉繚子》五卷
魏《公子牟》四篇
魏无忌《魏公子》十二篇
《徐子》四十二篇，史失其名。

秦

- 吕不韦《吕氏春秋》二十卷

汉

- 张良《经》一卷
张苍十八篇
贾山《至言》
晁错《晁氏新书》七卷
丁宽《易说》八卷
焦延寿《易林》十六卷
京房《易传》四卷 《易钞》一卷 《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一卷 《参同契律历志》一卷
戴德《大戴礼》八十五篇
戴圣《小戴礼》四十九篇 《石渠礼论》四卷
崔篆《集》一卷 《周易林》

颖容《春秋左氏释例》十卷

郑众《左传条例》九卷 《牒例章句》九卷

许慎《五经异义》十卷 《说文》三十卷

荀爽《集》二卷 《易传》 《礼传》 《诗传》 《尚书正经》 《春秋条例》 《公羊问》 《九家易集解》 《汉语》

服虔《春秋左氏传解义》三十一卷 《春秋左氏注》十卷 《左氏膏肓释疴》一卷 《春秋成长说》九卷 《春秋塞难》三卷 《驳何氏汉议》十一卷 《汉书音训》一卷 《书传》

边韶《杂文》六十五篇

蔡邕《文集》十卷 《月令章句》十二卷 《圣章草》一卷 《劝学》一卷 《独断》二卷 《石经》

蔡琰《胡笳录》一卷 《胡笳十八拍》一卷

应奉《骚赋》三十篇

应劭集四卷 《风俗通》十卷 《春秋断狱》二百五十卷 《汉官仪》一卷 《汉书音义》二十四卷 《汉纪》三十卷

张升《杂文》六十篇

荀悦《汉纪》三十卷 《申鉴》五卷

《阮瑀集》五卷

《袁涣集》五卷

三国

曹植《陈思王集》十卷

苏林《孝经注》一卷

钟会《周易尽神论》一卷

程秉《周易摘》 《尚书驳》 《论语弼》

《阮籍集》十三卷

《应玚集》五卷

《应璩集》十卷 《百一诗》八卷

《钟毓集》五卷

晋

郑冲《论语集解》

《荀勖集》三卷 《集议孝经》一卷 《晋中经簿》十四卷 《文章家集序》十卷 《大乐歌辞》二卷 《大乐杂歌辞》三卷 《晋燕乐歌辞》一卷

江灌《尔雅音》八卷

《袁乔集》七卷 《论语注解》十卷

《韩伯集》十六卷 《卦注》三卷 《系辞注》二卷 《谢去内外书仪》四卷

《袁宏集》十五卷 《易略谱》一卷 《后汉纪》三十卷 《竹林名士传》

《袁准集》二卷 《仪礼注》一卷 《丧服经传注》一卷 《袁子正论》

二十卷

《阮浑集》三卷 《周易论》二卷

阮浑、阮咸《二阮难答》二卷

《殷仲堪集》十二卷 《杂义》四卷 《杂论》九十五卷

《郑袤集》二卷

《应贞集》五卷

《阮种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庾峻集》三卷

《谢衡集》二卷

《枣据集》二卷

《潘岳集》二卷

《潘尼集》二卷

《江统集》十卷

《庾敳集》五卷

《阮瞻集》二卷

《阮修集》二卷

《枣嵩集》二卷

《枣腆集》二卷

《谢鲲集》二卷

《荀邃集》二卷
《阮放集》十卷
《钟雅集》一卷
《荀崧集》一卷
《应詹集》一卷
《庾亮集》二十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纯集》八卷
《王隐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二卷
《殷浩集》五卷
《谢尚集》八卷
《谢万集》十六卷
《江迥集》九卷
《庾觝集》二卷
《谢安集》十卷
《庾统集》二卷
《袁质集》二卷
《庾阐集》十卷
《谢朗集》六卷
《庾倩集》二卷
《袁豹集》十卷
《袁山松集》

南北朝

《谢灵运集》二十卷 《新录乐府》十一卷 《游名山记》一卷 《居名山志》一卷 《连珠集》五卷
《谢惠连集》五卷
袁豹、谢灵运《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
《殷淳集》二卷

《殷景仁集》九卷
 《庾仲容集》二十卷 《子钞》三十卷
 《袁淑集》十一卷
 《庾肃之集》十卷 《丧服》三十一卷 《礼论钞》二十卷 《礼答问》六卷
 《殷琰集》七卷
 《袁凯集》八卷
 《谢庄集》十九卷
 《袁粲集》十一卷
 《谢朓宣城集》十二卷 《外集》一卷 《逸集》一卷
 《谢颙集》十六卷
 《谢淪集》十卷
 《褚贲集》十二卷
 《袁彖集》五卷
 《谢朏集》十五卷
 阮孝绪《文字籍略》六卷 《正史削繁》十四卷 《七录》十二卷
 袁昂《书评》一卷
 钟嵘《诗品》三卷
 阮长之《高隐传》
 钟岍《良吏传》十卷
 褚澄《医论》十篇
 《袁跃集》十三卷 《谢集苑》六十卷

隋

袁宪《丧礼五服》七卷
 刘祐《归正易》十卷 《阴策》二十二卷 《金韬》十卷 《观台飞候》
 《玄象要记》
 《王贞集》三十卷
 郑译《乐府声调》六卷 又三卷

唐

《韦承庆集》六十卷

《郑纲集》三十卷

《郑馥庆集》五十卷 《书仪》二卷

郑珣瑜《凶仪》一卷

刘仁轨《河洛行年记》十卷

《郑浣集》三十一卷

郑畋《玉堂集》五卷 《风池藁》三十卷 《续风池藁》三十卷

崔颢《诗集》一卷

郑虔《会粹》

郑处晦《明皇杂录》二卷

吴兢《齐史》十卷 《梁史》十卷 《陈史》五卷 《周史》十卷 《唐书》一百卷 《唐春秋》三十卷 《唐太宗动史^[1]》一卷 《唐书备阙记》十卷 《唐则天实录》二十卷 《唐中宗实录》二十卷 《唐睿宗实录》五卷 《贞观正要》十卷 《开元升平源记》一卷 《大唐十四家贵族谱》一卷 《五藏论》五卷 《五藏论应象》一卷 《乐府古题要解》二卷 《古乐府》十卷 《吴氏西斋书目》一卷

《王建集》十卷

白居易《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氏六帖》三十卷

甄权《脉诀赋》一卷 《本草音义》七卷 《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

甄次言《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宋

和凝《演编集》五十卷 《游艺》五十卷 《疑狱集》一卷

和嶷《疑狱集》二卷

和岷《奉常集》五卷 《秘阁集》二十卷 《乐说》五卷 《注释武城王庙赞》五卷

《梁周翰集》五十卷 《拟制》二十篇 《续因话录》

符彦卿《人事军律》三卷

钱惟演《典懿集》三十卷 《拥旆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飞白叙录》一卷 《秦王奉贡录》二卷 《家王故事》一卷 《金坡遗事》三卷

[1] 动史，应作“勋史”。

《王堂逢辰录》^[1] 二卷

王昭素《易论》三十三卷

何中立《论思集》三十卷 《文集》十卷

薛居正《文惠集》三十卷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万适《狂简集》一百卷 《雅书》三卷 《志苑》三卷 《雍熙诗》二百篇 《经籍摘科讨论记》四十卷

王延德《司膳录》 《版筑记》 《南宫事迹》三卷

沈伦《宋太祖实录》五十卷

郭贽《文集》三十卷

杨朴《东里杨聘君集》一卷

向敏中《文集》十五卷

崔偓佺《帝王手鉴》十卷

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录四卷 年谱一卷 《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集古录跋尾》十卷 《归田录》二卷 《诗本义》十卷 《诗谱》一卷 《掌禹锡周易集解》 《郡国手鉴》 《皇祐方域国志》 《地理新书》《补注神农本草》二十卷

宋庠《国语补音》二卷 《纪年通谱》十二卷 《天圣编敕》三十卷 《尊号录》一卷 《掖垣丛志》二卷 《杨文公谈苑》八卷 《元宪集》四十四卷

宋祁《大乐图仪》二卷 《景文笔录》三卷 《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苏辙《春秋集传》十二卷 《诗解》二十卷 《论语拾遗》二十七章 《孟子解》一卷 《古史》六十卷 《黄门集》十卷 《栾城前集》五十卷 《后集》二十四卷 《第三集》十卷 《应诏集》十二卷 《老子注》二卷 《文定公遗言》

江休复《唐宜鉴》十五卷 《邻几杂志》三卷 《邻几文集》二十卷

孙甫《唐史记》七十五卷 《唐史要论》十卷 集七卷

宋白《文安集》一百卷

刘炳《大晟乐书》二十卷 《雅乐图谱》一卷

丁度《编年总录》八卷 《答迩英圣问》一卷 《三朝武经圣略》十卷 《武经总要》四十卷 《庆历兵录》 《瞻边录》

[1] 王堂逢辰录，当作“玉堂逢辰录”。

韩元吉《南润甲子稿》七十卷 《集尾集》一卷 《桐阴旧话》十卷
《河南师说》十卷

韩维《南阳集》二十卷 《持国诗》二卷

韩瓘《刘元成先生谈录》一卷

王直方《归叟集》一卷 《归叟诗话》六卷

王珪《华阳集》一百卷 《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

张从正《神效名方》 《儒门事亲》

田昼《承君集》三卷

崔鹗《婆娑集》三十卷

范平正《荀里退居编》

曹组《箕颍集》二十卷

胡因休《勤王忠义集》

王应麟《诗考》五卷 《诗地理考》六卷 《六经天文编》六卷 《补注
王会篇》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 《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 《通鉴答问》
四卷 《困学纪闻》二十卷 《蒙训》七十卷 《补注急就篇》六卷 《姓氏
急就篇》六卷 《集解践祚篇》 《小学紺珠》十卷

《玉海》二百四卷 《词学指南》四卷 《词学题苑》四十卷 《笔海》
四十卷 《汉制考》四卷 《小学讽咏》四卷 《深宁集》一百卷 《玉堂类
藁》二十三卷 《掖垣类藁》二十二卷

赵善湘《周易约说》

赵汝梅《周易辑闻》十卷 《易雅》一卷 《筮宗》一卷

赵汝砺《北苑别录》一卷

赵汝愚《笃行事实》 《忠定集》十五集 《奏议》十五卷 《名宦奏
议》 一百五十卷

赵崇宪《赵丞相行实》一卷 附录一卷

谢暉《切韵义》一卷 《纂要图例》一卷

王述《西汉决疑》五卷

郑向《开皇纪》三十卷

陈绎《辅相年表》一卷 《宰相拜罢录》一卷 《枢府拜罢录》一卷

郑文表《江宝志》三卷

孙惟信《庐阜纪游》一卷
高承《事物纪原》二十卷
王侯《本草单方》三十五卷
平尧卿《伤寒证类要略》二卷 《玉监新书》二卷
刘道醇《五代名画记》一卷
王述《王司业集》三十卷
江端友《七里先生自然集》七卷
江端本《陈留集》一卷
李璆《清溪集》二十卷
和岷等《开宝通礼》二百卷
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
宋祈等《景祐集韵》十卷
欧阳修、宋庠《新唐书》二百五十卷
欧阳修、宋祈等《崇文总目》六十四卷

元

赵居信《经说》 《理学正宗》 《礼经葬制》 《蜀汉本末》 《谦谈
家训》

徐世隆《瀛州集》一百卷
傅彦和《河滨诗集》
杨士弘《鉴池春草集》 《唐音》八卷

明

周定王《甲子编年》十二卷 《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 《野菜本草》
周宪王《诚斋乐府》三卷 《元人宫词》一卷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
《修禊序帖》一卷
滕克恭《谦斋稿》《春秋要旨》
丘陵《芸庵集》
刘醇《菊庄集》
王澹《退翁文集》六卷

马文升《约斋集》 《奏议三事记》
 张薰《中庸句解》二卷
 赵犴《伧父集》
 杨璉《弦斋稿》
 刘忠《野亭集》
 贾咏《南坞集》
 李梦阳《空同子》八篇 《空同集》六十三卷
 王廷相《家藏集》六十五卷
 高叔嗣《苏门集》八卷
 高拱《四书辨问录》十卷 《春秋正音》一卷 《掌铨疏稿》三十四卷
 李士允《山藏集》

附录

以下诸书虽非郡人所著，然皆纪郡事，因并录之。

唐

王振《汴水滔天录》一卷
 《郑畋事迹》一卷，未详某氏撰

宋

赵普《龙飞日历》一卷
 《景命万年录》一卷 《艺祖受禅录》一卷，俱未详某氏撰
 《开封府图经》十八卷
 宋敏求《东京记》二卷
 《围藻围城杂记》一卷
 朱邦基《靖康录》一卷
 沈良《靖康遗录》一卷
 《靖康野录》一卷
 《定痛录》一卷
 王权《夷门记》一卷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卷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则遒文丽藻，谁非贯道之器，而谓不可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并驾哉！必以为雕虫小技，[丈夫所不为而忽之]则杨子云之固矣。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四 终

卷之三十五

辩疑_{备遗附}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之体也。志如史，则疑亦阙之已耳，乌庸辩。然往哲轶事，尝出于稗乘之末，如漆园生之寓言，传说传误，将启母化石、空桑生尹之事俱为实迹，可乎？读书不求甚解，此彭泽令论书之理，非论其事也。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子舆氏尝道之矣，然摭摭异闻，亦可资博雅之助，故并辑之。作《辩疑志》。

许由，张华《博物志》称司马迁云“无尧以天下让许由事”，杨雄亦云“夸大者为之”，楼赐叔《爱日抄》云：“从来人以庄周尽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尧让许由，依旧是有此人，盖申、吕、许、甫皆四岳之后，许由亦其一也。以当时咨四岳，观之，则尧有让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饰过当耳。《左传》云‘夫许，太岳之后’。杜注云‘尧，四岳’，则太岳非由乎？”《高士传》“尧召许由为九州长”，其即岳之任与？按《伯夷传》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冢，是不疑为无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见于六艺，何止由？光而统欲蔑之耶？杨诚斋诗“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子云之见议于人宜矣。

空桑，《吕氏春秋》：“有侏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令焯^[1]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东走。’母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窃谓邑人既尽没于巨浸，尹母又已化为枯株，采桑之女偶得遗婴于无人之境，其事谁得而传之？怪诞不经，所宜刊削。至悬千金人不能增损一字，高诱谓“憚相国而然”，是也。

伊尹负鼎，伊尹负鼎以干汤，谓尹有鼎鼐之才也，犹《书》曰“迓衡”云尔，而说者遂谓伊尹为庖人，非也。

郑诗，先儒以夫子郑声淫之说，于郑卫之风多指为淫奔。《左传》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淫词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

[1] 焯，通“庖”。

是如《风雨鸡鸣》《丘中有麻》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如此之类，姑从其旧，未为不可也。

杞梁妻，长城，秦皇所筑塞。山下有长城，战国武灵王所筑也，子史诸录并无妇哭城崩之事。《列女传》：“齐庄公袭莒，杞殖战而死，其妻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乐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战死，妻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时人，距赵及秦筑城时不啻数百年，《列女传》及乐府注所谓“城崩”，乃杞都城，非长城也。秦、赵所筑，去杞数千里，梁妻时于秦、赵，既河清弗俟，而杞于长城又风马牛不相及也。唐僧贯休赋《杞梁妻》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敌伍。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而成调，未知何据。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后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曰：世家有段干朋，而《风俗通》乃以为姓段，名干木，盖因《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与《魏都赋》“干木之德之言”而误也。按《诗》有“出宿于干”，邶地也；《传》又有“蹇叔处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是其证也。

留侯，旧志“陈留有留侯庙”，世遂谓陈留为良封邑云。余考迁、固所纪皆曰：良，其先韩人，及其父平，盖五世相韩也。秦灭韩，良为韩报仇，至下邳，闻景驹自称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谒，道遇沛公，语相得，遂从之。后帝有天下，命良自择封地。良曰：“使臣会上于留，愿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常昭云：“留属彭城。”《地理志》：“下邳属东海，是帝之起。”丰沛其地与彭城、下邳甚迩，今二地去陈留不啻数百里，谓为封邑，可乎？旧有庙，盖本于后人所慕而为之，或亦当时经过之地，若阳武县之博浪沙之类是也，如遽以为良之封地，其谬甚矣！

蔡邕有后，《汉书》谓：蔡邕女蔡琰没他邦，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陈留董祀。余按《晋书·后妃传》：“景献羊皇后，父道，上党太守；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又《羊祜传》：“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祜讨吴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是邕未尝无后，其女亦未尝为董祀妻也。

岳武穆当称忠武，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未定之谥也。尝见宋赠鄂王岳飞谥忠武，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戡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意。”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观此，益知当称忠武为是。

备遗

击人乃鱼，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身長九尺，皂衣高冠，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于地，乃是大缙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旧志）

燕姑梦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梦^[1]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郑国龙斗，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有渊^[2]，国人请崇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覩也；龙斗，我独何覩焉？攘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俱《左传》）

杞人忧天，杞国有人忧天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又有忧彼之忧者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即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列子》）

闻哭知奸，郑子产晨出，过束^[3]匠之闾，闻妇人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翼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所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郑人市履，郑人有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度。”乃归取之。及市，市罢，不得。人曰：“何不试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俱《韩子》）

田父献玉，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庖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无何，邻人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贺王：“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尹文子》）

杀鵠明慈，魏公子无忌方食，有鵠飞入案下，公子使人顾望，见一鵠在屋上飞去。公子乃纵鵠，鵠逐而杀之。公子暮为不食，曰：“鵠避患归无忌，竟为鵠所得，吾负之。”

[1] 梦，当作“兰”，参见《左传·宣公三年》。

[2] 有渊，当作“洧渊”，古潭名，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参见《左传·昭公十九年》。

[3] 束，当作“东”，形近而误。

为吾捕得此鹞者，无忌无所爱。”于是左右宣公子慈声。旁国左右捕得鹞二百余头以奉公子，公子欲尽杀之，恐有辜，乃自按剑至其笼上，曰：“谁获罪无忌者耶？”一鹞独低头，不敢仰视。乃取杀之，尽放其余。无忌由是名益彰。（《□士传》）

雀鸣复官，圉人魏尚，高帝时魏太史，有罪，下之狱。有万头雀集狱棘树上，拊翼而鸣。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鸣即复也，我其复官也。”有顷，诏还故官。（《陈留耆旧传》）

丙吉决狱，陈留有富翁年九十，无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后产一男。其长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争财，数年不决。丞相丙吉云：“老翁儿无影，不耐寒。”其时八月中，取同岁小儿，俱解衣试之，老翁儿独呼寒；日中行，果然无影，遂以财与之。（《意林》）

琴有杀心，蔡邕在陈留，有邻人以酒食召。比往，而主已酣，客有弹琴于屏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主人觉，遽自追问故。邕具以告。弹琴者曰：“我向鼓琴，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其为杀心乎？”邕笑曰：“此足以当之矣。”（华嶧《汉书》）

仲堪葬骨，殷仲堪，陈人，游于河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神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德，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渊。”言讫而没。后仲堪授都督益、宁二州军事。（《为善阴鹭》）

元综梦耦，新郑崔元综将娶，夕梦有一人云：“此非君妇，君妇今日始生。”俄，所娶妇暴亡。后十九年，始聘侍郎韦陟堂妹为婚，计其所梦之日，其女始生。（《氏族大全》）

妇首续犬，贾耽为滑州节度使，酸枣有一下里妇，事姑不敬。姑年老而无目，晨食，妇以饼裹粪授姑，姑食觉异，留之。其子出还家，姑问其子：“此何物？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震发，若有人截妇人首，以犬首续之。牵行境内以戒不孝者，时人号为狗头妇。（《南部新书》）

傅霖前知，濮州张咏，宋太宗时知陈州。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余年，不可得。至是求谒，阍吏曰傅霖来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间有傅霖乎？”咏问：“昔何隐，今何见？”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尔。”咏曰：“咏亦知之。”霖曰：“知复何言？”既别去。一月而咏卒。

大蛇垂阑，鱼周询，雍丘人，宋右谏议大夫。尝醉而假寐，园吏见大蛇垂阑楯，即视之，乃周询也。世传其异。（俱《宋史》）

宋郊渡蚁，郊，杞县人，与弟祁同肄业于大湖。有胡僧相之，曰：“公风神甚异，似活数百万命者。”郊笑曰：“贫儒何力至是？”僧曰：“不然。肖翘之物皆命也，公试思之。”郊俯思良久，曰：“向堂下有蚁穴为暴雨所侵，群蚁缭绕穴旁。吾乃戏编竹桥以渡

之，由是获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今岁若弟固当有捷，然公终不出其下。”及唱名，祁果中首选。时章献太后谓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为第一，始信僧言之不妄。（《为善阴鹭》）

捐金孕子，时邦美，阳武人，父为郑州牙校，补军将。有事于成都，时年已六十余，尚未有子，欲觅一妾。及至，邦美父乃访牙侏，见一女甚华丽，诘其家世，不对。窥见以白布总发，怪而问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为州掾，卒，扶榇至此，不能归，鬻妾，欲办装耳。”邦父恻然，遂以金助之。未几，其妻有孕，一夕梦有数人披衲袄，舆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后举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劝善书》）

荥阳双鹤，荥阳郡有石室，石后有孤松千丈。常有双鹤，晨必接翮，夕辄偶影。传曰：昔有夫妇二人俱隐此室，年即数百，化成双鹤。（《神境记》）

白虎护丧，杞王业，字子香，后汉时人，为荆州刺史。山无螻蛄豹狼，川无鲸鲵，风波不动。后卒，送丧还乡。忽有白虎，立其侧，护至境而回。荆州民为之立碑，号曰：荆州白虎王君归葬于此。今子孙亦号白虎王氏。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然群言淆乱，无所折衷，必世尽苏，模棱其人矣。臧三耳之说不几惑世乎？《易》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知斯解者，即尽读古人书，可也。

顺治开封府志卷之三十五 终

